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三二冊目次

容臺集十七卷

〔明〕董其昌撰
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中弁山人稿五卷

〔明〕王士禛撰
明萬曆刻本

容臺集十七卷

〔明〕董其昌撰

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叙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
之所譔也大宗伯典
三禮勅九卿觀禮樂

卷一

之容故稱容臺古禮
部尚書兼學士惟蘇
東坡周平園領之儒
臣艷爲極榮吾朝南

秩宗差冷自京山本
寧李公與吾鄉思白
董公接席而來皆不
久引年

特賜馳傳歸士大夫
高之而二百年容臺
未始有也往王長公
主盟菰壇李本寧與

之氣誼聲調甚合董
公方諸生藏、不肯
下曰神仙自能拔宅
何事傍人門戶間獨

集上

好叅事洞禪排闥承
明宗鑑錄一兩卷表
有奇悟已丑讀唐秘
書目與陶周望素伯

集下

脩遊戲禪悅視一切
功名文字直黃鶴之
笑壞蟲而已時貴側
目出補外藩視學楚
中旋反初服高卧十
八餘年而名日益重
四方徵文者日益多
自上哀列卿臺察郡

邑吏干旄諸門則公
請贈遠謁貴非公受
不興則公請浮屠者
予之宮則公請予孫

微五

稱地上觴文地下石
則公請藩王戚畹以
及三韓六詔百蠻之
長懸購著作如雞林

新羅故事則公請三
家之村五都之市朝
懷履蹟而暮徧金錢
依倚生活不勝記則

微六

公請夫海內文人亦
多矣身當吾世而目
見斷楮殘煤至聲價
百倍者無論京山即

弇州曾若是之烜赫
乎度公所遭即思王
八斗穆之百函分身
應之猶恐不給而公
搖筆萬言緣手散去
侍兒書記竟不知轉
落誰何手也余與公
為老友凡有奇文輒

出示欣賞其他散見
于劈箋題扇卷軸屏
障之外者甚夥賴家
孫庭克意料理懸金
募之稍々不脛而集
呈公省視乃始笑為
已作不然等身書幾
化為太山無字碑耳

公七十有五餘至今
手不釋卷燈下能讀
蠅頭書寫蠅頭字間
遇二三名流巨集抽
覽即推去曰就中無
甚秘密藏不必遊目
也他人皆五金八石
而公之手別具一刀

圭他人皆八陣六花
而公之筆別帶一七
首凡詩文家客氣市
氣縱橫氣草野氣錦
衣玉食氣皆鉏耜
擻不令微細流注於
胷次而發現于毫端
故其高文大冊雋韻

名章溫厚中有精靈
蕭灑中有肅括推之
使高如九萬里垂天
之雲澄之愈清如十

卷十二

五夜吞江之月漸老
漸熟漸熟漸離漸離
漸近于平淡自然而
浮華刊落矣姿態橫

生矣堂々大人相獨
露矣豈惟臺閣體具
存即漢唐宋以來相
傳正始之血脉尚留

卷十二

十一于千百者非公
砥柱之力哉往公備
神

光西朝實錄署副總

裁當事擬以少宰辭
擬北詹又辭既而請
南乞休遂魏盜權于
府中東夷弄兵於輦
下士大夫震警雷霆
之威局脊救過不暇
而後歎服公之先幾
遠引坦々如無事道

人非生平名心淡識
力高何以有此宋禮
部尚書倪思云與其
為有瑕執政寧為無
瑕從臣其公之謂矣
以此而發之心聲心
畫雖欲不傳得乎若
留中奏議纂要如干

卷曾經

宣付史館尚未流布
人間確然元老晚年
之定論

微十五

神祖大事記之權輿
也

實錄竣期敢忘嚙矢
爾庭梓之請俟異日

焉

崇禎庚午七月朔友
弟陳繼儒頓首譔



容臺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風

恭讀

宣宗皇帝

御製翰林院宸

館譯

省耕圖

闕試

愛早吟

闕試

清秋瀛洲亭論學

館譯

咏盆菊

館譯

七夕

館譯

題畫小赤壁圖

題萬使君拙庵

和

許周翰郡侯捐俸助刻戲鴻堂帖占謝

趙孟清見訪贈別

送黃侍御歸西江

贈陸君策崎墅詩

七言古風

帝京篇

館譯

邠風圖

館譯

金鏡篇

闕試

石鼓歌

館譯

題涪溪讀碑圖

征虜將軍出塞歌

館譯

讀書佳山水詞送王季重使君歸山陰

館譯

館譯

問政山歌爲太傅許老師書

丙申閏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

小崑山舟中讀書圖

金華謠爲周斗垣學憲

玉鵲歌壽陳子有觀察

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

題武夷山圖用何允祿匯義原韻贈林翁

言省庵

壽潘中令顧夫人六奏

樂壽圖歌爲潘百朋壽

擊劍篇

館譯

鐵冠歌

有序

五言排律

秋夜讀書

闕試

觀運覽圖有感

館譯

秋聲

予海篇爲大中丞鄧平張公

送周中丞懷魯歸江右

題九如圖爲高觀察四十壽

大李本寧
太史制

壽蔣八公庶常祖母八十有八

壽繼言許愷初七奉

壽沈文學

題朱君采侍御選閣

中秋朱太常園梅花盛開詩以紀異

壬子九月八日同范長倩朱君采董選周

西湖泛舟次返周韻

謝韓宮諭若薄

已巳子月飲關使君洛元林司農署中次

韻調首倡

卷之二

五言律詩

送周太史奉使 秦藩二首

送區海目太史封 藩二首

送李太史湘洲封 秦藩時劉特平後

送李左諫玉齋封 藩

送方象市備兵永平三首

送陸伯生歸吳 送范爾孚北歸

送王思延歸赴嵩山

長安送李參戎 長安送客

送丹陽令王東里應召

送趙孟清歸桐廬

送穆仲裕中舍還東明

汪子歸新安送別 貽陳徵君仲醇二首

贈曹嗣山總河三首

贈沈繼山司馬

南屏淨慈寺贈蕭方伯九生二首

衣儀卿自征橋歸 贈嘉興令鄭太初

長興熊壘石令君席上

青溪徐明府席上 贈蕭象林比部

贈廣文之淮陰 贈方象甫之汝州

楊淇園侍御巡方事竣仍視學南畿詩以

爲贈二首

贈吳山人逸全

題書贈陳銘卜山人

贈戴虞周

贈王峯道人

贈毛正師歸蜀

贈衲友

送僧

贈衲子

贈僧

題百堂圖壽李本寧母太夫人

壽蕭封翁八十

壽翁見源

壽程孝廉卿虞五十

壽吳彦倫五十

長鶴田黃門自琉球奉使歸致書問訊詩

答之二首

答蘇雲浦侍御

訓桐廬潘令

訓李伯襄太史贈端研二首

甫里夜泊訓許玄祐中舍

訓項文學

題鶴林春社圖有序

贈塵隱居三首

題農桑納陌冊

賦得雲近蓬萊

蕭風自南來

賦得亂山殘雪後

望岱

浮鹿道中賦得陌上塵

高梁即事

豐縣道中

宿驂陽驛

黃鶴磯阻風

廬山東林夜宿

遊匡山

宿羊山驛

過高唐

宿穀城驛

祭風臺懷古

觀莫臺宅

西興秋渡

泖埭夜生

遊靈巖山

惠山黃園

遊靈巖山范園

同唐元微宮允游香權洞四首

詠孟楡

泖湖春泛

五日龍潭觀水嬉

紫茄五首

秋夜有集得還字

秋夜有集得還字

秋夜有集得還字

祝李九日同郭次甫登金明閣

夏夜逢伯玄長孺得雪字

曲阿孫山人過訪駕湖旅舍

輓蘇烈女二首

有序

五言絕句

題汶上路太守壁二首

鍾黃初以余有三楚之命亟徵余畫謂

於畫自此速耳勉應其請并系以詩

目錄

七

贈蔣山人

登翠微亭

題杜百章冊九首

枯木

題畫贈翁公二首

題饗下琴

題畫贈張山人

垂釣圖

自畫吾林小崑山二首

長松高士圖

題王叔明畫

贈林天素

題做黃子久畫

題綠天庵圖

贈煎茶僧

題畫共十七首

題畫雜詩

卷之三

七言律詩

萬壽朝賀

太廟薦麥

賦得玉河水泮

長安冬至

上林春雪

中州鳳凰見爲大中丞馮禮亭年丈贈

送周斗垣參知入賀二首

詩

目錄

八

送郭憲副天谷入

賀萬壽二首

郭曾爲吏部

送唐存億漕臺還

朝二首

送劉侍御還

朝二首

送李易齋還

朝

送錢機山官允還

朝

送朱比部永白還

朝

朱永白比部爲尊人訟冤事竣還朝送之

送潘舍赤中舍還

朝

送唐郡侯滿源
送張敬源郡侯入覲
送張符禺吏部 <small>自常熟令 內召</small>
送李素我侍御北上二首
送翟豫軒黃門應召北上
送朱敬軒水部
送顏峰泉明府 <small>內召</small>
送楊學博弘聚北上
送賀使君 <small>送周觀察斗垣二首</small>
送李伯襄太史封秦藩二首
送陸敬齋入參自侍御轉浙臬
送虞六真侍御按黔時黔有兵事侍御兼視師之命二首
送許周翰備兵井陘二首
送郭希所符丞之金陵二首
送章公觀水部之任清江

送王伯高廣文令南安
送蔣象玉之任貴竹
送萬元白工部 <small>廷杖歸洪都</small>
送蔡元崗濟卿奉使還里
送周纂唐黃門 <small>予告歸中州</small>
送馮琢庵宗伯二首
送阮黃門國海省親南歸
送朴兼宇簡詩 <small>送章陽東歸省</small>
送林仰香司徒 <small>送葉少師歸闕四首</small>
送錢麟武大宗伯還會稽
送鄭方水大宗伯歸江右
和鄭庶常卷陽 <small>送宋封公歸齊</small>
送李太守思強二首
送蕭九生方伯二首
送喬際吾黃門 <small>送許使君</small>
送盛伯靈出塞 <small>送何士抑游南</small>

送袁微之之唐藩

送吳明谷選鄉 送王純伯鄉丈

廣陵道中送戴振之末弟南還

廣文有之任彭城者詩以贈行

賀郭青螺大中丞

賀平湖令陳某卷奏最

賀王錦疆司李滿考

賀湖州馮司李柏卿奏最

賀李素我

賀廷尉李素我得子

賀李素我再舉子詩以志喜

賀施笠澤別駕得雄

贈鄭范溪大司馬行邊

金華守周斗垣爲學使重臨郡郡人以詩

紀事爲贈此詩

贈尹惺麓參知閱兵海上四首

贈劉夢香黃門 贈彭嵩璵藏室二首

贈杜完三黃門 贈毛侍御

贈總漕王憲葵中丞三首

贈陳仲醇徵君東余山居詩三十首

贈陳畱令韓有懷秦人政成者

贈王大美直指 贈毛侍御儒初視漕

贈蔣山人二首 贈洛中焦右伯文光

贈蔡道寅 贈巨源宗侯

贈宗正國手 唐直指柳字按浙

題李霖寰少保平播冊

杜日章將軍檄溪勦隱圖有序

題張源張郡侯卻金贈贊冊

題劉金吾牛山讀書圖二首

題平湖弄珠樓呈蕭象林使君二首

郭青螺六命冊 題紫陽庵

題泰中李簣谷黃門振松圖

題孫明府梅花詩冊

秋日泛湖四首

秋日泛湖因讀先師莫中江之什忽又十

五年感舊懷賢再賦二首

天馬山游眺

王龍寺觀荷

陸君策騎野閣水二首

京口觀水嬉呈姜養冲

武夷陳司馬雲窩二首

邯鄲夜宿

清源狄將軍席上觀女樂

李臨淮太保惟寅席上

馮元成第觀牡丹

七夕集林比部

九日同姚納言過張蓬玄中丞官署

栢鄉道中寄張蓬玄中丞

懷胡文子

卷之四

七言律詩

訓臨潼王二首

訓虞德剛吏部

虎丘和許殿翰太守四首

次訓姜仲文

次訓諸王孫

和陸伯生三首

訓胡小山巖臺苦雨二首

訓劉燕及明府二首

次韻訓葉少師臺山贈行四首

葉君錫茂才以詩贈行復次前韻訓之

訓胡開府

訓范太蒙吏部

訓李京兆克菴備邊疏

訓李太史伯襄贈付

訓楊齊東中丞

訓胡小山鹽臺二首

訓盧原甫次韻

訓董景越漕臺二首

魏澗泉中丞以奏疏詩集見貽詩以

訓之

大梁候館馮禮亭大中丞攜尊夜過席上

酬之

癸亥元日與林茂之偕焦氏易林贈以福

橘五顆茂之有作休韻和之

余既有院長之命茂之以詩見授休韻

荅之

冬夜次韻淵林茂之

壽史玉池奉常四首

壽高侯之憲使四十四首

次奉本軍人史謝

壽壽泰知縣象巖年丈時避地荊州

壽信陽何太公

壽趙公益光祿五十以閩縣令封

壽徽新杜封公七泰

壽范長倩學憲七十

封廷尉涇川李公七十偕壽

宋獻如中含自塞上歸壽兩尊人以詩送

行

壽王壽宇大司馬

青朱敬輅母太夫人

壽東寧伯焦太夫人

壽王遜之重卿母六十

壽莫方亭

壽章公觀虞部

壽恂庵盧中含六十

壽莫簡庵

壽李方城憲幕八十

壽彭景從特部

壽王開仲六十

壽謝俊君象三

壽喬君原慶七十

壽汪鑑仲五十

壽家甫六泰適通郎游庠喜贈

十六

劉淳宇五泰

壽周繡海七十

壽王三槐文學

壽顏汎海文學

壽諸德祖

壽新安友人八十

祝鄒順泉隱君

追祝吳橋范月山乃郡司馬並仁元之願

七言絕句

咏史四首

讀華嚴合論偈

讀泰山子詩漫題十二絕

送唐元微太史二首

送楚方伯薛青雷 送馮咸甫

送張了心歸楚二首

范長倩偕隱天平山居四首

寄葉臺山宗伯留都

謝黃侍御 贈李侍御

贈李為典詩墅王政四首

贈李王完侍御督學四首

張君山丈北游作此為贈時時展觀家山

不遠

譚廣文練江相見走筆為贈

贈萬休上人 贈天台僧

贈湛懷上人 贈覺虛師說經起果

贈黃金石堪輿 贈倪水泉相士

贈八歲楚童諸字韵者

贈王子玉 贈黃愛春

廷評潘同江尊閣顧夫人六十余既為長

歌祝鴈內子復請此圖書之并題一絕

書曹太母

相舟奇節為馬太母頌

雷宸甫得孫

題顏魯公業將軍詩真跡

題曹源 題尹使君詩冊

題何兵部天玉像 題江裕吾像

房村夜宿劉庄談河事

題延津署閣 上苑桃花二首

西湖寺中 聘將麗人

看花 題畫贈智公

畫扇贈別慈師戊寅表

畫寒菊景興煙景消亂余未有以易也

西冬燕山道上乃始悟之題詩歸棧云

題畫贈許純齋郡伯時濟河成

辛亥秋做吾家北苑筆於寶川山莊寄那

子愿侍御

題西溪圖贈虞德園吏部

題梯綠樓圖爲黃仲石少府時以荔
枝見餉

題畫贈張平仲充守

題畫贈楊玄蔭大參

題畫贈楊弱水題畫寄蜀中徐閑池

題畫青陳廉崖時方左遷上林

題畫贈周奉常

題畫貽昆陵張夢澤舊武陵守

題畫贈張平仲水部

題畫爲楊弱水侍御

題畫贈江陰袁茂卿

寒原送別圖贈畢井愚令君入製

題畫送人歸江西

題畫送人歸江西

題畫贈蜀中尹使君惺麓二首

題畫贈王伯敬學博

題畫寄吳浮玉黃門題畫贈王勿度

爲翁公作荅帶庵圖并題

廣陵舟次題房侍御畫竹

題王齊宇繡佛齋圖二首

舟次薛灘望馬鞍諸山做趙吳興水村圖

題畫送原孚姓巡齊

題畫送王勿度計偕

題畫贈友題王勿度畫

題吳祠部畫題畫

題林天素畫題倪雲林畫

做李營丘寒山圖有序

題倪迂畫二首題畫柳

題茅齋水墨畫題做水墨太痴畫

題雪梅圖題做黃子久畫

題雪梅圖

題紅樹秋色

做米元章筆意因題二絕

題做倪迂畫

題畫八首

孫男廷編次

庄

客臺詩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驥

五言古風

恭讀 宣宗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 館譯

呼噤木天署七曜垂精芒璇運揭周訓麗藻炳亮
章念此司言重溫語申官常談經入禁禦起草直
明光地望清切思華難對揚俊又思獻納台衡
燮陰陽公私慎塗軌仁義爲提綱玄微制幽眇森
嚴合風霜煥煥金版跡照耀白玉堂所以 章聖
時侍從多賢良戒石製已陋飛白不足方願言錄
心骨佩服終弗忘

省耕圖 闕試

融風扇時暉東臯農事起田畯遵時令平秩從茲
始溝塍紆以直春鉅烟雲裏腰鐮乍刈葵攜盞齊
歡黍鷄埜際熙陽燄旖旎京垓霑濡撫穰禾刻刻
築場履天近雨粟多日臨上膏美汗漫小駭溝塍

沒三推址聽此省耕儀風規傳畫史願置 續進
前勞農振前軌

憂旱吟 闕試

憂國願年豐歲事屢報虞經春書不雨首夏猶禱
零油雲若待族閭里都向隅未必金石流其如禾
麥枯不曉神靈意果爲乾封乎我欲登天門爲衆
籲以呼聖道方冲融時霖應豈誣將無木落尤僅
爾肥遺毒也膏感玄象修禱關 廟謨 公一平
識猶勝焚厄巫况延吾 皇仁墮吸通乾樞願達
雲漢篇庶望商霖濡六事旣收觀三農亦登蘇悵
無雙羽翼空抱蒿目愚

清秋瀛洲亭論學 館譯

我生宜尼後雅意窺道源雕蟲愧小技魚蠹絲辜
言空玄費研剖悵悵岐路繁幸茲先覺者秉鐸開
蒙昏幽討濬與浴上窮義與軒秋空發靈籟水落
見天根吾無隱乎爾目擊教已存虛徒面實歸玄

予何足論記取瀛洲會風規百世尊

咏盆菊 館課

衆芳豈不妍秋英自清絕意與幽人會標名霜下
傑容以桃李顏艷彼茱萸節翩翩五陵子佳色紛
相悅積素照朱茵堆黃象金埒貴韻一以爭薛堦
寧辭拙率亭盆中菊偏承美人顧香分甘谷幽絕
惜水臺潔對此讀離騷心魂生瑩澈悠然見西山
孤峯正嶽嶽

卷一 五言古詩

七夕 館課

夏律乍留灰秋荷今移晷蟾蜍初出洞庭波漸
起河邊月桂幽溪曲天榆麗仙車駐七襄札札弄
機杼東素愁上求凌波渡如雨高樓有思婦切念
從軍子迎寒理衣縫映日抽纖纓歲歲遙相望面
無隔年聚如何離別悲人帶河漢女

題畫水 赤壁圖 有序

吾松有小赤壁與貴州赤壁大小實相埒

不知何事辱之爲小沈徵士繪圖爲茲山

解嘲雨中過君策齋頭君策方以吳綸燕

綴泉石有張子淵自白岳至携松蘿茶與

晴聖閣勝君策呼酒佐之永日無俗子面

日君策強余書爲畫此圖并書赤壁詩詩

書畫皆君策和之

沈公緒徵歸東坡像於赤壁山房屬余書

大江東去詞鐫於石末句及之然鐫東坡

卷一 五言古詩

何必赤壁陸家略壁合著此公與內史相

副也

吾松山有九俱以海爲沿東海既以大赤壁何當

小風穴秘精靈雲門削鬼巧口鼻關嶺嶠鱗甲成

天矯而我游齊安何跡凌窈窕時平兵氣銷霜落

江聲悄題思平原鶴誰是杓榆鳥借似黃池會吳

楚壘可了將無山嶽靈瑞受里俗勝歸語東陽生

攜筇事幽討石言曾莫逆壁觀共枯槁田成琳瑯

賦屋用辛夷椽太守握紅雲冠彼山各好靈蹤儼
如舊麗贊忽以深嘉名公等錫一壑從余保手寫
浪淘沙嶺看雪可掃敢應北山招終事東坡考

題萬使君拙菴

黃虞旣已逸智巧相馳逐宣父貴如愚猶龍稱若
辱若侯體明德祇以拙自勗應以五而窮變惟一
乃足偉哉濂溪銘泠泠太古曲琴臺時動操清音
滿空谷不見五鳳年璽書懷惻惻無詩史才聊

作春陵積

五言古詩

五

許周翰郡侯捐俸助刻戲鴻堂帖占謝

飛鴻易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免斤錫
笑貪來四壁立富有連城照開助爭輸墨小史等
排調真足履何開傳神庸必有恒疑秘閣舉未奉
台仙詔徒聞買駿涓終愧然犀蟠相者但舉肥官
人惟貴少以茲金石錄欲灼青霄發張羅森百目
夢寐摩挲峭紛披石室藏陰絕天門眺古文爲本

出壯心聊復耗未換吳兒眼先諸許侯好日暮鄆

郡解鼓揭岐陽與未聞華玉聲曰似歸鴻操援行

筆陣間隨以乘韋鶴希然一顧龍行使三都譟憐

君未盡清匪敢瓊玖報珍重遂游名書之華陽詒

趙孟清見訪贈別

曾參援神契因注狐首經三才總民行九星披地
靈化爲白鶴仙尋我枕烟庭倒傾青錦囊餘子徒
聽焚忽夢宛溪霜迷游愴露零來時栗如芽去時

楓換青贈爾九峯霞可以披沉冥

送黃侍御歸西江

彭澤八十日襄陽不再春悠悠世網中若此天放
民鳥飛時復倦龍性故難馴余亦從此逝幽懷誰
與論攬取衡山雲以贈東林人

贈陸君策騎墅詩

積玉豈無圖干將亦有鄰青山貯文賦欲求懸劍
夜中有獨往者此時人圍高情狹五嶽所遺聊

川雙一丘美吾土羣峯走其門虛檻見霞起卷幔
知雲屯高樓巢燕子貫谷長龍孫每當秋葉彫鬱
鬱清陰繁緬懷柴桑翁翊愛田水喧況乃梧竹聲
長與風雨吞主人桂林枝雅尚蓬蒿敦疏渠引泉
摩挲石刻雲根濠梁期質友池塘思哲昆刈韭秋
畦薄釣魚潭水渾著論準樂志賦騷稱潯潯名僧
時駐錫長者多停軒與君雖接鄰室邇猶隔垣未
若此園居曠然無籬藩一從鴻避弋笑彼虱處羶

言嘗聞達人軌寄通隨化元我如還山雲君若扶
杖遊荒館各有宜何必鶴與猿惟客肥遁者終老

桃花源

七言古風

帝京篇 節課

洞瀝風雨會殺函天地區河山靈氣有遷換一一
拱北開皇都皇都險扼居庸釐不斷華夷山矗矗
八聖經營肇 帝國三犁掃滌維坤軸形勝曾標
天府雄烟花複通畫圖中勢壓九龍丹地迫雲中
千雉禁城重中天間闔開宮扇承露雙莖霄漢見
凌風却月關嶙峋建章鳩鵲龍蔥觀太液池邊白
玉堤蓬萊闕上紫金泥浴天巨浸疑通漢耀日層
樓爲祝釐長安甲第千霞起四術九衢平若水朝
開珂珮接西清夕聽歌鐘喧北里道旁無復酒人
悲碣石徒傳擁帚臺孽壤應多堯市曲和歌時出
柏梁裁吾聞都邑四方極昇平繁修窮物力縱賦
長楊詠幾何高髻之諸良可則京華春色日邊舒
葦屋遐阪豈盡如願聞 九重明四目不使人間
有向隅

御風閣館課

王書金簡不足異布帛菽粟真文字委宛驚開先
代藏詩中盡繪農桑事德昔章皇全盛時堯水
湯乾德不知千倉萬箱陳陳積積新寒暑雨誰其咨
田陵女紅歌帝力帝軫民艱情不極因披承旨圖
御風親灑宸章賦閔農田家作苦非一狀深耕
薄獲何笑笑犁頭風雨生綃幅餘音散入春桑曲
但識官中錦繡香爭知陌上盤纏促種苗

七言古詩

無功提筐銅蠶勞亦同天文似雨蒼顏粟機杼還
凌雲漢工曹聞姬滿歌黃竹明河覓羽紛相逐詎
舉三推古籍田肯憐四月新絲熟大哉竹簡羽陵
書可信農桑足開國曲阜遺履烏號弓精光噴薄
摩玄穹願將裝御連屏歷率祖彌增聖道隆

金鏡篇 同試

聖人有大寶金鏡洞人荒陰陽爲炭造化冶剖判
混沌作三光希夷恍惚含有象空明寂照應無方

曾聞傳成史豈是秦宮紫懸之玉宸助垂棠清
輝能獨好與良山河大地一覽盡山精魑魅夜道
藏天子萬壽生明堂月輪重明星含芒比德水
鑑光瑛瑛映照入彩皇哉唐汾陰寶鼎何足當

石鼓歌 館課

世間相傳墨叢書五十六種名曰奇中有岐陽石
鼓跡籀文千載存風規周道中興震威武五年遷
符修上儀諸便制佩紛隨逐車如流水馬蹏馳春

七言古詩

寶鼎奉會荒荒告廟還鑄金石辭從官振影鑿山
骨琢成十數加剗剗狀如天上落星石剖割混沌
光陸離雅頌之間格韻古尊聲竝列款識施千年
枯形經蟲啄百夫斷匠鑿蛟螭務光初鑿到薤日
神禹手鑿岫嶺時數行剗落不成字遺珠碎玉成
遺詩子雲雖老應不解仲尼刪後賞者誰陸陸秦
人掃王迹儒者六稅皆凌夷隸文一起猶文廢俗
徒簡便真難變邠嶧之杲俄歌滅陽水猶自尊相

新神呵鬼護石鼓在三代典型良可推吾聞史部
希古造一代山斗稱宗師綺靡錄習汎雅正眼見
礎碑淮西碑以茲感慨扣石鼓恰如三慘聲誰悲
寄言同學鴻都子共挽文章八代衰

題浯溪讀碑圖

永州誌相傳以元結中興爲三絕碑蓋顏
之書元之文與神陽鏡石內外瑩徹故稱
三絕余獨非之元顏之文與書與其人是
相埒人品不爲書文所掩是爲絕耳因作
此詩以貽新令鐫之

漫郎左氏濟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
壘有唐九廟隨秋煙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
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迹新遶鶴歸來認城郭杜鵑
聲裡含君臣折釵黃絹森光怪舊國山河餘氣概
當年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
國哉元祐之籍何當來子瞻嘆鮑惠州餅沽翁夜

上浯溪臺扶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還題碣清
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江莫饒舌

征虜將軍出塞歌

節譯

皇家執契靜三邊將軍更事勤燕然心知驕子須
大創耻看烽火照甘泉身拔期門射隼子臣程吳
鈞吟於水雕戈赤羽三千騎落日黃雲一萬里是
時秋高塞草枯我兵勇氣先平胡連空暮影隨塵
遠竟夕笳聲喧不呼將軍麾下都仇烈誓剗胡腸
飲胡血箭鋒直挂青海灣刀鏖寧顧天山月健兒
手握月支頭奪得燕然胡虜愁功成不受封侯印
只爲長纓志欲酬

讀書佳山水詞送王季重使君歸山陰

會計佳山君所有石紐藏書凌大酉四序長開鏡
裏花十年種就門前柳解經宛轉註蟲魚問字離
奇盡蝌蚪河陽三十佳廡餘函谷五千曾秘授以
茲濠蕩少宦情夢着林泉輕組綬清溪之政不再

春前與律真稱敵手月旦悠悠好畫龍浮雲忽忽
成蒼狗幾經霜信剪芝蘭何限雷門鳴瓦缶穀城
黃石君所師句漏丹砂吾得友伏櫪俱成歷塊心
懸河共吟談天口許將幽賞契寥寥一任功名歸
九九人生聚散那可期吳苑花前重回首自言習
氣剩三餘小結吾廬繞一畝閒宜策杖撫氣松籟
即腰鐐刈秋韭散帙黃虞事可知操樵六五頭堪
拈身謝靈均虎豹關游逐史公牛馬走室遠何繇
七言古詩 三

見玉杯情來只合看盤日要圖綠素挂槐堂傾取
風雲還覆膺江山勝境樂無央竹簫閒助能不朽
驥壯猶如日正中鵬飛須積風之厚著君丘壑爲
書淫制我烟霞難墨守矯然雲臥直須更聖代逃
光終得否

聞政山歌爲太傅許老師壽

君不見聞政山錯出黃山白嶽閒昔日仙人留
跡至今白雲蒼樹猶仙關上有千尺之松花作

下有五色之芝英可餐飲今本是至人宅服食頓
回童子顏山中之政何足問介弟築室來追扳具
笑問道七聖疑此地迎仙獨鶴還藥灶餘丹光鳥
奕靈泉洗耳聲潄溪山中人今今呂望金粟前身
語非妄膏澤已徧閭浮提經綸半出光明裁斗杓
調羹政所因拂衣仍作山中相歲月赤烏生有涯
道德青牛壽無量道之至者以治身仙翁何云逃
劫塵不必鞭騶馭風始超世已是金馬玉堂人汾
陽二十四考中書今南華八千餘歲秋復春
七言古詩 古

丙申蜀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小
崑山舟中讀書圖

煙草草平原暮二士千秋那得籬閒愁不到釣
魚磯習心未忘半路葦花平岸變霜容總是窓
前書帶叢何時棹向朱潭去船子元無半字賺
金華謹爲周斗垣學憲

著處歡迎恐相失金華千人萬人出舊恩耿耿新

紫微阡陌駢闐委虛室竹馬兒童擁翠旌章綬第
子看雄筆依依棠樹遍丰茸朗朗玉山高舉律鄧
中飛雪再徵歌黍各罪寒爲吹律君不見黃次公
承恩召見明光宮五馬俄紆丞相綬穎川父老何
嘗逢又不見蜀文翁明經獎士鄉魯同豈有臯比
秋塞府高懸水鏡摩層空何限塵埃騰寶劍幾從
爨下賞枯桐八詠之樓可捷辟力追正始還屬鴻
纓橫越何三十里流風遺愛都如此畏墨興思未

身者多

七言古詩

主

足多萬潭沉石徒爲爾我亦談經五伎窮空山獨
往攜孤筇文章有神交有道尊前豁達開心胸未
霞半天何歷落雲夢八九殊眷容一似鎬鉞萬石
鐘又似森梢百八松孔文舉郭林宗千秋快士誰
希蹤平生不復駭真龍神理綿綿欲往從傳聞勝
事画難工爲賦菁莪繼國風誰其采之達九重
玉鳩歌壽陳子有觀察

白雲何來照象罔不作尋常珂珮響于聞之玉昆

吾刀雕琢鳩形大於掌恰稱仙人九節筇願自君

王靈壽寶梓柱傾天會有時樓尋福地能蕭爽八

千歲月老堪扶十五連城差足享昔有盧敖曾挾

之垂赤豹今驂文瑞飛揚跋扈汗漫期手似玉鳩

如佩鵬狡獪變化兒童嬉指風作雨爾所爲天老

倦游鳩倦飛龍後一躍歸葛陂杖化葛陂龍鳩啼

崑丘樹回翔抵鶴村更與非能選五更祝嘏布初

筵九十造朝隨馬履帝師綿邈鳥不聞巢居澤與

客星集

七言古詩

六

接慙慙一從鼠璞邀高價那見鷹眸好策勛神物

悠悠委草莽野人得以遺山長白壁應難薦十雙

肯鞋那可消幾兩懸矢知當屈攬初挂錢便起黃

盧想蒲坂平陽輯瑞新萬壑千巖胡獨往聖書

一日下安車玉鳩飛向銅龍上

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

吾不見禹穴高峰百丈奇千年王氣山之垂又不

見蘭亭觴咏飛雄筆天花晝灑分顏色會稽山水

此葉清華配補

鍾觀士風雅翩翩多羽翼章生磊落名家駒湖澤
志氣無人如全越文章歸領袖三吳人物爭吹噓
烏衣幾出蕭關路十里青山兩攜書涼秋八月都
門道逆旅相逢如以好黃公之墟酒新醅鳴壺擊
缺仍悲甯令我神情太玉生三杯耳熱都傾倒我
本吳中俠更儒屠龍之技世所迂前身不獨疑詞
客執筆曾經佐稽虞胸中癡絕不能盡閒寫秋林
木葉疎多君真賞足青眼不似傍人只好字君今

七言古詩

七

久客吟思越戎裝飲馬秦淮月天涯聚首幾彌旬
那堪更作天涯別山陰風物性所親地主知君不
厭頻試聽寒夜江頭雪定有扁舟訪戴人

題武夷山圖用何光祿匪莪原韻贈林納言

省庵

兩丸熠烺跳天門風尻氣馬無停轡欲界仙都既
海裡慢亭自昔曾孫里神霄高外更無高神漢水
窮重得水凌倒景今來玄雲構取滑微大赤文照

洞天今搜福地婆娑鳥跡魚蟲字九曲棹歌丹九
轉十年塵土腸爲遺虛教竹杖亘千尋黃石陰符
遺一卷廻思九陌走黃埃浮名於我何有哉漁父
桃源豈再來天公粉本深徘徊不介大藥化黃金
祗愛清音叶素琴故人持贈好東絹仙山屬我開
生面布襪青鞋不用將雲鬟霧髻長相見有美林
夫子偏憐顧虎癡披圖還其腸卜筮將因之西嶺
烟升焚寶鴨東峰日上蒼龍夾依依蝴蝶夢中歸

七言古詩

六

所欠鷄鸞棹翅飛直是舜耕田已熟直緣商戰貌
多肥解道仙凡途豈隔朝凡暮聖忽復易武夷洞
口懸靈蹤紫陽祠畔荒行跡省雨須從好雨星積
風但養學天翻宦路無窮素作縞學人漫看朱成
碧我袖長懷一瓣香更添下拜庵巖石

壽潘中舍顧夫人六奏

海上三山春色早青池阿母馳青鳥南岳存華初
度年霞纓朱佩光綵繞遙遙華胥雨名家辟疆之

竹河陽花紫薇鳳閣連三殿彤管鸞章貴六珈
載金門稱避世雞鳴贈佩尋常事道韞終多林下
風秦嘉每報途中字超然燕處誦黃庭鬢髮朱顏
學鍊形能將謀母兼麗母能解珠經勝玉經檀施
珠衣香積針綉紛幢蓋天花散繡佛針神大肉知
琳宮貝藏來真旦不因福果尚空虛龍女能銜照
乘珠詩有鴈鴒章壹範人同蘭王繞庭酬九華燭
燭元宵候梅花恰與優曇逗稱驚寧羨八千春載
筆敢從中壘後

樂壽圖歌爲潘百朋壽

江南欲作名園記游上河陽看世濟尚書綦履故
遺聲右轄風流恢賜第考德真將獨樂同貽謀却
與平泉異種木於今及百年歌鐘甲第長依然閱
畫人間陵與谷肯堂肯構歸象賢森峭嘉樹成
運突兀危峯出市廛白水朱樓相掩映中池方
波天鏡利羽鳬驚迎向人滉瀾游魚波不定水

樓臺照碧管柱爲棟今蘭爲橋遊賓盈百稱虛
鼓吹數部仍寥寥水雨嵐翠何縹緲瑤瑤雲根
天矯磴道周迴洞壑深游人往往迷幽討飛梁百
尺亘長虹別有林屏接水窮名花異藥不知數經
年瑤圃舊春風主人風有煙霞賞王寧馳驅多軟
韋又銜新詔五羊城萬里家山勞夢想不辭爲
作朝川圖一似披形入玉壺畫纔正看榮梓里年
華元值挂桑弧君不見鴻乙草堂傳畫史一丘一
壑徒爲爾又不見洪崖仙人按宅居舊時城郭曾
無餘何如世業儂金各吏耶隱耶俱不俗五嶽仙
仙縱所如臥游鄉思常相續君生亦是我生長大
斗年年持介福

學劍篇 節課

古劍寒鋒青楓枝昔年得之豐城客陰陽爲戾天
地鑪誰鍛純鉤金跳躑躅瑤匣挂蓮花色明月環
墻秋水碧自是荆軻一片心佩將燕市頻磨拭傳

聞西陽烽火驚龍泉夜吼如有神橫劍起舞扶星
辰旋風燭電光燐灼決盡胡雲一萬里血濺胡天
淨虜塵

鐵冠歌 有序

鶴琴高翁得楊廉夫鐵冠屬余歌之君雅
愛名蹟有廉夫鐵冠圖并鐵笛是於老鐵
更覺有緣也余爲之歌且索同社彭子徐
子章偕賦焉

言古詩

主

山人鐵冠凌風霜雅宜一片鐵肝腸光同雄劍連
牛紫祥躍洪爐百鍊鋼聚羽徒驚鴉羣舞芙蓉不
發聲琅璫爭似此冠勢兀突簪向空山吹鐵笛有
時醉倒玉峯西一任自放還自側當年冠帶滿中
州那得胡塵不上頭君獨笑看嘶霓黃濯纓萬里
滄江流春去秋來人代改貂溫弱勁今安在鐵冠
鐵冠誰護呵堪此神物仍無壞高君好古曠士襟
慈看此冠諸素心并換短却裁羽服鶴琴放鶴翁

山深莫言只似薜休伯老鐵風流更許尋

五言排律

秋夜讀書 閏試

良宵迎爽至，舊簡拂塵看。
駒影過窓駛，螢光映室寒。
吟餘砧欲度，檢處燭初殘。
漫訝邊生臥，潛來太乙觀。
五車緒未易，八璧寶非難。
月幌牙籤白，霜庭草帶丹。
居然照千古，糟粕笑侯桓。

觀運甓圖有感 餘業

登紀滄洲勝，圖開白社清。
俱爲豐歲寶，詎有情陰情。
運甓神誰寫，先鞭意不輕。
賭茶真賤戲，抱甕豈嘉名。
談塵啞王謝，紆箸似孔明。
直今披畫者，恍慨請長纓。

秋聲

天宇三秋靜，林皋衆竅鳴。
蕭蕭細竹韻，嘹唳動簫聲。
雁宵征急，迎蚤夕語遲。
或從蘋末起，漸聽谷中盈。
寒杵遙空斷，霜鐘應候清。
因風想珂佩，耿耿抱冰情。

平海篇爲大中丞鄒平張公

聖武布運，厥庸功張仲優師中推長子晉錫重康侯。
憶昨閩邦震真成，海若羞鵠軒終怯。職虎穴取深求，遂使隣爲堅。
誰知惟有壽戈寧，輅蓋止病豈養癰。瘳大創真長策先聲，乃伐謀如霆。
旆號今未雨，夙綱繆五欲安吾圉。何能效彼尤元戎，率大義猛將建朱旂。
直搗飛雲窟，長驅靖海洲。望洋欣策觀，普果欲焚舟。
列炬龍衝獨，連營屢接樓。灌壇飛破塊，齊斧耀純鉤。
颶起屏翳助，煙消鬼蜮愁。饑蛟宵染鈔，毒鱷幣填溝。
獸困皆崩角，魚懸作繯囚。亦知矜族類，庶可報虔劉。
解艇乘宵遁，萑苻蔽野搜。若爲騎蜚尾，即已隕旄頭。
飲至芙蓉幕，歡騰杖杜謳。任公緒既舉，謝傳爽徐收。
甫頒風方穆，鏡歌秘可抽。冲皇迴赫怒，天語獎分猷。
賀凱開閩闕，陳倬對覲旒。卿能紆石畫，國且華金甌。
提審將真拜，永銜萬壽酬。襄陽元凱鎮河內，冠恂留客有纒。

衆總曹懷楚木憂用兵存後法載筆體前修功
多虛美昌黎恥暗投磨厓吾有勳堪擬照千秋

送周中丞懷魯歸江右

碧幢廻駭日裘繡繁思年文武真爲憲詎吟豈可
傳棠陰垂四履英蓋鑒重玄故節招誠易初永
遂始堅護能工似錦還本直如弦余亦冥冥者分
飛倍默然

題九如圖爲高觀察四十壽

次李本寧太史

紀紀東表文章有代興江山增潤色日月共寒
鵬中甫神鍾岳蓬萊海閩陵郎潛後始壯公夢已
堪憑刻柏華島下鳴岡瑞鳳升出雲俱四岳爲壽
叶三朋弘矢探初度彤庭寵恰承穆如副作頌不
獨九如稱

壽蔣八公庶常祖母八十有八

清淺聞蓬萊名家燕喜開霜封三後後雲爛五花
親姆訓傳遷里君恩隆紫臺大慈飛鳳羽登肖德

珠胎胎厥文孫起爲先祖復培雕蟲爾雅筆繡虎

石渠才不負含始意將乘戲綵迴策先童子對拜

後魯公階泥柏千秋節滋蘭百祿派清典星駕耳

劉報日悠哉寶儉卓猶鹿忘憂背叶鮪劍芒孤局

奕奕綵切昭回承雲真人骨煙霞誼母杯翩然祝

鄉語何以報瓊瑰

壽納言許惺初七奏

騁駭與鸞驂寧聞劍履泰何如鉉鉞貴更發藍珠

五言詩

五

函今日磯邊呂當年柱下聆鳴琴單父記飛舄尚
方諸驤馬金臺繡驪駟柏府簪羊腸曾不顧龍領
直敬探如矢心何壯類網力擬擔因懷扇枕戀不
逐飽帆食樂志長衡水論才自杞楠楓宸思太岳
霜鏡凜寒潭九列恒處左子尋立斗南景先真巨
手玄度故清談看罔毛成錦秦淮柳正鬱納言虞
典重優詔主恩覃漫爾前薪積何妨曉蔗甘永
貞爰用六不朽事兼三興替關賢特道運足琴鳳

登高大夫賦中酒聖人號謝傳庭生玉陶公譽是
藍雲林餘碩果火宅現優曇卿月秋光迥文星爽
氣含麻姑能擘脯青女亦傳柑仙長願真籙天書
降爵藍華觀四朝虛雍拜五更堪有客成歌郢紛
吾亦步鄴寶刀情不淺瓊玖報猶懸開社香山後
論文若水涵蒲輪將有勸莫倚桂馥惠

齊沈文學

中秋臨閏月廿載一來旋昔著生申瑞今逢出震

言律

佐

年懸弧良有始合璧豈徒然初度離騷記高文作
賦傳尚書江右秀沈馬樂家麟驥種能千里騰圖
上九天明廷方重少誰在洛陽先

題朱君采侍御還閣

焯海迴車日名山還勝時起將黃鶴舉滄與白鷗
期百尺誰當傲千峰爾獨私尋雲朝暮出含雪依
蒸宜泉響諸遠拂清暉叶謝詩霜威遠蝶夢水巢
許魚知其倚吳天盡高墜楚客詞顏堂爲幾節聞

社喻蓮池捉鼻終無取冥心了不疑自今浮宅者
樂興欲何之

中秋朱太常園梅花盛開詩以紀異

大遼江南信先標水部詩名花真跡見帝力本無
時香挾湘蘭發清含塞角吹仙家懸幻術官閭動
吟思何事驛號露偏欣雀啗枝金蟾從動厲玉樹
獨華滋驟訝開丁報將謀驛使馳生黃差足餐
葉未爲青姑射神如下孤山鶴也疑白華宜曾補
黃落失驛憑素臨風岸飛英墮樓籬催粧殊早
計起離異恒期冷艷心堪許幽芳衆豈知永壺經
夜葉黍谷變春姿調鼎徵天瑞濡露共補之

壬子九月八日同范長倩朱君采董遐周西

湖泛舟次避周韻

花源神界散香海沃焦浮得似鍾期實相將范蠡
舟捲簾延遠岫催榜度飛檣有客恒冠鷖諸君
下馬節逢青女候人畫墨卿流梅嶼寧題爲漁

可借壽詞刁聞爽韻款乃問清絕繁露頌蓬華
雲逐嘯喉酥醺中聖趣籬落野夫謀鐘寂蓮花土
燈疎杜若洲亦知秋凜在多爲夕佳留欲續龍山
會雅須秉燭游

訓韓官論若海

孤踪澤畔銓拱壁有誰先古詞高山在韓文北斗
羅采風存劍國準易測重淵天祿推中壘鸞臺得
子玄絲綸光內制蘭港出新篇頗發前薪焰仍迴
五言排律
鄭錦斯來默書自紀昌獨賞何偏空谷初聞喜荆
州數兄鮮無能裨羽翼計可藉雲煙補來須公等
雕蟲底其憐

訓首倡

巳巳子月飲開使君浴元林司農暑中次韻
兼應雲司客行吟澤畔人坐餘香作署合處劍處
津問節飛仄近催詩刻燭頻書家真有聖交遊不
無神魚樂初忌沼星車易轉輪絳情授關子

亦非珍

五言排律

容臺詩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幹

五言律詩

送周太史奉使 秦藩二首

金鑾前殿直玉節指秦城更以探奇興因之擁傳
行上林盧橘熟太華岳蓮晴處處登臨咏皆翻郭

雪聲

二

卷二

五言律詩

雪霄飛漢節磐石重周宗桂茂仙源近璚分 帝

澤濃雪臺寒五月竹苑散千峰知容游梁客翩翩

執簡從

送區海目太史封 藩二首

每憶朝參下相將日夕過微言比授水高論任懸
河以我宦情薄愛君幽賞多可知江令賦少別意

難辜

二

題柱才名籍分璚使命嘉賜承飛蓋繡轡落天
花雲散千峯火秋停八月槎欲知詞客貴設醴福

王寒

送李太史湘洲封 秦藩時劉吟平後

辭天尺五居百二指秦按磐石宗盟重孤城戰伐
餘蘭草徵雪賦珠履擁星車采得風謠編兼葭白

露初

送李左諫玉海封 藩

卷二

五言律詩

左垣分漢節上黨造天倪名著青蒲草書標赤

題官槐疎古驛江柳淡秋堤拜慶催鄉夢無爲惜

解構

送方臬甫備兵永平二首

寒帷間孤竹開幙應蓮花古塞天逾險長安日未
勝文人停草檄老將競鳴笳得葉單于頭承恩許

及瓜

郎選高司馬是功屢賜金股肱京輔重惜卿 主
恩深四塞河山固千行榮報森胡塵應坐掃多有
塞垣吟

三

君才原續虎使節向盧龍香署紆籌策雄邊倚折
衝風霜行漢法旂鼓變軍容今日榆關勢何如百
二重

送陸伯生歸吳

李雲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三

神阜落木後秋水灌吳時鄉夢催游子川程訪
師自憐玄尚白未遑素爲縑等是春明路閒雲不
可羈

送范爾孚北歸

旅食同千里分襟此一晴煙沙征路遠風雨客帆
遲鄉夢隨芳草暮愁帶柳枝平生任慷慨能不灑
臨岐

送王恩廷歸赴嵩山

遂薄凌煙事行期面壁僧纓沾太行雪車張濁河
水物態君應見新知我不能惟餘嵩洛夢清夜興
堪乘

長安送李恭戎

秦山控帶雄有詔賜彤弓魚鳥開行陣綠蛇敢泛
風板輿春草軟練甲海煙空鄉國吳雲外因君夢
已東

長安送客

李雲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四

忽聽出關歌風塵宛洛多雪深辭白社水合走黃
河此夜嘆萍梗何年洽薜蘿自今禁市隱誰扶藜
紙過

送丹陽令王東里應召

鳴琴宰帝鄉平政古循良自昔勞人地今爲選
佛場青陽開左个紫極御中央若問神仙吏雙
鳧在尚方

送趙孟清歸桐廬

燕市悲歌地周南留潘年交期論世外標格在詩
前不感遺書字高吟寶劍篇嚴村猶漢隴歸棹雪
江邊

送穆仲裕中含還東明

我忘邯鄲道君爲吳會游能將五岳興更寫九歌
愁山水琴中賞煙雲杖底收歸裝餘一卷得似少
文不

汪子歸新安送別

汪子歸新安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結侶向林丘披襟事幽清導文字欲高枕面圖
游寂莫玄亭路蒼茫釣客如何當送歸夜風雨滿
西樓

貽陳徵君仲醇二首

開山莊是祖掃徑仲爲羣南郭延天籟東林出佛
雲琴尊無俗韻圖史見道文今日蘇門嘯何須歷
嶺聞

二

猶是鴻冥者將無鵲怨文焚香供宗子貯酒待陶
君籬桑酬嘉節江楓墜落聽居然成二老長此把
清芬

贈曹嗣山總河三首

警水動一明主巨時得三公業從專誠久恩向錫
圭崇清濟蓮花府黃流執子宮十年驅節地重入
指揮中

二

卷二

五言律詩

六

蒼玉與朱旂高牙控上游已分周二陝盡護漢諸
侯龍顏藏弓地魚鱗轉側舟應還補天手一解廟
堂憂

三

禹功猶在舉漢策若爲紛似鵲填何補其魚數豈
聞中臺今省月寶內欲鼓雲一片征南石兼書白
鵲鰲

贈沈繼山司馬

一曲鸞湖好非關請乞來東山選絲竹北使問樓
臺鴻向青冥遠花因白社開只愁詩日意黃綺亦
難裁

南屏淨慈寺贈蕭方伯九生二首

宦轍優曇現禪宮慧日懸
棠分龍鉢雨笏枉鸞峯
煙靄掌遺塵外冥心悟
初前眼看朱紱客誰出火
中蓮

二

五言律詩

七

言訪毗耶室淹留及下春悠然禪悅意能繼白蘇
蹤香積尤真輸秋聲感砌蛩辭官亦非病登涉不
扶筇

袁侯卿自征播歸

間關百戰後絕域獨歸時
出塞今如此迷虛意可
知垂簾談老易拾後說
師支兩取門旂姓長驚
滌外夷

贈嘉興令鄭太初

重游湖上月新提酒樽風駐節
賜波外攜琴坐訪
中嘉興三橋後高瞻九流空
稱我底浮客他鄉得
鄭公

長興熊壇石令君席上

訪隱到江潭招攜過水南
綠簾懷住跡白馬繼高
談震澤君吞九中年我
得三宵分霽雨至巖齒半
龍莖

青溪徐明府席上

嘯自簾門自詩仍對下才
琴專開閉閣看客共登
臺霽色川原淨秋水
晴觀開臨鷗無限
層極目何
嘉興

贈曹美林比部

鳬舄休天府文章自選傳
青陽開左兮赤舞臺中
牟朝雪帶花騎江春竹
筍流賜金能買酒劇上
符半棗

贈吳文之淮陰

希里文儒盛明時道術專一官成瓊屈多士得龍
門吏何淮南隱經堪漆上諭因君訪蒙叟或有漆
園存

贈方象甫之汝州

羈愁不可極復此聽驪歌作吏誰成做論才爾自
多遙知汝南騎重何真方過竹馬諸童子歡迎意
若何

陽淇園侍御巡方事竣仍觀學南農詩以爲

李夢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九

贈

詔鑒九重溫文星執法嘉朱軒窮鄉國絳帳啓櫺
門水鏡名先著風霜氣已承遙知拜慶日桃李解
嘲見

二

才子河東賦仙郎柱後丈人仍侯繡斧士總附青
雲子舍乘驄路天閑選驥羣何須占劍氣知勳斗
牛分

贈吳山人逸金

孤雲曾不住何事倦飛還道氣看君宇禪心問骨
山試琴魚出沼錄劍虎當關余亦迷虛者相期白
社間

題畫贈陳懿士山人

劍授猿公術碑窮蝌蚪文風塵建壯志圖史策開
勛道廣星辰聚人蒙湖海開斷鄉推祭酒勿作出
山雲

李夢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十

贈戴虞周

識爾垂簾日論交流世情禁方傳海上俠骨走幽
并叩杖俱探勝河車事養生餐霞知不遠窓外九
龍橫

贈玉峯道人

聯騎向知桐半言禮歲星君應有遊行我得問熊
經石髓緣非薄豈將迹更冥何年尋汗漫吹笛楚
山青

歸邑正師歸賢

清標嶽舜華幽意同枯木五嶽一孤筇三義一菲
屋簷帶錦江錦葉潤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
天鶴

贈衲友

錫帶神光雪杯浮大士瀾孤踪泛江海腔眼向雲
霄說法惟揮塵逢人或過橋千峯何處住一偈肯
相招

寄臺事

卷二
五言律詩

七

送僧

君嘗一詩僧千峯興欲乘龍蛇隨北學本鉢問南
能初地游方懷彌天秀益增誰知碧雲句侍者續
傳燈

贈衲子

却憶彌天秀那知異地逢客愁輕九辨勝賞扶千
峯徒倚林中岐淹留靜夜鐘何年授白社一接虎
溪蹤

贈僧

香積千人供黃梅五葉花檀那無任相功德等恒
沙塔影雲連水僧音梵與華宗雷開社後知爾退
堂踪

題百萱圖壽李本寧母太夫人

突兀古雲根紛披赤棘棚堂前霞綵綢天上露華
溫托質從玄罔忘憂合遺言應持比金母百億祀

身繫

卷二
五言律詩

七

寄蕭封翁八十

星郎拜慶日華衰王度前解老從河上真封此
渭川應知舅父父別有大有年一卷循良傳何如
拔宅仙

寄翁見源

洞庭千樹橘湯谷八瓊書白石聊容與蒼雲共卷
舒世情真落落清夢亦遙遙一應高山召垂綸得
晏如

壽程孝廉卿虞五十

蓮子知非日平津對策年
搖風輕九萬奏騰高三千
琴寫山兼水杯中聖與賢
看君多道貌班綴玉宸前

壽吳彥倫五十

新陽迎建子初度叶惟庚卜築
逃虛意登樓信美情無吟
非雪曲有筆夢花生何必賢
良策平津獨晚成

五言律詩

三

夏鶴田黃門自琉球來使歸致書問訊詩以答之

叱馭猶行路東槎自鑿空
何如浮海使絕域渺難窮
龍節竟封外皎衣禹貢同
壯夫能許國在處百靈通

二

左檢領圭日東荒折木天風
懸迷甲子歲月滯丁年撫
劍驚波晏投珠異域傳懸
懸遺尺鯉脩起陸

沈麟

答蘇雲浦侍御

芳訊到江潭青箱字字含
體喻行漸遠草木味同
衆雲夢應吞九嶠科亦有
三山中無緣綺何以報雙南

謂桐廬潘令

豈有乘軒寵深慙負弩情
來更惟今節爾正德南
征雄乳尋常事鵬波浩蕩
輕使君多重客能著釣

五言律詩

十四

徒名

調李伯襄太史贈端研二首

石室分何重銅臺價豈珍
久爲龍尾誤今見鶴群
真子墨綠非薄君首氣復
振天涯指佩意時其實
刀親

二

瑤琢古雲根投將十資存
冷然鳴珮響拊處截肪
溫不謂焚魚館能同抵
鵲村柔翰餘習在珍重石

文徵

甫里夜泊詞許玄祐中舍

誰知玄度宅又在五湖汀
隱几時生白簪書幾殺
青鴨池春浸月漁火夜浮星
自笑煙波無賴年問此亭

謂項文學

舞劍助書頗間鐘悟酒禪間
助遞翰墨短髮老風
烟梢橫鶴修竹嘉陵響暗泉
素心公等在燕處得

超然

題鶴林春社圖有引

家有鶴鶴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類楚事
自去自來莫期梁燕夫適於君公之牆復
躍羽人之跡整醢返駕引吭長鳴似深惜
別之情都作思歸之曲鳴呼雀羅聞若騰
盟游然顧此仙禽其吾德友驚遂起忽仍
聯支造之交殊樹玲瓏不逐浮丘之路驂

云公有冥數亦蘇去無還心自此可以雙

游萬里等押雞琴馴養千年無虞鳥散者

矣欲致黃庭之報遂窮青田之真義綴短

章用存嘉謠

便欲冲霄去能無絕主情夢中愁失路客裡得同

聲君公家巢樹經春長歸軒一水盈今宵不成寐

重聽九皋鳴

題廖隱居三首

高情期五岳小隱得殘山嘉樹成蹊逕危峯出市

闕微陰時倚樹愛客不閒關薄氏雲林宅風流此

更樂

二

買山何足問縮地長高樊石秀銜空翠苔深帶雨

痕雙梧分鳳渚一水接鶴原未得長傭臥占星到

德門

三

松菊園公徑達蒿竹蔚何如朱戶寒別有碧山
路卷慢雲生生登臺月可捫泉聲朝暮響惟底莫
尋源

題農桑綺陌冊

百里春中路欣歌田畯詩行車膏作雨沃野錦爲
波子婦鎗塲鋤曾保稼若笑誰能愛養食慈母更
農師

賦得雲近蓬萊

卷二
詩

謂光明北極雲氣護蓬壺似蓋龍華閣非烟樓御
爐輪囷翔碧落綵繞亘虛無端識從龍意輝輝映

六符

薰風自南來

北窓吟嘯日寒吹不須明有氣初開處簾鉤欲動
時幽從林杪度清向瑟中披見說天門近隨風詠

亦宜

賦得亂山殘雪後

歲史餘朔雪處處點蒼山風聲吹花急陰厓積素
開寒光斷續起冥色有無間誰向曠之則憮然獨
閉關

望岱

吁駭看山眼迢遙岱色分應爲天下雨不斷封中
雲漢簡千秋秘秦松萬壑聞何當馳匹練高揖碧
霞君

涿鹿道中賦得陌上塵

卷二
詩

每與羣動起蘇蘇滿大堤隨風絮柳絮碾地撲花
泥不受文犀辟相吹野馬迷明朝御溝近可似濯

履聲

高梁即事

人天旃佛日風土紀皇都水坐疑修襖觸行或賜
酬花茵調怒馬珠彈起慚兒誰識迷虛者高陽混

酒徒

豐縣道中

宵征不容晏路出古徐東堤樹一千里村墟十九
空防河薪比桂乘遽馬如龍猶有錦通詔年年省
故驛

宿滕陽驛

律詩

漢浦稽天浸商風動地號何來南郭韞性底伍胥
濤捐佩情何極建樓輿亦豪不諳山水趣鄉思若
爲陶

廬山東林夜宿

偃息東林下悠然濔旅情泉歸虎窟靜雲度雁天
輕蒼蘚封碑古侵臺應記生預愁鐘鼓動擾擾又

晨征

遊佳山

策杖興雲平濛濛空際行
煙江中橫盡星斗下方
橫不隔諸天路
凝五岳名誰知游楚客
頓使九

宿羊山驛

莽莽平沙路登臨更一奇
河流消楚漢碑石記淖
黑波角因風迴帆檣候月遲
此中留想者半爲閒
淖痰

過高唐

卷之五

金言工部

高唐齋石鑿終古作澤逾山色猶衍得雲華
巫坡陀分麥隴間井丰桑樞馭馬斜陽下
羣租

宿轂城驛

歲晏促王程寧辭帶月行罡風九野吼殘雲四鄉
明窗轍嗟車耳兵符開裂城嚴勤何關吏霜角草

秦風臺懷古

澤國驅朝節清時撫霸圖陣雲猶壁壘烽火或
清麓職何年事鴻歸後夜孤繇來今古意偏自集
征途

祝英臺宅

英臺故居在善權山左有唐李賀云齊高

帝賦以爲寺

從倚荒臺畔潏潏淩淩水飛因看山左石卻驚華山

巖化碧巖厓出爲雲曉岫歸淩其前代事端復勝

惜微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西興秋渡

秋涉試寒風迴海氣涼清飛鴈外雪林綴菊前

黃司馬游何慳鳴夷跡未荒山陰勢夢想遲曉得

津梁

泖埭夜坐

煙沙迴駁日香海逗帆初雨挾濤聲急雲濛樹勢

疎兩涯寧辨馬後夜忽聞魚不是曉耶室匡蘇得

晏如

遊靈巖山

選勝從初地傷秋開故宮周道懸徑仄明滅遠湖

空人閱臺游鹿碑看墨戲鴻共鶻高士傳展讀亂

雲中

惠山黃園

煙景駐征騎晴林踏落花因聽綠水曲忽到赤松

家魚鳥驚人近樓臺俯郭斜更揭餘興在絲管隔

憲妙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游靈巖山范園

三徑我頻到千峯自掩門停雲吳會思白雪郭中

翻豹隱神途王龍圖說益教年來多道貌因事五

千石

同唐元微宮允游善權湖四首

神功開混沌水府亘氣氤嶼隱將飛石巖垂欲墮

雲龍照陰壑迥易道亂泉分今日摩厓記知同

史草

二

西峯探雲臺萬象剗然殊地軸連離墨仙宮秘藥
珠微明天有漏大巧谷非愚爲問探奇者曾逢石
髓無

三

石徑幽無際金堂永不扇丹臺猶假月仙掌故猶
星跨經探雲臺樓犀通水靈如開涼響外歷歷演

史草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黃庭

四

山霄氣初澄攀蘿下復登千峯攢積鐵百仞疊層
水凌雲看廬阜隨花得武陵平生耽勝事還勝却
輪僧

洲湖春泛

野涉有同人雲帆試早春能將催榜興更入聚沙
因水國龍猶蟄香臺鳥亦馴祇林經浩劫暗逐歲

華新

詠孟精

愛此孟家樹森然見典型沃根沐水潤含氣崢山
靈聞世消秦篆秦天鬱魯青方知檇散青只入列
仙經

紫茄五首

何物崑崙種曾經御苑題似秦能衛足非李亦成
隄落實事常味秦條徑寸低玉盤如可薦寧復恨

史草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雲泥

二

欲辨嘉蔬應應同雀食人紫垂食結子低矮巧藏
身被權千苞赤連畦萬顆勻清齋頻擲取老圃未
生嘆

二

纂纂稱天茁半平見土毛知非豐茂寶聊佐腐儒
養落處寧爲飄投來頗類桃未家圖矮樹惟爾嘉

雲高

四

草艸性所便又五即爲天舞帶胭脂色不登琉璃
庭江寧下鼓美筠簪點鹿鮮能謀青繫者忙趨過

都田

五

不敢忽無詩夜宵詠菊時封關尤可弄覆錄印何
雲槐園分陰近但僥倖盜遙誰知津吉意更野助

小登真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觀願

五日龍潭觀水嬉

歸客良候候都人游冶場縣來看競渡是處比汗
湖水曲魚龍戲風前綉綵香祇將反騷意永日對

雲嬌

秋夜有集得還字

迷虛城市裏踪跡迷人間結夢迷新路題詩憶舊
山星河低坐吟秋色還人還好及清言夜君今且

閉關

就李九日同郭次甫登金明關

香閣瞰郊關芳晨試共攀不因尋白社何以見南
山夕梵林端出秋鍾雨外閒青更更黃菊無酒亦

開顏

夏夜逢伯玄長齋得雲字

不盡尊中興重攜竹下羣涼風先入夏高樹暗生
雲列坐臨流近狂歌卜夜分留連滯跡路祇爲戀

小登真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清芬

曲阿孫山人過訪駕湖旅舍

數載掩荆扉重來似鶴歸貧鴛故我甚狂與世情
連歲險誰供林霜寒未授永當湖惜別處烟雨夜

霏霏

輓蘇烈女二首 有序

蘇女爲盛萬年所聘盛亦孝子之子子以
從軍歿戰忠孝節義備於一家尤可書也

戰壘多新鬼，衡茅表大家。所生真不忝，之歎更靡

他。青塚顏何厚，崩城事共嗟。貞魂化雌劍，直可淨

胡沙。

二

國郵傳江汜，王風續汝墳。問名曾未字，殉節豈恒

聞。馬革嗟何及，鴻毛歟更芬。史書蘇媛事，寧數錦

題文。

卷二
言律詩

五

五言絕句

題汝上路太守壁二首

章雲路公樹招鶴路家池記取還山峯風流此一

時

二

承拂京洛編窓舍，齊魯黛因君。思故山驛車火雲

外

鍾賁初以余有三楚之命，亟徵余，盡謂余

客書

天

形自以此遠耳，勉應其請，并承以詩

微青驪到門，候鶴幸相慰。抵因湘楚游，故是離愛

楚

贈蔣山人

青天鬱紫茸，長松度林表。所以轉生徑，無竹亦自

刺

登翠微亭

煙迷楊柳灘，水拍芙蓉岸。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

離

題杜田章卅九首

世寶珠玉粟天光日月燈箇中無一字權說有二

乘

右會敬庵

執契靜三邊陰符秘莫宜君能泰活句盡屬地橋

傳

右廣翰室

事字集
卷二
五言絕句

元

飢戰何堪坐隱巢君子君家武庫中有戈何可

止

右止戈堂

不策虛叢扶那張宗淵圖神功贊五嶽且作小山

呼

右五嶽小山

漣浦長懷楚桃源不事秦誰知釣鰲手榆曲早收

給

右榆溪九曲

邊岸已穿晏烟水滄氣亂朝來鵝鵝陣衝破宿潭

雲

右烟駕亭

奪取燕支山收得鄉鄰記一似藥珠宮一似汾陽

第

右鄉鄰洞

借著張文屬投壺祭征虜悠悠恍惚徒不上蓮花

事字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府

右投轄館

手佩黃金印身藏白玉壺請看麟閣畫有此壁人

無

右玉舉齋

枯木

直木無文章中林有先伐連曉而離奇仙桂與禪

筏

題畫贈翁公

隨雁過南嶽衝鵝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華鬚

經

二

微君待訪錄只在卷簾時南宮與北苑彷彿夢見

之

題覺下琴

不有驚尾人誰知中郎實所以琴上絲千秋發哀

早

卷二
五言絕句

響

題畫贈張山人二首

炊煙連斷靄隱隱見松亭亭中有靜者單讀淨名

經

二

煙渚輕鷗外暗巒盡鷄前何須苦聯句觸眼白雲

篇

垂釣圖

秋雲淡無色溪樹紅可憐是誰來領畧釣罷老漁

船

自畫吾松小崑山二首

崑山雖婉孌却似魯家丘故作廬峯勢青天澤布

流

二

夜游西園渚初月光炯炯徒倚巖石下愛此林木

影

早

卷二
五言絕句

響

題松高士圖

吼松鏤青銅峭壁立猿鐵下有迷虛人長嘯空山

裂

題王叔明畫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爭時閑者解其紛君今已闌

未

贈林天素

鑄得千將歸遙呈歸客看不須巫峽夢夜夜繞雲

官

題做黃子久畫

野色散遙岑繁陰帶平楚大癡未是癡老我仍學

我

題樂天庵圖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涼想

似

題蕭茶僧

事

卷二
北言絕句

五三

在石與松相勝度歲華風園雖貯好只嘆越霜

茶

題畫共十七首

關此鴻濛荒真成羽人宅洪厓居可移天姥夢亦

得

桂樹及冬榮蓬草待春發唯聞鷓鴣聲寥寥上煙

月

近水晚逾碧遠山秋未黃夕陽寒滿地松影落水

家

山木半葉落西風方滿林無人到此地野意自蕭

森

石洞出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雖怒飛只作等閒

草

陪康磨一石側理伸尋丈軒軒五嶽圖堂堂大人

相

少年多狡獪老筆漸離披氣韻從何取心無讚毀

時

卷二
北言絕句

五三

雲生石解筆隨意所到猶如刻上船何必見安

道

虛檻列雲岫開塔響石淙若添千頃竹又領渭川

封

南人茶莊煙與宿雲亂郭軒望所思春潮渺無

祈

客不貪涉如何亦問津前村賣梨樹自有野情

人

清泉繞庭除綠篠盈軒檻坐此何所爲惟宜弄鈴

架

茅屋空山中時有幽人至指點亂雲生不談人間

事

巖崑遠爲峯澗游柳成恨此中可卜居於以蓬天

放

客去秋林空涉際石漸響好隨飛鳥歸一路山煙

容齋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上

喬木生畫陰清泉響寒澗前却奇高中大有蕭瑟

關

谷靜鳥飛絕天空雲度閒爾時一同首眼底無青

山

題畫雜詩

曉鐘帶霞明汀洲變蘋綠如何滿里橋却在蘇臺

曲

亂女是前身臨波不同津侍兒能縛帶何處拂紅

塵

珥棹月三更秋砧斷復續聽砧了不憚翻理無愁

曲

容齋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容齋詩集卷之二 終

容臺詩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七言律詩

萬壽朝賀

仙掌初開玉露清。瑞看堯笑向秋榮。香飄桂殿分
旌影。樂散珠宮雜佩聲。琤琮迥陳王會盛。星辰切
望泰階平。亦知華祝年年事。別看丹雙效庭成。

大廟薦麥

七言律詩

開宮朝啓肅精禋。御苑來牟及薦新。九葉靈光
開大曆。雙岐瑞穎獻昌辰。風廻玉几簪先稷。露裏
金莖潔似蘋。一自寢園新報後。於皇清頌徧周民。

賦得王河水泮

寒漸忽微御溝東。百遺清波太液通。望處月華連
沼動。折來雪瑞及春融。漸聽玉碎方流。圓水翠
早玉還詩云。不盡珠還赤水。中。先向龍光霽帝澤。
王水鏡方流。願歌魚藻樂皇風。

長安冬至

子月風光雪後看。新陽一線動長安。禁鐘乍應雲
門。宮櫺先驅黍各集。臺上書群傳太史。齋居開
禮向祠官。紛紛雙闕鳴珂下。未覺玄關閉獨難。

上林春雪

九陌陽和御苑偏。瑞看盈尺應新年。飛花散入梅
千樹。舞絮猶疑柳半煙。樹處宜春添曙色。融來太
液漲新泉。不須更和鄒枚曲。黃竹歌聲日下傳。

七言律詩

中州鳳凰見為大中丞馮禮亭年丈贈

溫洛嵩高天地中。千秋再見鳳游空。直緣干羽修
虞典。可但循良邇漢風。盟府論功銘燕釜。內廷錫
謚賦形弓。承明著作懸班掾。載筆猶能紀大鴻。

送周斗垣參知入賀二首

桂舟容與敘分攜。日近長安禹會齊。四岳雲開蒲
壁貢。雙莖露爽玉繩低。瑞看符命呈華渚。錫有新
綸下紫泥。南國若論棠蔭事。春風桃李白蘇堤。

二

謁 帝恩華倍陸離若爲游子偷臨岐名高鳴呂

熊羆後 詔賜彤弓虎拜時狂客家風兼並在壯

夫心事實刀知同人但進千秋鏡不用半慈擬楚

詞

送郭憲副天各入

賀萬壽二首

郭晉焉吏部

驪歌聲裡重踟躕爲憶當年啓事餘兼隱自聞秋

憲府祝釐行指太清居

楓宸尚憶明光草桃驪

七言律詩

卷三

三

難消月旦書牛載魚腸空在袖煙波何處式吾廬

二

水壺玉尺迥無傷清切持衡照九流吏部文章懸

北斗史公兩潘楚南期天皆蒙英千秋鏡懷府笑

客八詠樓 聖主祈年頌瑞後新恩定何舊人求

送唐存億漕臺還

朝二首

新恩入典羽林軍好及清朝幾策助淮海咽喉資

饒粟黃河壁馬見敲雲即今吳甸驪駒御恰值堯

塔瑞草芬何以贈行孤劍在匣中時勦斗牛文

二

花驪北首五雲隈柱史承恩切上台方蘭禁兵天

策府重瞻 宸衷相梁臺名高繡斧風霜肅續畫

旂常日月開四海交情今自見重詞誰似孔融來

送劉侍御還

朝二首

伏蒲風采重 明廷又見花驪指帝京三輔澄清

需攬轡九流人物待持衡能無廣論嗣公叔風有

字聖集

卷三

四

昌言軼更生野史若爲光祖道祗憑班管紀勛名

二

畫繡蕭然似華門經年騰息素風存安危正倚中

臺切繡斧今看 詔墨溫宣路玄黃某局異邊陽

赤白羽書繁憂時敢有龍文贈不待封章請 帝

聞

送李易齋還

朝 舊爲台州司理

惟將野服問仙槎送遠登臨興不賒今節最憐青

女月英標猶帶赤城霞
天門日近展橋似秋省寒
生午微衙爲報同人相訊者
五湖秋水已浮家

送錢機山官允還朝

談謫天門馬首瞻
王程不爲簡書嚴
其言臣聞還東觀
遂有商霖出傳巖
身切雲霄親日表
光分奎壁應星占
臨岐何限彈冠意
漫把金華舊事拈

送朱比部永白還朝

天際明霞擁使車
槐樵豈得問樵漁
弓受自隨文

七言律詩

五

昌履竹筒將成太史書
試拂龍泉侯斗極且舍鷄

舌奉宸輿心知慷慨雲霄別也覺江淹賦不虛

朱永白比部爲專人訟寬事竣還朝送之

遙歸不爲錦永游莊爾春秋大復瞻
唯有青霜含

楚些蒼將白水拂吳鉤
寒原得句梅花驛落日分

襟橘柚洲輜史若爲酬
帝問五湖亦自起邊愁

送潘舍赤中含還朝

城南別業勝河陽
又以嚴程指建章
宵直舍人還

鳳閣秋征辨子戀
鱸鄉輟軒載筆書成扶蘭殿
宜麻詔幾行見說九重勤
晝接從官容易覩番棠

送唐郡侯潘源

香署專城四十強
吳都奏最漢衙良
率知海西鑑
莫美遙接西川雁
序長五色晴雲依魏闕
九臯清響動明光
臨岐且莫歌驪歌
漫咏中和頌一章

送張璠源郡侯入覲

兩都詞賦兩岐歌
神鼎衛良此更過吾土
風謠非

七言律詩

六

昔日幾年江海不生波
起朝人地雙龍貴上計

行榮一鶴多野老臨岐無限意
酬知唯有頌中和

送張符揭史部自常熟令內召

天門新闢日瞻瞻
茂宰先承湛露農已見
聖書

最卓傳更將玉尺倚
林宗千秋良史看騶
雄九品

何人雲高龍若向河梁
聽驪唱鳴琴清響滿
花封

送李素我侍御北上二首

迎秋驛御指神京
皇路將因櫓櫓清東
海泱泱

循吏誦西臺藥竈直臣聲殿中風采占前席柱後
霜發見裏行共說鷄班有孤鳳九苞瑞羽一時呈

二

徵書教趣抗高旌應為三年試一鳴元禮故如松
讓讓于將恥作鐵錚錚望中秋舍雲飛嶺到日竟
庭英散英何事臨岐偏意氣補天端慰杞人情

送羅豫軒黃門應召北上

瞻瞻日麗大明宮妙選才賢應詔同鳬舄舊標循

七言律詩

七

吏傳鳳毛洵美謝家風昌辰瑞草堯堦上首路梅
花古驛中獻納久懷天下計封章一出掖垣空

送朱敬船水部

高歌驪御向秋長直北天門談蕩分帝為遺羹

憐考叔身當叱馭答明君積米風力鵬初起再

入雲司雁後羣爾取蒔蘿修竹徑容吾時註紫虛

文

送顏峰卓明府內召

颯颯琴聲大海間烟霞亦總訟堂閒青牛氣逼關

門動赤舄珠從合浦還南國流離憑入繪西垣供

奉正虛班東風無限長亭柳為念新我不忍攀

送楊學博弘聚北上

結束征銰指帝京省山崑崙兩峰嶺東方盡奏三

千牘上國高懸十五城正爾助勦勦策士莫將來

解當談兵曲江舊侶知餘幾却喜君東有士衡

送賀使君

八

灝道仍開臥轍餘傾都側帳意何如太丘有子真

惟肖窩岳生孫果不虛眼見洋風還畏壘心慙還

德表巖居荃夫未有矚知日一卷中牟傳可書

送周觀察斗垣二首

東方千騎擁樓船執法星隨北斗懸正爾翠庭動

廟算須君解網及湯年鵲湖不減西湖勝岳色遙

看海色連四鳳山川供嘯咏可能時寄謬如篇

二

霜鴻聲裡動騷歌惜別難將別賦摹大海尚存知
已在陽春未許和人多帝師城下尋黃石野客衝
門掩綠蘿憲府勛名懸日月重驛官家豈踈跼

送李伯襄太史封泰藩二首

持節候將視草虛策文仍是史公書人從真氣騰
星使幾泛天河上斗墟明月小山叢桂裡新秋一
葉剪桐初離心已託南征雁能到羅浮問起君

二

七言律詩

九

空峒倚劍意如何故里題橋載筆過百二山河蒼
石重三千溟海積風多不將畫錦先分矢欲賦無
承激枕戈當寧籌邊方仄席鄰侯助業肯蹉跎
送陸敬齋大參自侍御轉浙臬

柱史家聲自陸雲新符龍節楚江分清時陽履泰
方岳漢殿替冠老惠文海內流離圖翰備邊階烽
火羽書間廟堂開濟須公等可道尋常輓綸黠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時黔有兵事侍御兼視

師之命二首

夜郎氣殺未全消使者單車萬里遙自昔長纓臂
請借即今銅柱擬重標陰符圮上書三卷今甲
明廷詔六條聖主宵衣曉南顧舞千何日罷征
苗

二

繡衣持斧擁旌旄戎馬間關氣益豪報國肯迴王
子馭諫知類拭呂虔刀皂囊彈事風霜筆羽扇談

七言律詩

十

奔虎豹韜行矣捷書宜早奏漢家麟閣五雲商
送許周翰備兵井陘二首

惜別離駒緩自歌王恩經歲未蹉跎稱詩已變
吳風古帶賦今應越幟多鄉思畫間分岱色邊聲
秋勁走萍沱江南亦有蓮花府竹馬他年意若何
二

文武聲光兼憲多離歌頻自頌中和驢鄉不復知
魚嗜蓮徑時聞有鶴過京雉五雲看日近開榆子

摩似星羅慨慷欲續平原否間道蒙甲只五紵

送郭希所符丞之金陵二首

關門晝掩靜如僧俗態過從病未能豈有玄言堪
例最漫勞虛左魂先登千秋不滅孤忠疏百折彌
高應吏名我亦慨慷希大雅忘年恰喜受交曾

二

偶召將無憶股肱忽看乘蓋又金陵渺然人物行
猶及題過江山興復乘交臂不堪燕市失離心祇

對王臺

卷三 詩

士

對王臺酒即今京國風塵裡若個蕭條似璽丞

送章公親水部之任清江

同是天涯旅夢身若爲尊酒送情親攜連江海分
曹重雲近吳山歲餘新不淺度公乘興好還如何
還咏詩頻應多無恙輕帆不秋水兼葭一遞人

送王伯高廣文今南安

寶旌雪後度江關仙吏風流迥異攀士仰昌黎同
此斗吾從小謝憶東山路經劍浦雙龍合春入琴

臺一鶴閒蹤是官衙清若水惟人倚寄荔枝還

送蔣寒玉之任貴竹

望入河橋萬里情千山寒色是王程黔巫古道狹
爲侶貴竹遺風聚解耕微外紀綱樵漢節車前拜
舞雜蠻聲非君識得賢勞意說着南中旅夢驚

送萬元白工部廷杖歸洪都

驚看血灑九重門蹇蹇肝腸奉至尊天地保持
終不取雷霆摧折豈無恩冬曹物色高嵩事南浦

李奎

卷三 詩

士

秋光秀澄沅故里鳳孤番四紀居然競爽典型存

送蔡元崗清卿奉使還里

高鷁曾隨激水涯春明聯事太平齋咨諏邊塞心
偏苦嚆咏吳山夢亦佳何限龍聽留赤牘暫時鵬
息寄青鞋還朝好及酬功日虛矢彤弓日汝諸

送周葵唐黃門子告歸中州

青蒲何事攜山龍皂服綈衣說漢宮直節嶙峋看
齒馬鄉心迢遞付冥鴻千峰秀接嵩花室五月炎

清野雪中 明主懷賢方側席肯容棄久居東

送馮琢庵宗伯二首

帝寵詞臣拜慶時 恩華曷與照東瀛鳳毛總覆
雙並秀鵬息聊爲六月期子舍舞衣朱綬貴春宮
橫卷黑頭師最偉尺五雲霄近芳歲從容引壽卮

二

詞臣將父御車年有 詔東華設醴庭可但馮家

論魯衛須知太史自談遷商山羽翼何當就天麻

卷三

七言律詩

十三

圖書取次編最是 中朝勞屬望都門未許大夫賢

送阮黃門回海省覲南歸

冲皇優詔重南行堂上朱顏太健生豈爲謫高猶

和寡誰能全注轉神清夢歸已執元方御介書還

攜穎叔羹鵬息跡來期六月都門離別爲君輕

送林兼宇簡討

王節初頒下直廬天涯岐路意何如應多勝賞俱
詩句不爲王程滯簡青絲竹聲中綴孔壁荔枝花

下度潘輿預恐後夜長安月那有清言慰客居

送章陽東歸省

珠林幸見一枝榮無限慈幃意氣生待詔早承休
滯命舞衣遙慰倚閭情傷原秋冷燕丹水鳥嘯春
攜穎叔羹莫以孤臣難叱馭板輿何處不王程

送林仰吾司徒

余生二十年陸文定公以大宗伯請告歸

郡中皆賦詩以志盛事余有因君今日二

卷三

七言律詩

十四

語忽忽五十年全篇今已忘之矣茲因少

司徒之歸將作詩贈行忽憶二語謂兩公

出處大類仍用爲領聯非敢自信少作政

惟文定以來足當此者不易得也

丹詔優乘六傳行都門冠蓋一時傾因君今日歸

與意始信千秋達者惜書貯左垣傳馬史人將北

斗望羊城縣來興替關黃髮付看蒲輪及老更

送葉少師歸閩四首

傾都請謁集歌驪勇退 三朝帝者師熱釜銘功
謝太傅先有古官太傅公辭不拜黃金鑄像憶鳴夷午橋夢
到懸車日庚戌秋清擊榜時公以是時初度父老相呼看
歸相年來憂國勢成絲

二

天邊納履動星辰再入中書再乞身山甫舊來鏡
補衮任公何事早收綸風傳官路輕金注業有仙
巖體玉宸公家開山有最是 陸辭臣主意重須

良史巧事真

三

鉉剛功成釋負擔飄然落葉等袖簪常將不靈還
天上別有無窮在斗南布韞青鞋仍几几雲關
慨亦潭潭氣華賜 詔彤弓謫去國餘忠手一函

四

東山再出爲蒼生公袞還初無限情縱有莊周嘲
夢能忘彭祖雉頭羹丹書進御終叱 聖秋器

耄來欲誠盈踵武夔龍都好在 冲皇端拱泰階
平

送錢鏐武大宗伯還會稽

荆天何事有羣威抗疏還山病亦非俄爾甘蠶稱
舊學賢哉疏傳返初衣海門秋薄竹溝壯石絳書
繕禹篆鉉 聖主寵行多異數可知熊夢到漁磯

送鄭方水大宗伯歸江右

文昌歸直意何如 詔賜黃金六傳車愆爲冥鴻
必其遠非關龍顧記猶虛公以還養請歸星從河曙占奎

壁劍拂秋清薄斗墟等是橫經當直者 冲皇頻

問鄭尚書

和鄭庶常塞陽

猶有英條訪漫翁春宵歸咏月朦朧祗應開徑延
求仲不待尋聲識鄭崇名著青蒲臣似天家傳紫
綬子爲弓雲山依戀俄然事聞道燕都已築宮

送宋封公歸齊

東海重聞有太公鸞花千里送歸鴻因看練影隔
吳苑又帶琴聲過魯宮南極一星輝岱麓高嶺三
鳳墮河東方知碧落旌幢會即在鳴珂里第中

送李太守思弦二首

霏霏烟雨逐征蓬御李依然夢想中豈是塞翁真
失馬笑看弋子暮冥鴻還珠無復疑前史積玉甯
將繼國風今日傾都舉別意可知名手繪難工

二

七言律詩

七

昔聞燕淡聽濤聲不似離歌恰別情萬里征鴻關
浩蕩九關何限虎繼橫雲來吳會春偏早歸去延
津夜養鳴離謂河梁搖落盡一時咸誦漢東京

送蕭九生方伯二首

左轄高名九牧欽行裝無鶴亦無琴天書雖校
循良最史筆仍標獨行林他日愛人兼愛樹音賢
留債此畱金傾都祖帳繼駒跡却向禪官見遠心

二

能將落葉等投簪身試臞肥戰已酣四岳雲開飛
斗北兩峯秋爽楚湖南時逢堯舜爲方伯歸事羲
皇亦子男見說家本思吉甫可容踪跡久汪洋

送喬裕吾黃門

夕郎何事厭承明結束征衣節候更波濤在庭推
直道虞卿捐印見交情關山歲晏黃河濁蓬塞春
深白草生總是離愁心折處壯君駿馬太縱橫

送許使君

七言律詩

六

繼揚淮海錢主餘雅愛焚香把遺書拙宦十年蒼
水使論交半取碧山居寶珠德遂廉泉出龍性真
於俗網疎任是風塵滿天地可能磨泐許公渠

送盛伯震出塞

直將游俠走幽并市酒先從吳下傾駿骨好收千
里價虎頭寧老一書生火雲關外奇峰合風雨聚
中寶劍鳴我亦請纓勞北望暫時離別爲君輕

送何士抑游南

韶光三月滿郊墟正是都門取道初一路清幽隨
去馬相看芳草惜離君匣中劍氣能無動梁土歌
聲剩有餘想憶花京才子盛何郎名理定誰如

送東微之之唐藩

相國風流去見思君談白馬又稱師懸知科舉
經日絕勝鄒枚授簡時懷人倚下陳蕃榻平古應
歌梁父詞其以京塵同宛洛吾將重訂海鷗期

送吳明谷還鄉

七言律詩

元

頻將鄉思上層樓又送歸鞍易水頭豈是途窮同
阮籍若爲市隱失韓休煙霜極目楓林遠獨鶴迎
門桂樹幽何處懷人最妻斷斜陽一片太湖秋

送王純伯鄉丈

忽聞齊語變吳歛游子歸來意氣殊羽客山川猶
記舊馬卿騎從一何都七裏河漢行清淺三伏炎
蒸任有無不爲塵沙緩征旆知君身寄長房壺
廣陵道中送戴振之表弟南還

一夜春隨客其蹄鶯花岐路意多違天涯結客同
修桂物候催人幾樓臺壯士悲歌孤筑遠離堂風
雨暮鐘微可堪添入江淹賦回首隋堤柳絮飛

廣文有之任彭城者詩以贈行

微吏倏然隱射宮星輟遐遁又徐東荆湖雲散千
峯火蕭沛秋生大國鳳夢到吳門尋舊社聞登漢
臺笑時雄亦知不盡談經意緒論還期虎觀中

賀郭青螺大中丞

七言律詩

元

影弓虛矢盡珠庭瑞霭遙遙法星圜上客傳書
似素臺中獨生髮猶青人看劍履依三極手握風
雲取百靈若向攬揆論盛事旂常應勝佛名經

賀平湖今陳泉菴奏最

世家曾入史公書循吏今看積慶餘升穴舊來能
產鳳琴臺誰不頌懸魚爰成棠樹思如昨植處槐
庭應豈虛卿月官雲相映照何論通德未門閭
賀王銘韞司李滿考

棘木持平四國馳頌聲名徹 九重知其言如水

心同潔不見南山判可移禹鼎即今懸曜日虞廷

自遠質成時采風盡入韜軒記不待甘棠蔽帝詩

賀湖州馮司李楨卿奏最

棘木春生彩鳳來使君身立九成臺遙看紫氣青

齊接近捧丹泥澤國開大樹旌功高異代御屏書

蹟卜三台若將墨妙論家法翠竹蒼筠未易付

賀廷尉李素我得子

九阜和鶴降青冥佳氣氤氳玉樹庭纔見斗杓迴

子月旋看奎下有文星神光可但開仙李天瑞居

然映帝堦開道射熊新築館名家先毓海山靈

賀李素我再來子詩以志喜

男祥重見叶長庚無限高門意氣生遂有犬見肩

德祖奇哉二子類徐卿金光竝茁亮庭草玉露初

盈漢闕重開歲一尋湯餅會歡歌逾徧五茸城

賀施笠澤別駕得雄

蘭草寧論入夢勞神光忽照德門高恰逢關士摩

麟頂共向起宗識鳳毛今滿乍還珠在掌明河新

沐錦爲袍亦知廉吏歸裝薄傳有青編及寶刀

又新

贈鄭范溪大司馬行遠

元臣節鉞九天開經畧勲猷亦壯哉組練秋飛輝

日月 聖書朝啓役風雷行歌漢壘軍容變聲到

河湟房氣摧敢以饒歌酬祖席管平故是折衝才

金華守周斗垣爲學使重臨郡郡人以詩紀

事爲贈此詩

山城忽報軍旗回桃李臨風爛熳開去後正勤循

吏思登高又見大夫才即今白石驛羊路不異黃

金市駿臺爲問子矜能講德隱侯何似細侯來

贈尹惺麓參知閩兵海上四首

時舉豈復誠垂堂緩帶臨戎此破荒樓有芙蓉開

下瀨營開細柳列餘艤移將登壘從夔子爭遺荒

滿點谷王元老壯猷文武憲先聲今已到扶桑

二

直驅海若作金精憲府秋蒐壯折衝猛士何來因
買駿轍文揮去總雕龍水犀練取三十甲天塹寧
論百二重老我雄心猶未盡欣逢父老觀軍容

三

指顧風雷號令嚴舟師一一應鞘鈴居然鞭石情
初合底事機犀怪不滑日射大荒明組練煙消長

七言律詩

昂晏閭闔即今拊髀動 當宁九牧何人將畧兼

四

秀孝三義挹錦官主盟寧獨在詞壇將因倚劍崆
峒後復此投醪游游寬飛檻樓臺靈氣結連營燈
火落星寒式微縱自嗟來暮却喜魚磯夢始安

贈劉夢晉黃門

中壘聲名重夕郎十年江海又班行金雞抗疏千
秋論玉尺量才萬丈光遠左羽書飛赤白甘陵蓋

戰罷玄黃憂天亦有事公疏共道時艱倚召方

贈彭嵩環鯉臺二首

遙傳使節發江都六月冰心在玉壺已見鹽官清
酌水又從陸海遠飛笈殿中封事關 宸告天下
軍儲罷癸呼 當宁頗存南國不可能不上鄭公

圖

二

直聲兄弟著青蒲四海論交與不孤續斧銜 恩

七言律詩

天北極江山留客古東吳時開鹽井調書札秋過
星津引舳艫平準河渠蘭史在野謀何事到屠夫

贈杜完三黃門

夕郎諫草氣嶙峋又捧 天書拜慶頻千里愿華
江左韻百城負弩會稽人皇華誰復歌朱萼論樹
今當記大椿如此豈歸真異數好將補衮答昌辰

贈毛侍御

尤夷職貢共航梯何事遐陬賄鼓聲鐵鉞有人事

關外金闕空自夢遼西天狼薦食離當剪老馬遶
途智已迷稍喜義遶公等在東封笑指一丸泥

贈總漕王憲葵中丞三首

試輔登壇擁節旄司徒原佩呂虔刀 神京湯沐
資安據天下咽喉屬挽漕卿月輝輝府異數晨星
落落幾同胞君家世澤隨淮水竹看文星曳履高

二

烏臺計相拜新除虛矢彤弓再命初斗際一星中

七言律詩

五

執法柳營萬騎上游居如雲舸纒驅流馬望氣橋
陵護王魚重鎮保釐分陝寄壯猷元老正堪舒

三

天製東南宿重兵繇來草木仰威名先消赤白三
陽晏馬略驪黃九品清已見風霜行今甲更將青
兩散呼庚只今制虜無中策謀國遠應倚老成

贈陳仲醇徵君東余山居詩三十首

歸然耆舊表江南東余雲泉志所探廣大代推風

雅主蕭關時共佛僧龜空庭籟起聞吹萬月恍杯
深對影三辛苦山靈舉俗駕肯容城市訝蘇耽

二

文伯頑仙儘自兼何須黃紙署名銜山閒窈窕藏
書洞徑野荒榛避詔巖老衲或來煨槽柚葉耽嘗
情護松杉雖然豪氣屏除盡閒詠荆柯未是臧

三

百慮中家不自枯側身西望余峯尖論交雲雨今

七言律詩

六

方見閱世勝教曉更嚴危語逼人何咄咄大言是
處可炎炎聞君近發琅函秘已展紅牙第幾籤

四

名僧會裏事羅曇能結孤峯白石菴河泊設旁闢
道百狙公何意賦朝三清華水木如濠上弘獎風
流自汝南却笑昔人高士傳不將同世一爲參

五

無限離離壓杞楠樹猶如此爾何堪煙波狎王業

李長山澤雖雁已戰酣絕域也知珍尺一高軒奚
事謬朝三猶難住久人知處見說游鯤欲從南

六

玄味曾同草木參廿年相對老江潭竹林把臂今
餘義連社過橋笑有三贈我綺琴都不報求君青
李遠能函故人若喜彭篴在金鸞瓊文事可諧

七

當年游宿猶名蓋紫栢觀師禪師奉塵談受記可

禪師奉塵談受記可

解千佛一用法華論文曾許兩都三應將綺語卑

江左直邇宗風自嶺南莫訝繩床面半席庭前樹

子早同泰

八

餐取峯霞坐翠嵐雲根剗出小絳南窓憑虛室常
生白帖微蕭蕭欲過藍山長舊來鴻自一市喧還
笑虎成三應憐惠子能知我雅道寥寥有荷擔

九

簞笠扁舟白鳥談浮生忽已鬢毵毵無能九土遊

其八不朽千秋共此三曲水竹林分左右青山賓

至列東南此中但可吟風月百尺陳樓一草庵

十

端居突兀起晚風是處清涼現鉢曇漱石更兼芳
潤六御風時見素靈三縣天鵬有書經葉碧潤琬
爲洗硯渾身隱無文真用短試看碑板大江南

十一

窪盈軒書爲誰拈着配倪迂也自誰枯木悠悠憑

隱几笑蓉片片見開雁即今呼馬能無應但說猶

龍好用潛養鶴栽橋成底事亦曾驅役老長髯

十二

清時豈有放江潭故里風煙不可堪已分浮家若
雪曲憶曾對宇峴平南人間鳥道先封一事事來

田海闊三福性幽栖真不惡瓊珠先已被君探

十三

誰言司馬滯周南若比嵇康更不堪筆絲槐開花

七七熊青嘗掃徑三三多君素業尋塙壤何物聞

勳抵石函如此盤桓成二老北山安得有林慙

十四

徵君名姓徹宸嚴谷飲巖棲實不貪稱意沙鷗隨

上下論才竹箭美東南盪胸震澤吞能九開徑柴

桑並有三儘爲草堂拈勝聚留將山史作佳談

十五

卷三
七言律詩

无

領酒深衷豈放愁二豪何以親耽耽將因巢許爲

師友自與義皇作子男清淺錦襪裏轉七時在縱

橫雅爵醉揮三孝標雖有傷時論未見山中此豈

著

十六

鍾牙細選別家慙試向瑤琴古調參懷友經春哦

渭北教兒當日笑城南夢中蝴蝶花光濕池裏鴨

跡墨霧含隻鶴時人形共影故應待我門爲三

十七

洗耳應停朝市談憂時詞客未爲慙遙聞羽檄飛

連左何日宮廬掃漢南虎豹愁人關自九馬牛更

橫語成三希夷居士今如在高枕高歌莫太惡

十八

瑤草金光向此探我來風日正清酣夾門布席恒

虛左果里懸窓故倚南竟有聲名論第五恥將禪

車說登三可知嘉邇能終吉龜策何勞季主參

卷三
七言律詩

无

十九

平生揮塵解圍談名理尤從老境語得失渾忘聞

塞上春秋成辨比征南潛虛祇用龍初九忌滿何

如月出三可道太玄猶寂寞好玄今已有桓譚

二十

十載村居傍陂塘村農村姥得相參玉壺觀世龜

藏六竹簡營書禾渡三只見陶公怡樹上誰知劍

客是國南近來寶晉先王畧不作開亭聚訟談

二十一

今古閒愁了不擔條然方內有鸞驄谷名子午真
壘一生守庚申不但三處士占星常斗北詩家泥
酒或其南爲君君取凉心館若個詩人青細奈

二十二

爲事丹鉛不種藍間將草木志稽含新新松傲秦
封五期秀花開少室三流詠須臾成洛下徵圖早
麗諒江南憑君醉舞迴雙袖長湖驅爲拾月潭

卷三
七言律詩

二十三

忽憶驅車過楚澤德山猶有德山蒼岩光驚嶺街
天半直截牛車見佛三般若無知傳教外菩提非
樹本宗南前身金粟維摩是丈室相看已罷參

二十四

漸剪茅茨漸卓毫圖書成府亦潭潭詞壇懸幟多
奔北古路先驅作指南常有玉晨咨資十未聞石
戶羨微三比來門外維舟價不爲乘風利涉貪

二十五

別有迴超上駟驄枯來恐似老生談逍達不必演
飛北炳蔚端成霧隱南傳地賦聲如振萬先天玄
理自函三枕中一卷庖羲易祇覺王何思未覃

二十六

憶昔論交自櫟驄雖更出處豈商參阮家憤鼻貧
驛北先世孤書史愧南豈有風流分仲二差憐骨
相共朋三壯意筆力能扛鼎不爲清應弛負擔

卷三
七言律詩

二十七

山叟從無對影慙科頭露坐過仍甘開情空谷賜
迴九絕意王門足別三草什忘憂柳樹北風能解
倡自來南腰座不上清虛界酒德文心日共酣

二十八

東軒腰背語成函仲聯有一飯忘君未可甘主帥
窮兵真計左胡兒牧馬漸過南沙場白骨滿尋丈
御府朱提豈再三却把國殤連太乙九歌深意許

韓愈

二十九

昔比黃河開國男，酬恩當取虜頭戴。
中魚鳥類，虛伍箇裏梅花漫。奏三美，醬幾時陳鼓下。
紫砧何在，詠扶南。細惹梁甫行吟者，絕塞山川聚米談。

三十

滿貯詩豪不待探，風流勝賞事偏諳。
寄愁直欲還天上，招隱時聞過水南。
有橋可能摘楚頌，無花大

李商隱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頻說燕園凭高，慨吐驚人句。
爲道平生解性耽。

贈陳留令韓有懷，泰人政成者。

紛數榆柳蔭長堤，比屋弦歌講德齊。
雲彩舊傳飛

殿角，水壺真不燒。關西輔軒載筆書，馴雉卿并移。

風似親雞獨向空，桑賓秋社陳留府有伊聖墓辨香深薦首。

重積

贈王大美直指

松風護度霜臺好，及膺門御李來。
春懷古憶通虞

處荒起方行，省雁鴻哀山川半入吳。
都賦雲夢平。

春楚客才秋水長，天供絲筆稱詩一。
一和梁裁。

贈毛侍御，審初視漕。

鑄斧是方，寵命新勅名宰獨視漕。
論能將一掬。

桐江水直流頻年，虜虜塵塞北行。
聞馳赤羽江南。

聞左有貴巾關心，聖主宵衣日。
願斧趾來侍重。

臣

贈荆山人二首

李商隱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惟底人幽地，亦幽桃花源。
寒夢花洲烟嵐屈曲深。

開徑雲水蒼茫不繫舟，野史故應成馬走。
新交未

覺勝羊求聞君，喚我慳書舊青李。
來禽肯寄不

二

聞來倚棹呂蒙城，幾度從君聽鶴鳴。
歲儉自饒千

樹，橘氣豪家食五侯。
羹酒人直許中賢，聖農話惟

應較雨晴史筆，倘修高士傳。
耕家今古兩元卿。

贈洛中崔右伯文兆

雄藩河朔帶溫河右轄助名兩地傳苗苗風清沙
際路崔符電掃澤中煙大夫雅善登高賦游子秋
停苦兩篇見說圯橋多秘授行應執契靜三邊

贈蔡道寅

脩然環堵狎煙霞俠骨禪心度歲華幾几靜營軒
科字貝函潛轉白牛車只應竹徑延求仲共許水
壺在岳家五馬數傳千里酒可能長醉碧桃花

贈巨源宗侯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白門宋戶悠悠中有王孫靜石流分寶鏡誰語
最樂反屣無復著年愁八公雞犬羅丹室六代風
雲入選樓十載懷人何處盡何如身逐鳳臺游

贈宗正國手

紛紛龍戰起名場坐隱如君似坐忘懷友每酬青
玉案教兒翻博紫羅囊書響斷簡潛分火俠有停
車問賣藥不必仙山傳局勢帝鄉原是白雲鄉

唐直指辨字按漸

樓船經歲李儲胥又見新恩攬轡初 帝爲省方

分緡芥天高執法擁星車山川半入吳都賦誰俗
猶存趙親書不待霜威臨百郡伏蒲風采定誰如

題李霖寰少保平橋冊

親從黃石授書來盟府勳名切上台王帥幾誰廟
虎穴文人今有書麟臺旂旄徒覺風雲變圖版重
將混沌開元老黑頭真不數金甌遜倚袖天才

杜日章將軍榆溪釣隱圖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杜日章將軍有詩集數種乞言海內作者
爲引爲序若東阿于宗仰平原郭子愿吳
門王百穀吾鄉馮元成與金馬門諸君子
皆有贈與今之好事者余又爲賦榆溪釣

從一章云

漆梁之樂子非我款乃一曲奏無人手鑄黃金爲
少伯頭簪青笠比玄真胡兒飲馬爾泉脉海客盟
鷗問水濱烟艇莫言空載月半營魚腹半垂綸

題璇源張郡侯御金輿頌冊

此判南山不可移頌聲寧獨美幾岐即看華未舍
慈意正是秦宮照膽時 天子再傳關右事史家
添入規摹碑却金應拜黃金賜名姓書屏 補序
知

題劉金吾牛山讀書圖二首

青黍山館瞰澄江左手離騷右玉缸身作蠹魚游
冊府開看帶草長芸窗征南註左甘稱拜圯上傳

七言律詩

香氣未降壯爾百城真坐擁鄰侯如卿不成邦

二

千峰還勝著西清詎許頑仙廟會盟白芷青蘭時
照眼烏絲翠袖不勝情調思故有雙龍在徵事堪
今半豹驚見說遶峰勞仄席肯容定遠又書生

題平湖弄珠樓呈蕭象林使君二首

弄珠漢水遺事使君漢陽人而平湖亦有
漢塘又稱點鵲湖於弄珠差合

兩將鄉思倚層霄吳楚乾坤共坎瀾鸚鵡洲前偏
作賦鳳凰臺上憶吹簫山連秦望三湖近湖似博
陽九孤清一自明珠還海曲采風應到弄珠簫

二

茂宰能將吏隱兼樓開山岳散江潭芝蘭一分
湘浦楊柳依依似漢南地有驪龍供照乘人如黃
鶴解停驂欲知交甫遺珠事應索星辰逗短檐

郭青環六命冊

七言律詩

五

日月旂常姓自懸鏡歌凱曲舞衣前師行長子標
銅柱 帝念封君比渭川史記渭川子叔摩頂麒麟
麟堪入畫盟書帶礪永相傳上公九命君家事文
第承 恩已六篇

題秦中李賀谷黃門松詞

其尊人松春居士得東坡便於

詩刻
石處

當年高隱傲千峯，搜得吟翁傲楚松。
出壑蒼龍呈怪狀，游空雲鶴見遙蹤。
居然玉局銘三植，不向金泥奏五封。
顧我亦銜風木恨，并刀一爲剪吳淞。

題孫明府梅花詩冊

雙旌迢遞出三巴，驛路寒梅千樹花。
悵別那堪標物序，寵行猶喜借年華。

江南有信探應早，水部多才價欲誇。
臘首殘枝如可寄，莫令書問阻天涯。

卷三
七言律詩

元

秋日泛湖四首

帆前送日四天無，長柳雲濤接具區。
不以盈虛隨海月，直於伯仲見江湖。
澄鮮空水通神觀，浩蕩煙波混釣徒。
莫道行吟惟澤畔，采華幽興未能孤。

二

九點芙蓉墜莽茫，平川如掌抱秋光。
人從隱後稱湖長，水在封中表谷王。

日落魚龍驚夜壑，霜清鐘

聲度寒塘。浮生底闊，風波險從間業。度此一方。

三

白芷青蒲風有盟，浮天一葉帶鵝輕。
幾經陵谷長爲沼，似障波濤復化城。
漁浦看罾在屋簷，鄉寧懷食無羹只疑重。
向瀟湘道試聽參差野賽聲。

四

遂作浮家海上翁，迢遙煙艇欲寥空。
青驪拔地存夷市，白馬凌波立梵宮。
客有人吳觀欲止，手將泛

卷三
七言律詩

四

斗路非窮不須更，喻迷津筏自得遺珠象罔中。

秋日泛湖因讀先師莫中江之什，忽又十五

年感舊懷寶再賦二首

枝風牛渚不攀過，回首游踪感愴多。
名手自傳裙綵在，壯心其奈佩刀何。
廣陵無復聞流水，華表空知怨道波。
稍解當年招隱意，湖天渺渺一漁蓑。

二

樓船簫鼓重沾巾，莫以玄亭問水濱。
白雪久沉空

各鑿黃金難鑄五湖人
攀芳楚澤情何重
灑墨蕭蕭跡未塵
是處涼秋搖落恨
不逢唐勒與誰陳

天馬山游眺

天畔峰形望裡微
到來烟靄破巖扉
半空疎梵虛無落
上界天花歷亂飛
百里湖光開水鏡
一山雲氣見人衣
何須回首聽鐘後
已覺青蓮社可依

龍王寺觀荷

沐日相將竹下羣
芙蓉十里浮京氛
微風風景能

七言律詩

五

無憾是處燕吳總
不分飲馬側窺臨
水樹驚鳬忽斷宿
潭雲應纓生藻青
蓮氣會遣東林社
裡聞

陸君策時登問水二首

南村欣賞數從君
積水稽天森不分
豈何亮年歌石爛
將無楚壽混魚羣
憐人幾失空梁月
已宅達連極浦雲
顧我玉杯書來就
何當行藥逗斜懸

濕雲終日據巢居
似爾沉冥得晏如
聽向北山無

怨楊葉期澤漫有
情鳥亦知仲蔚蓬
心長肯信王猷竹
興疎總使田園生
事拙幽人只解愛
吾廬

京口觀水嬉呈姜養冲

因看競渡狎江湖
轉覺中流賤一壺
驛客賦湘心尚苦
沒人路水鰲偏轟
風傳鼙鼓齊揚機
勢入驪淵欲探珠
見說篙邊芳及席
漁磯可有夢來無

一 武夷陳司馬雲高二首

舟隨五曲棹歌行
百叠松篁繞畫楹
直與列仙爭選勝
不妨游子自尋盟
隔雲色沉峯色迷
夜濤聲膜瀑聲莫
是乘槎星漢上
試將名姓問君平

七言律詩

五

二

司馬何年賦遂初
霞亭深處結精廬
蔽虧日月開天小
出沒煙嵐入檻虛
峽口忽聞猿叫斷
沙痕時印虎蹤疎
跨君池上冲霄翮
攜取清微大洞書

卽夜宿

檐閣霜薄授衣初
莽莽平沙度秋荒
趁關幾達

鴻漸侶望鄉猶阻雁來書
鮑生風味那勝近羽客
差池沈夢虛漫咏陶詩當黃菊
倦遊終自愛吾廬

清源秋將軍席上觀女樂

急管繁絃寫竹枝
聽來不作異鄉悲
六千君子舊名將
兩隊美人新教師
送許驍心拋綠
腰可無佳句
比紅兒若論湖海鷗盟在
再入花源未可知

李臨淮太保惟寅席上

凌煙世業帶河圖
手揮風雲護漢京
幾試新鈴無

七言律詩

對壘即論詩句亦長城
朋簪夜散蓮花幙
刁斗秋閑細柳營
若向燕然磨片石
屬銘寧復藉班生

馮元成第觀牡丹

參知元成治第東
有繡佛西置萬卷今年
牡丹盛開東西第皆命賜焉

名園占領豔陽多
未以沉冥廢嘯歌
坐竹輿仍修樓後看花
愁奈送春何
窓前散綺搖書帶
臺畔疑香亂錦羅
莫向花叢問姚魏
年來蝶夢不曾過

時有

清和
通縣

七夕集林比部

畫省誰兼吏隱名
酒人只合向公榮
河明忽散朝峰爽
枯響遙翻夕韻清
千里尊羹迴客夢
七襄詩句屬長城
狂來星漢低相倚
肯信秋風獨旅情

九日同姚納言過張蓬玄中丞官署

淖池秋色颯那開
宣武風流此共攀
客有清班同豹尾
時當高會比龍山
營開細柳聞笳發
腸引茱

七言律詩

黃聽漏殷戲馬正
於戎馬候邀歡
暫借枕戈閑

相鄉道中寄張蓬玄中丞自吏部出撫上谷

九流清鑒屬方驪
成德軍聲紫電振
帝念股肱

三輔重師中耳目
一時新應多泛水
休蓮幕無復

驅車避相人爲問
疊疊金虎印誰能
先徙突前薪

時公方平
景州之變

懷胡文子

秦淮並馬逐秋塵
萍水論交恰有神
此日驅羣候

慣解三年雁影快空頻君題東窗詞何壯我識高山調轉新但使故人多氣色不妨千里自爲隣

壽王淳字七泰

今節茲辰試七莩正逢人壽是椿齡吹笙自昔稱
王子樹王於今比謝庭華勝競屏輝綵服春盤行
酒薦湘醪喜余住近荀陳里會向宵中聚德星



容臺詩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七言律詩

謝臨潼王二首

玉井青蓮秋正芬
函關紫氣盡氤氲
史公同姓諸
王表天老真形五岳丈
蒼宇夜應龍有種煙霞只
戀鶴爲羣無能投簡謝
枚馬遠想雄風禮白雲

二

卷四

七言律詩

一

墟居空谷感離羣
萬里論交見國君
等是策書分
五社誰能筆陣掃
千軍懷人大小淮
山桂飛夢東
南獎會雲莫以雄才求
自試詞壇赤幟有閒勳

謝虞德園史部

七十二封山下居
五千四百藏中書
文人自具生
天慧吏部今爲選
佛除恍惚之間
含有象溼繁能
度盡無餘慙
余學殖多荒落
祇作空玄老
蠹魚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青山亦似隱吳門
洞霧江烟欲互吞
虎氣尚呵盟

長基龍宮舊敞給
孤園涓涓石瀨妨
僧定謾護松
清洗市喧敢向登
臨陪賦手禪心或
許證風幡

二

因尋白社款禪宮
野興難隨腹色窮
古徑松篁幽
撥月上方樓閣迥
含風吳歎每發鳥
栖後梵唄俄
絲鴛嶺東莫向劍
池望劍去佩刀光
氣耿摩空

三

卷四

七言律詩

二

孤帆落處即登臺
匹練光中首重迴
舊苑靈峯標
海湧東林精舍倚
雲開劍嶺飛
轉恨雄圖盡塵尾
誰傳祖印來所以
酣歌宜達曙坐深
五馬與相催

四

生公臺上雨花新
時菊霜楓映畫輪
終古金銀沉
夜壑何年風雨嘯
延津姪如玄度
號名理宦似王
弘愛酒人若道
虎谿同虎阜應知
頑石點頭頻

次謝姜仲文

南徐曾接采真游，導酒空江暮水稠。共我五湖分
半席，懷人一日抵三秋。龍門忽在山藏副，鴻寶能
開澤畔愁。見說人豪猶好在，未容餘子漫登樓。

入楚訓諸王孫

騷人於楚爲同姓，向我嗟吳遣四愁。能節憶過雲
夢澤，魚箋近附漢江流。恰分寒食新蒸火，兼惹春
風舊選樓。今日詞場看赤幟，誰非左和爲宗侯。

和陸伯生三首

宋孝宗

卷四
七言律詩

三

苦憊宛有直鉤翁，夢到神清碧落宮。病解維摩非
病處，才全莊叟不才中。秋高候館鴻遵渚，露下遙
汀鶴戾空。四海交情君自見，五湖仍遇陸皮風。

二

身慙鶴髮一衰翁，豈堪蛾眉入漢宮。管領山川青
嶺外，消磨賢聖綠尊中。江梁不辨魚知樂，谷口時
聞磬應空。好在咏懷才未盡，朗吟如坐竹林風。

三

脩然避世鹿皮翁，花竹春深一水宮。筆力轉添遜
晚日，賦情多在別離中。名山大業看藏副，北海青
尊肯放空。江左即今開舊社，可能乘興與乘風。

謝胡小山戲臺苦雨二首

單車却厭雨師迎，御史能將鐵筆耕。送有文章舉
無暴，未容鼓吹雜蛙鳴。爲憂藜藿無寧宇，若作鹽
梅可薦羹。自是補天還補漏，巢居何事旅寬鷺。

二

宋孝宗

卷四
七言律詩

四

川原彌望岸容移，警水愁霖若有期。自奏薰風回
恨後，差疑繁露繼陽遲。商歌白石何當輟，步禱朱
輪不用脂。采得謠諠勝，黠座筆端如畫是流離。

謝劉燕及明府二首

乍把瓊枝恍舊游，平生左袒爲劉侯。眼看竹素千
秋事，能廢江湖萬古流。鷗侶共依天上座，犀聲孤
起月中樓。新詩大有半盤語，酬酢而歌散旅愁。

二

青編數卷敵華林腹笥居然寫賦心自昔詞壇惜
百六不妨天柱聳千尋公卿有龍文忽照千將曲
錫炭令聽谷水陰却笑安仁秋興作只傷西澤宦
情深

次韻訓業少師臺山贈行四首 有序

壬戌秋奉 詔求遺書於陪京出都門羣

公祖錢各有贈行少師臺山兼公爲首倡

依韻和之

五言律詩

五

東朝聯事涉清塵半落靈光亦王臣奉 詔偶然

因舊學趨班真詩着陳人紛紛津邸賓僚處談藹

天門羽翼新縱是枯桐蒙賞激訓知恐異羹餘薪

二

素衣端合避京塵留滯縣來說史臣敢賦湘纍愁

帝子但登籬菊比京人鍾山猿鶴牙盟曉澤國尊

離發興新爲問陸沉成底事征車坐耳等勞薪

三

沉淪不解嘆風塵攀身舍情恃從臣已分浮家稱
釣客那將慧業厠文人玉杯繁露書多逸不室腸
牧例更新時有修史之命 六代江山饒吏隱移文恐不
到前薪

四

驪車宛乘逐游塵春出秋歸似雁臣聞道晚來差

長我論才少且不如人石渠書擬贊同異金屋恩

須問故新入洛魏虛先達薦初承仍返會稽薪

五言律詩

六

業君錫茂才以詩贈行復次前韻酬之

謝庭玉樹迥埃塵能向涼風問放臣跡跡寔鴻宣

路鬼行歌驪御見詞人家聲風懷青箱舊交態垂

輕白髮新聞說相門多有相弓裘不盡火傳薪

訓胡問府

獨舉銀鉞古交州萬里風煙控上游湘色舊懸千

子賦山光時映越王樓即今廟算勦方虎尚有圖

情問海鷗盟府勛名應簡冊可容野史得相求

訓范太蒙吏部

幾回優詔到周南雲空難將遜勝耽吏部文章真
不朽龍圖憂樂本同參彈冠共是冥鴻侶揮麈能
忘白馬談欲問海門新氣象驪珠徑寸喜先探

訓李京兆克菴備邊疏

清時共愛玉門開歲歲名正事款關何限棄軒遽
上賞義難越俎謀行間消席細柳將軍壘無恙燕
支頰文顏壯爾驚邊多勝算先聲今已到天山

零五集

卷四
七言律詩

七

訓李太史伯襄贈什

三絕真懸妙與痴玷瑯琊倒亦偏師竭來大隱從
周史得似中興親漢儀徃驪澗探秘藏行游竟
苑驕妍詞嶺梅不必秋能折肯有郵筒及我私

謝楊審察中丞

玄關寧論阻問奇征南新勸萬潭碑安心已入風
塵定用吳文元事得句偏饒續虎詩舞羽替門酋長侍

授書橋畔老人期桂林我亦懷半子豈有雙金報

所思

詠胡小山鹽臺二首

秀絕峻眉甲九垓使君風采亦雄哉臺時顧繡弘
羊論作賦誰當繡虎才天劃東南支半壁人依冠
兒重中臺省方合有輔軒記可許侯巴問字事

二

江海風煙攬轡論百城守長拜行軒超從繡斧臨
吳甸幾爲開閭叩帝關換筆千秋萬雪調繁波

零五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八

萬慮盡雲屯魚鹽豈有藏名者莫以干旄訪席門

謝盧原甫次韻

山館遙迎張著書用關少華盤餐與魏鄒家厨聊供賦
手驪兼蟹稚穉穉改懷餘有鮑游殿若爲惜前子驪

處祇合任非夫遙知別後相思夜能識羅浮夢裡

途

訓量景遠清臺二首

東山優詔見新除又是西臺曉轡初軸轉黃龍將

禹貢使休玄武肅周臺卽今碑草凌霜筆盡出春
秋演露書却爲式微偏薦慰年來無恙只三餘

二

遙傳北固駐禱禱爲米風謠入繪圖懷古定諱丁
卯跡登山誰作癸亥呼星河初度天孫鵲雲檻朝
飛御史烏意氣論交璫玖贈何人存記釣魚徒

魏潤泉中丞以奏疏詩集見貽詩以訓之

壯猷何事厭雕蟲見賢文章一代輝尊俎坐籌銷

集卷五

七言律詩

九

虜帳山川行咏入唐風奏將帝所篇稱善懸向

都門宇莫攻鴻寶傳米能自秘較誓先貯石渠中

大梁候館馮禮亭大中丞攜尊夜過席上酬

之

傳呼小隊出夷門屏却朱旂欲綠尊辛苦東方猶

待詔別離江今幾消魂素衣未遑京塵化鐵鉞能

回闊步屯月滿繁臺聞坐嘯何如清夜舞劉琨

癸亥元日與林茂之諸葛氏易林貽以福橋

五顆茂之有作依韻和之

詩讖合情碩果深瓊裾落落報甘臨玄亭文字都
傳古楚頌風流又見今倘許莢來成坐隱有如像
去懷壺心霜苞已返先春信東閣官梅未易侵

余既有院長之命茂之以詩見投依韻答

之

廿載安心骨相宜米衡何意果明時稚圭無復山

吏勸何長惟將預掛推杯酒橫陳看佐史塵談垂

集卷五

七言律詩

十

墮待偏師白門米往蓬蒿徑清夢猶能數訪之

冬夜次韻謝林茂之

離堂尊酒坐宵分把臂曾聯竹下羣幽抱共披鍾

草月清標真把帳亭雲欲因蓮宇開折社且駐轡

車網舊開六代風流冠蓋地尋盟猿鶴掛輪君

寄史玉池來常四首

張樂依然近洞庭春還島嶼盡浮青天王正月開

卽月常伯文星是歲星共紀庸申鍾嶽嶺仍看黃

綺押山靈明光起草實清業不向初愁獨醒

二

同依交戟聽余懷晚結煙波社亦佳寄漢聲光高
赤舄湖山踪跡付青鞋採芝且自烹金典前席行
當對玉階柏葉椒花持介壽將無恨龍太常齊

三

松子從游似子虛斯人真覺可安儲高閣漫說鳴

無鳳直道今知史有魚黃髮更添耆舊傳 續衣

宋玉表

卷四
七言律詩

十一

未改諱臣稱美饒挺鼻東山日尚可稱詩擬九如

四

便聚親聞 天語溫 陞前 文子真 文孫貽

謀故自官家事抗疏能將 國體尊玄牝尋真河

上解卑比談道洛川門斯文大有千秋在不向長

源外傳論

寄高孩之憲使四十四首 文李木 李

太史恨

曾請長纓廿載前新加大憲 主恩偏罕知歲月

郎潛久猶是春秋鵠盛年孤矢正懸森戟庫 既

交進闕茶天同時九牧揆余者多有悲歌老驥篇

二

專城四十尚爲雄况復東南倚折衝虎視幾當青

眼客鷹揚麟屬黑頭公詎彌夏帝乘權始賦有曼

都在部中極目奇雲壺島外旌幢來自藥珠宮

三

東海泱泱舊建牙隼旗龍節 重書嘉行開旗鼓

宋玉表

卷四
七言律詩

十二

高文苑字裡風霜凜法家盾墨磨將毫散綵幃連

開處鯨生花雖然方叔稱元老不似馮唐遇主除

四

中朝推轂事防胡江左雷恂頗不孤瞻落鯨夷聞

杖鉞思沾鮫室見投珠故應進履稱孺子未何雕

蟲許壯夫起爲清新開府詩懸知澤畔援揆殊

寄壽參知翁象巖年文時避地荊州

帝都花下佛名經獨旅荊南漢客星貴竹幾年無

解甲違城何日擬還丁寓公且賦非吾土太史仍
書舊御屏 富宁即今勤憲老四朝人物剩儀刑

壽信陽何太公

白雲樓上白雲封彷彿舉真禮赤松自向龍門尋
太史不因鳳羽識起宗書成副本名山重酒泛雙
莖湛露濃有 詔即頒靈壽杖將無滿酒愛携筇

壽趙公益光祿五十以開縣令封

不因符綬戀京華里有鳴珂趙世家籍甚超宗毛

字亮臺

卷四
七言律詩

三

是鳳依然江令筆生花鬱林棠業唯傳石閭嬌官
郵不餉茶爲問玄亭當日事引觴曾否壽侯巴

壽破新杜封公七奏

世業城南尺五天殿垣花映絲朱鮮似開升穴春
申浦伶俜 綸書終亥年浴沐恩華 明主賜遺
蓬真詠至人傳祝鵬漫進鵷頭杖鶴背洪厓真拍
肩

壽范長倩學憲七十

煙水年年長五湖閒助耐可叶龍圖直愁野鶴輕
通客漫向雕蟲老壯夫夢到清都當有署賜來靈
壽未將扶攬揆不作尋常祝庭際桐陰鳳引雛

封廷尉澄川李公七十偕壽

木公金母竝仙功倍隱商風此其攀華麥承 恩
天北極上尊賜出般中間興來對月耽消聖老去
餐霞得大還珂佩珊珊高獻壽千門不比翟門開
宋獻如中含自塞上歸壽兩尊人以詩送行

字子真

卷四
七言律詩

古

畫歸不羨尉陀裝綵服趨庭梁未央 閣下承恩
雙寶錄堂前含景兩干將應多仙侶攜麟脯更有
名王致醑漿遙識玉開翹首處木公金母白雲鄉

壽王霽宇大司馬

飴服星辰切斗邊綸衣絲髮暗花前 惜且自安
鵬息亥字寧須論大年十資恩華 明主意九還
真訣異人傳祝鵬魏我無新語借取山陽樂志篇
壽朱敬輅母太夫人

銀蕭鶴髮素風存設院先春意可論綵袖兩行天

下士錦堂十道日邊恩仙名舊注金人掌陵節疑

隔玉文盆爲問曲江花萬簇不知何色是宮萱

詩東寧伯焦太夫人

疾國悲幃燕喜聞祝觴無數愆瓊瑰共言聖善重

膺詒可但君王爲榮臺錦馭尚思仙鹿挽帶河

時躍化魚來膝前校取陰符訣光緒校陰符應有龍光

燭上台

李孝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圭

齊王遜之蘭卿母六十

皇華何事緩仙旌六泰意幃拜虔情好及龍飛傳

國寶先懷鳥哺進君羹雲嶺九秦陪天姥露掌雙

承見月卿今日聖朝孝治推恩誰似相門榮

詩莫方序

清世家聲萬石門典廟猶有白符存亦知驃騎名

同貴即在墻東遺蓋尊老去香山猶小友歸然西

嶽統兒孫釣機不羨君王夢二月天邊雨露溫

壽章公親族部

夏木陰森四月初桑東風景近何如斯人只合青

山老慢世蕭然白石居未艾已能辭組綬及耆季

看指干旗行藏吾輩還相讓采藥澆花共著書

壽恂庵盛中舍六十

憶昔論交舞象年更欣遲晚望衡偏龍門却隱龐

居士鶴骨真同嵇稚川種就素封千畝竹飛來

丹詔五雲箋祝觴可但稱松茂玉樹芝蘭繞膝前

李孝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圭

壽莫簡庵

舞象論交憶聚登相看七十髯猶言史才可但家

爲政壽種彌增帝與齡公尊人天老密傳河上解

伏生初定壁中經稱賜脫取秋巖柱不向江蘿慰

獨醒

壽李方城憲幕八十

早歲論交在射官闕最欣賞勝情同看若玉樹風

塵外酌我金鼎老畫中尊嶠更車官任攜吳綉潑

墨醉能工東都九老香山社逾百遐齡屬李翁
李善山水畫

壽彭景從待詔

曾從朝隱識星精亥字今看樂壽并絳帳每聽堂
後曲朱顏方醖雉頭羹
用彭宣簞事時逢堯舜寧虛貴
歸事羲皇好達生世出世間多勝業慢亭何必減
蓬瀛

壽王開仲六十

李善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十七

鳳毛麟趾似晨星大雅於君見典刑隱後公車虎
勸駕吟邊游刃發初剛壯心不盡屠龍技道貌全
符相鶴經二美千秋垂世業重看父子播餘馨

壽謝使君舉三

鳳毛標格迥難齊百里猶稱杞梓棲露醴江花符
製錦霜懸水鏡沙燃犀輶軒載筆書馴雉問井還
淳似祝雞若向黑頭論介壽天章一道紫爲泥
壽喬君原度七十

禁方親授異人來猶有陰功七奏開見說韓康從
市隱誰知弘景本仙才烹將白石顏長駐養得玄
珠遺未孩庭下林禾兼綠筆恰宜紅杏倚雲栽

壽汪儒仲五十

巖上論交年頗多詩成五十未蹉跎每從胡月恩
玄度時見臨池逼永和家督幾誰栽諒樹童顏無
恙似恒河采真莫滯黃山殷九點芙蓉待爾過

雷宸甫六表適題耶游庠惠贈

李善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十八

鳩杖初扶鶴骨殊崢嶸頭角見家駒寧論菜子能
娛綠共喜終童可棄繻壁水長流供斧飲研田逢
歲足經畬春盤春酒桑弧會懸取堯民擊壤圖

劉淳字五泰

忽聞落菊散幽香知是梅花薦吉觴三徑每紆青
眼傲五龍寧獨白君良蘇來大隱依城市不用鳴
夷泛渺茫贈與仙人九節杖他年六十杖於鄉
壽周鑄海七十

金門避世意何如又見賓筵視嬰初自昔清言稱
衛璧人今載酒訪閭廬海誓者舊應添籍江左風
流事可書恰羨黃花青女飾紛敷蘭玉映庭除

詩王三槐文學

攜東避世意何如一簾烟霞萬卷書勝賞時時憑
纖巖名流往往駐軒車即看槐室稱觴日恰值蘭
亭後襟餘顧我丹砂猶未就醉鄉司馬爲君除

詩顧淵海文學

琴瑟集

卷四
七言律詩

七

非熊詩社辟疆園垂老逍遙隔世喧家有賜書從
柘府閒來種樹比桃源名留湖海稱高士身閱滄
桑悟道言爲壽正隣同月候霜輪非應聚星繁

壽諸德祖

瑤琴入夏奏南熏知是挾初楚曲分賞幾久歸高
士傳著書今守太玄文況冀肯匳于將劍斲變常
依谷水雲顧我懷仙成汗漫素交祇知海鷗羣

壽新安友人八十

幽人勝賞傍天都手佩真形五嶽圖蓬矢問年同
絳老黃金散盡比閨未縣來種德期蘭茁行見鳴
皋引鶴雛顧我懷賢同小謝花源倘許入林無

祝鄭順泉隱君

五湖高隱舊交期哀詠無無絕妙辭比屋盡懷林
秀德給園常見布金時雖忘太尉餐鷄約直寫山
樵瘞鶴碑看取吉人何以報春森玉樹與蘭芝

近悅吳橋范月山乃鄉司馬范仁元之胞

琴瑟集

卷四
五言律詩

七

晉同五嶽祖崑崙亦有名賢充德門陳氏公卿俱
似長于家陰騰竟貽孫人嗟鶴化仙標遠帝龍
龍圖世澤存述祖雄篇能寫照千秋雪鑿道逾尊

七言絕句

咏史四首

漢家經歲事和戎
絲綉曾無到後宮
惟底蠲租仍
有詔非關時今易爲豐

二

鳴珂共赴午朝時
宿衛環羅退食遲
若道傳餐非
盛事恰如成敗論行師

三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金華殿裡是燈明
分直談經禮數崇
爲同君門千
萬里脩臣何路向重時

四

赤地三年一婦寬
海東連坐又何言
土龍不解行
霖雨日表應須照覆盆

讀華嚴合論偈

帝網明珠徧剎塵
都來當念兩言真
華嚴論主分
明舉五十三衆徒置人

當念二字四永當所云不
離當念常湛然意即知君

不可見須臾
面一回始得

讀寒山子詩漫題十二絕

聲色無端不我期
綠心應處亦如之
若人欲走蘇
生國除却斯門總路歧

二

六根選擇耳圓通
寂在無思自應中
此觀若成何
以驗人嘲人讚嘗排空

三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儒衣僧履道家巾
三教無依是此人
餘子紛紛立
門戶長空不倩掃埃塵

四

惟底前人感受難
一生知破幾蒲團
爭知信得迷
將及隨分何真與涅槃

五

勸業終歸馬伏波
閒身孰與釣臺多
全剛圍子纔
吞却百劫重修不奈何

六

接得西來景上機一生須及盡玄微但言頓悟無修證燕病教君失轉依

七

種種綱宗是卦文吉面請向自家論若言密室傳心印辜負當天月一輪

八

家資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箇是學人真

卷四

北言集句

五

榜樣深聞兒女漫悠悠

九

羽士爭談不灰方到頭若個免無常神仙畱下真

丹訣先取生時灰一場

十

千樹青松養聖胎常年石戶不關開山中莫道無歸侶片片閒雲自往來

十一

舉着空宗便道無如盲說象太模糊請君自對秦宮鏡兩道眉毛歷歷孤

十二

赤骨蕭然已露形更堪藥蓋逐狐精年來賭去千金駭但任破爐三脚行

送唐元微太史二首

乘軒百道拜行塵不獨全章畫錦新江左流離詩裡畫家區人物眼中筋

卷四

北言集句

五

二

平生溫飽笑人痴練到風塵更不疑君向世塵真砥柱許吾一面佐偏裨

送楚方伯許青甫

柳綠花明出楚都晴驕花綵散春無何人不咏南陔句解印唯看此大夫

送馮咸甫

畫裏拈將楚客詞登山臨水送新知蒼蒼數狄三

千里盡是懷人入夢時

送張了心歸楚二首

蓬窓聽雨夜迢迢誰遣尋前慰寂寥楚曉兼香都

好在堯階瑞草不曾凋

二

未雁霜天楚客歸野情祇投群蘿衣只今白社猶

棄地絕勝朱門薦陸機

范長情倩隱天平山居四首

客堂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百疊松篁繞畫楹羊腸峻坂劃然平愚公賤華差

如意金毋升天亦有行

二

真海奇游萬里餘天平樓閣化人居鹿門不獨情

麗隱形管猶聞續漢書

三

不羨金莖去日邊龍文雙劍鹿臺前攝將維室三

千界奏取唐山十五篇

四

連峯仄徑刷雲根只尺星辰若可捫能賦五噫專

五嶽此中端合嘆車門

寄葉臺山宗伯園都

鷗友鱸鄉雨不猜石城秋霽淨飛埃最憐六代風

流地重有青蓮賦鳳臺

訓黃侍御

疎露微雲落葉前新詩格外倍清新清翁句法依

客堂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然在管領家風五百年

贈李侍御

黃麻朝下紫宸居玄武名傳亦伏書此方三臺

瞻北斗九衢秋色盡迴車

贈李爲輿詩墅正政四首

分司不爲厭承明一片冰壺佐夏卿賓從每傳投

轄事吏人猶識素纁生

二

豈有修心碑市喧公餘靜註五千言曾聞仙李盤
根長知是玄元幾葉孫

三

雀舌龍團舊譜傳春風初逗關茶天勞人水逝何
須置屏宇相望第二泉

四

三品南金禹貢陳九流清夢待方甄關門天地從
來潤青巖相看幾人

琴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三

贈李王完仲御督學四首

萬壑清泓鏡水市仙人玉尺照湖明把觴溪閣金
童露散入天階瑞草生

二

選驪呈楷切紫垣春臺仙李露華溫直羅江左爲
沙苑舍見山陰有秋門

三

朱陵桃子千年實楚國連城三獻非鳳翥乍書花

自雨蘭亭天雨花右軍龍睛纔點盡能飛
昔如鸞翔鳳翥

四

不念胡笳內地聞子矜何必少終軍論文一變南
朝體運策兼收絕寒熱

張君山丈北游作此爲贈時時展觀家山不

遠

萬壑千峯擁大行半歸粉本半奚囊故應數孔無
拳石滯寄卿心到草堂

琴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三

譚廣文練江相見走筆爲贈

鄧子尚淹秦博士張衡不薄漢靈臺因君重舉隋
崗事覺我新從楚曉來

贈萬休上人

金光曜草藥苗新一種仙靈豈了因欲飼黃梅黍
法要蓮花澗裡萬休人

贈天台僧

雲堂行脚到朱門槐度機緣屬利根塑性若能通

佛性赤城霞裡瑞光屯

贈湛懷上人

衲子相逢不問年，袈裟徧拂五峰煙。潮來試剪吳

江水，着爾空林落照邊。

贈覺虛師說經起果

龍象森森奉座談，直拈教外首楞嚴。欲如未會人

天供雪後梅花百鳥銜。

贈黃企石堪輿

芒鞋踏破萬峯雲，手助青囊玉髓文。亦磨山頭成

共宿，何年黃石更逢君。

贈促水泉相士

三度相過二十年

中更陵谷幾茫然，不須更揣神仙骨。似我林泉已近仙。

贈八歲楚童諱宇詩者

能賦方圓動靜詩

瀾翻反切亦如之，京華無限簪纓客。識字何如八歲兒。

贈王子玉

燕子樓空楚夢孤

誰得似飛奴，朝來試訪君。

峯影何處青山不是巫。

贈黃愛春

桃花渡口竹園黃，一抹宮雲淡曉粧。誰信蓬萊會

清淺，闔閭城外即滄桑。

廷許潘同江，尊闡賴夫人六十餘。既爲長歌

祝觴內子復請此圖壽之并題一絕

金粟如來丈室中，瑤池阿母海門東。拈將一片煙

霞色，知是諸天第幾宮。

壽曹太母

紫蓋峯頭三朵雲，霓旌鶴駕擁元君。黃山亦有仙

蹤跡，形管兼書玉洞文。

柘舟奇節爲馬太母頌

鳬鳥初臨臺日，辭瓊瑤共叶柘舟詩。不須更上陳

阿表，帝道彤書贊女師。

雷家甫得孫

梅花信裏見蘭蓀，醴酒到羊麀。德門篋有端溪鶴

鴝，硯贈君收取好胎孫。

題顏魯公裴將軍詩真跡

鉅構竟夜雨，催詩果有龍。蛇起墨池會，得將軍揮

劍，惠分明草聖折鈔時。

題曹源

後水已非前水相，出流即是入流機。繞沽一滴曹

溪，毒大海紅塵匝地飛。

二

儒冠道履釋袈裟，百劫莊嚴不受些。笑倒靈山臨

木，會生平使倆一株花。

題尹使君詩冊

劍戟森羅武庫雄，扶來日近海門東。書成楊子談

玄後，賦有吳都在部中。

題何兵部天王像

檐荷安危報主身，杜陵詩曲最傳真。指麾能事更

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題汪裕吾像

五陵裘馬五湖尊，曾是金門避世人。任使遨遊變

名姓，青山明月已傳神。

房村夜宿劉庄談河事

柳外青帘颺晚風，宣房遺跡草連空。誰知半卷河

渠記，儘在停驂野話中。

題延津署閣

徘徊那欄，四望通慢亭雲接玉華峯。若非風有烟

霞骨，安得仙山在卻中。

上苑桃花二首

宜春苑裡占春多，爛熳紅霞發早柯。却憶禁林成

遲處，雲伏步輦一經過。

二

灼灼宮桃濕露華，人間萬樹失芳葩。有時源上隨

流水盡日天連白雨花

西湖寺中

遶閣行吟候月華
秋風無力掃塵埃
卽今河漢雖清淺
可奈迢迢使者槎

鸚鵡廳人

解語名花鳥亦猜
隴山飛翠薄妝臺
可知楚客高唐賦
輸與漁陽鼓吏來

看花

七言絕句

衆芳春首未全舒
似我浮家怨索居
若箇林香瓊樹色
醉花應不爲諸餘

題畫贈科公

何處江山好定居
一峰巖巖傍學諸驂人
已落滋蘭事
濠更猶傳說鈔書

二

岡嵐屈曲徑交加
新作卯堂窄亦佳
手種松杉皆老大
經年不踏縣門街

畫扇贈別慈師皮嶺表

參得黃梅嶺上禪
龐宮虎穴是諸天
贈君一片江南雪
洗盡炎荒瘴海煙

畫家霜景與煙景清麗
余未有以易也
丁酉

冬燕山道上乃始悟之題詩驛樓云

曉角寒聲散柳堤
千林雪色亞枝低
行人不到邯鄲道
一種煙霜也自迷

蓋與雪景同但不嫌地作空白耳

題畫贈許繩濟郡伯時洛河成

樓倚城陰九點煙
虛窓忽窺白蘇泉
應將太史河渠記
并入南華秋水篇

辛亥秋做吾家北苑筆於黃川山庄寄那子

應侍御

吳綉圖就枕煙庭
攬得齊東一片青
莫信三生檀丘壑
新從神武事鴻冥

題西溪圖贈虞德園吏部

三竺溪流獨木橋
逋仙共爾餐長謠
若爲却入千

舉去黃鶴摩空不可招

題梯綠樓圖爲黃仲石少府

時以荔枝見贈

荔枝三觀入楞嚴香味還將色共兼常恨海棠無
性何故應磅礪爲君拈

題畫贈張平仲克守

忽憶君家笠澤圖寒江寄雪滿菰蒲於今身在青
青裏日對秦封五大夫

題畫贈楊玄蔭大參

七言絕句

嘉樹森梢一百章蔭陰蒙翳午生涼祗因較勘高
僧傳却誤松窓鶴夢長

題畫贈楊弱水

陸韓長鋤扶衡雲手按丹霞大赤文今日閒窓寫
幽事新仙磴上着盧君

題畫寄蜀中徐閬池

青天蜀道不難攀思入微茫香霽間稍着一區楊
子宅居然秀甲九州山

題畫壽陳廉崖

時方左遷上林

蚤迷初不覺未華豈如在客老天涯爲君拈取金
光草鏡裏常看左掖花

題畫贈周奉常

山出雲時雲出山化爲霖雨徧人寰端知帝所旌
愷會不在金堂玉室間

題畫贈毘陵張夢澤

舊武陵守

朱旂行部帶明霞不足桃源即若耶頗憶江南梅
信否隨風吹向赤松家

題畫贈張平仲水部

十月江南野色分漁莊菰蒲見沙痕若爲剪取吳
淞水著我微茫笠澤雲

題畫爲楊弱水侍御

綠溪青嶂是秦餘靈境今歸藏史居素友誰迷初
得路頭仙曾讀未焚書

題畫贈江陰夏茂卿

毗山對酒和陶詩千載柴桑是爾師放道柴桑轍
一著出山何似住山時

寒原送別圖贈薛井愚令君入覲

鳬鳥翩翩紫氣間寒原目送渺難攀知無白集西
行篋剛貯溪藤一尺山

題畫送人歸江西

歸鴻別鶻夜鐘殘徒倚霜庭醉不歡顏飽故山寒
翠石天涯相向畫中看

七言絕句

題畫贈蜀中尹使君惺庵二首

溪藤即是無弦琴能寫高山與流水可堪岐路黯
銷魂更奏清猿三峽裏

二

龍性難來不易馴青天蜀道一歸人枯將海國秋
山翠得似峨眉雪後春

題畫贈王伯茂學博

石室奎章待訪編君家自有舊青氍若爲王藏

望怪昌歌何當損偉鑑

題畫寄吳浮玉黃門

廿年江海影成絲無復魚腸報所知林水漫傳淥
澣意只綠莊叟是同師

題畫贈王幼度

臥數嵩峯聽五湖煙霞供具屬模糊欲知絕勝裏
陽處閒臂曹非受詔呼

爲君公作茗荷庵圖并題

七言絕句

仲舉無心除一室虛鴻有句寫千峯欲奈蒼葭閉
中意九點秋山雨後容

廣陵舟次題房侍御畫竹

一派湖州畫裏詩娟娟綠蔭兩三枝朝來卯水帆
前雨正是龍孫長袴時

題王霽宇繡佛齋圖二首

剪得吳淞水半江靈山突兀走閒雲鏡歌即是廣
長舌大蟲豈非精進幢

二

其符受自城邊石心印傳來嶺上示拈出齊東青
一點何來神物卻能飛

舟次薛殿望馬鞍諸山倣趙吳興木材圖

紫蘭芳杜冒長堤不盡風塵越墨西疎雨遠將晴
樹影薄雲低壓曉峯齊

題畫送原平莊廻濟

海岱青濤盡瀟湘虞廷勝事渺難封紫頭亦有家

卷四
七言絕句

山在不必登臺望九峯

題畫送王初度計偕

敢競管丘紗與真寒林能變曲江春看花帝里如
看画始信斯圖亦有神

題畫贈友

波面菱絲罨釣釣宿雲初起亂啼鳩鸞燕漁父無
生計不損荆揚作客舟

題王初度畫

老我閒身得自繇雄心只怯九州游弔君試取蒼
龍杖勝髮諸天最上頭

題吳祠部畫

居然張璪饒松圖一一潯風若可呼爲問寒林風
韻謬何如千樹在玄都

題畫

老樹成雙便作屏山光是晃耀人永西邨有叟入
城去倩喚借書童子歸

卷四
七言絕句

題林天素畫

片雲占斷六橋春畫手全輸妙與真纔得干將呈
劍客夢通巫峽待詞人

題倪雲林畫

洞天深靚秘清都彷彿羣真在玉壺若個丹青能
幻出倪迂端勝米於菟

題李營丘寒山圖

余自弱冠好寫元人山水金門多暇夢想

家山益習之憶顧益卿開府遼陽以西楚
求書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文余書承
父而返益卿有報章云左相宣威沙漠右
相馳譽丹青皆非吾輩第一義僕歸山以
相怡悅耳蓋登禪馬上君子未嘗得余一
筆而余結念泉石薄於宦情則得盡道之
助閑隱居云若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
涯之生千古同情惟余獨信非可何俗人

七言絕句

道也今年春有朝貴晚余雅善盤礴致磨
夫蘇余聞之亟今侍者剪吳綃縱廣丈許磨
磨磨海東燭寫李成寒山圖經宿而就遂
題此詩以洗本朝士大夫俗夫韓混燕肅
宋復古蘇子瞻皆善畫朝貴腹中無古今
固應不知第以爲罪案但可曰不能遺余
習偶被時人知如摩詰語耳視此曹求田
問舍殺人媚人一生作惡業者何啻泉鳳

而妄下語乃爾耶世必有能知者余亦何
以爲意

枯筆經營剗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沈湮閒
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題倪迂畫二首

剗水殘山好卜居差憐院體過江餘誰知簡遠高
人意一一毫端百卷書

二

不登真
七言絕句

錫山無錫是無兵惟得倪迂不再生但有煙霞填
骨髓可知吾法本同卿因做雲竹畫題此錫山詩云有錫真無錫寧余以雲
林生於勝國故云

題畫柳

摸索芳菲度畫條煙絲嫋嫋雨縷縷幽人無復畫
和夢太守風流自漢南

題茅澹水墨畫

爲憶城南池上篇新秋落月片帆前草堂未便爲

猿鶴招取幽人對榻眠

題做水墨大痴畫

雪浪雲堆勢可呼移將點綴草堂圖誰知王宰剪
江手却是初平叱石符

題雪梅圖

燕山雪盡勢嶙峋寫得家山事事真剛有寒梅太
疎落請君添取一枝春

題做黃子久畫

宋孝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四

積鐵千尋屈紫虛雲端雞犬見村墟秋光何處堪
消日流澗聲中把道書

題紅樹秋色

山居幽賞入秋多處處丹楓映黛螺欲寫江南好
風景雪川一派出新摩

做宋元章筆意因題二絕

烏絲白練是生涯但向淞江問米家從說遠山多
斌嬾可知矮樹是批把

二

春入寒枝未著花濕雲細雨卷平沙天公似合襄
陽戲表畫煙山不較差

題做倪迂畫

迂翁高臥九龍雲清閑風流海外閑雪後江山青
似染枯來却勝李將軍

題畫八首

聞有風輪持世界可無筆力走山川密容盡作飛

宋孝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四

來勢丈夫居然擲大下

野人何以做游子流水聲中把道書枯向河梁豈
無意清時果許不嚴居

桃溪柳陌轉山椒古木蒼藤自六朝是處諫諍可
容易每乘春漲弄慍慍

雪栢霜松不記年從教千尺鬱參天邇來濯莽手
茸茸畫史難迴造化權

溪藤十萬寫煙峯猶是齊州數點中海外即今多

紙貴可能身是夜郎雄

花竹蒙茸野水紆閒彈別鶴試游魚經春白頽湖

山長可奉東皇只尺書

風軒水檻壓春流一帶平岡草木稠心喜應門差

解意只容漁父得相求

青山白社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陵煙

雨後最堪圖取大蘇詩



卷五

七言絕句

七

卷之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本草綱目序

劉向說苑序

館課

八大家集序

館課

蘇黃題跋序

合刻羅文莊公集序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馮少墟集序

皇華集序

石居士詩選序

方象甫汝上集序

參知陳公遺集序

邢子愿法帖序

超然堂稿序



青萊館詩集序

江西鄉試錄序

素受齋集序

陶白齋稿序

何士抑居廬集序

沈公路文集序

芝山集序

清暇集序

評卷集

目錄

二

詒美堂集序

睢陽人物志序

滑撫奏議序

橋林樵日章三教遠史序

程氏壘苑序

人日詩後序

袁伯應詩集序

卷之二

序

期贈稿序

健館詩選序

鳳凰山房稿序

趙升之制義序

俞彥直文稿序

金伯榮稿序

戲鴻堂稿自序
即復趙公並書

源遠流長詩冊序

呂氏族譜序

馬憲副崇祀錄序

吳伯實遺事後序

志報錄序

屠需人傳序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壽序

封觀察袁順庵七十壽序

唐太公無懷八十壽序

封大理寺正楊澄宇公八十壽序

封御史左太公壽序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泰人七十階壽序

汪隱君繼環五十階壽序

宮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序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程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壽汪母八十序

卷之三

序

少司空視耳劉公八十壽序

朱禮江侍御六十壽序

望江兄九十壽序

賀楚方伯霖字榮公晉中丞序

賀郡司理徐碩庵奏最序

賀漕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潘邑侯入覲序

賀郡司理吳茲勉最績序

賀侍御潘觀公迎太公同卿入朝序

吳玄水禮部得子序

題詞

茶董題詞

酒類題詞

崇蘭帖題詞

刻六龍解題詞

賀千秋印衡題詞三則

遠遊篇題詞

江南春題詞

臥遊冊題詞

王竹塢詩冊題詞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彤管遺徵冊題詞

吳長卿鮑榮軒題詞

方旦心平平草題詞

漱六齋草題詞

陸洛誦文稿題詞

唐名必文稿題詞

夏發仲文稿題詞

朱伯升制義題詞

原孚侄制義題詞

卷之四

記

御書樓記

原心亭記	銘
成樂軒記	銘
求忠書院記	
光岳樓記	
彭城雲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免榮記	
蘭墅後記	
安庵記	
崇真閣記	
重建雲棲禪院記	
許墅關重修董公堤記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祠記	
草玄閣讀書記	
吳居士施書羅漢記	
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	
葉少師碑陰記	

西湖建閣帝殿碑記	
總漕大司徒陳公去思碑記	
清江主政顧發顯公去思碑記	
官氏墓田記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歙西辛塋重修許宜人祖母墓記	
碑銘	
嵩山少林寺賜紫任持曹洞正宗第二十	
六代禪師通公碑銘	
引	
八林引	
詞林海錯引	
徐九玉詩稿引	
毛司理詩冊引	
餐霞十草引	
陶世名言引	

顧仲方山水歌引

汪然明綺集引

錢象先荆南集引

陳懿卜古印選引

喻聖問水詩引

林東齋五十詩冊引

唐大來詩引

卷之五

論

愛惜人才為社稷計
丁酉江西程

木晦於根

生子當置齊魯之卿

夜氣浩然之氣
館譯

請衛霍李廣傳
館譯

荀楊大醇小疵
館譯

讀鹽鐵論題後
館譯

評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館譯

說

知命俛命立命說
館譯

墨禪軒說
寧吳周生

議

枚荒弭盜議
閣試

軍興議

奏疏

議國計疏
館譯

陳言時政疏
閣試

報命疏

引年乞休疏

表

進
神廟雷中奏議彙要表

頌

萬壽無疆頌	有序
贊	附試
奉昌實錄贊	
箴	
勤政勵學箴	館課
露布	
禦勝大捷露布	館課
考	
歲差考	館課
卷之六	
傳	
熊贈公傳	
吳禮部敦之傳	
俞僉憲毅夫傳	
張唯卿傳	
吳次公傳	

贈參知冲宇戴公傳	
處士高南泉傳	
汪隱君傳	
韓太公傳	
李太公傳	
郭太公傳	
星海潘公傳	
太僕弘齋林公傳	
漸川兄傳	
許配江太孺人傳	
朱母程孺人傳	
贊傳	
督同杜公贊傳	
卷之七	
策	丁酉江西程
問天保之詩	歸美以報上也曰御簡單厚

何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
之曰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受所願望
於君者無是爲大矣無違一書說者以
爲周公晚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
而詳詳於享國修短之說以視召公言
永命者不少局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
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傳之德義
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
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強固
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
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
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前三宗周文王
者何罕視也將無違之主固不世出與
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治則長生可
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
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及

哭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違
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
揚厲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祚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
忠計之士奉奉以無違進豈以帝王尊
生之道在此不在彼與將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
將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
矣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
而曰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
削亦曰游夏不能贊彫安見其孰精而
孰麤也吾以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

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
在外道自古以然顧自宋以後益又甚
矣以史言之有爲碧雲歌者有爲孔氏
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
史者其詆善蓋怨即唐以前所未有也
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之有言光
立其大者有以減意爲宗者有言至近
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即道

相識

五

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又
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計雜傳之失
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謬
與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
事足矣若夫折道術斷以正人心而事
談宋儒何益其參古今而折衷之無難
說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鄩復

惟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
才盛矣無奇也覓置之詩鄭氏以爲野
人美閭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
腹心而遺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
下果有奇士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
人也而力能出秦桧以存魏處士也而
滅烏丸土木也而止王宗侃使不復洶
虜布衣也而起義以抗金光下第進士

目錄

七

也而以空輒勅徵兵五千解澄州諸州
之厄此其人皆偶儻負才萬不試而出
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往往能逃
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何奇也
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
淹蘇海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
難趨拘攀以獲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
如梁度烏重胤既既試之效矣而識者

猶有李元平勸秋之懼豈知人善任有
未易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摩於秦
養謂宜有不測之察舉以收拔擢歷落
頽脫絕倫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
稍一嘗指乃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明詔方遠治之以正欺給之罪並不當哉雖
然懲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
亦可一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偽區分
目
華策舉舉操何術而可
募緣疏
積慶寺建禪堂疏
玄墓造殿疏
古杏募緣疏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建石殿疏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重修新橋募緣疏
飯僧疏
化佛燈疏 募齋疏
為劉居士題疏
題古潭疏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銘
原心亭銘 銘
犀角銘 為王主叔襄察 附後書
天然咒銘
誥
二十八宿寶觀誥
像贊
定光佛像贊
大士像贊
十六羅漢像贊

佛贊	達磨像贊	飛霞大仙像贊	希夷像贊	徽山王太史像贊	奉常沈日峯像贊	馮少遠像贊	施夷之像贊	守溪陸隱君像贊	陳九餘像贊	馮忠襄公像贊	海道人像贊	覺虛師像贊	題延生像贊	夜臺禪師像贊	諸德祖像贊
----	------	--------	------	---------	---------	-------	-------	---------	-------	--------	-------	-------	-------	--------	-------

得岸果公小像贊	沈華齋居士像贊	周虞卿小像贊	盧原甫像贊	題蔡道寅小像贊	環溪居士像贊	塵隱居士像贊	周公美像贊	吳江村像贊	施沛然像贊	沈海情像贊	澄源上人像贊	孫儀齋像贊	丁南羽像贊	喬方伯像贊	劉松野像贊
---------	---------	--------	-------	---------	--------	--------	-------	-------	-------	-------	--------	-------	-------	-------	-------

夏有之文學像贊

吳周生像贊

魏五山像贊

潘泰鴻像贊

卷之八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誌銘

目錄

王

黎平府知府烏川喻公偕配王恭人張恭

人合葬墓誌銘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王隱君墓誌銘

太學學林項公墓誌銘

徐豫菴隱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宇溪陸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龍安府照磨怡泉許公元配沈孺人墓誌

銘

許伯上配鮑太孺人墓誌銘

王母季太恭人墓誌銘

祝母陳孺人墓誌銘

泰軍靜吾賀公墓誌銘

墓誌銘

目錄

王

文學虹山汪公墓誌銘

劉母吳孺人墓誌銘

卷之九

墓表

通奉大夫正治尹光祿寺卿周公墓表

侯太公墓表

憲副中濟吳公墓表

廷貢時魁姚公墓表

大司馬馮忠襄公墓表

太學潛庵吳君墓表

少恭太玄沈公墓表

神道碑

贈先祿大夫太子太保西泉王公暨配高

夫人神道碑

誄

泰知顯齋劉公誄

有序

行狀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尚書柳所唐公行狀

吳母封安人衛太君行狀

祭文

祭陸君策孝廉文

祭吳澈如年丈文

祭切海任少宗伯文

祭馮孝廉慎餘文

祭潘文學六潤文

祭原道五任文

祭顧太史學海文

代

孫男 延綸次

容臺文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序

本草綱目序

郡國立醫學配三皇神農黃帝足皆有當於醫處
與氏則未有知其詳來者也吾聞五帝之書謂之
三墳三墳言大道也道莫大於易近取諸身則爲
素問遠取諸物則爲本草蓋說封所謂於水爲堅
多心科上稱者即本草之鼻祖也且夫藥不過五
行五行之變爲五色爲五味爲五氣爲五性爲五
用而五者之變不可勝窮聖人以卦氣得五行之
情故曰一日晝七十壽者此物此志也神膏傳瘡
靈丸療疾非常之事聖人不貴一毒妄攻五兵莫
慘傷生之事聖人慎之慎之必自身始聖人亦人
耳如以其腹爲膏肓必死之域以操世名之爲神
惡莫甚焉豈足信哉知禹之言神也以九疇治水

則知農之言神也以八象宜藥審矣陶隱居深於

醫乃語上古聖人方藥主治以識識相因夫不以

服膏而以識膏相去幾何哉亦未爲爲論也素問

六經惟易附於醫卜以不廢故曰執之皆術不執

皆道謂本草爲神農氏之易可也厥初藥分三品

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有增

益爲圖爲註爲音義事類者凡數十家至近世漸

用李其志加結集又以經史稗官之書廣引曲証

凡四十卷可謂勤且博矣會西蜀陳文獻公清修

一代正史有 詔求天下遺書厥子文學某進之

關下

天子爲報聞書藏文淵閣時方擬撰方使傳丁酉

三殿災史事中輟其副本一鏤於江右楚方伯四

明薛公曰此楚人之有也不當楚人得之乎遂携

簪籍寫以鑲金刺副薛公以內舉去三山楊公繼

爲左轄寔終其事書成屬余序之余嘗驅車楚之

隋州過厲山見有神農祠則又大醫王之自出又
讀張文潛明道雜志云新州麗安時隨症繫方輒
有神驗乃知醫統故在楚楚又著於斯矣然神農
之佐有桐君雷公所著書已湮滅不傳而麗安時
惟傷寒一論傳於世又未嘗進御為君父之效今
讀李君綱目而古今之醫有所總率焉且藏之天
府行之四方而薛楊二公相繼表章以善楚者書
海內不可謂不遇矣李君有子為循今以明經起
家余故衍三墳之言而推本於易敢曰能為神農
之言也哉

劉向說苑序

餘詳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
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
苑新書云淮南之書假說起忽世所稱挾風霜飲
沉澁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
羅舊聞應規人知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顧刻說
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
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敬讓一
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
輪子巧於為舟車而拙於為木鸞以非所常御也
頗長庫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
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
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磨鏤空
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觀聽者是為裨用可傳也漢
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
然世猶未加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沈戰國餘習

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擢謫咄顧所謂三獨夫者其憂社稷懷忠不效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誅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纖焉是爲獻諫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向之醇而無其達揚子雲有向之諧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矢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奸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議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偏害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嘗擲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會南豐文師子政而語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蓋信哉

八大家集序 館課

文之有家尚矣六籍以降作者代興至班固藝文志始詮別流類爲作家道家名法家縱橫農禪家彼其特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瑰璋儼說自立堂室總之所謂家也乃達議之士上下千載文章之變微靡點百家而獨有當於唐宋八子者目爲大家而行之何居重經術也傷子雲不云子六經爲華言之郭而劉勰文品首揭宗經經之於文也祖也譬之家然有族有祖而後支分派列或以官或以地有元厥宗者爲大家若蘇銘賦頌祖之詩者也序記奏疏祖之書者也爲文者卒未有釋此而可謂者也夫八家者材人人殊乃其淵源所漸則皆宗經者已昌黎乎淮西碑說者稱其序似書詞似詩而子厚明允生平蘊藉見於與章中立田樞密之書若王介甫之新經字說曾子固之洪範解歐陽永叔之童子問二蘇之易傳古史不謂之本原

六經不可也故其蘊釀也厚其鎔裁也雅其造義也深其於三代之典型猶有存者而世不得以意廢之蓋文之有本者如此明興洪水之間猶知宗尚微蘇家則有若方遜志微歐會家則有若楊東里諸集可效也自德靖而後士務述化刻鈞奇於是置經術弗問而取秦漢諸子之文句比字儻以相色澤曰是可超唐宋之乘吁吾不知此八家者其力固不能爾邪抑其能之而薄不爲耶且所爲

序

卷一

七

麗斥諸子者爲其畔於經也畔於經矣而魂孽傲詭自立堂堂則猶之有家也若變秦漢諸子之餘而寄其門廡之下是乃嚮者江左西崑之習而韓歐數公所奴僕命之者矣何以家爲故學校八大家集授制刪氏俾承學者知通經學古之指焉

蘇黃題跋序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事之隱然敵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舉過比於露生科頭者祇小艷詞耳此真東坡之所畏也其爲文微爾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於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膚之博顧不無遜席焉亦得披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

序

卷一

八

以爲不祥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興廢焉豈知五百年後小琅片玉盡享運城如侍御楊公稟成此集也耶山谷嘗爲子弟言士生於世可百不爲恨不可俗俗使不可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爲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合刻羅文莊公集序

成弘開師無異道士無異學程朱之書立於掌故稱大一統而修詞之家墨守歐曾平平爾時文之變而師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學之變而師心也自東越始也北地猶寡和而東越挾助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幾爲搖撼乃太宰羅文莊先生獨折之曰禪蓋先生求髮登朝即以扶世覺民爲已任嘗生蒲園拈公案與老衲同養久而

卷一

九

見所謂清淨法身者乃知無善無惡之旨果異詩之秉彜書之恒性辨在毫芒灼然不亂此困知錄之所爲作也嗟乎痿弱者不赴水揀焚者不蹈火懼其入而不能出也使先生入而不能出則亦意淵橫浦之續矣有心哉先生之衛道乎昔楊子雲著書若法言訓纂酒箴駢賦皆麗以則闕以肆而其自喜者惟太玄然玄學不大顯而世所傳者乃其所解爲雕蟲小道者也先生居承明著作之

庭薄文人不爲而大雅之音容乎淡記序之太瞻而有體銘贊之文質而不夸奏對之文謚而不激而書牘二卷所與諸君子論難往復尤輔語錄而行所謂有德之言述道之言並立而觀美者也先生且追洙泗而翼之何敵敵焉觀摹秦漢哉神祖朝有以先生從祀請者疏留中不報方今至上營精理道竊竊真儒講愷侍臣有推崇先正之緒言以資啓沃者曠典若有待矣先生之曾孫更仕刻此縑於舊京而余適以纂修之命至固以序請念奉章正學有裨世教非直奕仕率祖之孝已也僭爲序之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王文莊公仕於弘正之朝是時海內談道者東起
未出談藝者非地未著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
爲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莊公崛起天
地之中循習先民之矩其詩文以自得爲宗自然
爲趣其才無所不勝而取之以法不爲戰國之經
橫其學無所不闢而求之以裁不爲六朝之雕鏤
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爲莊列之虛恢於

序一

十一

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爲屈宋之怨誹蓋寧
爾泛應不離典型寂寥短篇各標閭鉅若入清廟
所見無非法物若驟廣陌所踐無非坦途奚以句
比字櫛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爲哉
試取其合作置諸廬陵南豐兩先生集中曾可區
別否公有言古來文人持論但以自快其臆不必
介於當日之事情諍臣之獻納苟出於植黨沽名
則有涸國是而不恤者蓋百年之前已洞見其端

而今始驗也非淵識不至此嗟乎當德靖以來作
者如林以師心擬古上說下教正始之文幾於暑
之瘳冬之易鮮有過而問者功成不居公亦何談
自異及夫模擬之力已窮千秋之論未定而後人
人知循其本則公之文始懸衡天下神明再還日
月重朗是集也蓋詞場之赤幘非王氏一家之天
球已也公之孫王大夫較鸞授梨張皇貽厥紹聞
德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世家之寶祖視者吾必

序一

三

以大夫爲冠冕矣

馮少墟集序

在昔己丑之歲庶常吉士二十有二人

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爲之師而金陵焦弱侯以理學鼎門爲領袖是時同儕多壯年盛氣不甚肖弱侯語惟會稽周望好禪理長安馮仲好好聖學時與弱侯相激揚仲好冷面骨人也嘗端居晏坐茹談寡交文字之秋鮮所徵逐吾黨愛周望之簡易而憚仲好之矜莊不敢以狎進私戲之曰此金

十三

生徙肉者謂其有意於兩廡之間也余旣以諸生歸越歲還朝遇南昌劉幼安於淮陰爲仲好五岳方寸也曰三秦大邦仲好修士且聞試之甲乙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間者竟得西臺何也余曰子休矣謂石渠東觀足滿仲好志耶居久之有詔屏逐諸賢者而仲好亦坐廢且二十年矣仲好無幾微半蹶不平之氣而益湛思於學脉蓋寤寐寐沫泗折衷濂洛雖一粟永於先儒而獨證獨初自

爲一家之書今所刻語錄紀敘尺牘詩詞雜著十

餘萬言是已異時講學先生微言不乏而微信或希仲好獨以躬行爲泰學者觀其淵應取與細微之際無不心折故翁然宗之曰關西夫子而朝士想聞其風時以入告冀簡細靡之聽夫康齋以布衣召見文請以陳泉爰立坐論之任豈復借資於官秩而況仲好同文學付從之臣乎哉吾以仲好卜世道矣余則塚參究全集宗旨若有悟入而

卷一

十四

諸序者業先之不復臆贅獨以諸君子所見者江漢吞天浴日之後而余所見者岷嶓發源濫觴之初蓋仲好學爲聖人之志定於庶常時而今之充實光輝不離本來色相也崔侍御六千里外屬余爲序余旣幸附不朽又以慨周望切安皆不及觀也嗟乎士固有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吾己丑同館得仲好足稱盛矣

皇華集序

在昔

穆廟隆慶元年歲丁卯吾師太傅詩文穆公時以翰林簡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乘四望車玉山照照絲華綴橫彼邦驚嘆謂天際真人片紙隻字珍若璆寶及公之行貢味薄弊修郊候禮如故事公一切謝遣鮮人尤嘆服作亭顏之曰卻金紀盛美昭示世世永勿謾也又五十八載爲今

卷一

序

五

皇帝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公之幼子立禮復以中書舍人奉使覲彼邦請封情事於時遼左淪喪舍人難得與無所用之乃絕海而渡間謁電宮校廡駭浪驚濤幾兩月而達鮮之父老逮見五十年前天使者賁賁快覲如文穆再來也舍人還貢球稱幣郊餞甚謹舍人指卻金亭而謝遣之惟是彼邦所饒皇華集一冊再拜登受歸而視不佞昌曰立禮生三歲而失怙不省先公青容何狀旣展讀此

集若傳神照若開生面即海外君長奉爲珍寶况吾許氏子孫乎方當刻真家廟子不可以無記蓋余嘗走新安吊文穆公之墓文穆諸子皆如寒賤無厚業惟清白忠孝之道獨厚耳而舍人尤以白眉若且陸賈使尉佗索中聚至千金不以傷廉議舍人再世再卻金今絕域知聖朝有投珠抵璧之臣真不辱命者至條上方畧參聚山川箬簞石

畫

卷二

序

六

天子下詔褒美天官氏紀錄當有不文之權與張博望言多鑒空者豈可同論也文穆公之家敬世澤得此集而益彰而舍人之快弘遺緒不愧於李贊皇范忠宣者端在是矣敢謹之末簡

石居士詩選序

石居士詩選者今大中丞楚陽石公作也古不有
謂府詩千言稱居士蓋海內之知石居士久矣公
始爲二千石守長以強直失當途雖中丞臺以乘
牖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清議吁古有免去當是
時公一似披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既自吳郡移守
會稽銓宇念清極爲天下膏脂處不有修士誰酌
食泉於是公以憲職領辭使會有監司以苛禮裁

石居士

卷一

七

公不爲屈趣解巾歸當是時一似柴桑翁又一居
士也公歸而草衣木食大忘人世臺察守相于旄
璽門宇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風爲鄉閭表當是時
一似遼東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冥論一紀渫修
閔一世以有此居士譬之喬木焉計植護持自拱
把以至於參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顯者重公之
詩乎公結髮稱詩以唐爲範其論本朝詩以高楊
張徐爲正始雖與七子同世未嘗有所附麗今讀

其古風近體五七言諸什氣骨蒼勁格律沈雄往

往規摹少陵即瀝爲變體亦在昌黎樊川間乃其

主盟風雅惟是有絕俗之識試舉其榮如林泉之

作漱澗澗而適考槃故其前也自公爲之則日營

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貞士不以懷非存教維風

不以紀一字陽秋亦詩亦史斯已起矣塞垣之作

宣壘威靈鋪張功實故其恒也自公爲之則著書

廟算未黎山川憫征戍之苦辛憤犁庭之汗漫蓋

石居士

卷二

六

其原出於采薇杖屨仕而前後出塞之什成於主陣

之手抑又奇矣要以詩品如此自可無翼而飛孤

行宇宙即一丘一壑且方駕襄陽况清德蓋世防

猷炳焉若爲之聲慨乎此之謂不朽已公名位逾

進文魄逾強取於世者具寡而斯詩於古人者甚

博是編而後未見其止錫以嘉名必曰居士後集

公之故吾在是知其無以易之矣

方象甫汝上集序

汝上集者方象甫守汝時所著詩若古文也象甫
不啻刺葉平獨稱汝何也凡象甫有所撰造率取
吏治之餘冀之堅汝之暇也始象甫舉孝廉嘗恨
不得次去結生之滿而一意千秋之業既解褐意
且怒而飛矢然志亦不敢易冀曰吾

天子之掄類吏也詞客也與哉若之何以扶策者
亡羊也蓋什者以吏爲師以律令爲春秋以案牘

方象甫集

序

九

爲史籍吾何得獨異常是時象甫爲什用希意有
所至而愛有所遺也及且補官爲汝直游亦治之
矣州將視事三月老樸吏抱疑牘嘗之一再不效
欺給意銷於是訟堂間然翰墨間作者舊傳可續
也山水經可廣也行春有貢俗之篇懷人有招隱
之賦弔二劉之故墨訪空同之遺迹嚮所謂一意
千秋業者至汝乃得之而其工力之深意度之曠
濶刻萬象陶鑄往哲微獨臨汝之政天下高等方

爲西京乃其撰造亦兩司馬間矣夫州縣勞人靡
汝劇郡他刺史冀星出入懼不賂舉何問風雅即
閉閣賦詩如簡書何無論不得如象甫工也象甫
信自才抑可謂知務矣在昔漢之盛其大夫能賦
者惟遼東河內傳耳猶有不列於循良所學所用
各有當也間者天下之網至密矣以純文吏有過
無不及焉見謂此屬流連景光厭薄簿領無與百
姓之志自象甫之集行而課功實者乃今絕嘗於

方象甫集

序

十

文人乎象甫入爲司馬即憂邊恩職日夜討石畫
襄廟算西人既已就賊而東征將士復伸威真番
樂浪之外夫韓之碑柳之雅司馬子長之朝鮮叙
傳於以紀成功而師後事者是在象甫而象甫茲
永眠也且以汝上集求之

樂知陳公遺集序

國子博士陳公應 召行有日矣手詩若文一編以視余曰此先君子之遺集也先君子仕於

肅皇之朝爲名御史

神祖時江陵相奪情議起臺諫列名以請舉朝不與者二人先君子與焉以是中考功法江陵敗凡抗疏受譴者皆復故官尋有不次之擢先君子恥自列不大有所表異露縣今平進盤旋藩臬所至

李于生

序一

三

有惠政尸祝者不衰以參知引退樂志著書覃思雅道五十年如一日也生平爲詩若文隨手散去家藏所萃十不得七將授梨而傳諸世子其爲我敎之余惟撰造之事非名心甚厲者不能鉤深抽秘極其才情之所如又非名心甚恬者不能馳域外之觀而俟千秋之鑒先生盛年力古專精靡他而實際閒然知希爲貴彼如近世詞家一吟一咏輒自標置若建鼓招搖而傳一時之聲譽考於先

生何遠也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且夫作柄臣之意如汲大夫而不以氣節名脩百姓之急如朱桐鄉而不以循卓名若此者不謂先生之恬可不謂先生之文亦不可也文人剝心雕腎快造食之精類鮮選美李杜韓柳是已惟白香山在九老中年及八十韋蘇州經歷三再幾及百歲今先生所享大年希兩公伯仲間而其詩品之蒼澹老蒼之真率與兩公方駕而馳不知誰當讓席者此又

李于生

序一

三

公之取於世者眇而天以期頤成公不朽之盛事也可以傳矣國子先生司鐸吾庠諄諄以育材爲務所得奉入以落百年久游之泮水旣已臨發又採形家言崇臺傑閣悉還舊觀此方士之去焉猶靖江士民之祠先生也先生昔令靖江云

邢子愿法帖序

余爲度常時館師田公宗伯病且劇同館議以一人行者余爲請急卒成掛劍之遊子愿太僕嘗爲近體一章推余意氣論父自此始已余出春明過德平子愿馳百里歸余張太學之第曰此地不乏官勛今日乃仙人過耳余既久臥山中而馮元成時以小草往來燕齊得與子愿談對兩君皆作墨君誅謂李本軍王百穀馮元成子愿與余也余愧

李季集

卷一

三

不能當未有和歌子愿亦復千古令王司封結集其書刻成五卷見寄且所取惟晚年行押尺牘不存莊而自合者尤爲其眼夫子雲之玄待知異世林宗之鑒宜取神情豈特翰墨之林一段奇事耶子愿書名滿海內非投梨致石之難惟是自謂大奸者若水乳和合莫爲拈出耳得司封此舉如子愿復生俾余聞廣陵舊曲真翰墨中一段奇事亦非直翰墨林中的一段奇事也嗟嘆不足書此以附不朽

起然堂業序

竊余讀書偶李孫簡肅公猶在懸車余耻爲游大人不義奉函丈乃吾鄉集賢門爲余言孫公天下長者其他懿行其備抑其謙匪無與比蓋觀公之一體云而公有子孝廉君自稱謙所則所謂或得其骨或得其髓者矣已而更稱超然子昔之謙今之超將無同乎左太冲曰鬱鬱凋底松離離山上苗以俟復寸資隆此百尺條地勢使之然縣來非

李季集

卷一

五

一朝而稱氏家訓以交世應詔爲可畏曾不如華門圭竇足自見其所長者盛滿之難持如此君簡諸君子孝友大爲雷地而蹈魚魚雅雅無衡氣無恒心庶幾萬石之有慶建太丘之有二方哉乃其砥礪行業攻苦食淡有寒賤所不能也者故經明獲爲物望益起大楊漢南之博雅近世鮮儔猶爲家世所掩以君方之懸矣在易之言謙曰利用征伐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君之謙也於是乎能超矣

君自以世愛國恩志在報主非肥遯林鼓厭素纓
縷而一切逃之人外者至其概業以廢蓼莪故耳
余嘗謂丹朱之傲不必如末世凶德當蹂躪世肆
志不肯以天下爲桎梏想當流耳赴淵之流有此
學術而濫觴於蒞生橫決於稊阮遂以風流放蕩
爲事迹於超而失之莫斯爲甚何則不謙故也舜
之愼微禹之克儉尼父替之曰巍巍乎則超矣君
之超然以此請以質諸君之子弘範以爲得乃翁
心事否

序

青藜館詩集序

唐以詩取士而詩無當於名公卿何則凡詩之工
必顧意一行不他遷業與之相終始而後成一家
故窮而工則爲孟浩然杜甫而不必以詩昌其身
也貴而工則爲宋之間王維而不必以詩重其人
也蓋終唐世而稱名公卿者贊以謙泌以智三百
年無幾而曾不能以短篇隻語挂於間氣英靈諸
談藝之口而前江庶幾焉其相業固與姚宋而其
詩名亦伯仲儲王矣抑何寥寥也夫爲名公卿則
無所事詩即爲詩而今窮工者能傲之以不專於
全才何有耶 明興尊尚經術而不以詩程士惟
文學侍從之臣以之爲本業然非有興慶龍池之
廢歌明河輕烟之寵異如唐者其迫而後應不過
中書省試已耳春明送別已耳皇華紀行已耳且
也其官漸貴其去詩漸遠石室編摩則又遠代言
視草則又遠講輶橫經則又遠至於學士春卿潤

序

三

宅天子禮樂之事至繁且鉅當是時而欲與詞人
墨客腐毫刻燭爭長於四聲五字之間豈惟不暇
已耶詩西金商竟以窮工懷麗鈴山遂成絕響離
合之故與唐一揆矣君子有遺憾焉少宗伯劉衡
野先生以異才美學冠冕詞林周踐清途二十餘
載高文大冊播於四方忠言嘉謨動見廟社戎
戎春首倡伏闕之議請立東宮

天子陛下 諒切責以此知中外心率奉

奏事

卷一

五

宸斷成羽翼功而先生在南宮所脩上諸疏皆凝
然獨立不茹不吐爲羣小側目世咸以敬與長源
歸先生先生雖歸海內比之惠州衡山而以出處
爲世輕重若無敢以詩人詞客求先生者先生乃
未嘗一日而廢詩沉酣六代函括三唐色澤高華
典實肅遠內無涸思外無遺象其伯子哀集所爲
青藜館集者雖不見先生之全裁要皆極其才情
之所詣以窮詩家之變故謂先生爲廷清庠詰而

不得謂先生爲敬與長源而亦不得謂先生以人
地重其詩而不得謂先生以文章功業重其詩而
亦不得其曲江之源乎自先生之集行而唐以來
名公卿所爲魏色於詩窮之士者此堪吐氣矣先
生嘗自言揚子雲薄雕蟲不爲而美新文何與吾
家中壘外賦封事故自署其館曰青藜將尚友於
古之三益而余比於曲江諸君子者借唐論詩也

天

江西鄉試錄序

臣惟 國家之求士可爲勤矣而 累朝功今至
皇上乃始大備先時郡國諸生錄於膠牒者嘗以
二十餘年得觀辟雍之盛蓋髮種種短矣

皇上採禮官議有非時之貢者爲今世世守之先
時 國家有大慶典若 皇子生 東宮 冊立
間一廣舉額以示特恩

皇上采成均議兩京蓋二十五人著爲今世世守
之先時今京朝官典省試蓋其慎也一再舉行施

即報罷
皇上采科臣議一如爾京成事著爲今世世守之

此三者議如聚訟蓋亦有言不便者矣悉格不行
且

皇上神明獨斷百司建白非盡得請也頌議及賓
興無弗奉 俞旨者額俊右文之意勸勉懇懇甚
休甚厚豈不干載盛際哉夫 國家之法以簡爲

功以繁爲病以紛更爲擾惟是興賢選士自疎而
密遇變則通真才輩出靡不繇此漸比之制 累
朝更定至

皇上大清而又自今歲始今歲其得士乎顧臣何
能爲役臣東海孤生也遭

上授擢晉筆史館

皇上視朝臣承乏傳 冊

皇上御講經臣承乏橫經五年所矣

皇上居嚴處深臣未嘗得一陪法從惟索長安米
是愧若藉衡文以報萬一斯臣殫竭駑鈍之日也
其敢非勉臣自少時臣父授以江西諸君子之書
徑歲奉 命封 藩吉府出豫章之境間所爲走

廬陵南豐遇者皆與王程不屬末繇涉其山川瞻
拜祠下有遠想慨然耳若諸士之於歐曾猶水木
之有本源雲仍之有譜牒也彼其操觚命牘者夫
非二先生之緒言餘韻也耶臣得受而綴讀之錄

其尤雅馴者上諸 天府郎神理縣縣典刑不混於生平尚友之懷甚愜其又何敢不勉在昔歲戌子司衡江右者臣之房考也茲役也江右人士意且厚望臣曰大夫也其知人得士能不愧師門否乎臣又何敢不勉雖然臣所勉竭駑鈍者投文耳而臣是不習於文臣之所習者應主司者也弄身為主司者也主司而知文即取之帖括與取之德行道藝無以異蓋韓昌黎舉歐陽詹曰讀其書知於慈孝最隆也文信國對策王應麟知貢舉評之曰忠肝貫金石古誼列龜鑑此皆遺其皮膚得其骨髓有神者告之軼常度遠矣臣實安能而幾以甄識真才敦在三之義乎乃臣有以信之諸士者夫士不自負然後能不負君親不負君親然後能不負朋友砥節礪名肩宏任鉅士自得之其聲光及舉主者皆其餘也士寧愛其餘不借臣以知人知文之譽而本末俱喪徒困臣以所不能非友誼

所有臣可幸無異矣此鄉先正若揚文貞以布衣起爲名相况蘇州以豫史起爲名臣彼不階賢科聲實踴絕豈其取士功今十倍草昧而得才遜焉者又安事取 累朝科指紛更之爲諸士亦勉乎哉

素雯齋集序

昌黎論文謂王公大人非性能而好者不易以爲是何言與前代無論矣近世若北地關中規摹左史毗陵晉江步武歐曾作者如林是不一族豈必窮而工哉阿性能而好者之衆也原夫撰造之事以經國爲用以涉境爲功玄圭秉載禹貢是陳赤舄秉成周官用作五方諸俗每待輶軒之求故府圖書豈但閉門之造或江山爲助或朋簪勝讀故

素雯齋集

序一

三

有一行塞垣骨力遂老旣遊劍外繩削不煩者此其微矣素雯齋集者憲大夫福生吳公之所著也公雋才天授與學人師阜比多問字之賓通都傳殺青之業有日矣迨乎平遠王塗郎潛民部畫發金版仰佐玉鉉紆衡而談世務矢筆而進嘉猷攜雕龍炙轂之詞折弘羊鹽策之議且請鐫左藏以恒東垂於時羽檄交馳公亦脫庖兼應今嚴先甲野絕呼庚後事爲師前籌必驗覺復居晉之可封

而十六衛之可復也至督銷雲中纂雲紀四卷考經按傳援古證今察九塞夷落之情抒帝王萬全之策讀其書老馬皆可識途用其謀天狼不難生剪非夫膏肓之砭石餘歲之稻梁哉吾嘗謂博綜之士弗列於藝苑者束於才也入理之談弗艷於詞家者溺於體也公腹笥淵渟筆鉅電掣自子史空玄之學莫不觀其會通精於擬議攻其堅而不攻其瑕用其新而不用其故立一義則連環迭解

素雯齋集

序一

五

搜一隱則華表先愁如水也因地而異形如雪也值物而賦象故夫騷賦古律之什篇銘記序之文皆得心應手仗境生情體齊梁之綺靡兼燕趙之悲壯東南之美盡在是矣開公之試宏詞科也偶以魯魚之誤缺然金馬之酬當事者至今惜之然勛猷日盛名位日隆閱歷日多醞釀日厚藏山之副未見其止驟耳馳於天旣步驟益開黃流薦於明堂符采倍耀繼素雯而行者吾不知其所變化

矣不佞昌二紀還朝三都卒業感足音之再聆款
至美之不歸聊弁之簡端試以質之知言者

學子手

序

孟

陶白齋稿序

陶白齋稿者余友章公凱行卷中之什一其弟子
敬所手錄而校梓者也何以曰陶白齋者公凱生
平雅慕彭澤香山兩公故願其齋以見志即稿中
一片瓣香自傳六時頂禮柴桑是已余性同馮咸
甫輩結社資中晨集講經生菴各披寶記卽篝燈
限韵人賦詩幾章每夜分狂飲狂歌輒堪掌曰此
非少陵耶此非長庚耶此非摩詰耶迺公親奮袂
起曰我何如彭澤何如香山其弟子敬迺從旁脫
跡曰玄宰得當少陵之骨咸甫得當長庚之韵我
長公其季孟之間乎而不佞亦何如孟襄陽云爾
時俱少年負意氣不相下腸浮慕古人謬自譽謂
人且側目呼爲狂生而公親員時名年稍長執牛
耳而盟吾黨吾黨兄事之呼吾黨曰狂生庶幾尚
友古人哉母第若而兄董董希陶白兩先生爾也
公親且先吾黨前茅矣會于敬校梓成而謂不佞

當有言嗟夫非不佞何當有言適言吾黨二三知
已輩中之縣來通爾若夫公觀之詩恬澹閒雅類
陶曠達豪宕類白則俟知音者若夫公觀神情類
兩公而色澤象貌有不似盡類兩公者則亦俟知
者毋謂吾黨二三知已汗私所好猶然少年時陽
浮慕古人而謬自譽謝爾也

卷之六

序

七

何士抑居廬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喪甚謹嘗曰漢原涉有云先人
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於鳳凰山之麓賓
客會葬如雲馬路地悲鳴不得前松栢愀悵嚴然
林立蓋士抑之產半控而哀思終無窮每當淒霜
寒月呼號墓頭不忍去間爲詩歌文詞以紆寫之
而聲和應酬之章亦復不廢則居廬草是也自古
喪言無文故東坡居喪謝賓客絕詩文晦翁亦以
爲知禮而實有不必爾者管右軍諸帖半出於間
病吊唁從家戚中結法所謂汨漬老筆者其書獨
垂至今古孝子白華之什三百篇不載東哲補之
讀者終以未見遠詩爲恨則又何怪乎士抑之有
居廬州也余有傷弓之痛每置不忍讀即讀之亦
不忍竟然而文詞辛酸聲氣悲婉如哀螢勞雁使
人聞而泣下將無清歡之言難擬而愁苦之語易
工耶雖然士抑發乎情止乎禮義蓋古孝子之遺

卷之六

序

七

志也况其言爾雅韶麗卓然可傳余職史請授之
樂官以次於白華逸篇之後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與陶周型論文人之病惟達爲甚周型曰阮公諒懷何鬱鬱奇也余曰豈未見蘇門時什乎晉人每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語也用之功名之途則大善不可爲著作之林道也彼潘陸沈謝者流得一佳語如下一敵國商一稷子如遇一導師專似辦養似癡多取似貪不讓似怒烈士殉名與夸士死僇等不如是何以傳不朽乎

李士集

卷一

序

蓋周型恬於進力於古以余爲篤論惜其無年而絃又有慨於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擅幼清既游竹素之樊亦涉園林之趣性復情介深居簡出不爲大人游不懸高門薄其於稱詩直酬風好何恃尊生而廣心浩大不遺餘力纏綿險韻層累連篇靡發百兩箴盈九土認認焉當處目攝者之膏吾前而屠猪者之議吾後也中歲善病身名孰親然素裹與詩簡雜然並進吐出肝肺一燃斷髭

賢不惟若癖若癡若貪若怒且兼爲四愁爲八苦
而著作之興迄不衰止誰實迫之堅守恒度乃爾
耶籍令公路策足王塗財衡詞壘將其道益廣其
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儔侶登高吊古不止
封內山川騁虹抽秘著書滿家當必有富於茲集
者矣斯文人之習氣志士之深心乎嗣子毅似博
雅紹聞結集授梨傳之海內俎豆於孫太白王履
吉之間嗟乎公路生矣

李士集

序

三

芝山集序

芝山集者麗江世守生白木公之所著也德靖間
李何邊康楊花雅道游內嚮風已東漸西被矣未
南暨也白楊用修迭成碧雞張光鳴卓和鶴滇
洱諸侯有雲山公者起而應之大旌典刑杜陵胥
獲宛然肖也時則翰墨之場選荒服而上國化鬼
方面神州絲視梁金曉鑄豈不信哉三傳而爲生
白公承雲山之緒而並恢弘之以忠勤報國以止

李士集

序

三

足提躬祖視可愚書禮方茂枕經藉史與寒賡爭
勞抽秘駢妍即詞人寡和今其集具在張宗伯稱
其清新俊逸澹宕精深周學士稱其觸景情生才
高調雅庶幾煙燦之定評矣爰之寫論矣乃余讀
公集而更有異焉夫用修雖博綜四部而內典諸
書取材猶儉李于麟自謂素漢以後棄之若遺繼
旁引三軋祇收精語求如唐之梁補闕宋之蘇端
明無有也其視公寒山和詩及傳頌儼諸皆盤旋

了義皈向大乘作類伽妙音具貝多本色且不廢
小果不住無爲豈直文人慧業隱然間士宿根蓋
集則猶是也爲大鉢之大永鑄則猶是也爲八瓊
之法物有選於詩者文者矣宜其脫屣軒裳而獨
游埃壙之末也麗江去吳萬里公間關遣使以序
見屬感交道之有神歎豪傑之無特聊書此以附
兩史公之末簡云

卷一

三

消醒集序

品詩者莫不覺靈運而高淵明淵明之詠荆軻一
似爲謝客卿子方春而仲連誰談何容易是向者
魯勾踐所叱也乃桃源託於避秦義熙不書甲子
麻厥乎黍離之悲過於秦庭哭斯亦劍術之精者
已澄江夏茂卿今之紫桑翁也昆山之隱四十餘
年太夫人在不敢以身許人固矣太夫人以天年
終而夢我衡痛善羣監堅世莫能窺其際迨夫大
瑤扇麗江左說賢瞻昔所兄事茂卿師事茂卿者
不能以身體髮膚還之所受而始知堅臥之孝與
鬼神合其吉凶故以遺榮盡陶公而以濡墓盡茂
卿者皆日隄論也兩君子出處之際一如閒雲一
如介石一如連林之獨樹一如在谷之幽蘭而間
有小異不害爲善學者博極羣書窮探幽眇而不
必不求深解也禮法自將出言必雅而不必醇歌
想醉也縞衣好駕求友情敦問奇之客日進倒屣

之禮有加而不必息交絕游也萬卷可遺良玉必
珠棄穆之範在躬絃誦之聲在室而不必五男任
運也藉令生同時居同地明把臂入林不再屈指
矣史家獨行文苑傳每不相兼蓋忠孝名賢踞百
行之上游兄謂撰述亦細事又或束於才情困於
物務卽已邊途未能登極而茂卿性靈與日力足
訂千秋之業專精靡他美成在久其文則可信可
傳其詩則可與可怨忠靈之篇南史筆楚臣些靈

卷一

五

勃恢奇助宣名教顏光祿之五君詠杜少陵之八
哀詩皆在醞釀中此可以知茂卿夫集名消燭試
快讀數過常有甘露醴泉從舌本間溢出不覺縣
心之釋者

論美堂集序

昔劉邵人物志以平淡爲君德撰述之家有潛行
象妙之中獨立萬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極
其才情之變可以無所不能而大雅平淡關乎神
明非名心清而世味淡者終莫能近焉談何容易
出師二表表裏伊訓歸去來辭羽翼國風此皆無
門無還質任自然是之謂淡乃武侯之明志靖節
之養真者何物豈澹練之力乎六代之衰失其解
矣大知人巧雖饒天與多覆官商雖叶崇恭或平
思澗故取結息之長膚清故假親樵之鑪或氣盡
語竭如臨大敵而神不完或貪多務得如列市肆
而韻不遠鳥觀所謂立言之君乎宗老耳劉祝先
生覃精藝苑垂四十年方其壯歲登朝爲時魯
幾卽依親于舍衡泌棲遲菽水之餘翰墨間作
神皇帝嘉其純孝起之田間游歷華要卽不必種
桑八百株辭官八十日而身立四虛神遊八極東

由之志始終不渝故其撰述皆肖心而出即規摩
西京出入王謝兼詞人之長積其刺技惟是冲夷
其度蒼勁其骨遊乎自然之途而化其鋒藜之迹
則文品之最真者先生有焉近代名家此祕鮮覩
矣語曰窮則變變則通自陸萬以奉歷下琅琊騷
衡天下橫詆前人美無餘地滔滔末流且過其廣
一二君子有意悅之乃蟹盞之水不能起粘天之
液藉爲河伯所笑先生之集出而談藝者有所折
衷焉變之此爲時矣余且奉研削以從不自知其
才之盡也

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
至節婦爲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叅知公之緒
而諮詢潤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
殺青既竟以一帙視余屬弁其首憶余承乏史局
西蜀陳文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過書大山而
郡乘之可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誌餘皆
悠悠耳

神祖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陰貢士王應
遠修誌兩疏皆下所司應遠待詔闕下即授中舍
於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議遂
寢及余副春卿領總纂事海內書籍益復集於禮
部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廣無當郇厨求
如古之先賢志者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
無幾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
綜人物彬炳琬琰者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

一快耶文學之言曰此邦名鉅盟帶礪而銘金石者世宜無不知惟是閭巷布衣閭閻號要苦一世而執行其九死以殉師有子將月旦之所不聞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吾是以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蓋寧史哉寧史哉

卷一

聖九

漕撫奏議序

宋時韓魏公名德之盛在希文永叔右而魏公自言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膽之爲言係思遠以前固未著也抑曾之大勇孟之浩氣非聖賢之膽乎遭大投報非膽不任當機應變非膽不決建威銷萌非膽不振古社稷臣見理明造事審意所謂可即赴以全力遠寵辱忘譏毀獨性獨來獨斷獨行雖有辱里不及回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非夫骨剛

卷一

五十一

而氣完孰當此者乎今大司徒憲奏王公其人已公自爲漢曹邳已引義直諫力爭建儲不憚九族卿相鑒其精忠國本遂定天下壯之既孫卿寺領鉅開幕府盡南文武具宜不名一器三輔重地吃焉長城會淮撫衛陽陳公予告歸公用廷推受特簡總漕事則七省將吏聞畿南之風烈察約東惟謹若李臨淮入子儀之軍旌旗一變蓋陳公之政用簡公之政用肅云是時淮北薦饑中使四出

加以遼師失律奸人生心飛羽發果徵兵航海事
有至數十倍往昔公觀其竅會屢上封章如請澄
汰請蠲賑請寬宗獄請抑權橫請復漕規請罷海
運諸所條陳更僕不數而與當事往復不難十反
謂明主可以理喻善人能受盡言寧直無婉寧方
無圓爲溺剛之門不爲旁出之竇爲離絃之矢不
爲處後之鋒爲九四之龍不爲兩端之犀爲上殿
之虎不爲轄下之駒雖批鱗齒馬足爲難端視墨

東華集

卷一

五

懲貪誰非怨府稍一顧瞻輒生回互公孤忠自信
百慮皆枉竟收獲上信友之效有如魏公同世不
以臆前公誰許哉吾聞

神祖時數以軍國重事命九列大臣雜議於

廷既咸造相顧嘿然莫適先發此皆國之典刑明
而習於事者豈汝汝無成算哉則寵辱讚毀柴其
中而剛大之氣隱也繼自今所謂建必然之畫以
破循默之陋者有稚圭在矣昔魏公命其子忠彥

集諫草七十篇分爲三卷曰庶幾彰吾君從諫之
美且爲後事師乎公之銳奏議意亦如此

東華集

卷一

五

翰林杜日章三教遺史序

翰林杜冠軍自愉陽一再寓書於鄂曰吾三教遺史也多病息機坐進此道矣願子爲我精言之余睹冠軍之多病也抑冠軍無乃非情語乎哉夫達人所以覺世者詞人未嘗遇而問也彼畢力窮年殫肝刻腎片言輕談自亦相仇亦大爲名所愚矣雖然不朽盛事以巧成以愚入使其名心一解即五霸之所爭猶儼然不_レ於者述何有焉爲都魯

事

序

書

言者曰詩賦小道也爲苦縣言者曰名與身孰親也爲三乾言者曰綺語業也各有所遺則各有所立所遺者能令人意盡所立者能令人業遷則晉之江左是已迢遙往復酬難百出支許之玄大暢也而藩陸之業中衰矣風雅陸沉將無達之爲助耶吾聞冠軍之先有征南者好左氏學世比之馬癖錢癖又三百年爲少陵有佳句癖自謂語不驚人亦不休夫冠軍之病亦若此矣冠軍其亦以兩

君子之癖爲病乎非耶不以爲病則安取而以三教之微言爲藥譬如猛士赴敵一鼓作氣不鉅鹿之天地震動則不快不崑陽之虎豹股栗則不快而條焉引絢練絲求所謂廣陵之曲者非其倫矣冠軍而爲儒將爲俠客爲名士爲幽人吾無所不與而未以三教史許者知其沾沾於二祖之癖而未肯解也有代冠軍折余者子言晉事則淵明非晉人乎桃源遺社誰必降詩格也子何不少自爲地余不能應

序

書

程氏墨苑序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彝鼎籒之鼓歌之劍斯之
墨何之瓦宋之陶與研皆托於金玉土石之殊質
以久存於世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間惟墨不
然其試之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
戰塵至委而不厭其容移也如火消膏而不知其
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繭而歸於烏有以速朽之付
當必磨之會幾無壽類矣而今廷珪以久特開當

序

卷一

墨

是時以德壽重華兩宮之購僅得一笏其收名定
價與歷代重器埒而膠煤莖草之書亦可以銷金
玉而鑄土不者豈不誠尤物也哉雖然吾以廷珪
者利於墨亡而無利於墨存也墨亡則虛無之鄉
較量不到如梁鵠之昔弗與之畫形模永絕名字
獨行耳其何賴於墨存吾聞廷珪之後有蒲氏之
墨有趙氏之墨林氏之墨葉氏之墨皆與之相及
而所謂一點如漆百年如石者獨以歸廷珪他人

無稱也則賞鑒之家有掛竿而先之者矣今程氏

之墨滿天下同能者宜悉力而與之角乃數年來
不聞有起乘而先者即諸公調贈以爲積絕四海
不減其超矣百年以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
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吾於何乎知
之於當世之賞會乎知之君房其無改玉也哉君
房曾有所不釋方氏而欲窮其伎故殫精於此以
一尤寒具關男子不具剛腸但可悠悠視息何處
一事君房有心人也哉其墨之傳也以此君房遊
吾郡無他過從獨索余試墨是日池水盡黑而余
爲作墨苑序

序

卷一

墨

人日詩後序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翰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怕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爲文每磨墨數升蒙醅而臥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得諸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蔡王先生當人日病不飲酒莫廷韓魏以內府良

序

卷

藥輒撓撓作詩二十餘章謝之皆風騷鼓吹也乃與彼二子則足立矣先生性高簡恬淡構百尺樓絕塵表有遺世之意更自稱九霞子今讀其詩黃庭內景之微言多有存者夫先生既已爲殤霞人矣寧俟內府之藥足起其泉石之背肯哉藉有煩病之士披覽是詩五內清涼不啻飲上池水然則先生病與非耶是又進於詩者

袁伯應詩集序

客歲重九余既爲袁公伯應制義小引以專門名家相勗矣今秋伯應自雒陽寄近體詩二帙亦以重九至且屬余序余與伯應尊公少司馬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司馬若恒授余敘兄法曰伯樂相千里馬而收其子相國馬以爲千里馬不常即善相無所用之如伯應之好稱詩無乃非司馬委意乎雖然辭至事起何可執也蓋隆萬之間士子

序

卷

尺寸功今宋人註疏之外一步不窺二十年來破觚爲圓浸淫廣肆于史空玄旁逮釋官小說無一不爲拈括用者若以詩之才情而爲文吾知其愧拾青紫無疑也且夫以制舉義論羅王登壇信陽北地曾不得方駕非才不敵倘於時束於制也假令今有李何降格而爲制義過都歷塊絕塵而奔豈顧問哉司馬公海市諸什所謂清新開府又建威清朔聲震大荒之外世故有文武具宜者何惟

相應之以制義兼稱詩也若相應之詩鬱鬱唐人
世有鍾蝶自能鑒定無所俟余評矣

卷

五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序

期贈篇序

期贈篇者吾黨爲陸伯生六十贈言也百年曰期六十亦稱期吾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也凡詞人之年不數甲子昔老氏著不亡之壽太易貴可久之業客養之聖賢思同畫帷言立而名成則與天地

卷二

序二

絮算而日月齊光伯生其人矣夫大年之不必兼小年往往是也前代勿論 國朝詞人如高子業何大復徐昌穀皆不及下壽顧其名則所謂彭祖爲天者雖然使驟驟而展十程之力梧楸而長桑天之餘華與年俱老智以老逾練是三子者即西京盛唐諸名家不足匹也伯生乃兼得之矣其苦心刻腎一似拂衛生之經其扶指鑿窳一似犯造物之忌而神理殊超容顏彌澤其詩文翰墨則六

十化矣而其入乃始壯也頃者方括赤縣之內山經地志萃爲一編曰吾自此聚吾足矣吾不厭而行天下矣庶幾達人有道者乎余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以此憶余弱冠時嘗與陳太史伯采論天下士太史至伯生則曰夫夫所謂自致青雲者非附青雲而名者也伯采已千古矣而其懸記之語伯生竟能不魂蓋自琅琊好以名寵後進二十年來吳中談苑之士無弗伏軾結綯走婁江道者琅琊又數以言禮伯生伯生游道甚廣獨卷其業不以一刺進已而琅琊賞譽之士各自以其所詣受名不以有琅琊故重而伯生乃以無琅琊故益重也伯生可謂知人矣余故採其言附於期贈篇中且以貽長公道冲使識世交之誼焉若余之所欲言者諸士大夫先之矣言止矣余無以加矣

卷二

二

懋館詩選序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
牧馬在廷豈無傳響曾不以被管絃而縱金石抑
何鑒裁之起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
多許故相如心歎倦游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
之黛每與時俱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
王之賦慕艷質而遺脩能未爲具眼矣當今閨秀
作者不得不推仲末道人觀其新集如臨桐泖五

序二

三

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莊璩
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號於才致而
餘於取境未有若通人之鑒空者豈直緣情綺靡
爲宛轉之歌十離之什已耶吾又聞道人鑒精進
憤被忍辱鐘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
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鳳凰山房稿序

舉業之變至今極矣未有知其繇來者也蓋自宋
元祐中程蘇爲洛蜀之爭後百餘年考亭出而程
學勝又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而蘇學復勝姚江
非嘗主蘇學也海內學者非盡讀蘇氏之書爲蘇
氏之文也不主蘇學而解粘去縛合於蘇氏之學
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賈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
不作蘇氏文而虛假譎詭淵翻變幻蒙童小子齒

琴堂集

卷二

四

類筆端性往得之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雖
朝家功令莫能挽也嘉隆間有歸熙甫者庶幾豪
傑之士觀其所著古文前非李何後非晉江昆陵
卓然自爲一家之書時人不具眼矜爲王李所掩
終當行於異世今亦如岷江之溫觴矣熙甫於舉
業亦自奇主司以意求之常誤拔他人爲舉自云
余友何士抑其蚤成名數兄困應書滿海內主司
汝而復失之無一弗類熙甫者第熙甫自擬甚堅

不能遷業士抑才多而體備無所不變化是爲異
耳士抑阡其先公於鳳凰山之原即依山築室絕
跡城市若書其中曰鳳凰山房稿雖極瑰奇哉而
王唐矩矱森然故在也殆神化至耶士抑於當世
聞人投料之作少所可意余嘗謂之曰此事自有
主者政錄疲公爲政耳若能奪其幟乎吾請從壁
上觀戰因請鳳凰山房稿理此語升之

李臺集

卷二

五

趙升之制義序

嚴羽卿借禪論詩余亦借禪論文三十年前爲趙
公益拈洞山宗旨王唐以來此秘未覩公益大有
悟入時方弱冠遊長安未婚對也歸而試於有司
傾其曹偶能已見於時然不肯竟學飲酒賦詩居
然作達余詢其故曰有呱呱者可以付先生衣鉢
耳蓋謂升之也余旣久不談藝而友人言公益課
子綿密無稍刻寬假升之嗜書自其天性不知人
間有可繫念事其爲文機神縱宕絕塵而奔於余
所論宛轉關生無復遺恨筆鋒煜煜光燄萬丈視
余爲一灼之火矣茲鐫行卷公益獨以淵源所存
屬余升首余戲評之曰公益如愚公鑿山以待其
子升之如人令學書欲勝其父王幼度聞而笑曰
三十年窠臼不虞掀倒禪床乎

俞彥直文稿序

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同野爲孝廉時以行卷謁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賢會讀西廂伯惜否廖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又經月後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讀二傳奇何也廖始異其語歸而讀之又經月文裕見其文曰惜也落第二矣蚤讀之可作會舉首今失之矣又江西萬樞潭爲孝廉時問業唐荆川先生先生命題令作制

卷二

七

舉義萬一再呈卷先生皆不悅萬不得其故至於三先生始以筆批抹惟賞其後段語則皆一再呈者所未措思也萬始大服兩公之品騰何異許負之相人索統之圖夢求之今世不可復得而余之夷鑒於俞彥直尤甚蓋十五年則已號於人曰是當儼拾青紫不意甲子始發其闕又落羽歸也乃余不以一變爲彥直惜而反以爲彥直幸曰尤物故在耳使彥直如廖公爲主師所錄則無及矣且

夫五都之肆一物不儲或屑於三家之村追風之足且行且息則十程驚馬先之吾視彥直之文心益深文氣益壯其所著制舉義有宏肆剛疾逸起鵬落者有虛和淡泊餐霞吸露者有激昂震厲劍拔弩張者有高華沉重四瑚八璣者而又裹以海濱之見聞助以江山之悲壯其在都下所造請後來者爲理學爲經濟爲劍俠爲空玄皆在彥中而皆收之以爲文用則余之素奇彥直者必有一調

卷二

序

八

而日藉彥直以爲余夷鑒解嘲也因其授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金伯發傳序

陸文定公述爲諸生時學使者戴庵楊公之試士也嘗徵屬吏茅鹿門沈青霞第其甲乙試事既竣屬之公署沈曰是役也得會舉首以酬明公之苦心則大善不知其人安在楊公曰有之一在華亭一在常熟沈復詢其名楊以其某對沈公曰其地是矣而其人則非徐以陸瞿兩公之名對世知青霞之忠節不知其深於文也又家徑少宗伯勿海述趙方泉學使已酉試事竣入南都唐荆川先生訪之坐次詢趙曰解元當屬何士趙公曰解元有之邵圭澤孫僕錢有威張大紹足當之唐公曰解元一人耳安符四徐曰合班一座願迎之趙提甲乙考次則所舉人藹者已而亦驗因歎沈公之鑒裁精矣乃當時主司一一與之合符又何難也今士子一受囑於拙目輒不能自信又何能信主司往往遷業以迎時宜受滅裂之報矣頃臺使奉

詔選六郡之士充貢籍而以吾郡金伯發爲冠軍何必減青霞之厚望而伯發於此道專精靡他陳言剴盡過此以往主持廷試與轉關者皆承明著作之英與嚴學官瑞之望伯發率其恒度侃而拾尤物以酬知己可必矣余以談貌日遂且不耆筆研請以此壯其行色

戲鴻堂燕自序 卽復道公書

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徒以曩時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毘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入少年盛氣不耐專習荏苒十五年業亦屢變至歲丙戌讀曹洞語錄偏正賓主互換修觴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師門議論與先輩手筆印之無不合者更知行時者假使費年月當足時第能多作百首庶幾成章援援行役惜未究竟而舊稿亦從此散帶視之聽其散軼不復理矣自余遊長安客每持余刻稿相質無弗費者而里中有訂履錄殷者不免馬困用白愧使吾文如錢王諸大家即暗中摸索當可了了何至難鑒定進爾不謂足下苦心能滌除至盡如此集者自可不須斧斤大都諛語耳海內具眼者多何必以諛語先之願是下并破此窠臼異時足下三都賦就亦視此榜樣終不借譽於玄晏也

源遠流長詩冊序

郡侯濟陽唐公爲三衢名閥兄弟並守大郡以卓異競美其先世多有聞人第言其近者如侯之祖星子公考司城公行誼政績皆徵信史氏副在石室有足傳者伏輯一編曰餘慶錄郡之士大夫作爲詩詞爛然成帙余受而讀之其大指謂唐氏百年樹德而鍾美於後人若執券以要於天其應不爽歟不盡尊以遺子孫則食報之說也又曰唐氏星子公以來世載其德日引月長典型在近謀室則獲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重賢奇節匪顯微佑於冥冥者則貽謀之說也詞止矣不佞昌復何能爲役乃不佞有解於列子之言愚公也愚公者聚族而徹太行之麓智叟迂之愚公曰吾力知不辦是雖然吾有子子有孫孫又生子子復生孫吾子孫日增而山不加益善哉乎列子之寓言也大忠臣孝子其意願寧有量哉所願者無窮所乘者有待

則有累世而克究者矣星子公暨司城公皆廉平
不苛爲古遺愛惟其營緒未畢而侯之兄弟乃始
以二千石起家若償其不盡之志者耶縣是日贈
顯融要以豐本固基自親民始三世一轍非偶然
也管干豫之平賊也凡一再傳廷尉以不寬著聲
夫監德有後則既可高門而侯矣官何必廷尉哉
蓋子公之始願固爾請以此佐士大夫之論可乎
德不佞取道三衢衢之人爲言侯內行之備也孝
事父母
序二
三

歲事嫡母絕不異所生侯有長子而三衢人若弗

聞也者歸其以兄子爲家督也亦是蔡明磨氏之

家法矣法得并書之

呂氏族譜序

三代之宗法至唐猶有存者重門第也自石晉以
後中華有左袒而崔盧顏柳諸著姓散處五方不
復可屬於是宗法益廢雖然宗法廢矣而所謂奪
宗者豈盡廢哉范希文歐陽永叔是已讀希文謝
表引朱家張祿以寫其門閭之流離徑可歎矣而
先憂後樂之事業殊絕一代推其祿入爲義田以
贍其宗而范氏之子孫一在洛陽一在吳中振振
來士集
序二
十四

縣縣至今甲天下讀永叔歐陽序朱家張祿祿奉

以教時行道爲賢臈其雄筆作爲家乘貴珠舒錦

雲漢爲章而廬陵之歐至今甲江西然則記云華

顧故敬宗發宗故收族者視其不朽何如耳何

必著姓又何必以宗子重哉今少司徒御史大夫

呂公之族譜其義固一準於遷史若世系之繁而
不雜取諸年表家傳之廣而能嚴取諸世家誠勸

之詳而謹取諸策文大傳之臚而核取諸列傳副
廟之潛德樂懿神照如生宗文之細行片長甄收
必盡以至女師婦順又倣劉向范曄之凡例而爲
立傳以補史遷之未及與永叔所著同不朽矣抑
公之服官諫垣與希文同視師秦塞與希文同或
領四賢或驚一范緒效已著者弗復論茲

冲聖鑒如昇以天下咽喉東南半壁公綢繆衆士

建威消萌克壯文武之猷蓋酬孝友之志是譜也

李奎集 卷二

旂常鐘鼎以耀之天球弘璧以傳之公家師尚父

之世業在無間宋事矣

馬憲副崇祀錄序

歲在乙巳余以校士至於鳴州鳴無真守而緝守
者爲言前守馬公之賢此方士民去後益見思也
又八年而吾郡別駕馬公以廉善著詢其家世則
聞守即公之尊人云公暇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
大夫祀於學宮之公牘也余披讀之馬公非獨循
吏且爲貞夫爲修士所稱獨行君子不愧余說者
而題豆於先賢自司馬子長以來與公而五又何

李奎集 卷二

嚴也嚴則核核則重矣嗟乎表鄉之賢存則養之

庠政則祭之社所關風化非渺也乃鳴珂之里吹

竿多濫有司以此甘臨子孫以此幹蠱使和尅無

邑江蘋蒙耻今之祀典能如關西之祀公者有幾

哉公雖已社於鄉而遺愛在典典之士民必有如

桐鄉之祠朱邑者生於秦仕於楚皆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亦可慰於九京也已別駕公紹永家訓處

脂膏不自潤如胡質陳寔父子而清皆畏知卿不

鄭長若考作室厥子乃肯構者乎

吳伯實遺事後序

中含吳德聚爲其伯氏修身後名也微言於聞人
幾遍海內伯實爲不亡矣仲虛沒而仲虛之子猶
以未究厥考之志爲憾於是走雲間請陳徵君仲
醇爲傳而屬不佞題其末簡余方有入閩之轍伯
實懿行具徵君傳中無庸更前而重以漫衍矣願
讀徵君傳於兩君相友愛三致意焉且夫弟弗恭
厥兄兄弟友于弟豈非以利哉惡鸞鸞食形影相
依列鼎連阡闔閭斯起財之所處爭之所生孝弟
之所繇萊也伯實與仲虛皆有聲太學領海內賢
豪然伯實不難以賈而佐仲之儒伯實有西河之
法聞仲虛得雄即破涕爲笑此殆神情所發非象
恭色取者不謂程卓之家故有田薛也新都多素
封饒爲節俠事藉令百里誦德千里誦義而一門
雍穆未之有聞安所稱仁義之附耶故世有知伯
實之風者在此不在彼即他懿行可槩矣

志報錄序

人言婦人之賢不著於闕外而自古之賢婦人厥有稱者范史蔚宗特爲列傳使與名臣良將並士鴻儒並傳不朽婦道果不在於湮滅無稱也第其所稱必有奇節偉行而所謂奇節偉行者大都生不辰而罹世難崩城哭市舉其一隅矣假令平居而履順何從有今名乎茲斯而言雖謂婦人之賢不著闕外可也蓋生曰余誦詩至鷄鳴之三章觀

卷二

序

先

其婦人所以勗其君子者在親賢發士而至於捐珥間佩之殷至乃聖人錄之以勸婦順而存敬於來世此豈有非常之事哉不可以論當世之賢婦人乎欽甫徐君之配陸孺人之賢余不能知而知徐君有日矣君起家貴胄自其弱冠固已屏去狗馬聲色之娛嚴事名宿寓情經史稱佳公子矣比其先公捐資客君家道漸中落而君先後太夫人朝夕之奉下及應供門第之紛恩嘗綽有餘閒不

知所有顧徧交國中之賢豪與之欣賞奇文揚雅

雅遺即國中所稱賢豪之士揣而知其爲君友也

問君所以則皆孺人之助無論捐珥間佩又身持

君之門第俾君不顧於內而併力於賢人君子可

不謂尤難哉孺人歿矣於是君以所來吊且祭者

列敘其人勸而成書曰使三說孤知報乎余以謂

向哈私吊人道之常而厚之符也於孺人則無與

惟是披覽斯編者見君之所交皆魁人名士高流

卷二

序

三

勝輩足發明君之多賢友而用以知孺人之助則孺人之賢將於是有其目曰職管形之筆者其有取乎爾此則君之所謂報乎余家姪原正君之甥也君方鼓盆而家侄病臥欲有論著未能也俄而家姪長逝余義益不可辭不文聊序之嗟乎使家姪不戚其有以道揚孺人之徽言懿行也哉

孺孺人傳序

老子曰正言若反左氏曰違而道婦事姑如子事父一也惟以室無幼穉唇無相藉而已乎則婦子諸臣皆忠孝所收矣必不其然以余觀於孺孺人所爲成其姑之賢者何其曉解大義也先是子上早世徐夫人抱遺孤授之書多六朝麗語余見長公年八歲次公六歲皆美秀而文出言必雅有詞人之致及徐夫人歿人所以訓兩孤者去其拙

孺孺集

卷二

三

黃對白而爲紅青拾紫之業二孤是以一出而游子矜間試輒先其曹偶向使守緒言而不變則二孤固詞人也不乃近於伶龍技手長倩與范夫人相莊如賓落落熊夢夫人常飾姬姜以進長倩以爲傷於恩而薄於厚不甚驅就也竟夫人之世不有夫人歿而後宮之寵始盛一旦得雄當中分兩孤之胎而孺人所以奉諸姬者益有恩意若曰先姑廣嗣之志我其代終焉嗚呼春秋莒鄆之書詩

人小星之詠非通經學古者知此乎蓋孺人爲康

傳公之孫康僖公閨門雍睦教嚴整女自居出者皆爲女師爲師烈而孺人其尤著者也孺人今年四十以公家之旌則未及以子姓之奉觴上壽則不忍御曰我未亡人也不必諱亡如有所謂生

孺孺集

卷二

三

戊子之冬四人者時時徵逐輦下子上類文若之者膝而余以爲近彥輔之玉潤是以締姻好余因言婚店老人又作彤管編信史也是爲兩孤序之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

聞之論語識曰堯游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河渚間焉昂星之精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羅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華於庭醴泉湧於山大抵皆寓言也極治之世則朝有純德之臣野有不二之老是爲王者永年之符故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無大是者詩稱嶽神聳喻芳草推此類也堯之瑞史不勝書即河渚五人

序二

室

者莫知其謀乎非進而咎譟稷契諸臣則退而被永翳缺于州支父之流耶且大虞夏商周之盛未有遠年者也天子親袒割執爵而獻老更有延狩之事則說而見九十者亦曰其有能惜謀自天豈其山澤之靡有貽其背而自勳萬乘焉今

天子久遠成化和氣翔洽蓋亦有永命之符者四齊得其一則有若海豈豕宰揚公楚得其一則有若御史大夫蒲圻謝公吳得其一二則有若大司徒

石埭畢公少司徒新安方公此四老者皆九十歲矣

天子採郡國議以置書問舊臣無恙皇華之使東帛加璧貢相望於域中然功令以列爵爲等於新都若有待者海內猶未僂焉曰此四皓也而憲老之典故不足公所乎董子曰是何以知方公方公者持盈者也嘉績多於先朝止足堅於末路典型樹於鄉閭風采聞於朝陛是皆與三公者同雖然

序二

室

三公者名位已極而可益也公名位未極而不可益也公通籍時分宜爲相餌之以養料而不得困之以簿領而不得天下以此高公之議冢宰操藝柄舍人于張甚郡閭吏事之甘公一裁以禮厨傳乾饌平耳耳失冢宰惟鐫一秩公不爲意動天下以此服公之執江陵引氏譽以自附而不能先也公在南都罕牘絕於聲教落落穆穆枯朽自墮失相臣歡五請而得謝政天下以此重公之品有其

權之氣乃益增有其鍊之節乃益明故四公均之
完人而公之磊軒特著將其閱世險夷異乎公少
而苦吟白首不倦三朝以來作者四起公自堅壁
曼不與俱波心無亂營美成在久公今開九塞計
公攻詩之日且七十年詩人之曆未有過者惟蕭
應物迹之上自天寶下至元和綿歷三唐才不可
盡大雅君子千載比肩矣以純德不二則如彼以
氣節文章則如此此之謂不朽不朽之道國爵并

身言集

卷二

五

焉不軒冕而貴不華榮而榮易曰謙尊而光光之
章徹也而謙復為滿繇斯以談公何所慕錄數矣
憶余為庶常祖饒海豐出春明角巾塵尾如昨日
事石埭八十應孤有授簡於予以佐兕觥者公讀
之以為知言及余視學三楚下教邑中錄滿所公
孫充博士籍曰非尊尚也獎恬也乃結以江君之
請頒方公余生也晚遂得論交四公間矣非際際
明昌紀人瑞哉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余以萬曆丙申特節封吉藩浮江東歸阻風石鍾
山下時湖口今謁余稱侍御張公達泉者今之東
方生也盡訪諸余使候吏挾刺通謁公出而肅容
若有風好者造膝數語不知席之前也公時年七
十有一其顏如醕神氣勃勃步履矯捷或曰脩容
成氏之術公亦不讓不習至問其多男則是年有
夢熊之祥者凡三四矣余少而學道乃學所聞若

琴堂集

卷二

五

黍珠河車規中肘後金鼎玉液之秘叩公願知所
裁公曰否否獨黃庭閉子精路可長活一語從事
有日耳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吾二十餘而登
朝三十而棄官四十而術成術成而端志一行耳
目不旁漏精神不亂營者又凡三十年以有今日
也凡子之所言者巧也非習也子而為我則不能
吾而事子亦敗矣余洒然異之道出池陽客有知
余自公來者曰侍御觴子乎余曰然又曰侍御亦

用家樂歌舞爲謔乎余曰無之客曰然則侍御下
客子耳余應曰侍御不以我爲彭宣而莊事我也
此故不足吾所乎自是數跡公事於海內之知公
者今年四月公壽八十矣公之姻家許使君先期
徵余言爲公祝余實重公徵使君請固將有言也
公生於江右江右士大夫皆斤斤墨守程朱氏學
於達生之旨大有逕廷焉即如公者見謂解轍繼
外形骸自適其適云耳余聞公續齊按浙在

卷二

肅皇乙卯丙辰之間時制府胡公方恃其功高寵
盛目無直指每有公讎伴爲酒狂今壯士席上舞
劍或縛材官當筵貫耳且聲言手刃之直指爲罷
歡厭明折節請罪直指顛倒於機宰中多所易侮
公年少寡言正色既受事風稜肅然胡公大見厭
憚終公之任浙不聞制府中酒如故時鄉公氣吞
之也使完公之用是不當勝胡公耶公之鄉有婦
津要托於聞人之發者公每持論鄙不齒曰吾遭

時太平比封君秩不能蔽永孺食煖後房絲肉自
苦亦何至爲得罪名教也公之雄才直氣此窺一
斑矣然則直以公爲達生者是與非耶善手妄侯
太初之言東方生也以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
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潔其道而混其
跡清其質而濁其文非公孰能當此者公亦歲星
精耶八十猶始壯也而奚足以爲張公壽吾又聞
至人與道轉化不主故常繼自今公且進久視而
爲超生游恬淡之園證離微之與有望真人之氣
者曰湖口有河上公松下史也則余不得窮其際
矣

卷二

天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序

祝觴之有辭也亦猶詩騷之遺乎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恒升者發於天圖陵者紀於地松
喬者稽於人三者備矣謂之善壽其昌非曰能之
間爲長者効茲張太公八十壽而不任觴詠也蓋
公之壽道多矣請重以漫衍而發其或中乎余聞
之天官書曰東壁二星主天下之文又云進賢一
星在平道西太微垣東其星明而濁主賢人對策
書堂集 卷二 三
白雲氣八進賢賢相出太公有子君一以賢良對
策爲天下第一文章行業冠冕承明著作之賢非
其象耶

文皇帝檢方聞之士讀中秘凡二十有八人二十
有八人者應列星之數也則公之甥錢惟文又裒
然爲庶常首若斯者千里得之猶爲比肩歷紀得
之已爲希覩况二賢競爽七載相望金門玉鉉屬
毛駸稟者哉公之子壻錢肇陽出爲循吏退明聖

學物色隱隱動少微間而公之子若甥重賢疊肖
又有叶於太史聚星之占者公其歲星精耶此或
可以爲公壽乎而未既也公之先爲東海公始卜
兆于鳳山其繇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三世之後
莫之與京再傳而爲黃門侍御雖皆民與猶若
弗克當者至於公而士之子爲士耳百年不飛一
飛冲天百年不鳴一鳴驚人自君一出而鳳山爲
我明之高岡張氏之章柱坊矣鳳山以西爲天馬
書堂集 卷二 三

山居於兌位兌爲少女故公之甥家實成其宅相
今

天子惟古士用亦何啻武皇歌天馬來耶其南則
爲神山三神山之一也羽人彭氏居之世所稱騰
以弱水而太公所扶節墜喘於斯者肇陽亦官於
蓬萊今乃時選杖履從之矣太公其嶽神耶此亦
可以爲公壽乎而猶未既也龍門之史日月並耀
顧亦多創於史談談有子長爲之子而惜少孫爲

之甥至如太公近之矣抑談述六家豈不有味乎
道言載封禪之不從而自傷留滯非達也太公不
醜窮不榮通曰者君一御公於燕即受

天子顯休命官庖上尊甘羹之爲養而不忘菜羹
也五城雙闕鉅麗之爲觀而不忘衡門也朱纓華
轂賢豪之爲造請而不忘布衣交也蓋幡然以歸
君一是以爲六月之息凡以安太公耳夫去健羨
專精神談公能言之太公能待之豈不博大真人

平子集

卷二

三

耶此可以爲壽乎而猶未既也余海上人也則請
言東海夫東海公之澤遠矣百川注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者也然自公之微而人疑廉吏之不可
爲自公之振而人信仁者之必有後疑則驟興者
耽耽而信則樹滋者蕃蕃矣爲人孫者以幸厥祖
爲人父者以翼厥子吾師乎吾師乎夫東海者其
太公乎公之大年禮所謂國有福事則慶賀之者
也在詞林盛事有齊陵李文定公以廷魁樹上相

爲尊人奉八十觴至今豔稱之余謂李氏如月之
既滿張氏如川之方至雖入秦齊年而太公之用
物未宏吉祥所止恢弘烈烈沐浴主恩紹明素業
贊天地無疆之休更二十年而堊史佐酌則又有
三不朽事以訖公家之盛何言李氏哉

平子集

卷二

三



封觀察袁朗卷七十詩序

藩臬之有長也皆坐論者也長以下或有四方之事焉袁大夫於楚臬觀察使矣轉餉之役以大夫之重而讓之至於淮徐非故事也是時選人有所推擢待詔久不下海內藩臬半虛署而楚爲甚不得以大夫往而大夫居江陰得過里門省覲太公願菴先生於是太公七十矣懸弧之辰大夫惟牛華鮮備召族屬與太公素所厚善奉觴上壽雖

客書昇

序二

三

留連家慶不厭簡書豈非吉祥善事天與之合哉夫天之合者不自意而偶得之之辭也乃大夫非偶得之也先是大夫自儀郎爲齊臬十年而晉其長聲績籍籍起爲東諸侯冠直指倚大夫才不可旦夕去乃大大有幼弟遭危疾太公以遽人告曰事急矣即有他虞不能獨生大夫朝發轍而夕請轡以歸幸相保而喜可知也凡兩閱月始受事濟上直指亟相勞問介弟無恙乎太公亦無恙乎大

夫謝曰幸父子相保公之惠也其以爲辦官而討之則何辭直指竟用是小有言曰若袁觀察者其才守無間然矣其急弟而以官從之無乃爲非情語乎太公聞曰吾不能譽兄直指能譽吾兄者且夫才守無玷而重之以孝友則先行也古有嚙指心動者非人子也耶大夫以此更量移入楚君子謂大夫之孝也與太公之達也兩相成者也大夫之行怠於齊也今之滿志於楚也亦兩相成者也

客書

序二

三

猶今大夫重於直指竟於應入公且遷晉東藩伯或領節鉞而中州而秦晉見不爲楚有明矣楚觀察使且不得轉餉不入楚其有特餉者哉故曰袁氏之吉祥善事非偶得也不佞又聞太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太公爲諸生以文行先其曹偶一再誦即不更試而勇於退曰吾有子可教也中年有鼓盆之戚即不更娶而勇於錄曰恐其虐吾子也太公有幽憂之疾成癘瘵者數年矣旣大夫領

鄭薦報者入門不知藏報所繇去及大夫計偕公送之而泣然謂所親曰兒身委縣官矣非吾有矣大夫之釋褐於三百人中最少其才品爲當塗所急而故迂其途爲學博士爲國子先生爲迎養地太公則數遺書命之曰寧純毋巧寧閑闇無赫赫大夫自筮仕後二十餘年十一命而至觀察其於進退之際綽如也皆太公之教也嚴君平曰人不婦宦情識減半太公爲諸生時已近之雖以子貴

年子

卷二

五

理頭書老人曰吾七十時饒爲之矣雖然太公貴人也能如吾之草木食乎日不能雖然太公能節奢能如吾之混迹卑田乎日不能雖然太公能忍辱能如吾之巖居川觀乎日不能雖然太公能深居老人曰可矣大夫又言曰太公節奢矣然而好施予忍辱矣然而好名節深居矣然而好公正發憤老人曰若是吾不如太公矣太公受慕養德皆與吾同而功行過之吾藏瘞者也而太公益之貴

李臺集

卷二

五

傳之火矣吾如童山能不鑿焉太公者觸膚與雲者乎而又况於使君助之以雲四岳而雨天下者乎是將久視者也吾無所效於太公矣請解吾之衣以承太公至百歲而貽以刀圭之藥此亦入楚而後有之者也

唐太公無俸八十書序

往余以使事出常山君公屬余萬峯之嶺酒三行
揚靡而屬之曰異日者吾將奏滿書也若以

天子而華家外臣之父則惟子代之言余唯難應
教既君公與余先後皆中謫歸歸而望衡對宇於
龍門之里兩人數相過從余時談莊談騷廣君公
之意太公隔垣而聽之輒稱孺子可教於是太公
年八十矣二三千徵言爲太公壽西至於吳苑東

李士

卷二

毛

至於勾章北至於燕山短章大篇雜選近選於以
頌盛美而祈恒升甚備君公猶顧余尋其緒言曰
不得於朝盍謀之於野余敢不從諸作者之後余
聞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篇尚矣詩以
後學者尊騷比於經於莊周之書見謂遺棄人倫
禮法士弗道也邇余以爲慈孝之經子父之鵠惟
莊近之而騷無得焉夫馳驅王事者猶軫陟站之
思安有一行放廢不勝牢愁而以親之身爲殉者

當時宋玉之招其辭似麗幾無遺象特爲靈均外

陳四方之惡內述宗國之美而已南陔白華之義
何闕如也縱曰資於事父亦何至傷厥考心莊生
雖指繫會史乃其指與騷殊矣輕天下細萬物盡
人間世可欣可戀之事不足以滑其和而一歸之
於重生重生者重所受之生也不致毀傷無大是
者此慈親之所安也而百福之所同也雖然如以
已養親又孰與以親養養親且夫孺仲之遜也元

李士

卷二

三

亮之高也一當父子之間猶不能混貴賤等賢愚
而受之以達生之愛况末世之波流乎林回棄千
金之璧丈人駭重淵之珠此之寓言可爲父鵠矣
意彼伯庸者無亦蒿目而憂遼方之內者乎以
今觀於太公有興焉太公讀天下之書博聞之士
不能傲以所不知而不以資進取一似迷名者清
而容物貴而能下御車徒步入市不亂羣一似和
光者棄捐淫俗室無嫗姜獨睡三十五年每以張

蒼東方生之事爲可深恥一似重積者清泉之隱
深於巖壑二千石以賓禮賓之固匿不出里中見
不議太公作何狀一似閉關者窮亦樂通亦樂而
氣冲然而東坦然自署曰無懷吾聞無懷者意恚
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
作心無好惡是上皇之風而莊生所謂博大真人
也以此安君公之養不亦相成乎哉藉令太公不
具達人之觀君公雖日夕溫清澣濯修人子之節

容身集

卷二

无

不樂也欲使恬愉交養而和理出其間難矣吾郡
東隅厥有神山說者曰三神山之一是多壽民或
曰三神山陽弱水三千里大抵皆寓言也忘機如
太公弱水可航神山可履羨門可侶屈子曰荻羽
人於丹丘莊子曰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行於
太公見之哉君公請理余語奏諸太公復謂孺子
可敬否

封大理寺正楊滄字公八十壽序

昔李蕭遠著論以爲人之非沉修短一制於命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而劉中壘則云人有應
行者必有昭名有陰德者必有陽報釋官所記更
僕不數若寒士不達先習岐黃貧病無徒聊飼鳥
雀雅報不爽若響應聲是則食料之薄何必夙定
於冥中注生之籤亦可游移於司命其然其不然
乎原夫五等列爵伯稱養人九兩繫師任稱得衆
天之好生必有所寄明矣故知渭川千畝竹江陵
千樹備安邑千樹蒙陳夏千樹漆其物皆衛生之
上藥其地皆不老之福庭賴人用之何如耳余素
枕此說今於婁東大理楊公而益驗先是二十年
前楊公六十攬揆之辰也王文肅公修酌者之言
頌公篤行甚備而尤重公好施曰饑寒借財吉凶
借力捐田贈族立祠收宗散粟賑荒皆古人厚德
錄所載而是時公之王母介孀已及百齡識者曰

宰人之孝上格於天是母是子一體綿算無間書
種抑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陝太華者每歇
脚於青坪游武夷者或迴船於五曲藉令公意稍
滿假施有倦勤藉老氏寶儉之言謂馮驩市義之
策夫誰能禁之夫誰能督之然而公以修塗在前
觀成在後所爲資無巨困制廉傾囊行之十年七
十不已也又行之十年而八十不已也方且習爲
日程守爲家法爲九族後爲三黨府是二十年之

宋王集

卷二

五

中人嚮其惠者不知其幾公積其功者亦不知其
幾同於壽者壽亦得之衆以大年何足擬乎婁東
之族雅重清議其尸祝聊瑯太原兩先生以厚德
不以尊官楊公內行純備日引月長彼都人士事
之莊信之固隱然與前諸大老相埒公第不卿相
耳即不卿相而七十餘家待以舉火如吳相國五
百畝義田世世相承如范龍岡無異而能乘無根
而能茂尤其難者也吾聞要有毛翁百歲穉穉吳

中國慶再見於公矣公季君淮仕類文閣義同卜
式其人如玉厥貢惟金皇華之簡書有期南陔之
笙歌先奏授簡祝觴愧非傳史敢廣文肅公之旨
如此

宋王集

卷二

五

封御史左太公書序

御史大夫左公之友沈黃門周侍御諸君子儼然
造余請修祝觴之言於左太公蓋冢宰趙夢白業
先之矣余何能爲役雖然余交於大夫甚習又聞
太公事甚悉不能辭也蓋記有之曰孝子之事親
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則養志尚矣抑父所不能得
之於子子亦不能得之於父者惟志爲然七十子
之徒惟曾參爲養志唯曾點爲嚆嚆乎古人之志
未嘗失

故童冠與偕而平由求萬人必往而藐晉楚不可
謂同不得而異此其家風也而養志之準也世既
晚士鮮聞道於是世祿有驕子而驟貴無賢父方
且驕馬高蓋以耀閭里來門華屋以鳴得意素風
不著浮榮幾何則又有鑒於高明之嚴而懷盛滿
之損者外門而居擇地而路下里門之車同野老
之席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哉而忠孝之大節社
稷之閑議槩乎其未有聞也吾是以有感惻然左

太公之事太公有丈夫子九人皆雋才而蒼嶠爲
長公先奉廷對官中書權侍御太公寓書詔之曰
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戴國公當隋之
亂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所全活無算自
唐迄今廟食不絕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
激烈奮連抗東海留侯惟博浪蕪幾似之此皆無
翼而飛履險益壯况御史藉

天子之寵靈以澄察奸剗何所不得勉之哉太古
久遠之事吾不能知韓范富歐亦人子也蓋蒼嶠
雅於庭訓至是益自發舒思所以慰太公者會

先帝興成駿政之謀起於

宮禁韶瑤神叢大臣首鼠時乎時乎會當有愛公
與黃門楊公排闥叩關天日重朗太公聞之喜曰
吾所望韓稚圭者今竟酬矣及蒼嶠受特簡較士
畿輔是時士習驕悍多不受大吏約束公擢正學
杜私門簡厥條亦簡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

寬嚴川中丞恭頤化太公聞而喜曰吾所望爲歐陽子者今復酬矣居久之蒼嶼進堂食自念受

冲皇異知無以稱塞惟是紀綱之地將上報主下報親無可解者寧作羣小而口誅筆討何可以不

如彥國之直寧作執政而起遷序遷何可以不如

希文之爭蓋孤立行意超然於市恩避怨之外而

朝士上書巧詆蒼嶼亦上書乞身太公聞之益用

喜曰顧吾子不愧韓范諸君子耳豈憂蔣之奇極

衆重矣

卷二

序

詢輩哉乃
天子心知蒼嶼精忠諫不得入而言者爲正人發
其私不容於清議又以銜恤歸儼幾越二旬始發
人持孝經律令相酬切且咋舌去去之匝月而太
公之仲子發解京省又匝月而爲公八袞攬揆之
辰吉祥善事一時駢集公之加餐進酒內怡外愉
綏福履而介眉壽者蓋不待修熊經鳥伸之術誦
八瓊三疊之文而吾以其志之得養視之矣公元

配周太恭人年亦七十有六九子皆太恭人所生
自昔多男子者皆稱彞斯鴈鳩以爲壽太恭人則
否豈左氏所引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繇乎不然
何以一將九子如鳳德也更四年而設悅則野史
修酌者之詞以進

卷二

序

共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階壽序

余往視學楚中所物色茂異官於江以南者甚衆
自以荷衣蕙帶謝軒見之交即舟航所經潛爲催
榜不令鄙人得述之以是爲常而魏使君今吳江
前後四載僅於徐中丞官舫一覲而使君敘余有
一日之知延欸甚洽竟其在事未嘗報謝禮故以
簡爲貴也使君自南曹陳臬中郁而余有鄉舉門
下士彭今在使君訓中始有尺牘相屬彭今入長

卷二

序

聖

安爲言使君政術風義甚具今年春使君之太公
與恭人七十偕壽其懿親胡文學請余文祝觴則
又爲言恬脩雅尚甚具也太公家世景陵右族其
事厥考泗濱公至孝不佞曾閱泗濱公博學明經
晚而廷貢司教鐸初命新安再命秦中三命登昌
太公嘗問關御車隨身以列婢爲子舍流臉上食
左右奉養雖坐冷無坐首管作飯形影相依未嘗
頃刻離也然以是不能竟學絕意進取而是時使

君頭角嶄嶄秀穎非凡器太公曰亢宗有人吾志

足酬矣遂專意訓督名噪輿官以已酉舉於鄉庚

戌成進士筮仕蕪陰公一往省親其廨宇如水訟

簡刑清曰習爲吏矣即駕而歸旣而使君政聲鬱

起以煩劇改令吳江以治行高等擢南尚書郎尋

陳臬中郁督餉浙省金陵武林海內所稱江山清

美華實上腴公泝漢污沿長江順流東下不啻御

風非有輪蹄跋涉之勞如禦囊入欵入奏者使君

卷二

序

聖

又數迎致官邸太公乃偃息山幾柱門掃靴食武

昌之魚石兼珍之味飲竟陵之水若內法之尊日

與次公研經論史魚魚雅雅不知車上儼何狀也

余以太公恬修雅尚質之楚國先賢其純孝類老

萊子其忌機似漢陰夫人其偕隱鹿門類龐公龐

公求全於亂世故以水深林茂爲樂太公遭時聖

明父作子承恩綸局奕元方季方將相踵顯顯

馳驅皇路何必減伏龍鳳雛羅拜床下茂道家所

謂忠孝度世不導引而壽者太公得之且進而與
大椿氏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齊年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懸弧之日胡文學試函余語脩康
爵太公當輒然而有會否

卷二

卷二

卷二

汪隱君繼瑒五十偕壽序

太史公稱人富而仁義附焉夫登高而呼則不疾
而遠濱河而飲則盈量知歸其爲德之易固也乃
箕子之行五福先壽與富華封人亦云彼所稱素
封者豈天之私人乎何取精之多也不佞嘗讀道
言老子在黃帝時爲廣成子在周爲柱下史在春
秋爲鷗夷子在戰國爲鬼谷子在漢爲黃石公其
說遐悠無所稽信賴范大夫之霸越也翕張強弱

卷二

卷二

卷二

之閒可不得老氏之用哉彼曰旣已用之國又以
施之家脫屣卿相三致千金能致之又散之即
衛生之經不問可知其合矣何則盈則虧極則反
天之道也計然之策雖末業乎其然天之行與黃
老家不殊奇可使羸促可使延矣且夫百體九竅
外衛內營當其稱有壯之用及其壯爲衰之候豈
非貴微賤賤貴之意耶內景經曰積精累氣以
成真寸田尺宅可治生今夫涕洟吐洩衆所屏越

也而有道者實之聲色滋味衆所競驚也而有道者捐之則豈非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意耶不然至人食乎清而游乎清而少伯未流僅同程卓則必有以矣新都汪隱君以孝友爲政其事厥祖有醫指心動之奇節蚤歲爲家督以廉買聞閭智智勝爭時時會應得過當愈於綈齒推其餘以救如宗親撫故人之急挂劍市義弄先解紛歲餘出米數百斛爲粥以食饑夫繕治澤梁以費爲惠鄉

卷二

隱君者至於室無姬妾門無淫朋力行純備恭儉惟德不惟貨殖傳所云法孔氏之雍容已也君自四十以後即有意於達生嘗曰仲長統欲嗟販糖和安神聞房保壽命之期出宇宙之外獨力不能買山隱耳吾幸自饒給於所謂良田廣宅背山臨流者豈復有恨哉而能自苦畢世爲於是釋有心計者主出入而脫身就閒築亭臺於蔭山之麓築木爲映魚鳥雷連蔓艸陰陽是樂也

與若偕隱能助君施君之謀於室也嘗獲於是皆五十矣君有子太學之康從余游茲歸拜慶而清溪諸太學諸君子屬余言以先酌者余則愧悼史抑三天子都黃帝鍊鵠之機木公金母之自出得全全昌汪氏有之矣履康綢繆才一日千里傳曰明德之後必復其始自今尚有國之顯休命以寵光二人川至日升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卷二

卷二

宮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余觀東寧焦氏之百慶錄而知國家之異數加於
元勳世胄者雖同姓諸王孫不若也夫 天潢至
貴重也然厚於取幸而簡於辨賢罕有混吹柄無
專授此長沙有起袖之請而子建抱摧鋒之愧也
有如東寧以河山帶礪之盟兼于城服心之寄入
則彈金鉅儲宿衛出則佩金虎襲橋陵者有之乎
無矣且也堂廉既遠金玉其音衣租食稅之封鮮
詢事考言之典自非助餉九邊貢金三品則優
詔不濟於大廷 璽書豈頒於外服有如東寧之
歲間上聞 恩綸慨述進文階而冠率府自稱廟
而及慈幃使祀國廟城之節託錦綵而不磨其姜
泛栢之詩截管彤而益耀者有之乎無矣若夫小
山叢桂之侶竟以凶終唐邱闕錫之微亦為曩始
出城之禁不解越境之交間如客有遊聚恐騁妍
之不瞻人雖同世或授簡以無從有如東寧友天

卷二

序

聖

下士聚四表歡繡虎雕龍盡出宗工之筆家雞野
鷄齊登遺母之羹即曰酌者之言取而無禁乎不
知青萍見賞於孟嘗華綺待贈於平子藉令悅禮
敦詩之譽未弘結客好文之道未廣列鼎陳茵可
佐如松之祝題鸞翔鳳足銜寸草之酬則何以壯
淡水於同心致琳瑯之觸目者也顯親之孝斯為
大矣若乃老嫗陰符之經百言衍道百言衍法西
母朱陵之果千年一實千年一開事類於齊諸古
爭於魯什者存而弗論可也

卷二

聖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
東余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閭若無人
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
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
君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通再三歸孺人
將以春秋上冢爲留憩山莊者數日此外罕睹其
面與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

序二

卷二

海內東帛加壁千渴輻輳筆潤有餘逞進興九族
賓朋全其饒寒隨手散去豪空而止鮮有歸遺細
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
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嗚呼如
也難難如也安其荆布有六珈之華歷其脫粟有
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
小者機杼無不踴躍仲醇是以無內顧而懷息於
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替屈子遠

遊之冠策廬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

婚女嫁中壺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大且老疾俱
至而臥遊爲平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子歸以來
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
醇才名方噪倪拾青紫之年頗不難爲孟光之勸
隱然而勤身家東先廬無恙不至寄居卑伯通之
廬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
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

序二

卷二

人曾不罷釋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
然充然無焦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
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爲龐公之偕隱矣
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性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
城也并不入室孺人第少蘿菲耳往者臺察以有道
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蘿菲耳往者臺察以有道
爲仲醇於朝將修吳興弼陳憲章故事此何必
非蘿菲仲醇同學有若方泉麻學憲唐元微宗伯

楊彥履官諭范長脩學食其夫人則既薨弗矣而
栢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於
百祥者誰哉又況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
之徽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
璫不足爲孺人頌也結祝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
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不孝集

卷二

七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在昔乙未之歲余未 詔爲兩宮同考官初人棘
註書二房序齒也次日改注書一房序官也大學
士新建張公忽遺余請曰鄒宮允以春秋一再分
考矣今且復然顧其額少鮮肯易者公有意乎於
是余復訂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董叔設是
時方以科場爲懼所恒門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
顧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不直余謂何乃作昧
心事而問周望宣言曰董年兄不及吳年兄矣叔
設故崇仁吳所取湖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
盤亦得李鴻卷袖之不出新建張少師曰廢則俱
廢耳李鴻者中文定公之壻也戊子之役人以是
點余座師黃宮詹文定去國而鴻得雋正宮詹辯
誣之日余安忍負黃公蓋叔設之間開得一第以
此叔設雖無祿養世傳其公事之業籍籍稱才子
才子余藉以有得士名未嘗爲舉主累云去乙未

三十餘年而叔殺之元配李孺人以完節旌於

朝今年秋爲五十設悅之展於是叔殺之弟返周

索余言爲壽則十年前朱少師已立傳矣何俟余

言乃余有感於邯鄲淳之碑孝女也謂崩城哭市

坐堂待樹之烈出於高門大國者非難出於草茅

露屋者爲難詞則妙矣論則未公夫醜毒生於晏

安而奢麗給於世祿豈不自古記之哉余嘗遊行

天下至閩之建陽朱紫陽夫子過化之邦也邑宰

序

序二

序

吳天洪爲言此邦五百年無以節烈表宅者驛車

山東有丘少司冠橋者 先朝遺直也其長子以

辛未成進士丘公有西河之流吾鄉陸黃門樹德

昭之詢及葵室丘公曰嫁之矣黃門大駭丘公曰

陸栢舟之詠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

岳之間氣可與望之人人乎若丘公者可與衡節

烈之概矣孺人所生所歸皆世代簪纓之家所謂

高門大國者當代鮮儂十六而嬾十八稱未亡人

有嚴姑無血胤孺人不恤九戚忍戚以成夫子之

孝廣夫子之慈茹荼食蘗三十餘年皎如一日且

儉而能施終抱遐周之子收陰德報而 朝家旌

典適與繼絕會假今叔殺今日而在孺人魚軒翟

謁驚章鳳詔與今妻世婦班中宮內朝之列亦尋

常榮際耳能獨持門戶馨香發聞動於四岳奏於

春官達於

宸聽表於宅里揭日月而敵金石否世人艷稱甲

序

序二

序

乙科然明經三歲以數百計制科三歲以三百計

而節婦被旌不能過數十豈非以其重若此其多

若彼哉是昔者叔殺以高第彰孺人之勸學今者

孺人以旌典彰叔殺之刑于叔殺有孺人爲促後

之延董氏有孺人爲棄中之盛譬夫西域之樹半

榮半瘁豐城之劍一升一沉雖形若支離而神理

瑛發繼自今孺人且日討斷機畫荻之事以祖之

視父之書觀藐孤之成而終叔殺之緒是女氏之

不朽道也即不佞爲叔弢舉主亦有榮施尚何南
岳西池之謬悠足爲節婦道哉遐周試以質之朱
少師謂可佐康齡否

卷二

空

程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大祝母氏之遐齡者非真仙曷以壽金母上元莫
稽往牒至於南岳東陵則固爲人婦爲人母非人
倫道絕者也然其教不大聞而因果福田之說頗
足以惑里俗於是布黃金造瑞像輸長腰供香
積名爲佞佛而祇以重僧人之食業耳晉江王道
思抗論謂金天氏之教有裨於中閭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吾聞新都程母戴孺人之事而有味乎

卷二

空

道思之言也孺人生有至性及笄歸程隱君恪恭
婦職修禮讓絜罔弗潔虔行故素封完備會計罔
弗瞻舉夫子進疾強天而號願自身代且割股肉
以一杯羹進焉孺人平生儉素無他好頗獨好
金天之教若有以之自具中年已割帷房之愛清
淨自居緇佛一金符與一鑪三業皆隨四偈時參
二典貝書具通大意吾聞彼教有云作有義事是
惺悟心解之者曰孺人治產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孺人之間政近之又云戒生定定生慧故學士奉
文句者受障深而婦人女子行一意者取道疾孺
人之信心近之方且爲鹿門之壻方且爲臺山之
姪而詎若愚婦之依佛乎哉孺人有丈夫子四人
皆負剛儻才以孝友聞於里即孺人空諸所有而
家益立茲當五十厥子至善君謂本宰李先生及
余文爲善李先生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內而余
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外亦以鹿門臺山之壽壽
於南岳東陵也

李善集

卷二

空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借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
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
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江母太孺人之事更有
異焉太孺人始爲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
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
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
戰則請枹鼓以助蓋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
乃壯趣治裝應臺使者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
聲錄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諱哉
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
懷安自墜則南金竹箭終爲無蹕之寶而葦門圭
寶皆爲伯通之廡矣太孺人成汪之功豈在舉士
下哉太孺人晚而賦栢舟有丈夫子四人翩翩名
士佩服義方唯謹恩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
何大懼無以樂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

李善集

卷二

空

時豈能越春而爲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
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答
勛勞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
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溟穆溟仁心
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諾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
減驃騎即太孺人之所爲劉薦留賓臨關辨友者
桀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嘗質明攬
禾刺斷家事未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
之經也飲尊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
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
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余言以祝觴者汪
太學元霖於穆溟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
也

門人 徐士斌 問

許 經

容臺文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璣

序

少司空祝耳劉公八十壽序

少司空祝耳劉先生者通籍四十年侍養二十載海內之曾聞也其昌與同官陪京先後引退今年八十矣懸弧之辰許文學請余修酌者之詞余日何以余詞爲哉孝子德至於天則天苞見地符出

卷三

一

故孝經有獲神笑翼經而行今在祝氏矣子知之乎文學曰何居余曰孟夏之月

天子發德音下明詔若曰余一人未收列聖養士之報豈忠孝之率不先與子大夫有以終養在告者將尊寵之以爲臣鵠所司核實以聞文哉王言所以鼓廉恥之陶冶明崇獎之準的謂孝祝之獲神笑非耶而安取以余言壽世之言壽者衆矣稱叔夜則言養生有主討芸餌木熊經鳥伸亦足長

年此宜於山澤之臞縉紳先生莫能從也李康遠

則言運命有定壽考康寧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其說近之而非所以論於盛世極治之世則壽用五福威用六極一受成於皇極之主而司命爲無權且夫瑞草嘉禾無情之物猶應聖王之念而生何論壽考否則衛武之九十太公之百四十召公之百八十何以皆在周道方隆文武成康之世豈非賢聖繼作而錫福者厚與耳劉在終養諸君

卷三

二

子中如連林之有松栢羣岫之有嵩華而主上竊寐黃髮勤思憲老與耳劉之八奏會臣主之精神若隱隱相通者而知自今以往耳劉之爲九十爲百四十爲百八十皆以

聖主無涯之養錫孝子無涯之年也謂余不信請徵以近事西虜跳梁朝議推轂行邊元者有及新城王少傳者言官以篤老難之

天子不爲動及召見平臺少傳趨繡闥雅調對

精鑿難借箸之籌粟米之論無以過之

天子大悅賜鵠印佩龍文而出西虜怵於先聲退
兵六百里當是時非

主上神武獨斷後爲言者所誤再索而得耳劉亦
如是矣此二老者一如疆弩之木猶貫七革一如
吞火之世獨嚼寒冰皆聖世之瑞也文學歸試理
余語佐三雅何如

朱臺集

卷三

三

朱彝江侍御六十敘

箕噤嚮用五福厥有壽康夫壽康自稟異氣非人
主所得用者噤何以稱焉蓋大臣之威福庶官之
淫朋皆內德也同於齒者齒亦得之且將犯天下
之不祥雖飛廉而彭祖乎稱爲天耳惟皇極之主
能蕩平正直操威福之柄塞淫朋之門使其皆爲
攸好德以遭善氣故有道之世其君子之有年者
君子之也宋玉憫屈原以忠信見疑作爲大招至
言四維上下皆不可處此其坎壈牢騷何知年壽
而易之嘉遯篇之考槃有進於此者方且易靡爲
肥即隘爲寬噉其菽木有芝木之功安其圭竇有
樓居之樂休休焉衍衍焉吉祥止而神明宅此則
陶人頌人之自爲大年者有不出於君者矣雖然
君猶天也吾身非君有孰有之哉蒙莊者流旣以
君臣之義比之迷雨而猶以江湖魏闕爲重傷而
無善類此不可聞於蕩平正直之世矣余同籍朱

朱臺集

卷三

四

吾采天下士也以清節直氣有聲西臺伏蒲之論
流傳海內更僕未數旣而繡衣持斧澄按江南風
采稜稜爲國家圖永期業有端緒會

天子誥謫言官二十餘人公亦在謫籍中得電白
尉三吳士民以不竟公之德澤爲恨而公夷然就
道瘴海炎方顏如紅玉歸而築宮於山水奧區所
謂趙王孫故宅者讀書談道教養子弟郡國守相
于旄相屬罕所容接時以春秋勝日與名僧韻士

卷三

五

往來湖山間意豁如也臺省之薦賢以公爲舉首
者無虛歲而若弗聞也者銓衡之啓事以公爲司
馬宗伯之屬者無虛月而若弗聞也者其容色溫
然而不怒其文章議論依於大雅平淡而無孤憤
怨併之習所謂幽人碩人者非公耶公之同鄉有
朱大復祠部以言事歸里中習餐霞服炁之術能
經旬不食冬夏一衣公平平耳烟火藥葛不廢而
精神色澤興餐霞服炁者等即余與公巖居相望

會於茗雪會於具區會於西湖或十年或五六年
或三四年談容酒德與夫撫膺擊節鬱勃慨之
氣猶是若采也今年六十矣子月二日爲懸弧之

辰其二難襟海中舍五臺憲副等屬余祝觴焉余
以爲凡祝多濫辭如蒲柳而松柏之也樗散而杞
樗之也繁星油雲而景慶之也皆傳其溢也夫旣
已松柏矣杞樗矣景星慶雲矣必也試之烈風棟
之明堂見爲王者之上瑞而後不虛三者之用以

卷三

六

公精魄才氣若此海內之仰挹快睹若彼是且煩
之以政事而不傷於佚靡之以好爵而不傷於高
寵光之以名譽而不傷於達而岡陵恒升諄諄若
八九十者於義無取矣離騷不云乎老冉冉其將
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彼爲習於怨者名立即牢愁
解矣公不爲愁且怨而一日賜環大酬愛君憂國
之志所爲恬愉交養何啻挹浮丘而侶羨門者壽
又何可量耶請與襟海兄弟爲約今而後無復以

下澤款段驕公以尊萊鯨魚餉公余亦無以雨簑
煙笠求公以驚倖怨楊怖公惟挾斑竹管筆書公
出山後事更三十年而爲公賦抑之詩者與朱文
宰祭酒共之矣

望江兄九十壽序

吾兄望江公以名德躋大年九十矣攬揆之日于
姓咸造選扶履稱兄純修憲老之禮焉余諗於衆
曰此家門之盛二百餘年所希觀也請逕言公之
所壽者而余採爲祝觴之言可乎於是有爲公
之子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某等習公之志機矣
然行年七十而嘗若有蹶躓者則以母沈孺人立
孤輕趙客抗節遇共美而未有報也自辨伯待詔
不盡其

卷三

八

公車上書 闕下當時百司騰聲之疏

神祖十九箇中爲公父子以孝情格天事下大宗

伯議大宗伯之直指嚴實以闢而得建棹拂表

宅里微

天子之譽命以慰之之恩慰風木之恨而公之
胸中始無一事寢不夢覺無憂爲嬰兒爲赤子古
有終身慕者年有十歲是公之壽道也有爲公
之孫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三十年爲一世公則

三世五朝矣自甲寅乙卯之後六十餘年重熙累洽潤澤豐大間者邊陲永神齊蜀黔巫日尋干戈而壽夢之區樂郊樂國天官書占云歲星在吳又云老人是在斗牛間堯之瑞應所謂民之于八九十者歌擊壤時也斯不亦壽而康乎有爲公之會玄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齊桓有云多壽多厚無爲貴壽矣三鳳既還夢龍代興今者承明著作之庭石室蘭臺之選虎竹熊幡之任達梭子矜之英

李善集

卷三

九

里號鳴珂居題通德公德懷以振族之恩觀元宗之盛而喜可知也緋伯博於學瞻於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行且致身日月之際

天子詢家學所自有詔即公之居投經如毛公九十故事斯不亦壽而榮乎語既咸請余致辭余聞論文者有筆隨人老之說而知登年之爲載德助也彼其側身潔行欲善無厭者嘗一日而懷千載之圖豈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可窺其藩哉諺

曰天有記性無急性無急性故蚤計者嘗失之日前有記性故倒行者難待之定後吾視公質行可以鎮浮厚道可以祛鄙徐公之雅尚通介有常任安之交情寒暄無變雖自其性得之哉而亦以閱歷多造事熟而有典型後有燭滅故得效之方佩若上業已事之美護若瓊寶譬之松柏之節久而愈堅置桂之性久而愈辣醇醪之味久而愈和蓋以德致壽還以壽養德所得於切磋琢磨者九十

李善集

卷三

丁

年如旦暮也談何容易余少於公二十一年昔余有感於鳴珂之章而公爲賦無承蓋其厚之一微也及是家慶爲歌抑之詩以侑康爵而屬緋伯紀之

賀楚方伯霖宇梁公晉中丞序

楚庶宗之變也諸大臣議以爲春秋之義將則必誅楚氛甚惡也圖斯晚社隨不灌屋尾不黨凡議所云非其太甚爾無津於宗正條而一以司馬君從事於是散四省集大子君

天子聚顧廷臣獨念撫楚莫可遣者時梁公以方伯守土荆南先是以平苗功奉璽書賜金且需次領節敘道與楚事會

卷三

序三

十一

天子迺命廷臣請以中丞節授公公朝受命而叛者夕伐謀見疾馳而入幕府而士民喜可知已曰公不從澧州來其從天而下耶是時伏戎在荏悍宗在堞方屬耳目新帥以爲意嚮公至則皆留伏不敢動曰是夫四征不庭償經行憚者梁公耶庶宗寡援則大窘公廟筭百出則又次第就械無逃罪

天子以一中丞節勝于十萬師而方城鄂渚之間

謠如矣故事大中丞自藩臬晉者同官微言志喜

於是諸大夫授簡不佞昌曰待子久矣其無辭不佞服膺公教甚深且賴公定楚無入危之誅又何可以不文辭也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真

是賈誼買大夫不難繫單于頭而抱火積薪之處惟諸侯王爲諄諄又家今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廟而尊天子舍削六國無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

卷三

序三

十一

所能者預萬乘之重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真將軍者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而條侯則隨也二子者試方者也試方者人贊試策者國費得國醫事幾矣藉令動六國之兵而應以棘門霸上之將安在禍小乎故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明而熟於計也嗟乎國家日不乏謀議之臣至如威名折衝信命殊俗功能

日者可當縣官緩急者曾幾何人又以遭時泰寧
其章不試士大夫優游文墨拱手而取大官他故
勿論即如大中丞是古天子所使王官監於諸侯
之國而分陝之寄也鑿凶門樹大纛將以虎符發
發而稱王帥手居則討軍實而銷民萌有急則發
應於肝腹之間而制變於呼吸之頃此寧果可書
試者題其道其廣其途其夷王爵者率以寵名譽
故難言哉難言哉公以文章學術起家望即當西
夷弗靖

天子命重臣行邊公應詔與俱重臣克賴公策敵
王所僱用是結主知起士望今國家屢有征伐之
事公未嘗不在其間三韓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
役皮林之役公或調兵食或設方畧或視戎行或
募奴士交河飲馬漳水墜焉公所爲間關而策馭
也禮帳酪漿刀耕火種公所爲跋涉而問俗也飛

芻度嶺積甲齊山公所爲拮据而先事也赤白擇
先癸庚謀野公所爲指顧而應猝也公董官師署
而幹濟有元老之猷近試三輔而經營在玄菟青
海之外旅進藩臬而物色在河魁中執法之官是
故人知

天子一日而驟貴公不知試之二十餘年不爲不
久人知公不戰而成功而不知公之所爲百戰功
皆今日收功地不爲不難也且庶宗幸而濫觴已

耳叩潮倒滔天而其敢奴就與虜酋其獲捍孰與
犒燹其貪忿誰與脫巾之卒公能折其所難何論
易者紛條侯曷讓焉若乃盈廷言戰買生之慟哭
也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則西川謂耶總之

皇上善將將得聖人之威矣蓋宸濠之亂王公瓊
在本兵曰無憂業有王伯安在今公之講白沙氏
學與王同公之禮王之賴其地同王先濬而後苗
公先苗而後楚其事又同儒者之效觀矣漢事云

乎哉且夕者

天子歸師中而寵公於將相間則有穆如之頌以俟君子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陸士衡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文誠有之仕亦宜然彼賢人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契在爾知藏無厭述於德謂之隱於善係之陰何嘗稟成於朝署司命於主爵哉而或者謂朝權之可常信譽無之足據所保者在此即所指者在彼而廉恥節義無所不捐矣則雖實之爲患不可語於達人之觀也吾郡大夫西安徐公室仕時嘗爲鹽江司理續永持斧爲淮大夫自牧伯守長以下慮無不備心先意自全威稜之下者而公平視之無所阿已適有徐守之讞相忤棄其官歸徐守者江右汪君心淵也始東方妖賊壓彭城境此南北咽喉關天下午危不小賴徐守善爲兵多方畧扼其進滅委城遁去張睢陽輩人也而失職於備兵使者趙君楚中之於淮將行食吏之罰須臾理官閱實其罪法在重科中衆莫不心傷其竟乃與慷慨激昂明

其不然者徐公也是役也公仁心爲質繼養生風陰德通於神明今望重於山岳所保甚多所捐甚少惟一官耳嗟嗟倡而和者何人哉崔旣入操國柄尋奸輔之長夜漫漫孰知其旦精

聖朝更化羣公訟言 賜環有命復爲松楸則與公同解褐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公無幾微原薄故官而議益練而神益完有泣罪之仁有定亂之喜有平反告母之孝情有不如不吐之風宋嘗之陟羊腸過澠源而結韜九土楊幹百川易於履平地也三年報績特尋常事以公始念不及此故同官觸之以志彈冠之慶云昔漢于公以官殉覆盆炫耀史冊更千載而有錢若水又更五百載而有公與之鼎立奇男子故自不易食報當亦殊絕今天子褒誅獨斷遠過漢宋彼于公之高閭若水之急流其足爲公稱哉其足爲公稱哉故因郡伯諸公祖之請而揚厲公之百一如此

真潛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片

楚之貢浮于江沱潛漢則禹之道也昔也逾于洛今也泝於淮故楚之轉輸者歲詣淮受教令於幕府以開府視淮亦猶賜履之地乎大中丞修吾李公以撫兼漕事久矣日者

天子以璽書晉公爲左副都御史而楚之藩臬使喜可知也曰公今真爲潛矣楚賴之矣又曰上今用公矣世賴之矣授簡不佞昌曰庶其善頌乎不佞何能爲役憶讀公之撫潛疏而能言之士方公於汲長孺陸敬輿郭今公韓魏公張方平者核矣斐矣如以古之事詞止矣不可以加失請言今事可乎在昔永嘉張文忠公自鄖官佩相印嘗召對便殿故舊言事假儻不小拘公旁顧一二宦豎則佯作踧踖狀

上怪問故公對曰臣何敢失此曹意內庭數武地如萬里矣因極言鎮閩所在暴橫非聖明潞潞

內終不見天日

世皇感動爲盡罷諸鎮守者夫李元禮一世龍門
裴晉公四朝元老竟拱手於宦官輩而文忠以一
言除數世之患偉矣社稷功也雖然公有社稷功
而於賢人君子肯許以社稷臣哉遇合太奇寵數
太盛不知者既忌其譽之捷知之者亦恆其報之
稱尚安得而以名歸之故夫歷遭變險阻有驟
而起有前而却朝廷之沉譴與海內之清議而猶

卷三

九

時亦兩相激而鬱勃不得宣者此亦名臣之資也
中丞公得之矣公以直言極諫浮沉中外二十餘
年最後領節鉞未幾片語出宮中賜之秩其事甚
秘世莫能知也公請去不得請代不得嘗以身在
去與代之間可去則權輕可代則責亦輕而稅瑤
增者乘公兩輕之勢磨牙張距以吮淮海維揚之
血公亦不量孤危而日夜以討瑤爲事如臨堅敵
旆鼓譟諜靡弗用也如薄猛虎網羅弓矢靡弗設

也幸持其陰重罪大困稅瑤使不得生還禁禦當

是時海內扼瑤者若清原若江夏若南康皆不能
以一矢加遺守土大吏至襁冠帶受辱其次三木
囊頭受辱其次縱騎鬪土受辱而雷霆之威獨著
於淮上識者曰上之知公雖三旌九遷不通也
至上雖心識公而未嘗驟賞公公雖受眷命而以
年以資未嘗踰於恒調之尺寸公在鎮先後著功
實如取將吏慙貪墨議河渠護陵寢靖叛南

卷三

十

流散不止爲漕而獨敘其所爲漕者若曰程績而
酬則爵祿不足也以故天下之賢人君子皆信公
重公於公之當去也昌言於朝以規於公之不遂
去也昌言於朝以頌即鑿橫門建大義盡護東南
諸侯股肱倚之咽喉仰之於公豈有不足而公議
之鬱勃猶若有不盡釋者公之功名於是爲盛哉
抑公不獨自處其名而已也

聖德亦光焉矣

皇上異時不嘗逐三大璫乎保之敗也則惟相隨之歸之敗也則少宰隨之誠之敗也則臺諫官隨之夫自宰執而卿貳而臺諫莫利其比璫也

皇上之明也公之終有譽命以此故夫分過於君謂路馬不可問逆鱗不可批密雲不可雨明夷不可日中者皆誣上者也布衣輕俠尚有各交安有網恢恢綬若若而匪瑕暢美莫望之臣子者

皇上紹烈祖之休於公乎白矣書曰嘉謀嘉猷惟

卷之三

序三

五

我后之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繼自今公益有無窮之聞主臣俱美中外祝福洛脩貢江獻珍寧獨惠於楚於漕已也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睦州毛氏兄弟鼎立孺初公後起爲吾郡司理凡五年聲籍甚

天子用所司刺薦以異等召云始公之入吳也其仲司諫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龍圖之樹其佑天官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桐江之絲公拜受教而爲董子理之也董子俯而思仰而嘆曰善哉縣天官氏之言可以清縣司諫氏之言可以任難然

序

五

子爲傲爵祿者也於先憂何當即於理官何當也公曰唯唯否否夫嚴子者果以其傲爵祿爲高已乎其言曰懷仁附義天下悅趨勢順言要領絕此古之遺直而范氏之宗也凡任天下者固必有庸捐國家之謀肉食者鄙功名之會金注者惜故可餌以祿者即可怵以害可廢以爵者即可撓以法非夫泥塗軒冕而能富官立節者天下無有昔范公爲諸生則以天下任吾爲理而任豈稱早計哉

桐之水以彌吾齒耳蓋公之持論若此其理郡率以此言爲券較然不欺其志焉公身兼數器而轉木之聽自其顯職卒法處事片言立斷刑書既定即豪貴大使力能得之監司臺察者不能得之公監司臺察亦借公自解曰是無如司理何有宰相子方操然柄爲吾邑宋氏關白公抵其書標其使曰而公與吾無生平而肯爲也邑有人奴埒素封與故主杭輩下貴人至爲擊一學使者去賴公屬

筆壘集

卷三

三

治竟楚於法於是江以南拾地呼天之屬顧一當於郡理歟不恨而公以爲無冤民易無冤士難今夫司燭之殿最寄司理筆端一不當今豪惡聲此寧有兩造爲閱實者公故具鑒裁而不以脂韋先惻愍凡所品騭要於至核即臺察亦無以奪也計公在事以廉成平廉最著以彊直行仁恕彊直最著弓旌未及而風稜岳岳已動朝著矣遺時休明箕穎爲拙雖江湖客星皆耀於鈞陳太微間假令

子陵而在能逃諫議徵不就否宋時自希文出士始知重氣節今

天子高居法宮積愆如山不復決慮無弗伏闕諫上殿爭蒿日以修社稷之急而天下春春多事何也豈其速於仕也而不太有所捐與豈其知趨勢願旨之非希文而不知懷仁附義之爲真希文與昔富鄭公之賢也欲有所誅進而希文持之曰恐人主手滑此以知其不好激也石徂徠之直也爲

筆壘集

卷三

三

四賢詩而希文嘆之曰天下事爲鬼子壞此以知其不好舉也若希文者真能捐名者也語曰貪夫殉財今者歟惟烈士殉名夫名美物也而權利之委也故遺利而後可以遺權遺權而後可以遺名遺名而後可以愛可以任公所試之理而效者也吾終不以羊裘爲沼以龍圖爲見以施於郡理爲公之細而効於臺諫者爲公之宏公行矣不煩步矣請亦以余之言爲券而質之公家伯仲微余

言者華平義侯青浦韓侯署上海許公皆漸於公之家風者也嚴以子陵名范公所嘗守郡者也

送義邑侯入覲序

義侯以進職行矣歌騷之日二三子講德焉行人
吳子論於野史董子曰國有六職今則兼之吾以
是程侯抑何慨然游刃也侯寬然長者鑒裁內運
海廷見士大夫考政問俗即能得其人於目睫之
外造請不廢陽鑄自遠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是天官氏之職侯克舉之也侯下車之歲大浸稽
天請命兩臺發粟賑荒鄉三老義士所在施粥糜
閭井相望侯身自勞來暇食幾廢所治餼夫不可
勝數歲不爲虐邑故苦踐更通議均役官與民視
田受役幾無等侯覈富民田隱沒盡出逾故額六
十萬於是中產以下皆得免役而縉紳亦不至大
困行法之平爲江南最是司農氏之職侯克舉之
也學使者檄郡縣校士所在謹諱山苗凋於今古
同嘆侯謝絕請託精心品藻白屋寒賤遂無留良
明鑑空懸飄瓦不怨是宗伯氏之職侯克舉之也

分縣之役日引月長動盈四百侯汰去過半昔之
假而食者轉而歸農又捕賊曹符檄所何
輒命意延蔓延周內莫可誰何侯紮法定今落
其角距候糧以時往符息警是司馬氏之職侯克
舉之也侯嘗謂欲省獄訟先省餞贖非兩臺監司
大吏所召捕未嘗逮人於庭亦無一役輕下閭里
幾書已入欲解則聽之未嘗引繩批根見法輒取
也是司冠氏之職侯克舉之也澤國興區溝洫是

卷三

七

急先時濬治以勞遠人自侯建議壹用土著畚耜
在前鋤鑿居後事集民安百世永賴浦漚一役衆
稱誦渠是邦之職侯克舉之也夫國家以太曹
盡天下之事而以縣今習六官之事如侯者得其
一察已足孤行兄兼總脩貫左右其宜不爲天下
循良冠乎董子曰似也子知侯者請更有進焉吳
子曰仕於斯縣者處脂膏中耽耽逐逐富民是求
彼官於家人極於病益有之矣侯淡素自將冰壺

方潔尺組寸帛不取諸民沽酒市脯寧得其直侯
存華五載矣素封之家游聞之子不知上官科指
作何狀有以懷璧罪者誰也如其清賢豪之門罕
牘並進或伏其吹噓張我羽翅侯曰我守土吏也
豈僭譽於名交哉守常度自信而已如其介臺察
有所推抑其人故不能事侯侯陰爲解脫竟不令
知所卵翼士有退而負德者或爲侯道之侯益爲
掩覆不令人人知也如其厚此足以領侯矣乎董
子曰近之矣猶未盡者其在侯之量乎古之知人
者謂智可練而量不可學侯之量深遠矣若萬石
之鍾不爲寸莛鳴函牛之鼎不爲小鮮鉶忘龍犀
遺毀譽於家有不見於國有不聞者是隰朋之弘
也是故倖誠才矣然而不張的誠清矣然而不谿
刻誠介矣然而不崖異誠厚矣然而不湧閭其大
臣之度乎當其百里有六官之用當其臺諫又有
大臣之用王正之春

天子麗明堂觀羣后修漢故事有以邑宰進大鼎
少傳如桐鄉審縣者必請侯吳子以爲不虛
請書之

三

司理臨川吳公始下車據書萬卷焚香誦或見
謂公文人海法吏不爲也是時積案如山老吏抱
牘而進冀窺使君辦治若何公縱觀有頃手數牘
曰是行禽敗常者案之是封豕吞食閭左者案之
是城狐穿於官府者案之是鬼域開兩造而噉其
肉者案之餘錐刀雀角非國法所急不足煩乃公
三三須其改悔將有縱公觀者偕伏公書端居港
至或十日不決事或一日決十數事或十日不判
牘或一日判數十牘皆洞肝披膽引經貫律莫可
上下諸奸人莫利當公而旁郡有不平願得赴雲
間嘉石歟不恨公自以鎮靜坐消告訐俗而諸御
史臺或移文申令巖然不爲應豈其治絲而棼之
耶久而知公之指在不擾交章刻譽矣若乃求稱
於繡設案過鮭士大夫竟三歲不能以二簋事公
何論庭實至問之市肆經年不取又布矣問之僕
吏所過乾餼弗具矣問之閭吏坐無附耳之交門

賀郡司理吳茲勉最績序

今郡司理之政績也則循古者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之遺意哉其具成績以請幾毛舉縷悉然不敢深言於慎測之情不敢侈言於不寬之誦懼其迹於夸也蓋司臺察則既有品題矣而不必其該也東於裁也太史之代言則既有寵光矣而不必其肖也滑於同也是將安所懸衡乎吾聞之言彌繁知彌精言彌簡知彌精夫政績處法也有虞氏

學堂集

卷三

三

嘉美咎縣非即今之制詞乎而其言曰風動風者一字褒也後王重之曰明滑循雨陽燠寒各司其用非風敵也又重之曰訖威訖富是猶明庶廣莫之屬風之一德也且夫風之爲言米施而民信先聲而奪人故足術也威富已嘗我而後訖焉晚矣江以南故區于訟訟爲最又隸於舊京往往奸人不得志則走諸御史臺聲冤泯泯夢夢不可窮詰微符一下胥吏伍伯之倫因緣爲奸利中產立盡

無境外之刺矣問之王藏吏求矢之入緡錢之羨籍而弗有若委靡矣問之胥吏曰此霹靂乎也奉約束惟謹不者相隨入獄門矣問之鄉校人人爲吳氏學古文奇字之外言不及私矣此豈可旦夕襲取哉蓋公清虛淡泊純白內守雖恂恂抑抑而有輕天下細萬物之意舉人間世所嚮稱以爲要譽之媒爭先之徑皆所不屑故曰絕利一源用師萬倍豚魚可格象鳥不鳴風之也臺察所稱者能

學堂集

卷三

三

盡此乎雖然猶一郡之平也公之鑒裁著賜履持斧之臣詢察吏治惟公是倚而郡國今長耦俱無徭且各有憑焉吾職有五聽而已更以六廉繩吏不虞府怨乎公則以天下名教爲己任即道在苞荒不爲吐茹今年春

天子開明堂計群吏惟江以南月旦足佐乎明之治非公亭亭孤峙不受世波將纖趨窺矚之徒巧迷吏議公即不深文無奈其爲深文者何公即不

執法無奈其爲執法者何故熙熙然以春肅然以秋
皆風之德也此於法不得違之朝聽而不聞不見
之緒無大是矣華亭今鄭侯上海令鄭侯署青浦
倅馬公樂公之政威而屬不佞昌爲頌昌心儀公
最久又野史得深言修言猶不能肖公之什一試
以論於代言者或釋譴我可矣

卷三

三

三

賀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問卿入朝序

今

天子登崇茂碩服在大僚藩臬守長聲績著聞者
起拜九列所以均勞逸示風勵也於是觀察麓泉
潘公入爲太僕少卿趣裝有日矣公之仲君侍御
翔公在 輦下方清宮以待而同里同官若奉常
尹公霍公金吾萬公侍御翟公皆翔公之所兄事
弟者聚族而迎太僕獻幣羞璧微辭以先之不
容臺集 卷三 三

倭昌辱有家世羽宸之年誼且交於翔公至習不
敢辭蓋國家有勞臣有世臣勞臣者身兼數器應
在四方環應無窮羽游靡缺受於才者也世臣者
鶴鳴子和前唱後于二人有懷一人思竭漸於教
者也受於才者以爲臣鶴漸於教者以爲子鶴兩
者鮮兼而得全全昌古今不數有華之隆尹相太
甲陟相太戊姬氏之盛魯公拜後周公拜前而伯
冏之作太僕正也穆王命之曰世篤忠貞世篤者

繼繼繩繩自一世至於世世而効一官營一職何
論焉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孰與以身教乎又
曰上臣以人事君孰與以子事君乎太僕公登朝
以來其官則自邑宰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
不周歷其地則自畿輔河洛關陝幾萬里而無所
不馳驅其官蹟則自薄領錢穀河渠刑法軍旅之
事幾百試而無所不贍舉以故公勞臣無兩要以
教忠亦無兩彼其夙夜奉公者即爲式穀優游布

律彙集

卷二

墓

政者即爲家墓而翔公之所傳者不止青箱書治
縣諸也公茲入矣翔公奉膝下歡歌白華朱芾之
詩上松栢岡陵之頌若石慶之爲萬石流淪若元
方之爲仲弓御車於情豈不誠展而非公之所厚
望於翔公者何則萬石君雖孝謹乎以歸老不事
事仲弓則僅使潁川長非如公父子在日月之際
也吾意公必以生平所歆歷所咨諏若土風謠俗
吏治遺情地險物力家庭告語皆可入皂囊之封

章備續斧之發察而嚴君諱子自相師友則朝常
廟筭國事人才外臣所百聞不如一見者侍御當
熟數於趨庭之前所爲寒澗之助不少也茲非世
濟之美而社稷之福乎哉且夫御史單車行節履
轡之日則忘其家譚甚嚴重視他官獨難於將父
既並立於班行矣而乃公爲車則乘墜者當改步
如中州侯公官太常秩三品其次公以侍御爲六
月之息東於制也翔公爲名御史籍甚西臺久矣

名書集

卷三

墓

尋當有不次之權是父是子皆從於槐棘間此其
今則其郊而居分則秉鉞而出而且有長公孝廉
將以賢良方正奉對大庭爲石之慶建爲陳之二
方吹篴吹埙肯堂肯構家聲功業煜耀乎三晉媿
美乎高陽世臣哉世臣哉試宋之爲潘氏世家竊
自負於惇史矣

吳玄水禮部得子序

古者卿士大夫燕享之詩恒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上壽百二十歲耳何以侈言萬也夫人未有中古而生者皆於上皇之世自今而邇之赫胥大庭猶旦暮也非以子而孫孫而子乃爲大年耶且也君父之恩大矣與天地並大惟子而孫孫而子則以無涯酬罔極其願始也故以千金之璧易赤子愚者不爲以松喬之年易嗣續智者亦不受也蓋

宋子真

序二

三

三代之宗器若雲雷之尊饒父之尊一柱之爵理首之豆所以銘功而昭德者命之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非以忠孝之種足重耶余友吳禮部伯玉年逾壯未舉子太夫人憂之即同儕友生無不爲伯玉深念也獨不佞昌以爲伯玉法當多男子或論之故曰吾非祠官安知高禩之應吾非太卜安識夢占之祥耶抑男之爲文也從田從力從力則艱難之倫也從田則豈有畛畛疆畔哉方寸是已

序三

四

吾視伯玉仁心篤實欲善無厭養志承歡今之曾閔且樂道人善如鄭當時恢弘博愛如孔北海崇獎後進如龐士元赴人緩急如原巨先嘗以宗社大計閭閻隱瘼默贊當事已見施用而不居其名此其爲田沃而不硤坦而不輟而又拂以溫風潤以甘雨知其必有獲也或曰海內聞人若弘農宋公廷津李公蒲坂楊公富平孫公此皆天下長者何以靳之血亂哉余曰之數公者與伯玉固異矣其成名也若俛地拾芥其得志於王塗也若康莊騁絕足計其富伯玉之年所受國家之恩澤海內之休問幾於滿而不可以復益矣伯玉以鴻漸之資困於費投公車之業屢變憂患之途備嘗四十年登朝十年奉使僅僅得虞暫即又篤念太夫人倚廬自北請南依遲子舍家無厚業蕭然書生此其於諸公謙滿之數何如也耕堯之田而有九年之水耕湯之田而有七年之旱遲此以往皆達年之

日矣多男不亦宜乎或曰然則人之所易伯玉何
獨難也曰器以晚成爲大物以罕見爲奇力以挽
回定數爲強德以動天地感神明爲盛豈不憂憂
乎其難之哉章文懿公以六十舉子陸文定公以
五十八重賢雖有魏牖者願兩翁兼得之始未嘗
不遑迴而後乃備福也吾謂伯王之逢年亦如此
矣於是社友何子張子輩理余語前爲伯玉壽且
歌斯干之第八章而退

題詞

茶董題詞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敬其出入也不違矣陶通明
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余謂茗碗之
事足當之蓋幽人高士蟬蛻勢利藉以耗壯心而
還日月水源之輕重辦若淄清火候之文武調若
丹青非杖漱之侶不親非文字之飲不比者也當
今此事惟許夏茂卿拈出顧渚陽羨肉食者往焉
茂卿亦安能禁一似強笑不樂強顏無懼茶韻故
自勝耳余夙蒙幽人山十年差可不愧茂卿語
今者驅車入閩念鳳團龍餅延津爲淪豈必土恩
如康頤思用趙惟是絕交書所謂心不耐煩而官
事棘手者竟有負茶竈耳茂卿猶能以同味諄我
耶

酒類題詞

酒明怒醉典漁父獨醒正言若反即復備糟啜醢
所謂寄大夢於栢棧而德義之矩自在也頗何容
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圖南之愛睡皆真能頗
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
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故凡夫醉
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
茂卿深於法喜故爲下此轉語中下之機飲酒
類諸從酒語入

崇蘭帖題詞

父子書家自義獻後有歐陽詢歐陽通徐嶠之余
浩本朝則吾郡方伯與其子廷韓耳余師方伯
而友廷韓每論兩家之書吾師則應規入矩審者
更翔似正反奇超俗即雅廷韓則風流跌宕俊爽
多姿醞釀諸家匠心獨妙廷韓如五陵豪俠寶劍
全尤意氣自喜而吾師則以溫伯雪子正容對客
望之意消廷韓游道既廣鑒賞之家無不遍歷吾
師人地高華知希自貴晉入之外一步不闕故當
時知廷韓者有大令過父之日然吾師以骨廷韓
以態吾師自能結構廷韓結字多出前人名跡此
爲甲乙真如義獻耳猶憶吾師崇蘭館集成是時
作者甚衆獨以集序屬余時爲諸生遜不敢應至
今猶愧廷陸之劍乃書翰小道何足爲師門知己
初也庚申八月七日之夜夢吾師命余作草書詩
一首今索升歸漫以應之

刻六龍解題詞

韓退之爲文王拘幽操寫美里柔順文明之致奕奕有生氣雖然退之猶附贅裁六十四象皆拘幽操也使蒙難解憂克永觀省日以易道自占曰豈吾不登於岸乎豈吾剛柔進退之間不合符於天則乎不然豈其聖明而感格若斯之難也斯以爲聖學一變而小雅再變而離騷則善於怨而已矣自屈子以來孤臣逐客憂說畏議有能明遺著書

卷之三

題詞

三

而不爲牢落懣憤之語者誰乎東漢先生六龍解乃其待命九江時著撰也窮天人之奧旨啓玄空之秘扇足使公明結舌輔嗣解顧談易之家卓蹕孤出斯已奇矣乃先生爾時東直蒙忌進退維谷意尚有所謂牢落孤憤者而橫口所之絕無衡氣唯覺憂時賦世之微旨朱紱踈越一唱三嘆令人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耳先生不獨以此誠世而又以自箴甚於六龍之旨反覆剖判有惕若之象焉

溫乎遠矣其作易者之憂乎不佞素治管氏易茲讀先生六龍解更有會於心乃知焦延壽所傳於京生者未與爲刻而傳之於世敬庶有裨云

卷之三

題詞

三

賀千秋印衡題詞三則

吾松顧氏印藪出其印學盛衰之繇乎何言乎盛
三家之村不能見秦漢之制得一印藪遂可按籍
洞然漆書點畫易摹也鐵筆鋒稜易求也覆鉢僅
置易循也五十年來承用之塗漸廣而習者之門
亦六通四闢而岐可鞭笞矣故曰盛雖然
雕葉耳如畫家之論形模碑家之泰死句吾見徑
德之執飽何取驚鳥之成行今之盛不爲衆之端
乎故昔之印藪不如今之印衡印衡雖一家之書
具有血氣印藪則百補之衲都無神明
呂不常云人不寶國之連城尺玉而愛已之蒼璧
小璣秦漢之私印其猶蒼壁小璣乎但人有其實
不必其用也自勝國時趙子昂吾子行周伯璫輩
始拈出用之書畫書畫之與印學非夫合之雙美
離之兩傷者耶故以蔡中郎之工篆隸而不能挽
六朝印學之衰者於時書家如王謝白事皆自款

其名無所事印也以李陽冰之工篆隸而不能挽
李唐印學之衰者於時書畫家如虞褚李范真蹟
并不款其名無所事印也此道復振於文壽承許
元復有以矣

畫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亦有之若余所
藏李斯之九字小璽人巧極天工錯非神品乎趙
武趙嬰張良王陵叔孫通賈誼衛青李廣張蒼王
咸張衡之在方爲珪在員成璧非妙品乎其餘皆

畫身

題詞

賀

能品矣惟是昔人有云失於自然而後神則逸品
又在神品之上雖非篤論如上界之有散仙厭薄
天事西來之有初祖直傳佛心品最爲貴僅見於
梁伯鸞之一顆文壽承爲陳淳刻道復氏近之矣
千秋具眼人也庶攻此以拔新都之幘

連遠篇題詞

修微才竝左芬禪泰月上枇杷花下鄙之而不居
蕊珠宮中招之而不往沾泥拂絮無復隨風淨土
蓮臺時常入定今將遠尋廬阜問法慈師孤雲何
依明月獨舉難多求友之情字無悵壁之慮哉惟
此行卷作護身符星河在望猶垂機杼之文弱水
難航遙出步虛之響但使異難反走即知黃鶴雄
飛上官之拜豈有神鏡夫人之城屹馬天險暫遊
萬里其在斯乎

卷三
題詞

江南春題詞

莊與騷皆楚人之作也能讀莊者可以讀騷所謂
寓言十九者非耶梁昭明序陶徵君集而少其騷
情一賦彼真以漆洧爲淫風而九歌之解佩捐佩
爲周秦行紀之儷也周失吏部徐大治爲舍人時
和倪瓚江南春之詞每韻八首又廣之爲四時而
夏秋冬各入首雖文生於情而意若有託非僅體
比紅詩香奩集等者且窄韻奇語疊出不枯如澄
澗之師七縱猶撈如桃源之路尋入不誤先時和
者皆自騷矣豈非兼葭白露獨寫伊人之懷鐵心
石腸不掩廣平之藻者乎大治之佐天官之業亦
可知矣余旣爲補圖復爲此弁之大治家世中吳
而居於楚其所得於莊騷者多也

卷三
題詞

臥游冊題詞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構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然又有關機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所以年年故步余友孝廉李長蘅故自清士承先世之業與兩兄太史黃門之家辭廣交好客賓至如歸其點綴一石一木直寄興耳卽唐解元自稱愛寫書

題詞三

元

山賣者長蘅不屑也以故無贊毀於胸中如意自在甚恬甚曠與畫家臨摹伎倆日刻相遠耳又況其公車之輩號爲專門詩騷子史博通淹貫一發之於畫宇不起起逸品耶此二冊皆長蘅與都孟陽同遊蘇臺武林之筆大都宗法黃子久者十之七旁法倪迂梅道人者十之三一一紀歲月游蹤宛然廣陵一曲叔夜猶在孟陽無限感慨五百里臨書來并數語未知黃泉倪迂輩有此身懷文態否

王竹塢詩冊題詞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懷賢好德觸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爲郭宗伯之死友其義誠高要亦刺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爲竹塢畫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恃以死不可啗以官是爲天地正氣與段太尉安金藏足比肩與足立耳嗟乎平津之客作勞排賢一轉瞬間

題詞

平

富貴安在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三木身湖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侵尋世難而有感於交德之變者聞竹塢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楊女郭節婦謚貞烈事具顧宗伯錢太史傳中詞止矣而核矣無以有加矣乃讀節婦遺姑妹書有云我爲讀者所誤汝曹慎勿讀書則自其乃翁南寶公以及諸隨言者皆未下註脚使揭日月而行天幸余獨知其解敢借疵贅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亦曰求烈婦必於孝女之室然而事勢不能兩全者陵母之自經趙苞之臨敵義有所重

卷三

題詞

三

而情有所創也烈婦之意曰殉夫則不能事父修地下之誥則不能承膝下之歡彼黃鴻毛一死而昊天二人云爾不然烈婦之所捐軀而立節者將以爲婦鵠豈不以厚望於骨肉乃稱誤哉昔者孔子嘗自稱誤矣曰非我者其惟春秋使春秋果有罪則烈婦之讀書果成誤也嗟乎三光五嶽之氣鍾於烈婦而五經十七史之書亦證於烈婦無論腹笥萬卷如蔡文姬李易安者面甲十室即唐之

魏鄭公我朝之楊文貞助名事業炳炳古今猶將

慚退三舍書何誤於烈婦哉傳稱烈婦以三十六

而楊余謂心死爲真身死爲幻烈婦自許郭郎一

死之後已自無生九年之中日月皆死日也大抵

驟死易徐死難何則死生於情驟則激久則夷夷

則悲心漸微而可以捐子教兒爲解故謂烈婦爲

三十六而死者此數甲子語也實與郭郎同道久

矣兩史公旣表烈婦之節余又聞其孝總之烈婦

卷三

題詞

三

所謂虛名世有以死而博虛名者無有哉時烈婦

之叔父弘聚司教吳中余爲言如是弘聚曰九原

有知必且謂生我者父也知我者史公矣屬題於

簡端

彤管遺徽冊題詞

婦德不著闈外而范蔚宗後漢書特爲立傳至與
魁士名儒勞臣戰將並垂不朽嗣是作史者種種
幽閑端操照彤管而敲金石矣朝家踵古定制凡
臣子奏績則以 聖書褒美而及其母氏之聖善
蓋館閣之選實代 王言夫專門圭竇之行得一

旦達於天子猶稱過主况女士耶錄斯以觀謂闡
德不外著者不類然也吳縣曾侯之爲令幾三載

卷三

題詞

王

矣侯之政成則曰絜母之教常咨嗟感泣孺子慕
無已時茲奉命且逮矣而痛母之不待也復念代
言有體束於體無以廣稱母氏之慈盡請於當代
作者令人騁厥私思拙厥妍詞闡張百目之羅務
在多獲庶幾罔極是報惟余與侯有一日之知最
先授簡告余曰先生昔領史局召生也曉不及徵
一言爲 恩綸先吾母之不逮養與不逮先生文
俱千載遺憾雖然得先生爲前茅以丐諸作者是

吾母之賢上以達於朝而達以傳於後胥是賴也
嗟乎今典綸制者如林安取求舊若以謀之塾則
余固塾史或可爲傳信者藉矣題曰彤管遺徽俟
海內諸公詩若文成編而序其端余不敢讓

卷三

題詞

王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數百萬甲兵當事者壯其請纓俾之剡竹已脫穎矣而薦士者爲官門之蘭所薦者亦有批根之剪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搖之颼息也今者作倅漢東衡標廉善顏其廡宇曰飽菜軒以彼才情雖叔夜餐霞不足爲其秀子卿斷雪不足爲其貞菜則安取焉將菜食之憂殊異肉食之鄙而漠然無味乃爲天人之體耶其義與兵陳徵君之記矣因爲題勝而漫升數言

書畫集

卷三

五

方旦心平平草題詞

方內制義各有偏至吳以韻致越以已澤楚以才情閩以結構中州以蘊藉其大都也若夫出於封畛會成一家惟天下士能之中州閩關伊洛人知有程氏兄弟學而不知蘇氏秦代兄弟故其文脉也駸縱橫之筆鋒以發理學之旨趣吾見之方使君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亦已奇矣使君願自命爲平平何耶蘇子瞻蓋得竅於國策者其論文曰筆勢呼咤詞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使君之所謂平平者如此中州之文自使君一變爲海內宗矣使君今之作當與其鄉大復蘇門並驅何論制義論制義則高何二君子弗如也

書畫集

卷二

五

漱六齋草題詞

余友何士抑爲文來先輩律令甚謹昆陵以後尚有典刑十五年來海內習舉子業者皆知有何氏學所謂斷然自爲一家之書望而可識別者也頃遇武林客以漱六齋稿視余余乃不知出自誰手客曰士抑也又曰子何以不能辨其爲士抑也余受而卒業焉乃嘆曰嘻士抑實捨法矣吾以法求之故失士抑雖然微士抑幾不能辨是甚矣捨法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僕徒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修持三千性相彈指了之佛頭生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法而遯事捨法則爲不及法夫士抑能盡其法者也盡法者游戲跳躍無不是法故其意象有神其規模絕迹蓋其業在與謙應德之間今而後吾睹士抑之難窮也士抑以此爭長

海內海內益尊士抑旗鼓一變夫

漱六齋

卷三
題詞

六

陸洛誦文稿題詞

平原之墅有四山焉曰機山曰橫雲曰陸寶曰崑山皆以陸氏兄弟名而崑山者亦世所稱比玉意也陸生洛誦襟草堂實當平原村肘腋向背絃四山云入其中軒檻一啓則山光嵐色面面攢映盡有羣峯之勝令人起青霞思焉顧爾理世外業可耳應以經生義不諫也陸生者特好於是治經義其經義之至者又卻於是得之余嘗一再過生輒

名堂集

卷三
題詞

美

爲余奏其文每奏一篇而聲殷殿振林木余爲篇篇稱善已秋深生忽哀其文四十餘首出示余將傳之生季弟叔交聞而曰噫嘻吾家白眉誤矣問其所以則歷指而謂余曰此非平原村乎此非機雲諸山乎吾嘗吊古懷賢臨村墟訪其遺蹤登羣山想其標韻當日兩賢敞精銷魂爲文章役樹赤幟馳英聲者皆就煙空惟河山寥闊墟落不移一鵲聲喚江月耳彼將爲勝業者也猶尚如是况

經生業直土直乎亦奚以傳矣余應之曰固也然之兩賢所爲詞賦者亦土直也此中江山墟里自古有之顧必藉兩賢名兩賢不存而河山之名千載如故則土直之爲傳也亦遠矣今之爲土直者即昔之爲土直者也詎無傳乎余又聞是編生將撰之南走越越多名公將必有鑒識如張丞相者見而奇之稱爲雲間生文賦者焉叔交曰有是哉

名堂集

卷三
題詞

六

唐名必文稿題詞

吾松自唐文恪公以首廕入承明著作之廷後來
詞館不佞昌與楊太史高太史徐宮詹張宮諭錢
宮允相踵不絕然或若度之刀或若燕之函求若
王氏之青龜者未有也今名必舉於鄉爲文恪之
從孫其行卷滔滔洪遠奇正相生余評文恪之文
如四砌八連可施宗廟名必之文如干將莫邪陸
剡犀兕水斷蛟龍青龜舊物行有望矣杜子美云
爾家最近奎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敢以爲前導
入都門請以贗之宮允當擊節否

姜葵仲文稿題詞

書當仲意讀易盡昔人以爲一恨余性嗜書而厭
苦帖括今日徐伯雨以一編兄示自謂不能卒業
驟披一二多非常調不勝伎癢反覆終卷恨其易
盡因質作者則姜考廉葵仲也葵仲弱冠神清玉
山照映筆端有口纒橫不羈實爲文中之豪余一
見目成以爲素縑生衛洗馬季孟間溫陵蔡公於
童子科擢爲第一未幾得雋易於拾芥而舉主林
太史張黃門國士之知猶爲未盡者假令見葵仲
大全又不知作何甲乙矣武塘文獻廷魁解首間
歲相屬惟禮闈大物尚有待耳愛仲勉之雖楚材
晉用未必不爲峯那生色也

朱伯升制義題詞

江以南治易者皆爲朱氏學蓋余州先生導之先生眼白千古獨折節朱定國以爲天下士烏衣諸郎奉爲人師長公伯升妙擅家學頃以省觀來余得讀其近製姿態橫溢而典則森然窮微之思出以流易離繪觸朕天眞躍如其書家之子敬手評書者謂右軍靈和大小俊逸是父是子竝稱神品而子敬意更廣焉徐處禮非之余曰此所以爲牙

卷三

三

敬也若純作父書安取屋上梁屋山陰過父僅成頽川慙長耳定國爲靖江今爲吾郡司馬籍甚循異每論舉子業輒勃勃色動恨知音落落連城莫酬酬之其在伯升手余聞伯升孝友大節有進於文者姑論其文若此

原孚姪制義題詞

余家從子行在賢科籍者五人自庚戌原漢宗伯奉廷對至癸丑厥有原孚雖青種不荒而鳴珮落落若以制義論原漢少年盛氣一往即詣美成在久原孚顧門矣余林居課兒原孚在家塾多所揚扆余調不入時然所受人之微言未嘗不爲原孚盡也原孚攻苦茹淡自其性然其爲孝廉數年出無車食無魚不脫酸子故步既解褐同籍方待

卷三

三

三

詔試宏詞科原孚寓書於余曰周文襄選古士猶疏請改官冀一當世用豈異入哉其雅尚如此夫文章佳處無不可學惟濃之與淡自肖其神情非學所及遠公開社進淵明而退靈運甚解詩旨知此者可與論原孚之旨矣

徐士城

門人

許經

閱

客臺文集卷之三

終



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記

御書樓記

御書樓者文肅王公孫聖丞特敏所奉

皇上賜札於專祠之前者也文肅存日絨勝什襲

未嘗宣示溫室之桐不對爲恭省中之語漏泄是

誠蓋其慎也文肅捐館尚聖肯堂寧杜衡以爲梁

梁臺

卷四

琢文石以爲砌崔嵬鳥革易突龍光庶幾泉臺可

作儼見美牆雲仍永保榮瑜帶礪是明良之朝典

而忠孝之家墓也既落成投簡舊史其昌記之其

昌竊有感也

皇上御寓以來爰立首揆者數矣至於一德一心

眷倚弗貳嚴若師保信若耆蔡密若同室朝夕之

周旋雖若家人父子之告語時惟文肅易以得此

哉蓋公東髮登朝即以一介不取之操終日不

俟之節風動百僚名聞九陛者非一日矣宅際以

後法宮峻絕密勿大臣罕所延見公欲若前代

之午朝造膝不能若前代之便殿留身不能計惟

聞直故事有非特手疏可自靖耳若乃朝而敷陳

夕而傳布寬責於外廷分過於當宁純臣之誼

或非所安公是以補牘有再三焚草嘗八九和羹

則鹽梅相濟福祿則彌縫無迹此之忠誠金石可

貴矧

卷四

皇鑒之孔明乎竟能結主知定國是非偶然也且

如御札之所更端從復者事孰大於建儲乎

方其官府地際苑林形異赤松羽翼難以力爭黃

瓜風刺幾於心碎申文定爲之拂衣王文端因而

賜珠公也滿輪再出荷澹獨堅始猶轉石終乃枵

鼓是以有儲儲之命公猶以體統不崇則羣疑

未杜官儀不肅則旁伺易生凡所承用一視

皇上講筵之禮數焉於時勞愛並彰師濟咸集難

鳴問夜鶴禁微扉前

正非史妻教日就月將

緝熙光明其昌嘗以承乏前之從官昔日舊輔之

所定也老成云遠政地日單四友不聞備員一暴

以爲職舉且二十年於茲矣彼一時也回天駐日

克臻厥成豈其順風而呼因川爲下顧憂憂乎其

難之也哉感通之故良可思矣凡二十七道有

賜自文肅苦塊之日者尤爲異數雖停帶暮於章

谷給秘器於東園無以殊也君臣之際荷與盛矣

年表

卷四

三

在昔貞觀屏風之帖僅標藝苑淳化飛白之字獨

重玉堂孰與天縱多能帝賁良稱以迴驚蒼鳳之

奇著投水轉圜之美爲千載勝事哉此書在處當

有慶雲下垂百神潛衛者焉非王氏一家之弘壁

已也伊訓曰一哉王心又曰大哉王言敢以此爲

頌謹記之

原心亭記 館譯

縣敬一亭之西又折而南有亭一楹爲翰林署中

游息之所而顏其額曰原心者志警也夫心之爲

說古之人未嘗精言之也非不誠心也夫人而誠

心也洪範以治本丹書以治兵果且有政與學之

分乎哉世既遠士鮮聞道其視政與學不勝精麤

動靜之相妨而心學輒不謹聞有聚族而談心者

上以爲名理爲言銓耳非能既其實而信其可施

不妄

卷四

四

於用也世之升降固緣此國家建官設屬六曹九

寺各有事守惟翰林則無守焉是

天子所使澄精神毓道德以需宅俊之用者非有

功今之繩東史道之紛委此政與學尤未嘗分者

也彼有事守者曰以政學難矣茲政與學未分也

又奚辭乎且其大者生論次亦代言非有本原烏

勝其任乎故真急於養心養心者非坐馳內照道

藝事物無當於天地民物之務也務心之本初也

心欲虛欲平欲公欲正欲明欲靜虛所以爲應也
平所以爲衡也公所以爲準也正所以爲守也明
所以爲照也靜所以爲簡也凡皆心之本初也其
焦火熒米與接焉情不虛不平不公不明不正且
且靜者情識也情識者心之所生而心豈情識哉
通於情識未生之先者可與語心可與語學其緒
餘以爲勸業其土苴以爲文章其所建樹當自有
度越者矣古之人尸牖箴銘委土師保是以成德

容子集

卷四

五

也易況茲亭在教一亭之側

肅皇帝所選宸翰勅之貞珉諸詞臣出入莊福服

以無斁夫能敬能一於心學也何有

成樂軒記 節錄

翰林署中有成樂軒臨灑洲之上蓋某年某所建
而顏其軒曰成樂者則孔子所云成於樂之意也
或曰古者士無故不輟琴瑟大夫無故不輟官懸
近世士大夫聲言之道闕如矣是安所得樂而稱
之余曰不樂樂之爲言樂也凡人之事身身不厭
肄習之勞心不厭營慮之苦逾久而不廢必至於
成而後止者其必有所樂乎此也庖之解牛藏之
承明旭之專書蓋畢一世而藏之以至於橫心之
所念橫口之所言橫身之所接而無非是物者不
止若是而已而喜怒哀佚之情窮通得喪之境莫
不是寄焉故始乎技終進乎道非其中有所樂能
然乎而況道德之鄉者乎孟子曰樂之實樂孝
悌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繇斯言之鍾鼓縶兆之於樂
也曠矣孔之樂也忘老顏之樂也忘貧彼其以聞

容子集

卷四

六

卷之四
七

惟翰林則無守馬簿書之煩宰吏追之殿最一無所困其心是天子所使澄精神養志以需宅後之選者居是職也不專仕不專學蓋兼處於學與仕之間謂宜乎情釋躁消融渣滓相忘於道術而後可以言成嘗試思之吾所爲熟古今故實定人物之衡鑒端獻納之本原茲著作之堂與能遊亦

慷慨有餘地乎能累九四五若擢軀乎能如旭之草聖醒醉寤夢皆如一乎果若是即不官懸不琴瑟樂之情已得矣所謂成於樂者其謂是乎若夫律呂之變聲音之節於以巷德詠不爲無益即有兼之者則尤善矣軒之成已久舊未有記余故爲表其題署之意以告夫薄息於此者

求忠書院記

其用廣也

高皇帝以網常爲治嘗旌余闕薄危素情勸忠焉
倦倦乃其大者在於罷黜百家顯立朱氏學惟時
天地初肅士鮮偷心乃父兄之所敦率師友之所
誅討靡不與其主應蓋千人決拾以射臣鵠而先
生其繁弱已商二六百不爲不久和馬二士不爲
不奇壬午之事膏斧齒劍者骨量乎澤然夫室女
不爽齊愧史冊有是乎是

卷四

九

高皇帝以三十餘年磨鈍之權遭商賢聖六百載
養士之報方先生以九死十族之節奉朱夫子蕭
絲牛毛之功先一而有迂宋儒無益人國者昨
矣此朱子之二臣也豈惟朱子孔子大管仲
於召忽平耳夫三之忠義而輸之用
天王則忽安得有私君春秋法也他日不又曰發
身成仁乎世儒不察復云聖達節賢重死管仲不
有而勸進者接跡金陵之蜺蜺長樂老抑何舛

也微先生聖法幾爲盜竄此又孔門之忠臣也先

生是不涉吾土意其英魂浩氣惟忠是歸惟學忠
者是類繼自今講堂肄業之士因朱之傳孔之筆
以美牆先生之忠雲車風馬或格而歎矣九峯一
拳石不隱然紫陽白鹿重哉祠成於郡守明州張
公前司理睦州毛公會大中丞徐公以撫吳至爲
丹轍之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於浙爲食事奉
詔收方氏族脫其難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

卷四

十

語具浦城誌今所爲附於祠與余公任公同配享
先生者也嗟乎僉事公旣已得罪即立孤事竟不
躬聞能無飲恨及吾郡之方有元而慰可知也已
義澤綿邈厥有聞孫建虎植壁將事祠下非天之
合哉昔公孫竹白謂程嬰曰死易立孤難願爲其
難者余亦曰建祠易易名從祀難中丞公方以天
下名教爲已任願爲其難者是惟紹前人之休於
無數若夫復託作何始末余友陳布衣詳哉其意

光岳樓記

羅揚之有書院也雖使者初也中廢四十年侍御彭公以饒政之暇復其舊觀加開敞焉布之條教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吳比部之緒於是有光岳樓之役公之言曰聖王之制勿使四民雜處雜處則其言曉其事易夫管大夫爲養海者也其於士也必使群居而萃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忠至於商第曰使就市井而已吾非

零五集

卷四

七

真學使者分士也寧使豐筵盛而詩書拙也乎無何樓落成諸生既走吉水請鄒先生記矣公復授簡其昌曰講室所尸祝者非而家江都生平願結繹家學惠此多士不佞昌三復先岳之義而知其有合於正誼不謀利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於三光五岳以生尹日也期月也列星也嶽神也贊屈原以日月爭光贊韓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善喻也於川瀆無當焉九府以爲泉流貪夫以爲

縣壑非是族矣豈不以屬於義者爲高明而利則否屬於高明者爲士大夫而下流則否哉平津與江都同事武帝曲學之敝流爲桑孔雖復布被不得論於拔葵之節焉邈之傳貨殖抑何寡識也揚之士所以不辱斯樓也舍江都言無師矣古之學者時且養士即易業吾不虞其斲言商而孰知夫多取之爲貪賈也而孰知夫養交之爲趨時也而孰知夫好進之爲龍斷也而孰知夫身圖之爲善

零五集

卷四

七

策也五都之士以計然白圭爲聖人何知仁義士誦法孔子而或挾之爲市此言利之精者也於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錫斯樓以嘉名也棹櫂爲師保矣諸士目擊而道有庶幾出入不悖所見耶在昔江都論漢事謂鹽鐵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稱病始元間詔丞相御史與文學問民疾苦當時豪雋輻湊茂陵唐生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議鹽鐵欲開仁義抑末利其說亦本於江都今天

下之利網密矣諸士羣居而萃處服侍御公之教
豈免蒿目憂世出而修百姓之急如磨生萬生之
倫者乎此之裨於縣政者大矣公何謂與學使者
分士也請以刻之碑陰

彭城雲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按史記稱秦始皇游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
山中呂后嘗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
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
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
瞻所爲作記者肇至今不廢然荒祀久矣高邑潛
穎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巔吊古懷賢將
而盡之念徐方震降重以警水時緒舉羸躊躇
四顧乃節縮奉入度村探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
官中公帑不煩民和大橋於是飛甍畫棟延敵虛
明繪以垣牆翼以厨扁屹然壯觀矣落成之使余
以使事還朝公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闕
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
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維以愆我有言
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具焉非直
寄情史隱之間而已因投簡屬分記之余惟子瞻

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以自全者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王乃積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與戰孰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強秦鉅鹿之戰威累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鄭侯能挽關中粟以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士飽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手哉山三面距水瀾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予瞻習於西湖者乃蒼莽悲壯之區恍澈澗空濠之致而觀面若忘不爲拈出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歛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免柴記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爲永完樂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傳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免柴記其驅泉斲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挽沈湫之思及在掖垣領畧正稱者宿雖素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迴首家山不泛平泉金谷亦僅什閏丁甕鐘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傳之然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溫公哉是在免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千有草堂賴川諸粉本著置

兀案日夕游於枕烟瓦潌煩穢竹里館朱萸游中
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圖大忘人世之家
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
爲異耳

蘭墅後記

荆溪蘭墅者吳孝廉問卿所仍光祿公澈如之作
而既泉壙石益拓舊觀者也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言諸君子歸者銅不復召
熈宗嗣位有詔盡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
以歸養不及於知逆端用事同籍攻之急相隨入
私使澈如在者逮矣而以下世不及於難不及於
非澈如之所幾也不及難非澈如之所幸也至

卷四

六

今皇在宥所以報惠節甚厚而廟食專祠易名達
爵於澈如猶有待焉問卿所以憂傷心也數日先
君子生爲當門之剪髮爲空谷之馨蘭墅之稱名
得矣抑聞之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居處肯其堂楹
此僻者墅也先君子故嘗十年讀萬卷雜於斯又
嘗元方御乘子舞於斯九原不可作矣安知其精
神鬼鬼不狎山靈化野鶴而以花之朝月之夕來
游於斯乎事祠則有與異家廟則非野謀惟茲松

茂柏悅之區無蕭散艾榮之穠綠葉紫童之秀有
被山連曉之饒築宮三楹瞻奉遺像以祖之硯父
之書焉全山瑤壁殷薦祖考空山寂歷祿大暨之
辭曰夫人自有兮美于蘇何以兮愁苦斯不亦神
理綿綿先美童業乎嗟乎潘豐公子之子雖墮墮
貯歌舞囑活若母見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能
長守者多矣視問卿所存何如哉暨之山舊名南
岳南岳以視融峯爲主問卿作室故移而余特表
章祠屋者知其所重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榭
層臺皆南岳之從山若南臺高坐之類耳

安庵記

道人三宿桑下若俗人多諸眷屬愛染深濃則
精藍淨宇久依非過何况傾貨初業不爲自安迎
善知識經行宴坐說法其中關人天眼恭敬供養
畢生無厭又何況性樂閒曠長依導師入室小參
串習禪悅乃至維摩有法喜之妻麗爐議草頭之
意此之借隱家風何止布金功德已也蓋武林之
泉亭山花柳堪有安庵懷泉鄉居士所建以居慧
文法師者文師遷化又以居幻有著宿文師專明
台觀學者奔湊此菴遂爲荆門玉泉幻師純提祖
印學者亦奔湊此菴遂爲德山峯頂武林琳宮梵
刹不知其幾而居士之力最專緣最勝矣是不可
以無紀居士醇厚博大貌如其心急難振窮了無
德色每齋宿於榻提不愜情於財施厥配朱氏亦
佐之武林人人能道其事因其子文學之鐸將樹
碑述此菴緣而附載其畧如此

崇真閣記

仙與釋皆生死學也仙曰長生釋曰無生其較然
分塗哉至仙家七真猶釋家五葉蓋教跡變於此
失釋故無論仙籍者流所稱冲舉者若而人拔宅
者若而家皆惟恍惚不可殫記總之不離長生至
心真復出而爲超生之說以練神爲宗以參學爲
徑以覺悟爲歸道山碧落非惟也五金八石非方
也風有靈骨非緣也口口相授非師也六甲三黃

卷四

王

非注也雖說羽化非證也其名超生其實學死在
老日不亡在莊曰無但此其仙望最高要以百姓
與能不其悠渺而世所盤心在彼不在此猶之太
曼不御而爲也豈難信之事必待於上智與劉
初真先生自比部即以諫批鱗出宰藩忽一夕大
無謂夢羽客通謁曰左元放也覺而考郡乘元放
周備人遷建閣以祠元放云已得夢所謂王真人
玉陽者皆不目而感似有夙根盼嚮往來真文屢

卷四

王

三

降於是君爲濫且十載先徑推擢皆中格君迷自
投劫歸從登真之訣度地吳山得其西麓林壑虛
閑闕巖更覆信樓真之與區祈仙之靈府也乃建
層樓三樓以奉真人而元放雖有專祠仍崇像設
既落成屬不佞昌記之余惟古之君子愛君憂國
不難以身殉者莫如屈原然且日訪羽人於丹丘
得不死之瀛庭彼誠以自廣要之忠孝度世其途
甚徑也初真之飄飄欲仙豈妄想哉乃其夢寐感
通前元放而後玉陽有縣矣當其虛僞尚存壯心
難耗則奇惟恍惚如元放者以有機應之及其樓
神於澹合氣於冥則虛無清淨如玉陽者又以無機
應矣豈惟仙家禪亦有之昔仰山與僧度水僧笑
空而去仰山曰恨不逐斷汝迎則心通神通不可
拘日語也初真其必有進於道者矣玉陽爲七真
歌行於世銘曰

玄門愛清愛靜爲天地根生而若

死綿而若存清都路邈弱水波翻作者七人實送
其源自然爲宅恬淡爲園陰功爲澤忠孝爲藩茂
率觀化七烟之元起將鳴舉祿彼室軒元放玉陽
授以道言如磁吸鐵如降度垣石髓不違刀圭可
不金堂見關鳥革龍旗千巖霞蔚三素雲屯屢復
方丈吳山之原

重建雪樓禪院記

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若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
東是爲鳳凰諸山宋之故宮在焉邇流而西二十
里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雪樓場
創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坡麓坵平巖谷堂密對
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爲羣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
穢而淨一似遺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雪
湧而霆擊者至此蕩然爲平川洋洋灑灑怒氣消
盡一似忍辱者露東園而上有壁觀峯青龍泉出
焉中峯之旁杭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岡之干復
出一泉名曰金液泉涓涓甘澗汲灌不竭一似利
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
助自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 國朝雖天禧中稍
闢爲寺而通輿道廢矣爲養素人矣師以隆慶五
年托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青山可以老
矣綿茅三禮經禪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

數有虎俚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輒應
魔不爲災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度材於家山仍礎
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曰毘盧宮殿徧界徧空草
昧經營無動檀施惟法堂奉經律禪堂以棲僧茲
所急也既落成而百年廢刹遂復舊觀矣此雲棲
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疎荒衆檀積力不
可泯沒請余記之余何以知出世事而且有感於
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禪士惟薄將相不爲
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
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駭異類或爲道俗
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蓋淨刹於是繁興矣
蓋其盛也近世以經術收儒士士所不收者方自
引而食於僧是以赤縣神州列刹相望圓頂方袍
聚處而處者百十爲輩即而求之所謂禪講律師
如古尊者有幾假令大年削牘寂音操筆二百年
來可應傳燈傳寶之選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

卷四

三

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於十縣旬何益蓋
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庠故名士始欲以祿養爲孝
既以弘法報恩爲孝馳騁壯盛而龍象起忽最初
發念固已卓然名聞利養之外矣龐繼磨百萬而
擲漢水僧紹冒三毒以開攝山豈足專美乎師自
主法席以來既歷三紀行在梵網志在觀經標淨
業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橋義疏則玉泉辨宗乘
則慧日摧陰魔則板度空排戲論則秀鐵面雲棲
雖幽迥荒率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佛塔
廟在矣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昆崑
偃岳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興法道
大有賴也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經門崇行錄
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發行於世師俗姓沈名祿
宏字佛慧仁和人

卷四

三

濟甕關重修董公堤記

楚中丞澧澗董公司推時築石堤三千六百丈自吳關而東屬之寒山幾二十餘里吳人所爲尸稅董公者也歲久水齧石窪堤稍廢不治天雄張平仲使君始增修之雖仍舊貫與新作等何則自稅使君者以物貨之征領之有司關使者算舟而止度支之額則猶故也而歲入非矣使君受事當其時繼浮羨幾何然每有浮羨輒爲吳興作不

記四

五

濬不止日終不以虎丘一峯有涸吾受塊之墟也處脂膏中不自涸而道是謀則誠廉吏雖然非溪刻之謂也何足爲使君頌哉余觀公家之事往往前人善作後人宮成卽以治河論行河大臣率三歲一更而必人自爲一河河可十年不決而濬河之役靡一歲寧止蓋共濟若斯之難後董公而推者豈無廉士曰此董公之堤也吾何有焉是以堤廢不治若使君則無以有已矣使君世承清劭沉

深博大身兼數器有幹國之畧嘗爲元城董考功東集遺文傳之世是役也必表著董公之遺惠於弗寡夫勞臣相燭如文人相輕視使君何如也因記堤工歲月并書之

三

記四

天

潮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情當有之蓋婆婆外有香積土飯籬邊多餓死人此田非情田非識田乃戚音王之所并授佛祖之所燈傳菩提爲種子精進爲瓊鋸露地白牛爲作使廣百緣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山之刈苗趙州之流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於仁壽院舉揚此古石樓祠之所居之處即爲寧

卷四

元

坊匠徒領衆數百爲羣食輪常轉法道下哀慳貪難破天人之供既絕街花之鳥不來有宜中上人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潮之田仁壽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江山亦悲黍黍而上人豈關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儻有大善知識如石屋老人者延數住山弘開法席說無生忍爲長生田即展聚沙一角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

因記之

草玄閣讀書記

道廣星展聚人豪湖海開余贈陳懿寸丈詩也懿卜爲吾師五雲先生之子世其家學賦詩擊劍以隱兼俠名聞湖海間程中丞開幕大梁聘之署中相得甚驩偶偕輿觀射君不棄伎癢連發三矢皆應弦貫革中丞奇之曰吾何敢以阮瑀輩盡公乎具書薦之刺門雲中大中丞吳公吳故與君交善及是君以戎服見驟若不能當而翹材之館特用

卷四

手

者殊駭所與奉稱亦有甲乙君特在甲館諸將校目注君謂文武具宜莫敢以馬行進會大中丞避言歸君仍遊長安時金沙周篆宰亦撫虔州延君經歲者君不復懷刺請謁惟與酒人劍客悲歌燕市雷火之變君幸實身几下得全遂賦五噫返三徑君郡誌所謂草玄閣者此元末楊鐵崖之所構也元社已屋且三百年而此閣巍然居者鮮稱君雖沉冥會士輒以博學風流讀書其中可無愧色

吳發爲之記

吳居士施畫羅漢記

佛像教也畫佛觀也凡畫佛菩薩聲聞辟支阿羅漢者皆運心姿養之外遊意空劫之初清虛因以日來塵勞於焉愁息矣及其神聖既傳莊嚴斯在使瞻禮者發菩提心如觀淨土變相必起往生想觀地獄變相必起脫離想觀大士變相必起皈依想觀華嚴變相必起行願想原其熏鍊之因定異經禪之力哉梁唐之間耆宿宗師既振法於彼而

記四

三

能妙畫史亦助道於此所謂寶剎現於毫端大千擲於掌上庶幾似之蕭中吳彬居士者姿姿藝圃泛濫珠林翰墨餘閑縱情繪事因游攝山見千佛嶺天監雕鐫森然海會作而嘆曰億千調御既分身矣五百應真何時放光乎遂以丹青代彼金石施若干軸燕之此山值余南游請爲助喜余發而觀之有貫休之古而無其怪有公麟之趣而創其類其可傳矣雖然更有進焉佛言一切衆生有如

來智慧德頂夫羅漢者豈異人哉衆生是也微染運水即是神通賣生治產不違實相而畫羅漢者或驟空御風如飛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師或擲山移樹如大力鬼或降龍驅虎如金剛神是爲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阿羅漢相若見諸相非相者見羅漢矣見羅漢者其畫羅漢三昧與爲語居士而無以四果爲勝以衆生爲劣以前人爲限以自已爲手作是觀者進於畫矣居士曰善哉

記四

三

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

錢塘之祠鄂王也報忠也湯陰之祠鄂王也旌忠也報忠者前宋之蓋愆旌忠者我明之勵世哉亂之時袁章尤急雖非借才於異代定可激壯於儒夫此楊侯重修王祠意也慨自東陲匪劫以來國家之用兵五載矣

三聖相承非如宣和靖康之季奴酋小醜非有元本粘罕之雄一尉侯混車書非若項尼偏安之勢

卷四

三

然而糜軍興以千百萬計徵戍卒以數十萬計而率旗用效與尸屢聞至於全軍覆沒全遼淪喪猶緩失地之誅而錄死事之節祀之京師記之盟府一何厚也假令藏功如王親對敵壘者六十有八運籌命將者五十有八常以兵五百八百陣五十萬七十萬用少擊衆迄無挫卽則又何以寵異之哉乃王之得禍何酷宋之負王又何慘微也蓋王之建功所難有八一日忠涇膺激誠澤涕誓師二

日虛羣策畢牧食客常滿三日整兵所往未草藋不配四日廉不私藏一錢籍其家僅九千緡五日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人如待一人六日定大敵猝抵難於鄴山七日選能背鬼五百一皆當百八日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雖子雲之勝抑而不列嗟乎趙營平爲後事師實車騎作百世楷祀典所謂法施於民孰大是者而死事定國禦史得惠猶細故也今之爲將者以王之車爲法今之

卷四

三

擇將者以王之事求之於微達四夷何有嗟乎湯陰自朱仙續廢而久辱胡虜王之孤憤所千載而不顧者也自二朝廟清而山川草木皆有驕色王之願報所千載而不忘者也況重以廟貌之崇嚴殺蒸之蠲潔冥冥之中豈無有式靈我將吏肅相吾庸功嚴胡之勝嘆胡之負者乎是役也楊侯一以新神休一以樹將勳董槐旌肯金湯而丹樓爲帶礪也侯之

為政可謂知所重矣祠創於徐武功以詞臣奉使
時茲侯修祠工竣而余亦以奉使至余與武功同
吳人官同講讀侯以為不偶然也請余作記記之
如此

馬集

卷四

五



葉少師碑陰記

岳神為韓退之開岳雲海神為韓子瞻現海市雨
公方見歸於世而神明護呵有非當時王公貴人
所敢望者正直之貺不惟其官惟其人也今少師
葉公應 召北上龍神前驅引泉脈反石尤隨叩
響答其事甚異豈為紗籠中人役役應爾哉蓋公
揭亮三朝親扶日轂而茲之再踐師垣所為領衆
正定廟謨致吾君於堯舜者神已先見之宜其數
靈若此可以為世道慶矣每行時金廣文在坐見
柁樓之下有蜿蜒盤旋與絕流而度沂風而迎者
凡三皆神之化身也紀文所未列屬余記之碑陰
遂為之記

西湖建 關帝殿碑記

西湖列剎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岳鄂王

于忠肅祠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

神宗皇帝夢感

聖母中夜傳 詔封神駕伏魔帝君易光整而家

見易大轟而九府五帝同尊萬靈受職視操懿莽

溫偶森大物生無賊臣死墜下鬼何啻夫淵顧舊

祠卑隘不稱 詔書撫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

三

鼎新時雖尊首得孤山寺故址度材築土勤垣墉

壯像設先後三載而落成中丞子文學嘉會謂余

實倡議且曾爲文以詫施故屬余記之余攷孤山

寺始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經於石

壁會元徵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

作記有九諸侯率鐵助工其盛如此成毀有數金

石可磨越數百年而祠帝君以釋典言之則舊祠

非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帝釋身

者耶至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有孔曰成

仁孟子取義與法華一大事之言何異也彼謂忠

臣義士猶待生蒲團俯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

然則石壁巍然而石經泐奉神也順者西川殘叛

神爲助力事達 宸聰非同語惟惟建西鼎房前

緩天誅帝君能報會而有本報

神宗者乎左扶鄂王右扶太保鄂鄂鄧火鈴羅

陵之鏖馬嘶風赫山之靈兵瀟瀟蕩蕩魔皆如蜀

天

夫先是金中丞撫閩辦贖之告屢獲獲吏上功盟

府故建祠之費視衆差差盡有具額云

總漕大司徒陳公去思碑記

祁陽陳公 予告歸二載矣海內惜公之去而淮陰士民懷德日深若藩臬若守令逮事公者謂公不吝不伐庸功樂聽恥自標炫顧老成舉動宜爲後法使夫紀於旂常勒於典鑑者中朝事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士民事也吾儕久庇神宇罔不感師言當茲論定竊想儀刑非夫托之金石曷以揚公之休問於永永於是走使海邑授簡野史昌

卷之三

記四

元

不佞念公爲吾郡司理則已受國士知何敢以不文辭國家兩都並建以金陵爲豐鎬而締轂南北天下咽喉淮陽爲重輓漕之役雖可使專職然賜履之外提七省大吏之衡牙彘之間屹建威消萌之勢牲白薦於橋陵璧馬湛於瓠子六官之事無所不統文武之用難於具宜公潔已奉公正身率屬山陽今所徵次若斥有司侈供張者汰冗員浮食者蠲關市間架橫征者禁將迎溫輿騶者懲質

庫輜出重入子錢家倍取息者除運木頌里旅者誅妖僧畧子女者治津梁病涉者新學宮敝陋者置學田贖子衿者簡諸管帥脫墮者嚴游儻備非者練魚麗習水戰者防水部乾沒造糧估者禁漕卒受粟溢額者省防河渠隄之繡公帑而勞民者夫非經國之計謀保釐之實政耶雖然公所爲熙譚元氣滌純德不二心之臣者不在此也

卷之四

記四

元

而崎重之權必趨之勢蓋可觀已無論庶官隨俗轉化即童髮壽考誰能不淑公之始鎮淮也當改革之會天下屬耳目觀意嚮藉今看宇間稍有衡氣即願奉姑壇者何限乃公雅意自以身爲大臣當挽已倒之瀾還既曠之璞解成天子平康正直之治豈其驚奮以示異業交以收名巧宦於末路哉落落穆穆內翔外溫子公之竿牘不走於長安元凱之間遺絕迹於當路於品流則有哆口春秋

投足輕重而若弗聞也者於時局則有筵佑異營
南北分部而若弗聞也者雖靜躁濃淡陰夷奢儉
類簡之閔無一不可以見公要以有改絃無改玉
公本自靜本自淡本自夷本自儉本自簡率其四
十餘年歟歷中外之大常而已先自樂康之役淮
右大募兵故增餉以鉅萬計為寇冠匱平郡邑賦額
無復養兵之科會有言前幕府脂膏其中且不
賀者公具實條奏調與時肯不輕也夫李贊皇王
亦公之相業當時所避乃贊皇以周秦行紀薄奇
意於險世識其禍沂公以山陵逐丁謂雖距脫足
快識者猶以為正中之謫當是時微公執議不阿
養傷國體公豈僅以包荒為忠厚哉則正直之發
舒而為世道慮者不小也蓋答難論九德總之有
常周公誦三宅曰常伯常任天有常覆地有常載
日月有常照四時有常行曉世維風之大臣有常
度公以之矣此則於言讜言潛之外規公之微而

可以表百僚照來禪者乎僅以質之諸君子足副
謀野之意否公名嘉幸未進士祁陽人

清江主政劉牧公去思碑記

今

皇帝綜核吏治六官之屬外司海內典錢穀關市將作之事者有詔臺察轉奏將刻款以聞自全在陪京見所在封事畢完畢而淮南水部議以飭公官許東然為天下最難遺職望即遣朝行矣彼都人士懷公德莫乞余為記願示後來與清淮俱永亦猶金石歸所傳漢唐使君碑遺意也其

碑記

聖

言曰淮南廣轉粟四百萬石以供天府縣衝巨經魚鱗難逐自漢入河觀濬如鐵而籍治之役領諸水部是漕輓為國家之咽喉而籍治之役領諸之命脈水部得其人為濟川之舟楫非其人為江海之漏卮厥害重矣公始事當熙熙用兵川途為梗楚蜀巨難難不易公先期命官來提四出於是木商響應轉輸轉輸江而下以副所須鮮有操其急而靡水費知任事者公之利用豫也署當

孔道城有狐社有泉憑藉為姦良民善士疾首結

舌公廉得渠魁或真之重典或揭之通衢彰碑旣明人知改未淮之民靡弗安於莊席者公之利用斷也工作之弊日引月長厥役侵牟工師束手百人之欺非一官所稽百年之實非一朝所破運轉之易敗運卒之途窮莫不誅之公乃親為簡察詳立科條工無廢材軍餉繼聞竟公在事波臣不訾者公之利用勤也公嘗自言桑大夫之心計析於

碑記

聖

聖

秋毫用之算商則誠奇而用之燭姦良有補於國劉士安之出納專任士人吾無微辭之權而率作勤相使胥吏之流有士人之行或庶幾焉若水肩竹頭其細已甚吾歸其意本牛流馬其奇已甚吾寓諸庸職思其於在考工記一篇耳語既余進而謂之曰若等既知公矣亦知公建功集事所臻乎蓋國有六職而工居其一吏有六計而廉為之冠吾視公冲然穆然於心若水潔行如雪其視處脂

膏飭重簋直日用細故而不自以爲奇節者故廉
以生威而釐弊嗣義無施不效即進而持九流之
衡所謂清通簡要舉清政而措之裕如也美止虞
與之稱若工平公嘗以勸擇多職與學談經都人
士蒸蒸服其德獻章述特備云

卷八

碑記

墓

官氏墓田記

楚黃間稱西陵官太公長者其爲配程恭人卜宅
兆也地與豪家接豪家以爲市操之惡太公顧歎
語鑒其欲言谿滿谿言壑滿壑終不爲虞芮爭雖
萬石若處此不是過也及長公東歸率常益成太
公之志廣墓田爲如千畝日將令子孫藉其歲入
以修墓云爾乃不佞昌察其意合爲修墓也與哉
蓋形家之有四獸猶兵家之有四翼而其說皆助
於黃帝曰要在中央用在四方墓田者墓之翼也
楚黃山川與齊魯秦晉異多平曠易地坡陀相屬
溝塍相錯無重岡複嶂以闢之儻深松茂柏之外
即爲隣壤雖未必有牽牛蹊人田帶劍上吾丘者
乎而此亦一若堂彼亦一若堂此亦一若封彼亦
一若封即欲禁之烏得而禁諸不然而擊
之聲接於耳非所以肅廟貌也穿渠鑿沼
於後非所以護地脉也蓋主田之賜猶五十畝而

況人子得自致於親者乎韓淮陰布衣時爲母行營高敞令其旁可置萬家其治兵之界已見於此而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心治第後爲漢諸陵一坏廣墓田者耶故克儉於家不爲墓設而有備無患孝子之慮遠也當東鮮給事兵垣與遼事會所條上方畧數千言動中肯綮藉令一一見之施行庶幾守在四夷者語不云乎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余謂東鮮之廣墓田非僅爲修墓者以此若乃東鮮厚德在維桑計讓在廟社所爲衍栢棖之澤而頌臬臺之光者雖息壤不足爲其靈雲夢不足爲其廣也此之爲田復何啻畔之有官氏子孫其世守之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神宗朝歲在己丑吾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事所舉會稽陶望齡華亭其昌南昌劉日卒三人皆以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則陶子以兇觥大千修祝哽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室攜二子皆未及見其大全也其昌年卅半自義潞在三念曲阜之材必分植於羣力更陵之劍當討諸於九原相此豈山靈惟龍額川原綬繞嶺嶺周進行坐之高敞可容萬家佳城之鬱蔥能礪白日信龍迴虎俯暗合青臺天作地藏無論不甯者矣公之諸子季履中舍輩以爲是役也

天子給祕器以龍之命皇華以光之雖薨哀之下經始於達生而連岡之崇燦耀於繁錫豈以墓祭非古忍令野處無祠將和屯二酋委君榮於草莽生芻一求問賓至於木濱必於樂哉丘也別起福

庭則覓今歸來僊保壽星蕭家師儻何厭焉斯輩
而聲斯飛宋玉招魂可無蘭爲橙而杜若宇若堂
封若舍封出自森森之柏迎神曲送神曲鑄於翼
翼之麻豈惟孝子慈孫進醺補乎有所且使門生
故吏薦藻芷而知歸矣或曰此地西望軒皇鑄鼎
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宣平同姓將因應
廟再來否則殷室鹽梅何以馳其來尾南山羽翼
終然訪石尋松斯是爲致骨之仙都斯廟即妥靈
之真宅清明火冷臘酉家之殺牛華表月明下遶
城之化鶴吾師乎吾師乎可又爲賢人之大業不
朽則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歙西洋墟重修許宜人祖母墓記

歙有永清吳公仕於正統之朝土木之變于忠肅
爲少司馬公爲職方郎條畫備遣十事于公多所
採納也先入關時忠肅以大司馬督陣公進少司
馬居中調度當是時內外倚重惟于公一人而于
公所同心謀議亦惟公一人事定之後公引疾歸
介之推不居還國之賞張爾侯不與鍾室之謀勇
退之節先幾之知列之名臣無愧也而實錄不爲
立傳尚論者有餘慨焉公九世孫楨結集制誥碑
碣題輓諸篇華然具備而後司馬公以勞定國之
榮較若列爵國史之柱滌有賴於家乘之補苴者
若此司馬公少孤撫育教迪以克成立許宜人力
也宜人物司馬以兵部郎主事宅憂忽感異夢得
夢地於金墩橋萬家之行營不煩壘舍變鶴之宅
兆若有神謀靈氣攸鍾吉祥至止華嚴來輪重賢
譽肖吳氏之昌不偶然也而二百年來漸改舊觀

飲河滿腹窮委則希倚惻息陰此根有幾積感而
嘆曰我吳之所不足者豈財也哉而忍使發祥土
一抔付於不可知之何人也敬告裔屬率錢釐治
封以文石繚以周垣拓四致享春秋罔缺是役也
庶幾曾參追遠之思有合於郭璞乘生之義矣積
宿遜不自功曰此特匠事耳何足以揚先世之徽
於無數積聞之朝制少司馬之母歿當奉迎駕
之誥璽當給水衡之錢而歷道之碑不稱敝人猶

容書集

卷四

至

稱宜人者則以司馬公蚤辭榮祿未奏滿書束於
制也必也微如椽之筆抒毫絲之章勅之貞珉大
書深刻俾瞻拜墓下者恍然見女宗之範如新則
國史之所遺者既託於家乘朝典之所遺者復託
於太史以有補矣豈非司馬公下泉之厚幸與蓋
積之有望於余者如此積博雅工詞翰將振青雲
之業以符鳳飛之占於修葺見一芥夫不辭而爲
之記

碑銘

嵩山少林寺賜紫住持曾嗣正宗第二十六

代禪師道公碑銘

佛者凡夫之覺者也凡夫以不覺故身口意爲三
業佛以覺故在身爲律在口爲經在意爲禪禪之
於佛近矣而不足以傳佛之心若夫震旦之少林
其西竺之靈山乎故唐內之名蓋摩利曰律寺曰
講寺曰禪寺而少林得禪祖庭其高僧尊宿曰律

容書集

卷四

至

師曰禪師曰禪師而少林得禪宗師雖世譁流布
乎亦非諸方所冀望矣其祖達摩而宗曹洞何也
蓋自藥山雲巖以寶鏡三昧羽翼別傳而份寂二
公立爲五位君臣正偏回互之旨開無門之門施
出塵之機所以掣綱宗揀魔異者觀諸家爲獨密
故五宗皆表王也而周過其曆時惟曹洞亦猶魯
秉周禮也宗則言路絕矣其舉揚頌古若雪竇圓
悟天章警子之評唱又何也笑經不云乎轟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良以情封則棒喝皆接響見賢則回互無停機上士以言契同下士以言憤悱故頌古非洞宗也而洞宗寄也呼初祖懸絲之記亦可合也已自唐以來代推一人主持法席二十五代爲幻休休公得法子以百數道公爲最休公沒諸龍象衆欲以事休公者事之公固讓不敢應浮沆雲水者十有四年法堂草深宗彼雨散於是登封令請於宗怕循故事署公任持少林時則

家範

卷四
碑銘

三

皇帝萬曆壬辰之十月也師召領衆以來十有七載戒行未潔機辨泉流或升堂普說或入室小春莫不摧彼疑城登之覺岸明鏡塵累而不蒙洪鍾待扣而輒應典刑卓爾清規肅然作賓王家名動京闕於是月有貝葉之藏五銖之本精鏤出於尚方經功傳於中使瓔珞供養金湯護持因以續諸祖之慧命亦以廣

聖主之福田者矣師雖心冥一乘而行崇六度諸

所禮施斥修漏因其居也有幻出之寶坊其游也有隨身之香積頃者飛錫山海瞻目雲霄欲得人而傳承乃處陰以息影曰吾將而壁老矣少林之開堂必有記師之上足仁林等屬不佞昌記之憶師昔爲休公謁故宮保蔭文定公時不佞昌與徵士陳繼儒皆締蓮社之友機相亭之義二十年心許今始酬因爾師名正遺字無言洪都新建胡氏子父永泰母楊氏初視髮於上藍寺璘和尚年二

家範

卷四
碑銘

三

曰

嵩高少室天地之中大秉氣象鬱鬱蔥蔥破顏未
會面壁真風祖佛非殊惟變乃通其般若無知靈
光不昧如清涼池如大火聚直下便是擬向即背
奇哉衆生具如來慧其五家宗旨如世圓師虛空
可拈丹青不施泥牛月吼木馬風嘶不居空劫不
落今時其爰有遁公惜中之杰傳涅槃心吐廣長
舌雙桂開敷三花屹嶽一代時教永存永曜其

卷四

碑銘

五

引

八林引

奉軍吳星卿之集八林也子史十七俳調十三安
然操緩頗存志惟之言提要鉤玄亦嚴非聖之誠
可謂窮輪妙手秘枕襟心且快同貝葉字比龜頭
散爲精駢之三千攝入魚腸之一七聯金題玉牒
時爲青蠹之遊而錦軸牙籤無取汗牛之重昔鄴
侯之架已富解克隨身衛公之珠誠希何分餘照
奉軍集
卷四
五
詠若須彌芥納函各充封十年讀而弗如三篋亡
而無害若斯編者義君爲吾師方伯中江公之從
子憶雷靈象之野已有亡羊之癡薄游已後風好
彌敦今且青腰荷以出編卷書屏於行樂綠水芙
蓉之標將休儉廬山色秋光之句見賞垂崖豈不
稱俊逸之衆軍嗣風流於方伯也哉

詞林海錯引

揚子雲讀書觀大意至其師林間受籍軒記作方言幸章詞耳無甚華麗者而弟子侯巴從之學古文奇字將所謂太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乎蘇子瞻拈擊選學乃所至講說文以自隨古之文人固有富於萬言儉於雙字者既博且精蓋其難也余友夏茂卿孝廉隱居昆山不屑仕進事親之暇業在雕蟲蠹魚之間平生著書更僕不數至詞林海

宋雲集

卷四

五

錯殺青既竟而余觀茂卿之難窮也蓋其所蒐採不必僻書奇字委宛之所藏著顏之所權惟古今文人之所承用者或沿瀝而未適其始或傳說而未正其語或互見而未歸於一或後起而可化爲新或採顧而索隱或本隱以之顯皆旁通曲暢劃然折衷若禹曲之顯晦若摩草之指路若見說之解結若由基之貫楊若中郎識音於在費若蒲元辨水於一甕非夫漁獵四庫陶鑄萬有者孰能爲

之乎夫海陸碎事也玉海也皆以海名茂卿之卷軸不若二書之多獨以雅勝猥以斷勝疑直掩前美乃猶遜而比於海錯若日八珍屬厭更進小鮮云爾而不知茂卿之所爲遜一世而警書者蓋嘗涉歸墟涸弱水歷沃焦寒雲濡足於浮天浴日之觀而後得此以望人之腹也亦苦心矣方內有子雲必能賞之

宋雲集

卷四

六

徐九玉詩稿引

吾鄉徐文貞公弱冠登朝即具老人服大人相造世皇制禮作樂不修景雲神龍廢歌應制之事公以全力用之經國所論詩不輕元白不重王李若沾沾焉分別開元大曆長慶云者公以爲少年狃俗語無當也公之從孫九玉神清筆銳激昂青雲不難蚤貴以先世澤顧其詩旨獨抗子桓大業之說諸子雲雕蟲之論常恐名場角逐一旦爲時所

第壹集

卷四

五

惡何暇適習者則不如窮工極巧先據詞苑之上游徐還祖家之故物蓋文貞所云狡獪變化者正九玉之所苦心刻苦從登峯而造極者也以彼才情日引月長來知所止但以今之簡習亮節洋洋纍纍爲足盡九玉者未謂知言余但姑其善學文貞者如此

毛司理詩冊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玉載聲徽九重謁帝有期登仙匪異郡伯張公馳熊軾於谷陽歌驪駒於祖道要其鳴矣共懷出谷之聲偏其友而已戀爰棠之蔭雖龍叶弓旌不瀝丈夫之泪而誼敦淡水難分並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載贈什青雲直上臨岐路以彈冠臨首爲期願前途之努力所謂文生於情詩可以怨者也於戲纓綬論交揭日月於肝膽唱于相唱吐錦綉之心腸故可上叶國風亦可遠垂郡乘者矣題曰青雲首路以弁之

第壹集

卷四

六

卷四 藝文十草引

作者雖並尊兩司馬而修詞之家以文圖爲宗極觀其驅役萬象濬發靈襟體成經緯考中官商信雕蟲之溢觴爲月露之先導自漢至唐厥終不斷最其勝會選學具存昌黎以經爲文眉山以子爲文近時詰匠王允寧元美而下以史爲文於是詩賦之外選學幾廢蓋龍門登壇而相如班固夫唐宋無論今之學古者得夫之際亦畧可言大都以摹寫爲神情以蒼莽爲骨力雖大雅可追而流易成習取材偏窄無孤衷千脈之資循徑坦夷豈王業三年之力以兩漢則其名甚高以六朝則其功甚鉅故北地藏山借勉之爲王晏并州懸幟事室甫爲靈光寥寥藝林莫爲嗣響矣杜日章西陲名將累著戰功江左清標獨勤夢想節快動於懷中言語妙於天下登山臨水之什凌厲風霞談空制玄之章咳吐珠玉腹笥所貯左右取而不窮文心

所料縱橫求而輒合少陵所云語精文選理者庶幾妙有家風譽爲國寶今之所錄十草是已畢勝橫門授鉞大漢犁庭燕然勒銘率借筆於班固出師作頌終競爽於孝山第其精詣性命虛視功名此何足爲杜生願也則不佞愧矣

藝文十草

卷四

三

陶世名言引

經史註疏百餘家若鄭康成之毛詩杜元凱之左傳既精且博千載說真者也康成自顓門耳征南之助職在盟府跡其閱歷非鎮撫兼漢則折衝吳服餘日寧幾而能覃精一先生之言使顓門名家不能傲之以所不知多聞建事厥功懋焉不虛矣彼有云丈夫擁書千卷何假南面百城者抑何驕語不倫耶大中丞高公今之文武爲憲者自秉臚

集

卷四

奎

而專缺垂三十年其忠孝大節開濟討謨富有日新若稟成範茲讀其陶世一編而知公之建豎有本也蓋公於書無所不讀亦未嘗一日廢讀迺其大指曰始於繕性終於覺人學如是足術矣故其所稟采皆生平得力之語與前人已效之方義比常絃用同藏粟狐裘千腋雞距百餘高提尚友之衡臘列照今之鏡所謂陰陽爲炭造化爲坯於以陶治一世何有耶夫左之龔杜之辯談經者不無

異辭顧其言已立於學宮炳汗青而闡陵谷雖峴首之石萬渾之碑未能遏也矧乎彙帙四部刊落多岐取材甚宏義例甚正而又證以嚙成之模挾以勸勦之畧有翼此書而傳後者非不朽盛事耶公方表正臺紳嘉猷入告僅呈 乙覽宣付史館嘉輿有位祗服師言世道賴之矣不佞昌無能識公之大惟於恬退隱逸者輦然會心公實陶表敢忘鴻寶之暇敬題末簡

集

卷四

奎

顧仲方山水歌引

宋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
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
近則托形以傳世遠則托聲以傳耳曹弗與衛協
輩抄述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
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
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由之詩歌在自是千古雖謂
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吾郡顧中
希古集卷四

舍仲方以詩畫馳聲東南嘗供事 內殿奉 詔

騎戍塞垣海內士大夫踵門求畫不忍言幣交或

退而作詩以酬贈能言之家後先廢倡靡有遺者

於是君年七十矣嘗謂人曰吾老不能宦游貧不

能奉客惟腕中有元季大家鬼陸中有當世高人

韻士贈言吾豈憂身後名哉嗟乎此君之所以傳

其畫者也雖然畫何足以重君乎哉君蚤年承先

世之業是時顧錫公子無弗裘馬聲伎爲豪華者

君獨澹精雅道孝謹自將於里俗游閑之習泊如

也晚年田廬漸廢屏居郊園風流得意之事見謂

都盡而翰墨會心居然清遠無負於海內之知仲

方者是皆可以傳獨畫傳乎哉夫詩與畫皆謂之

史君所著有詩史茲山水歌行世又有畫史矣君

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

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以余知畫

故屬余言弁之首

卷四

卷四

矣

汪然明詩集引

汪然明爲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鄰莊之驛不虛太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間有魚玄機薛洪度一二輩亦入詩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元亮閉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軒輊李杜謂李詩強半酒色然明非有重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其瑕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守杭乎夫其深入禪悅得無寂慧忠義直節鐵心

卷四

引

宅

石腸而周韶龍觀手錄其詩時多艷曲公豈不能爲莊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淤泥之中能取蓮花鑒也當門之蘭蕙如頭目激也且夫冕而推就與髻而慧表爲匪瑕而使人匿影恐人也憐才者之所不敢出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綺矣吾懼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香奩比紅之綺同類而並稱之也故爲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色澤高華旨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黃貞甫論之詳矣

錢象先荆南集引

余往與平原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陟陘紆複洞壑忽聞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潮之外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之吾知樊川之所謂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

卷四

引

交

經詢諸樵牧理而可舉其名矣陸陸澄江靜如練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迷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於才湛於思當今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類然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盡楚之觀故也荆南集亦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必傳蓋元敏嘗官荆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兩

人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
好游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州
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於大荒遐邇之鄉謝靈運
李太白諸公所未登涉未題咏之處而皆被以奇
音雋響如荆南集之詩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
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
快哉象先深於禪若夫溪非聲山非色丈室而幽
大千剎那而再撫華藏海之外者余方習游焉而
不知象先能佐余以詩否也

陳懿卜古印選引

莊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蓋古之作者於寂寥
虛章未常以高文大冊施之雖不難於宗亦各言
其體也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讀自爲一法其書藏
記又贗又自爲一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
軍胸裏石鼓之旁出而爲鍾鼎碑山鴻都之旁出
而爲圖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
勢險節短吾人所謂一往即歸者畫之矣近代惟
豐考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得法於考功而取
材於顧御賢頃太學藏印累累之家覃思篆古二
十年而彙爲印選若干卷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
支輩然具矣今文書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
不以爲枕中之秘也夫先是吾郡有印藏行於世
懿卜所裒定視之不及半然後若蛇足而此如鬼
歷於是乎知懿卜之具眼云

詩墅間水詩引

陸子之有詩墅也開三益徑播百尺樓芰蓋經過
荃桃來往豈惟背山臨水憺遊子之忘歸抑且披
蕭蕭辭扶墨卿而標勝若乃芝房菌閣撫雲日以
蔽虧奇石珍花助烟霞之絢麗斯素封之備饒非
畸人之匹敵也雖然使淵明之秫田無秋仲長之
塲園鮮獲將牢醴不設乾餼以愆漫謂泌可樂饒
斗能滌蕪是使主人孤諫於一丘而勝伴共運於
十日矣邇者天不降康雨乃狂若河魚大上再勤
太史之書蠶蟹宜禾不厭野人之祝陸子雖食乎
漚而游乎清安能以菰之玉而爲豈之玉吾聞何
君之訪東安蓋因臥雪子與之勞桑戶亦爲愁霖
茲張太史諸君子間水之詩所爲作乎陸子曰士
貧非病詩窮乃工幸研圃之未荒豈瓊瑤之不報
應臻空谷響過行雲積成篇章動盈卷快於戲扣
角而歌碩鼠何寧戚之難尋鼓琴以試遊魚知鍾

之匪違讀此集者可以論詩墅賓主之際矣

東臺集

卷四
引

十三

林義齋五十詩冊引

義齋先生家承金馬才擅騷龍瑞林玉樹衛叔寶之神情于將莫邪李太和之骨幹弓來克紹素親見奇結髮登朝靡施弗效望官率府華貴近於鳳池展采秋卿珍零籍於鵠署判如山而不動門若水以俱清賦登高則楚國大夫文無害乃漢庭老吏馳其熊軾遷失龍城公就路益閑叱驗甚壯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將雨露兼施弄月之閒頌聲大作尤萬里扶藜直上二千石守長最良獨歎休矣惟是黃次公報政之年正平洋相逼主之歲禮接初度隔天一方長公長明殿念書棋有雅明琴望粵嶺雲根無仙家籬地之術托墨浮鴈且贈詩人如日之篇庶諸長者淵鑄綠筆可代綠衣而衆君墜珠現章如親瓊樹一聽是音於空谷即

林義齋五十詩冊引

唐大來詩引

往余之承乏咸均也海內子矜以登極思升於國學者鱗集館下凡百餘人余下散日聞于先生試多士才獨以帖括將以不朽盛事經國大業有能爲破廢露布帝京篇前出塞後出塞詩者以非時見或謂今日子之所求於士者左矣唐以詩賦取士士各持行卷滿大人彼一時也我國家功令則異於是士子所爲舍毫指神韻屬驚夢者惟帖括專精靡他直外拾青紫耳無余所謂不朽道何也余應之曰固也子安得以偏長限天下士且明經而上不有宏詞選乎患才不能近力不能兼耳即能何故置之蓋余抗論如是居久之未有應者余既率古求遺書事竣還里而滇中太學唐大來自輦下至以其詩爲贊讀其詩溫淳典雅不必賦帝京而有四傑之藻不必賦前後出塞而石少陵之法余所求之六節而不得者此其人也夫

漢之談藝自張愈光破荒百年來浸以盛蹶蹶然
洞士皆據書萬卷幸其象戰鳥言之俗而事桑榆
極書走第建交畛域之外其風尚如此大米暨游
萬里觀國之光與中原才子並驅爭路又得代陳
之鉅公如雲杜者助其羽翼藉其詞壇不減畫繡
雖然吾聞大米乃祖乃父皆以鴻漸之資困於一
第將無所學非所用而兼才之難乎則吾願大米
以吟詩之間不廢公車言如車雙輪如鳥雙翼
其才情之所如以收名定債無俾不明著作之庭
開演無人焉即身爲公而懸鄭懸長庸何傷夫言
豈一端而已大米謂何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卷之五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論

愛情人才爲社稷計 丁酉江酉漫

君子欲人主重士而以人主之所尤重者予士則亦惟是重士之遺當講也天子者勢至尊權至重也而不得以之震士者何哉八荒之內義莫不爲臣升沉爲雲泥用置爲虎鼠夫是之謂主權萬乘之主之社稷得焉而泰山失焉而累卵得焉而磐石而覆孟失焉而一髮引千鈞朽索馭六馬夫是之謂士權天子之權無所不震然世不乏枯槁之士則其權窮世亦不乏色舉之士則其權又窮而士之權不遇夫驚社稷之主莫有窮也縱士驚爵祿君可驚社稷乎惟能重士而兩權者皆歸之人主矣劉元城曰愛情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言重士也雖然難以比諸於淳古矣古之說曰主天子

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君以爲天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官天下者無論已以周之十世也而周公營洛曰使有德者易以興焉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於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掩天下而爲一人之私利一家之私業一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太上無私天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爲一人之私利也凡人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遺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獨運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力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正

小才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場不
虞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果才之以也才有常
乎崇長則盛矣衰則棄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
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顧其上下所愛惜何
如而世之不講於愛惜之道則已久矣蓋晉之相
公侯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
若若魚鳥可耳區區爵祿何足以餌天下士而得
言愛惜乎哉今天連城之璞斲則破焉必曰惜矣

卷之三

論

又不以爲琬璵爲圭璣而僅充珥佩環珰之用則
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木于霄而
蔽日以爲明堂之棟即翦伐何辭哉蓋至於棟橈
焉樑椳焉而惜可知也已國於人材何以異此彼
沉淪者義榮之者名高公論鑒於上則必發於
下天下後世多有愛惜之者於才故無害也惟夫
矜悅之具矜矜之餘以被於士亦既儼然難荒釋
躊躇藉升朝不謂不用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

逐馬走狗鳥獲之臂掩離婁之目使士之所欲發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有鑰九重叩關萬里
牽於帷牆之制蔽於金匱之隔使士之所欲効於
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執殤中內堅柴柵敘
蓬有轉石之響譟亮有嬰鑰之禍使士之所欲効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於是時動則有橫木當
路之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收時行道
之實處則有尸祿濟朝之議將爲國寶耶或毀之

卷之四

卷五

四

已曾不若懷而不售之爲愛也將爲國器耶或壞
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之爲愛也將爲國具耶或
摧之已曾不若輶而不用之爲愛也此爲士計最
痛而况爲社稷計哉是故知愛惜者召以千施贊
以圭璧不爲芬也而在於饑渴嗜善之謀光燭以
耀火龔以太牢不爲厚也而在於諫行言聽之實
意築宮而朝清廟而侍不爲虔也而在於推心置
之開誠四墮而觀九賓而見不爲重也而在於

周家罔知之推委倚之咄之尊之重之親之信之
成之遂之一以爲股肱一以爲羽翼一以爲師保
一以爲耆蔡一以爲干城一以爲舟楫有用必稱
其才有才必盡其用使天下之士精白一心展布
四體聲稱書於竹帛成績紀於太常晏息而藩本
朝以護而制敵國夫如是乃謂之真愛惜吾不暇
高論試言其近者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而罷
役左右曰怨歸於君矣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

卷五

五

夫也而我舉之而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
之故有成其名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桓公之用
管仲也有司請事於公公曰以告仲父仲故能以
其君霸居萬國之上而人不稱喻焉與之書社地
三百而富人不怨焉故有成其功以爲愛惜者此
類是也武帝之於汲黯也以位尊不如丞相以用
事不如御史大夫以責寵不如大將軍有獨以賢
見底以直見禮自帝以下皆以嚴見彈而汲黯

謀矣淮南傳黥縣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
黥縣武帝重之也故有成其威望以爲愛惜者此
類是也斯豈愛臣太甚哉人臣無私名書曰斯謀
斯猷我后之德則皆社稷之光矣人臣無私功詩
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則皆社稷之勲矣人臣無
私威語曰山有猛獸羣黎不採則皆社稷之衛矣
非善計其私者耶不然彼公天下者不計身道利
害矣公天下者不計家道成敗矣公天下者不計

卷五

六

一姓遺興亡矣直爲天下得人耳而乃四門以招
之五服以章之一饋十起以賓之一沐三握以接
之一話一言以思之所以惜人才者不遺餘力而
此之私社稷者顧弁髦屑越輕天下士豈非宜深
計者反淺宜完計者反疎宜遠計者反近乎此之
謂不及私不及私者鑑在勝國之社矣雖然不獨
人主責也亦在人才之自爲愛惜焉今夫世之小
人崇邪醜正懷弊甲設機筭以壞天下人才爲事

者此比是也而所謂人才者又復自相疑忌伐異黨同不義於示奸人之隙而啓人主之厭薄也哉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一時之士固多表裏者而皆以黨盡彼其初不能自計也而社稷之計亦荒矣吾又曰愛惜人才所以爲人主社稷計

卷五

七

本聯於根

君子之養德也宜何如哉觀天之造而執其機焉如是而已矣夫學亦奚事高論矣乃不曰人而曰天不曰天之理而曰天之機者何說也蓋人與天地同宗與萬物同體而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者皆藏於無端之宅而運於不測之紀雖運相循環而實虛其不用者以爲用是吾人涉世亦須更不能違者藉不能靜觀其機而執之將立於日損日損之塗而犯造物之所忌豈道之所載哉至是而知天之未始不爲人用也請借木以終聯之說可乎夫聯何妨也晝夜相推而聯生聯非明也然而以育明也是代爲政者也而聯常爲明根焉不觀之月乎當其自鏡而弓自弓而鈞日就晦矣而說者曰非晦也而出庚焉而生魄焉而皎然以輝晶然以滿山河大地朗然以鑑焉是尚不爲明乎而不知有明者有明明者不明者能明明則聯聯固

明之根也而何疑於木夫木者其位厭其神勾芒其方東其色青天地之盛德氣也然商震動而葉驚嚴霜飛而枝槁當是時意其剝落摧殘之餘生理幾何而末茲無春色矣然而其葉彌潤其根彌固其餘彌振其根彌深未幾而暖以黍律吹以閭闔漢以甘雨勾者甲者萌者茁者昌者遂者忽而生驟忽而敷榮豫章之墟鄧林之野皆是物焉孰休息是孰閑藏是孰居無事翕聚而散是則豈非

卷五

九

木晦於根亦明於根之驗耶天地一木也太極一根也是故天地之生非其所以生而天地之殺乃所以晦其生天地之成非其所以成而天地之毀乃所以晦其成天地之長非其所以長而天地之消乃所以晦其長未有絕而不續未有退而不進未有伏而不發大而為元會運世之數小而為禍福機祥之變其端起於毫茫朕兆之前而其用著於宇宙民物之賡神乎神乎化工不得此其何所

種以雕刻象形乎微乎微乎君子不得此其何所賴以裊躬遊世乎是故曰視備也耳聽備聲君子曰是戕吾根者也而衣視返聽以晦之詞肆暉龍該馳白馬君子曰是拔吾根者也而如愚若訥以晦之名無翼而飛聲不經而走若子曰是蝕吾根者也而迷虛混俗以晦之功業蓋世威累震主君子曰是危吾根者也而遺榮讓善以晦之尚綱於緇懷玉以褐大白若辱深藏若虛寧為大樗無為

卷五

朝槿寧為微木無為文梓寧為龍門之枝無為漢南之栢寧為鬱澗之栢無為憑社之桑寧避斤斧於深山無惜先容於匠石凡以養晦也養晦故精蓄精尚則有餘勇養晦故神守神守則有餘識養晦故氣完氣完則有餘量無為也無用也而無不為也無不用也之人也之德也鬼不得瞰其室神不得害其成五行不得拘其形陰陽不得尸其命不亦貴四時無干歲而不改何易業者哉此何以

故也天之機欲藏不欲泄欲諱不欲盈欲靜不欲動欲釋不欲壯欲缺不欲完欲辱不欲榮欲拙不欲巧深根固蒂養勝之道也君子不能達天而能執天之行君子不能徹天而能先天之變以明爲枝葉以晦爲根本以榮明爲真勝以用勝爲至明後其日用飲食於斯而何往非生生之門乎不然唯玉以爲惜剪絲以爲花則小人的然眩然博流俗旦夕之觀而身名俱棄之道也茲木也君子謂

卷五

十一

之重傷重傷之材無壽類矣吁其惟聖人乎蓋文王當紂之際外柔順內文明不顯其德不集其統以勝道終始焉故曰文王得易之用吁其惟聖人乎朱子始以晦自志而及其遭僞學之禍也又能以避自止吁若朱子則可謂斯文梁木矣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夫太子者天下之木也木數動則天下不安爲支子者莫不有僥倖之心而思以姦天位其究也長爲社稷憂矣是故遠計之主必慎焉而其立子也必以長不以寵廢公必以貴不以孽匹嫡其於太子也早教誠不使習匪辟慎左右不使比宵人固其本也固其本則天子雖有愛子弟曾不得越次而求焉天下雖有強諸侯曾不得伺隙而動焉上

卷五

卷五

十三

無恃叛之虞下無誅伐之患植遺腹朝委夢而天下不亂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輻輳竝進而歸命天子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置之得其道也而奚問所置之鄉乎武帝封燕王旦於燕帝春秋高燕王請入侍典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亦左矣且帝何不反其本而思之乎帝自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建武中蚩尤竟天說者謂戾太子應之而生帝不深維國家之至計舉三代教子之法教

之而爲之開博望使之習江充卒也至盛之軀流
及青宮長安之兵弄自骨肉雖壺關之請不能早
悟亦忍哉夫戾太子日在庭閣非有燕粦之隔也
世及爲望非有蹶進之謀也帝之偏臣滿朝非無
齊魯之彥也然而不免焉非失之所置之鄉而失
之所置之術也太子既廢則其時觀望者不少帝
也於五王之中擇其長者賢者立之以絕天下之
私望可也又以望氣之故寵錡弋以堯母之說籠

家書集

卷五

三

鈞弋之子而錡弋子故髻也安得不生燕王心哉
及燕王既請衛衛飲端見矣帝諒計之或移之近
國或傳之賢相雖曰衛之其實全之豈非置之安
哉而畧不爲後慮至晏駕之後燕王與蓋主謀傾
社稷不利端子向非昭帝之明博陸之忠義禍漢
矣而燕王竟以國除可謂善置乎我實養亂而咎
燕之不齊魯何也夫使置子必出於齊魯然後可
則鄰之讎東何以封桓伯晉之曲汲何以封叔虞

而所籌數事之豫江漢之阻昔古之所藏其文虎
而遺之野雉以厲食上國者耶文昭武穆有國
方齊魯何憂焉而令齊必善國固常矣而滅其魯
必棄邦子尤矣而獻王而當贈喪極封采吳則則
魯子西季杜漸爲平宋黃音惟屬不及此故其於
本支之封褒之以分國於累世之懷陰之以耐金
至於續莊趙王曾無繼宗宣成以後蟲移外戚無
藩王可以稱師者而文叔臣復起自徒步鳴呼漢

家書集

卷五

十

如棧矣此則武帝之過也雖然漢之叛王大都出
於淮南長沙吳楚間故賈生曰最強則最先反最
弱則最後反而武帝欲以強國自王其子以弱列
國侯此有所激哉褚少孫五王之周矯焉成章豈
不有見於置子哉至其弘獎之意惓惓齊魯則庶
幾敦尚風軌矣

夜氣浩然之氣

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愚以爲孟子尤深於易其所言夜氣浩然之氣者蓋易通也夫天與人一氣耳人之生也圓顙而方趾含陰而苞陽其形骸天地之氣也其心思神識天地之氣之靈者也心之與氣果且有二哉心之與氣本無二也而世之人藏於形骸情於嗜慾逐氣質之性而迷其天地之性於是立教者乃判爲形上形下之說

牛臺集

卷五

五

若曰以心御氣者聖也以氣役心者凡也皆一時應機之說也惟大易則不然直以一陰一陽謂之道而已矣陰陽者氣也道者心也心不爲精氣不爲靈心非形上氣非形下此孟子言氣之宗旨也夫言氣矣而曰夜氣者何也曰此易之復卦也天地之氣至垢而純陰矣陰極而生陽靜極而復動至於七日來復而天地之心見焉在一歲則爲冬之至在一日則爲子之半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復

之象也此孟子言夜氣之宗旨也夫言氣而曰浩然者何也曰此易之乾卦也易之贊象也曰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蓋乾者涵一元而爲體包四德以施化運而不息健而有常何剛大如之而大人者主靜主極終日乾乾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所謂塞天地配道義渾然乾德也此孟子言浩然之氣之宗旨也雖然養浩然之氣者必始於養夜氣夜氣之養也或先時而

牛臺集

卷五

十六

迎之或後時而達之皆有易道焉其先夜氣而迎之也蓋取諸坤其後夜氣而達之也蓋取諸無妄何也陽之剝而坤也疑於無陽矣而安貞則吉故夜氣之未動也當有守靜無爲之功以翕聚而基發敬也及夫陽之剝而復也比於雷行矣而無妄則吉故夜氣之既動也當有察識擴充之功即工夫以還本體也此又孟子養氣之宗旨也乃所云夜氣者果可以晝夜論乎凡卒然而相觸無心而

自動若乍見孺子之入井而怵傷生者皆夜氣也故說易者曰復卦建始萌而又曰冬至不在子所謂三百六十爻爻皆扶陽抑陰義也此孟子言夜氣而又有善端之說蓋其所得於易之深者固如此

讀衛霍李廣傳 餘課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爲傳善寫時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及覆見之大指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貴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輒大小經七十戰會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哉此子長所爲寄慨而抑揚其詞也檄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史蓋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於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困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探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

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蹕將畧則吾以爲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異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管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爲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聊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爲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使箕遊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數云爾

卷五

論五

十九

荀揚大醇小疵 節錄

韓子曰荀揚大醇小疵宋儒不許也而并以管韓子之奏於鑑愚竊惑焉凡古之人窮一世而著書其瑕瑜不敢自掩而以知言之權懸俟於千載之後吾從千載之後安坐而程品之亦當平其心考其世取其合道者以垂教而無刻核太甚徒以害成而已則韓子爲近之而宋人無乃過耶宋人所以詆荀揚者曰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老子爲可

筆正集

卷五

二十

取也是則不得稱醇矣抑韓子之所謂醇者固未深言之也韓子蓋闢佛老者也其說曰聖遠言湮異端蠱起隨俗染化賢者不免焉有能宗法孔顏嶽立砥柱勒成一家之言若揭日月而行者吾即以大醇與之如是而已矣荀子生橫議之世爲士者知有刑名不知有禮樂知有管商不知有仲尼子弓知有秦楚之戰功不知有湯武之王道而荀子作書三十篇自勸學以及於堯問談古昔稱先

王樂憤宛轉若其家事此豈有待而興者乎子雲
雖承仲舒毛公之後儒術稍著然當時士大夫非
兩於訓詁之支離則溺於詞賦之聲貌未有深潛
內照美厥靈樞者而叩戶起鑰法言太玄以之吾
不謂其彫蟲小技一變而契於主約守靜之旨也
夫衛道之士代非乏人輒特論於義理大明之日
者非難持論於邪正混淆之世者為難承襲於師
友記論之素者非難獨詣於淵源寡昧之世者為
難

卷五

論五

三

難二子者皆居其難者也其何以深排為哉而就
宋人之所排吾猶可為二子原者何也古人之立
言也達諸意復書之立言也匿諸理匿諸理者避
駁以趨醇不示人以隱達諸意者則醇駁互見而
不免於激揚之過其以性為惡也是主修為而過
焉者也程子不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其以禮
為偽也是主忠信而過焉者也史遷不采其言以
為禮書乎其以老子為可取也是主虛靜而過焉

者也司馬君實不以之贊易乎則二子之言固如
豫章之寸朽黃璫之點瑕要以醇者勝也若夫論
性命論道德則濂洛之傳直接洙泗無俟苛責荀
揚矣曾蘇子瞻論性以為孟子言善荀子不得不
出於性惡荀子言惡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皆
起於相勝夫韓子以荀揚為醇宋儒不得不以為
駁儒亦有相勝之意也夫

卷五

三

讀鹽鐵論題後

餘詳

語曰梁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晉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綵繒於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誦然夷性叵測邊陲歲苦侵轍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枕而臥也假令因循不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親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懼石晉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冑之說

卷五

論五

三

不至於封畿者胥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故而用樂孔建鐵官以贈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於佐縣官之急抑亦敵時之用矣而文學樂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狙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方之篤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豐捷之餘烈介子不煩一

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已見其端矣夫既已釋於干戈則并鹽鐵之利而散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持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膏民爲瘍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武帝之失故借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權一切報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疆場之事或張或弛皆於其窮焉而議之則幾矣

卷五

論五

十四

評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館單

古之以言諸事君者各有本源則其學術醇駁不必盡同要以彈智畢慮考當世得失之林審往古善敗之效皆有獨是之見劃然不易預定於生平而後矢爲論列鑒鑒中窺其神情氣韻自有不可得而磨滅者非若後世漫衍支離連篇累牘苟取併臨事而已西京之疏莫善於賈太傅之治安策

零壹集

卷五

五

而治安策之所從出者新書也新書雖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凡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庾信休讀其書謂其心切其情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嘉而雅信所稱天下才者乎然書之粹者則治安策皆已備之矣即有策之所未及者如審微客勸學論誠退讓諸篇要亦爲談理之典刑然非適時之急務也吾以是知新書者賈子平生學術之源而最爲淵汰以爲治安一策所謂痛哭

流涕長太息者其詞似激其造事而憾個則固非不疾而呻不病而登者也賈生而下其惟劉向乎觀其外戚疏昌陵疏忠憤激烈至使閭主心動又取諷諫之意摭集故實爲新序一書而妹喜妲己之戒歷理骨髓之戒班班寓言皆以感悟漢成雖間有顧諟如曾子罔所議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則韓嬰而下勿論也此

零壹集

卷五

五

無疑者矣賈蓋知士也立談而射佗面內片語而平勃交歡意其所爲書雖非粹然儒術而縱橫捭闔開發人意必有洋洋灑灑戰國之詞鋒者今也其語馴而其氣藹且多闕其字以文其質蓋齊梁間好事者聞新語之名而妄爲之耳史稱高帝謂陸生曰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者何我所以得天下者何及古成敗之因今新語中自道基以至思務十三篇未嘗及此也此曾何足以動帝之

聽者而輒奏輒稱善耶蓋子書之微失多矣不獨
新語而子書之偽如新語者又比比也豈新書新
序之倫哉雖然士君子揆事圖策則於三者何擇
也有賈之畧而當戒其疏有向之惡而當去其誕
至於新語雖云廣哉而吾終不以非聖之書若墨
子鬼谷者與同日而語何也爲其近於儒術也操
此以往於獻納有裨矣

說

知命俟命立命說

解深

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算曆其於吉凶福
極之故詳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於理而不聞有
命之說何也皆爲立命者也然立命之道非可繫
語而吉凶福極之應又有泰否不齊而莫可究詰
其繇來者則世之人以爲命竟不可信理竟不可
憑而各竭其私智巧力以爲趨避之計孔孟有憂
之於是有知命俟命之論蓋以濟易範之窮乎且
易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
取一毫在野衆賤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
如命彼其大塊爲治陰陽爲靈同焉皆得離爾容
移豐之壽享育之私膏之非皮劉之志此分一定
有鬼神之所集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於情欲則
求勝於命外眩於威遇則求勝於命卒之命不可
勝而徒役役爲犯教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人

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
命爭也然咎之言知命者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
怨譏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
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勉之以修身
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於天一無所事
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
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
陰陽爲柄則有先天而天勿能違之者而豈爲命

說五

元

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
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
者何也曰爲中人設也中人之吉凶禍福也必制
於命而其趨善避惡之心與趨吉避凶之心嘗交
戰於胸中惟以命之說覺之則其趨舍自審故聖
人亦爲之借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天堯舜之子
之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槩之若
曰命之爲機非但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

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命
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
言命者獨不制於命耶曰不然大易三百六十四
爻皆及凶爲吉者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
窮通等觀達者能之而况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
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生雖嬰諸
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
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

說五

子

子轍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而使君相言命則
堯之微湯之禘尹之五就五去其爲衡命者耶

墨禪軒說 青吳周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詞以爲古人之楷柏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其鐫石銀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倣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疊之錯方契翰輪之意余事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鍾太傅然有省似蘭亭丙舍宜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爲踴唐人之上三五年間游學就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嚴在鴻山會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義和殷司空之西昇經稽登善書楊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

說卷五

五

書作雲錦定爲李懷琳者誤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王司寇之太宗哀冊稽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還山以來類其負郭收一二種如幹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雅不喜趨大興書近有老廣文輩公自嶺表歸裝中貯吳興小楷內景經一卷數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補其未絕類楊上真乃吳興生平神品頗恨晚而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奈之何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入法余老矣黃山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屬之具新安江清淺見底解艇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乘興一來觀茲真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詣習主簿者也周生以爲何如

說卷五

五

議

救荒弭盜議 閩試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爲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嘯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爲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而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餽糈乎曰撫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饑寒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倡亂之構也使國家辦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賔者天不降康肥墮爲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壤際此荒沴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逆鄰俠之圖所繇以作誠得編紀之匪

名
年
公
公

卷五

五

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團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備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候至來春給賜牛具教食以曠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使其父母妻子皆自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

公
年
公
公

卷五

五

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義督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歸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故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况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夫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軍興議

禹謨曰六府孔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五穀
以爲賦五金以爲貢禹貢田賦與物貢並用故有
惟金三品之文今則偏重於田賦而五金之開採
有禁所謂六府者廢其一矣且夫禁之者將以用
之也遼東金復海蓋皆礦之所自出一旦沒入於
虜如賣盜糧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豪世苟且聚飲
之術無一不用賴獨縮舌於開採以爲老成爲經
濟其故有二迂者恐蹈言利之名辱者恐釀首事
之禍數明知其有盡於被時而莫肯出頭承當耳

卷五

五

五

記不云貪惡其棄於地乎大學言生之者衆凡可
利於民者若茶若鹽無所不權皆謂之生而獨農
畝爲生乎若夫礦從之舉不能無爭則有礦之處
必有守巡兩道所養之兵此兵者縱不能臨陣殺
賊獨不能自衛於開採經月之間消弭其成然之
費乎且滇中之二百餘年有司大吏之奉入無

卷五

五

五

一不取於礦安在有首事之處也大都謀國之事
無全利亦無全害各從其所重所急以爲轉移如
九邊互市其弊必至於廢武備成積弱厥初議起
羣臣動色相爭亦是長慮然行之六十年邊廷之
振旅全首領蕃背妻孥何啻萬萬則以新鄭江陵
與蒲坂獨師獨行不畏和戎之名不畏首事之禍
所謂安社稷臣也否則如項者奴隸不知六十年
中中幾何善矣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計
國家歲入不過四百萬只一關門每歲六百萬尚
安得有利力餘資以募兵而求猛士余謂宜如岳
武穆精擇背嵬五百轉相訓練練得三四萬人長聚
秦南呼吸相應以防奴酋之猝突京師安枕臥矣
或曰子修國史於

神廟時請罷礦稅者不習聞之乎余曰此時惟以
營三殿爲誦端猶是可緩可急之事曾如今者虜
騎充斥郊畿震驚陵寢召皆以萬騎蹂躪我內地

破五縣提一府如入無人之境否我師殺虜三頭
虜屠一壯縣以報虜所掠子女玉帛無萬數而我
師得其二領甲一隻箭騰之秦賊舉朝賀捷笑破
人口如此否是則

皇上之赫斯怒討軍實蘇軾所謂天地鬼神諒其
有必不得已之實者也且事領於撫按不遣中使
不擾閭閻正以爲體體奴畜之費又何至如歲歲
加派歟民膏血一方有急四面從之爲土崩瓦解

沙乎試以吹入籌國者耳中或有省否

奏疏

議國計疏

韓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
與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用國而不知
國計之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
司農條奏當今仍歲儉之餘儲備之後一歲之入
不足以支半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乘孔

容壺臺

卷五

天

特籌不能鑒空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
者即有三年九年之蓄健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
常一歲之用即罄括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
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爲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強
乎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於水衡水衡告
罄矣其勢必借財於天僕天僕告罄矣其勢必借
財於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盡矣則安所取
乎

奏關和

臣等可復履美厨傳之供

於無可復矣。宗室之祿已至於無可復。而軍之餉已至於無可復。則矣。其所目前停止而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棄世苟且之弊亦惟納爲甚。非謂其聚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於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還債之臺以免也。必於食墨乎債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爲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嚴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往往爲真以濫戎行之任。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切開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廉祿。進無榮望。皆以嗜民爲生者也。上自簞食。下至州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

稅從役出納糾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其初亦以賞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今以後。日戒一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司農。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社稷難薰路馬難齒。往往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樂實之當清者也。官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官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

類日繁耕者發冢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
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
自古理財用人相爲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
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措拾靡
麥而委丘山者也假借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
白刃而爲寇讎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則
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
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有血誠真意爲

容臺集

卷五

聖

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儉者也最可痛者國家
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獲隄其丁壯凍餒
其老弱銖寸以乘艱闕以輸乃輦而歸之於夷虜
歲幣不肯益數倍於初講之時至腰刻軍士之月
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霸讀三邊帥臣
之疏謂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
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
變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全虛而歲幣之

日增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
歲遼左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於戰獨不
能堅壁清野擊其情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
軍有事則犒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二百五十
年其爲款市者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
虜也宿鵠之治病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癰理亦
治病在骨髓則不治今國之窮於虜不止癰理病
矣付此不講而曰節儉何裨於事哉夫國計之急

容臺集

卷五

聖

在者賤之近而迂濶無用之言豈足以救時乎願
國家之所以困者非一朝一夕故也跡其於迂濶無
用之言一切弁髦之積漸至此耳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之議止此
惟
聖明採擇

陳言時政疏 周其

臣聞居盛而戒薄者聖主之慮也憂盛而危明者
盡良之思也指瑕而摘蝥者進言之節也矜愚而
採善者從諫之明也故下不以主聖而忘藥石之
規上不以時平而忽狂瞽之論何也天下猶一身
也治天下猶治身也善治身者不幸其今日之強
健而常計其後之無衰善治天下者不幸其今日
之治安而常計其後之無亂欲後之無衰必察於
聖

卷五

聖

和扁之言而謂其漸雖飲食嗜欲之無所過差亦
不厭其言之切而防之周也欲復之無亂必審於
忠臣之論而室其萌雖政事紀綱之無所缺失亦
不嫌其計之過而辭之激也竊見 陛下以神聖
神聖而又能信任忠賢緝熙聖學百度咸理四徵
無遺誠亦已致治安之盛矣然 陛下春秋日茂
聰明日廣正嗜慾優游之所基也故人臣之忠愛
陛下者不以今日之已就者爲幸而以他日之所

卷五

聖

昔而

聖母之調護亦少疎矣然則 陛下之起居動息
飲食嗜好其皆當理而無微耶大臣不得而知也
夫

聖母既有所不見而大臣又有所不知則左右近
服之所以娛樂而誘惑之者視前日必且倍矣惟
願 陛下惕然常省愆然常思以此身爲天地宗
社生靈之倚毗凡所以靡曼於耳目而振悅於公

志者皆以爲迷心之蝎毒斷志之斧斤而日加樽節焉則萬壽無疆之本也二曰精講學之功夫

陛下臨御以來日御經筵日親講讀其務學亦既勤矣然臣以爲異時聖齡尚冲故但畧領其大旨而無勞於問究今

聖心日益開朗則

聖學宜日益精密今經筵日講之時大臣在列

臣在前有所疑難而詢問乎否也有所有自得於

卷五

奏議

聖

心而訂証乎否也有以今日所行之政事與古帝

王所垂之訓典而參考乎否也是雖陛下之生

知不惑而亦豈聖王好問好察之至乎伏願陛下

下於講筵既罷之後退御後殿舉凡所講之經

若史一一而思釋之內以求諸心外以驗諸政而

又輪日講臣以備參問久之智慮益明義理益精

其益不少矣三曰務咨訪之實夫陛下之於天

下至懸隔也所待以熟知政務而練達民情者諸

輔臣之獻替耳侍講侍朝畢事而退其他以非

召見者無幾矣召見而後從容促膝上罄其所欲言

而下盡其所欲言者又無幾矣伏願取諸司章奏

置文華殿陛下日御而日召輔臣面議之暇則

羣謠曲詢旁及閭閻稼穡之細隱無傷也其他若

九卿大臣陛下之所使股肱樞要者也撫按藩

臬之長陛下之所使廉察宣布者也或非時召

見以叩其職務之弛張或非時召對以審夫民情

卷五

奏議

聖

之利病則不惟可以審察人材洞悉民故而亦且

以示神明於天下矣四曰防近習之蠱夫近習者

陛下之左右便辟相與昵昵者也此輩忠實愛君

者常什一而蠱惑銜誘者嘗什九至於忠實愛君

而能導之以正者百無一二焉何也人君必有所

近溺於內而此輩始得以恣肆於外也今陛下

於此日茂聖德漸形而又接見大臣之時少燕處

之暇多臣意左右近習必有先意導諛以

常可喜之事殊尤難得之物但穢淫惑之言伺隙以求一中者矣伏願 陛下以開靜其身以寡欲其心以經術文史娛其神以習見正人樂聞謫論撰其耳目則彼雖有窺伺之奸無繇以入即入而

聖志亦無所遷矣五曰杜修沐之萌大 陛下以

儉德臨下十六年矣通者費用漸廣夏無漸多豈

聖心真加侈於前哉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人君

聖志亦無所遷矣

卷五

聖

富有四海此猶錄前之費耳且以爲法所當用例所常有故 陛下遂從而聽之也豈知大農之蓄積皆郡國之租稅郡國之租稅皆生民之膏脂生民之膏脂即國家之元氣窮州僻縣之民有以一金一錢之通負而典衣絕粒者

聖上弗知也有以十金百錢之通負而賣妻鬻子者 陛下弗知也有以一歲二歲之通負而絕戶以逃遂處於溝洫者 陛下弗知也又有以通負

日月之不時錮錄之欠缺而遂斃於播越之下者 陛下弗知也然則積而至鉅萬可知矣奈何以充無名之賜予市無益之玩好哉伏願 陛下特令該部大臣條悉

祖宗經費之典內費歲幾何今所增加而宜汰者幾何著爲定式而日加節儉焉則非惟天下生靈之福而亦所以培國家之元氣也六曰絕神奸之惑夫 陛下聖明之君也而又留心經史之訓密

容聖集

卷五

聖

通講讀之臣其於五帝三王之道必有所舉於心矣夫何神奸之惑之有獨惟夫數年之間歲時多所禱祠宮寺多所修造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此爲 陛下祈壽爲生民祈福 陛下以爲實然而聽之而在廷之臣亦以此名爲 陛下祈壽爲生民祈福是以雖知其非而不可言耳臣以爲今日雖未見其太害於政而其漸不可長也伏願 陛下清心寡欲以養壽命之原厚下愛民以爲祈

之本節財薄歛以造四海之福諸凡祠廟修造悉
從罷止則督臣所爲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
萬者真於陛下見之矣以上六事皆聖學之
所關係今日言之雖已見其端而未必見其善矣
今不察則他日傷於德而盡於政有不可言者
陛下儻能留意臣言則聖心益明聖志益定
聖德益純而天下之治皆可不勞而舉矣臣草野
愚蒙罔識忌諱亦不勝倦倦忠愛之意耳非敢冒
主司
以干斧鉞之誅也伏惟

聖集

卷五

聖

主司
以干斧鉞之誅也伏惟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命乞休事
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重其昌題充纂修官候泰昌實錄稿成前
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結
完日回館候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感
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備
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
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初見應天府例無
江食而其書充轉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備
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
差中書沈俱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爲三百本
恒裝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微實無所懸竄
奉欽命翰林院侍詔宋啓明中書朱正色等
奉差作導子身奮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累
臣等以勸業集之義於四十八年留

卷五

聖

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接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鑒可爲後事師者別爲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諸朝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廢稅請下章奏諸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

皇上屬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畧存一二而已其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

筆彙集

卷五

聖

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家範斯在如

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難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未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

朝彙推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曆并履背之春秋其史直其事發非越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旨徵辟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始成

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流況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料

筆彙集

卷五

聖

皇上綸簡之髦士顧多違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珥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義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食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永永矣

引年乞休疏

奏爲引年乞休以安愚分事臣聞無遺壽者聖王所以禮賢也不能者止臣子所以自量也臣年三十五歲中已丑進士改翰林院編修又六年陞湖廣副使奉 旨以編修養病又六年起湖廣提舉副使在任一年六個月歲科俱備外官無告病之例致其仕歸科臣拾遺吏部侍郎楊時喬奉 旨留用又三年起補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

雲集

卷五

十三

黃起龍拾遺吏部尚書孫丕揚仍咨臣供職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於肥遯雖時有山東登萊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之推擢臣皆懸車不赴家食二十有年有餘矣恭遇

皇上念

先帝燕几之命敍講讀徵勞起臣太常少卿游列官詹又以泰昌 實錄成敍纂修徵勞陞臣今職榮寵逾涯夢想不到即當控辭以安愚分所爲具

病間開匭匄入都者因編摩書冊當赴闕恭進贈

蔭 殊恩當赴 闕祗承耳今則二暨交侵五技

皆盡雖報國之忠靡展而引年之典已及臣能乞

身於彊壯之日而敢越超於漏盡之時乎且夫愚

鱗藏羽充初九衢昔之縉衣幾爲躬續郭隗有言

曰致士請自臣始臣亦曰省官當自臣始實內朕

心疎庸外迫於疾病披露腹心毫無矯飾者也惟

勅下吏部允其放歸臣得以餘年同攀瓊之民共

雲集

卷五

十四

歌帝力而祝 聖壽之無疆臣不勝感激之至

表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纂表

伏以君有舉而必書國之羹與后從諫而作聖治之善經雖嘉謨嘉猷之顯廟有時而左史右史之網羅必悉既已刪繁而舉要故當彰往而諄來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太古之事著存若亡典謨之書亦經亦史靡靡耳目皆爲獻納之司吁咈

李士嘉

卷五

重

都俞卽是嚮成之象一德陳而赫天格帝徽言告於文子文孫賡無五諫之名安取三長之祿自堂簾之既遠致上下之不交謨謫則自簡而之繫糾繩則以筆而代口雷轟難而樂同使馬雲霧墜而膽可汗牛非有洶洶之功幾盡涓埃之益惟

神祖際五百餘歲之景運在明開四十八年之太平歲訪初殷朝稱不諱堯勤既勅臣無勿欺主黃之戰紛如而黑白之分寂若賜珎珠璣見開門平

聞既非一一而吹之則雖九九亦進矣然玉管銀管與班管必徵事以取材大書特書不一書難翻

空而成案過而廢毋寧過而存傳其疑不若傳其信狐裘粹白必資衆腋之溫雞臠菜餘猶是兼珍之味但有未焚之草恒多可獻之芹其大者如蜂蠶繅謀青宮成其羽翼驪駒導路赤社杜其苑枯持玉尺以程村操金匱而發覆陰陽爲炭復太公

李士嘉

卷五

重

藏富於民何以催科而不擾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何以謀決而不寃他如九塞夷落之情三略發鈴之秘多算則勝揀時所須徒薪或失於幾先蓄艾可裨於善後醫有方而奕有譜庸可被乎建之鐸而設之輶是之取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峻德日升欽翼於旦旦日明肅雍於在宮在廟細旂廣廈神交帝驟王馳華渚丹山瑞叶星輝海潤丕揚祖烈修金匱之編地

簡臣歸集石渠之選謂筆則筆削則削雖爲孔子之刑書而日係月月係年即是近時之邸報顧三館之挂漏已甚而舊京之藏訓差完微臣寵藉輪軒書成漁獵惟此至是之是得諸臬尤之尤人閱世世閱人雖似刻舟之劍後視今今視昔何殊記事之珠披沙獲寶總警策於片言開門見山捷庸愚之一得蓋真主東賢將留爲再世之用而蓋臣陳善借諸異代之言況相郊之賦武皇恐生不

家言集

卷五

毛

同時歷寔之書人主宜窮置座右但使伏蒲盡簡不憂天聽之蓋高則東閣空談亦是孫謀之貼厥矣伏願法軌之懷體威之盛時以萬幾之暇暴蚤乙亥之觀師亦何常民可爲監人惟求舊益廣清問於合宮直以從繩盡納羣流於大海則鳳見河清之瑞史不絕書而天堯地符之靈世其永賴矣書凡四十卷目錄二卷敬隨表上達以聞

頌

萬壽無疆頌

臣聞天佑下民作君而作師聖乘大德必名而必壽慈惠靡弗應信而有徵恭惟我

皇上御金鏡調玉燭繁大宅丕迓和鼓咷宣

九聖之重光襲百靈之再祉十八載於茲矣時惟竹教節屆

聖誕重輪方期天德出寧藩階入旦而騰輝蕙英

家言集

卷五

毛

不春而愈茂是日也

皇上麗左个服山龍受集上玄御圖靈岳沆祥烟於五節停瑞氣於三辰少室呼嵩河宗獻寶鳥率推髻旅於象胥天產地毛紀於王會既洽大禮於兩宮復舉歡心於萬國神人胥悅夷夏率俾羣公咸曰休哉

天子嘉與共此可謂百福使同千載共盛矣臣又聞之禮因義起頌豈忘規是以堯祝華封周咏天

保沿及後代著爲令儀毋於震鳳之期輒效天齊
之頌莫不夫歌且舞執壤稱觴然惟金鏡陳於
拱無進進於天申流徽復來肩美往牒豈不以道
周萬物者其休弘功濟羣生者其祥大惟一二日
統業乃千萬年儀昌者千孫斯以言難宜敘景鍊
鋪張符命義殊於導諫意合於明謨也敢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

大佑我明奕世載德勉勉我皇憲莊有極得二以

容堂集

卷五

五

貞奉三爲夫乃集純嘏其數不億

皇帝之仁應焉以春斟酌元氣蘇屯勾萌

皇帝之明光照四表興變返陳天霽日晶

皇帝之武林辟濯靈翕張魁柄震蕩及寔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聲惟勤轉圜匪速一十八

載體道無疆儀天作兩叶化台先有秩斯作既膏

永昌相彼秋旻有露以湛鑠彼玄樞有繞其電風

社自升河明若練乃披瑞籙乃納貞符九闕塵揚

百辟雲趨超武交錯琮璽分敷德至於天南極煥
耀極至於地玉芝神草軌愷坤輝民熙物皞皞曰
岡陵孰曰恒升於穆不已歲功久成惟聖時憲綏
熙光明毋搖毋勞不邇不殖雖休弗休日慎一日
保統太和凝承大曆不醺而醉含德以昭長倫汪
歲承固豐熙如游建德如在華胥自今以往至萬
斯年睹聖之作象帝之先七十二家定命我兼下

臣作頌願於九延

容堂集

卷五

五

贊

泰昌贊錄贊

又臣曰臣讀書至周成王顧命曰無以元子釗冒
違於非几而已不敢稱堯舜也稱堯舜者自

先帝憲凡始豈不炳燦千古或要以言大非誇真
知尤路有可揚厲者焉柯齊策養弗論已出閣講

學以後神智日開既已明習世故知險知阻而容
色溫然而動止泰然內庭有苑枯之形而若弗知

寧正集

卷五

五

也者外庭有羽翼之激而若弗聞也者即冊立

尊常事耳時而舉恭時而反汗大臣去小臣謹宜
何如動於耳目者而

帝也有愛愛無憚憚潛之又潛恒以一德主需之

重安於泰山非孝過神明不至此

福邸就園抱持慟哭左右皆泣不能仰視狂且發

難羣臣謹諱

帝於陛前跪諭曰爾等爲無君之臣欲使本宮爲

無父之子乎群臣遂息所全實多

神宗末午以 皇貴妃屬

帝

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間者無不

感動 皇貴妃連封連奉 遺命盈庭之爭曾不

忍奪以屬曉東讓而後止嗚呼風雨不迷藏當俱

化爲之大孝也若乃 臨御幾何欲善無服撤稅

使數內帑費邊成緩織造召耆碩起忠賢廣閣員

寧正集

卷五

五

錄舊講所謂急先務急親賢者

帝皆有之升遐之日薄海窮陬若喪考妣此帝堯

九十八載在位之民情而

帝得之四十日間何以入人之深乃爾哉蓋以舜

之孝攝堯之仁感孚之本有在諸善政改絃之外

者矣夫官天下者書在今名家天下者書在長世

神宗雖不豫乎何難四十日延也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則國本人心幾不可

問接續之際危於懸絲

帝之不永天所以佑 國家千萬年之永也

廟號曰光

帝之光被上下者無餘憾矣

卷五

五

空

箴

勤政勵學箴 館課

太極鴻天大寶育物使惟惟不忘勤故不屈一念之
怠萬情之鬱一日之荒萬幾之缺粵稽往古惟虞
無爲相儆相戒惟時惟義政已夙勤猶思爾遠學
已執中猶慮危微何以勤政此心常迅威福必覈
無參吾愠聽覽必公無愆清問靡極而存不振而
何以勵學此心常純外自講筵內達重閣扣文
室臺集 卷五 空
求交考古問津盡爲賓得靜養聯存母曰深居不
廢聽斷九重嚴遠三接猶判一念不新羣情必渙
辰午二朝休哉舊貫母曰索處不輟討論便辟易
志治豔汨真講筵肅清格論斷斯召對盛典欽哉
慎違母曰勤勞有妨珍攝此身康寧縣心兢業戶
樞不朽流本不澤法天行健諒哉往牒主不勤勵
暇日必多幽秀編纂恒舞酣歌豈不愉快恐哉天
和三風十愆聖哲所訶主不勤勵陰陽或易天之

聰明人之感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古聖王宵衣旰食主不動腳民瘼恐遺寸絲粒粟億膏兆脂閭閻之積宗社之貲有無不言少府何私主不勤勵愛惜恐懼顧指拂心榜籍任意敢不受哉其情實樹鳥窮則啄獸窮則驚湯飯日躋盤盂勅詞武

敬勝怠几杖得師

聖主好善時命箴規小臣祇承敢言僕司

六

露布

集虜大後露布

集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 磨算族成不戰之功氣稜廓清華夷罕謹恭惟

皇帝陛下聖武廣運軌剛粹精紹八葉之洪基當萬年之景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世業之

惟艱凜乎若墜秉統三重張皇六師維茲壯里之

酋故是吉囊之部

李丕

集

突

成祖犁而未盡

先皇討以自新始因戀憤歸降就叛以未通後作僥虜縮印稱藩而向內邊無斥埃烽火已二十年歲致金絮綵繒且數百萬謀臣石畫屢言表餌之疎聖度游涵祗取干戈之懼豈意茂心難饜漢過不先俄聞盛朝之來敢肆犬羊之侮駕言迎佛久任牧於羌川假道搶香竟憑陵於河內因將士承嚴兵之後尚纓靈誅致火酋有輕我之心大張

<p>游氣羽書累奏一廟算獨神一皇斯一怒詢於惟 懼之臣御札十行明見疆圉之遠大寬戎轡爰 鑿擅門臣等仰承英畧知宵旰以膺寧備竭忠 誠敢夙夜之或懈軍需十萬得借給於尚方士旅 百千聽調集於他省隨機順勦進則豈暇身圖乘 勢長驅滅之然後朝食以臣某統將吏則申今於 孟軻離戈之中而氣增百倍以臣某核功罪則載 筆於牙旗王帳之下而公協衆心以某官某督機 李臺集 卷五 空</p>

<p>當輪今必截鯨皮而製數太白入月星符推虜之 祥高鋒雪雲士奏吞胡之績替漢斬郅支但乘其 無備唐擒頡利蓋得於已降猶足以揚昆山之威 遂至於雪渭水之恥豈如今日卓軼前朝兵應者 勝義誓者王百夷俱震進可以戰退可以撫二利 兼收此皆緣 皇上威極雷霆謀先造化得道多助惟斷乃成民 勞訖可小康甫遇升平之福胡滅誠為大度願修 李臺集 卷五 突</p>

考

歲差考 節錄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統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殫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杳忽之間而人以梗槩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

考

卷五

完

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黃昏界中自是而降漸遲漢文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初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於今日計年凡二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

行於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

歲差之法自唐堯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隋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魏天曆樂而論之通於古必不合於今審於今輒又疎於古驟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則詳性區之疎密稽景之修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惟郭太史哉太史公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

考

卷五

中

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遺植來測影以度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續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秒太多多少之數未明表長則量虛而淡雖設望甯置亦表而實景終未可得乃高之為三十六尺之表測為景符以微竅取日光實得中晷不差毫末積中累月取仲冬前後相埒之期參集得中以為履端端既正一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

宋天者也非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仲天
天者歲餘分約爲大半秒耳今氣運保測用二儀
歲數可考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
西至溟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天前之所未有也
黃授時之法則景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日所周天得三百六
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每歲而日却一分五
十秒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爲歲差以
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秒以推來茲則增歲差
而損歲餘遞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
誤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
授時之視太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
密而於中十事猶爲未合大史以爲日行失度之
驗數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畧其十事
之難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
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抄解洛陽元會通

律統集

卷五

三

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
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
以減算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
增減算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
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遺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
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
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
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
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時皆長
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
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爲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
之修曆者採擇焉庶助大史之千慮云爾

律統集

卷五

三

事本董其昌者 眾孫庭範

廉贈公傳

熊侯爲事本以治行爲天下最應 召行有日矣
則手抱 聖書一軸而請曰此先君子所得 制
詞也九原華袞奚取繁稱抑聞之王言有體寧東
而就義無廣而就核雖明繪有繅而表異實難修

事本董

卷六

一

遇佚前人尤是懼軍徵之信史先是侯之考績曾
次第贈公遺事貽代言者茲復理前語爲小傳
熊贈公者名澄處士之振奇者也熊爲豐城右族
累葉貴盛公以布衣頡頏縷縷間用名檢自立無
最易之者雅有鑒裁每預策人善敗後皆驗白里
中兄早慧者必屬公試之三爲品題無弗稱諸持
論慷慨蘊義生風青挾背遠游所至必傾其賢
長者公所居輒致千里客家以薄道廢至第陽進以

佐壺觴不令客知也公好方書能以秘方起死

又好形家言登山臨水指其要會往往與青囊王

體獎家藏法書名畫致其人大節不足稱者雖復

工亦置敗篋中戊子歲俗公曰饑饉與人同患畫

焚券不收責兄弟沒齒無分財里中有爭言率以

公口爲三尺其忠寔心誠信於人也公案上自喜

居家以矜莊見憚程督諸子畫繩而蹈不少縱既

心奇今君則使爲譚氏學譚氏者名汝彪其教以

卷六

二

慎獨爲宗趣與俗學左公獨以爲人師經師終可

嚴事蓋至今君以砥礪有立而人始服公之遠識

焉今君屢蹟於里選意公不能無動公爲好語酌

酒慰之曰吾所望兒不止此嗟乎管敬仲有云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知子亦不易也若公之教

子有進於祿養者耶斯事皆可書也

董子曰余讀熊贈公 制詞有云里鄉仁孝夫仁

孝之爲德大矣贈公雖施不出里而範赫令君以

恢弘其未究今之施於南海東海者皆贈公之仁

孝也夫謂制詞不能盡公者豈然哉豈然哉

下
字
集

卷
六

四

吳禮部敦之傳

余以乙未分較南宮舉吳敦之使君乃得士之名
不大著蓋君為臨朐馮文敏宗伯所拔戊子楚闈
第一人稱天下士余即非目迷五色而價奕連城
知人故未易也先是禮闈校文皆以制義為重制
義有當然後取其論策余獨離而為二各加裁鑒
二者合而後收讀敦之論大奇之謂必天下士以
視宗伯修詞問望者咄咄歎賞周望因是以檢論

卷
六

傳
六

五

得湯嘉賓余又謂袁伯修曰此卷壹似漸於李卓
吾者豈即楚黃吳解元耶伯修曰論則號為之制
義當更奇也一日道過馮宗伯宗伯駐馬語曰始
敦之出棘誦制義平平耳余不許也敦之曰然則
不終試乎余曰若有佳論仍過至司重論者亦見
汝矣何以若合符也是時方有宏詞之科余力不
能為敦之先宗伯亦爾蓋敦之磊砢任運競進為
蓋豈惟詞館即司理有聲宗伯且薦為吏部郎敦

之固辭僅于進禮部竟宗伯之世感知而已感恩則無有也其司理潤州常鎮多忠諫逐臣提衡在口時有司或附之以買名譽或背之以媚津要敦之落落穆穆相與於無相與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假令敦之今尚在黨禍何從來耶敦之沒十餘年而余官南都其子光龍相見汨交於願以京山李先生之理誌視余且請爲傳余則何能辭敦之名化號曲羅生而早慧兒時嘗閉目跏趺坐空

李香集

卷六

園中家人跡得之不知其所從習似從高僧中來者年十三已博通五經子史邑令號之聖童嘉禾歲少宰爲楚學使置異等過蕭以占祭酒坐上搖筆千言有如宿構祭酒歎服自以爲不如然屢困名場戊子楚闈業已受嗤拙目矣忽風引一卷長丈許至案前主司取視之歡呼起舞遂錄第一乙未成進士授鎮江理臺察倚重平亭擬獄數出意表民有壓桌而訟諸生機發者君案之曰僕人者

右其手理宜橫今縱而左非撲勢訟家情立得遠近神之軍吏譏關有御史客抗而關軍吏殺之御史當軍吏殺人獄詞具無敢反者君據律爭軍吏得免雖御史不能爲其客報也海上有大盜臺察檄君捕之爲出獄中盜聞賊就擒征播之役司馬徵兵餉江南諸郡猝無以應君具白假漕粟應而徐督諸郡還漕歲終處囚聞有詔赦未至御史欲行刑不果君抗言曰律有決不待時之文

李香集

卷六

詔未至則從律可果稱其敏練先後五載擢禮部客曹主事出使襄陽却襄王魏金王今人置之途已莫測所往踰歲補膳曹主事晉江李文節署部事曹郎競以細謹迎合君獨率其常度或中酒不以時入曹即對談諧謔笑傲若有意相忤者遂中以考功法不俟除而歸歸則稍作園圃澆花種竹彈忘機客爲文字飲入不迎出不送人人樂其簡易居久之補河東鹽官聊復應之一行邊塞遂授

勅歸期年擢戶部主事朝議方需用而君已病手足厥矣醫者以藥餌進或以修西方進皆笑謝之終不止酒彌留之際神色不亂蓋其童時已有定力驗矣詩又言君雖坦率無腸迹於高躋至於倫常取予大有坊表父先祿公卒於京師徒步扶喪感行路父所幸諸姬二所名他人子悉以田廬僕膳之自司理歸葬於妻家第儲有奉入爲季父大學公壽大學公物遺孤五齡朝夕於側提獎

卷六

七

顧復長則督之學俾有成立太學公第宅不能保歸之妻家時時飲恨君以倍值取歸訓遺命也舉族兄不能奔之禮更恤其子宗族鄉黨待以舉火客至如歸必服所欲生平不能握筭惟聽之紀綱肅祭酒嘗推百金之惠君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累長者清節其介如此又好爲不聞不見之德某子甲未知名譽之薦祭酒得錄弟子籍祭酒曰非吳君喪失子某子甲諸謝避不見有奇才生質氣

而爲邑今所押關中得君卷誤以爲生匿不出事後知爲敦之殊悔泊舟赤壁過訪以出亡爲解意深遠矣所著遠集若干卷李先生評其文曰骨力沉雄氣韻生動旁睨橫絕變化無方人以爲篤論始余所疑敦之爲李氏學者及詢之乃雅非所歸獨特其性得之而特論與焚書合者懲之不名一器任真似達氣義似俠音取似狷生歿去來之間似禪即馮宗伯以文章政事推君亦爲知之不盡矣光龍俊爽有父風恂恂執於慶益善繼志者敦之爲不沒夫

卷六

八

俞憲俞毅夫傳

俞之先爲吳興世家宋時有退翁者舉進士王荆公行新法以御史招之不就子有仕郡司理孫倅龍圖學士曾孫涇工部侍郎宋季徙居華亭終元世不仕

高皇帝時有山月公允舉洪武甲戌進士擢儀曹郎與祭酒胡公偁洗馬楊公溥同纂修大典儀部公生悅悅生倫倫生璵璵癸卯應天鄉試官至臨

年集

卷六

九

江司理司理公生郡博士緒緒生封司馬大夫寅山公明時即公之考也公名汝爲字毅夫號新宇生時太母宋宜人夢朱衣使者有金盤雙龍之授字之曰龍六歲以蚤慧稱口授書即成誦十七歲鹿里中林太常學與馮元敏稱兩才子學使者楚黃歇簡肅拔置郡庠試觀高等丁卯舉應天鄉試辛未舉進士出山陰王文瑞之門以才品相器重壬申遷授德化令德化當九江孔道土瘠民貧公

至決十年疑獄老吏喪膽竟公任無敢欺給爲新公精心吏事守藏無踐更之村農封鵲無追攝之豪隸行縣無供餉之富室書版取絕產之羨金又作義食以備歲凶給囚食以裨疾歿而永賴之利在菜堤事湖江有田數千頃每江漲蕩爲洪流災民以菜堤請監司守長輟同道謀公審勢度地獨稱菜之便未有左驗也會歲饑使者檄發粟食饑民公今日能操斧鉞從我爲堤者倍給之赴工者

年集

卷六

十

雲集不日成堤數百丈乃以濱江可堤狀爲圖以請大中丞楊公大喜遂定全堤之計自小池西岸抵德化嘴延袤三千八百餘丈蓄泄有備旱澇無虞西距楚黃東達安慶上丁三四百里間列防如陸皆蒙公條畫也丙子以內艱歸服除謁選則故相江陵之客修隙中以考功法改令壽陽公治之如德化兩臺使者廉治欲訓建德建德壯邑也公治之才益贖去澤文釋冤獄育人材獎俊進兩浙

履卹期會迫甚公以一人總攝三邑因民情授方
畧竣事旬月間民不知擾諸旁邑有大政大獄當
事者必決於公語具郡志循吏傳中甲申量移丞
府蒼與豫章喻公均楚黃周公弘禴同官皆名流
拙宦相得甚歡公事之暇揚雅風雅江山開濤尋
補陪京駕部郎駕部主乘輿侍衛及驛遞諸務而
船政最稱繁鉅

祖制額設風馬快船以千計夫役以二萬計武庫

年不

傳

二

吏金錢司農支米輟絡繹江淮天津以中貴輸上
供諸物實備非常慮至深遠也久之役夫多虛額
而公家之費如故先臣王公間議令歲造如千艘
夫役有缺不盡補垂七十年庫積至數十萬有先
任駕部者更足其役夫之籍不三四年左藏爲一
空公於是議清虛說士大夫有一家而占二三十
役者公所幸千餘人仍還王公故例而省直歲解
以寬公私兩利即得罪於巨室不顧也又定爲造

船之式爲修船之式官出繕錢而不以累軍軍領
繕錢赴役而不以累商實盡祛矣因上辦政補救
事宜疏下部具覆奉 俞旨行吏部紀錄壬辰擢

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曹濮時島夷闖入朝鮮

朝議所在增兵加餉山東尤急公亟趨省會陳議
於兩臺謂朝鮮雖弱我師徂征合彼土著倭必不
能擾有朝鮮關白行長各握重兵不相下會須有
變奈何聚不逞之徒生僉摩鋼我先自亂已兩臺

年不

傳

三

遽之又時有議征南柳末以裨軍興者公爭之力
所轄故有張秋稅局自公在事始罷屢任甫十月
竟以留都船政爲前任駕部者所忌大計得調是
年南察唯公與閩中李比部多見最爲誣善人盡
寬之公故怡然以侍養太公爲樂都無官情太公
病公與弟文學汝揮深夜露禱願以身代蓋周旋
子舍者七年太公捐養遺命無忘國恩既服除出
補沁陽精心吏事不減筮仕時如李奉常本寧所

爲祠記緩賦期平役法時散歛招流移罷行尸絕
饒遺繕城濬隍說經訓士復沁故隸不遠隸汾條
上沿河入議一一中竅奉有廷俞皆實錄也直指
新安江公以冀南道請總河曾公以河道疏請銓
曹亦以奇貳道疏請皆不報公以病歸徐補司空
耶公堅臥不出多方外之游故從耿簡肅講學金
陵遂於性命之旨及是善病出入空玄衷三教而
一之易黃時屬弟道濟說金剛了義至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曰止勿復葛藤手指其心而化所著有
皇明史禪四十卷黃河考祀等各上下卷荒政要
覽御論記金音集留權稿銅鞮稿藏於家憶余以
癸巳入都門仁公解組歸晤於淮北公豪氣薄蒼
字間不作風塵清澗態惟自敘船政本末甚具蓋
最得意之事最失意之縣也余旣以外補懸車公
賦七言律四首相慰勞多孤憤不平語余則何能
當然知已之感深矣故因長公廷諤之請而傳其

大者如此

舊史氏曰晉人有學文而嗣主好武去而學武而
嗣主好少者俞公所事惟

神祖耳當公蒙忌而賜珠易及公已見知於當路
屢入啓事庶幾晚達而賜環復難可奈何李贊皇
云官不前定何名真宰非達識聞道如公幾無以
自廣矣

張唯卿傳

記曰七十老而傳謂傳其行事非卒傳謂也張唯卿七十壽矣有屬余祝觴之言者公聞而辭曰子知我且知我閱世之變若有言也請必以金石之事夫物固有壽於金石者乎余請不獲作張唯卿傳張唯卿者名希曾號李人其先自宋進士國南以來代有顯者公少而孤盲於兄嫂嫂待之虛費今鑿水汲水肌盡裂隣媼憐之爲代汲茹荼嬰苦

字季華

傳

五

讀書不輟島夷之亂公伏匿田野間夢青本道人扶其首趣之入城覺而亟走賊已尾接公縣間道得脫鎚城而上依外親孫氏遂從孫氏理舊業再歲補邑博士弟子以文行有聲日遂時吾郡薦紳先生莫方伯好持名檢斤斤依鄉魯姚參知雋爽自喜尚老莊公兩交之兩先生皆心重公遣子從公遊或友之或師之而參知稱永生交云有子孟楮早歲能傳家學公則今篇交諸名士極其所詣

曰是安取厲之類我者至乙未孟端成進士爲宜春今孟端旣今宜春選學使者御史饒公較吾郡士讀公文奇之真高等其餘勇猶能使從生返舍如此計公爲邑諸生四十年其鑑於學宮者二十餘年其試於棘闈者幾閱月氣未嘗少挫雖以子貴受

字季華

傳六

六

公恥爲貴人父徒步行里門泊如也紀綱之僕舊日之長鬚供事研削者半畝之宮席門委巷但加棹櫂而已及孟端沒於官而里俗升沉寒燠之態一無所加於公余嘗謂公以不張飽帆故石尤無力東門之不憂可能也徐公之有常不可能也公以余爲知言然公之子原嘉宗嘉公之孫汝開皆有逸才汝開一出而冠多士公則故吾也而公家故物不遠矣

舊史曰唯卿之脫身登城也時先君子方爲諸生
乘城陣守及見其行事云蓋未幾而名籍籍起矣
唯卿執父事先君子余兄事唯卿而弟蓄孟端凡
受交兩世焉至於窮能守滿能持慙能達皆可爲
末世訓矣交謂老而傳者非公哉

吳夫公傳

吳夫公者字子登名世科里人稱爲濠洲先生
之有吳也自唐御史少微公始也宋慶元間自吳
田徙巖鎮遂爲巖鎮望族有修處士之行者曰南
坡公則南坡公之仲子也公生而早慧嗜書南坡
公憐愛之不欲告以佔碑公益自攻苦同舍生目
爲書筭游太學爲大司成妻公所器重名高六館
人轉者數矣中歲病輟業雖已輟業每課子弟猶
時時技藝誦故所爲帖括所記持經史刺刺不自
休也公於孝友蓋天性伯兄埸南坡公倚爲家督
主出入修息之事伯兄有子公字之倍至恐傷厥
孝心南坡公病公以身禱願捐十齡益親算南坡
公開九泰視觴者交錯公自喜得請命於天而爲
所親告人始知之公游道頗廣既病始屏居息交
自隱藥裹茶竈間日今而後三益之言不至於吾
矣吾其時人哉雖然所受父師之格言豈其

爲瑛也蓋公自謂於士行無所愧愧以病廢禮耳
里中傳公有危道得天幸者數事當殲稅事起邑
子實先倡望屋平吞豪賈大家爭先厚遺巧免獨
易公可順風下勿爲急乃首事者中敗竟無以難
公人皆異之公所市鄰人廬舍將徙矣有病夫垂
絕可爲憐惜故弗使忽一日病者殲然起謝公去
去之日輒歎蓋行屍也守藏者病狂自經其宗人
利其家將不利於公公棄之更生公有貨庫在豐

卷六

九

官完於烈陳中必有爲善於陰者耶公仲子之璵
有雋才交於洪奉常平叔平叔不爲諛墓者余故
按其狀而傳公

舊史氏曰世吞火矣次公所居機利之藝乃以拙
自全哉或謂公始孱弱於法不當多男且壽公竟
多男且壽則非拙者之效也夫孝弟通乎神明古
記之矣

贈參知冲宇戴公傳

諸侯奉宗孝子牧族古風邈矣南楚猶有存者而
涪陽之戴爲最著蓋贈奉政冲宇公自其爲大學
生時即以行誼爲衆所推擇司其族政公廉且貞
平而恕念里中多訐訟多公通欲化里人自族始
欲化族人自身始乃計一年之通亟輪井稅而票
德讓風示子姓有必有容解紛息爭質成家廟
不煩官府環公而居者經歲無追呼之聲無勾攝

卷六

三

之隸亦猶宗法之遺也公諱有光字仲張自號冲
宇少有彞慧名工舉子業已入北雍大司成武陵
陳春宇公奇其需業謂可張楚雷使竟學適家鄉
至知二尊人念之甚公曰去鄉千里寧能俟齒指
乎即日具牘請歸司成公嘉其孝情作詩歌贈別
猶以我輩人相期望也乃公已絕意遠遊惟菽水
是戀其尊人西溪公倚爲家督內外之事雖復倦
勤莫不瞻舉公自謂汎勝之書不減賢良之策北

山之詩何如南陵之詩融融怡怡甚樂也然書有
種經有金伯子參藩君竟振公之緒云公兄舉四
人友于倍篤分甘共救急難讓肥不顧以奉養爲
足樂親之志若使孝弟力田之科不廢於近世則
公當爲舉首矣公甘淡泊好施予漢南千畝粟其
以比封君而布衣蔬食終身不厭一絲絳袍御之
十餘年色嘗若新至於荒有賑急有濟婚葬不能
舉者有助里中稱爲衆人之母公蓋以積爲散非

李公集

卷六

三

以耆爲積也長公負異資博聞強記讀可等身屢
惟摩腹公指篋中藏書詰其成誦石長公言之易
公怒而譙訶曰猥染須千牋而溫雞蹠非百餘不
飽汝所記者豈古人之糟粕已夫其義方之教多
類此泰藩君蚤歲應南金之貢公將之北上臨分
訓之曰京師俗尚侈靡吾先世以儉德貽謀小子
志之無製美服無購玩物無逐讌會戒此三者長
安易爲居矣公所見泰藩君之成立止此而自後

魏科廉仕皆不及符泰藩君衞家風木恨切終天
者有以也泰藩君爲西蜀治兵使者有勦定功
天子御午門宜捷告廟得馳贈三品與京朝卿
泰藩固辭當事者成其勞謙之美故公僅贈如子
官賞不酬功亦足嗟矣

史氏曰用兵家立柁鼓之下則忘兵親太公有才
而不用其才爲親隱耳泰藩君若有異焉間關戎
馬身劇虎穴繫渠魁而獻之闕下此其險巇寧止
叱馭九折坂哉要以戰陣無勇非孝顯親楊名爲
孝則太公之庭訓素矣

李公集

卷六

三

處士高南泉傳

公諱年字志遠自號南泉處士生而嶷立風儀魁岸見者神竦哇聲如洪鐘不妄言笑少從兩兄受書長爲吏部驗封郎次爲豐城學博而公以病輟業獨家居翁性高曠喜賓客公日飭酒脯甘羹以佐文酒退而總束減獲課力作斷斷如也翁振聳笑曰大兒明經大兒茂才兒其孝悌力田乎漢四

客登集

卷六

主

避之茗溪日聚群從置酒高會每戒客幸無語使事懼傷兩尊人心既歸掃故廬之燈輔驗封公築南堂以居翁婆娑甚樂也公嘗往都下心動趨要歸則翁用背疽瀕歿公積請以身代至手浣陰厠求不解目不睫者一月而病良已又數年而翁安人相繼逝公哀慕骨立卽歲時伏臘上塚必潔蠲以從親病足猶扶掖起拜如禮從兄南汀公疾革母二歲孤緒而屬之公公翼之終身曰冀負栽培

孤以遺地下愛者如日女兄弟弟朱氏賢且慧顧氏

老且貧公餉遺相屬奚氏病公操文禱於神願

算益之周宗之夫婦天殛埋田間公出其槥易新

者具衾褥藏焉自是內外族泐故人交知無不推

公爲長者以緩急急公而橐若洗矣公既好行其

而又先公稅畢婚嫁遂不免貸子錢然券約無

獨壁產延名師并日夜督諸子伯氏斤斤好修

仲氏元錫以已卯薦於鄉壬辰舉進士入讀中秘

客登集

卷六

語

矣公居恒無他嗜嗜異書釀名酒勒古方而不喜習大人先生游客至輒閉戶不與通去亦無所報謝番老益罕出卽出未嘗一御巾車曰匹夫驟貴飭車騎炫鄉里小兒勢去則更徒步如初吾甚恥之故太史君旣通籍里門蕭然至今德素如寒賤則公之教也公創家譜又訪先墓於盤龍塘爲封樹立石其諸昆弟後先塋壙皆脩辦公識者服其奴而有禮公嘗爲驗封公營別墅遣一婢侍公嬖

却之有豪金壽公請為驗封居間者公固亦揮去
絕不辭通又絕不喜言人過聞則解囊之不能割
斷几嘆息而已是皆古人所難鳴呼宜公之有太
史子也雖然一史官不足以重公子元錫足子矣

卷六

三五

汪隱君傳

余讀錢公輔義田記范龍圖所捐田五百畝平茲
慶曆時已為一代創見今新都之為義舍義屋義
塾以振族人者且不貲矣乃其名不出鄉亦有不
出家者太史公曰仁義附富或以富掩者豈少哉
若乃小宗有專祠士庶不寢祭庶幾禮所謂治宮
室先立宗廟者三吳右族多闕如而新都之君子
克舉之矣豈非漸於紫陽之遺教乎余所聞洋隱

卷六

三五

君雅和可通焉君少而孤其大父環山公子之環
山公有子敬環則君之季父也與君同受學學成
環山公為治蒙題二子海南國學君辭曰不有居
者孰操家業焉用是抱策為養以韋布竟其世不
東步焉君有心計能推心任人所至以廉賈聞靡
辭過雷或說之曰試馳而之五都五都之豪可鞭
撻君笑曰豈其進什一而忘立壑哉吾息矣
付紀綱不復出先是歲多大買其僉者

數歲不歸即歸輒復出老不得休市輒同應故
 者之憂息也人以為違君修息由事一者心動問
 歸省深山公環山公故不測及句云亡而視舍
 得無憾也即謂指之誠不為於此已平生口不道
 人過情其慈人之困暮無難色撫孤甥若方生者
 歸安黨若問生者問他望師若黃生者保持某醫
 之窮而憂營者經紀某友之妻疾而無殯者施藥
 以療貧人之病者沒期以清倫歲之義者輪教以
 佐無官之舉者所費銀切以千百計至於為宗人
 立義約歲入千錢吉凶之事為是乎給之又倡族
 人建宗祠與敬環獨有慶堂之役輪與崇倫則新
 郡故以此為重而看知重之矣邑侯江右劉公旌
 為善人轉饒慶門君已即世傷哉君之子太學啓
 基同舉於余其久後余從白岳下山訪君於深山
 樓臺其舉真一似靜者且自言曾受道於葉氏願
 氣鍊精業有補綴已知為容成之所棄去不竟

有意于其尊生也而僅得中壽獨其事有可普者
 故因啓基之請而傳之君名永煦號繼環居士諸
 世次姻姪生卒之詳弗具論

吳

卷六

五

韓太公傳

盧龍韓公鵬南筮仕爲青浦令有異於民已移治長洲復然客有微公治狀者公曰余惟服家大人之教以服官也誠不敢踰越以辱清白他何知焉於是識者知公有賢父然太公實未常至兩邑手誠自遠嚴於過庭無何公以內召爲尚書郎即趣歸省親甫月而太公卒兩邑之民聞者爲哭罷市躑足數千里負芻鹽於門尋廬太公遘事

宋志集

卷六

五

及誌狀請余爲傳余久庇公棠蔭當太公壽日嘗爲歌佐酌者茲異辭贊公諱應箕字希阜號南玄居士先世籍趙城永樂中始遷平盧五傳而爲太公文龍灣公以偶儻尚說聞舉三子伯爲御史李任巖邑而公獨以蓬掖老晚以貢入對大廷迄不仕雖用子貴受章服一再御之藏笥中耳當御史公出按青齊太公縣筆授之曰此南斗注生者也爲老親所壽無逾此御史銘其言按獄多縱舍至

活二百餘人其最季亦然兄弟政成歸卑歸功太公公爲引滿故青浦長洲神明之治人以爲有疑請甚秘不知韓氏之家傳止乎初二字也太公既不就兩邑養日率親故置酒高會短裘皂帽浮沉里社間而數數問南來使孺子飲吳水外復何事至斥產貽之以佐康長洲上計爲天下最當得臺省會失時賞意僅平進太公聞之喜孺子惟不瘠赤子以媚當路也清華半席何足嚇志士蓋父子

宋志集

卷六

三

間守道恬進類如此公家世本素封以累官性業然行其德不衰疎族貧交際益待父者甚衆有負責者焚券不復索拂宗祠修世墓繕義塾動費不貲無幾微餘色天邳孝友事御史公如父卒之前數日猶經紀其後事以孤侄托之子遺誠諄篤臨逝不亂凡公所爲長者行甚烈悉孫宗伯誌中不具載獨鵬南公六年宦遊一日歸侍飲令自躬糲髮靡憾循吏孝子之報如此吾吳人所爲哀慕永

思者庶可釋哉有丈夫子四人皆傳家學嗣公先猷鳳羽鴻遠駸駸起公爲不久矣

舊史氏曰以余聞韓太公文武材也精學不試白首遂披晚受賜章稍通顯非其志也公雅精騎射白後黃老之秘悉袖之腹鈴常出兩嬰濡於劇盜手有古劍客風而奮精自藏不露圭角又何移移也至於釀元氣崇世德如築九重之臺日加層累宮其上而隆隆不至於天易止手彼以簪組門第

家室集

卷六

三

爲尼奪者陋矣

李太公傳

蓋李太公以子給諫尊尼貴再徵繪求列在名卿而世稱康義先生最著蓋公之沒而公之友少司空鍾公左方伯顧公皆一時偉史節其一惠錫以嘉名私識之核錄於國典者也遙遙名肖更僕不詳厥考廣文公爲善於陰可書厚德錄公其次子蚤慧有聞以病足輟業青紫道絕黯然自傷卑爲博徒游呼盧豪舉既受廣文公諡乃舍旃而事修息費用溫給以厭賈名居久之厭其纖趨本務所外遂用其心計專力田功勝應作勞歲入過常甘脆於是修脯於是上以奉親下以教子經師人師就其業者趾相錯也謂尊尼兄弟曰孝弟力田科吾將老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爾曹勉之哉蓋至尊尼以魁士名臣闕而延長詩書之澤恢弘廣文之緒者公也既薨既葬終有豐年李氏之農乎公雖不多誦讀而責性開蒙內行純備執喪孺慕

家室集

卷六

三

哀感路衢辭腹取瘠產無常主迎養祖姑遺書益
謹內外仰以舉火者無數赴人緩急惟力是視終
無德色嘗行游道上遇一隸臨橋而視未提有失
不勝主人榜掠魚腹是甘公探懷中數銀授之輕
於脫屣廣文公官靈璧今上謁臺察公攝筦庫有
客託爲御史父乘傳相過者騎從甚多視瞻有異
公從屏後窺之白於廣文公曰此盜也當嚴爲備

宋李圭

卷六

三

解去無何有劫富家劉氏千金者客美邑大水無
所洩客有爲公言者公曰濱海之區以水導水何
患其壅時方饑次即取案上盤盂爲喻決孟則盤
受之決盤則孟受之比決壺則無水矣吏以此法
行之灌漑數百頃始相數服即白渠在乃公盤盂
中其膽智多大畧如此公諱尊尼兄弟不爲小慈
聞說古今時送一難老宿心折尊尼筮仕邢臺公
扶杖送之郊皆諄諄六廉語謂公不克學乎可不

可也烟糖卒葬之詳具少保魏公埋誌中不復列
史氏曰入觀定出觀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爲
變生也太公仁心爲賢蘊義生風其遇事也應手
輒辦改步必雅修計然之策而不泝精汎勝之術
而不推慕原郭之佚而不橫食義方之報而不驕
既彫既琢復歸於樸緒言遺教大亢厥宗天之祐
善誰其能亘之哉

宋李圭

卷六

三

郭太公傳

夫清白之澤遺之於子治縣之請受之於父固有聞於史矣至若循良之興隱遯潛見分德而貽厥之興紹聞淵源一貫則孝友爲政施可及於國而學道愛人訓可移於官彼爲卓魯之傳而不本其所自者非世家之體例也作郭太公傳

太公者廬陵之篤行君子也自其少鄉於文詞試

必傾其曹偶食餼射宮與省試者十番得而失者

郭太公傳

卷六

三

至於再至於三始以歲貢赴禮部再應廷試極

以教職候選而是時治郭氏易者已百餘人皆一

時之選公念即廣文所造士寧復過此乃絕意仕

進與有志者講學西原山中楊夫時時覺念念止

之義或難之曰不近於禪家止觀乎公曰吾所謂

覺者孟氏之集義吾所謂止者周子之無欲蓋於

倫常事物中求心體而非若止觀者之離見聞覺

知外求空寂也識者以爲傳習錄之註脚云公嘗

謂講學者使太悟不若使太信故細行不矜

古道思撫孤侄虞事孀嫂後生小子正容以對

周敢以狎進族黨里巷聞風顧化片言解紛

公府所謂獨行不羈影獨竊不羈者人十年如

一日也諸子以文行稱而次公咸進士宰莆田三

年不以一縑一錢進廉善之教所服膺者深矣先

上既沒而庠士請祀之誓宗修

神廟實錄轉遺書者以公入隱逸傳公名某號某

郭太公傳

卷六

三

太史公曰宋時之爲洛社也鄉黨有爲不善者恐

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古本有御史大夫都先生今

之端明也而太公以一頁籍舉其間能令學者宗

仰無異指非篤行能不爲所掩乎且聞太公賦詩

數百篇有堯夫擊壤風吉水先生填許可而稱說

先生不啻口施然洛社故事甚矣其有似於堯夫

也獨太公之宰吾邑兼六廉三善而有之不知伯

溫而仕能辦此否請以是爲郭氏世家

星海潘公傳

諱曰曲和鈞爲公侯直如強水道邊以余覲於
海潘公可觀焉公自在射官以博雅稱稱名士
中歲舉賢科官博士者再同時僚儔齊名者都致
身日月之際公才不後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
竟不自保以佗條此海內儔才者所爲五嶽方
寸也跡其生平坦東負氣無柔腸媚骨與人交洞
見底裡酒後耳熱掀髯抵掌或獨往獨來突兀自
李望集 卷六 三
致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彼脂韋窺閭察見有驍驍
喘進語者反謂公爲狂公乃達人輒作莊語非狂
也委水王文肅嘗一見公而奇其人東阿于公則
固公之師以畏友目公矣公爲博士時視學監司
杜公以所爲詩屬公評公曰落韻詩不足金石請
更之監司大以爲恨公之解官顯此余友黃明宇
本蕙水中考功法語率公公既歿數年黃訪余菰
盧中黃曰公不負我公不負我此足以志之矣若

乃市義好修之樂其公子震開狀中前令楚黃金
公者以尊賓饗公邑人士皆稱服所謂鄉先生歟
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哉余受交於公最晏晚而
結山中之契公既歿又習於震開嘗數公爲古之
遺直其世美不墜有以也聊敘論如此

太僕弘濟林公傳

嘉隆間吾郡之以庶常起家者四人陸大定、
若乃朱司業、袁玄之、博雅陳太史伯求之、
次魏無祿宗、若掃有足悲者太僕林公最後起、
雖以宅憂輟業不在承明著作之廷抑其致身九
列疏恩三世登年載德天廸子保得全全昌公復
何憾而猶以未完公之用爲惜嗚呼此可以觀公
公之先上海人從華亭爲華亭名家公生而早

卷六

五

慧辨語響答舞農時補博士弟子員試觀高等受
鐘學宮使者許以國器年稍進顯門明經師郡中
治詩者多稱林氏學往往有與公同朝者會有家
難身自對簿終不以雀角道封公憂事既得直益
肆力本業名益起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徐文貞繼在首揆以鄉里後進屬意
公旁問公曰不若桂玉乎公謝幸自給朝夕卒無
所濡遂時論重之時同館二十有八人皆天下之

通

穆皇帝推擇望臣爲教習師濟南殷文通好談文
章西川趙文肅好談理學公兩爲服膺而尤注意
於西川每有所聞必書之簡曰吾向爲人師今乃
得師耳庚午丁內艱服除授禮科給事中公有念
出入禁闥得隨事獻替主恩不薄何必廻翔公曷
足重乎所條上皆天下大計

上初即位公遷聖治十二歲

卷六

五

上嘉納焉又請正文體禁士子讀非聖書督學使
較士必一歲周歷其幅員遼遠者若南直之江北
以屬按臣湖廣之湖南肅東之瓊州以屬巡道良
便又請大明會典詳議宗藩事例皆有 詔允行
尋轉兵科左至禮科都給事中中公在兵科議軍政
勾補比試操練皆洞督風弊其巡視京營也議廣
召募置還鋒均極劬勩教演等十餘事具公奏疏
中甲戌一冊封荆藩 荆王鵠公以俳優進及吳

爲不已公若弗聞也者山陰三十年未嘗以事公
入長安日與相知者舊爲酒人游意落如也公懲
俗之法以營池臺教歌舞飾舟輿數陳獲爲士太
夫四戒終身守之城南一畝之園花竹稍具竟棄
並有其慎如此公又有達於吾郡者二事金山衛
去郡七十里魚鹽所常用是多盜諸者欲改衛爲
州公遺書兩臺謂改州必多設官多設官則掾史
胥徒一時驟加官所治者少而掾史胥徒所擾者
大且屬宇之役時誦舉巖非計兩臺感其言事遂
寢胡中丞執禮議官民田出踐更錢爲助每七十
畝加一金公固爭謂蘇松歲輸縣官以百萬計民
力餘幾賴安得重困且一釐爲令有日益耳民隱
謂何卒減十之七徐文貞嘆曰仁者有後在此舉
矣公性至孝居喪孺慕哀毀柴立待宗黨有恩刻
上牋百車以贈青衫三百畝以贈族之貧者族有
有節婦以貧故不能自閭公語憲大夫表其閭有

蜀爭荊州事公正言止之荆王改容謝丁丑分
體閣得士爲是科最若大宗伯臨胸馮公少宗伯
高安故公問鄉南城鄧公中丞濟河房公方伯涇
水趙公皆當世名碩人以服公鑒裁焉以資望擢
太常少卿園丘禮成公受命將事有白金文綺之
賜方見柄用公深念時事有所不可數請當事者
求改南爲迎養地當事者知公有意遠之也竟白
王爵改南通政尋晉大僕卿大僕署在潞山川清
遠公討求教政之暇與士子楊惟文菴又斥俸養
修治平山豐樂驛泉諸名蹟蓋悠然仕隱無熱慕
云壬午 皇太子生覃恩追贈祖父及父俱如公
官蔭一子太學生未幾丁封公縣公既歸忌者遂
乘間贊公
天子未嘗賜公瑑玼變盛年直須時復耳而公已
堅臥不出前後中丞直指使者惜公才刻疏無虛
歲遂昌項黃門特以邊事奔門下士之當塗者勒

從父當公微時佐豪家掎挖公父子既老貧其公
迎養畢世且厚葬之不問舊怨公以訟貸子錢馮
太學太學物其家無有知者公歸所貸有加焉曰
人有德於我者不可忘也公昂藏伉爽粹莊自置
動循繩尺恥爲末俗夸毗敦尚本實有先民風範
壽七十有五易簀之前學畫家政細碎事皆可傳
守幾於無怛化者憶余爲諸生時方伯莫公甚愛
其幼子且委禽宦家有日矣其家用婦言中格公
家集 卷六 聖
聞之竟以女室其子託孤之義終始不貲余以此
多公而入史局後以後進之禮事公公亦數引爲
忘年友謂相識晚也東簡肅自南司空入都時唐
宗伯楊官論尚在史館與余郊迎之簡肅者吾鄉
守也詳次詢公起居無恙尋論公去國事曰諸賢
門長上疏述爲先者江陵時有燕出同舍生手而
惜公名當時以此爲言猶今白矣嗟乎此海內所
以惜公而公終不以自明也嘗君仁甫旣徵之於

當世作者而猥及於余余逡巡不敢應蓋三載
許諾責不休則亦以余爲能知公者耶公名景陽
字紹熙學者稱爲弘齋先生前史氏曰古之賢者
以人事君不必出於己林公既堅臥老矣先二歲
聞故高安物則哭之慟已聞馮臨駒物則又哭之
慟若曰今而無以報國也豈顧私門哉宋王旦張
詠皆有門下士哀其遺言厚德以傳於後假今兩
君子不先公歟足任此矣諒斯以觀公又何得無
慟雖然公之不朽者自有在矣
家集 卷六 聖

漸川兄傳

按諸余家厥初爲汴人自扈宋南遷更居華亭上世有官一公始著數傳爲思賢思忠思賢又三傳至冕爲母嬖錢氏後襲其姓又三傳而爲余兄今廷評漸川公公仕於

穆皇帝時上疏曰臣學幸以齒介符罪刑曹遇明恩寵錫封章光施泉壤惟是宗系之宋正先臣有緒言焉不勝鳴咽且懼春秋滅鄧之譏敬請於是

本堂集

卷六

呈

有 詔復故姓事具家乘中公世有冷齋自先伯父靜軒翁以孝廉文學稱然困名場者數矣公少善病清癯年十四猶讀小學靜軒翁謂所善友曰齊顧公曰吾爲青袍所誤不欲復以苦是兒令守家牧鄉里稱善人足矣乃顧猶議公謂必國器第寬學及見其成不晚也公以此猶稍治學于業若公之御史南湖徐公號人倫鑒有所鏡愛長女而難其配一日過靜軒翁見公卓犖沈遠心奇之試

以文搖筆立就多出人語即靜軒翁亦不知公學

成乃爾也於是徐公謂靜軒翁曰非此子莫能書

吾婿非吾不能當而子何遂納公甥館畫出所藏

書授公讀而更爲揚擢大義公遂覃精著述寒暑

靡倦舊病間發則書必字百餘置坐右終不輟業

病亦不能爲害而名大起諸生聞更庚子歲遂領

鄉薦是科也最稱得人余家則公及五泉公郡中

則今宗伯陸平泉先生而下數人皆相繼脫穎去

李堂集

卷六

哭

而公與今奉 康馮勅齋先生一二輩凡幾上春官不遇中復下 靜軒翁憂痛念以柔翰誠不發事祿養至乙丑歲公乃歎曰固也先君子不苦我學幾復爲所誤遂渴選得河南歸德府司理公素落祥愷靜且久諸生聞稱人惜世故宦官行法人無伏軒案無解牘尤特重斷罪當其有所平反風裁自持則其案請無路上官示以言亦不能盡也時御史李公廉巨惡若干屬公考訊公鞠之乃

爲怨家所出者即脫其寬狀并怨家罪案白之老
吏聽諸兩端恐重作直德意公叱曰吾豈以三尺
爲家民報仇者即不大創之亂法卒白之請無辜
得畫出而挾警傷人者抵罪郡中大快李公以公
爲能遂令公悉行按郡縣事政聲藉甚焉白遂倡
亂既獲有司引繩批根頗爲平民累太學胡大宋
不寧陵巨族也以蒼頭與黨羅入獄獄已具公廉
知其情爲三請於郡將得釋公遷行生追送於疆

卷六

三

臚以金幣公怒叱之生大慙慙泣而去視郡篆郡
中有富室無子族亦無繼嗣者而婦寡頗不修內
行家僅爭產訟於郡公乃勸婦得從父母更嫁而
以寡夫家之田贖學官以其所居爲義塾一講院
一諸家僅俱以法遣人服其詳當又某縣有巨室
數十人上書告寡婦淫行宜去公訊之婦有所生
子年可十四五詞與族人不殊義不能玷汚祖父
乃使母子共繫一室且唱言數日後聽族人繼婦

祠墓矣及更出訊之是子特母哭叩頭爲請徐公
於是今幽貞之旣二載其宗人相率拜請釋婦已
改行遂爲母子如初其頗人情類此屬有藩府
藩府例有子粒收而無賴者從中爲奸往往縮其
出而倍收其入小民不能堪要結相抗上書撫臺
動至數百人郡守下其事於公公爲立法稍寬子
粒額今牧者自運於是藩府與小民兩便之羣聚
者遂散視象某州州故有里役其器血驢馬匹

卷六

四

之類畢役日悉歸之官其代役者更自置至有破
家者公定制滿役之家即以諸供應具役之代者
自一甲至十甲周而復始州置對簿官不得漁獵
民甚便之上其事於撫按撫按檄諸州縣悉注爲
今甲他若均田平賦皆稱是臺章交薦凡七疏乃
以治行高第擢爲北大理評事 朝命贈靜軒翁
如其官贈母夫人潘氏配徐氏爲孺人當是時公
經畧已露一斑而當事諸公將不次用公尊顯府

日矣乃公急流勇退思靜軒翁雅志遠乞休歸靜
而閉門教子厚治宗盟施德鄉里日泉二三先達
結社林泉有以自適庶幾樂天知命者耶公至性
篤於孝弟事靜軒翁備禮色養居二尊人喪哀毀
骨立公始卜葬郡中有大姓走幣豫章致堪輿家
黃翁且以百金爲壽公亦往謁翁見公寒士乃謬
爲大言嘗公公曰此身非我有有可以實地下者
都不復恤黃翁乃愧謝卒爲先生行營善地既報

琴堂集

卷六

五十九

以兼金翁曰君孝子也夫某氏之子雖金多顧實
使坐客與吾同飯吾燕察君意殷殷一蔬食必與
老人俱是吾所以見君孝情者也卻金而去乙未
公堂弟宗孟來於盜時舟人兄弟俱被傷公聞變
心動且思曰盜不過劫財耳寧怨毒至是且舟子
何與焉其以同難也窮治之果獲原銀與兇械抵
之法公又撫其孤妾幾四十年今某氏以節顯而
其子士鴻用公教成名士矣靜軒翁沒有所遺產

悉以讓見雪潭公弟養詔公且育雪潭公二女爲
之擇配治裝而德養詔公二子傳綱傳紳並至成
立各相貲以助其婚娶復給之以田宅皆世人所
難者族之人待以舉火者甚衆歲時閒遣不絕於
路遇婚喪時爲傾囊於所窮交解衣推食了無厭
色賑窮憫乏旁及閭里服輓助殮施恩不報島冠
之亂士大夫鄉村莊舍一經焚劫居民隨取其餘
公兩莊米穀布帛不盡於寇而盡於鄉人里甲廉

琴堂集

卷六

五十

知名姓具以白公且訟之官公憐而釋之所全甚
衆然公攜家避寇嘗一宿村舍中宵心戰亟登舟
人皆怪之俄而寇已幾踵刃交於室獨公家不及
於難實有天助矣公有二子長傳緒次九臯初公
年四十餘無子忽所置某氏女者姑蘇人也入門
其父母辭去公惟其女有所悲結者問故蓋嘗受
某氏之聘以貧故更鬻身時已深更公亟召其父
以女屬之曰即至詰旦玷爾女名節并以簪珥與

之俱不責所負女家戚泣又徐侍御李君牛泉育子允治其所生母不敢舉潛溺之公聞急救得免因勸養成立未幾公以禮聘側室徐氏而竟生十皆儒才可謂陰德之報云傳緒垂裕時遊郡庠文在漢唐之際生福孫俱蚤卒九臯即陸宗伯稱博洽好古恂恂醇厚補博士弟子員今爲太學生弟其昌曰一家之中必有宗老敦詩書服孝義爲族人領袖若漸川先生之於吾宗屹然典型矣

卷六

卷六

五

豈非子弟之厚幸乎然先生位不稱才厚修其德而薄收其報猶比不遇之士余以信其後之必盛也其昌於宗人中尤辱先生白眉之膏本與先生長子伯長所謂傳緒者同起童子科鉛槧微逐形影相附中道而伯長夭殁余殆不復鼓琴每思之未嘗不泪沾襟也志欲采伯長遺文序行於世力未暇舉獨以所聞先生遺事百一不可以不傳者錄次如左以備家乘之記錄云

許配汪太孺人傳

神宗朝相門家法之肅雍吾師許文穆公最著沒之日家無餘藏公有四子柝田廬爲三汪太夫人出者各授其一汪太孺人出者兩子共其一非析之法應爾也詘於力也然公相館及今二十餘年兩幼子畧成立能讀父之書能師公之儉世載其能曾不墜其家聲則太孺人之慈訓居多文穆公之則于貽厥遠矣太孺人者汪氏即太夫人之從

卷六

卷六

五

妹生有巨雷繞室之神瑞淑聰慧動應文史文穆公中年悼內始構家乘嗚嗚如也文穆公素靡落不問米鹽細碎又好留客牢體取非時應聲至太孺人能咄嗟辦方爲官詹時爭携家屬入都道遇貴人巨羅薄之險舟幾覆太孺人曰此奴輩自爲意氣耳今沒人門諸主者主者愧謝人服其有智文穆公居政府十年太孺人佐之約束減獲庭以內肅然不聞人聲文穆公嘗買田陽羨俟明農之

日將家焉及以爭定 儲事歸且償初志太孺人以爲此及身之謀不能百世盛衰何常客子多畏不如安鄉井守墳墓便文穆公領之議遂發遂治文穆之喪義欲身殉汪太公論之曰其若藐諸孤爲人魚肉何始受命強起啓戶開牖徧召族屬視其篋以明文穆之無偏私有以太孺人所居第當屬嫡長者太孺人曰此一第也而共居何復言乎必有觀之以爲利者直於官可也旣伐其謀訟遂

李正集

卷六

五

已相臣身後之卹蓋一子中書舍人時立禮方在襁褓旁人交構其間異議紛起太孺人聞之暑不動容曰此有朝典非可以力爭也後卒歸立禮太孺人持正知大體類此至如訓兩子致望逢年嚴明整肅爲擇人師無狎友諸子婦皆里中大家太孺人御之皆以禮長昏定省無少假僭如賑嫡女之困治庶女之裝不知其非已出也其助文穆爲德於親故者不勝書書其大者如此

朱母程孺人傳

司馬子長不爲婦人立得但附書其事耳政婦以俠陵母以智其得書固也巴寡婦清爲財雄者而大於范大夫之後何哉夫以匹婦修縣官之急至天子爲築懷清之臺國體榮矣斯史家之徵文乎國家今甲婦非以節烈聞者不受旌書非從子與夫貴者不受 制書豈不一滴漢事之陋哉朱母者故奉 恩綸封爲孺人者也作朱母傳朱母者

李正集

卷六

五

程氏封後仕郎中書舍人上園朱公配也程爲學士望敬公之香朱則繼國文公之香世相嫁娶如朱陳村孺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法當貴孺人考文彰公難其配心奇封公竟歸之兩家俱素封孺人入門能黠繞綺習以荆布從事即貧家女不啻也封公少有遺種意伏育治一經孺人篝燈佐讀即寒士妻不啻也封公至孝常割股啖父竹亭翁而孺人所以孝事翁者與封公等又以姑金孺人不

逮養爲恨歲時饋祀不勝悽懷若有盼嚮妯娌宗
黨稱之曰孝婦孝婦云竹亭公捐館舍封公既竟
妻以家之多故不能竟學將遠服買遺迴其行孺
人察其色曰男子生而棄孤違失安能牽於帷牀
坐應先業不有行者就任化居不有居者就操家
東行矣毋顧內也於是封公得壹意修息淮以南
江以北漢以東遠跡且徧每數歲一歸歸浹旬輒
復往而孺人所持籌無間細鉅莫不瞻舉中歲遠
疾或強起治家事或臥而治之家人少踰其約家
事輒愼孺人嘗曰行子舅霜露涉河山廉取羸羨
而屑趨用之是漏卮喻也於是家大饒裕施及州
閭矣孺人奉西方之教常齋沐誦經以慈儉爲寶
里之人有過租者漫毋錢者度不能償或反顏許
語子姓弗能悉孺人力止之甚者更以酒肉金帛
慰遣之語曰侮觀輩迫觀守有恐乃清可以愧母
儀矣孺人有丈夫子三人封公行役幾於呱呱弗

卷六

卷六

五

子在乳哺則孺人母之離襁褓則孺人父之師之
粗督甚嚴無敢逾情視其性質所近士者士賈者
賈各有成立諸子孫若婦每旦詣窺門問安月朔
望率而朝祖廟門以內斷斷如也封公年老土思
始稅駕於里與孺人白首同牢三子進視膳奉觴
就無方養而家用仕於朝供奉 秘殿會 儲官
冊立 覃恩京朝官得疏 恩父母孺人妯娌車
弗業式慰梓劬云先是孺人家數見異後有伏鶻
一生三卵者有巨驕夜睡軒窓孺人亟拜視即遞
去者有鳥巢園亭之松上羣雛次第相反哺者占
之者曰雞三卵將雛兆也驕逸者慈儻暴也鳥反
哺孝感之徵也蓋物惟竟爲祥而邑中易反哺之
歌最著朱氏之盛豈虛哉孺人後封公兩歲卒年
七十四卒之日無怙化諸子若女若婦猶能誦其
遺言外典所云慈善根力壽盡乃見信矣孺人細
碎事皆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諸生卒子孫姻姪

卷六

卷六

五

之詳具載狀中

內史氏曰余昔替筆承明掌 綸制則閣學相戒
曰代言有體無若談基然蓋其餘也雖然志基有
不愧者以此爲 制辭何談之有朱母之 制辭
故在余本其意廣之比於范史則鮑太君傳近之
矣彼懷清之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琴瑟集

卷六

五七

贊傳

督同杜公贊傳

恒桓將軍忠廉勇義昔鎮三關奇功鮮二歌凱獻
俘告成飲至史不絕書府不停 賜蹕血窮邊角
中私第

帝鑒忠勲拊髀興喟鄂國汾陽適當吾世今毫削
續用書厥事作杜鎮西傳

翰林杜公者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漢之季子

琴瑟集

卷六

五

贊傳

鎮西將軍特進右都督相之母弟鎮西將軍都督
僉事文煥之季父也少英偉慷慨負氣節不嗜貨
利尤善騎射矯健如飛人咸以飛將目之生二十
九歲襲職總旗例加副千戶非其好也浮湛里中
且十年所巡撫賈公仁元擢守魚河即已顯脫其
部尚書石公星聞其謀勇推守寧塞營寧本公梓
里公行法無所徇人咸畏服時首首火落赤台吉
國內紅公日謹斥堠嚴議察常於道上遙見一人

於衆中今左右械之曰疾視而卻步必間謀也致詰之則所謂劉應隆者以罪授赤爲之視我虛實遂請諸當事磔於市赤聞應隆爲之寢謀甲午八月赤復糾大衆謀犯罕塞公曰彼衆我寡恐其侵軼我也曷先出不意以制之乃統驍騎出亂塞圍直薄虜營虜恃秋高不爲備忽見我兵至遂亂衆擊斬虜首十九級虜復糾奎長吉能大衆入犯定邊鹽池公從鎮守麻公貴爲前鋒與虜大戰走之擢領正兵坐營中軍二月麻公復出常樂塞公以兵從今部將王寵等先諸軍殊死戰斬虜首八十五級視各營不啻過之三月出清平東擊火落赤等公身先三戰斬首二十五級奏凱而還四月虜入寇保寧堡公將輕騎赴敵斬其名哈走之六月奉勅進署都指揮食事先遊擊將軍管赤將事分守清平路八月鎮守麻公微調公將親兵出常樂塞逐虜臺覓山公從便道直薄虜營大呼虜

驚散遂斬其健虜十有六級而歸虜不敢逼吉能取其酋長疊敗遂糾衆大舉入犯罕塞長驅數百里分兵抄掠將入環慶公提師馳援至某家岔與虜相接爲陣時虜勢衆而鎮兵道遠未齊人甚危懼公躍馬督衆賈勇先登合戰十餘陣公師益奮無不以一當百虜扶傷遁去棄所擄掠萬計陝西巡按御史林公泰公血戰以少破衆忠勇爲諸將冠十一月兵部敘常樂功有詔陞實授參將照舊管事仍賞銀二十兩丙申二月奎長吉能謀大舉延撫事公春先鎮守麻公貴檄各路出勦時虜已有備公將本路兵出清平斬虜十五級公不悅謂諸部將曰虜今見我獲級歸必且弛備可再一出須大獲焉乃今部將李義等從波羅堡繞出虜便多持火鼓夜犯虜營虜果不備遽驚起公統衆繼至公兵大破之義等速北至單樹梁又斬虜首四十五級酋長噶指從幕李公與總督李公汝聞

於
上上詔兵部議敘等加陞副總兵職銜丁酉六月
酋首莊亮顯明愛等七台吉大舉入犯延集永興
諸酋等進公洞再領延緩統兵往禦相持者二
十餘日特進公屢出奇兵擊虜勢怯稍散去
公聞報趨援與特進公合擊之公挺身而前斬其
名哈七級禿賴等相顧錯愕曰杜家兄擊兵勁不
可當遂遁還七月兵部敘葉家岱等功奉 旨

葉家岱

卷六
實傳

厚加賞賚十二月協守定邊副總兵總督李公
巡撫王公見賓交章薦公舉 勅以原官協守延
緩西路戡剿定邊管節制安邊鎮靖塞諸路已
亥二月廿兩巡撫田公樂鎮守達公雲拓河西地
築松山爲內固而套酋方謀擾功 詔下今延寧
分道遼寧以牽制之時公方赴西轉道出安邊適
奉鎮守檄令公出塞遂揮兵出安邊日仍檄協屬
分道搗勦公適與火落赤遇赤已預備擁衆四起

把公公身集二矢勇氣益倍亦不能敵適率衆走
其斬虜首三百六十有一級虜獲尤衆功爲一鉅
寇諸將無不推服焉四月酋首鐵雷等入犯寧塞
營公率衆斬其前鋒走之聞四月火落赤等入犯
寧塞安定堡而花馬池副總兵李崑被圍甚急公
日延寧驛日二鎮實俱

葉家集

卷六
實傳

三

飛馳赴敵與大虜接戰者兩移晷殺傷過當而安
定圍解寧撫楊公時寧以奇功奏 聞七月火落
赤等謀入犯公遣輕騎出定邊塞至明水湖與虜
戰斬其驍騎走之八月赤復糾鐵雷等東犯寧塞
公馳援轉戰至關門墩走之九月套長吉能太舉
入犯延東高家諸堡直薄葭州而雷赤等俱率衆
東隨吉能太掠延東岌岌 朝野危之公乃請於
總督李公願以本協精騎直走火酋巢穴以率其

勢季公壯而許之公將兵夜出定邊塞直搗雷虜
二部所殺傷不可勝數雷赤等遁自東路歸率
人追襲公後公返兵與戰終日身集數矢而氣愈
厲虜不敢逼遂揮衆圍之時行糧已盡有以渴
進者公揮去曰衆皆渴矣吾安忍獨飲乎於是衆
益咸奮咸下馬爲步陣奮虜圍解公馳斬其名
哈三級雜虜五十一級虜乃燃狼烽逼集寧虜幸
僧等部與雷赤等合復圍之而公兄桐聞警自興
武督馳至虜遂解圍追去全軍而歸庚子六月鐵
雷台吉大舉入犯鳴井敗之其年請告歸臥三峽
別墅甲辰以總督李公巡撫孫公維城籍雲鄭公
汝璧交薦奉勅以原官協守延綏東路九月炒
忽兒等七酋擁衆入犯孤山之紅崖公先驅與戰
虜衆雲集公繼至不再舍而斬虜名哈十二級奪
其駝馬甲仗過當復追擊其二旗炒忽子以奔旗
中矢來虜遂號哭遁去先是公屢出塞破虜虜不

能支虜每入又輒失利去虜中畏公曰杜將軍勇
如虎狼吾輩當謹避之因號公爲紅狼公又以其
面赤故也自是知公守孤山乃相戒曰是紅狼公
出矣吾輩不可輕犯乙巳九月延綏鎮臣缺兵部
以公爲首推因奉制勅以右軍都督府署都督
食事掛鎮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公以首
首火落赤數爲邊患雖於往時數敗亦賴幸於節
制不得一大創今專敏在我時哉不可失也因與
師出安邊塞俘其部虜一百一十有二人囚而問
之罪赤悚懼遣使請如約受罰公不復赤窘甚乃
轉挽其孀母切盡比吉并其兄弟六台吉等爲赤
請罪公始受罰釋其俘丙午四月火落赤憤虜
之恥遂聚衆謀內犯公飛馳迎擊於安邊塞下公
身先士卒援炮而鼓三軍奮勇轉戰三十餘里從
午及酉至明水湖虜合衆自固公張兩翼夾攻之
虜遂披靡四散并斬其名哈以下二百四十有七

殺所殺傷尤衆赤志甚微自到遂發彌右臂瘡焉
總督李公巡撫鄧公露布以 聞五月中路首直
撫言太台吉等衆公西征兩犯保寧公聞報衆大
軍輕兵從間道赴擊之太等不虞公至倉卒四奔
遂不能合公揮兵斬其首虜五十九級七月太恥
倉卒致敗復聚衆保寧塞外欲潛入掩我不備公
巡撫涂公宗瞻議欲逆擊之於塞外時公侄都
司會書文煥自安邊 予告在里公命文煥將千

李臺集

卷六

六

騎爲前鋒公率五千騎後繼出塞數十里太統衆
虜迎戰文煥督衆買勇奮擊十餘陣斬虜首四十
六級會公衆繼至虜遂狼狽北走八月沙計等七
台吉入犯高家堡公曰鎮城至高家幾二百里而
遙馳援必難驟至不若直走其巢而邀其歸路此
孫臏所以勝龐涓也遂出常樂塞命子指揮食事
文煥將健兒二千人爲前鋒公親大衆繼之至
蛇井梁適遇沙計自高家路歸短兵相接喧嘩

鞏勒山嶽至晚斬其名哈端大以下六十六級
砲所斃無算十二月薊鎮酋首煖兔白言等爲
患當事苦之

帝正急邊備而鎮守左都督尤公繼先又以收夷
丁適當爲總督塞公達所糾衆於是奉 勅移鎮
薊鎮當承平久兼以重守諱戰武備大廢將不知
其兵不習戰公乃喟然興嘆者久之因遍巡各路
嚴加選練如法者輒出塞中賞以犒之不則以軍

李臺集

卷六

六

律從事所至自舉行糧不取行間一菜苞苴屏迹
巡撫劉公四科稱公曰武穆有云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怕死今乃兼之乎戊申四月兵部敘延綏建
安前後功奉 勅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
六月遼東虜方猖獗而鎮守適缺 詔推名帥代
之兵部舉公遂奉 制勅掛征虜前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遼東地方兼管備倭七月薊酋煖兔等
以公既調遠遂漸漸隔邊挾賞因相與聚族而謀

日薊門以守爲功即一犯無敢主戰者必與增賞而後可和紅狼公業已調遣無暇禦我矣後何是而不犯乎於是遂以騎千人入寇界嶺口公聞警誓師曰薊雖以匹馬不人爲功虜勢實以是而驕我備亦以是而廢若不一創之則虜驕益甚我廢益極汝曹其普克此醜賞罰俱在吾必依軍法行之不以移鎮故爲汝貸也衆躍然曰諾遂騰蹕赴之虜素輕薊兵且不虞公猝至亦踴躍來敵公

卷六

七

揮兵亟擊之不再合而虜驚愕相謂曰紅狼公至矣遂大奔公率衆追斬其勁虜二十三級所全活者以百千計捷聞朝臣無不舉忻忻相告以爲薊門僅見之功而同事者或慮虜報復恐滋多事然虜氣既奔卒不敢犯而賞亦無加焉八月兵部敘延緩安邊大捷功宜宣捷告

廟行賞

上然之進公署都督同知歷一子本銜正千戶世

製仍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十二月酋酋來暈大台吉入犯薊鎮河流口太穆爾去薊兵其敢誰何暈大得志復謀糾合遼酋神漢兒台吉詣部虜十餘萬騎聲言復犯薊門震恐薊遼總督王公衆輒薊鎮巡撫劉公及巡按黃公等合辭奏請今公親提勦兵搗神漢之巢牽其內顧事下兵部尚書李公化龍覆奏如制府議

上俞之公業師掩甲疾趨出中左所之長嶺山深

卷六

七

入二百餘里與神漢虜遇轉戰至哈流兔時神漢已西行聞報急歸接戰於中途公張兩翼分道擊之虜遂北向走斬其名哈爪兒兔以下二百四十有六級駝馬甲仗倍之總督王公巡撫李公炳方露布以聞而隨以錦州之役虜破大靖屯公麾下王寵等輕騎赴敵不及事沒於陣爲同事所中公歸臥三峽美乙卯四月以巡撫馬公從騎薦勅下兵部遇缺起用八月套長吉能等以挾計王

封金印十事不得遂大舉入犯延緩各路東虜洗
計等攻圍大柘油堡副將孫弘讓全軍殲而復金
西虜火落赤等分犯寧塞公任鎮守寧夏督僉公
文煥破之九月赤謀令寧虜合犯清水營遣督僉
公西援而赤復深入大掠公聞虜警遂自嘉嶺歸
虜獲我路人語曰汝曹毋狂逞我杜公歸矣
虜驚曰是紅狼公耶遂走報赤亦顧謂衆酋曰白
彪方自西返紅狼又復南來謂之奈何白彪者虜

卷六

贊傳

完

稱公任督僉公號也虜哈聞赤言遽揚鞭招南下
諸虜棄所掠輜重人畜星散遁歸赤不能止亦遁
歸其威名震懾虜衆者如此吉能既自大柘歸氣
益驍馳書延鎮復徵益大衆攻圍中路城堡挾講
十事其氣其惡總督劉公敏寬檄公統領固原及
延西王客官兵應援中路公出治兵而延固兩鎮
將士無不樂爲公用吉能聞公且將遂散歸巢穴
今火落赤等七台吉更迭西出以疲公師十月赤

等入犯靖邊公聞警馳赴之虜至紅柳河方半渡
公邀擊之斬其前鋒七人虜遂大敗盡奪其所掠
而還十一月赤等以靖邊之敗大聚於旗杆山一
照沙諸處火光亘數十里欲臨邊設伏誘公於伏
所而甘心焉公諒知之調集西路協守蕭捷等四
路兵自寧塞守口潤繞出虜後多持火鼓乘夜夾
擊之虜方圖入犯不虞我兵出其後遂驚亂赤僅
遁不知所爲路馬率衆逆戰公身先諸將大呼奮

卷六

贊傳

字

擊之赤遂驚潰公揮衆逐之明水湖斬虜首四十
二級公班師歸寧塞謂諸將曰虜雖小計必復
來宜乘其散亡未定再一擊之乃從間道出磚井
堡襲茨梁黎明與赤左部遇虜畏公積威又勦於
新敗遂不敢戰而走赤等舉狼煙衆數千騎適
公於柳門力戰者十餘合虜左部復先潰赤止之
不可衆俱潰公揮親兵直衝其中擊其皂纛衆益
不可止共斬虜首一百六十九級其斃於砲矢者

無數赤遂遠徙不敢出一朝野無不嘉悅先是全
自碑并奏捷歸調降夷於靖邊守守難之公固棄
而左轄李公左袒守間公於督撫故定邊明水湖
諸捷俱不敘敘於公在鎮之徙云蓋公結髮從戎
親冒矢石所當名王點虜幾數十載前徙俘馘累
千六百級降附者合二千都九塞稱勇將者無與
比顧其成功所自乃得之於廉惟廉故士卒樂爲
之戰亦以廉故貴人不樂爲之用雖累立大功或
忌功或分功或不爲上功公竟歸私第稱故將軍
雖然他弁一失足不難以溪壑相點竟公之世而
無以惹茂明珠諱者則廉微也薦公於朝者有曰
報、國心真否胡志壯有曰遇敵曾經百戰養士
不愛一錢言言實錄矣嗚呼自款塞以來文法吏
不勝畸重一二名將皆仰鼻息功成則如隆冬之
絳絡有急則如大旱之土龍故有言縣官不足爲
盡力者臨淮不免矣公無偷心無慙色可以解印

卷六

主

而歸可以擐甲而出庶幾畿汾陽之風乎公名松
字來青自號鶴林居士延綏榆林人
舊史氏曰當世將門有將者稱榆林三傑其以大
將鎮西同其善爲兵又同其屢奏大捷

天子爲之告成

太廟璽書褒而河山誓者則又同然則督同伏節
而二傑者蓋生色於是家聲太華重矣哉李陵兵
敗降虜太史公猶必和州以相明稽今見杜公之
忠廉勇義且若焉楊嗣哉

卷六

主

卷之七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策丁酉江西程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
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
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
無是爲大夫無逸一書說者以爲周公晚
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而詳詳於享

策量書

策七

一

國修短之說以視召公言永命者不少屈
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
建公孤曰傳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
身體而宋儒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
清明君身強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
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
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
周文王者何罕觀也將無逸之王固不世

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治則長生

可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

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反災

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否與

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極屬

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策量書

策七

二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忠計

之士奉養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生之道

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將採

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有味乎洪範言之也建極之

謂皇欽廉之謂皇欽而能錫之之謂皇錫而能齊

之之謂皇錫者以爲惠也齊者以爲令也夫五福

有則天之神道也。藏於無端，運於衆先，迎之而不
獲之不得，在世主與民萌其聽之，卷謬忽荒之，謬
而在皇者能握之以爲惠，秉之以爲令者若兩耳
焉。貨萬物而不窮，若風霆焉，鼓萬物而不倦，則是
無遠建極之主，先天而不制於天，造命而不制於
命也。不如是，焉乎稱欽，膺自古蓋臣哲輔所爲危
明主，據讓論者亦多術矣。入之者或苦而不甘，受
之者或貌而非質，至如納約甚切，苞攝甚多，能使
人主一聽而即悟，一悟而百悟者，其惟周公乎。國
修短之說乎。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
可樂，不必貴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
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
英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福輩至誕莫如金
莖，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便若弄
尤，以至英試至誕，帖若吞餌，夫亦重生爲之蔽也。
因其所信而感之以忠誠款側之意，靡弗動矣。因

其所曉而詔之以正，大顯常之理，靡弗投矣。因
所趨而劇之以修德弭災，斡旋氣化之事，靡弗
矣。因其所重而引之以哲王列祖經驗已試之方
靡弗用矣。夫謂納約甚切，可一聽輒悟者，此也。發
伯曰：至人之壽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不顯顯術
延也。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不顯
顯術養也。彼所術直曉然之軀耳，宜無甚高論而
散於天地，列於陰陽，六通四辟於皇王之塗，得無
大而無當哉。及流覽載籍，人主固有委命於天，忘
身殉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終之不復能愛天下
之生，何也。樂不與奢期而奢至，奢不與橫征期而
橫征至，橫征不與暴虐期而暴虐至，暴虐不與姦
佞期而姦佞至，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於身爲伐
生之斧斤，於國爲殄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其
名曰萬世積毀，其德曰穢聞於天矣。故保身保民
所得之道也。國之永命，君之永年，兩得之道也。名

既竟萬身後彭祖兩得之道也君德清明君身
固兩得之道也夫謂苞攝甚多可一悟百悟者此
也乃帝王何以爲尊生之經哉或曰人王者神用
而不已必竭貴有以韜之此抑錫喻也形佚而太
甚必濫貴有以習之此轉權喻也於求無所弗供
貴有以膏之喻在千矢之射錫也於意無所弗聘
貴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詘以利
形進退步趨以貴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積

集

卷七

五

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杜體
無聽之爲務非體也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而能經
易伸之爲習非適也窮天之產璧地之毛而羈居
般飲之爲享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
資隨之獻而非所以酬順風之請也吾以爲養莫
上於養神而形爲下壽莫大於壽國而身爲小帝
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體天下一身四聰爲
聰四目爲目以祖宗德澤爲元氣以萬邦黎獻爲

心臂以耆儻宿德爲膏藥以法家拂士爲藥石以
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脈色晏安之壽
有弗懷也美疾之傷有弗避也夫孰知尸居龍見
之爲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爲養耳也夫孰
知和羹楚藥之爲養口也夫孰知肅離宮廟之爲
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肥之爲養威也夫孰知一
日萬幾之爲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於進與之
快明德馨香何必減於膳時之福庶土交正何必

集

卷七

六

減於丹砂之化細旃經史何必減於紫庭之書
庚之詩作而知六氣之訢暢矣縣儀之歌作而知
百厭之舒平矣解僮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闡釋矣
八荒之內披洋風沐膏澤登春臺煦化日被天和
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天札油油然各安其性命
之情者誰非萬物一體天下一身者之大年與而
美勝謫焉見所爲我見所爲人見所爲生見所爲
壽也卒之萃四表之歡心迓兩間之善氣降天下

之害者享天下之利貽天下之安者繼天下之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於無道之主觀矣
商三宗文王弗論已古稱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
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水禹居民上慄慄如恐
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怠然堯壽一百十八
歲舜一百十歲禹湯皆百歲今夫憂勤惕厲世主
苦之爲枉格者也王食威福世主棄之爲愉快者
也以愉快則至後世而代增以枉格則視前王而
王薄乃三季以後抑何耄期者之少耶惟有梁武
明皇而多壽多辱矣無遜永年詎不千古鑑哉
斯道也自周公之後概不講矣其唐之劉知古乎
日和氣若冷神仙自至雖詭詞哉可以語大理矣
其宋之王昭素乎曰養身莫若寡欲雖非閭閻哉
居其要矣進而求之必也真德秀所謂敬祖宗則
齊親賢則善乎朱熹所謂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
永年乎二臣益大暢周公之旨而惜其時無訪落

之至也天祥我

明聖作明道二百年當以無違爲家法恭謹

訓錄

高皇帝嘗謂羣臣曰朕達旦臨御哺時還宮臥不
安席不敢怠荒畏天故耳當時有以道書獻者

高皇帝却之曰朕將躋一世上生民於壽域寧一已
之長生爲蓋周有文祖近接三宗我明

皇祖直接堯舜垂範遠矣

卷七

八

皇上繼承洪纖式揚而光大之二紀以來虎社純
禧與天無極適以三殿之災修省甚設雖中宗
之嚴恭武丁之正事何以加茲乃

上方加意修省即不得復言靜攝而明問曰帝王
之尊生若何其以遠勸也是不然夫修短者福極
之爲也福極者天之爲也人無法以知天以兩賜
燠寒風之序知天人無法以回天以貌言視聽思
之敬回天敬者遠之反也無違者敬之異名也修

省也攝生也同條共本合之雙美者也請以唐宋
諸臣之言反覆推演爲一建極之主助可乎夫懲
於忿憤者匹夫皆不見之闕溺於嗜慾者萬乘無
不窮之物僅其宦官妾朝露自危山澤村墟歎
毫必析愁苦上薄精神亂營而欲以全初穆之衷
養和平之福不亦難乎師古昭素之言奈何勿念
也奉先思孝神是以能有報接下思恭臣是以能
有沃乃或蕭鐸代薦萃渙何存宸禁高居晉接都

長世爲商賢君乎朱熹之言奈何弗念也昔周公
之言無違也董慈有戒何民之弗和正供有則何
懲之弗寡保惠教誨奉以周旋也何賢之弗親先
王政刑毋敢變亂也何幸之弗誠一日耽樂曰非
天攸訓也何天之弗敬彼其老成忠愛先事預防
譬則國醫也能辨証能藥方懸俟後世使自得其
證而藥之沈疴立起矣又譬則道家言固已洞於
大觀之術然非相當年之藥而從之何益於延促
之數哉夫情 明主設誠而政行以幸天下以責
羣生至德也以類 觀武以答玄覽丕基也以諸
於康衢以歌於濮陽顯名也雖壽域天地可也雖
然尤在於上下之交當讀易至否泰剝復於君子
小人消長之際何憂之深也曰否曰泰上下之志
交與不交而已矣不交之極自否而剝世道更何
可恃恃有一陽之復可馴致泰耳故曰朋來無咎
正以世道一絳之生意在此而雖潛來君子之朋

但能無咎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洪範省騷
師尹有助焉此又錫福之旨道於易道之生生
乎

七

十一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與而經道廢矣
一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
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
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孰精而孰蘊也吾以
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異
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蓋
顧自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習
雲服者有爲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
者有爲林氏野史者其誣善蓋愆即唐以
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
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誠意爲宗者有
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
即道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約與蓋
又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難傳之失
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與

七

十二

夫今之史難言之吾道與諸子談宋事
矣若夫析道術斷以正人心而專談宋儒
何益其泰古今而折衷之無勦說

夫道獨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夫史不得與道參行
者也顧立明以來代不乏史而軻氏之後世已衰
道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而標之幟而世亦命之
曰道學此史學道學執事所以稽世大而並稱之
也乃其本末亦無弗同夫民者寔也寔然罔覺無
所施教聖人者揭日月以開其旨而道行焉範古
今以爲之鏡而史作焉道者教之本也史輔教者
也其用一也仲尼述史者三詩書在焉雅言者三
詩書亦在焉春秋則史矣而儒者曰說理莫辨於
春秋又曰春秋之微又曰傳心之典吾竟不知史
之與道孰精而孰麤也其源一也夫史固須學也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辨文彼其程
量焉品榮辱百代而非道孰爲折衷之夫學固須

宋史集

卷七

古

宋史集

卷七

古

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彼其錄
心以事見道以文而非讀史不能徑約矣其相道
一也是兩家者莫不有君子莫不有小人莫不爲
利莫不爲害莫善於上之相成莫病於下之相黨
莫不以僭竊而失權莫不以異端而亂正何也筆
有曲直則信史職史之分也行有真偽則辭儒職
儒之辨也史之效也善人勸焉惡人懼焉否則以
筆端殺人不可言也道之明也大夢以解焉大惑
以靈焉否則以學術殺天下不可訓也有爲法受
惡者而狃史之風凜焉其不幸也逸於圖書之禍
矣有罷黜百家者而仲舒之說伸焉其不幸也柱
於偽學之網矣黨左氏者三長五短之論尊公
羊者發墨守膏肓之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迄無定史也主尊德性者誦讀書之史離主道問
學者嘗存養爲空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迄無
定論也夫史天子之刑書也天子之事聖人不敵

專而日我有罪乎乃或家操斧鉞人禮雖黃殆竊
聞竊者也罪將安辭夫學聖人之微言也聖人之
統聖人不敢有而曰我無知也乃或羣比自擁門
戶曹與幾代大匠斷也希不傷矣昔楊子雲之論
異端也曰史異而道廢愚以爲不然夫史果爲道
之異端則春秋何書哉史自有史之異端道自有
道之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非私史之自能爲
異端又非私史之即爲異端也道學之異端在外

若師春汲冢越絕楚漢實偏記之祖皆已出於丘
明子長之世然不聞其爲二史害何也彼二史者
託王義以流藻乘素心以定裁予善必信而有徵
創惡雖剛而不咤定哀之微寧錯經以發義義皇
云邈乃闕疑而不書觀其并包諸乘羅網舊聞三
五墳索倚相讀之以爲多百國春秋墨翟綜之以
爲博者無不尋以斧柯引之繩墨即有私史皆極
柄而條析之矣由此以譚史家之統惟天子能一
之天子朱之良史收之異端不足患也愚所謂非
私史之自能爲異端者此也昔者通學之統嘗二
矣轉爲惡人耶曰困焉勉焉滑爲賢人耶曰擇焉
執焉聖人則天聰明矣然且憤忠食思忘寢七十
而後敢從心所欲則是無人弗學而亦無人不稟
於聖人之學也無人不學則外道不得作無人不
稟於聖人之學則外道不敢作也仲尼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喪而夫義乖存壇泮泗之塗過而不同

於是外道興焉若莊生之敘九家荀况之非十二子凡似是之說皆相望於子思孟軻之世然不關爲吾道害何也彼二子者紹問一家之遺私淑五世之內其脈真故設言絕肖其祖其傳的故覺世不愧於師兩間位育收諸未發之中千聖淵源發於幾希之靈故能叩肩摩踵振聵鼓聵若索隱行怪孔子之所憂該淫邪遺楊墨之所據者莫不望洋而嘆見晚日消荷其來歸即天包而滌納之矣

卷七

七

蘇斯以諱道學之統惟聖人能一之無聖人而經有賢人而後亦不患異端也愚所謂非外道之自爲異端者此也私史之日煩也其在晉魏之後乎有家乘有郡書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別傳者謂之私史私史者史之惑術也其言出於朝士者也則以爲實歷而有稽其言出於野士者也則以爲虛中而無從凌諱之事察士之所求也刻核之言不肖者之所索也非史家之異端可乎

雖然非私中之私也未甚異也以言其厚誣則失入之科而非舞文之罪也以言其不根則供笑之優而非憎主之盜也以言其承虛則吠聲之大而非舍沙之魚也以言其淺膚則脂井之愚而非黎丘之鬼也至於宋而遂有不可詰者讀碧雲駢而先憂後樂但曼語耳讀孔氏野史而焚香告天定欺人耳王元之不得志於史職也則有建隆遺事以修怨焉若無意於趙韓王也者林希古黨於章

卷七

七

八

悖也則爲林氏野史以益愈焉若持平於元祐諸君子也者其設心稽慮將使矯修之士蒙疵於汗青點詐之夫掩肺肝於白日而不爲異中之異哉宋臣李天性患之於是取名臣之受誣而酌然有據者案而斷之曰典故辨疑誠史家之金湯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耶亦有茹霜噴露寒燠其筆者耶無論魏收伶玄之於班班何爲耶無論陳壽

歐公之於錢氏何爲耶即厚誅叢史以如鈞而薄
貨蘭臺之亦黨何以服魏秦諸人之心而關其口
也且夫熙寧之事存難之役宋之大關鍵也以實
錄不能正而過堯錄正之以時政記不敢書而齊
東野語書之豈得謂私史之中無如陳瓘周容其
人而略無助於謀野之獲哉今宋史具在謂宜倣
唐書糾繆之意刊其曲筆歸之雅馴亦千載一快
也外道之口繁也其在戰國之後乎有諸子學若

乎其相形則偷枋之飛而非修明之彩也言乎其
相親則分席之交而非學子之似也至於道學之
中乃有不可曉者全豁以養性爲宗也而欲廢格
物近於動念即乖者焉揚謂以滅意爲宗也而曰
庶用思爲近於凝處即廢者焉釋之所爭者神不
滅也江門則易之曰至神而把柄可見矣禪之所
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則易之曰良知而面目畢
露矣此皆與濂洛君子生則同修闕里之言沒則
共廟兩楹之真而何其同中之異如此哉先臣羅
欽順憂之於是取諸儒之迷禪而顯然近理者案
而斷之曰困知錄誠正學之金匱乎而執事猶若
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時雨之化亦有爲上智設者
耶豈以徇象之弊亦有與玩物同者耶夢寐即白
晝之爲屋而即康衢之見又何求多於子靜耶寧
爲真狂無爲真鄉愿又何苛責於伯安耶即舍其
完礫之瑩而惟檢其毫釐之差何以服子靜諸公

之必而奪之符也且夫藏室之老西力之墨二氏之真鼻祖也龍之數同世而弗攻有聖之稱先時而懸斷豈以揚陸諸子故嘗闢邪崇正者而反應諸門牆之外哉今諸語錄具在謂宜於性理一書之外總其條貫別其門庭亦千載指南也宋之鄙人有竇其剽竊者過於肆見秦宮之區直洞其牖乃自失也此史學喻也有學歌者自以盡師之巧且辭去其師爲送歸之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而後終身不敢言去此道學喻也雖然今之彈事史也能皆得情乎吾恐白簡之鏤鄧不滑於裨官之刺客也今之刻薦史也能無虛美乎吾恐滿腹之吹噓不重於一字之華采也今之庠序學也能不長傲乎吾恐處士橫而憂在君父二氏之從其有辭矣今之詞章學也能守傳誥乎吾恐吊詭勝而憂在人心朱子之脈從此遂絕矣語曰學晚者先見與薪學聰者先聞撞鐘此今日史學道學之所急者也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推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矣無奇也鬼置之詩鄭氏以爲野人美聞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秦政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土人也而止王宗侃使不復洩虜布衣也而起義以抗金亮下第進士也而以空頭勅徵其五千解漚興諸州之危此其人皆似僅負才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往往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何奇也諸士試按天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難越拘學以獲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如裴度烏重胤則既試之效矣而識者猶

有李元平劉猷之懼道知人善任有未易
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精靡於藝養謂宜
有不測之舉舉以收歛歛歷落穎脫絕倫
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惜一嘗指乃
天下之貴四面至矣

明詔方建治之以正欺給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
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
切廢者否也茲欲使其偽區分羣策畢舉

操何術而可

自昔謀國者曷嘗不與豪雋共功烈乎張百目以
爲羅是恢弘之遠畧也乘衆尤以爲翼是忠篤之
長慮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舉一人而開衆征
之門壯等組之折衝洗山川之關滯頓不遑哉雖
然事有同指而異歸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
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爲有方豪傑之士或選
而出焉與之爲無方鬼譴之士或質而入焉是敗

道也敗生微慙生疑遂曰天下果無奇士夫使賢
知長往而英雄竊笑者必歸此矣此之不可不辨
也蓋劉鄩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士要於適
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絕智異能世不多得
用人者不出手莫不怨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
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於才不才
之間固機緘謹營壘立於不敗巧於用短者乎又
豈以絕智異能者罔樂不測詭故不惜吐霧五里

揮日三舍賂賂若鸞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
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節制國家謂之吉士吉
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爲常人者能爲非常人者也
今夫屏藩理腦刺腹藏藏醫之奇者也未若肌膚
之治之尤奇也動於九天藏於九地戰之奇者也
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於用奇之說而但
以溫平無毒之劑爲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爲良將
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爲少萬

不爲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
英倍英曰賢倍萬曰傑萬傑曰聖此皆絕智異能
之別名也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
卿一州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
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一賢則猶無有也
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
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奮負山鼎折足視
其印固已累累而殺固已若若矣邵之言用奇得

策七

三五

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
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嚴居穴處許由巢父
州伯石戶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
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瓊衡而測天
地之度一干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
偃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
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手無

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且以碩膚之度弘吐
握之勤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選贊而相見者三十
人貌貌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
餘人於是得三士焉以定天下所寵致若彼所推
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
白屋之譽爲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
贊傑儒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迪簡在王廷有視
在大條不問仇矣策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叢以

策七

三六

富得民不問官矣屢入議則曰議賢曰議能不問
疵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光仰流赴
尊帝之求而與賓王之列能聊天下而不稱奇才
焉略聊天下而不稱奇謀焉直聊天下而不稱奇
節焉黜聊天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燕函粵
鍾夫人而能爲也雄駿不創壽於旂幢豪傑不動
名於盤盂無事而求異也易乎奇鳥乎不奇奇士
之有聞也多於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內

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討過憂天義不逃
而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
安家完卵於巢解醉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錫賁承
軒子何能戰驚有餘食士饒欲亟急而不之應是
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
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以金注者惜也以瓦注者巧也彼飽而不乘此困
而思歸如此者則又奇屠龍之術當年莫試失矢

李奎集

卷七

五

之壺千金可享技藝而不禁貨疇而欲售如此者
則又奇名未聞於人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善
刀而藏之不爲爵勉不爲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
之樂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
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問弦高諸人
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販於周以乘韋
先十二牛餽之孟明日鄭有備失蹇甲而還語曰
智貴卒力貴矣弦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人

求救於秦秦救不出於是唐且九十餘矣西說秦
王秦王爲之濟師而魏故得無恙也詩曰辭之憚
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爲尤數擾北邊田疇躬耕
徐無山中者耳不數年成信大行鮮早致貢烏尤
竟受首焉王宗侃海虜彭州王先成與衆同患者
耳一出奇而流亡盡出宗侃意消百姓得復業焉
此二子者無半通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
捍大患庶幾哉社稷之福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

李奎集

卷七

六

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主亮環攻之不得志
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
人保澄陽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者張惟孝
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然以
其身敵王旅庶幾哉尊攘之義矣不得爲奇士乎
哉雖然却敵者奇矣而奇斥堠於塗之人何其危
也請援者奇矣而制圍命於辯士之舌何其無業
也田疇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禦衆者何

如也魏勝惟孝之其奇矣而當時之橫門專閭者何如也爲國家計與其養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者之無債也爲諸子計與其生而爲亂世之奇士孰若用而爲治世之能臣也且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藉背時勢萬不試而出一焉猶尚如是況於順風而招登高而呼騁遠足於康莊縱遊鱗於大壑其所成就不尤足稱哉故有言信義可強而豪傑不可學者蘇洵也

卷七

元

有請兩制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陰求壯勇出擊之士者范仲淹也有謂成才不易得而奇材最可惜者秦觀也有請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者蘇軾也言人人殊皆欲國家收奇士之用而已矣乃執事顧思其若房瑄之於劉秩開播之於李元平者何哉善乎劉邵推言之也曰用奇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尤虛者也夫尤妙之人被稱懷王者也吾愛吾聘者也若誠若誠者也不飛不

鳴者也駝駝逐逐者也望之似木鷄者也不爲鷹隼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乘人關捷者也啄長三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錫義矯虔者也借叢莽社人也鮒入鮒居者也不書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魂委彼含精而我皮相則失之彼魂委而我舉肥則又失之而且日使食耶是相於賄也使詐耶是相於姦也舉盜而盜耳舉虜而虜耳不亦輕朝廷薄巖穴之士耶是故莫急

卷七

三

子

於知人莫要於善用夫知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去讒者能知人善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人推誠者能用人一權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罔弗察也以私投私罔弗受也兼聽之言罔弗公也偏聽之言罔弗私也造事則權度精虛懷則藩籬撤廣詢則以耳正目去讒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有志不可募也材各有宜不可枉也信而見疑不

可任賢也能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禮士則士殉知
因應則官任器惟誠則心齊輪一權則手足展皆
用人之道也斯以萬舉而萬當也不然慎勿言用
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蒼亦有布衣輕俠深入虎穴
矣過而信之則遂以爲陸賈爲鄒生過而疑之則
遂以爲巫臣爲趙信今其言多鑿空效如捉影曾
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顧有剖胎焚天之名世有
姦雄必以覩朝廷之深淺矣要以國家賞太輕

卷七

策七

三

罰太重資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
墮者何限而况草澤之士乎其爲沈淪可勝道哉
夫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則執事所稱
者是已元平劉秩其土龍乎蓋又有毒龍焉其怒
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歎李密輩非與好龍不
得真則毒龍端可慮矣

募緣疏

積慶寺建禪堂疏

積慶寺後有宅一區是先伯之故廬本給孤之勸
地厥考古堂厥于攝人都非矣南方入定北方起
僧其病諸難汚泥不礙蓮花而穢土難養香積每
梵鍾之到枕似得皈依或勃谿之度垣殊妨晏坐
非維摩搏取三千界乃歌利割截無邊身雲水裹
足而不末居士攢眉而便去必有布金之緣如水
投木庶成捨宅之事以空還空庶子首作金湯素
蕘因而荷擔願我同志咸願檀門捐復扶頭阿堵
爲此衆衆一角地叢林廢叢林興衣鉢宛爾招
提游招提宿遊社開手

卷七

策七

三

玄墓造殿疏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
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
昔葛松魯一口吸盡其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
事荆溪既剪輪奐與將興華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
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反與
道謀信能傾囊鉢之餘贏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
材爲林不取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

宋荊集

卷七

三

嗟乎昔也僻島窮巖尚有街花之鳥今也朱門大
宅間如綠木之魚何則名聞既普剎那而化寶坊
感應未艾異世而難茹蓋欲攝慳貪之種須豎精
進之幢不日成之吾輩非祿斯言左券哉

古杏募緣疏

此旃檀林有文杏樹雖老僧過其甲子實古剎齊
其春秋半瘁半榮或婆娑之受記一花五葉值少
林之懸絲有僧以成法破法皆爲涅槃欲樹之捨
身分身而作佛事匠石屢顧斧柯將尋嗟乎未刻
擅取如來佛猶不免樹何以堪哉章吉甫等捐布
地之數金壽恭壽之百尺恒使僧不有而俗復不
有如連雞之難棲庶幾才亦金而不才亦全免焉

宋荊集

卷七

三

牛之遇盲人闕樹樹閱人畢竟人能呵護後視今
今視昔直須今作津梁若也勿剪勿伐嘗存鳥屋
之思則何壞何成共證鳥窠之法矣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今海內奉大雄之教甚盛列刹相望不知其數矣其得勅賜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卷者蓋寥寥乎千里而還曾無一焉間有之必其封望之名山如三我五岳者又不然則如陪京興都神靈之發跡也又不然則如金焦落伽江海之奧區也乃茲海邑之在郡縣間其彈丸乎龍華寺之在名藍淨刹間其狹米乎而得與於勅賜之一數譬夫幽人寒峻而與將相大臣並膺帝彌之封豈不異數中之尤異哉雖然匹夫而帝彌也則有濯磨修飾以荅殊寵耳最爾叢林而

聖天子之法施及之則必爲

聖天子弘法弘法之要在於闡教故夫建閣以充藏集僧以續經作室以安僧聚糧以接家使平原易地而勝於江山僻壤孤村而壯於都會斯數事何可一廢吾聞佛法付囑在天王帝釋龍華建於

錢忠懿王而賜藏在本

皇帝帝王之事古今一揆矣代之有終者非此

展席而誰

卷七
三六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
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
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
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
也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
以詫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
此開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謹謂

卷七

三七

靈山一會可矣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列剎相望未有僧生化養者惟吾郡積慶
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存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
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歸若而
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誓之
願乎宿衆非至人所戀而芟樹亦後代遐思瞻祖
容者既作希有想飯敬想則此寺之稱檀瑞像即
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苦難間房即祖之方丈室忍
視其日就傾圯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真
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拔無王
珣捨武丘之下間麗臨瀛和流之百萬證明功德
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
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誌於懷施者

卷七

三七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手
地莫忘險中人多頃度妻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
其柱欹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
欲墮剝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巖乎危哉彭祖
懸絙而觀井王陽望棧而迴車尊生之人不過此
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爲捐
貲且以論於同心者

不空集

卷七

禪

飯僧疏

淨土卽禪也飯僧與放生卽淨土也離餓火得正
命食非飯僧境界乎離怖畏得意生身非放生境
界乎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是故飯一僧與供養
十方賢聖等無有異活一生與度盡恒沙物命等
無有異兩者剎那運心與盡未來際永不退轉等
無有異在修淨土者弘願深悲植此德本耳靜方
禪師之說彌陀經也諸檀越之飯僧以百計放生
以千萬計也此吾郡之現淨土相也吾聞優鉢羅
花千年一開花旣開矣各檀越勿生退轉心以圖
此果可也余請先登以導焉

樂聖集

卷七

禪

化佛燈珠

迦文佛坐道場四十九年不說一字慧度僧遺藏
經五千餘卷不挂一錢蓋衆生現行具有檀那之
因而法道流通或當時節之至於是饕貪竭破勝
果圓成娑羅向東而榮貝兼從空而墜矣嗟手永
嘉狄粉骨粉身以酬恩永明欲皮紙骨筆而繕寫
況於捐此朽賁續佛智燈寔人天之福田豈稱僧
之家具然而顛倒見無難遺想有情耽世樂委用
慨等泥沙事法法林護錢不啻腐髓將使閭閻百
旬無一經備四天下無一歲矣凡我同志勿受邪
因若也祇樹孤園仍見黃金之布地庶幾吳門匹
練忽見白馬之追風

募齋疏

法輪未展先展食輪十萬八千人俱避香積土雖
然人人喫飯不曾咬一顆米是名不住相布施是
名真法供養廣上人發願如是如是

爲劉居士題疏

昔有龐居士攜百萬於湘沅今有劉居士破家散
宅行五千藏於赤縣神州其友不必替絃而惟天
親無着之相求于不必祿仕而以探微道于爲胎
謀行無人損心與天游富可使貧深悟無常之理
化而無恒當乘大願之充

題古潭號

三峯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余嘗爲
僧書云五岳之外巋岳最高六度之中檀度爲上
蓋以先施者今日爲古潭舉之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虎丘禪寺者大吳勝壤西晉名藍爲王珣捨宅之
被虎亦支遁買山之小隱龍官驚憤與雲日而載
虧烏華聲飛極人天之鉅麗蓋形家以衆大取小
故南朝四百八十寺爲最尊而釋子以弘法付僧
故竺典五千餘函其恒轉者也盛衰相禪成壞本
空始

睿皇帝已巳之年罹變攸氏丙丁之燼曆元初屆

卷七

陽九再逢突如其焚驚通不截長者反風鮮應微
君冥酒無靈聽經石鏡貯千頃火雲可中亭無恙
一方明月丹霞全提正令若一佛二佛之可燒趙
州橫肆宗鋒謂本佛金佛之難度堂堂像設莫林
頭然說誡聞提懼懷腹誦疑護法之神通汗漫使
太乙之定數堅半生退轉心斷便休種矣余聞而
阿之曰是何言與是烏知佛恩之廣大佛戒之容
嚴與何以言之今者八紘之內一紀以來逮前則

卷七

七

機輪未窮黔庶則千羽猶賒骨以澤暹曉多夜稠
而惟是吳水吳山晏然樂郊樂國豈非沿蕭梁有
漏之果熏衆生慈喜之根佛寶法寶隨蓮宇以紹
隆刀塗血塗際棘林而跳出牢得歲以及此何冀
天而忘之耶若乃茂苑長洲舊是管絃之地樓船
蕭鼓寶珠游市之場晨鐘夕梵華銀銅聲鮑肆屠
門洞旂檀供諸輕垢罪証梵網條歲月滋深天龍
積愠出異災而微衆委焦土以爲師契經云共業
所感者非耶夫其業所感者仍須以其業消之譬
夫因地倒而因地興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
爲琳座徧三千有若個地布金錢先四衆鋤其穢
而淨者現今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同人之文澤
火有華故之象祝融峯清涼寺境在人移毗耶室
香積邦土緣心造則三十二相重瞻喜逆之真容
五十三參復開彌勒之樓閣矣寅勿錄錄兩兩新
果府之一毛故當剝剝塵塵奉檀門於六度援毫

前導扶目觀成繡琬

銘

原心亭銘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顯方趾含陰抱陽中有王者攬蘊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寂水騰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同覺應不失宗以靜爲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寂於真性體馬

銘卷
七

聖大

半猿彌增躁競以動爲心動卽屬情欲也無涯聲色縱橫隨波逐浪醉臥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爲要既識真心觸機是道精粗非麤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於此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而安焉先登拾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丹書竝尊

犀角錄 爲王圭叔觀察

非熊非羆厥獲維犀利用行師非金非玉厥觴維角大斗斯酌文武孝友執訊獲醜彤弓兕觥燕喜則有叔作寶尊章帝之佑有酒如淮有福如酒王氏子孫永保受

附後書

明公文武忠孝世濟其美往者經鯨波劇虎穴廓清三韓撫定邛焚有存與國拓土疆之殊勲

犀角錄

卷七

四三

而護人蔽之未耀於光明天用錫公殊物以彰公之功此巖者角也無謂玩物齊齊冥冥其中有精若照鬼之鏡驅山之鐸公輔之刀除毒之劍濯河之璧記事之珠龍濱之墨自公佩服以來必有鬼神潛衛吉祥咸集而公不自知者陰符經曰食其時百骸理以爲如意乎手食也以爲假山乎日食也手食目食孰口食親手勞之爲杯日飲醇酒數斗必收刀圭之用以堅報主

之身何則蟲之蟄下聚於足犀之炁上聚於角

犀與蚌不同類而其採吸月華則同蚌得月則

珠生犀得月則紋生皆通靈之物也曩聞之劉

大夫在海南見一犀純等犀也而貴之以酒浮

光晃耀跳丸盪摩書輪紅而夕輪白劉不解卻

之惜此夫叔夜之失石髓者也犀角度二尺以

上此自犀中龍剖之必有膏治以爲杯寧待邀

明月明月自賄楞嚴所云十種仙人有堅固日

犀角錄

卷七

四

月而正性命者公坐進此道次公若曰吾趣向宗乘十種仙人法塵影事未足當吾犀辟也則請以觴借野史爲一日之用野史試與何如杯銘應敬作數言則游方之內者也

天然几銘

南海之南輪囷斲只焚鶴也雲騰致致雨其生也不知幾千年其木也不知幾萬里君子所憑能勝則喜

諸

二十八宿寶硯諸

龍尾之質鳳池之四端州東井昆吾寶刀真如鬼
角質如牛毛神識鬼護余也寶遺其紋柳浪其韻
雲織不紈而平不危而高月尚圓亂斗轉星杓如
玉有荷如琴有軫非鸛鶴來乃裝璜本如手之賦
文心是引石室參羅雲臺可準冀明璽混沌詎
損吾余東璧子虛長揚歸不余拙流彼金章今命
定世書
龍舉世相將余如木鷄背距忽張月底非遠芝
房非祥塵土腸胃守黑乃藏延於世曹萊葵之藏
歲次鴉火日中星昴太史氏著寶硯真諸

像贊

定光佛像贊

本佛不度鐵金佛不度火四大所和合就是真法
身定光是何人幻形亦常住水浸浸不爛火燒燒
不着父母所生骨堅固如金剛或名長耳僧或名
宗慧師游戲大神通而依寂光土以依寂光故無
把茅蓋頭非嚴此道場坡公猶欠事有修檀度者
見像亦非難錢貝不唐捐人天成善果

不手

像贊

五

大士像贊

就御剎內古如來又向毫端現寶臺欲識大悲真
面目十方鐘鼓普門開

十六羅漢像贊

獨有一尊者過海不赤脚更着何物行劫無一物
着

佛贊

大眼轉法輪象王無轍迹欲知不二門無智亦無

得

連唐像贊

依經解義三世佛窟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佛魔俱掃是緊羅振聒然無聖解語非舌轉對師容少林永鉢

飛霞大仙像贊

文皇本同時胡濛奉詔旨旁求江海間歷紀徒

爲爾忽自關生面云類純陽子虬髯而鶴骨臞肥

宋壺集

卷七

聖

稍異耳清都故翔翔塵世亦觀止鏡光因像現鏡

聲隨叩起飛霞若可攀頂禮首重稽

希夷像贊

白驢入華山劍客心已了猶嫌愛睡歌不如一宿

覺

蘇山王太史像贊

冰壺方潔玉尺鎮浮介不產異和不比周益今如春肅今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履盈若墜疾惡

如佳振承千古檢鏡九流胸鑒錦繡腹貯墳丘畢

辭升旦尺順天球氣劇鹿角聲動瑞頭鶴鳴子和

克紹箕裘春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

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

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既立大

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猶縣

朱常沈日峯像贊

東海鉅靈婆多者碩公也後起先民時式方崇米

宋壺集

卷七

聖

壺持平玉尺不競不絳有孝有德

神祖端居益鸞相隔天官子部升沉靡測姚江高

邑克舉其職公內爲三聲光奕奕勁骨冲襟朗鑒

淵識周賡聖卽星霜數易爰從民譽首正選席抑

驟德食表微揚側貳饋柔情冥鴻健翻老血成怒

我道正直瞠目雲霄初衣蘿薛挂廉刺采息交掃

迹蘭剪方悲梁傾見迫筮仕花封民巖洞晰淨罔

不羣弊罔不羣或尸而祝或社而稷入棘程材以

元貞蕭慶下收桐環中辨壁寸懸懸薪爲國柱石
文苑獨異不磨史冊傳神寫照索隱探賸身無私
藏半錄寸帛口誦白華目送赤仄君賜爲養親顏
以憚其義之進廟輪之濫尋常稱孝度越千百億
忝維桑從游交戟月旦子將玉山叔則音容雖杳
風義如龍豹變之一班可窺虎頭之三毛或益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背噴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物同
卷七 聖

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爲繩茂叔之胸中蘊
落子輿之壁立峻嶒聖脉獨莽關學大興自南自
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於其隱也太華增
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
金鑄於

帝廷者耶

施奕之像贊 有序

奕之爲七閩大將軍之從子少從將軍學

頌

書創已復解音律盡其妙理吳中老宿往往
往避匿以爲弗如然又携陰符一卷日雙
且誦書以訓兒絕口不及琴棋等柱間吟
淡生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兒十三善劍

施於東海資孤甲族武漢馬援樓船榜僕將門有
略知是之足自隱於聲若沉於陸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天籟人竊滿豁滿谷出塞入塞之歌大垂小
卷七 聖

垂之曲惟殺奪之自如知雅歌之可竊能走胡騎
於秦差能挫秦威於鉛筑有兒墮地氣吞牛劍舞
崩奔琴逐鹿乃知壯夫弦上之聲如道者桑中之
宿吾安得以伶師琴友而目之矣

宇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顙而豐順爲有道之腴是白裕而方袍則隱
德之儒于思戰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
容數輩而貯群書人以爲受計倪而耦陶朱我則

敬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閒而與俱

陳九條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食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瘦以不齋千里之糧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爲禮法士而嘗遊於醇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舉而立乎其中央

馮忠襄公像贊

吉甫文武張仲孝友佐 帝中興象天北斗立德

孝臺集

卷七
像贊

五

立功可大可久竟階楫依虞廷代狩禹鼎伏姦秦
匪照蔭神策天閑宜左宜右彤矢登壇金章繫肘
斤斧寬解昭蘇枯朽挽童牛鼻扼風馬首戎消於
莽鳳鳴於阜仗鉞臨邊素書夙受熊羆桓桓公侯
糾糾刁斗秋開疊嶂夜走出將入相鷹揚龍負營
丘尚父召南壽考誥彼買餌堅吾墨守卒賴訂謀
以驅小醜金銘五熟和錫二鹵礪山帶河周前魯
後虞庭萬間被覆九有黃裳元吉白賁無咎神宇

舉清情以爲厚管海其目補天其于信社稷之元
臣而轉范之爲偶者耶

海道人像贊

頭陀刻苦羽人瀟灑以清淨心游翰墨海未顛之
絕伎可追玄度之家風猶在

覺虛師像贊

有序

覺虛開堂吾郡北禪舉揚宗乘以佐講經

人得聞所未聞及讀雪浪此語乃知曹溪

孝臺集

卷七
像贊

五六

示鉢信有所自吾嘗論法華以食起教楞

嚴以姪起教華嚴以癡起教雪浪無首肯

之覺虛於此必不疑也於其行贈之以言

虛非不覺是覺亦虛太虛同體無欠無餘偕謁難

貌海墨難書洞下兒孫其解此者與

題延生像贊

長松落落白石齒齒揮塵談玄聽我二士

夜臺禪師像贊

歲在甲辰夜臺訪余南屏請書榜書三於
五臺曰金色世界於幾嶠曰銀色世界於
補陀曰琉璃世界丁未又書離垢世界以
寘九華先是丁酉余游九華有題額三大
字寺弗戒於火而余書獨存似有緣合師
之屬余書以此乃其意已在此四世界中
矣今其投身大海蓋與琉璃世界相應也
因瞻遺像潛然贊之

茶壺

像贊

平

假四大以成身還四大而莫斯造化之通民非
覺王之所訓惟其生也若浮故其死也若游原以
水而入水乃在流而返源不受逼於四山奚妄認
乎一漚枯情塵於沃焦之土而盪蕩於壺閨之洲
嗟乎普化搖鐸而入雲吾師捨筏而蹈海末後一
何希奇精彩龍王順風而迎象衆望洋而駭滄溟
之水皆立金剛之體不壞清凉山上脚頭禪寂滅
海中得自在

諸德祖像贊

華門安隱燕市藏名騷人劍客畫史墨卿五雲彩
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昂
藏而玉泉神樂嶺以宿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
寫其心神

得岸景公小像贊

萬像森羅內有茶星應真方廣乳花滿餅是甘露
藏是幽蘭馨飽能使消老可復丁道與之貌天與

茶壺

像贊

庚

之形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拉陸鴻漸而遊趙州
之庭

沈華齋先生像贊

先生之少也周貧給乏而耻言治生先生之壯也
舍真葆和而善譚長生先生之晚也灰形滅質而
卒歸無生嗚呼其斯以爲華齋先生

周虞卿小像贊

溫乎其度炯乎其衷矣如搜句思詩有覆茶功滿

耆期會曾不顧名岳遨遊道不窮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耆弁耄復爲題

之

元氣爲舟才情爲舵泛學海之茫茫遵聖淵而得
路綠簑青笠裂荷芰以相參空鉤意釣棄陽鱉而
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

題蔡道寅小像贊

李湛美

卷七
像贊

字

井丹高紫季野春秋外曠內朗人親天游啓期三
樂孫公四休寫經成篋退筆成丘無心道人髮
編流是以欣然而常笑浩然而忘憂其鹿門居士
之儔歟

環溪陸居士像贊

素封之富富於錢刀心雖薄之亦足以豪學士之
富富於經史亦既兼之不爲羔雞其居也一息而
千秋其游也每無極而千里易稱嘒嘒見家政之

爾雍詩詠振振樂子孫之蕃社實市隱而天游非
說鈴與書肆

座隱居士像贊

此余丁亥年爲平湖爲季山先生贊也甲
午先生已千古贊所謂東方避金門者竟
不及爾今爲欽仲孫書感慨係之矣

神儀靜適韻度矜莊其志則潔其行則芳乃絕乃
矩肯攜肯堂孝友立家既稱萬石兄弟就裏亦曰

東莖集

卷七
像贊

字

季方覃精素業標具青箱賦三都而籍甚抱運城
而未償下澤款段得少游之閒曠園林山水類仲
長之徜徉方且結羊裘而著書於竹徑行將偕曼
倩而遊世於帝鄉倚歟人能畫先生之色澤我能
畫先生之肺腑

周公美像贊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
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嘗經而傾曲者耶吾

兄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其否者耶吾訪之
若漢之滄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
書應而文侯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畫史
能寫其外之難而不能寫其中之腹

吳江村像贊

圖書爰鳴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
璧爰下賞音希耶瑣耶風派可尋昔人陶隱居云
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庶幾似爾之樂

卷七

像贊

空

其知爾之深者耶

施肅然像贊

陶弘景龐安常註百草洗三統惟沛然之顏顏青
雲霽白墜鄉肱不必三折而眼可見垣一方儒耶
仙耶吾安得而夢其藏

沈肅情像贊

其研四聲高八咏者耶其醪白酒留回仙者耶鶴
骨雖瓊桃顏則腴其鹿門襄陽具列仙之像者耶

澄源上人像贊

欲堅精進體先披忍辱鎚天目舊聚眾耽爲兒孫
費求創似刻舟一漚見金海貌悴而骨剛願力終
不改

孫儀展像贊

白眉最良美髯則賢謙謙君子壇宇自閑曰泰曰
儉不敢爲天下先方踵星辰之履忽廢蓼莪之篇
人謂君以世祿之家燕處超然我謂君以無涯之

卷七

像贊

空

智稱結爲大年

丁南羽像贊

布惡私交式取不啻以諾以輸君則衷之好義生
風緩惡詎辭冠則如箕飲不盡絕以謂其肩爾固
吾聞和同禦寇百難斯舉人辦於錢爾辦於書孝
友家舉萬石之餘遺範如存芳聞未謝蓋生而爲
德於鄉沒而可祭於社

喬方伯像贊

卓爾通霄冲今素心濯濯水壺皎皎玉繩有千流
翻潮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衛之
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於蒼生
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千城康鑑
一書作表儀刑

劉松野像贊

便遭而可告則人莫不告之於其親然佛之言大
報恩也在飯依三寶而崇慈親以歷劫之神方松
野之守師承誦檀度而自比於韓朱之外臣也且

本堂集

卷七
像贊

不知寒山爲何如人及其四山相逼一念迴光而
曰我立寒山則已超之乎去故而即新蓋疑而信
者爲龍華之廣額信而疑者有爭土之迷津此其
間之相去曾何止於隔塵君自以爲寒山而吾以
爲麗蘿之後身惟是還金之密用終爲易簣之正
因一家眷屬幹囊祈薪斯言也爲朱子提綱而說
法亦爲居士寫照而傳真

夏有之文學像贊

夏有之文學余門人也其爲人坦中無私
外落拓而內行辭至與人交傾蓋如故久
要不忘人樂近之性不喜間治生游跡幾
遍天下所得橐中裝隨手散去環堵蕭然
常自謂當以樂死竟既下壽身歿之日家
無餘貲所藏者特余書畫數種其子長春
文而護檢不愧王謝風間出遺像相視宛
然笑語可呼也因爲之贊

本堂集

卷七
像贊

同塵和光鞠躬履方不爲理窟不爲智夢不陶糲
稅不謀稻粱土木其形龍鳳其章于思華元殊毛
謝卽標格與會雲上霞翔其人雖往其儀不忘肯
以化鶴而總亡羊碧落空空曙星煌煌已游八極
當歸泉香

吳周生像贊

心樂名山門有喬木行旣允宗惠能收族敦念本

源初修祠屋若堂若封增膏增醴廣水爲渠荒
爲穀書礮五車筆盛玉麓豈惟耿封君之素貴
亦步韻士之芳躅

姚五山像贊

時游畫中山雅有戶外履元方難爲兄季亦難爲
弟

潘泰鴻像贊

淵然若冲潁然若侗家聲世業今德孝泰絕其祖

像贊

武紳有父風寄情著組樂志雲松座上客常滿尊
中酒不空其斯爲泰鴻之德容

家臺文集卷之八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海虞封太史許公爲諸生時京山李本寧先生序其集行於世矣後十有三年而長公太史屬不佞昌爲理誌讀其狀多序集時所未盡者敢按次而論之曰公名某字某自號少微居士厥先有貴一

公者始居海虞貢一

生

子安安生怡晚怡晚生功

功生某某生鍾鍾生神武衛黎軍汾是爲秀峯公之考也秀峯公家擅素封豪奢自亢族有訟其田

廬爲未析之產者既判不直某有牘藏邑中乃歸

書史且滅其籍第又置殿通邑之籍而以爲公

罪拷掠備至公不誣服搜其家家人傳散并乘公

所在無何而直指下檄郡佐覈其實事得解乃公

客情隣導夜走百四十里效秦庭哭爲直指某

也當是時公年未舞象邑人稱爲智童孝童云彭

完補博士弟子即早帖括博雅封古冀爲書世

鉅儒其學各有師承經史學得之趙文毅公陳

端公經濟學得之曾魯川公而趙公子玄度陳公

子抱冲皆藏書萬卷公與周旋久楊花甚習漁獵古今貫穿時務凡山經地志與河渠水利農田兵制無不精討前後邑宰如江夏段侯試士發策皆瞻事之要士莫置對公風簷條議獨駁請續鑿鑿中察段公擊節歎賞目爲臥龍邑數困於無年征輸不屬段公患之公請履畝相視捐其積逋裁其羨稅而復葺其墜圃以時得惠段侯以扁舟借公相度邑中利弊羣繁縷舉見諸行事言不及私也藍陽耿侯喜談名理尤善韻鈴公與上下其論聲氣莫逆嘗密迎公詢式候公陣法亟稱得未曾有鄒鉅朱公禱雨有應試士以甘雨賦公援筆立奏賦字三百言似出夙構郡伯大奇之每多士於

有所開陳必推公前爲致辭無弗欲徃長袖
多財善賈爲是耶趙文毅公里居有元咺之
乃青衿子始奴事之後叛之者諸子衿少年連
聚黨以不屏鬻序爲辭莫爲趙公明者公獨昌
於衆曰左袒非類不爲鬻序辱乎與二三正人
自於臺察實行黨宿問有寧處趙公即世玄度孤
危益莫爲助力公得罪討逆義無旋顧奴子以重
謝求解公叱之自是左袒者手足俱露唾舌匿跡

誌銘

及於正法公力也公雖公正發憤乎然不隨人作
俠郡伯周公庭朴士士刺起而謁試院擲果中郡
伯肩背公伏首揮翰如或激之曰公乃素剛何
怯也公曰男子故當有怯時即發勢伯仲深入西
山已而諸臺果大索群謀者而公以先逮莫之害
及當事移怒於盧廣文將切責之公乃投袂起白
學使者曰難非邑始禍則邑受李代桃僵固已寬
矣又波其師不亦枉乎必爾則賈生請俱黜學使

者義之并廣文置不問其忍事先幾又如此公屢
蹟名場豪氣不挫迨長公咸進士官庶常迎公養
官邸公駕而歷齊魯燕趙之墟昂古懷賢翰墨間
作過常山祠北岳處謂一統之世不當仍石晉之
舊移祠於渾源古也卓疏且上不果長公邸中門
清如水公衡氣消盡虔修白業焚香趺坐以持佛
母咒放魚鳥爲常每有勝日游行郊開覽官闕之
壯麗朝會之煥然與盡而返歎曰京華之夢止此

誌銘

四

矣而世何入之深也時趙玄度以秋官卽入都公
與握手道故不勝感慨未幾玄度客死姻家爲難
旅櫬幾不得還公揮淚經紀喪事復竭歷禦侮歸
其骨師友深情生死交誼不愧古人矣先是癸亥
冬皇子生大慶單恩公與元配某孺人例及
封典待時乃給長公以甲子春授館職公得封如
子官已而長公銜命封楚藩已而竣於事方奉
公命行營孺人之高敞而公不待矣哀哉公至性

孝友多所收恤不治家人產而爲友朋謀區畫鄉
悉甚於自謀秀峯公田廬旣於終世公坎壈赤貧
家無儲粟而落落軒軒無可憐之邑食可兼數人
饌而或累日不食不言饑家距城一舍屬有所思
獨往獨來蒙犯風雨涉水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
啓鑰或無所寄宿廼宿而行莫知所之暑月寒愆
好集子孫談古今卽義事泣數行下京山先生援
高鑄鏡入徵矣乃余友翟公之遺事若有所得豈

誌叙

五

其以魯連爲師者耶平原之事公所謂捐難解紛
而不取輕世肆志而長貧者魯連矣魯連年十二
而壯田已之口公幼智同史稱魯連好奇偉倜儻
之策談笑却秦縱橫百折公雄辯又同若以文論
則聊城一書豈思光所敢望公之宗尚吾知其爲
此不爲彼也京山先生謂公合於張思光者有五
余擬公於魯連亦然蓋非楊雄之反騷猶束皙之
補關云爾銘曰

庚山茂業懸龍門談公振奇道乃尊豹駒鴻敷旭
始敷飛霜之哭雪戴盆無雙江夏何足論詞源浩
浩渺無垠逸氣噴蕩幡原坤匣中佩劍秋水痕龍
淵烈缺相吐吞以冠直俊清流渾渾群輕折軸白日
昏摧其角距披其根人網人紀夙所敦立義不解
酬人恩有懷石畫康世屯謀野歷歷摩席言飲不
盡傳貽哲昆九苞符采高騰霧紫泥丹詔露華溫
韞車北指依帝閭摩娑秦篆魯嶧樊高歌澆酒賢

誌叙

六

亢村景先老筆獨開轡上林羽獵夕藻繁珠書貝
葉涉其藩木難氣守游德園胡爲歸來厭世喧乘
赤豹兮騁玄猿靈爲箕尾度奎垣怡然委順歸化
元龍撫有奇離磻磻大招天問耳不煩佳城埋玉
雙璫瑤過而拜者碑可捫悼史徵實永勿諶

對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

惟余與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時大司成田公甲乙多士而余兩人受國士知游且聽因聞兩事人何狀皆抱風木恨矣每相歎賦泣下曰古人有親沒而三微七辟不就者吾兩人獨何心而事憲章哉第朝家今甲得追贈所生爲地下先難故不能自割耳已相繼成進十余浮沉宦路三十年司馬公歟歷中外杖中丞節奏最贈其尊人爲中

諡第八

七

憲大夫四川延撫都御史母贈恭人復自請告起家納言與覃思會載贈其尊人爲通議大夫通政司通政使母方恭人贈淑人而不佞昌亦承乏春卿微思馳贈得追隨司馬以酬青願於萬一司馬猶以罔極之痛余有同心從塞上棧簡昌使志贈公墓中之石昌義不得辭也按狀公諱應道字自明別號來儀居士唐左臺御史少微公之後世居休寧之長豐里始祖太乙公領元總管之職國

諡第八

九

初還桐城十一歲而至公自署此有類異資投之書即上口贈通政儀亭公絕憐愛之嘗曰神太用則耗何况稚子雖就外傳多有暇日其執經家塾者十之三耳公既弱冠稍悟學雖落詔年不再乃奮志力學寒暑靡間嫻於帖括也澤高華學使者天臺耿公有人倫鑒補博士弟子頭角嶄然有昂霄之勢而以試宣城遽疾歸在病法中時司馬公生九歲垂絕之日公手摩其頂而謂方淑人曰汝無憂後事有此子在吾爲不負矣善事二尊人汝食報無涯也言畢而瞑得年二十九耳哀哉追其遺行則太公一嘗避疾節代醫禱服勞福不解帶太公六十陳半醴以奉之集親賓以娛之率路負米之孝也追其遺文則有長謬云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處處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是茂先勵志之詩也假令嗣其年力三不朽事豈顧問哉長材厄於短晷英風鬱於促齡此司馬所泣盡

而繼之以血者也雖然膏一鬻而知全典若司馬
公之傳神寫照亦何止額上三毛而已銘曰

讓王之後華胄縣縣以任得民自歛而宣鍾祥傳
社稷此名賢雲生泰嶽江出岷川有孝有德既陶
既甄筆花繁繁腹笥便便福謙可信佐善則愆歛
不盡尊潛乃躍淵龍門九族麟閣凌煙朱旂獵獵
紫詰箋箋是聚父父是大年年何造物之尚缺終
食報以得全爰述太丘之行以題京兆之阡

誌銘

九

合葬墓誌銘

黎平府知府葛川喻公偕配王泰人張恭人
穆皇帝登極之初臺省奉 詔薦天下孝廉之以
行誼著者三十餘人於蜀則有若趙公願吉來公
知德而葛川喻公寔爲之冠云喻公者今侍御公
醒拙之府君也侍御以視漕至江南按次府君之
遺事屬錢太史立傳而以墓中之石屬舊史不佞
昌銘不佞昌習侍御不敢辭公名應吉字秉符號

墓銘

十

葛川居士司寇月梧公之從孫也公生而母王孺
人有異夢蓋高僧再朱之祥及髫髻即夙慧異凡
兒每獨寐喃喃充絮絮不輟司寇公奇之曰吾家
待爾而大豈吾四十年宦路不欺之報乎甫十餘
歲喪父賴長兄別駕公應身者遵遺命撫育倍至
公亦率別駕如嚴君孝友之聲浹於閭里里有兄
弟訟產者廷辨不相下有司折之曰何面目見喻
氏兄弟哉訟者息爭而去甲子登鄉書與舅之仲

子恩格者同上春官是時司寇壽躋九十猶及見
一孫一曾孫咸名真盛事矣公事司寇公最久司
寇公有震隣之微公獨身侍衛相依爲命雖風木
銜悲竟承先志焉萬曆庚辰中周公子義本房副
卷首謁選得漢陽令蓋楚大夫蕭公良有輩雅重
公同請主爵云公治漢陽以廉善騰譽兩臺薦剡
無虛歲既就徵授廷評尋議改御史公怡然不屑
日擇官而仕無爲也在大理執法明允稱文無害

誥

士

陸南虞部推稅杭關人謂糧途公無青潤齋厨蕭
然若應高僧之夢也縣虞漕出守黎平不數月歸
志浩然投簪命駕酒社詩盟石氏下里門之步耶
公題通德之鄉七十考終福駢集當代完人如
公無幾矣公生嘉靖甲午二月十四日卒於萬曆
丙申得年七十有七公配王氏贈孺人繼室張氏
封孺人頃以季子侍御貤贈公晉中議大夫兩孺
人並贈恭人公既沒而漢陽士民追思循吏請於

學使顧公祠之名宦蜀之學使杜公亦采輿論
公於鄉賢蓋司寇公與別駕已相繼尸祝而公復
相從饗於孔贈之側祖孫兄弟咸列祀典喻氏積
善之慶未有艾也合塋於城北石寶山之陽銘曰
惟神不滅惟生有自孔釋手携祖孫世濟謝氏芝
蘭孫家荆樹令德孝恭風標其譽處養潛龍出觀
馴雉不詭要津而安冷署乃佐度支乃司關市我
心如秤臣心如木五馬專城知足知止桐鄉遺愛
太丘表里尸而祝之榮哀備矣義方所貽澄清繼
緒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不朽者名終酬者志琢石
幽甃載筆悖史冷冷素風垂芬千穰

誥

士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過甫里不入許玄祐園林猶入輞川不見王裴也
玄祐致身清華如司馬相如吾丘書王而怡選好
道蕭然有物外之致乃其歿也以哭母故遂成死
孝士何可以一端測哉玄祐諱自呂其先太岳之
胤宋淳熙中有自江右尉吳江者十餘傳而過甫
里又四傳焉郡幕怡泉公以孝友好誼聞於鄉邦
即公父也公配沈儒人舉子不祿卜選得陸太君

墓銘

三

實生玄祐玄祐少有奇表廣上而豐下少讀書即
好漁獵傳記兩漢四唐之業祭倉而藏之飲食其
中不屑屑爲經生言既遊南雍登覽江山志意并
發四方名士皆折輩行與交顧數奇屢詔京兆試
玄祐慨然河清詎可俟哉而以爲吾二人憂遂請
選得文華殿中書浮沉金馬川以揚花風雅薦事
輦下豪賢之會坐無車公不樂也玄祐居已邑顧
不自得亟請假歸侍郡幕公夫煩細管聲氣宛然

墓銘

十

獨子慕也而代郡幕公爲德益力歲齒則減半
羶屑漸瘳饋所全活甚夥凡里中徭役最劇者率
身任之不以煩桑梓先後燭責券無數末年產益
落然族屬故人之以緩急告者未嘗不捐貲入應
之也玄祐既負勝情又以閒居奉親治園葺廬水
竹宜適杖屨相隨養志甚篤而丘壑神情愜鬱殊
盛客有以驅車諷者輒笑曰池頭鳳何如海上鷗
五侯歸何如千里尊哉與玄祐交者吾邑陳徵君
景陵鍾伯敬山陰祁夷度及不佞輩咸樂其曠逸
花時柑候命駕相期雀觴布帆間集梅花墅下開
簾張樂絲肉迭陳而微窺玄祐意顧曲還舞總借
爲藻絲娘者迨郡幕公捐館舍沈儒人繼埒窺園
之日遂以少也惟斯夕侍陸太君起居稱藥量水
不能刻晷離左右已太君病脾度且不起即有以
身殉之之志預爲戒勸諸子徵及後事家人方訝
其不祥及承諱神氣綿假已不可爲猶旬旬成喪

以勞費卒卒之禮。皇人開有旌。隨導從喧。顯
 於市者爲往生之驗云。玄祐性剛達。雖生長素對
 不問奇。靡于母事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爲快所
 居。與陸天隨故址近。爲別葬。備祠祀之。刻其唱和
 詩。他如盛唐名家集行世。出其授誓。飯命西
 方。夙期出世名。備靜士。客與往還。而內行薰。衆動
 循矩度。事寡。修。褚氏終身如一日。厚嫁姪女。過於
 所生。屬繡之前。猶以。獲節被旌。爲。擢。類。實。上。至
 都。醫。派。涕。以。死。奉。母。如。玄。祐。死。生。皆。無。憾。矣。當。玄
 祐有嫡母。喪乞余文。爲誌墓中之藏。去此幾何而
 其孤元溥復以陳徵君狀乞銘。玄祐有如歐陽公
 所嘆。方從其遊。遽哭其死。以爲身世一文悲者。然
 玄祐多子。孫皆有雋才。平泉樹石可保無恙。而青
 細之學。昌顯於世者。孝子不置。天意固可俟也。所
 著。有。秋。水。亭。草。堂。餘。集。檇。齋。詩。草。檇。齋。漫。錄。生。卒
 詳狀中。銘曰。

其仕也爲親而不新。一命三釜。半給不易。溫清其
 歿也爲親而不難。一殉相見。黃泉唯諾必應。是其
 以近臣爲隱人。而以才子爲孝子者。耶。問史狀之
 國史銘之。誰曰不信。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始余讀顏氏家訓其所以易有進退吉康者詳哉
乎言之也及觀魯公家廟碑奕世載德純純繼繼
靡非閭人乃知佳子弟即爲賢父祖門第之高有
以耳海上甲族自潘恭定公後重賢疊肖其聞人
更僕不數而恭定從子有別駕澄源公者又恭定
公所素奇爲國器者也公有聲太學久不得志於
名場乃應詔入贊拜大官丞所署內法酒故多

卷八

七

乾沒公有心計輒釐其弊尚方器物向用瓦缶公
捐俸稍以銅鎔代之且繫爲令所省不貲堂庫出
入年久耗損數百金巡使將按籍彈事黜卿攢眉
無以應公積有難價贏金克額得免吏議處脂膏
不自潤而所全甚多其才優幹濟皆類此久之擢
汀州半刺居溫州公之喪服闋起補慶陽地屬邊
徽專督軍餉公申嚴約束給散以時將士悅服府
有悍卒討其管長公援律治罪變上之風爲衰止

卷八

誌銘

六

馬南兩月奉檄攝郡篆廉平不苛濟雨有應秦邑
士民交頌比入覲事竣公已倦游賦歸東矣公歸
而秦人之思更敦載不替祠祠廨而碑視首也宰
僕以一第重哉先是溫州公之歿也公獨侍湯藥
仲氏違宦季尚冲齡公封議道素即一簪一履不
敢私啓衆有持均分之說者公力卻之推以予季
壬人莫得其黨焉變慕喧爲雍睦有以也邑有踐
更役諸從兄弟爭相計公直代有其鉅終其身不
自功大都以儉德厚道斤斤自將室無姬姜奉鮮
華俸所至郡邑大夫皆重之若江右劉黃門作令
時就公問政信其不欺東郡畢大司農司理時爲
公發姦多其不較即有武健吏中先人語始未嘗
不耽耽而後竟心折也公有僕楊仕從賴翁家來
賴公賞行貨江淮間驟富以終訟而楊族乘危攫
其藏不盡不止或謂公曰如楚弓楚得何公曰奴
不吾負無過亂門足矣公所居直學官之陽諸生

陳言上官當毀其壙以廣學官之路其詞不直
張可已公慨然曰世有舍宅爲寺者矧學官乎吾
何愛於家術張亦無以難之也讀者評公孝謹如
萬石君惡聞人過如馬文淵未嘗臧否人物如龐
德公柔忍辱如張公穀言言不愧矣善蹟八十
高朗令終諸子若孫皆以文行才美濟縣官之急
豈非盛世完人哉公曾孫余孫增也稔知公生平
而銘之銘曰

漢

九

仕不必崇班要之管職隱不必深山要之宰極既
柔且謙師賄與易閭門蕭索鄰里矜式蓋無懷葛
天之民而泰定公之遺則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天啓初年禮部奉詔移文海內求巖穴佚才有
所募迷可爲實錄用者所以問於時附麗而
起者甚衆兩都九卿之署各自修誌誌成其秉筆
者各予官郡倅或中書舍人而江以南大雅之士
如沈公路臺使者張公式廬表宅欲以光茲選公
路傲然不屑曰方有幽憂之疾未能從也比余入
朝而大宗伯問中林公詢吾鄉勝流某某輩余覽
其姓名公路在焉方謀削牘而黨事起高木風搖
無論孫蔡矣林居以來慰藉相屬今年公路五十
余賦詩爲壽又作草堂圖比之鴻乙而公路已彌
留不及見嗟乎公路剗宋逃虛遂捐介之性似靜
者其結客振窮挾湖海之氣似俠者其憤世放情
寄聲色之游似達者至夫沉酣竹素警校藝魚
可汗牛藏無游蠹斷簡必續僻事能微又今之博
雅君子也然而坎壈盛世奄忽逝波宅相僅託於

陽元血胤竟同於伯道不亦可悲哉公路所交善
惟婁子柔李長蘅兩君子狀且傳而其子穀似從
諸余誌墓中之石曰治命也何忍辭公路名弘宣
自其十二世祖都達守楊州始遷蘇居郡城之烏
鵲橋已復徙嘉定之青浦爲江東之沈六世祖思
善以好義表其間曰旌義子輔娶於瞿夫頗篤孝
直指請於朝表其間曰雙孝有四子修職卽舉其
季子也舉生嶠嶠生應元世以耕讀九厥宗而應
元之子太學生昌德字叔懷者最著則君之父也
君生而岐嶷至性過人年十六文藻麗發華亭故
宗伯唐文修公誦其行卷大奇之曰此我輩人也
叔懷公諱子嚴君已弱冠猶欣然受杖無迂視居
母喪三年柴毀不御酒漿族黨咸噴噴稱孝子孝
子云爲文高朗自喜謝與時背三試不售二暨相
侵遂絕意制科之業願以稱詩爲事庶幾天志
小名錄枕中草爲世所賞譽詞客酒人坐上常滿

卽有有貨未嘗以囊溢解官僑居海上余父陳起
僕子有與定忘年交後以論文失歡家有與君爲
難者余嘗誦太僕曰兩賢豈相厄哉太僕亦嘗然
君自此與海上聲跡都絕矣歸於邑城有水石竹
林之勝專愛書畫之賞客贈以東坡雪堂玉印因
顏其室曰春雪賦詩亦命之雪堂集志所存也君
嘗自謂富於黔婁僕於叔實壽於長吉雖復五男
不有聰之異數子姊之子曰穀似更有遺命以叔
父昌國之長孫並繼宗祧書籍田廬分健有緒蓋
困於市義死之日家無餘貲云穀似秀而文足繼
君之素業將以此月二十一日奉公之柩葬於江
灣之先塋元配孺人李氏先一年卒別有誌銘曰
昔自香山之池上詩云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
有酒有歌有強者貪士不能致之孝士不能安之
力能致之心能安之者公路也膏以明庶身醫則
天全火以薪傳稱詩爲大年豈羨千百歲之頑仙

不爲五十歲之樂天乎吾嘗銘王公大人之阡要
以亟稱無愧者惟若士爲然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賴
文俊董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歛而歛之慈親孝
子楊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敬數十年不能成一兆
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金注者俗也程
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
什畀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
且以墓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
念也程之在歛者皆著姓而汨川之程則自唐中
丞澠始宋時則少師瑛有涖水集行於世數傳而
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
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
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駟儉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
掌故家游播經聞史幾於還業九峯聽之李家督
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克學更修息矣越間鮮
有遺策曰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諸在手

下在心者壽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夥共之
 一縮裁然分授歸於至平肆童奴厮養無有腹
 居藉者友于睹矣祝黃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
 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質君不任
 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密有幹旋或福
 索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承不
 重帛食不兼珍食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
 俗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
 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輟學非九峯
 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講仁壽堂
 記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里巷小善邇者獨疾
 者藥亡者憤力猶可勉我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
 時以告我可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
 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嫁之
 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染與淨何常淤泥有蓮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

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劬富爲仁義附庸
 惜其生之有涯
 天

王隱君墓誌銘

古之學者，務且養三年，通一經，近世士人一事位，
解何能復問家人產，且耻言耕，况買乎？有佳子弟，
能服買爲父兄勸學，此孫武三駟之法，所謂一不
勝而勝者也。武林王見石先生有三子，皆負雋才，
先生既屢躋棘闈，以食貧故，不能一意竟學於時。
仲隱君長跪請願爲家督，特門戶修什一之息，以
供朝夕，年餘舞象，即以買起家。見石先生始得着
長公季公跳身就四方，都養之維揚之滬上之大
滬山中，下帷攻苦，不反顧。先生舉明經，季公亦對
大廷，登甲第，蓋至季公迎二尊人，祿養京邸，而隱
君如泥於負擔，世稱樂有賢父兄，字知子弟之能
成其父兄者，此可謂豐年穀矣。隱君名國柱，字若
木，別號澗菴，系出晉始興文獻國初縣，暨陽從錢
塘世著隱德七傳而爲雲石公，博雅慨懷，振人之
急，千里誦義，是生見石先生隱君，則其仲子也。生

而有至性，得膝下歡，初割產，僅田十畝，會見石公
有女弟，無以爲嫁，憂形於色。隱君輒鬻所受田，治
粧宗黨，服其孝義友愛。伯季二女弟終，其身無間
言，同舍生歿於他州，訪其遺孤，時加周卹，戚屬有
乘儉歲而操券以窘隱君者，亟償之。比家既饒，與
相窘者數見，曾不舉前事，以重其愧。即季公顯貴，
里閭皆屬耳目於隱君，無若夫已氏之子改玉改
步，何隱君顧夷然，故吾檢押若家，曉無驕氣也。他
所焚者，皆設粥，施餽，長者之事，不勝書，而武林
述其爲內弟沈無回，孝廉經紀其家政，令一意竟
學，稱天下士，乃在無回七歲時，心許之。類有鑒哉，
者士大夫或難之矣。見石公書蹟，大書祝觴，無幾
何，捐館舍。隱君痛欲絕，凡三日而不起，猶令人舁
而就苦次，死孝哉！死孝哉！隱君雖常布而修處士
之行，其緒言餘教，以易文學克家等孝友家聲方
來未艾，可傳已生卒婚嫁詳狀中銘曰：

有以樂其親不必其榮也有以榮其親不必其
也貧有所不辱滿有所不足此之謂充年穀而
年玉鬱鬱佳城千秋吉卜

卷八

元

廖林項公墓誌銘

商隱君論書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
世無達者鮮知其解其構李項子京平公蒙世業
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蹟
凡斷續復行悉輸公門雖未希之書畫船李公麟
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時目公之爲
人此何足以知公元章論書以端明爲畫字蔡十
爲得筆伯時故游蘇門蘇助之羽翅黨事起尋負
之一疾一生之際豈有達人之觀哉子京夷然大
雅自遠權勢所與游皆風韻名流翰墨時望如文
壽承休承陳淳父彭孔嘉豐道生輩或把臂過從
或遺書問訊淡水之誼久而彌篤此外則寧卿飛
鳬弗親軒蓋郡守某以年舊請見雖復倒屣殊李
鑿坏爲數日不怡其介特如此先是吳中好古之
家浸尋疲于勢要搜括公以翰墨徜徉竟厭世不
爲他皆以故廉者不求食者不顧人以是服達識

蘇斯以觀公之賢於元章伯時不已多乎公名元
汴字子京項之先汴人也以扈宋居秀胥山里爲
甲族自襄毅公以來七葉貴盛有以孝廉令長葛
者曰綱綱生贈吏部郎銓銓有丈夫子三人長上
林丞元淇次東粵少參篤壽公其季也少而穎敏
十歲屬文不難究其家學已念贈公既背養而太
宜人苦節即仲致身王塗不遑將母吾寧以青蓮
故重達子舍于於是絕意帖括誦奉太宜人色養

孝子志

卷八

李

觀自浣滌終身孺慕少奉公忠孝大節公有助焉
公居恒以儉爲訓被服如寒賤如野老婚嫁謀會
諸所經費皆有常度至於膳族賑窮緩急非罪咸
出人望外曰吾自爲節縮正有所用之也戊子歲
大稔饑民自分溝壑不恤杆綱公爲捐糜作糜所
全活以巨萬鄉鄰感且上開牢讓不應終不以爲
德市閭巷聲有司益重之公雖蚤謝帖囑謂祖父
遺經堂構斯在不欲令子弟亦知達生之趣有六

子各受二經嚴爲程課猶子孝廉慶原六齡失母
鞠誨備至孝廉蔚爲名儒而諸子彬彬皆不愧王
謝家風云公畫山水學元季黃公望倪瓚尤醉心
於倪得其勝趣每作繖素自爲韻語題之書法亦
出入智永趙吳興絕無俗筆人爭傳購初稱墨林
居士皇甫子循作墨林賦以貽之晚年意在釋便
與野衲遊因感異夢更顏其齋爲幻浮且手題釋
樁比於司空表聖之誌生時有海樁道人笑憶予

李公志

卷八

注

爲諸生時游構李公之長君德純寔爲風學以是
日習於公公每稱舉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
千載藏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爲同味謂
柝見晚也公與配錢齋人歿數十年而次君德風
圖公不朽屬余以金石之事余受交公父子間不
可不謂知公者何敢以不文辭他若生卒姻婭之
詳子姓曾玄之屬具京山先生行狀中不復載第
曰

易著謙吉老稱儉實就藉高明而甘枯槁就素素
必而事幽討今游古初神傳象表起山嘯傲長水
濟倒清虛之鄉達人所保有音其躬施及國享有
什其容藝窮文巧疾何如生大夢獨曉何平猶惑
彭祖爲天史銘諸幽聊識其小舟壑之藏臺日可
致

卷八

藏八

至

林氏隱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隱君以徐氏爲里族自其始祖本中以布衣奉

高皇帝命使旬辭官歸里朝士高之賦詩送別爲

國初盛事本中歸而出粟服卽爲德於鄉及至殁

也當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葉文莊輩

皆哀挽銘誄語無虛美大書深刻傳布海內大江

之南以碑板不朽先德者孫徐氏鳳之也數傳而

有豫菴隱君及仲子弘祖復能修本中之業以高

卷八

藏八

至

隱好義稱弘祖之母王孺人八十餘遺養將歸隱

君之藏匍匐五百里請余銘不勝辭狀豫菴公

名有勉字思安贈光祿丞柴石公之第三子十九

罹父喪伯季六人以射覆法壽產公一再得正室

乃諱於伯兄而自處東偏之曠土是時家已中落

與王孺人拮据修息竟復舊觀闢亭水木之樂甚

適也或勸之以貴爲卽輒不置蓋公性喜蕭散而

盜服冠蓋徵逐之交卿秦中丞楊同卿侯司諫皆

周親相善時訪公公固匿避以疾辭亦無所報謝其雅致如此中年傷足不良於行脫而爲盜所苦疾作卒不起僅得年六十公有三千伯仲皆王孺人出常與仲子弘祖居仲子好遠游所至必探幽窮勝傾其獨行歛時之士然每結束行裝則有戀戀趨趨之色孺人察其意慰之曰吾幸健善飯足恃耳男子生而射四方遠游得異書見異人正復不惡無以我爲念故仲子足跡幾所謂州有九遊

卷八

墓銘

墓

其八者孺人成之也隱君不事繼齒其屢而復振所拮据修息者靡非謀室之獲已多泛宅之游孺人望衡築室令無垂堂虞季子弘禔生孺人宇之不啻出入腹隱君卒先一月謂孺人幸吾尊也若獲產勿得祝兩兒孺人不以爲治命舉田廬典分之甲子歲穀米斗百錢孺人命仲子出粟以治餼夫歲數十石仲子念孺人所居湫隘將改作鳩材矣孺人聞墓碑在風雨中散使覓而垣焉又撰祭

好數十畝倡族人享祀嘗有所感憤同家孫實之青陽張氏入門見其家無長物有素風則喜恭人躬紡績則又喜既而計部君自拭藤床恭人自進茗饌益大喜竟忘所自事歸歸而疽發於背俄頃竟尺醫云是疽非憤極不成非喜極不散今發矣當無恙後果然其虛懷服善議大體學士大夫所難也孺人有兩孫以學成列贅序孺人嘗同仲子之子卯孫訪之曰民生於勤勤則不匱今里媼之

卷八

墓銘

墓

織者無數而吾家獨以精好聞學猶是矣張山人復有晨機秋圖圖名公題詠殆徧焉先是弘祖遊華山至青柯坪忽心動歸而孺人示疾自此依膝下絕跡不出戶孺人八十爲徵作者詩若文以佐祝觴迨乙丑自春及秋侍湯藥幾廢寢食以身殉孺人勞苦之日無爲死孝吾從而父已晚矣彌留之際神識超然令妻壽母不已兼之哉嗟夫隱君不竟冠帶交而孺人虛其志仲子爲振奇之士多

林下風此如萊煩鴻妻雅稱倍隱可以傳免生幸
姻姑之詳具狀中銘曰

布衣之豪勳

九關豪聲不眠餘仍孫市交客滿隨朝昏乘車戴
笠氣可吞夫耕煩織素業敦不爲阜門爲鹿門幽
人坦坦真足存龍蛇既厄孤鳳善作善成胎鼓
繁寶慈寶儉合道言風雨如應雲雷屯半榮半瘁
同一根中分後合干將村管形勢變照墓門

李士集

卷八
誌銘

五

墓門

李士字漢陸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

余既爲亡友希知雲臺張公銘玄宮之石矣公有
遺文狀其仲姊及字漢公公子超越皆遊藝較負
儒聲問業於余即雲臺誌中從讀書吉州二載孤
也翁榘葬卒既久虛墓石若有待余不敢失亡友
之誼乃無辭操筆按狀公姓陸諱瓊字思佩別號
字漢世爲錢塘北郭里人諱基者生敬敬生華華
生政政生水村公命代若隱操水村公有三子公

李士集

卷八
誌銘

五

其仲也公生有至性入歲喪母孺哀踊如成人時
烏夷冠起水村公納婦雅於郭御身跳伏視廬舍
公登陴凝睇偵知冠退乃始敢進食既習章句穎
敏絕人以水村公不樂儒去而習計倪家言甫嘗
尸事水村公偕繼母買得其微心喪父如喪母喪
繼母如喪父時哀踊也撫弟妹備極恩厚蚤教伯
淮之愛長而初著非其意已公雖心計服賈而士
行丙夜篝燈縱橫百氏博洽如經師出與里中見

論難管屬廢去里兒以是日辦公會有殺人當道
者斬棄處乃公家匠也縣令騶呼適遇之無無于
適以誦公兄弟公微嫌中雪不數日而事竟白諸
兄弟人才公倚左右云江陵相當圖量田議起
公應縣教董其事下令以旬日報竣公側身歷陌
目送手畫不爽錄寸悍吏更不能難反優獎之公
自是始得脫賤吏與張孺人專爲家也未明起視
減糶率作視其勞者衣食視其下者先業益拓又

事本末

卷八

三

不規規什一常貨買人金數焚貢券一語許諾即
赤手焉千緡與之無慙色有於某驛廢公推其勿
子定於成立方某者欲寬宅力未給也而有遠行
託公市之公如約有諷公此美宅何不自取公笑
弗應俟方歸即推下馬降沈吏素德公欲以田園
賤售公峻謝之沈物而恤其要有加也王生攜於
嘗鑿陷重辦公捐貲出生犴狴不責報邑令陰遣
探訪按里中豪某某擬聞之臺使者操風重公德

望從容延問公爲權書廢二人於叔卒不令身人
知也其書書重書謂如此公爲儒不卒獨好與儒
者游蓋儒人能講公事嗚呼治具聞中若無實學
以是公項賢輩聞學益進孺人生名族烟肉割諸
詞樂實豪輩士而禽性俊樸甫迎車率即者新掃
得費舉人門乃易樵布操作而前尊章大事事繼
購買乘喜處始煙如姊妹和氣照暖佐公裏大事
聯合程範析產非公意尤非孺人意也當公主量

事本末

卷八

文

國事鄉胥縣吏以千指集其家晝夜旁午孺人爲
權牛致酒勞問勤苦人人滿意去歲時伏臘縣千
纔纔編躬炮甘炙以貽太安人撫愛諸弟時情公
爲經紀門戶故亦知伯仲得端意本業浸進貴顯
爲公既饒愛幼弟家溪君欲令治儒孺人曰是昇
而少神何可令獨困臺鹽哉佐公調護卒愈痼疾
他若逆外甥孤甥公倡義孺人無不應者檢核
管鑰嚴而有體督二子就傳伊吾聲不丙夜不休

諸人歿而公忽忽不樂稍縱意詩酒間時感無聊
良友之懷寔忽數年竟亦下世余讀恭知狀而悲
之然公夫婦可謂能行其志也內行整潔慈風穆
如使公生前代必首應孝弟有道諸科列端德於
少君孟光間又何挽乎手授佳種旋獲秬芒雙鸞
對翔兩鰲齊薦儒効彰灼斯其應矣公嘗有興作
巨斧斧從梁墮局衫中劃而膚理無傷無賴子醫
田於公追負官錢脂毒未帶至公所索蒙公飲以

卷八

元

酒出好言慰去之他所爭操必公益有天幸人以
爲盛德之報云年月姻婭具列狀中銘曰

冀之敬恭如友阜之應肅若頌唯德符如鼓桴以
鳴厚同敬奏山輝壁川媚珠畢歲歲澤不滄

許公之翁祖以家難廢著蕭然貧也自沈疇
人羣累類不受簪珥俾郡幕公用昌大而賈逐什
志意而寧乃大饒或曰人有必計躬自德作
人而之而非其所以造計之跡也家之精典必
內德相夫子以慈孝友恭而得全全昌有保之者
矣按狀孺人沈氏崑山里人幼有慧性父母憐愛
之爲擇快婿得郡幕公笄而歸許能勞能德奉事
嫗福孝類時許翁多宿逋收責者叩關而呼無以
應翁有窘色孺人謂幕公曰此家督事也邑養
之謂何於是翁漸減郡幕公請獨任通不及季季
以此得息肩家亦趨而不見若米每歲年意不
能無少望郡幕公周子無算而孺人實以福理婦
陰觀季婦無床第感蓋終季之世

卷八

四

言是月夫子遺缺許氏之友愛也則斯婦言更著
非家之祥乎孺人生子既壯不祿郡縣年婦艾且
疑孺人殊無意及嗣遂藉令孺人率於帷房之愛
不爲宗祏計即財雖與衆共之非所以長守富也
孺人則爲求良家子得同里陸翁女歸以進與之
相得甚歡已而舉中書君孺人爲解襟抱懷中屬
毛難夏不膏也時其寒暑調其飲食視其藥餌爲
之度管鑰者若而年自執傳而授室而孫子婚對

卷八

聖

而賓客酒醴乾饌無間細大孺人是供即陸孺人
無所加其愛孺人年六十七中書君徬走海內名
公若文若詩若傳若序爲母壽人謂中書君孝無
與比實母慈所感也孺人成其夫孝又成其子孝
可謂賢也已足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孝衰於妻大岳之後潛德有齊而室不
器而情不拂而慈是尤以愧彼仇難琢不玄室而
史爲之題

許作 鮑太孺人墓誌銘

故太保新寧許太穆公以純德素風刑于門內家
法之美爲當代士大夫所稱方其立朝已悼亡累
子而厥有氏之者其長公配鮑太孺人實以家類
代爲家督云嗟乎盛衰之際人所難處也文穆之
棄康太孺人身聞之哭當其哭實不以盛及其終
葬不以難葬以其能持盈故能定傾耶彼鬚眉男
子憑藉先寵至使其父兄不可以死者夫何論歸

卷八

聖

惟婦太孺人於是乎賢矣太孺人生二十七年而
許長公沒誓以死從絕粒不食文穆使保母諭之
曰殉死易撫孤難請從其難者太孺人執志不回
自經者再絕粒者又六日文穆呼天而泣再遣保
母致語曰亡子之孝類之所知也老人身半枯矣
而恐重憊之手有親不能養而遺以身後憂亡子
不顧矣今日之事所謂死重於泰山者也煩其易
慮庶存孤以安我太孺人迫於義孝極床得聞泣

謝柏進勸廉終三年不絕哭猶哀成病數瀕於死
至三歲歲生而自謂可弛於負擔也太孺人雖無
年壽有不歡盡其年者矣令甲節婦非六十者不
得應其以子貴胞封者亦不得旌太孺人格於令
身被旌也諸宗親乃私諡之曰賢節而不佞昌文
穆門下士且受交於長公者不敢不以文辭而誌
之日

太孺人者鮑氏名靜華撫州倅獻旌長女贈中書
令入許伯上之元配太保文穆公家嬭也太孺人

大父贈工部尚書李賢公與文穆交善爲婚媾太
孺人年十六而歸於贈中含公鮑故大家治裝甚
盛文穆雖通藉汪夫人猶然荆布也太孺人即去
綉紉以儉素事汪夫人時軋軋聞機杼聲矣文穆
公家無負郭仰奉入以贍宗親不足又耻爲句踐
太孺人目仕不家於官嬭豈家於裝哉出裝具以
爲三尊人資斧其知大體如此太孺人事汪夫人

昔年常一日晏起汪夫人曰日可中否太孺人自
是難鳴幽獨間寢汪夫人即汪夫人夙興莫能先
太孺人也汪夫人有若其索之不得或謂失之新
嬭所則戒左右勿復索太孺人聞之但謝過不自
制也後竟得之他所汪夫人服其有量汪夫人疾
太孺人承不解帶侍湯藥者月餘以身爲孺家人
爲之感動焉文穆携家宦邸既喪汪夫人令太孺
人與姊姒適司中饋時戒獲非素御皆潔凜率程
家無敢撓其政者每上食文穆必親滌器調羹不
敢假手侍者盡其慎也文穆既解相印歸益不開
家人事太孺人內奉高堂外支門戶井井有條每
嘉歷令節必集親知設宴隨與太孺勸酬以樂其
志文穆疾革顧諸孫曰汝曹有資毋我與而父俱
可瞑矣其生事死葬畧無遺恨云太孺人教諸子
最有法自能言即無敢以罵詈爲戲者能行坐起
無敢踈次先長者及其就外傳每傳意塾師勿以

姑息從事諸孤每望中暮歸或受荆楚必問所遇或以書法不謹句讀不習爲累燭危坐後旁課之必得當然後就寢諸孤有過必令侍兒設醜具杖跪而責之旁引曲論俾自知罪而後撻之每捷未嘗不呼贈公而哭自咎其不能教也諸孤至無以自容痛自懲艾蓋仲子已服官太孺人從之宦雖猶數數覘其言動嘗過如兄時諸孤恂恂如處子不隨其家聲徵太孺人之教不至此太孺人治家

卷八

法八

五

嗚嗚儼若朝典然嚴不廢恩擁一布被二十餘年敝猶不改然齋不廢施見道旁之枯骨樵之驛傳之挽幸糜之宗親之不能舉火者脫簪珥以助之有從叔祖碩太孺人屆期邀娣姒會塋或曰貧老而孤何當此禮太孺人曰吾知禮而已不知其他先是文穆公析諸子田廬太孺人不辭竊丘曰何如先姑懷梓時也太孺人持禮意甚謹妯娌嫌其神檢以莊見憚諸子頌師保奉之不敢失矣

王夫人遺書 七女皆以端操貞靜儀之

中婦洪氏者喪其夫

起居太孺人與居閨月輒感而自矢曰孺人再諫真禽行耳終不離太孺人左右京邸僦居相傳有妖祟遠官貴人無弗移避之者太孺人命弗移終亦不爲祟也太孺人素不佞佛當其喪贈中舍時所謂瀕於死者家人已治後事矣一旦不藥而蘇遽呼侍兒問曰適白衣女卽自何所來乃倒瓶中甘露飲我耶蓋大士默相云太孺人柏舟之節皎於冰霜動物感神不虛矣太孺人就養北征之傳諄遵奉遺訓預定化期不移晷刻幾於委順者太孺人沒時享年四十有八子三人抑太孺人之賢故自天篤要以文穆公之清邵若翁故太孺人式其儉贈中舍公之孝謹若慶建故太孺人習其恭而諸孤之枕經藉書若謝之玉樹王之青箱故

卷八

五

人言公之開古訓美影史其淵源遠矣是宜

日之青年惟識所持同於善者善亦得之懿彼賢

節豈與書期爲死者孝爲死者慈寄生之身捐之

若遺不則今之鮑太君與昔之鮑太君何修短相

越之如斯吁嗟乎是惟相門之女師

王母李夫人墓誌銘

李母李夫人之賢善婦人也其夫李公之爲人

也母李夫人其兩子俱稟慈訓以忠孝大節

名侍御微言懿範天下莫不聞至今而有王母李

太恭人者與之臣不惟三珠並耀二方競美大

陳泉於雄藩季公含養於比部其家門之盛世

之美與包氏同而微言懿範百年再見是固史家

之所當辨者况重以孝子之微言也按狀太恭人

太學孟康公之女母曰恭人其始嫁也王父爲

副馬山公夢鳳翔於庭厥明占之宜誕貴女生而

婉靜不凡女範女紅過目即脫口成誦腕手成剪

髮鳳山公休沐投以孝經內則諸篇及史書賢媛

事輒持記不忘心益奇之孟康公之游太學也與

嚴字王公同研席交善遂締朱陳之盟以太恭人

嚴字公之第三子是爲贈中憲苑林公敬美

之孫某不虛美嚴字公易本世業高自標置

里尤自屬贈公贈公口不言錢手不握筆自太恭
入入室則內政井井米鹽出入皆有記注減獲受
成鮮所乾沒贈公得以肆力於學藉藉輟校間謂
魏科可不拾而數奇與歎名心漸薄太恭人恐損
學生之趣時時慰解之又廣其意曰吾視君豈淺
貧者考作室子肯堂一身也且君已作達吾子安
得復爾於是贈公無厚業矣太恭人乃以辦兼珍

第八

元

而營夏屋修葺宇公義方之訓有過無不及焉太
恭人嫁時簪珥珠璣盡於修脯居然荆布妝飾此
鳴環盛飾間無作色謂佳兒可恃也贈公孝行無
與比太恭人善成其志姑憂孺人病額天請代既
已番絕得少延緩宇公困於焚券豪於傳臠太恭
人華鮮召客不聞焉既而宇公既貧而無憂生
之望以此至於孝奉尊章迎養母奉養人與姑養
人之歸何司理者恩禮備至贈公則逆所生愛

均也三公周親振窮憫乏惟力是視尤聞德所
難也次公癸丑成進士廷對服官季公賀已未成
進士太恭人各有手書以清白慈儉相勸勵凡
弟既免贈公之喪依戀膝下不作獨開想太恭人
曰兒以此爲孝吾少讀孝經不曰孝始於事親終
於事君乎憲副兄弟奉命惟謹是以單車就道而
不意大期忽至風木街悲憲副陳泉奔自鹿泉水
部衡文奔自象郡各以吳此簡書缺然含飲爲勞

第八

手

天之憾而太恭人以教子觀成君恩游被比於
包母之遭際有陰夷之異焉故含笑入地也余爲
諸生時與吳廣文者會文於贈公之家塾時贈公
猶未升稱爲同社小友去今四十五載而復與憲
副兄弟爲同朝爲姻戚既誄贈公而又誌太恭人
與蒲柳之未彫而盡日之難稱矣是宜銘銘曰
清淮世澤有聞必先旣叶鳳卜克成象賢名爲伯
母之婦而何以應衆之逢年名爲義方之母而何

以纓繫之彈丸舟方泛而燕擊鈔欲合而歸淵
包母者彤史麻王氏者青槐

卷八

卷八

三

余父視克顯事孝廉三載矣蕭然藁食不治家人
遺也泣謂余曰先慈陳孺人自爲文而爲孺人
事世而與貧俱何瘁也忍言逐貧而吾母之賢有
諸合文史傳多可書者吾母陳氏陳之先世有隱
德而樂善公多賢豪之游爲最著其家故不貧也
再傳爲東山居士惟不造事困於僮役產日挫旣
捐館家益蕩散不能守先世之舊廬孺人與寡母
形影相弔雖處艱危皆有以慰母意令忘亡者無
改度孺人以十五而歸我父外祖母張力不能灌
窺具吾母以荆布錫綺羅素翠中若有以自異者
無蓄縮吾父少即習買始採茶楮禹航山中嘗經
月一再歸繼以卑躬走吳楚間微殺貴賤實經歲
一再歸賴吾母持門戶無內顧即新聞助以繼
無室諸祖母鄒孺人性嚴下御子頗易爲諫詞
母莊妻有節無失歡吾祖治家嚴囑子弟使人

一藝無始旭耕者春者讀者走日中者食積動數
十者仰給中饋母惟髻操作入厨治饌咄嗟立辦
無廢事不肖既就外傳奉母誦如嚴君伊吾之德
晝於塾而暮於寢也有以屬句賞余早慧者母却
之曰勿以驕兒志即先祖父母舍餘相憐母益以
游惰戲淪焉誠無不慈歸孺人寢疾吾母舉伯等
陳更番入侍母衣不解帶者浹四旬每中夜起撫
摩扶掖親膝中禱久而愈無勝色母以故善病滋
哭余祖父成疾不治彌留之際從容布席從床褥
間稽首以不肖屬伯父母曰陳氏書禮在此子矣
此子也才惟伯氏之賜子也不才惟伯父之望願
卒子之乃命不肖跪而進杖不肖伏地泣不止正
色曰死生命也若不忘吾言吾且不死哭泣爲於
是以三篋授吾父其一簪含飲喪服具也蓋怡然
安順無怛化孝廉之述母大畧如此而痛人生
歟後可悲可憤之變尚難更僕數也中壘蔚宗新

孝類賢母何讓馬陵乎祝公父子世年什一而
人獨信詩書之可以亢宗庶幾哉斷機盡裁之流
且於寵辱死生之際有士大夫所不能自持者孝
廉之不醒窮亦猶孺入之遺教乎孝廉又泣而謂
曰昔吾外王父樂善公與吳文定交善文定嘗爲
修譜而顏其居曰潯陳世家吾外父死且不朽余
何以不朽吾母非一片石哉於是以狀授余余讀
之不勝唏咽蓋三輟編而後竟嗟乎祝母之下世
初至二十四先慈以三十六其貧率同短折又同生
無五鼎之食而死有半通之給亦何解於中天之
恨哉惟是孝子之請不忍虛也乃叙其槩而歸之
曰
若或膏之富壽而康其身則殊若或昇之端淑而
減其家則祥身之殃歿則已是謂女中有顏子之
祥子之歿至母之歿無形史

卷之四 賈公集

朱方之有賈氏也陽夏也有謂也汝南之有賈氏也
賈之有承德公也東之有邵公謝之有弘微也
名學文字知朱別號靜吾仕爲河南都閫幕官
其好也而自以孝友獨行顯公祖曰封王事賈
公錄父曰江西按察使澄庵公邦泰澄庵公篋仕
爲莆田令邑符中後嬰城誓守而歸其奉人公
母鄭安人卒於途公時方九齡哭踊如禮已代滯
處公居子舍事封公封安人備極志養當公遊南
雍封公諫之勿作少年遊公應其訓壁間以巨石
支牀簾不一窺枕業歸而受家東益食淡茹苦盡
慮世家子習氣以是當封公意而澄庵公亦藉公
無內顧憂已而封安人封公相繼卒公哀毀幾絕
如奉怙特爲勸斷酒肉者三年其居生母歐陽大
吳汝南澄庵公諱皆然澄庵公官遊在千里外公
同關定省往來策一瘦術津人候吏初不復覺

家語中載公事不立特澄庵公孫于意亦
新許於祖受澄庵公門間侯怒小聲即復及
公死後公之妻澄庵公曰喜謂全剛毅若輕物
二十年公特謂如一日且謂諸子曰吾非爲爾
乞冥福也無幾聞悉見黃腸耳其純孝如此公
兄郭濠舉任達海縣學士得公片言輒解公
價易紀無城府及周族導親舞趨天多不敢繼其
楚體質族之大甲於江南而東乘米修公慨然任
職之冰沐洞源達如鏡焉性好施子尤效於故舊
故舊子弟多倚公爲外府至屢瀆不厭戊子巳丑
袁汝幾公倡諸兄弟大賑里黨所全活不可勝計
他第貧而不克藉者負而不克償者名山梵宇之
宜復者費官廳地之宜飭者不繇勸諭觸目動
未嘗不以爲德亦未嘗微以爲福也公雖以親
重貴冷當子指婿家難備者辛卯而實不樂居
則生達歲人所慕洋爲編紀者所設或併其

不知之者聞之而喜耳召客客至從輪贏飲
遊乎林實以巨觥貴顯清座斯廢如雷語
賓且怒不淹時人亦無怒之者公晚年遊於道
嘗閉戶演習滿百日始開關紫光奕然在其大宅
雅野寄遊以過魯遊岱嶽以奉使適晉遊恒山以
重轡中州遊嵩少如禮九華登泰和謁武夷溯
早振策果擅涉危踰險皆少壯人所起起冠取者
必有從衆暮較湯琴鬚雪袖庶幾一過嘗夢入

地邇近數老人題詩滿幅覺而誦之飄飄有凌雲
意疾筆時揮手碧落猶以未踐衡華爲生平缺事
可以知公曠懷矣公生以嘉靖壬子歿以天啓乙
丑得壽七十有四元配華安人有賢操助公起家
者也子三人長太學生懋元次南京光祿寺典簿
懋亮輔以大早恩進公階者次太學生懋亮側繼
繼以大四人孫四人孫女三人嫁娶皆名族皆懋元
行實中元等既葬公荆城塋祖塋之大而以墓中

石見屬朱公坐長巨漕大地高華展琳嶺之足
日大猶輕千里也乃知足其年馳玄龍歲僕躬必
一專氣致柔如公可謂善學道者若其孝友之厚
揚之愈芬爲公子姓者麟祥鳳舉皆迤邐萬石家
風所貽又不超遠矣是宜銘

銘曰籍登散吏儒証列仙身超物外意象帝先雲
臨陽城友愛比肩皇人憲下白傳池邊鶴居爵曜
嘗觀洞大還既熟捐小年吾銘其官永不謬

卷之三

德惠
德人

藥

大學
卷八

汪之先蓋出魯公之後自魏川受林散居江左
有閩人在漢時則有若龍驤將軍文和在晉時則
有若司馬叔舉在唐時則有若越國公華而其自
唐虞遜巖鎮爲巖鎮甲族則宋孝子時揚始著聲
揚有二子皆舉明經定元巖鎮之宗詩書孝友之
澤所鍾來達矣十三世而爲竹塢處士處士有文
夫子二人虹山君其仲也君生而沈靜切不好弄
番君從師受費易同舍生間以娣姪業君恥與爲
伍同舍生易之私相命汪氏子獨善臥耳何不能
致而穴壁窺之則挾策讀書甚莊同舍生遂羅羅
君不敢以仰進弱冠博士弟子試報先其曹偶有
司恒錄其文以爲士的公益潛心竹素紛華無所
好遊閒無所接斤斤如也先是處士公好任俠義
用中落會幸弟蚤夭按大宗法當以君爲之繼
不可曰吾母晚而舉某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

卷八

五

卷八

五

不能五鼎養養水故不之而以利達親也處士
其志乃推猶子以嗣之君處貽膏不自潤而鄉鄰
贊銀千金于是藉藉孝義聲重里中矣君有伯氏
以牧息轉輸爲家督母夫人氏嘗念其勞因蒸
棗諸子婦咸在謂處士公曰大兒非余所出顧其
佐夫子冒霜露遠服賈吾子安得與等異伯氏
當割其肥以不干平之處士公曰吾家齋業賴神
而引長之安得左偏右賈以驕後人志矧吾生攻
苦茹荼不得與冒霜露遠服賈者等乎伯氏長歸
稱善而處士之配項孺人猶悒悒不自得君心識
之當析產時母夫人已捐養君焉田薛之誼默承
母志焉識者多之處士公嘗做司空表聖治生墳
子環山之麓且開丙舍其旁爲家塾時以勝日策
杖往憩聽伊吾聲而命園丁蒔松種菓君則親爲
置錯執爨以進日暮被處士公以返以爲常及處
士公沒君復挾書讀千墓側風晨雨夕悲感同舍

同舍友不為語云君試于鄉者六王司數
 彼乃嘆曰吾始不五聘養今而後知不五聘養
 唯貴人所云敬養子孫以忠後退讓難復難我者
 于是手稱名儒家訓與先代格言與于姓相畢書
 凡若干卷藏于家里族有相構者多取平于君君
 不自為倡每當羣議既定輒理前語曰某某議是
 聞者心折雅不喜為豪後衣不重絲食不兼味至
 於拆窮結客豁如也君所錄經書子史皆成于手
 有法大類鍾體而不以書自名語曰知希為
 貴君之制行迹之矣君生于嘉靖丁亥八月二日
 沒于萬曆壬午八月二日其沒也前知大期曰以
 是日來以是日去蓋截子所云無恒化者殆是乎
 得壽五十有六子四人宗傳宗周宗魯宗榮孫十
 六人玄孫三人多費序之者女一人適癸卯舉人
 九月廿七日奉君與元配曹孀人
 令葬于龍里桃林場之原負坎向

徐通者榮之生母而宗魯與余游談藝有
 行業自樹能追述君德言懿行不墜先美余故不
 辭其請而為之第第曰
 以天合者棄壁而趨錐刀為親離裏為疏君雖不
 傳于奉徽而愧彼絕裾吁嗟乎斯史氏之可書

劉氏吳孺人墓誌銘

主氏之教余以使事至舊京時齊魯方用兵取道
河洛過睢陽讀大學劉子瓚制義灑然異之劉子
願交東南名士因以高子應舉席結社相得甚歡
無何劉子喪其婦母吳孺人走使雲間徵余爲壇
志讀其所按次行畧蓋一字一淚也嗟乎嬾人之
德不著於閭外而鴈鳩小星流徽千古非孝子能
言作者何以殊焉余感劉子之孝情不容辭劉母

墓誌八

空五

吳孺人者故教授劉公之室教授則衆知劉公之
子贈公之孫也吳在栢城華胄綿綿世爲甲族
國朝有名柳者始以詩書起家爲山東學憲再傳
而爲景以隱德爲鄉里所推自景四傳而爲西溪
公以饒財好施爲遠近所歸孺人則西溪之第
三女也母張方姬時西溪公夢宅中層樓上座有
濃指張氏腹喜日是必產佳兒已而果生孺人
公又喜曰是必適名家子因擡眉懷孝母而

其便以爲家微孺人生而穎慧幼而承家西溪

公心奇之數有議聘者不許也是時劉太公亦
教授君擇婚對會西溪公遊於睢陽交相善以爲
德門世親無若吳者遂委禽焉又六年嬾於劉庚
辰泰知成進士令泰喪妻有年清泰人爲繼有喃
哺聲贈公慮勃谿止孺人無赴濟孺人謝曰所不
能事嚴姑者孝嬾之謂何怡色下氣調羹問寢辭
有節容生二女孺人方因小姑以修嚴姑之歡乃

墓誌九

空四

侍兒有譏謗其間者孺人但受過不置辯久而滑
泰人與二女皆賢之無間然夫教授公遊道廣賓
朋益進每文士徵逐間徵歌姬伶解孺人以巾幘
爲勞教授喜出意外其知大體如此教授公既補
博士弟子員稍俟計然之策孺人脫簪珥無少新
教授公以所得復爲治奩具孺人固止之終其身
不兼珠衣不綺殺惟儉是寶耳顧念贈公泰人
不兼珠衣不綺殺惟儉是寶耳顧念贈公泰人

自靜居室誦經虔禱謝免身得雄若有陰祐則
 大學云參知政事臣職以家督倚家授公公方
 向學有難色番人從容請曰行者報國居者勸家
 進展臣子心君何辭焉教授公之收族振窮克威
 衆知之志者孺人助也衆知既歿里中豪猾群起
 覬覦文學無字日孺人且憤且悲與文學相依爲
 命朝出而灑淚以送之暮歸而含淚以訊之幾欲
 奮身告變其惟孤愛子天下無有賴貽謀無蒙事
 竟得直文學方攻苦下帷數冠其曹偶冀申一日
 之養而孺人長逝矣哀哉又言孺人童時西溪公
 不戒於火孺人見巨人提之烈燄中在潯官衙書
 有教化美娘從壁孔出跽床燃燈照孺人面孺人
 危坐不爲動其性尋滅晚年頗奉西方之教然不
 爲福田因果所愚也孺人嘗自以嬾道內夫家外
 父母家既施及劉宗而以其餘力賑災之急若
 校若折券克昌西溪公之後云雁之稱閭門雍

者首孺人有以也嗟乎如記所書賢槓不充房
 之愛需弗能割至猶其夫之宗祏而爲若教
 鬼者何限若孺人屢遭宜男克觀肯播者豈不
 女丈夫哉孺人生嘉靖乙丑十一月卒天啓甲子
 五月壽六十有一姻姪之詳具狀中不具載銘曰
 娶次家人長舌爲病以驟止露坤道其順綽彼聖
 善動叶女師何以勸學贈珮之恩何以繁類比心
 爲斯屬毛難裏恩斯勒斯克崇儉德不主小惠在
 滿若冲在險若夷陵谷自變安貞匪夷泉臺劍合
 連理樹滋徽音不泯悖史有辭
 門人 徐士炫
 許 鑒
 客臺文集卷之八 終

容臺文集卷之九

華亭董其昌著 家範庭輯

墓表

通奉大夫正治尹光祿寺卿屬公墓表

公諱延光字子卿學者稱爲斗垣先生其先世秀甫公以孫章人爲勸陽刺史子義婚於靳因家焉數傳而爲粵西平樂郡司理梅軒公是生贈左方伯三望公三望生贈左方伯虛吾公則公之考也

墓表

一

公生岐嶷有異質弱冠爲督學錢塘金公所賞識食既廩屢冠多士萬曆甲午舉於鄉辛丑試南宮成俊士奉家諱歸旣免爾尊人喪甲辰

廷對授大理評事會鞠巨奸獄有勞增新賄免公拒之竣時襄陽鄭冢宰爲大廷尉以此知公深相結甫筮仕疆直聲籍籍起歲丙午奉 聖書典點試文獨雅馴多得名士已推計部稍遷望郎幹濟在輦轂惠愛在齊魯歷城大司農趙公以所司章

奏倚公非同引重不及此出守金華金華故

好訟公爲心法比剖決如流衆無留牘下車之日

酒家四布爲訟者吾停無何漸罷市去而他郡質

成者短集於庭武斷有懲沉寃有雪溺女有禁義

倉有儲間與子裕講學稱詩訪蘇穎濱之裔流落

於妾者哀其遺蹟勸之貞珉請置守祠守塚生大

非俗吏之所器已浙重會省過杭守缺銓部疏以

公移治杭妾人聞之舉廢集衆請留賢守者無慮

墓表

墓表

二

萬數 當寧爲狀還成命近世所罕見也辛亥入

觀臺省舉天下清廉五人公首之擢本省學憲秉

公特明抑絕奔競搜奇拔異不主故常若姚江黃

侍御上虞陳黃門或謙王於在璞或賞音於焦尾

竟皆爲名臣與公較熙所首舉熊中丞楊吏部者

相類蓋鑒藏有素也公自離郡後復以試士臨發

妾之民扶老攜幼有處驩迎填街塞陌幸復睹故

使君風采想見史書所書黃穎川郭細侯故事爲

不誨余者。余亦不誨其子。而浙中至今稱名學使。
曰。前有某公。後有某公。公者。青江紫溪先生也。
兩辰。某公。某公。已得。青江三臺。願請爲本。有
某公。公。已。年。某公。某公。通。建。平。運。道。之。根。罷
吳。贈。某公。之。任。人。規。德。之。請。具。大。學。士。沈。公。碑。記
中。已。未。晉。山。事。某公。使。使。有。方。困。於。軍。興。與。墨。吏
之。股。削。民。其。難。如。矣。公。至。身。所。彈。治。多。所。平。反。而
功。最。鉅。者。在。定。庚。辛。亂。之。亂。先。是。大。中。丞。趙。公

其手解校便之溫台等郡通賦公酌通省之通哀
多蓋寡公私咸賴長與石令爲盜所乃有駕言今
之族人者公曰此屬利在遠地方之責耳卒戮罪
人以報賢令事聞於朝奉 旨廟食公於左轄中
資望獨重方議伏鉞顧有尼者僅得平進爲光祿
卿嗚呼罪璫警楚乃發於礪公幸以完璧歸而大
期忽至天不可問矣哀矣公事親有至性南宮入
棘忤忤心動欲委卷而出曾太史長石共關舍強
之終事已家鄉至而尊公悃館即公心動之日也
自廷評至左伯凡 恩綸貽贈者四風木之悲終
身不解至如建家祠拓義田贍宗鄰之困恤布素
之交殷念維衆臨其利葬有問政者不作寒蟬文
學後進或助其羽翅或出之階穿不任受德也公
頽驅至立神情高朗本斤斤禮法中人顧負俠士
之槩意氣軒軒肝膽洞豁於孝悌所論談交勢交
利交乍暄乍冷乍盈乍虛者痛心疾首遠之若沈

也武庚楊公諱之有云汴汴子項似黃叔度高志
正義似孔文舉善善同清惡惡同濁如范孟博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似杜季良排難解紛似魯仲連
可以託妻寄子似程嬰杵臼誠心直道似司馬君
實愛人喜施似范希文言實錄矣不佞昌無似
不知何以有當於公公嘗以贊毀余者以爲其人
之善否又因以爲其交之親疎馮敬通云天下有
一人知己雖死不恨公則是已而恨無能酬公之
厚意也

墓表

五

治尹光祿卿周公之墓

僕太公墓表

墓表

墓表

六

夫德鍾育年卜昌五世當其儲祉既久含章敬光
則必有偉人締結其間以續前休而開後業要之
以孝弟爲本今中州侯太公其人哉太公之先祥
符人也其自祥符而徙家商丘者爲始祖祖成成生
英英生滑滑生顯顯生和和生贈進奉大夫進娶
王夫人是生太公太公生而穎異七八歲時嘗從
長老行田歸通奉公問狀長老無以應公從旁占
對歷歷明了衆共異之既弱冠日記千言腹笥甚
富數困於有司弗售也通奉公倦勤倚公爲家督
入課農作出應踐更供子職惟謹而是時公之長
君光祿公玉立神清公之猶子太常公幼孤育於
公頭角嶄嶄非凡器公自念既已不得竟學成吾
志者不在子輩耶乃一意教督人師乎有館經師
乎有修入其庭聞伊吾之聲琅琅四壁於是光祿
公以己丑成進士奉常公以戊戌成進士而奉常

父子侍御及太史公以丙辰成進士三紀之間簪
裾相望文章氣節皆極天下之選中州稱鳴珂里
者必首侯氏知公之持操家政者非獨併子職而
已也公長身豐準望之知爲福人其孝友亦天性
也一游燕邸忽趣裝歸重跡七日抵子舍凡三日
及於舍歛古有畫指心動者因公而信焉居母王
夫人喪哀毀踰禮繼母喪亦如之太常公以御史
奉恩綸告墓公泣於廟蓋自傷立孤之難又以

東平縣志

卷九

七

痛逝者不及見也父子叔侄同飲饗二十年曾無
畛域奉常公今寧津公一姓省之不今驛傳知旣
按甘肅有罪弁持幕夜金求脫叱却之亦卒不言
其主名異時封公以無官謗故少義聲公名檢自
飭絕去干請郡邑大夫有終任不識公者即學官
以尊價請勉一應輒不復出士論重之每謂家以
勤興名以儉立晨而起夜而息恒有常度至老不
渝食不兼珍求更屢流有以修息之說進者謝却

之墓於三廟周禮具平生知故振窮憫乏特以奉
大者不可廢紀唐已亥郡大水癸卯大饑官開倉
設賑不足公前後輸粟若干院司守今求其門閭
橋梁道路之費歲以數千緡其著者曰包家橋水
池鋪曰大堤而蔡家河更鉅施及國邑矣至其坦
中大度不修舊御微時爲里中無賴子所窘既貴
或理前語動色相挑激公者爲弗省者其度量如
此先塋有吉地以次而屬公族人力取之通奉公

東平縣志

卷九

八

有憤色公曰幸非異姓又何嗚乃別有行營而與
形家言懸合厚德之報也公年八十餘微疾而化
邑人巷哭曰太公沒矣自今以往紛爭孰平危難
孰拯津梁孰繕饑荒孰賑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
社者非耶大學士少師何公許公謂修謹似萬石
君愜愜似陳太丘恪似王彥方家政出類神諸
名家之右可爲黃錄矣神搜神笑之解孝也曰卿
大夫之孝謂之譽譽之爲官名也太公懿行當受

顯名而太常公親撰傳神寫照千秋不朽光祿公
又以其昌年家子舊史氏當載筆以從諸作者之
末輒不自揆而表其大者如此蓋以成卿大夫之
孝云

卷九

九

蘇副中涓吳公墓表

友人黃大夫長卿以鴻司記視余即余同年中涓
吳公爲比部時事也公未第時夢嬭人爲夫訟冤
自稱陳伏案語刺刺不休咸可記憶及入鵷署每
宣言於同官居無何而勸州陳揆見告矣陳獨者
大璫矩兄也悅嬭人而殺其夫并殺其殺夫者以
滅口嬭人擊登聞鼓哀籲綬騎械致於州州長璫
稱北虜掠去事遂發郡所爲伏案也伏案者立案
之義也廷詰嬭與夢合於是權璫束手而獨賞大
辟舉朝異之嗟乎孝嬭銜冤東海赤地公爲烈嬭
雪譬鬼神向告之矣何陰報之渺悠也余友陳懿
卜山人從公於官邸可五載每歸則述公之奉冊
汪太恭人之孝敬無與比大者兼子小者景讓退
公之暇歌呼啼笑不異嬰孺公守克遵危疾克人
稱於神神以隱事告謂是實請以身代毋者當弗
藥則公十歲時以起母葬人於壘死而秘不語妻

子者也公沒及期而子承古徒疏走薄上牒公
忠孝大體以屬郵史余重公不得辭吳爲泰伯之
裔自唐等相少微公居敎有俊公者自城徙鄉三
傳而爲吏功即午川公是生贈中憲見川公公之
考也公始爲諸生即以文行壓曹輩戊子舉於鄉
甲辰成進士乙巳選刑部山西司主事戊申晉本
部福建司員外巳酉晉本部山西司郎中庚戌擢
兗州府以賑政稱最

魏航

十一

天子賜金褒異之癸丑上討擬卓異是年惟山西
學憲未奉命兩臺交章請以憲副守濟南丙辰中
議量移蓋先後爲盡力吏者十年云公之在刑部
也多所平反稱文無害故事官山西司者一掌篆
箋表章奏於是乎取之歲約數千緡前司冠奏而
獻之輸錢入內帑而紙役如故乃以富民應紙無
正額高下在心值宦寺難其事始末取全王
且立傾公制然傷之草履請留贈銀卽內廷反汗

魏航

三

不虞其難也已從大司寇姚公沈公以聞得旨
罷無論三輔之內歎若更生而彰主德慰民困
言利之臣有三善馬名籍籍起已公守兗時四配
子孫食餼於射官者僅二十人公請如郡例廣數
四十著爲令兗有顏子應滋陽縣因之二百年釋
奠於顏子公曰此非禮之禮也春秋大一統今關
里在贛而以顏氏爲一邑私吾所不取竟改正之
士大夫始而詳既大心服其得體魯公貪宗惟祿
是仰而祿取之他郡多後時嘗與守關公疏其貪
者先應之終公之任稟約束惟謹沒上縣雙廟集
自宋時稱盜藪其渠魁張臨等糾千人據之百餘
年吏不敢捕嘗支縣捕者勢張甚公一夕坐堂皇
驟集丞倅率民壯千人夜襲之獲渠魁二十輩夷
其居他置不問群盜相戒不敢近兗境公爲郡以
察史爲首務騰邑令張惻惻史也有殺令者傾之
幾中考功法公察其誣爭甚力得免愈臺令某

司馬遷傳史伯之公公狀無所隱以劾去監司
御史臺御史伯之公公狀無所隱以劾去監司
鹿之不能奪也泗水與史李茂春者勝力遁入公
所使縛次上鉅盜者也監司誤治以罪公保持之
楚黃張中丞開募遼陽因公得李尉檄致麾下會
卜鬼入寇李尉力戰手刃三虜張公薦於朝謂可
建大將旗鼓則公不茹不吐之槩也滋陽孝廉龔
至道爲弟任殺人罪蓋有伴心焉識者念入之非

李士集

墓記

三

實出之非所以爲名十年不得次公曰殺人者死
有其弟在矣即出之鄒縣李文光通輕俠結守長
久橫里中公至文光不得開心動走匿五百里外
忽若有憑歸而執法豪右服栗職則進諸生談藝
勸學士蒸蒸變舉於鄉者二十七人且三居經旨
竟前此未有也至於拜火火炮擇水水止詛覲連
赴海死以今語古乃知風可及潮可射鱷可往神
可感不虛耳公之爲憲副也會

夫子賜福滿田轉於東省者二萬頃諸上書陳不
便者甚衆有旨宗田益急公議以虛冊授王而加
賦通省以爲租入便於是福使以履畝來不許以
徵佃戶來亦不許福使怒後以嚴旨來禍且不測
公持議益堅福使俯首受租而去歲以爲常乙卯
大旱人相食公條議掠荒粟甚設得粟十餘萬儲
賑東省賴之兩臺方以公應卓異而一二府道疑
公忌公者共害之矣惜哉公念乃祖廼功素愛金

李士集

墓記

三

陵山水因卜居秦淮御板輿爲終焉計而太恭人
疾革不起爲臧性之毀未幾公亦隨之所謂死孝
者也計公筮仕以至陳臬其孤立行意果斷不惑
所至聲績卓然名臣他人得其一足以有立而顧
以得官諱君子是以知任事之難也公軒舉英英
髫髻如戟議論慷慨肝膽傾盡嘗訓其子承古曰
陽德不如陰德報恩不必報讐蓋生平無詬語長
者之言也以故承古述公涉世之際不勝憤痛余

皆存而無論其大者如此公名汝顯字養微

者稱爲中涵先生

舊史氏曰陸士衡有云廣樹恩不足以敵怨爲政者將敗料是去何怨之避乎而宋世沒沒恒以官殉亦是慨也不然疆直自遂如吳公假令在神爵五鳳間即趙韓何多讓哉

魏

五

廷貴時魁公墓表

明之自初而盛在成弘間是時吳中閭人輩出大暢厥詞而主盟風雅替裾與常布實分厥任以詩品爲甲乙公卿大夫且羞稱折節何論儼士惟賢者不爲整頓之通則幸矣故老所紀沈啓南最著而與啓南竝起者惟時魁公最著時魁公者今官贊孟常之高祖也生而韻慧絕群從夏侍御良齋受尚書稱高足浮梁戴恭簡公董學政以國士

卷九

六

遇之乃數試棘闈輒弗售公狹小佔俸而雅意千秋之業遂肆力詞賦詩篇一出歷其宿老同時若徐武功天全李太僕貞伯邵文莊國賢趙觀察栗夫楊儀部君謙姚侍御公穀馬比部清癡祝京先希哲桑柳州民悍皆有倡必和有會必書流傳藝林稱爲韻事而尤善啓南翁啓南居相城之東公居城濠之北相思命駕如稽呂詩筒來往如皮陸蓋公所居有非屏非障而雲烟飛動四壁者皆啓

之願其國可知也與吳文定爲青衿之交嘗以
會舉其期之後文定在禁林公寄以詩曰殷勤寄
與吳官論老我連勝地不田夫以乘車戴笠之服
而不爲結綬彈冠之喜覺巨源絕交書亦爲多事
矣與王文恪論交在其擢第後登莫釐峯宿華嚴
寺杖屨兩兩擬於謝詩山陰之會文恪在中書公
以子陵臺詩寄之文恪悟其意答書稱謝訂入林
之約已而文恪解相印歸不復入城市終老於具

蘇表九

七

區之演蓋以洞庭爲客星灘示不食諾云王端毅
撫江南公以諸生上詩有兒童走卒知司馬白日
青天見仲淹之句輿論以爲允愜後中官王敬發
升王臣與公許奏憲席筵二人以謝撫臣公復
有詩志喜識者曰此石徂休度履聖德詩也弘治
丙辰膺貢試次廷同試者幾千人則明楊太宰守
此董試事以公升其聲價逾重戶外高軒常滿
公反厭苦之從風雪中策蹇遊玉泉諸山題詩是

蘇表九

大

有身請故人
署曰集虛齋
之志始終不
虛日來有自
卜宅兆內行
之詳具吾鄉
諫文徵仲皆
許公曰有奇
周旋諸公間
詩之外矣公
承明著作之
百二十年而
體百年旦暮
不知其人視
人不然以李
爲身請故人
署曰集虛齋
之志始終不
虛日來有自
卜宅兆內行
之詳具吾鄉
諫文徵仲皆
許公曰有奇
周旋諸公間
詩之外矣公
承明著作之
百二十年而
體百年旦暮
不知其人視
人不然以李

其能致感者斷不重平官贊以危行觸權璫引經

錫秩類

天子神聖號美璫召還率府與王端毅事相類公解顯於地下矣余故因官贊之請而表之曰明廷賁時擬姚公之墓

墓九

左

大司馬馮忠襄公墓表

大司馬馮公薨於官

天子爲震悼輟朝曰是惟我

皇祖所遺不二心之臣勛勞夙著追卹之典其

從殊厚於是禮曹銓曹起曹各以應得恩例請

上於額祭有加特贈少師薨如一品制給水衡錢

遣行人教其事閣臣以謚請欽定忠襄按謚法

以死勤事曰忠因事有功曰襄名稱其情榮哀備

墓九

子

余長公金吾朕鑒貽書昌請表墓門之隧予與公

同舉於鄉四十年中或難或合蓋彈冠掛劍之交

也何忍辭公名嘉會字文亨自號履亭家居河間

府之連城村自曾祖能始遷於宋家左村能生大

宰大宰生仲子宜配黃氏曾祖父三世皆贈太子

太師曾祖父母皆贈一品夫人始以孝弟力田積

德於陰而卒沅厥宗竟無孺也公生而穎敏有

性髫年時問伯中書二見而奇之曰此公輔器也

現也。伯先處者，所許可人，以是共奇公。公
開伯登第六年，公亦著武若呂度之璽王祥云。公
公業備不願，願得謀公學，不以食貧少挂公沉。公
經史潛心大業，試輒冠其曹，稱學使者授之。公
以佐二親，潛而餘以責同儕，謙之須籍籍，推
以。小馮君不容口，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初任
爲冠城令，經術餘吏治，以循最聞，奉贈公諸歸，既
竟，除華陰令。華陰關內之瘠壤也，無華實之毛
子。集 卷九 三十一
而有輪蹄之困，蓋登太華者，廢至民亦勞止，公爲
立法調劑去甚，去泰賓至如歸，以暇，群秀子弟與
之談，經術義彬彬，向學華陰，自是比於齊之士鄉
越之君子，軍蜀之文翁講堂矣。乙巳，丙召入
西臺，慷慨論列，不避權要，建首投書，御道其辭，詩
即幼當事者，通夷落，羣先後四疏而叔苗之患已
盡，洞於十餘年之前，其淵識如此。按部三東，風
岳岳持大體，不小苛貪，羣之殘民者，黜之，猾吏之

舞文者，法之至，有以刺之之心，掩賸昧之語，使主
上輕朝士，爲不足任，舉朝論爲不足信者，公所深
絕也。謝安要因未嘗輕出，以市恩，其幽滯可理者
即予平反，無左右顧所司，有求生無憾，錄平反釋
繁錄皆一時實政，可紀云。故事按臣，巡方歲餘，周
行部內，即得代去。
神祖末年，逾期見格，公遂以三年淹不勝，陟岵之
恩，既得，請即就終養，而終黃太夫人之世，戀膠
子。集 卷九 三十一
下帷宅憂，禪除
天子召還，理營務，議招募，議訓錄，議簡汰，禁伍爲
之肅，清晉太僕少卿庚申冬齋
孝靖徽號於澶州道，經冠邑，邑人扶老携幼遮道
留連，車枳不得過，發懷舊恩也。辛酉，晉大理寺卿
繼撫中州，時西川轉戰，榆關戍守皆仰於中州之
兵，公曰：「不備不虞，姦人所爲，生心也，設不幸有
戎猝發，何以應之？」疏請募義勇以實行伍，而省

宋開約以一日四起會齊東索之急故鄧勝首難
不待期會本謀既露潛迹相窺得當即發惟中州
所在殷情見伏鳥獸不煩血刃及妖黨敗亡群逸
而西將有風馬於汴者於是東黨夾門揚旌河清
枕席過師執訊獲鳳事具楊直指叙功疏中吾李
廷雖以少司馬總督宣大時諸實事者重榆關則
急籌餉而宣大將士雲集月無糧枵腹欲謀公為
請於大司農應時散餉繁庾呼者會虜酋亦以
多賈歲貨敗盟有辭憚公威名誓服不動蓋公瞻
於古今兵畧九塞情形所彙有萬變真船及名世
奏議諸編故其賞權應粹斷而不惑耳丙寅春受
簡備戎政時叔首人犯降大徹於通關奉有討
大京之命星馳赴關值

王公之臣謝事且去公跪於朝曰奴方桀驁何
所創而帖耳就我哉非情也以款自愚而忘嚴守
之備非計也克還王公於本兵耦俱無猜卒賴其
鎮定以有錦寧之捷上將決勝之奇大臣推賢之
義兼得之矣公居邸舍以老蒼頭自隨雖長公亦
遑歸屏跡遠嫌故父子不及為訣惟以賊遺君父
之則風志未酬為恨嗚呼忠矢捐館之久忽陰
四合電光狀兩群鳥飛翔東陽上下都人士共異

又觀唐去京師四百餘里亦於是日連雞警
聲聲相援古所傳大星殞空馬驚者豈虛哉公以
厥功成叙勞者一以苒鎮淮南之捷叙功者再凡
兩廕執金吾三任子入曹監初晉太子太師再加
柱國近代文臣所僅見云公願驅傳貌吐音琅琅
舉止矜莊神情朗秀不以冥冥際行不以昭昭信
節與人交城府洞然而坊表屹若趙清獻告行事
於天知韓忠獻不銅人於盛世正直忠厚惟公實
之無愧色耳朕鑒博雅好修有父風以廩生授錦
衣衛同知擢次行畧辭斐而情悲能識其大者仁
者有後信哉敬披淚而表公之墓如此

韓執

王

大儒清高者事表

余嘗讀宋吳文肅公狀謂公之高曾世修處士行
以平糶為惠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果生文肅公
以開吳云後公十四代而有滄菴君神何恂恂好
修不墜先美也君幼有至性穎敏絕人從厥考理
問君聞餘姚王氏學已知向往於里中豪少年翁
執聲色之好弗喜也自署曰滄以見志既入成均
習游當世賢士大夫而其意益廣曰刻帖俗學不
足學學求濟世耳不能濟世亦且濟人凡凡伊吾
何益稍以心計恤其素封之資家以大起乃務發
其積以濟親族之急嘗築室廬百楹以居子侄之
貧者死不能葬君為卜塋域以安之先是理問公
以君請歲捐錢三百緡為德於族君當官而目加
拓馬葺宗祠者一建楊渠者六鄉良家女之為妾
而遺厥父金者一舉其家令母孀子者二既殯
獲而遺歸者四游白下游得李游雲間後先得

是歲所活餓死者不下四五千人而君之願朱始
 滿也晚而喜釋氏之學嘗曰願居士禦家貨於湘
 流示明善善場公帑以放生吾東而行之散吾世
 之所積而不沒先君之財吾之爲德如是而已君
 爲放生臺曰生生其沒也無恒化或曰有異報云
 太史氏曰新安朱子之鄉也士知有朱氏學不知
 有王氏學又何知天然古先生且夫釋氏之言施
 也吾教之言惠也今出於愛利人一也君處儒釋
 可謂兼之矣吾又聞新安重數家言蓋自朱子蔡
 元定爲之故其送往每爲忌而多畏好君奉理問
 公車歸客有爲外喪不肉之言者君正色而絕之
 曰吾何忍流之於野寧不利於燕孤已矣殯理問
 於正寢亦無陰陽之患嗚呼公之持正不回如此
 豈惟嘉人哉君之子太學好德而文謁當世之作
 者如黃宗伯輩爲志著傳聲施不朽而屬余表其

東坡集

卷九

三

大者勸之衆廟俾世世作求馬

東坡集

卷九

三



少恭太玄沈公墓表

嗚呼此爲少恭太玄沈公之墓沈之先自宋文帝時有司空慶之者世居汴數傳至翰林學士明應宋居杭元末析爲二一居會稽一居漳里漳豈之沈入國朝世有聞人而以戊辰進士祀鄉賢名宦者爲侍御讓亭公則公父也公生而早慧弱不好弄侍御公恒抱置膝前見客能讀兩都賦十歲喪母徐孺人哀毀成禮侍御公爲南昌司李公年

墓表

元

纔舞象耳即與洪都奇童湯義仍謝友可輩定交才名相角十六補郡諸生再從侍御如都門即以古文詞名侍御按關中卒於邸徒跣奔赴幾不有生藩臬郡邑歸購者公盡卻去曰君子不家於妻豈令地下遺憾乎學使者紫溪蘓公有鑒裁目公爲國士首當食餼次者欲躡之即逕與無難色乙酉二十八舉鄉試十名錄而經義爲程式壬辰歲進士令大母唐秦張高陳情終養令甲百官獨送

終養即侍御公在無嘗也而公以是里居數年

極侍奉唐楚商落每食必合饋以進侍御公未竟之孝得公而補云丁酉四月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五月督理大工六月大內災兩官毀公急入採百官驚駭無措公議撤會極門以斷火司空難之公寬率軍千餘整撤之承運庫獲全項之傳旨放庫者十餘輩次日上火災疏公文獨剴切有白金之賜七月奉命典試山東矢慎失公得人

墓表

字

爲盛是時侯事孔棘公以主憂臣屏有繫於中從天津還朝咨詢要領大都以燕趙齊晉古用武國天下勁兵處隨地召募可當緩急何事獨調南兵即調南兵無師猶可以非非之長技也朝鮮之役經歲餽糧何止三十鍾致一石令京師自靖海至直沽數百里盡膏腴地議領定賞格聽民開墾許爲世業以此防海寧侯範弼乎國制武科與文並重承平日久有司購購介胄不以爲衣冠數

遺囑其子此之縣武關之設爲取猛士而以承
繼先時射他若華火攻逼星角者如見天帝莫或
能當一變而更強之者也孫武子十三篇用聞
居一今竹鳥係將義弘乃陸摩主直政之心腹先
爲關白誘奪思與中國合謀報怨昔譚宗仁王承
烈入登營時已露其情於朱均大司馬石星以其
敗壞軍事竟致之不理乃其人具在誠今收用令
如張騫傳介子故事而審圖之關白之首可購也

卷之五

事九

王

建虜奴兒哈赤其部落連亘朝鮮先年倭寇其地
兩欲相殺聞通事關說願受王印滅倭係以報以蠻
夷攻蠻夷孰與以蠻夷勞中國耶推此指具疏曰
練士著修屯政重武科明間諜詳載奏議中疏入
不報都下傳爲稱善丘澤萬公開府天津疏請公
爲備兵使者顧督屯出事而議中格然公文武之
畧已若頽脫矣戊戌奉命推關荆南處脂膏
散石厲商藩然竟簡苛細悉捐如小東等關撤而

不稅蜀村得江而下者報十納五民困大廷時稅
璫陳奉與臬大夫爲難郡佐監司與璫掖被逮者
相望於路公雖在事外而陸脇其虎翼殺機將發
公輒得之黃岡令徐武昌守徐皆賴公力脫焉奉
心弗善也代去之日奉餞公於蘄欲關公察發其
短已察其舟甚輕知無長物卒謬恭成禮而去還
朝陞職方司員外職領春秋班軍更番入衛者按
籍稽詰歲省月糧可三千餘金明年陞武選司郎

卷之六

事九

王

中武選風稱弊鼓樞吏貪緣爲姦大端要人多事
請托公一以邦政條制爲準竿蹟絕跡又蒿目時
事以邊政最急者條上四事一曰重京營其畧曰
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師今三大營將領皆以材在
下中者克位非法也諸自今補京管官者必極一
尉之選各邊大將而下非有聲京管者弗得用其
本營也責以實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教習軍
士武藝之器幾何序遷超等執此爲衡將得其人

則兵之虛冒可以漸核却臨淮指麾旌旗一變何
患京兵之不振也一日實違左其畧曰違與九違
等邊耳而孤懸數千里形勢積弱自樂浪之役其
精銳盡於從征今軍無現糧債帥爲政倘建夷捺
漢兒之類一旦生心必無幸矣宜汰其老弱厚其
衣廩以名將統之遼陽開原各設理官綜覈錢穀
軍必稽實糧必克額庶食足而兵強違可保也一
曰慎武襲其畧曰祖考祭享尚有統蓋之祧宗藩

軍訓集

卷九

三

支祿亦有遞減之律而披山尾情之世及與百戰
開基者等甚有未離襁褓而先報首功者此曹幾
耗天下財賦十之三四長此安窮謂定爲遞減之
式節其濫冒即制府大臣諸子孫一秉於法無私
出入焉可也一日防亂萌其畧曰淮徐穎濮之關
界在南北天下咽喉轉餉防河當動大衆衆之所
聚亂之所生宜以宿將重兵淮一徐互爲犄
角天津近在肘腋即以京營兵二三千人春秋更

番出洋習其勤勞建威消萌計無出此者驅離留
中議論鑒鑒切事情識者以爲幹國之器公以武
選之弊併功最大往往世職告襲者覆勘其前功
即出恩倖多所裁止會金五陳胤徵以椒房戚晚
陳乞事下部議本兵欲迎

上意公堅持不可胤徵暮夜餽黃金一筭公拒之
越數日漏下二鼓忽中旨陳胤徵准陞三級與
世襲中使迫促取覆公具疏奏劾

卷九

卷九

三

上居華遂寢時論題之又有大帥憑輿援冀考績
恩其已見奏劾額滿在先可藉口也自相臣樞臣
以及臺省皆以屬公公嘿而不應是時正內計諸
不便公者以考功法中之第一秩調外君子是以
知任事之難也居久之補靖州刺史靖故僻在楚
西民獷獷居其俗好鬼公至則軌之以禮修城郭
改學較定哨堡叢徵額清屯餉減罰釅定邊令渠
以大治明年蝗災粟貴公發粟賑抹全活數萬人

於是木盡孔然而大木出苗穴靖民與苗爲市
故易其直關之寧亦相向公顧入苗境與之約
束勞以牛酒苗則大喜以巨村應命靖賴以安稍
還南北部即尋塵四川按察會事先是蜀中建猷
與中國之民日相仇殺斬一衛尉一千夫長撫臣
以聞廷臣議一大創特起大將劉鋹於田間而
以桐城吳公領節鉞公泣任適與事會兩臺才公
念轉餉非公莫任者公則爲設五運之法中又立
短運之法觸火山入不毛以兩月具糧八萬待刻
期進兵而大將鋹心畏瘴且入戈游擊之說欲開
舞獨中之路以兵從義眉入公移書大將謂期會
勢難奔散彼中善深壁峭嶺禦孫所愁履險破荒變
生不測趙營平所稱枕席過師者以漁餉之便也
奈何驅活民而死之乎夫將議沮然猶擁兵嘉州
不即進公更移書云書禦之地深秋即雪不如於

卷九

五

因糧於敵之二時未返寒利於涉險便三大將始
出兵從桐情沈澹等八路進攻僅撲空塞是時
軍王君不視師生鎮越西公再入見山親督軍士
厚其犒賞不令解散乃安營桐情據其要地使大
將分兵大畧卒奮得昌木他等賊又撤奇兵鄧集
助之而奮禦始逃避願降時將士深入營無定所
運糧營轉保每間道抄掠運夫落膽公別設撥運
之法懸搜粟之賞餉以不置餉大多生還蜀人德
之而將將尚遷延修言雖勸公爲中丞極言利害
中丞悟乃始移撤罷兵是役也將既寡謀師不以
律非公丞議戰兵則辱國損威蜀無寧日無論勞
臣當錄而不見不聞之功造蜀不淺乃中朝鮮知
者而吳公被竟竟爲公累甫遷閩中泰藩而以
謫諫用空曾引以是介介而大期至悲哉公
是七尺餘標格秀傲議論慷慨其孝友羣天性也

卷九

五

事叔父懷堂公如事父有杖則受自歌廣柳歸即
以田廬推予諸兄弟與季水部公文行相屬厥釋
二難且儉而能廣憫窮周乏姻里德之其立朝敦
尚名節蕭溪四明山陰相繼在政府未嘗以年鄉
曲一奉私親漸銓缺新建令人示意公以正對不
受羈致自其平進焉所論交在都門則胡孟瑛黃
昭素區用齋陶周望徐鳴卿江進之謝在統龜山
前畢東郊蕭損之湯嘉賓米仲詔袁吉卿曹能始
張孟奇在陪京則焦弱侯祁爾光王永啓在東郡
取士則趙翰撰王太史元黃門張黃門韓大理張
待御高憲剛皆天下士餘子操燕柄能吸譽人有
公傲然不屑也公少而釋詩垂老不倦在水部有
亦適編在武選有馬曹稱歸里有息初稿靖州有
勞人草在南都有鍾陵草在蜀有入蜀詩李本寧
先生序之曰以其才適體以其體適格以其格適
時無所不有又無所不化真篤論也公左右具宜

不名之譽所不能者與時倪仰取美官耳惜哉
好讀公詩公推蕭夢亭兄志屬余題額歲在甲辰
公以望即推楚季使者余副之公不奉命而以左
選歸惟余時世之感亦有爲公戚戚動者故因長
君宗弟之請而識其大如此舊史氏曰士固有遇
不遇時沈公以即署駁選內降此相臣所不能望
之
主上者而公得之可不謂大臣之榮乎又善用兵
使在用才之世功名豈可量哉標奇負氣千丈無
枝文章經濟賈忌之媒生世不諧挾此安之要以
千秋大業歸旣者復何所施矣

神道碑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西泉王公暨配高夫

人神道碑

天子以 慶陵告成下 詔褒美司空教事者於
是今大司馬王公昔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馳恩再
世而公之考西泉王公加贈和子官母贈夫人獨
一品夫人蓋異數云 顧制文臣三品以上者得
樹神道碑於墓前司馬公將應 新命趣裝北上

神道碑

三

其昌適履容臺之任司馬公以碑文見屬其昌年
家子也且史公牛馬走義當載筆以從不敢辭按
狀長垣之王來自洪洞華胄遙遠更僕不敷其著
彥和居油房寨彥和生四子次曰儀儀子九人八
曰允允娶王氏生四子最少者曰結偶儀尚義娶
魏氏繼爲公夫人是生贈公公生而機警有大志
公夫人體愛之不使克勤克儉受推擇爲豫史公遷
從事祔王畫諸意約結固不自舒也素而市隱弗

稱則碑官小說若楚漢曹劉故事至秦誅當意

引勝起舞至報應差忒裂背拍案曰古猶今也少

所快多所恨何貴蓋隱隱伏烈自附矣歲壬子邑

大饑流離載道旅人有連心公固留之倒囊相賑

復發積歲所蓄粟陳之市收半值甚貧者不取值

其以田害者給之值與豐年等不乘其急所活人

無數生是家日落是歲仲子司馬公生至產室不

能具體形其貧如此公摩呱呱者頂自謂食報有

字字美

神道碑

四

日不長貧也公復以修息起家饒裕而無賴子乘
其族之修卻謀以告變因公公不爲終訟久之歲
復饑無賴子行乞爲盜公立遣人召還居之食之
壹似未嘗有怨者人以爲難焉公以豪飲多酒人
之遊時時還伎微歌弄琵琶譜文姬十八拍以送
日即善病法雷禁酒終不能止乃訓子則斤斤禮
法常謂伯子曰而公不事諸書故不任受德且仕
受侮汝曹謀所以亢宗者勉之哉蓋至伯子以青

徐見如善可知也司馬公總角就外傅朝出暮歸
顧今占所受書聞有聲喘則口授教過必疾誦無
誤而後已考終之日惟舉家世清白不混古人為
伯子訓意速矣嗟乎少伯能秉能散三致千金伯
公時醉時醒一飲一石公之風尚與同而鍾祥備
社薦生鉅公譬如岱宗巖巖獨出兩以毗帝紱
而承天寵也豈偶然哉配高夫人東明右族端操
靜莊晚解女誠摺結內政事事瞻舉全夫人安其

卷九

神道碑

五

孝養已事繼姑劉相得益歡其大者脫簪珥以佐
贈公之施贈公為無賴子所使積不能平夫人稱
引古人厚德事以廣其志贈公亦為之謦然他若
全夫人之女嫁尚氏者厚為奩具尚姑忘亡嫁祝
氏者十九而寡矢氣靡他父母欲奪其志賴夫人
保持為完節贈公之謀室而獲有以也後公九年
卒姻嫁之詳具葉少師公誌中銘曰
烏衣甲族派分洪洞淮旣獻麻珍河亦修貢方水亭

我丹穴產鳳人豪起起操音並重善以陰行德
遺種恥使素封錢刀獨推吉尚與同義舉並誦為
克年毅作明堂棟書有裨官腹有孤史天網或愆
怒目切齒其平如衡其直如矢以酒為生終當舉
或施恩無望修怨是恥林中偕隱斗際雙龍素階
符燦湛露恩濃如綸之語若堂之封桓桓司馬暨
府功宗丹書鐵券燕金景鐘貴此宿草叶彼夢松
史銘其幽位氣長鍾

卷九

神道碑

五

詩

參知顯齋劉公誄 有序

雖陽參知劉公諱煥字文華別號顯齋萬曆中名臣也公嘗爲吳興守吳興入至今尸祝之以此前守劉雖讓公其賢者有清若行峴山潞皆爲公解任惜也先是閭里桀猾乘歲饑睨諸大家訐訟盜起上官入其說益引繩批根焚掠不問公嘆曰興利除害貴清其源今奸氓煽禍而反助之譏冠

卷九

四

履之謂何力爭不得遂解印綬去未幾若事大壞詞臣頌憲臣繼而前此博風力承風旨者皆爲世僇辱始服公卓識則已晚矣當公起家名進士治濬縣有異績濬介淇衛而邑屢中大濬公親爲疏濬堤防堅綴利賴永永中孝弟興學校所應上拱不憂而辨入爲南比部拒罪璫請清節彌峻洎遭戶曹兄則驗放寬嚴如法公之才識固內外通交既也公旣以湖事解官適遭贈公喪哀毀逾禮

集

卷九

四

劉公諱煥字文華別號顯齋萬曆中名臣也公嘗爲吳興守吳興入至今尸祝之以此前守劉雖讓公其賢者有清若行峴山潞皆爲公解任惜也先是閭里桀猾乘歲饑睨諸大家訐訟盜起上官入其說益引繩批根焚掠不問公嘆曰興利除害貴清其源今奸氓煽禍而反助之譏冠履之謂何力爭不得遂解印綬去未幾若事大壞詞臣頌憲臣繼而前此博風力承風旨者皆爲世僇辱始服公卓識則已晚矣當公起家名進士治濬縣有異績濬介淇衛而邑屢中大濬公親爲疏濬堤防堅綴利賴永永中孝弟興學校所應上拱不憂而辨入爲南比部拒罪璫請清節彌峻洎遭戶曹兄則驗放寬嚴如法公之才識固內外通交既也公旣以湖事解官適遭贈公喪哀毀逾禮

起義世有英雄孰能於暇久矣安得老成人如
數輩散其旬宜旬采間於以扶元氣而消僭先
如也余乃應請而爲公諒

諒曰奕奕巨宗卯金之裔大河高崧孕毓奕世
德丕顯武緯文經貴陽之烈份人維屏公起壯
清裁肅辦鄭堤鄭渠害拔功見豈伊即潛而改
結察吏安民志取休恬誰爲鷹鷂乃啄鸞鳳狂泉
聚飲舉國騷動棟樑屋折始念從薪焚草退舍歸

李書集

卷九

聖主

德大辰弘農會稽公有世譜龍圖之樹相爲徽繼
視海行遶勞庸仔有百誓具起萬靈清煙誰違易
退實酬初志河洛背英埃濟自遂身沐薰陸飲人
醍醐朱丹何常羅薛巖阿聯公高節凝之伯壽吹
笛騎牛盡圖堪又大丙爲御闕風是歸指暖解寒
笑勝丹休得酌不盈以弗後祿土厚泉深晚虹光

李書集

卷九

聖主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尚書押所唐令行狀

宗伯唐公者宋參知子方之裔自種德翁從荆南
使居華亭遂爲華亭人世有隱德至中丞足庵公
珣仗義兩廣爲成弘間名臣自是子孫用儒術顯
辨甲族矣中丞公弟爲怡萱公珉珉生貢士錫軒
公濱錫軒公三千大耶公考贈官族譜寓公數錫

李書集

卷九

聖主

贈公者吾郡恂恂德讓君子也以踐更廢著顧好
形家言營高敞爲門闕地夢巨星麗於堂有印大
如斗番一足曰敷子魁厥明誕公自喜以爲貴徵
云公生而岐嶷風華韶今機穎秀出自就外傳已
無童心授之書伊吾不輟有元宗志年十六補博
士弟子員御史溫公讀其文稱爲國器贈公歿有
里中無賴子文開族屬歸訖公謂書生尋可見達
授公推仲兄操家乘主貨銀庫廩出入而獨身外

事便多。事便直。直者不得志。則中以難從。公
又違事不大困。遂得盡意。鉛槧間名籍籍起矣。公
墳宇孤峙。進止皆有表識。熱腸冷面。喜規人過。自
述披已多。嗜何奇。節所至必領名士。行名士亦奉
爲畏友。自方學處衆。甫馮祭酒開之。等十餘人。結
侶談義。公年不先人。而以直諒見憚。不啻主盟。即
以問爲文字。飲亦奉公約。求唯謹。不敢以狎進。而
孝廉范牧之事最著。牧之者范光祿公子也。故負
雋才。以游閒任俠聞。當其意氣所向。錢積立掃。獨
不敢以酒公。而飲之有感。溺公終不能口舌爭。乃
爲文以禱於神。與之請絕。牧之卒以情。則制匄
數百里。挂劍額號哀。感行路。其氣誼多類此。公之
逐奴有弟。自經歟。而訟富人李某者。勢張甚。富人
第舍非主。人莫扼奴吭。乃亟馳百金請解於公。公
遂其請。免其罪。白米爲誓。爾其金立白之。官奴
遂生。道國爾快且高。不勝於是。公以文行爲明。

行狀

卷九

三

總師者。張給諫陳太史。昆陵白先祿。皆迎致家塾。
從游者。日進曰非。文其式。惟人其式。云是時。郡國
舉士多踞紹介。進三歲大比。名士有望林數者。而
公社中友。陸君策。何士抑。至北雍。義科若振太學。
范爾孚。數以此勸公北游。且爲資斧。乙酉中。順天
鄉試。丙戌舉於春官。入奉大對。
天子親擢第一人。及第官翰林。修海內雅聞。公
者皆以爲正人。慶焉。公以詞臣不事事。惟清議可
以報國。於歡熱循默。坐取大官者。恥不屑也。感慨
時事。有所約結。則寓言於館課中。與以動當塗。至
所交若張官諭。元竹孟郎中。秋深相引重。二公之
物。舍歛尸。祝公有力焉。李黃門沂論惟瑤。觸
上怒。杖之。午門公哭。而掖之手。調湯藥。日視諸郎。
舍將發。而公之殯。錢空矣。同官義之。已丑。公較南
宮。甄別詳慎。庚寅。歲滿。考奉勅奉父母。如其官。尋特
節封鄭藩。明年。請告里居。三載。留連丘壑。揚花圖。

行狀

卷九

三

史多清其志志之未盡數之習爲之一變矣
運朝禮部會同分之處考海虞趙公晉少宰而吳
鎮以改婚事於於朝諸公咸謂寧以一惡少年而
聖名卿大臣射趙少宰求去益力屬公請之首授
太原王公王公難其去公一日數四往反竟得請
趙少宰執手自快曰今日乃知未阿游不爲負
傳軍東事起樞臣稍引游客在兵間都下客屬
各謂此皆夸毗子終敗乃公事即解里絕勿與通

朱子集

卷九
傳狀

哭

有朱生者踪跡尤諱善點仕者名公潛白甘侍御
突遣歸雖任受怨不恤也會皇太子出閣講學
詔以公充講官風範肅穆音吐琅琅三公迭侍講
廷皆謂公得輔導體是年兼直六曹趙居理文官
諱勅乙未再分較南官丙申改右春坊右中允致
奉詞林以糾次先後敘選惟首膺九年滿考者得
陞諭德者復需次公曰此汲長孺所謂後來居上
者也白之豫章張公得先三月選中允豫章公以

有德者必有春坊春坊論德兼翰林院侍講
以爲北畿副考官疏名上不得請公
以薦書急難已文詔起原官兼纂修玉牒副
爲子即家晉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卿左庶子是歲秋公應召入都復值講帷當是
宮僚之起家者僅行之公且演歲三遷游歷華
當事者說儲重公公旅見而已未嘗請知私室
其生平自立不爲附屬云公既已預重名而自
三人稱益務簡遠權利之交不得一當公見謂道
狹矜莊自置竿牘不馳於外宦能不布於庭泊如
也辛丑充同考官於是較禮闈三矣冬十月冊
儲覃恩贈父爲官庶母劉封宜人云公自承華首
開首簡元傳積勛數載諸所存養故例幾格不
行至是國本既定議者論謂諸臣當有號錄而公
道不棄說述不取援不知其他京師人號生光

為故書博官
天子震怒大綱長突不得其主名時江夏郭少宗伯以廷議與政府意自免去言者謂書出郭手於是立罷宗伯兄國子官而窮治其事先長郭宗伯此春明以與臺給事公及是司諫即入於公之鄉批根有端美公曰人有良心朝有公論此豈士大夫寒蟬首鼠時耶與一二同志詣政府雪其枉語甚切直無何罪人亦得事乃解華司理銓以抗稅

卷九
行狀
至

瑞下詔獄公數從園扉中握手慰藉五載豪傑周旋靡間後奉詔恩宥出拜公哭捨地不能起其九成一生強半縣公自是海內正直節烈之士咸隱隱有所恃以生氣矣壬寅晉府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癸卯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同林重院長地望清切隱於公輔公念以

卷九
行狀
至

上異知致位九列若碌碌繞指愧無以報事力

是為發抒亡所避危言危行砥柱百折絕不傍人門戶辨智可否不少脂韋在院鈞剔吏竊抑絕僥倖蓋公素所蓄積至此頓露焉甲辰會試天下舉人詔以公副考秋選庶吉士詔以公教習公雖為庶常師猶仿事文華不輟蓋後先為講讀為侍班者八載嚴霜砭骨寒雨凝髭不取一日遂滑沐私兼以南宮之役勞瘁特其清羸骨立又感時廟事憂心如履強自力後計事而公遂不起矣卒

卷九
行狀
至

之曰京師士大夫無間識不識無不悼之

天子採朝議詔銓部贈官大宗伯予詔命冬官卜兆域予全葬詔遣行人周應期主窆安禮官諭祭壇加二嗚呼可謂終始榮矣公孝友篤至自其天性每念祿不逮養所至奉二尊人儼與俱伏臘與食悲涕交頤事兄姊最有恩禮兄姊也子女字之不啻已出教養嫺靜倚若外府

歸其太學先塋而最後太學遷徙誼坐殺人律公

爲訟寬甚力卒出之尤急窮交不以生死芥念彭
欽之以留廉字中奇福公與楊官論請公白之朱
直指得釋欽之尋以佗僚戚公捐月廩贖其室以
爲常表敬之晚而從戎成塞下公經紀其喪歸其
骨至鄉人之葬於京蹟於旅墓蓋督綱功曹隸事
暨落既間關托寄一命者則不難輒請輒應也故
老及見徐文貞者曰文貞在都下故如是然松有
總賦之役曰權收終文貞之世不能去公甫登第

峯臺集

卷九
行狀

五

卽倡言罷之二十年来無破家役遂爲吾郡百世
利若京師創置會館所至如歸又其細者耳假公
以年卽擴子城均役法不難酬願而今則已矣傷
黃公辰錄序云心事使人可知何用以爲藏劍面
目使人可信何用以爲表甲蓋自爲傳神云而聞
中楊宗伯咨部文云公雖爲詞臣也而實勞臣雖
死病也而實死職則以公久在講筵未及於易名
之典爲惜乎余與公居同里仕同官意氣論交莫

開徵述典型是儀肝胆洞盡乃窺公之大者在
居憂國提獎人倫以天下名教爲己任李元禮陸
徵與而下非其志也蓋公眼有膽心有秤不驕不
故易親不沒關故難悅卽以甘事公者能得公情
終不能得公信九原可作不昧斯語矣公於學無
所不關詩宗少陵文出入左馬好讀名臣奏議有
集藏於家憶公嘗自言吾儕作事有妻子不知者
安能效汝丈夫治治何人語故其錫黃石城及諸
孤按夫遵行不能十一予以所聞見參訂成狀如
左雖挂漏實多第不敢爲微辭以負公耳公諱文
獻字元微海內稱爲抑所先生卒年月子孫姻戚
之詳行實具載

峯臺集

卷九
行狀

五

封安人衛太憲行狀

夫君者，行入贈祠部吳太公之室主客郎吳伯
王之母也。太君以榮名享上壽八十餘年，爲婦
母爲祖母，雖身閱百罹而有子聚百順，盛衰之際
可無遺憾。顧其操家之勤，勤與開家之徽，懿可垂
模，則可光彤管者，微野史通家子如其昌執道之
太君宋衛文節公。本朝宣城伯之裔，喬木世家，
夙聞女訓，稽古賢母行事。若允燕若郇，許若恒，維
若以善養先祿，養皆默有契，合壹似孝經案史而
得之。蓋太君之歸吳也，當東土中倭之時，中落矣。
太君與封公拮据治生，而復振然意猶未廣也。太
君既舉伯王，至舞勺察其有異，謂太公曰：「此豈曩
之子乎？」君家以孝弟力田稱百年於茲，未始一違
也。逮年自此始矣，於是廢著菜官，延明經師，諸
孫陳溫，溫且不再寒，更子夜理刀尺，弄機行，行

孝子

行狀

五

神祖詔以
王望仕爲大行人奉

今上生告太憲伯王得遠左塞外荒塞，饋遺故不
貴伯王心，側噴南大漠，雪臘冰乘，微守障之甲
士，使月權四百緡，八口馬畜，皆須之安，悉其飲之
以，猶使者遂全處，却數百緡，不拜寸錄，即置郵不
美一縷也。而族子舍竟垂，素入室，靡長物，太君獨
粲然喜兒，幸不以冒賄，速官，誘仕者奉親執多，於
此畧不聞交，適聲此其合於郇，許訓廉者一也。伯
王既人，闕報命，聞太公計徒，就就遊日行百里
哭，願微絕太君相持泣，勉以君之制也。父之命也
勿，誠性以孤，吾老人既免表復，謂以連兩之義，
朝以文，便云魯潘及報，命途親孫，禮禮

諱集

行狀

六

月議官江左諸郡以長應伯王
知更甚厚陳會通遊塞之故請驛山左河前人
越山左河津船復 祖宗朝淺鋪渡夫帶渡送
艘之制為冊說亮昌二郡計日通行如駛遲即接
籍計其不共孫清御史建之清最飛至水次清以
中興入 朝則 代藩方爭廢長興渭立少冉
神祖下九列臺省雖議之伯玉謂葉少師諱以茲
事雖藩封事實王器事今 東朝方危變而器以
事臺集 行狀 卷九
海內忠臣義士幾十年捐軀命以爭之 儲位驟
開廢長榜樣以生交構窺覷之實乎政府彌益決
立長伯玉再奉 命使 徽竣事報太君太君喜
曰吾不解官家事譬如廝養能衛少主者可不謂
忠乎此其各於恒緯急公者一也伯玉積資有年
及還其路之期故紆其行以待公輪而使者乘其
未發先以問之之併養繕部主事伯玉為母安
年七十六又獨子特抗疏乞改南改南必乞開

人所不學者得南祠 臨辭之後為政府決 賴
奔走國事策謀甚切直不知有官之贈沐也又南
力託祠政弊尋轉南客署客署會 有喪教一事
四署互推諉伯玉慨然鞠得情而逐之不窮治會
舍涉者再以門戶中伯玉竟以左官太君慰勞之
曰君無以老人為念自沮喪也特議為儲貳也得
南署無請求也全活人不覺法也而以是獲晉乎
何惟若本以老人故乞南即寢去亦表官不喪養
也見弗動矣此其合於善養先祿養者一也太君
幼有至性當其并總來歸哭姑楊太君哀感行路
已事繼始如姑忘其鳴鳴翁辛客即繼姑感俗言
微不令洽於宅太君號曰有不祥也者吾身之竟
與太公從疏負以人太公憐其少弟太君從史初
朕產授焉產失則更昇而自安晚瘠間里以是交
稱之所遇卽三黨之老歲無算丁遭誠獲告者
意吳氏之與非偶然也伯玉歎於舉子既奉

子舍而得雄。太君舍始弄孫觀絲求舞樂陶陶。忽以養遼減膳食。伯玉手自嚙血草表雙請於上。帝願減已筭。益太君紀有玄鶴下於庭。太君病寢已又一著半而竟。以絕。模化化之時。敕家人各合掌。禱誦導淨土。有風本矣。嗟乎。管子有言。生者父母知者。鮑叔世固有得之於疎。方面失之於疎。于者以伯玉之文學經濟氣義忠謹。百人亦見于天。亦見而同朝。猶嘗其能太君何以上其成於極壽。

卷九
行狀

九

時哉非是母不生。是子亦非是母不知。是子其開吳弘矣。先是。令甲行人階八品。未有封母者。伯玉抗疏請比五經博士加八品。儒人封有。詔行人母未及貴。封先得受。命服絮為今遠。

今上生。覃恩諸使臣類以出。著日受全封。故太君稱安人云。其昌林君離索於伯玉。有升堂拜母。文自避太君。曲過從。遂稱太君。嘗問家人曰。此間事。客何不聞有童子比。余再還舊居。而太君重。

古矣。故嗟傷。拈筆敘大進行。以俟司世教者採擇。

卷九
行狀

卒

解隱居集序

嗚呼。屬壽兄竟止於斯。即念余與兄。望衡數武。共
將三益林居。以未匪朝。伊夕無奇。不實有疑。必新
酒。鍾詩社。花茵月席。飲食衍笑。言啞啞。大志。爾
汝。適爲主客。相訪。徒步相迎。岸幘。謂我無腸。托以
肝膈。自甘而苦。時有彈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
傳巷語。或寬室。論與。序。憤。彈冠。忘。傳。散。離。事。承

卷九

空

牢騷。怒。籍。執。受。而。市。號。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名。孔
赫。筆。花。匪。夢。腹。笥。爲。癖。百。韻。漸。沈。千。篇。膾。炙。過。方
爲。珥。若。員。成。壁。談。天。之。口。佐。以。咀。刷。北。海。尊。開。太
丘。道。開。輕。柯。浮。家。名。園。置。驛。立。見。鋒。穎。坐。消。柴。樵
囊。譽。墨。卿。寄。情。歡。伯。任。達。風。流。人。豪。氣。鬼。守。相。諸
侯。過。盧。必。式。誰。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徒。我
皇。原。理。沒。遺。堪。推。殘。六。翻。厭。編。化。素。姓。玄。守。三。日
以。五。斗。易。此。百。人。樂。志。方。始。大。期。忽。迫。謝。樹。先。形

隨。見。隨。圻。斬。之。血。亂。奔。毀。泉。石。已。喪。國。華。神。形。殆
續。追。惟。暗。景。形。影。相。備。三。序。爲。限。千。秋。永。隔。靈。友
不。數。頭。身。難。百。談。容。可。想。勝。事。陳。迹。送。往。事。居。今
祗。敢。什。辭。酒。霜。天。灑。淚。如。霏。聽。此。哀。些。來。享。而。格

卷九

空

祭吳淑如年丈文

嗚呼陽羨延陵之間有子瞻之舊踪將置田宅以
僑處亦依箕尾而告終豈宿盟之未昧而身後之
有公不惟文章氣節磊珂坎壈之相似而生或歌
笑之地亦異世而相同蓋其剛腸疾惡任天下之
清議而誠心質行足以挽末俗之流風尸祝不忘
者有君官之遺愛而汗青相照者有彈事之孤忠
完若無瑕之玉剛爲百鍊之鋒蓋能爲蹇諤者不

縣志

卷三

必有公之經濟能爲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
屢顯而氣益壯用未究而望益隆邇者息壯山之
勞悴依南岳之龍從朱萼白華方周旋於子舍而
素車丹旆已卽於谷堂之封人物眇然天不慰遺
今人琴俱喪余難賸以百躬憶在壯歲同舉南
宮宏詞之試角力爭雄余已自比於不材之木而
公獨抗論請不當以山苗而壓澗松旣爲金而爲
石亦願雲而願龍公所擊者權門之鷹犬卽余所

嘗者當路之射工烟水五湖歲發王猷之典圖書
千載時爭朱勣之踪豈意憂間之良觀遂爲終古
之長惆嗟乎富貴壽考轉盼成空惟竹帛之可托
垂令聞以無窮公所壽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壽
者良友之私崇感逝波於川上懷絕調於郢中對
霜天而改些或神理之可通

縣志

卷五

易切海任少宗伯文

三朝忠節二儀正氣抗迹貞孤標行特異人
類獨立頑波砥柱見弱能扶遇剛必茹宜則長
峻言元禮弱冠批領孤臣履尾君側清森義聲
舉身竄遐荒天關萬里遐荒伊何如彼潮陽江山
得助發爲詞章既文既博與士爭長譽流嶺徼
隱巖廊吾街顧命起仕

莊皇暨今

卷九

室

天子寵秩溥將奉公執法嫉惡鋤強其朋其黨我
心不降何以喻之夏日秋霜人忌太繁物忌大芳
帝諒其心仍春勿忘造物尚缺禍起垂堂靈嘗有
言心不愧天苟信於心迹可畧焉口絕請托垂三
十年却金之事風掩昔賢睦族聯宗捐彼義田以
爲思深可酌食泉巨欸欺罔停必蒙表不難氣在
沈沈沈言盡之所管在方寸間克忠克孝東真
此心不死誰必彰全視身如電達人大觀

易切海任少宗伯文
三朝忠節二儀正氣抗迹貞孤標行特異人
類獨立頑波砥柱見弱能扶遇剛必茹宜則長
峻言元禮弱冠批領孤臣履尾君側清森義聲
舉身竄遐荒天關萬里遐荒伊何如彼潮陽江山
得助發爲詞章既文既博與士爭長譽流嶺徼
隱巖廊吾街顧命起仕

卷九

室

祭馮孝廉楨銘

孝弟甲族金友玉昆白眉挺起素業逾敦而聲在
德既惠且溫其衷坦坦其氣軒軒力行古道
世屯不沽時譽不受人恩叔度千頃清之不渾元
龍百尺豪氣可吞牢龍失水羞風處視瀾翻筆綠
浩蕩詞源先民矩矱直闢其藩開關三則終制
瑤士有百行獨汰其標斷指陵母誠感厚坤密室
廣坐真見癡痕屋漏不愧桃李無言憶昔定交方

錄文

全

當弱冠歲填吹麓授養投館兄於是時朱霞天半
于將莫耶黃流玉璫欣賞微言橫經問難味同草
木語不瀟灑爲龍爲雲一始一亂星霜五易風期
不散兄本高亮眼白華紳彈冠結綬於我倍親余
無媚骨困於宵人君九扼擊薦慰沉淪公車計偕
鷗鷺子和長安相見披肝見素方嗟落羽泣馬
身豈願大招莫窮廣陵絕響西州絕矣惟是
今聞千秋永清酒陳詞人琴如親

祭潘文學六潤文

世衰道喪友于誼缺一體之中自分楚越蓋戎有
伏於床第而禍多生於饕餮化雞晨而鴿原愁鐵
刀角而荆花折小者至於閭閻而大者可以喋血
矧我江南世家蓋百年而不聞一田薛惟六潤之
三難與古人而爭埒觀其躬無常承財無專歸跡
虛虛以相附聲瑱瑱而不絕宛痼瘵之乃身而奇
靡之弗屑雖父母之分均且自愧以爲小慈而况
細人之黃舌至於怡色慈韓舞絲北堂依依烏哺
翩翩馬行疾已沉而猶諱血有噴而必藏其諱也
款以寬母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其母氏之驚
惶則道路爲之心瘁而史傳可以垂光若夫蘊氣
生風惟仁爲質神鋒道上藻思斌郁脫統緒之紛
紛抱遺經而屹屹故當元氣搏而選舉豈惟揜高
隱而孤出然而不名不措選舉膏不過四十此又某
所飲恨而親知所於邑也其昌誼切夜孚情款

浚水厥至行之可憫痛哲人之蚤廢憂抒哀辭

萬招堂

江表集

卷九

六文

祭原道五侄文

宋書集

卷九

七

嗚呼觀心遽止於斯耶余與觀心雖宦游生別抗
手天涯數日作惡噩泪隨岐千古一訣無重見期
目送丹旌秦淮之淵此時此恨行道變其而安能
寫余心之悲也耶嗚呼天運佑善從古致疑向缺
忌完理或信之至如觀心兩者曷居惟爾才美吾
宗白眉早服延教有聞於時性復孝友實儉與慈
規言矩行樹德壽滋封公蘭玉伯仲堪家焉以
盛汝謙以矯完才完行非汝其誰然而文憎命達
調與俗背方升而沉且成而毀竹箭猶難桂林終
蹢中遭家難百罹所萃十年痛定稱別息則縮服
攻吾動身恐嗜爾亦使憂十載不啻若日忌完而
缺有缺卽不期願中壽可介卽不中壽當死床第
靡死異鄉從中含視此皆無之天道已隄宗族鄉
黨無不轆鼻嗚呼哀哉余與觀心宗誼尤睦事相
師友情則手足觀心事我實父而叔予倚觀心以

爲家督三十年餘形影相逐今歲夏五余病委篤
汝疹汝禱目睫不屬我猶說汝汝爲賦鵬歟然夜
臺百身何贖嗚呼哀哉惟汝之學自主而釋始事
禮施終趣禪寂結侶名儒敦情共卅謂假數年樂
那可觀且念超然不淪易寶此爲完歸功豈唐齊
天適無知更能缺爾之真宅也耶嗚呼哀哉乃若
委蛇難憂世網所寄送往事居我不爾愧有者在
孟有酒在解些辭以招精靈不寐

卷九

祭文

七

祭顧太史學海文

代

嗚呼哲人推殯眞宰茫茫與善既美鵬謙亦荒倖
彼太史鍾秀崑陽世濟其美以發其祥乃承晉組
乃肯構堂凌蕩是誠孝恭是將用翼司馬聲著羔
羊不有君子孰德於鄉既修飾節復擅青箱滿中
鶴起日下風翔抽書秘閣視草明光脫躬魚雅據
筆風霜起將還舉善刀而藏六月暫息斑絲風行
覆幕之餘板輿復御不以琴行先爲可去

卷九

祭文

七

帝念名儒命典爾制半府崇班金華講肄令聞令
望復昌復幾曾幾何時勞特從事崇德拂迹逸虛
行意梅花之服千嶽之墟宅不盈而門僅容車游
心於淡反服之初南陔集只東方晏如蛇忽當歲
鵬乃集鵬士失砥礪國喪璫璣嗚呼哀哉器傾盤
滿鬼瞰高明惟凋果心挹於未盈世祿剝汰毫蕩
遺榮什九在林十一在庭宜慎耆東此虧彼成忽
剪長算報施詎平有涯者生不朽者名乘其委貌

神遊太清 達人太觀 修短曷擇 嗚呼哀哉 某官同僚友誼切綢 齊風流遊矣 河山間之生芻一束 備以哀詞



容臺別集

題跋總目

卷之一

隨筆 十四則

禪悅 五十二則

雜紀 五十二則

卷之二

書品 一百五十五則

目錄

卷之三

書品 一百五十九則

卷之四

書目 一百五十五則

容臺別集總目

孫男廷補次

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題跋

隨筆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盡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續而忽

題跋

斷可以見性故遺言曰一雲大鵬飛真人自出現

竺真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爲知己者或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難

手何異於秦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於廟

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於哺乳之食母是

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人養其魔言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

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

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之養珠也捐名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勿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題跋

二

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提重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時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運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黨耆非殊緯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纏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訂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

其爲阿時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爲激國是
自出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繇繇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
必有抑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
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
則亟反憂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第其則耗國聖人不爲已甚盡法
則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庸醫亦以活人

卷一

題跋

三

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
初驚而發總膺之策則聽卒夷之自相屠戮而一
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
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開湯
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抑大將更當何如
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
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

作家之相譬勝於晴人之相審何則妒之厲繇其
知之真也知薩遺衡者脩揚也知駱賓王者武后
也若乃貌皤之憾無損泰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
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國主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
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
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容

卷二

題跋

四

於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也其此兩截
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
東坡筆鋒之利自笠典中來猗守之超得了元之
力謂其爲縱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入法詩相皆盡矣永
嘉集三科棟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
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

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
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並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諄懇
孰知三省者之爲金剛劍手南容慎言當無一語
傷時而弄弄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藏者之爲達
毒鼓乎

禪悅

玄奘至五天竺國立唯識論所謂真故極成色等

卷一

題跋

五

語也所至建利標與彼師淵論彼師義墮則自覺
標而退無敢難者玄奘於是爲慈恩宗非直譯經
布藏川途歲月之勞已也唐文皇三藏序未弘厥
旨當時在廷諸臣皆承隋氏月露餘習內典有作
不過王簡栖頃陀碑文本色至裴休梁肅房顯三
公乃始大暢難韓昌黎文起八代莫能及也宋時
唯王荆公蘇端明黃魯直是無咎張無盡深得禪
悅之味溢於筆端凡稱白來說法文字禪盡此
矣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
幸朱紫謹爲號丘山絕點埃神功并妙用運水真
搬柴此亦麗居士詩也惟吾自偶諸頭臨濟所云
無位真人從面門出入識得此人乃真吾矣第恐
老麗亦覷不見

汝担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明靈而妙所謂
事者非世緣之事相也正謂學道之障能礙正知

見者耳人間古德作何所事答曰一事不爲曰若

卷一

題跋

五

如是只閒坐也答曰若閒坐即爲也孟子之言必
有事禪家之言無事正言若反

劉義慶世說新語可謂起夕秀於未撰若傳燈錄
皆妙明心中吐出解性之語以視世說何啻燭火
之與太陽許大文人惜未有如此者

三十幅其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筵埴以爲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率嚴經六相義有成相壞相與此更相發所謂萬法不動自位當其成即壞之緣如車然本轡所成如器然本樊垣所成如室然本戶牖所成若衆緣不合三者俱不得成然則成必假壞成相何存不必待壞而後謂之壞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有人問禪師曰子來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師曰始

淨玄集

題跋

七

成父子之恩問曰何以反成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了心性者一微俱微天真自然若宋人所云常存敬畏正與本地風光沒交涉何以故有作止故血脉斷故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性其鏡

子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于象帝之先

和其光先生於明明不與之俱和也同其塵塵生

於根根不與之俱同也挫其銳非銳者終不可挫解其紛非紛者終不可解此萬物之宗也永明所拈佛語心爲宗莊子所標大宗師皆謂此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臨濟嘗曰汝諸人望上心不息望上心乃求佛求

法求僧之心我教中近所謂志也若何臨濟謂之

淨玄集

題跋

八

乃自性天真不緣脩證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故禪家有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之語老氏又云絕聖棄智凡有欲欲得不知足皆在郊之伏戎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爲者非一無所爲乃爲其無爲者耳樂山自云

一事不爲其師曰若是則終日閒坐也曰若閒坐
即爲也正是損後語

偶書老子以禪旨爲疏解一二大都天命之性
原無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釋耳識得此者
觸著儘著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利瑪竇年五
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
命亦隨滅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

題跋

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我教中亦云太

時不齊生滅根斷延促相離形勢等倫實有此事

不得作言解也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

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咸十方

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當念即

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

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緣斷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

建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
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尚可想大時不
齊之意何况一念相應耶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惜
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
亦吾教中不爲時使者

余始泰竹篋子話久未有笑一日於舟中臥念香

嚴華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希帆竹簪然有省自

不空事

卷十

十

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

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

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後

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

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

矣即屬觀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

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

尤微索伯修撰洞觀哭觀我吳本如蕭玄圖同舍
於龍華寺慈山禪師夜談余徵此義畢著語云吳
將撰處拂撰余不肯其語曰沒拂撰處切忌拂撰
又復鼓中無鐘磬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衆句何
無前後倘羅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惜是夕
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慈山禪
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諸記取
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事伯情見李卓吾復自解

士

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爲禪悅之會時惟袁氏兄
弟蕭玄圖王來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
伯情竟猶渙泮余語也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
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畧按數語即許可莫逆以
爲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

佛其意云

起此處念佛往生經云入寂間一佛名號皆可解

脫諸苦伯希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
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礙也通見袁中
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
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周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過之金闕舟中詢其
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
尋弟如今日大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罷問
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爲西湖之會有

通鑑

三

云兄勿以此會爲易暮年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
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識良
可慨也

建禮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爲諸生與會於積慶方
丈越三日觀師過訪請首請余爲思大禪師大乘
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
參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
死國內與參究宗乘後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

觀師前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此
如東南雲水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
相聞矣卯冬大獄渡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
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
急有以也

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踐履右滿山語只貴眼正即
六祖本來無一物宗旨也故曰傳佛心印若論六
度萬行未齊於諸聖獨心即佛心矣

天地有日月之動盪故清寧不毀人身之升降固

開皆在兩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日

入月呼吸在左目右日月月開為乾闔為坤一闔

一闔謂之道聖人傳藥不傳火緣來火候少人知

參得左目右目之機可以得藥然非身如滴水必

如灰灰者不免當而滅道微矣三十年前身

驗之

吾與子處於太明之上矣主從至陽之原也

子處於九淵之下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藉子書
中無神仙口訣可平天台止觀於數息以孟為大
動為風仙家乃取此二相是以命根不斷至於華
嚴所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又超
觀心達矣二氏同異以此程之

東坡十六應真贊奇矣奇復化為腐當蘇方內朝
夕習見舉揚者聚耳君公別行一道齒頰間自有
映眉秀色因念師同衆在文字禪中故發語特妙

種種提唱宗風可拈果位人跡應也

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請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

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案也然修淨土者

以妄想為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美味嚼然則不能

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說俱通行解相應

者不妨以祖師心收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

皆其果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齊於諸聖惟心地與佛不殊

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惟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起直入如來地也然昔賢行願毘盧法性是目首具是爲圓修不得以修與悟作兩重案也

淵明入白社聞鐘便歸是深於禪者古德有云若是陶淵明慣着便歸去後千載惟東坡近之

昔有恭禪老衲開放下便穩四字釋有省漸近自然故是禪法

題一

五

龐居士有寒貧百萬者以鄭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有偈曰寒貧百萬歸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个是學人真勝據閨中兒女漫悠悠古德謂閨閣中物捨不得即是禪病閨閣中物捨得即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拳拳服膺便是琢磨之物學人永活不得處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退佛場心空及第歸昔人論舉首曰叢子選耳大慧教人恭禪曰須

中鈍榜紫元選佛猶云選官作上聲者非

東坡先生有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

淨身有老衲反之曰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

好愁人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深於予瞻曰山谷真

涅槃堂裡禪也

古人云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欲二語可謂

玄禪二藏大總持門終身誦之立躋聖地

三昧猶言正思惟圭峯解云非正不正非思不思

卷一

題二

六

今人以不起一念爲禪定者非宗旨也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心不散亂非枯木謂也故石霜語云休去歇去不徹徹去寒崖枯木去古廟香鑪去一念萬年去侍者指爲一色邊事雖舍利八斗不契石霜意去六祖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皆正思惟之解也

思而短慮而障鬼家活計德山此語與中脩不惡而得不飽而中從客中道聖人意是同是異蓋不

思不勉人人本非所謂性也聖人則性之耳若誠
得不思不勉之物雖思勉亦是善提豈惟思勉難
不得不中亦未嘗與不思不勉相違悖豈怕費裡
走驚有僧謝大慧竹篋子
語曰覺子怕走驚耶

張拙詩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是

六根終不可動也人生未有能不動六根者雖精
木灰灰亦必有以使之安在不動耶不知石霜所
云動者乃趣向真如之動也臨濟云一念馳求不

張子集 卷一 題識

敬覺聖情凡問佛問法是爲動耳永嘉云心是根

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心境淨時光始現心法

雙亡性即真與張拙詩下轉語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蓋以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

性也何以故萬物性離故若萬物之性果非離則

聖人亦不能離之矣萬物既空煩惱安得故禪家

有法空人空之說

心地法門猶如下種宗家之語如彼天澤所謂一

兩者謂月印千江諸修觀者皆非了義矣然如耳
根聞通三真實則於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又與
諸觀門有異蓋以逗此方之機恐他方耳根未必
如是也今人但慕神通只在兩耳但不能心通反
累三真實之靈根可歎也

初於閤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
無圓空所空滅此以上猶在生滅中攝直至生滅

張子集 卷一 題識

既滅寂滅現前方是那伽大定前是觀末句始是

宗謂達摩爲觀者化身不虛也

知之一字象妙之門又有云知之一字象禍之門

般若無知論所破者知也永嘉證道歌有云一念

若靈知之體是所立者知也心經云無智亦無得

近於遮遣經云轉識成智近於表陽明先生議此

爲良知之說猶是宗門淺淺之談宗之者與聞

之者俱未曾深研法要也

蘇端明文章妙古今雖韓歐富却步良蘇韓歐皆
未精內典而禪宗最盛於子瞻之時又有著宿與
相盤旋是以悟後言語六通四關餘如無垢無盡
雖深於禪悅而筆不及端明故其文少遜所謂兼
若有三有自性般若若有觀照般若若有文字般若蘇
公可謂文字般若矣

唐翁嘗謂禪典都從子書翻出尚有列子未經翻
出更當變幻不知謂何等語也吾觀內典有初中

善善

惡惡

文

後發善心古德有初時山是山水是水向後山不
是山水不是水又向後山仍是山水仍是水及華
法界觀理無碍事無碍如意自在事事無碍及佛
國禪師十牛頌自尋牛見牛牧牛以至入涅槃手
人牛不見等次第皆從列子心念利害口談是非
其次三年心不敢念利害口不敢談是非又次三
心復念利害口復談是非不知我之爲利害是
非不知利害是非之非我同一關捩乃學人實歷

悟境不待東家承平時佛流入中國有此爲證也
讀莊列書者皆當具此眼目無論莊列即韓非子
亦有制於爲虛是不虛語荀勗文中子書所紀無
者若關尹子全是珠林玉屑必非周時著書即不
去天地去識一語誰能湊泊并爲恩宗亦該之矣

五經論語之外子史文集所有議論不遇及相
遇改頭換面無甚精微之言鑿破混沌者而內典

宗門之書間有之如僧至德山曰久嚮德山有龍

善善

惡惡

下

潭及到德山潭既不見龍亦不現德山曰子親到
龍潭又僧問世界與麼熱向何處避德山曰鑊湯
爐炭衆僧曰又與麼避德山曰衆苦不能到又玄
少曰諸方皆說接物利生有三等人何法可度
如無眼人不能以指權整拂度無耳人不能以
繩說偈度無舌人不能知其所迷所悟又如何度
在此三等人度不得佛法無靈驗也時有一僧出
曰某甲有眼耳舌請師如何度此等言語皆非子

史諸集所有覺晉人玄談戲漫無味矣正是第五
房文筆得力處

昔年曾問密藏禪師大悟大徹之人作何証驗藏
公曰但問答之頃不動稍疑者即是少有擬議佇
思即非真悟道者今世都應無此入耳昔有僧參
禪德德問之曰汝從何日發足僧答曰初一日發
禪德曰初一日二尚有疑議否余每念今時人士
各有字有號此字與號乃有生以後互相稱呼但
有呼即應不待思索此與不思而得不覺而中者
何異若問佛問法便不能爾難復明了必費尋求
或以參叩所得者應或以記持所得者應所謂思
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也
衲子有見空劫以來自己者不能透脫即便據以
爲無上菩提此永嘉所謂蘊納在心即爲受陰也
若因而棲物利生縱橫排喝如火聚觸着便燒
如金剛鋸犯着便永永嘉所謂行用此理即爲行

也爲山爲仰山曰親子達道集人幹界此理可
處面可懼已

大慈和尚在川勸會下機鋒橫出川勸未深許可
大慈不服勸曰待汝一場熱病方知吾不汝欺以
後大慈辭方果得熱病以平生悟頌對治無一得
力者乃奮袂辭制應和公案始得了事川勸曰我
當初看朝汝離汝今罵我去也又玄沙云道人行
徑如火消水清既離弦無反回響天章龍巖之所
不攝雖有中陰所向自在夫七真玄學耳藉云泰
學之時初則從他病疾則從他疾而宗門大老顧
以悟道爲敵熱病敵生疾之具抑何不倫然如來
以一大事出現一大事者生疾是也人生無不可
以偷心應惟八苦交煎四大將散一毫偷心用不
着故曰見鐘不識金入識始知錯
北門弟子之亡日月二至不知仁至之日境界
何趙州曰入後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無論一且但以一日論將此身心如何安放如何趨向始為使得也洞山在山四十年地神淨竟不得忽一日見厨下有棄飯曰施主之物何得作賤如此地神即現形作禮自通向來不見之故蓋一念者罪福相即為鬼神觀見四十年中住客行三昧可知倘修行無力抑論不少矣此則不止三月不違已也趙州有十二時辰歌或亦禪和所托趙州呵佛罵祖直欲不挂一文字脚安得多許終索又宗家有不容話者曰出家人無補線之隙安得與汝閒話又存日暫時不在如同他人方可為惜寸陰者今人但以一日之內不犯十惡為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臼未為無業也再讀曰子思日敬又曰子言思日孜孜似矣但大修行人欲無事於休去歇去冷冷湫湫去寒崖枯木去而終日深夜近於無事非居心遠本之肯手日近來等完徒但貼陳齊語錄有云汝一念心疑處便是

佛魔佛魔俱掃更有何事以此為休歇不知能自信否若不能自信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安得撒手放下以為千了百當漢以故二六時中有三等事一則研窮至理以悟為則一則坐禪入定昏散日經一則看經參論薰煎若種種深淺不同各隨根器可以使得十二時也
觀師答問常有不經人遺語余曾問菩薩處胎受生之後還知前生為誰如所云宿命通否師曰聖人無我但受生之後前生所作福業發現宛然如一日安用自知為張三李四許多我相又余時方應舉口用攻舉子業余問此於學道寧不相妨否師曰譬如好色人患思憶病此人二六時中寧廢着衣吃飯一切酬應否雖復着衣吃飯一切酬應其思憶病相續不斷即作意斷之其病益深李太師詩曰抽刀斷水水更流是也有患煩惱塵緣能障道者若為掃除師曰如一男子有殺父讐母情

欲報拂拭純鉤畢生尋覓初開張三二十年後知此真學本是李四便令張三直覓李四諸人欲掃除煩惱正爲未知真覺也此語與張拙斷除煩惱重增病更覺透徹今紫柏老人集乃不見截知法語所遺多矣

傳奇所載若渡藕還金要育妻嫁官女等事後人豈無笑同者而報應不必盡同亦有了不見報者豈如詩文撰造滿朝華於已拔哉孔子曰視其所以

李卓吾

題辭

五

以言與之同事舉人能知也觀其所歸言與之同念鬼神能知也若突然兀然無依無欲與之同心則非天不能知天且不達而況於鬼神又況於人乎故曰察其所爲雖然大聖人自待甚重曰知我者其天乎似天亦有不知者雖復不知曾不爲怨以故二帝三王之報有時而盡仲尼獨以萬世爲主論至於此則內典定業之說又落一層矣噫翁解以爲觀人之法要亦學人自修之法也自修者

從此自勘

果山有二僧至雲間傳其師形色天性一難曰

色既是天性請問形色壞時天性壞否若天性存則與形色是二非一何云形色天性若天性隨

形色而俱壞遂成斷滅難可了知余時會食拈云

果曰此是形色天性又拈一餅曰此是形色天性良以真如隨緣不變真如無一息不隨緣則形色無一息不天性蓋四生六道之中刹那剎那無時

李卓吾

五

不住誰非形色但說四大各攝一身分段之

形色已壞者無有是處古佛不云乎三昧事無相

何壞復何成華嚴六相義曰不動自位而爲壞以

此推之吾人二六時中念起念滅皆屬形色不生

不滅者即起滅不停時天性也

其處寶鏡三昧云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覺

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覺

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覺

便是我優。或曰：三世諸佛不知有半字。曰：始知有以權其信跡也。洪覺範註解本此蓋是接物利人之錯。錯要亦指寫本地風光通一線道耳。何則？以有下劣寶凡珍御則不住下劣邊可知。以有驚異羣牛白牯則不住尊貴邊可知。故宗家有尊貴墮音玄蒙在西土立唯識義彼因譯論者各立利字互相詰難有義負墮即倒却利字墮之名尊貴以此

中峯語錄泰高峯師師問日間作得主半否中峯云作得主半又問夢中作得主半否中峯云作得主半又問半醒半睡時作得主半否中峯擬議耶被訶斥以此更參乃有悟入吾不知中峯悟後半睡半覺時果能作得主半否若作得主半即是云識何能了事不見壇經所云汝當當下自知非自悟也。光常顯現于玄門定觀經乃云唯滅動心滅照心但疑空心不滅存心不知其所謂滅所謂

疑所謂不滅所謂不疑者純是六識用事安得大平美六祖知非之旨乎故曰菩提無是處是則非菩提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煞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紫柏老人作雪山修道贊曰明星一點是非媒贏得兒孫將汝賣有講學人以世尊一手指天等語爲李便正是

事有古人稱拙而後人特巧者亦有前人所易而後人特難者如舟水之變爲桔槔井田之變爲阡陌巧勝拙矣及秦學事乃不然二祖以下南岳以上師家點化曾無多事一聞千悟得太解脫不可不謂之易不知何年始於秦話頭着到其初以無義味語置於識田密密根究如藉沒百萬財產又變百萬納官若無了日反得徹悟又將一千七百餘年之疑始爲穩坐如張商英自謂拙話外無不明了一事悅呵之曰此既有疑其餘安

得無疑而大慧每以麻三斤乾矢橛等語教人。此
至片至誠心。參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或不悟。
亦可。世世不墮惡趣。生生不失人身。此之爲難。比
二祖南岳。輕輕點綴。便紹祖位者。何啻百倍至大
慧之師。川動諸錄。則曰一千七百則公案。但有一
悟入其餘不必盡有。莫同此之。或難或易。皆因往
劫。般若種子。有生有熟。循業發現。亦緣此方。教體
有盛有衰。臨濟一宗。宋以後。遂法堂草深也。

卷一

遺教

元

古人以水喻性。荷澤得法於曹溪。指出心體曰水。
是名以濕爲體。心是名以知爲體。最爲片言。居要
乃永嘉曰。靈知王陽明曰。良知。翁亦曰。虛靈不
昧。其語似有消訛。若爲分析。曰永嘉之所謂靈者。
即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尾。了了常知。故自言之不及。非以能
知。非以能法。想而爲靈。陰符不神之神也。若朱子之
虛靈不昧。則謂其仁義禮智之所自出。如見孺子。

夫才即是體。聞乎。就聲即起。蓋惡動於善者。機
心。陽明之良知。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
惡者。情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致良
知。夫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於禪矣。而知善知惡
是良知。與陽翁虛靈不昧。何嘗相悖。世有宗良知
而詆陽翁者。外矣。若以水喻陽明。所謂良者。清濁
未分之水平。陽翁所謂靈者。清濁既分。但取其清。
以爲原。初水平。雖無陽翁。固迥異於禪陽明之禪。

卷一

遺教

平

亦非張無盡。張無垢之禪也。爲其認定無善無惡。
以爲心體。即與不垢不淨相似。而與不生不滅。猶
懸不見。楞嚴經耳根圓通三真寶。有常真實平佛。
言常。光現前。祖言無訛。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
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惟此靈知。輝
天蓋地。亘古徹今。豈無善無惡。便稱一義。至於知
善知惡。與諸第六識。宗門轉識成智。正轉此識。解
諸良知。永嘉云。法身般若解脫三者。一念全具。方

為一念相應此靈知也自性夫般若解脫亦有不
著法身者而證道歌又云法身了却無一物本原
自性天真物何耶靈心神子豈可其語話也宗家
有語者顯其無語之物有修者修其無修之初類
子竭才方見卓爾博文約禮孔子所以竭其才譬
如明珠沉於海底必涸大海之液清然後見之故
為山云以思無思之妙運思靈寂之無窮思盡還
源立地成佛若有一事一轉沾帶則謂之被帶謂
之借借障所用金剛王劄正謂此等孔子許顏
淵曰知不著來嘗復行夫不著者豈謂身三口四
等不善哉蓋繫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難
銀是已他日又曰拳拳服膺是猶有得膺之物在
故判為三月不違未見其止法華經云止止不須
說我法妙難思止則罷矣

卷大般若經也何以故自在即是法身見法身諸
即是觀照般若六祖所謂大圓鏡智能出生妙觀
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也永嘉料揀有般若法
身解脫三者一時具足乃為微悟慧之在法身中
一了百了若有時在有時不在則非自在故曰放
下便穩此又心經之心

自性三真實即在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故世尊
云奇哉眾生有如來智慧德相臨濟云汝等諸人
身在雲霄心在糞堆裏如彼老鴉此意可參也但
想參時愈迷耳只謂此事太近文殊於楞嚴經儘
力讚歎至維摩遂以默然為不二法門

永嘉以法身般若解脫分為三又曰法身覺了無
一物蓋人人具有法身但不了覺耳此了覺即般若
也吾人於展經須悟道只如是我聞四字余謂
此經自在二字可作六百卷註解

幻即轉青山白雲離幻即覺白雲青山雲不可

即幻復謬不以爲幻也魯臺太虛游氣亂清以爲
非幻也如意自在絕勝總形微會個中意日午打
三更 戲舞幻上人書

雜紀

天啓四年秋河南撫臣程紹以傳國璽進其昌時
官禮部左侍郎故事違奉必縣禮部因捧表副使
張夢齡先有摹榻絹本得此藏之家以爲家慶璽
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端經高
三寸八分進之日爲十一月十三 皇上御殿傳

鳳廷臣受朝賀羣臣禮萬歲三舞蹈而出有詔賞
賚撫臣以下有差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宰相事也戰必勝
攻必取大將事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此論之外者也有相則任將必得其人如李鄭虛
贊皇是也注木之變已是無相于忠肅之成功
無相以撓之若更有一人在忠肅之右即爲掣肘

又復有諸言事者旁聽之則社稷爲重君爲輕之
語能言不思不道之梓曄乎遊在之役無相無難
而又有言官道不可竊庶中丞璽云遊在之亡必
亡於臺諫之手遂爲萬論矣此時雖有忠肅庸濟
乎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體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
禪屋三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婦向之
曰內翰一撫富貴却都春夢也東坡然其言勝舞

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遺夢不果蓋終其世無一緣
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論故隱淪諸然開口
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遠矣

東坡守汝陰作憐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見也
錫鼎曰鑿枲交設合故靡窳亦油仰承奇怪四張
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降地布床又云道
獨隔水無遺不減春朝花夕秋如月場無脛而幾
無異而翔弟子由亦云吾兄和仲寒剛立采視身

如傳有完碑休山碧水結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
憐民憂頽泉甚清頽各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
龍舟匪車亦可相使

岸公每歲入霽溪林密山深處抹茶加以焙製分
布好事家且口授火候委曲覺君談茶錄猶爲逗
漏陳微君錫以嘉名進之果位而唐居士重說偈
言要使喫趙州茶者洗佛閣澄腸胃不負授記因
緣也

寒字子

通疏

五

絕學無爲者禪猶惟恐不深了斷生處者經行處
其不達然修證難殊勞連自一拉佛擔登究竟此
游山耳奇峯上人以拾字紙爲生活忍開茶紙拾
已竟靈雲活本是無字處因爲書此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閱世諸
題文銀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
稱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新泰中書九卷不言相宅乃卜籤前知之術門大

朱及讀而爲人所焚今世所傳青囊僞可知矣

抱朴子云洪聞之諺日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
夜行人今不得知者安知山林間羽客昇仙哉夫
草澤間士以隱遁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
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
真者亦何急急今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孔北海告復劉玄德玄德過堂曰孔北海亦知
有劉備耶曹公視北海不異敵國曹劉皆人雖未

易動也

通疏

五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鶯有子七人客有言鳳凰一
將九子者余以爲喻然其書不知所出今日讀鄭
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頤頤璵璣玕璣璇女一
適盧根恒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
間出於舊觀縣歷塚古之淇澳也碑立於大中十
三年當以會真記歲月參攷之

張東海題詩金山有西飛白日竹於我南去青山

淨笑人有一名公見面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內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狎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每聞吳中表尚書之清德今年以僦居至一樓房居亭曰此樓不甚久曾爲袁尚書僦之每就樓上炊炊若處屋輒無色其貧如此

袁尚書婦無視孫女以餼縻袁尚書善數平生不

卷之三

題跋

三

能舉每市現爲晚餐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饒以十全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繇此然每攜妓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吾松前輩曹定菴以憲副歸里中家甚貧太守使人餽粟以斗爲數易資前太守以粟至曹公不受作書曰老夫不食三日矣不敢虛賢府公之賜其介如此此公當不愧古人若蘇之袁安節則定庵

之流也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漚去家百里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空勝對引翰墨間作吳苑酌真娘之墓荆蠻尋繹齊之踪固已胸吞具區目瞪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青旣悟炊梁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惟求羊是羣出則千峯萬壑與汗漫爲侶茲余兩人敦此風好耳

卷之三

題跋

三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余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聞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高郵夜泊堂開堤大湖月色微勝以爲城也至詰旦水也竺典化城無適是乎

北岡山在京口有宋元章勝書天下第一江山寺名甘露寺在山下平岡遙遙里許鐵甃最勝處也辛卯五月四日余與陳從訓李將軍游眺

惠山寺余遊數次皆其門庭耳壬辰春與范爾孚

戴振之范爾正家煙原道其肩與從石門而上路
窄險孤絕無復游人捫蘿攀石涉其巔際太湖森
茫三萬六千頃在決背間始知惠山之大全

吳中山有兩支一自大陽山起祖盡於天平金山
皆爲獸形其山石帶土一自穹窿起祖盡於上方
皆爲魚形其山土帶石蘇之勝在具區具區獨有
七十二峯

檣城在府城東南越榑王居之今名大燒米元驛

有大燒村圖說也

梅都官園梅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傍與蘇
子美爲隣

石湖別墅在橫山東宋范成大創因越來溪故城
爲亭榭內有天然閣孝宗賜御書石湖二大字范
鑒石湖居士以此

香松之山機雲以古賢名爲名鍾賈羅余以居人
姓爲名惟南幹北幹以山之形勢爲名鳳凰天馬

以鳥獸爲名神山原名辰山在諸山之東南次於
展位今作神者訛也大都江山自開闢以來何有
名字皆世諦流布相承踵耳詞人挾江山以爲境
江山亦以詞人爲境齊魯青不了澄江淨如練是
爲山水傳神寫照語也山水亦樂得之

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其
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
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齒牙如是因昔赤壁
一正向來之謬然余以是并疑吾郡有小崑山未
知去抵鵲村路幾許使余得繫空游之或亦如小
赤壁不須多遜也

澄鑒寺在中湖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仲
醇修葺之余爲題其門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其
幽勝可知矣

客從黔粵來連點蒼陽邨之乃賦家未嘗題
語也如高人韻士巖居僻處避絕人境而引旌不

到竹車盤書方之東南丈山尺水便有懸綴如石
瀾廣丘云云者真有幸有不幸夫第不知理名刻
來亦復山蓋所自幸否

三衢有爛柯山是王績藉遇仙處石梁亘空六月
不暑

武夷有大王半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爲魏王子
壽曾會羣真於此素人間可哀之曲

武夷接笋峯奇絕爲天下名山最佳處余不能登

題跋

峯舟行仰視已在別一世界

王

昔明倫在沙縣東山始建即工余爲題曰昔明
廣數十丈邑文學其成之而水有立石石有題字
水蝕其半余意得之爲宋馬少游墓然何以在泗
流最深處而又以捨皮忽躍出探之物理皆不可
曉

太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山秋氣未深樹影

葉落衰柳依依

洞天巖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其上
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者靈跡其巖廣三凡二揭高
三勿餘滴水不絕聞人未之賞也余創而深索之
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
五章巖中有流觴曲水縣令徐若與余飲竟日頗
盡此山幽致

巖於徐文貞公續集中讀迂直先生集引因念郡
大夫修誌當採以傳而恨未觀其集也茲從其孫

字子美

題跋

王

見先生手書詩若文大雅平淡正始之音蓋陶南
村楊東里風流未遠不作鉤棘翻空習態而書法
亦近宋仲溫特開窓信筆不其作意本色故可想
見也文貞公於近世名公之集鮮所許可顧以先
輩典型重先生而以先生之不用爲世道惜品藻
如此非夸嘆子所能知矣

世人以生時爲定命釋家則謂之定業定業唯具
宿命通者能知之吉凶禍福與善惡不應者果報

也與吾惡相應者花報也花報在現世人人可以
理惟果報在前生雖李虛中張果老亦窮於術吾
未知憂越龍著此書有裨於世乎否雖然其言五
行生處之變則幾矣世有明眼人必能賞之

之秘

王弼山先生戒子弟勿攻詩恐爲舉子業病即弼
山舉子業無稱也王文恪瞿文懿聖於舉業皆不
能爲詩乃近時詩人往往拾青紫如倪芥則何以
故豈性哲無兼材而時流多毀美乎蓋文章之廢

卷一

三

至今而始露其解粘去縛不主故常不落言筌者
皆詩法也假令王弼而在必易其故轍否則拱手
入老經生隊矣余始識京山李宗文於童子科數
其早慧何詰不極去楚十餘年而王幼度傳其杜
曲集迫讀之不早元白不治王李解粘去縛超乘
而上所爲文章法者具在耶稱詩又奚爲舉子業
宗文爲本單先生之小阮當爲宗文傾倒寔
之藏極其才情之所如以昌其詩弼山爲失

言矣

昔王心齋先生居泰州爲買人居停主較然不欺
人歸之如流水先生自悟忠信可以動衆獨目不
識字無如聖人道何也乃就塾中聽學究課童蒙
久之又從縫掖爲經生師者聽其解傳註詁然有
省先生乃自立難有聞其說者驚詫曰此非吾輩
所及越東有王陽明公者其指類是蓋往辨證乎
先生以弟子禮見陽明既數日復疑之請陽明還
四拜禮陽明如所請不稱師而今徐曰仁諸高足

卷一

四

與酬義先生乃更執弟子禮爲陽明羽翼而是時
有會首舉林公春者師事先生先生無所遜也今
吾鄉徐樂野亦起家心傳以忠實心誠信於士大
夫雖未嘗高談性命以爲什一而風雅旣治生
而遠生堂夜行不休者可同日語哉余友陳太僕
高亮少許可顧心重君爲之立傳斐然千言事寫
神照蓋有名鉅所不能得之大俠者而君得之其
與林公之重王先生無以異也君今年八十所爲

八千歲壽八千歲教者斯文在矣

律與詩文同一開張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極有人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歸天骨非鑽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強入蕭氏文選正與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韓柳以前此秘未觀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爛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得十分謂事可學而能耳講史云若其氣韻必在

題跋

生知可爲焉論夫余初習時琴師第一手謾余學之謀於巖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但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令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學嘗見妄庸子有舉微黃庭經及僧家學聖故事道流學道吳興者皆絕口似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中排之不去又東施不沐心未必爲人所憎厭也海宋文人著集至百卷者無數消滅殆盡而獨存柳歐蘇曾王江湖萬古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

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每舉示人不得解者今爲乎世勿履羸心人也 卷十 仲字冊

玄宗幸蜀時曰此去劍門水綠山青鳥啼花落無非助朕悲悼故知嘯詩之工羯鼓催花聽霓裳曲時嘯詩乃和嘯耳文生於情信然

白香山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任春隨樊素一時歸東坡感其語以樊素竟棄香山去矣獨侍兒朝

卷一

題跋

雲與坡公終始願以白香山又有嶺南之訣此輩何幸得附爾公以傳又豈止杜甫少游黃鵬野鴛之論乎

白香山得法於鳥窠有六漸偈深入禪悅不知何以多爲情語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蓋千古壯夫惜時之感魏武老驥伏櫪之句堪令人擊碎唾壺豈關銅雀臺伎者耶知此可與讀琵琶行矣又樂天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任春隨樊

亦一時歸此亦所謂春盡絮飛留不得題風好去
誰家刺當時驚人行徑所云又拖琵琶過剡歌
亦可爲琵琶行解也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來之未落其筆沃若他
木不可以當此林通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
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
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業
發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萼

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

此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

詩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能瞭然齊隋以
神氣都盡矣

東坡戒殺自謂經憂患之餘今有不懼世網而淫
物命行刀塗尖塗道薄滋味養悲心者尤可斷

下蕃贈余七言近體二章格調雄厚詞人之超超

於者者中有牢愁語余亦觀其意然亦成詩識衆

懷余丙申持節長沙有題畫寄友人陳微君仲驥

詩云隨雁過衡嶽街闔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

離騷經蓋十年而余再游三湘事與境會若預焉

錄懷者又甲辰出山時有題畫一絕云微書雖到

門猿鶴幸相悲緣知湘楚游故是離憂處及余行

節以法裁諸貴人楚善怨又有耽耽者余自解組

歸猶恨在陶今八十日之後二詩皆成詩識余與

于蕃贈言而三人出處有定數何足逆計也于蕃

寓書於余謂以好收余書囊爲之溢夫富人欲殺

而清士好之特甚余則幸矣于蕃得無有詩人之

窮也乎

李道生枯蘭再花詩刻余不以爲花請直以爲詩

得善豈若家太白所云聲名從此大泯沒

他者此花爲曉兆乎大都詩人於下乘詩魔有所

不取即其枯境龍蛇之蟄於隆冬者禽氣守也醉
醒之醉以千日者酒力厚也太陰煉形五百年應
真入定一小劫榮可枯枯可再榮亦何常之有顧
其枯何若耳道生剌心去智而專力於詩今固枯
後再榮時吾安得以發國香通結夢等常語綴其
後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概讀長
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開道

者不待參易窠禪後方能爲八漸偈動靜交養賦

悲秋爲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爲之後者

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王之外別猜一奇雖薄
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詠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

騷耳宋人猶有謂賦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賦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思愛苟不

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食情然後展戀戀憂思

疾疹無乃兒女小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

白大夫非無淚不瀟灑離間仗劍對樽酒取
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五分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若
獵猶也其推服如此宋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
代楊少師蘇之詞宋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儼
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宋人特工於詞曲蘇歐秦黃其最著者惟王半山
爲之風骨稜稜脫去豔冶態雖秀纖而嚴冷不得

以教壞人家男女相嘲也

顧光祿公清宇於前已外歲遠青蓮勸余時與莫
廷韓徐孟儒宋安之輩常爲泛宅之游距今五十

年矣原之思其所處重爲修歸山陽聞笛人物勝

然獨百較詞翰依依當日情踪宛然在眼題此志

金陵春艸看時存以松蘿者相貽者平平

米山館得愛尤物詢知爲閩汝水所蓄汝水家

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歸舞而不下蓋知希爲貴
鮮游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爲貴人所侮作號
茶論如汶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

國之有是非猶中國夷狄不容並立必有庸德夷
狄者而中國安必有排折邪說者而清議立若聽
其自相角而袖手旁觀以免於謗怒是夷狄中國
聽其自相屠戮而曰恐夷狄之怨也可乎

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屈英雄天下有事
則賢者得以識力而治不肖猶之宋延清之奪袍
李景讓之舉杯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
矣土木之變于忠肅第一步司馬豈無公卿在其
右者而舉國聽其成算無敢或諱是其驗也

題跋

書品

唐人書皆肥麗宛轉藏鋒能蓄得筆住不直率流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微但書法卽畫家用筆亦當得此意

晉人書家顧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詞蓋爲法所縛也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穩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奈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能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蘭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書法中非唐書可當以其無門也因寫唐大詩及之

褚河南書如瑤臺嫋嫋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所謂宋唐平錢心石腸而賦情獨冷懿顏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稟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侄蔡明遠劉太冲馬病虎臨乞水諸帖最爲烜赫有名直接三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柯柯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癡人前不得說夢說着

天世界聊

題跋

顏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耀而魯公書法鬱勃奇宕不似登善瑤臺嫋嫋姿媚自喜蓋書法本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書後更如何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應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仰米海岳書自率

更得之晚年。變遂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猶非寫論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則以勢爲主。差近筆法。今榜書如米老之寶藏第一山吳瑀之天下第一江山皆趙承旨之上。雖顏魯公猶當讓席其得力乃在小行書時。留意結構也。書家之結字。畫家之皴法。一了百了一差百差。要

題記
非俗子所解

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人矣。有誤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畫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工具體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題文較。各有短長。行間及密十字。一同吾不如趙若。歷代雖得其書。未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從。唐書因生得秀。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書意爲

吾作意難書。亦輸一籌。弟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軍臨池。水盡墨。墨假令乾之。若是故富勝余於趙。亦難。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吾畫無一點李成關。全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改恐余所自評。猶類僞兒。不覺飄耳。

邢子愿侍御嘗爲余言。右軍之後。卽以趙文敏爲法。趙唐宋人皆旁出耳。此非寫論文敏之書。病在無勢。所學右軍。猶在形骸之外。右軍雄秀之氣。文

敏無得焉。何能接武山陰也。雖然。其可傳者自成一家。望而可知。爲趙法。非此則鮮于廉里得並驅墨苑矣。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心正。柳下惠者。秦之余孽。書三十九年。見此耳。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通好於黃庭

蘇贊外有等思米元章以爲經生書又云是一種
好爲物余曾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迫欲朱
援力不能遂落買人手如美人爲沙叱利擁去
失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昇雖使
細恨其東於法故未漫仕不甚實心若兒子輩能
學之亦可通修因作小楷書記之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爲之

蘇軾浮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乎孫皮禮所云

米書集

卷二

蘇軾爲開之難也

蘇端明畫古木竹石贈賈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

周賈者方與之余書書浪得時名潤故人枯腸者

不少又吳子慶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

大夫輒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僞而不辨此以待

後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蘇公好爲人作

書但隸形筆精張戕素以僞便得乘輿若求其

必不可視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卽勉應之亦

不能太又俗子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青瓦居士手自親展日未知一生着得幾兩展

有十七歲學書今七十二人矣米知一生結費

何筆退幾何在禮部時高麗進貢使者詢知余坐

堂上便謂其事想筆跡亦傳流彼中又同年夏子

歸黃門使環球歸進諸余書以應環球使人曰彼

國中所寶如白集故事不如請夏或在此耳

丹青不如老將至富貴於吾如浮雲老杜語殊可

米書集

卷二

嘆天云惜哉功名達後見書畫傳似猶不免俗

吾書無所不隨傲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草筆

僅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

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魏斷不在唐人後乘

也

董鴻字浩然亦曰鴻乙余題戲鴻堂帖曰飛冥鴻

其高戲鴻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充斥鴳笑羽

事也最看子爲冥鴻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又宋

劉次莊有歐魚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圖行世
孫虔禮所稱書有五合余無感惠殉知之命而亦
無意違勢屈之爭身爲士夫但以此爲悅生之事
雖請毀非所問也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弟少生耳而予昂之熱
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
一籌書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錢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

卷二

題跋

退風逐電畧無凝滯皆是頗尚書米漫仕書法得
來書家當有知者

憶余爲此書是甲辰冬時余初有楚中之命偃蹇
不欲出顧念山陽語可以自老書以見志今年秋
解綬歸來雖落彭澤八十日之後然再披此卷差
可不愧矣聞于蕃於余書有昌歌之嗜當書告墓
文以贈之

丙午隆夜前二日憶雪不可得家有王右丞郭恕

先雪出須雪乃懸壁遊賞今年未之試也遂竟寫
雪賦一篇若上元無月當然燭寫月賦

昔人以副秦美蕭爲後人屢作此太玄賦又是辨
誣公案故書之

余性好書而懶於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
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
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未
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

卷二

題跋

自知之若前大作書不苟亦不免爲名使耳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後七年終

成堆疊成日無望矣書道安得進乎

千文凡書四載先後作止筆墨間闕幾如寫一大
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
吏讀之餘余所愧于稽叔夜也

江右其侍御甫以所藏鮮于伯義書老杜茅屋秋

風歌見示余爲跋其後并臨一卷侍御頗訝其相

不知余乃降格爲之耳因識於此

隱居所謂此二人或卽許先生也今閣帖中多許

書黃長睿米元章各有辨誤況王著憑秘殿徵書

摹版尤爲失真吾嘗謂古帖不足學學書必見真

跡以此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此吳太學集余書而填廓人石者以余不耐多書

故也昔蔡君謨書畫錦記每一字輒書數十擇其

冷者存之名爲百衲碑吾鄉陸文裕公書一紙嘗

罕書矣

歷十餘載書家之不欲自見其瑕如此今余既多

所存鮮所廢今太學得收其疲卒輒爲一軍則余

實拙於匪瑕太學不能爲余護也然真結習之勤

所期托吳太史之筆以不朽乃公者真孝子事矣

吳憲副養

廉行狀

不覺利欲之感情一語乃此篇提綱非此何以服

禮法之士哉顏光祿詩云劉伶等閑關曉情滅聞

見酒徒故不易承當也

奔州公嘗呵唐宋人文字如此篇索之四部索中

書有一石王公且爾况耽耽撼大樹者哉杜樊川

韓退之桃源行謂神仙渺茫于瞻祖其說杜樊川

所見乃避秦之子孫世居武陵者右丞此詩真爲

淵明誤矣然退之從子湘在仙籍子瞻一生好輕

舉延年爲通人之一蔽何獨於武陵人致疑耶右

丞作此詩時年十九及中歲好道晚年有白髮終

難變黃金不可成之語當亦有昧於韓蘇兩公之

持論矣

持論矣

蔡忠惠公進小團茶至爲蘇文忠所讓謂與錢思

公遜姚黃花同失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際情意藹

然猶見於此且君設未嘗以貢茶于寵歟綴太

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歐陽公滁州二記

知其不肯書茶錄余以蘇法書之爲公懺悔不則

盤龍詩何幾臨海久有何罪過凡持論不大違人

情可也

張循王之孫繼捨宅爲寺有發願文集宋元章書
爲之行於世今五百年矣寺廢復興則余友吳中
丞本如爲方伯時金湯之力徑山禪師慧空菴來
徑山新引同志爲四十八願衆生以錢刀爲願
香勝深山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雖通都大國猶
如緣木之魚蓋憂乎其難之然張公願力能感
五百年後之宰官慧公願力何難信當世之長者
慧公勉之

今日觀局客烟雲過眼錄有陶隱居寫小楷黃庭
外景經與大洞經此二經尚無石刻何論真蹟又
有楊凝式書平文今皆無傳想見元末國初法書
獨爲衰中之盛今東南惟晉陵唐氏姑蘇韓氏猶
存項氏收藏差富亦漸爲好事者所據此外寥寥
無聞除行游天下往往地闊千里無一卷一帖可
入眼者欲如宋老之作寶章待訪錄矣

畢大絃鶴林玉露談山居閒適之趣可以動俗

忍癢之流以爲不情語耳余自出春明來十餘
年日涉此境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不敢以貽貴人
惟一丘一壑與吾同好者方爲拈出所謂一日
清福上帝所靳吾輩不可不知足爲達者笑也

詩家以曹氏父子爲三祖若其文章之品惟屬陳
王蕭選所裁爲表爲雪皆聲叶宮商體合風雅未
有勢險節短若離若合如子桓此篇之蕭散縹緲
歌可舞聞晉人清言之端恍若雲觀深之習子

建安能獨占八斗真難爲弟者矣

每至暮春耕口寫蘭亭叙一通今日舟次柳上簡
篋中得烏絲唐牋但可作行楷遂書此序自正月
至今兩都士大夫未得黠幽之期群飛刺天黑風
致傷人人自危安知有黠幽不聞之適乎此時寫
盤谷叙較勝蘭亭多矣

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題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
坡手在矣誠可想李伯時宋元章皆歟公於追論

元祐黨籍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
世人以須臾富貴而賣友排賢至有助之羽翅而
反戈相向者其於忠孝大節何有也丙辰二月之
望偶筆者此一似詩議是年八月二十日重題志
慨

范希文岳陽樓記宋人獨以爲傳奇文東坡醉白
堂記一似韓白論耳文章家之重體如此若夫希
文之先憂則不愧其自許矣宋之古文實蘇范公
第一

推尹師魯開之又以公書法絕類樂毅論雖文與
書非所以重公在此道中未嘗不稱當行名也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
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榻徐李海書洛州府君碑

以其意爲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
成自喜不計工拙也

畫錄堂記

余魯書古詩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之爲
十九體山東許尚寶一本新安門生方胄子亦

本與此而三但此本不用各體似無忘羊岐路

朱陽舟次奉陳琪華館丈良觀談義與吳文肅家

藏宋元章書離騷經世世珍之蓋李文正題爾爾

余獨命之蔡元長然以沅蘭湘芷不當屑於姦相

之筆明知非米而仍命之米正是權教非實語也

琪華丈肯余言且謂蘇黃米蔡正是蔡元長今屬

之君讓書諸中自其史家蔡鉞聊記之

蘇觀鴈食海若震驚文中丞張公夙受圯橋之一

卷二

法

卷親統越絕之六千筆觀獻俘殺虎徵應公是以

有此詩春容大雅則杜陵縛雞之篇鬱勃恢奇似

昌黎驅鯨之作緩帶臨戎登高能賦殆兼之矣弁

以拙書詳見圖跋

張中丞射虎行

此趙文敏爲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以意做

之後有鮮于太常跋云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

與其他應副人情者不同乃知古人以偶然欲書

者爲一合非云出自妙指縱橫皆合也

王右丞應制詩昌黎所云愉樂之詞艱工者不爲
摩詰設也古人才大無所不宜耳

裴將軍舞劍張長史運筆吳道子畫變相魯公輩
人也因觀魯公真跡臨之

裴水王尚書家藏顏魯公贈裴將軍詩余曾臨數
卷此其一也今爲伯應所收伯應自其尊公墓廬
携來所謂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迴者且見之海
上舟師何止公孫大娘渾脫舞可助書與余惡札

裴王真一

題二

上

益自愧矣

右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
有宋情余友陳懿卜墓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
生不知幾十本顧於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
既宜者改作既實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
信筆也

存李後主詞刻於淳熙秘閣續帖者後主傳懸鑑
法七字世人罕能得之其詞凄婉真亡國之者也

然在詞場中猶不失作南面王當得銜官周美成
秦少游輩耳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
徽宗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
跋正同要得散卓方可爲也

東坡大江東去詞舊名念奴嬌又改爲百字令後
卽名赤壁詞余以胡浩然宋謙甫樂括二賦皆於
賦外旁出二十餘字故限字爲此於字無出入於

卷二

題二

上

腔不無出入也然次關可爲東坡傳神東坡取忌
不在口在筆文與可嘗規其作詩詩欲之後喜爲
詩益甚前賦以曹孟德此時宰故曰時宰欲殺之
時宰已矣賦自千古常新耳

東坡此詞次關自傷不如周喻之遇主子美一飯
不忘君同意

燈咏三百篇以花影爲亂最是達人大觀人間世
可歌可咏之事諒非花影何但觀燈

跋王觀宗
花影詩

唐子長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滿陵芳草夢中
燭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
白香山子長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謂其亦唐人所
謂今朝聽蕩春無涯不免器小之謂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思愛荷不
窮在這分日親何必同余輅然發發怒憂思成
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
之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仗劍封樽酒耻爲

蘇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做黃
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研媚飛動取
態耳邢子思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
鉢唐宋皆不及也蓋謂楷書得黃庭衆教論法吳
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猶及吳興而出入子敬
間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已
余少時寫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見

晉唐人真跡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本所能
傳既折摹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家因觀當年書
月賦漫題

久不作曉頭小楷偶然欲書爲竟此賦吳都學女
史策筆法今人罕見之不知吾所自也雪賦

悲秋爲賦宋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爲之後者
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玉之外別攝一奇韓陳
言盡去而興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

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秋聲賦

展側理隱起界道因而用之雖黃素黃庭之纖
宋絲不是過也孫虔禮以紙墨相發爲書家一
合有以哉此書在處當以鶴鶴名館知足不辱居

然鳳德書鶴鶴賦

仲宣登樓賦在依劉荊州之日余至荊州訪其遺
跡惟城樓刻此賦耳賦亦非古人名手所書不如
曹娥碑之有右軍北海筆也

往余以黃慶樂毅真書爲人作勝署書每懸看輒
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
題勝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
時不能自立家事事幕府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
之者日須得勢乃得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樂讀長
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
者不待參鳥窠禪後方能爲八漸偈

勅評文
卷二
十一

東坡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

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碟硯極佳但
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
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
明日計可不謂大感耶

書硯

擊壤詩有云爭先徑路機關惡向後語言滋味長
白香山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不
明云事世豈爲身後應何人暫省事前空皆催子

玉此銘之鼓吹也

西京十人便其顯者具史傳若勒敏王璽亦必有
一特功伐太史公不書則萬世不能舉故知汗馬
奇勛必假筆翰而重又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后
朝陳曲逆所差次顏師古以第一至十八爲十八
侯慶項與劉韓彭最著以是呂后所收遂不齒及
當時無一男子訟冤如唐時惟碎韓呂黎碑事亦
可嘆也語至此惟范少伯堪以全鑄于房雖從赤

卷二
題跋

松游委落第三有喻後之耻矣 十八侯讚

有金庚子歲所臨閣帖凡得五卷一爲余門人魏
清明工部所請去其一卷爲東昌許周翰太守藏
之今止存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爲友人分割漸
散失盡矣此二謝書亦其餘也俞彥直以高麗紙
復余書屬趣裝多酬應不能輒取因拾篋中書所
謂神怡務閒所稱合作者以之篆請云

豐官陳奉當家藏米襄陽真跡感慨激昂自以世

無知已獨不憶子瞻所許清標絕俗之詩佳妙又
神之字予蓋紹聖間時修事覺禁蘇黃之跡未公
亦諱言知已交態如此何論蔡天啓二楊小小物
色也獨其書韻逸中法度森嚴一爲做之已已武
林鄒玉陽訪余山中見此卷輒燈日叫好謂米顙
之作以米家筆書之雅稱便美收置篋中歸視議
者恐不免痴僻之請

臨蕭開堂帖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

題表二

王

之古之成書欲後天地而出其擗重如此今人朝
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摹
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余行世余甚
懼也雖然余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
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焉
書各體以副清臣之請

薛古齋帖

蘇端明遇佳紙精筆橫陳几案輒自作書不休有
從索書者輒怒不許近時祝希哲亦然余雖好書

都不自作書每勝日間寤爲人所強而應者寤時
率意塗抹字知後來盡用入石不得少藏真拙也
耶因觀書種續刻題此

次慧禪師論秦碑云譬如有人具百萬貫吾皆籍

沒盡更與索借此語殊類書家闇撥于米元章云

如棹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其處蓋書家妙在
能合神在能離所以離者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
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吃拆骨還

題表二

王

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
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
在

宋跋帖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
借唐榻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
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極鳳翥翔之
變也聞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
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米僧諸跡有其意矣

辛卯各因臨宣示表及之

畢炳文論閣帖止皇象宣示王虞二表不及二王書其精鑒如此蓋懷素所云右軍真不如鍾之論也虞書大類宣示表

唐相褚河南臨禪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之行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

卷二

三

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無以勝日展玩輒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苦其難合也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禪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難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妍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二能學柳說懸力惜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全柳法而趨右軍也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書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屏二本一作寸三版一作十七版正是此種以藏蜂爲網骨脈態勢論也丙寅中秋之望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趙彥辦才得之命湯普澈獨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

卷二

三

摹下真三等群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數之間各加辨証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充廷之輩而吳興題之爲十三版十七版獨尋定武不知右軍有點頭否也

蘭亭叙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精熟於家所可然陶九成藏禪帖考尚有以建武當之者敢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

數手

潘文敏臨禪帖無慮數百本即命所見亦至羅矣
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
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爾余則欲絕肖
此爲異耳

隨手書禪帖乃脫數字此不常臨寫所致藉令如
吳興日數十舒卷豈有是耶書以志吾愧

因書蘭亭叙有脫誤再書一本正之都不臨帖乃
以勢取之耳

蘭亭叙以行款爲重米元章得褚摹其跡割截成
袖珍帖乃知猶是截鶴皆不爲害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借入登善深終蘭亭爲唐

賢秀類第言此帖蓋其衣鉢也書授清臣清臣其
寶之

此本發筆處是唐大日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
得其意舟過崇德縣稅

定武禪帖傳買秋露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家登
中續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已
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編爲魏頭體第
非定武帖耳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聞之謂其書必不得
工禪家云從門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趙子昂臨本
甚多世所傳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學蘭亭
而欲換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難

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爲書家奴耳因臨此本及之
四月六日過俞彥直齋中晴窓暖新著重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米嘗對古刻一似無無絃
琴者覺尤近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

此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絕似蘭亭叙
昔年見之南都會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書畫

變若清而反正藏鋒裹鐵道勁蕭遠庶幾爲之傳神
已聞爲上海潘方伯所得又後歸王元美王以歸

余座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曾若一武弁借觀因轉售之今爲吳太學用卿所藏頃於吳門出示余快余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云卿余二十餘年時書此帖茲對真跡豁然有會蓋漸修頓識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念未必辨真懷素有言謬焉心胸頓釋疑滯今日之謂也時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涿涇道中日書蘭亭及此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稱帖尤爲得門而入

題跋二

三

趙吳興之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官奴帖與丙舍又一家眷屬也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刺戟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以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取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

五百本更換一本即王項可知思陵遺筆今有酒帖中來學辨帖參取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士章語也已卯秋余畱都見真跡蓋唐冷金箋摹者爲閣筆不書者三年官奴帖

右余近購王右軍行穰帖宣和譜載億東焚題送梨帖云家雞野鷲同登組春朝秋曉終人蒼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鄰侯三萬籥余家行穰十五字

題跋二

天

常更得坡公粧點耳彥直索余書因臨此帖贈之古人用筆似疎寔密如環無端余此書做黃庭幾

獲頗得右軍遺法然所謂鳳翥鸞迴非所敢也王右軍有太師族小楷今無傳帖余書以擬之示

東晉補亡章也余此書學右軍黃庭幾數而用其意不必相似

元章爲最在宋亡爲後穆父所賞也須作大進茶亦能辨法帖以爲非其所生

也

天下義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世人但學其
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老杜詩政如右軍書學之
轉連李邕云學我者死良然

今日寫各體書煩瑣未平對客枯筆每做一種不
能百字僅嘗一瓣似窮五技然使紙有餘地涼風
噓之富不止此而丞百里見訪不孤其意未知得
如買紅老換羊書否偶背臨鍾王楷書各一種失

其文句不能與原本相合

先太史墓在震澤瑛洋山每歲拜墓輒愁雲巖村
居間連旬日間弄筆墨以破寂寥今年寒食過數
日猶未有茶欲採茶先墓歸薦廟堂雨恣漫興寫
鍾王楷書各數行明日修禊之晨恨紙無餘地不
及寫蘭亭也

磨墨在軍真跡以十七帖為致佳余臨數十本皆
為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贋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

子才應舉時在參合冊之所謂萬歲通天祐者
是也

余嘗有右軍行穉帖真跡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
種書及武林神佛初自安福傳來唐事絕交書無
墨用筆與行穉帖同中缺幾字乃悟為右軍書
書所摹幾字雖同而後人誤以為李懷瓘耳無誤
彦末為余書石圖識之

十七帖碑本在東唐時唐書家藏之其本亦
有刻本在東唐下友人沈嘉王處得碑本本曾
一書上於沈嘉王之子思同卿見所刻石即王本
也余以碑本之子思同卿合作弟請題吳興縣
十七帖沈嘉王之子思同卿見所刻石即王本
耳余是以時臨此帖以備故終不能多也

此碑宋伯家藏于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余以題
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八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沈
過余康舍者甚多余以尋棋諸品分賣款之因

躬身做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也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爲子敬非也此李龍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晉魏不虛耳又龍眠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做之乃絹通鳥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太令洛神賦真跡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榻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迹余見

之稿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辭景景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顯蓋買似道所藏

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蹟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晉

陵唐太常家藏宋榻爲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

臨寫者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

所定正洛神蹟爲之淺便我得之故惜不膏也

樂毅論乃唐書後人以爲右軍自書刻石梁世所

摹唐摹字形各異淳熙初閣續摹摹本也余藏鴻堂船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書屬余觀亦文壽承藏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觀後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猶及見其二惟梁摹白麻紙真跡爲新都張生所有余亦不甚隔樂毅論無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耳

新談想小書玄其後命經不細其真贋西唐書僅

贊知諫應用其筆意小加勒耳唐人書無不出於

二王但能脫去臨做之迹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

亭面誰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

昔年兄晉人畫女史箴云是虎頭筆分類題箴附

於畫左方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聞所自

據孫過庭續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即女史而

說承於後人耶然其字結體全類十三行則又非

王右軍也暇日應發興歎書遠復做之不見真跡

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鍾太傅書自置渡江時止傳宣示未百餘年間妙

蹟已經罕知今世有素靖出師頌耶此書在鵝李

項子京家故是甲觀

謝惠連墨跡新都汪氏所藏余令人摹勒入鵝堂

帖觀其字形用筆全是宋高宗書豈德壽學謝書

耶余以已意書此二章未嘗親摹謝述也

黃浩翁云大字無遺燕鵝堂中半無遺遺教經今

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燕鵝則陶隱居書山

谷學之余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

書之

昔人以燕鵝爲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

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誤標之耳

懷仁真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

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做欲用虞永

法爲之方於碑刻習氣有異此冊亦其一也若不
能竟耳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

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

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

非也黃長壽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

真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陝本特爲柔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

仁自運卽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表舍利塔碑

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

右軍告果宋寶晉齋刻相傳爲智永集右軍書余

曾臨智永千文真跡知後人集智永爲之非右軍

之舊跡也久矣此帖應于蕃教書此迷有錯落豈

直蘭亭臨本以僧權押字誤入行間爲曾不知老

之將至而已耶

虞永與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

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鏤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
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冥子筆陣所詞以此
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虞永興正書惟夫子廟堂碑行於世至如龍馬圖
贊乃以碑中字集成其文在柳州集非真虞迹也
破邪論則唐人小楷與柳誠懸清淨經並是真筆
一見之美與吳光祿家雖摹刻之鴻堂帖中未盡
其法破邪論偶得八韻臨此

又二

題跋

三

褚河南書此贊真跡在館師韓宗伯家余嘗借觀
近於分隸非二王法褚書哀冊最佳于文孟法師
碑皆不及也

壬辰九月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
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藁趙文敏道德經小楷
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
公主志適到余爲手摹之

季李北海書五十五年矣初時專習頗爲近之

見米老運筆多有詆訶輒復忘其舊學然時一擬
書亦不落吳興後也

季北海碑帖余見數本皆不全不可讀最後得此
帖文義了然以人照禪師碑筆意參合臨之昔人
評北海爲書中仙手至宋時米元章微有異論姜
堯章趙子固亦踵之惟趙子昂以爲宗極蓋子雲
太玄必俟後世子雲如此微北海姿態樹碑

新安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真跡以爲杜甫

又二

題跋

三

書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真書蔡君謨宗之雖
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踐
徑未脫歐虞褚薛姿態耳書杜少陵詩元皇帝廟詩

右軍有撥鋒法傳於晉唐諸名家所謂口訣手授
者南唐李後主猶傳此法余於徐季海三藏碑諸
筆意富於內振筆取之正自覓解人不可得
辛亥六月將書友正學求忠書院記先臨碑數

以發筆思因以玉枕蘭亭法給季海此碑

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雖有
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
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
亦爲學唐初褚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
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瑤瑤即是不及古人處
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
題以志吾愧

魯公碑版中與頌最爲奇備余在楚中祁陽令以

題以志吾愧

輟本遠因作歌刻石記之以其字形頗大臨成此

卷便是凡格間物不須扶藁夜讀如山谷所云

魯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書家其孫秀至長安照

余齋西月無以酬直遂落買人手不復可得矣魯

公書惟行體最佳絕去唐人纖媚之氣余好之

減二王因臨書識之

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開齋會記擬其筆意書

經末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與書故無楷行世

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雖有

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

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

亦爲學唐初褚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

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瑤瑤即是不及古人處

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
題以志吾愧
魯公碑版中與頌最爲奇備余在楚中祁陽令以
輟本遠因作歌刻石記之以其字形頗大臨成此
卷便是凡格間物不須扶藁夜讀如山谷所云
魯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書家其孫秀至長安照
余齋西月無以酬直遂落買人手不復可得矣魯
公書惟行體最佳絕去唐人纖媚之氣余好之
減二王因臨書識之
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開齋會記擬其筆意書
經末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與書故無楷行世

是缺稍張長史即官壁記乃狂草之筆藝也

余既失顏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全
滿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焚視今又作一觀却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本因南渡後想見汴京繁華
舊事故摩寫不遺餘巧若在汴京未必爲此每落
筆時想二家神情風韻所及當反深也直恐珠還
之日仍添我懶耳

新都汪太學儒仲以宋榻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

題跋

三

奕字形較映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說字乃知
是米海岳所臨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
其真跡

魯公行書在唐賢中獨脫去習氣蓋歐虞褚薛皆
有門庭平淡天真類行第一伯華年徑工於書微
余爲顏書真其眼者漫爾背臨以塞其請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

軀稜新義爲入門所謂不奉活句者也余此書

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懷素自叙帖真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宋鑑
本家未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侯
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
藏也文待詔嘗摹刻傳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
在鴻學樓見真本年末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
之惟此爲最承朝素書鮮得宗遜徐武功祝京兆

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

題跋

四

惟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童源之
有巨然承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古
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
本因識之

蔡忠惠公書以學楊凝式者爲勝於學顏蓋蔡書
多字定法學景度者乃不定法此卷其象尤之尤

白香山琵琶行以自寫獨臣怨士之緒以彼曠作

深靜憚悅豈爲淪落摩登御女溫肅彩之疾也
谷故是白太傅後身所作體詞與竟行同致猶
爲禪德所訶謂不止墮驢胎馬也此書殆是未見
秀鐵面時所作耶原是吾鄉朱司成所藏山谷他
書學醇素獨此規摹章草以行唐意爲流麗語正
似香山以無情人落有情癡也

待訪錄有智永不全本千文余昔於宋光祿見永
師千文後有永師押字薛紹彭收藏甲及是筆紹
彭書乃令穰欲以王維雪山易智永千文語也今
見第三卷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爲臨此太
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輒不能
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三公書品於
此辨矣題壯觀是辭
陸儼山集清江題米海所方圓庵記之前數行
藏不知何人補之今越中刻本乃全文也見淮

宋元章書沉着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者能
一三觀樓古帖及錢穆父詞其初畫大甚實以
勞爲主乃大得腕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宋悟
後折南遷母折骨還父兩傍寫組面目非故雖蘇
實相見不無氣備晚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衰
有以也此爲樂聞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
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志皆以
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 樂聞帖

此卷陽關詩自余定爲米南宮筆意無疑蓋乙未
年於長安見之未爲飛見點破意欲購之空索爲
寤不知何年落東明穆中翰手中翰余門下士嘗
於丁巳之春不遠三千里走吳山薦慰出此卷求
至今五年矣又於新城王長公所見之而余未
入長安而後三十八年與此卷乍離乍合有
銅狄之悲

米海書有壯觀詩真跡余刻於續成鴻堂帖中
亦真州詩竟與冬景樓南北相望其露海岳題
一時風流所託未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清曉
於鐵甕城取之書畫故當超耳

米元章云祝融高坐兩行素書入神其前尚有四
行未見此帖共六行然亦未全也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孫
相傳特書足名世者方以諸書凡四傳而遇元章

轉記

選

元章自任腕有義之鬼不復讓也

觀米老論書亦可想見米家筆法類其詞話唐詩

終非篤論山谷評米書如仲繇米見孔子時氣象

則米老未必心服蓋米於前代書法盤旋甚恣非

蘇黃所及也

米海書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字

字今觀九張然左方有伯時書畫史所稱米伯

時經營尤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宜和譜

謂書畫得神不虛耳二帖皆節文

米海書自言書學曹孟德家時嘗有孟德書經

今海書書自穆顗之外不可多見余得端州人

臺愛其青蠟篇爲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

分兼惠勝翁論書謂天下字被蘇黃竄壞自蘇

小

吳璣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

下第一江山勝書即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律

轉記

選

詩一帖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閱經籍志

雲壑集吳稱撰知爲璣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寒

持璣翁書歸去來辭過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壑

字因得審定今藏余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

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晦間不可

事矣

康里子山言於書自趙承旨以後即及之

日一日寫得幾字曰承旨一日寫字子山曰

第三萬字

米元章云吾書無一點王右軍俗氣乃其體望
帖河珍重如是又云兄文皇真跡使人氣憤不能
臨寫真英雄人哉然自唐以來未有能過元章
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款服曰今人去古遠矣
余嘗見趙文敏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紳處
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幸而
七夕後書於湖蘇

題二

星

學書不從臨古人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
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今所流傳醉僧圖王會稽
尺牘終不似真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
輒止曰今人去古遠矣皆爲臨學所困也二公猶
爾況餘子乎朝學執筆暮本其能書家通病止困
此冊人乃天王悉敵觀止矣
曹絳碑真蹟卷有高宗跋是北宋物元文宗會
九思鑒定御府書畫賜之以旌其勞趙承旨

云如親見呂仙聞吹玉笛可以稱量天子之尊
在畫江王文肅公家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爲王
真公主寫進御明皇有朱徽宗標題後有倪雲臺
虞伯生跋全做黃庭經趙子昂師之十得其三年
海寧陳太常次公所藏

黃庭外景經真蹟此卷米見德友人云與內景經
同一絹素同一筆法又有云是宋高宗臨者在吳
江吳憲副家顧愷之女史藏不全本在嘉禾項氏

題二

星

其書類大令十三行洛神賦古勁可愛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希米元章跋在海
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褚臨墨跡絹本王弇州家
藏復歸新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
陵

蘭亭唐摹第七本絹素奕奕無題跋亦似褚筆今
在新都王氏書畫坊

大令東山松帖真跡送梨帖真跡皆曾見之今不

知歸何人右軍零落數字成者豈能碑述
顏魯公送劉太冲序綠箋書北京國學刻石真跡
奇宕爲遼東李帥所藏其家圖書皆散今不知所
在

顏魯公祭季明文真跡歸于伯機所藏跋云予藏
無第一天下無第二在郡都吳太學家停雲館所
刻乃未臨余刻之鴻堂帖者是也

容臺別集卷之三

華亭章其昌著 家孫應麟

題跋

書品

有人謂觀孫過庭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與草書難讀也因臨懷素帖并爲釋之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筆帖食魚帖天姥陰冬熱帖

皆真跡以漫爲宗徒求之豪宕奇恠者皆不具魯

題記

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

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素師之衣鉢學書

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余每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黃長睿

云永甫見開帖書稍縱者輒命之旭旭素故自三

王得筆一家眷屬也旭雖委性顛逸超然不羈而

楷法精詳爲真正真學狂草者從此悟入

余嘗臨顏書今日臨柳公權楊少師帖以于善

者不欲自藏其技所謂寡和之曲須爲和人者

以楊少師韭花帖筆意書仲宜登樓賦亦兼用陶

隱居華陽帖欲一流媚態之習耳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

興弗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

仙詩日益習之

丁巳三月過京口訪張太學修羽出所藏楊少師

題記

真跡實玩彌日登舟擬之書此論因復補圖余見

橋李黃履常中丞宋王叔明樂志論圖分寸許段

與盛懋田家樂相似要以摹寫隱逸之趣只在耕

釣漁樵間近之中有不可描畫者孔頴之樂雖使

長統未足與語

黃治翁謂子瞻書當爲當代第一爲其扶以文章

忠義之氣耳黃治翁以蘇黃門遠謫瀕死不悔亦

以文章節義之勢堅如金石深入骨髓莊生所云

以天合者迫窮賤思難相守者也東顧視此有餘
愧矣此卷蘇詞黃詩皆本家筆茲論書法當以晉
魏爲極則如連城國璽者非文章忠義重耶戊午
首春

蘇子瞻小楷如歸去來詩等皆展筆又有滕王閣
賦余聞而斥其展及覽榻本不知何年俗子所托
且系之以元章跋尤俗不獨點我東坡也因書伯
夷傳稍用蘇法及之

題三

三

昨見項晦伯家有趙文敏書汲黯傳小楷特爲道
媚與本家筆不類元人跋以爲文敏見唐人書此
傳石刻因倣之乃軼唐而晉矣汲傳頗繁呵凍難
竟故書伯夷傳不知視文敏書若何也

東坡先生書養生論真跡一卷是靖江東光祿所
藏後爲河南俞中含購去今吳中多雙鈎偽跡乃
從我家鴻堂帖摹出無復筆態但存形似耳
東坡先生數書楷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於

道言如此他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法
覺範妙覺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固又進於
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如公升天成佛
俱是探囊取物其八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
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

東坡書歸去來詞與辨順山谷所謂彭澤千載人
東坡百世士合之則雙美也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

題三

五

下士徐暘華爲黃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詞曰且
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
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武間覽古懷賢
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辭識之

余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此米元章謂東
坡畫字趙子固又云僂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
有云子瞻書爲今代第一揀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自非書家所能學長也

以披公書法書披公賦似臨蘭亭叙古來文與書
稱者僅此賦與叙耳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習子瞻
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賞會翰
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經死生而重於書即雪
浪以百二十千搗之所至故無一桀也元龍百尺
樓下物政當愧死何置喙哉

東坡官書子由上清辭與秦少游絕句當亦有書

元一書

卷三
題跋三

五

蘇直之作今不傳耳此蘇直書東坡詞雖出焦山
鶴銘而有北海有懷素又自有蘇直昔人評蘇書
如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女子聞勝此亦玉環飛
燕淡粧濃飾與西施踴勝者也余於宋四家書差
平視山谷見此本乃展坐具禮拜知名不處得處

甫拈出有功於浩翁多矣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為學東大字後
題云為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為雄傑在

嘉禾黃履常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及
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
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與本多林筆別自一
種米書無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
稱其實月賦以為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
何也因背臨及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學東大字僅有此本字字
皆可為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為主

元一書

卷三
題跋三

六

米元章好書所作天馬賦行草已見數本惟學東
大字卷在長安米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內
府而以代侯伯月俸者太保盡從諸貴購之後為
楊李黃中丞所藏余嘗委安賞玩今又轉入金沙
于氏矣吳門有石刻乃文博士官江西時所摹於
真跡者余收為此卷米元章云小字如大字取勢
為主是也

往余在京師得古書二十餘冊中有李伯時西園

雅集圖米元章書序余刻之鴻堂帖行於世此余所傲之書於便面者米家小楷不欲使一定筆黃庭像贊一似太羹玄酒不復過而問矣

米南宮書溫成京詞二百許字皆類登善哀冊此銘亦哀冊筆法也米無正書真行者爲正書耳

余以米海岳筆書燕然山銘鐫石數年矣惜摹勒不精不足觀也任孫彥京爲余刻來仲樓帖遂命重摹雖差得其肉然較之往刻自是河漢

米元章

題三

七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跡余游京師曾得墨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宮題頭題後甚似蘭亭筆法己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于文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做褚河南哀冊枯樹賦間入歐陽率更不使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真本既與余遠便欲忘其書意耶聊識之於紙

此余己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戊戌四月三日

秦太虛撰說非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李拓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聞趙吳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愧也夫

米元章

題三

八

晉今猶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勢爲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內典所謂無師智蓋家謂之氣韻也

此書陶詩運筆得米元章之髓非敢自譽書道本如是歷代皆速耳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蘇文忠亦余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

敏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漫仕其持論如此必有知
其辭者

仲長統與羅景綸二論實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
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

也樂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
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
同論此書頗似之

仲長統此論所謂未聞集由賀山而隱者然薪火

卷三

九

熾然相轉入火坑不必皆貪賤士蓋盛甯不知足
往往十而九矣書以魏之亦不可少也

宋吳瑤吳太后之弟書似米元章而俊峭過之世

傳吳瑤蘭亭帖今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六字

額乃瑤筆也余得其書去來詞復失之友人以舉

得半本見寄時爲手臨幾成優孟抵掌

此勝翁大字石刻在嶺南者余收之爲小行書不

能多似也勝翁自謂書學曹孟德今世無孟德書

以勝翁書想便一二當如鍾太傅李直表韓昌黎

云右軍俗書趙孟頫漢季魏初定不爾也劉屏山

引石徂徠與石磻石慶等同作故實唐宋又爲文

皆推重本朝人物近世持論不用漢以後事者亦

陋矣微米文公書友石室記

吾郡普照寺士衡宅也勝國時有碧溪上人與趙

子昂游得其所書文賦特爲精妙牟巖任士林諸

君子皆爲題詠不知何時流落好事家後爲項子

卷三

十

京所摹刻以較真跡無復遺恨余不學趙書偶然

臨寫亦畧相似初書二十許行頓離而去之後乃

悉從石本但助以神氣耳臨書要如李光弼入郭

子儀軍旌旗一變又如蘇張縱橫同出於鬼谷不

爲其所籠罩雖肖似不足稱也

趙吳興書文賦雖姿媚橫出未脫本家筆此吾人

文當以置大書書之余愧未能也義陽吳光祿

余緒登善于文道緊綿密在鍾玉之間因用其意

書士猶不類余平日筆余以不自立家故數數
還業如此得在此失亦在此賦云謝朝華於已拔
落多秀於未振是余書旨也

客有持趙文敏書空賦見視者余愛其筆法道麗
有黃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微
仲膽乎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興趣令人望
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
恨古人不見我又云恨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
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吳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
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閑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爲吳
興書畧得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
輒復自廢余以俟他人覆瓿說也

比丘戒得余此卷如解承得珠且欲刻石經流
布今神門冷落者宿能舉揚宗旨者義天戒
日念如是經要一氣轉得五千四百卷乃爲奇特

得日本院書智波羅密經彼國雖尚殺伐無不念
佛法僧者修羅一入華嚴即成菩薩不必赤縣神
州有大乘氣象也 心經

始余書華嚴普賢品及半卷會西陵李司徒孟白
開府天津以一札徵余小楷即以寄之孟白精心
內典既留半卷復趣余續成完帙余欲下筆不能
記憶過去所書當於何止當於何起往復四年還
過萬里終未免也今年春余北上已於書篋中簡

得華嚴合論有朱筆點記起至茫然自喜可應孟
白之教謹藏書筒行過曉社湖朱水郭官舍屬以
便舟寄至京邸而余以單車就道坐未煖席孟白
有陪京大司空之命更有申請且日即不能盈卷
可跋數語庶幾了義云余故不敢食諾有願書完
却寄抑是半卷亦希細珠彌勒問也何則真佛法
身猶若虛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過
何止當來何起一句染神歷劫不易海墨書之不

滿多芥子收之不爲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抽刃
劃水接續相空故建立世界而稱成不動自位而
稱壞既不可得取薦取以待余未後句也

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誦讀受持者衆是爲
在處有佛塔廟也山谷老人得筆於蓮鶴錦又泰
以楊凝式骨力其軟側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
人云右軍如鳳翥翔跼似奔而反正黃書宗旨
近之蓋兄事薛而弟蓄米自負不小此法華經七

卷是其本色合作余聞之十年始得快觀不啻解
衣得珠開花見佛毫穎發光入書家三昧

余嘗寫法華經七卷十三載始竣今已銷海宇頗
費時日愧情微也遜之望卿以孝誠聲願數月書
就又字字端楷雖細謹中有尋丈之勢與顏柳稍
帶作家習氣者殊絕真以翰墨而作佛事何異
蘇骨筆海墨淋漓可爲震旦法寶吾益愧矣
愧矣

余自戊戌秋以高麗紙書法華經是年先成
謂此全經當在一歲之內可圓滿因願今戊申矣
止四卷有奇也余亦卅卅老矣每歎勝緣難就日
月不居今見道寅此冊僅易寒暑皮紙骨筆報愧
恩報親恩親應念而就可愧余情并爲讚歎

唐時法道之盛有寫法華經筆下出舍利無數者
見於顏魯公多寶塔碑宋時宗風熾然掃蕩殊勝
一切相而禪師舍利猶相傳不絕頗惟當代鮮聞
此事蓋正念堅固爲法忘軀者實難其人耳如上
人以舌血爲墨寫出法華經知其舌端花衣裏珠
皆舍利也讚歎不已

少時讀顏魯公碑稱法師寫法華筆下落舍利以
百數及余寫法華十年不得一粒友人謂刻石流
通令見聞者發心何必舍利師非舍利然舉刻不
湯成就先得普門品又與雲棲禪師書彌陀經
書書成一月禪師遷化若有所待可當舍利

實誌公摩石麒麟頂止與慧業文人受記無大饒
益乃武林之雋從雲棲禪師游者師以慈善根功
薰之往往以掩骼放生而作佛事金季真其著者
有芝生於堂因屬余頹其堂而以昌猷之好石刻
余書及其中余讀元微之集北峯閣若有刻法華
經七卷余亦書成此經倘刻石孤山可續唐事且
於翰墨場結趣向大乘之緣亦有當於雲棲師者
李真謂何

雲棲遺集

卷三
題跋

主

雲棲蓮池大師甲寅正月八月初度余以師純提
淨土掃彼狂慧行在梵網志在觀經僧臘最高居
然古佛乃書此經刻石流布以廣弘願亦祈大年
自愧筆法弱劣不能如趙文敏之爲中峯書淨土
一十八詩足傳耳

真如不變千佛即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所
以有云佛之三十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經云人
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皆得免苦當

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俱不能記憶自非
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力所謂一句系神歷劫
不易蔡居士道寅所以書寫受持念誦千佛名經
也唐人以曲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
碑爲千佛名經道寅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
同是別

佛言讀誦書寫諸經必兼廣爲人說法惟是刺血
所書令誦者作支絃骨筆想作刀塗堪忍想作漏

雲棲遺集

卷三
題跋

主

非實相想是轉經一度即說法一度即身爲床坐
以莊嚴護持未足多也何論錢貝小小捐舍不以
成就藏經功德乎蘇州竹堂寺張安道血書楞伽
宋景濂風命感悟因緣在試以論之諸檀度者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曾識字因口授禮觀音
文經三藏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爲寶
笈辨若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
閩之學尤似風悟大士冥加顯獲之力不可誣也

濟有語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書禪人士文

此余辛卯以廬常請告歸泊舟黃河船窓多暇所書禪德偈頌之一也今三十二年矣曩時一以黃素黃庭爲師每於迴鋒布勢着力後來稍率意酬應不復能爾唐時劉長卿與王維同社大厓以後列之中唐人之閱世自爲今古如此

書實鏡三昧有求黃山谷書者山谷荅云吾書何足以塞請當書七佛偈結般若緣今鹽官陳光祿所刻摩窠書

卷三
題跋

七

是其一也四十年前達觀禪師數舉揚此偈中昆舍浮佛偈自謂畢生參學已證一句半若蠡心狂慧之流必妄意四句偈豈有揀擇若爲有證未證不知證者境界非未證者所知耳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祖意教意原無異同要須覩面相逢寂滅現前始得遜之聖耶以此七偈刻石流通開人眼目奉薦大君冥福豈止人天小果是偈所在現佛母塔廟矣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榜嚴猶本經

翻譯示與破邪論亦世諦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版懷素着袈裟犯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學書甚盛皆不爲釋典所用梁蕭子融其書不極惟裴休深於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黃兩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故當勝也余蚤歲習耳根圓通無書之幾所謂一

卷三
題跋

八

舉一回新者

白香山得法於烏窠禪師其生平宦路升沉皆以禪悅消融人不思議三昧此八偈名爲漸偈實頓宗也蘇端明亦是樂天輩人筆鋒更峻利不知受用處似香山何如耳

余在長安得趙伯駒書老姥授陰符圖及游白岳覓趙子昂書陰符小楷并置篋中嘗欲模爲之書可能勉強工絕不能摹也此經褚中令曾寫一百

五十本余平生只書此本然機在目三言余親驗之蒲團不啻禪家所云日轉百千卷矣

此米海岳所書與李荃受之老姥者文少異褚河南書一百五十本余見二本亦有異同唐世釋典流通勝於道教故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句不神所以神句讀者多失之昔有禪師誤讀楞嚴知見立句知即無明本知見無句見斯涅槃或謂之曰此經以四字成句奈何誤讀禪師云任他自合我只依舊蓋悟處在此耳米老三盜既宜書作冥字必有所據覺冥字勝宜字與不神之旨益親切也誤書皆如此則善矣

余爲庶常時以柳書書館閣試文但用碑帖小變未見清靜經也此帖蘇門高子葉朱藏今歸義興吳光祿丞澈如宋榻精妙下真跡一等耳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余摹於海上潘光祿刻之鴻堂帖因摹手不稱未盡柳法今停雲館刻玄真

護命經亦柳書也以護命經叅合嘉禾項希憲所藏誠懸度人經真跡書法知其與顏尚書韻額名不虛傳矣

右鍾紹京書通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聖宋徽宗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藏鋒得于敬神龍趙文敏正書寶祖之余從真跡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

宋徽宗大觀年詔龍大淵等以內府所藏晉唐真

筆書集

卷三
題跋

子

跡重加摹刻金石之工較淳化閣帖更勝閱世既久日少日亡臨池之家得殘本斷章如侵臺出現王元美先生先購五卷已後補一卷及余又補首卷尚有三六九卷須其完謀刻之石余友陳懿卜若不能爲河清之域曰宋時官帖惟兩府大臣頒賜一本蘇黃諸公已爲希覲大觀既在官帖之上刻石易爲流通是人人傳度嶺衣也余無以難之因爲題此

此帖少三六九卷編訪之江以南不得陳居士從
江陰夏茂卿摹之遂成完璧茂卿好古精鑒書學
甚深帖爲朱湖莊孫氏所藏傳流有據誠海內書
家之一快也

宋人集閣帖何以不入顏平原而柳帖非一種實
是宋初專類者猶少至蘇黃諸公出始崇尚之如
子長史記晉魏以後皆不甚行而班據最著古人
精神發露故有時節也

卷三

題跋三

王

閣帖費者居半自宋時已採集多舛黃長唐論之
詳矣然長唐非端門書家每以文字古今爲辨間
有淆訛余只以書理作斷案凡古人真跡必以態
勝此片言居要耳

古人書皆以奇宕爲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
遂失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譜所
謂字如其子便不是書握筆便當念此自然起果
而上

晉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
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
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
者惟朱彥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
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黃長唐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
學子敬病在軟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
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

題跋三

王

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之言
者

今年春正吳間得王百谷所藏宋榻終帖頭葉以
自隨疑爲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
又疑爲興帖及入常武署中緒閱第一卷以宋太
宗爲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爲諸帖之
首後有款名曰興州提舉曰沅州判事常爲興州
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爲興帖特爲絳州二字所

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爲絳帖耳終敝
帖星鳳樓群玉黔江淳熙秘閣續帖世皆無傳至
有對面不識者余之具眼猶知床頭捉刀爲真魏
武耶誌此俟他日語百谷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
七日舟次城陵磯時自常州較士還武昌書
月儀帖書家所重米南宮一帖有云月儀只唐人
耳無晉人格轍余得蕭子雲出師頌觀其筆法猶
是漆書遺意不當以魏晉後變隸求之

宋王集

卷三

王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
者筆法亦宗索靖其虛和天矯間有豹奴遺意大
都爲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

李北海爲文浩自書碑又有朝議郎王釗排文排
文諸碑所罕見徐嶠之徐浩父子擅臨池之能故
是唐之義獻歐陽詢亦有歐陽通類徐氏然通小
劣於望更耳

范文正公道服贊伯夷頌文氏刻於停雲館帖故

是墨池傳實其在范家子孫不啻火訓弘壁至於
歷代諱身世德煥耀皆可以想見遺謀懿行今子
孫起作求紹聞之志公之十八代孫必潘文學擇
其十一附刻於大正墨跡之後蓋自忠宣以來閱
世五百而手澤如新非大孝思不遺者不及此余
觀宋名賢題跋甚夥惟魯直猶存離子瞻元章猶
似缺陷顧余何幸得廬名於紙尾耶

文貞公以首揆還政歸里中去黑頭不遺猶日事

宋王集

卷三

王

吟咏作白香山語絕肖而英氣勃鬱則有白傳之
達無其俚此冊所書詩厥孫中秘君得之故麓
演襲藏爲徐氏東序天球非文貞遺叶貽厥能有
此家風乎爲跋其末簡以志崇慕 題寶綸閣帖
余爲庶常時王文肅見余閱試卷曰公對策書學
率更令復類柳誠懸乎蓋文肅深於書書尤深於
唐碑晚年猶懸碑刻蒲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
玉雖不沾沾論書乃服白一世鮮所許可其天資

既爾秀絕而盤旋唐晉間工力兼至或以爲學蘇
子瞻子瞻實不能畫展玉也右軍筆和大令後秋
於吳光啓此刻見之而傳以學憲之遺跡王方慶
寶章錄千秋競爽矣 天全樓帖

余友陶周望論詩謂蘇子瞻絕類杜少陵餘人覺
得其皮肉耳展玉書絕類蘇子瞻所得者在形模
之外隨意結構皆姿態橫溢秀色可掬向寶遜之
所刻諸帖是已吳江道中緒閱一過如重聞廣陵

卷三

題跋

玉

散也書以志慨 梁雙堂帖

楊彥冲者余友楊彥展官論之弟庶常元章之叔
善詩畫尤好余書常從余爲玄真釣觴之游所得
余行楷其具又時有摹本且十卷矣余既入長安
而彥冲盡以入石念余書多僞本又懶復手腕以
此爲馬文淵銅馬之式命之曰銅龍館帖云
臨帖如學過異天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
其舉止天語真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師擊而道

存者也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二偏所謂法
軍書如鳳者然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黃庭經
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
自謂合轍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帶累前代諸公不
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吾嘗遇異人傳內丹之訣與黃庭經中語如兩鏡
相照了無疑惑若右軍黃庭欲拘欲縱若減若沒

卷三

題跋

玉

政是大樑消停處人謂右軍書道經便有羽人飛
仙氣象不虛耳此本摹榻逼真宋帖尤爲鐵中錚

錚

黃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
續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爲唐人臨右
軍既閱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
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

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知者絕少能於此卷細索當知吾言不謬

黃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朔像贊小異宋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右軍本也惟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綠綾臨本致佳耳

此榻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之今歸問鄭收藏余州先生所謂日臨一束當作飛天

卷三

毛

仙人者是在問卿矣

宋榻以小楷爲致難如米元章所謂行書十行不敵真書一行江南惟義陽吳光祿得高子業所藏於吾郡莫雲卿家獨少黃庭此十帖皆宋榻亦無換驚經意二家同一石故缺陷相類如此昭彥寶之更訪道經遂成合璧矣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驚書米芾跋以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

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伯雨題吳興過秦論直以

爲學楊義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

真誥稱楊書祖效郝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

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龍摩以若驚

其爲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名書六行今

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

奇遂耶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昔從館師韓宗伯借

摹數行茲勒以冠諸帖榻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

卷三

天

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內景玉經帖

右楊義黃素黃庭經真跡趙文敏集有長歌迺其所藏也楊書以郝氏爲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

有冲霄之度實自餐霞服炁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錄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

氣今爲庶常時見之韓宗伯館師魯摹刻入鴻堂

帖數行頗惜趙吳興何以都無臨本傳世也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邐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

無疑令人作書只信筆爲故畫耳結構縱有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類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鑿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記皆宋榻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人石者其筆法頗似耳辛卯四月

月舟泊徐州黃河岸書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蹟雖真而石本已剪去張行書間令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陸中臥聽裏得鹿門居士拈出此卷爲定武真本無復遺議嘗得館師韓宗伯所傳宋內府神帖多宋人題劉須溪爲殷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子昂背臨蘭亭帖與石本無不肖似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余所書神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間布置皆有出入何況宋人聚訟於出鋒藏毫之間耶要以論書者政須具九方臯眼不在定法也

家雞野鷲齊登俎春蚓秋蛇並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東坡題大令鴨頭帖余未亦有行穰帖十五字乃右軍書亦當以此語足下

行穰九人還示應決不大都當佳此在宣和諸載

有思陵金書右軍行穰帖字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跡去郡方佳甚矣纓冠爲墨池一蠹也知此可知書道無論心正亦須神曠耳

快雪帖相傳爲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

賈餗碑真跡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
柯九思趙吳興畢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
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寶書曹餗碑絹默墨渝
僅可想見字形耳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齋自題此晉
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
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
字乃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

又云

題跋三

三

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
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
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
也視世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

今人學倣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
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能特用偃筆不能捉筆
故有墨肥之謂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
者自余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趙吳興過秦

論張伯雨以爲學內景經實學樂較論也勻圓如
箕子右軍所訶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玄宗鶴鶴
頌清勁處高出李北海張從申數等落筆便思破
庸庸之習以聖教序爲戒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黃長
唐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
者深爲漏泄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
李北海似得其意

又云

題跋三

三

澄清室宋人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見
五卷皆大王書出淳化帖之上本如賀八清真下
視王著此間可容數等真法帖之祖也余探其尤
異者爲一卷以殿戲鴻堂之末亦欲使宋元以後
右軍再出耳

王獻之學書二十年嘗於村中遇老姥以所書
字與之戲轉轉看遂得數百于此事與右軍書
通相類見獻之述書狀有楷遂良摹本余見之

又言右軍得白雲先生傳授筆法此自神其說
謂楷成堆墨成日乃白雲先生也

米元章與李瑋傳此謝公帖議十年不成後竟得
之名所居曰寶晉謂右軍破羌與謝公書耳余刻
之戲鴻堂

謝萬鯁恨帖真跡在新安溪南吳氏虞永興之祖

宗也

群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拂子厚文荆門

朱子集

題三

三

行見李群玉集非李拓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
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

此一種行楷自陶隱居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
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 九歌

右率更今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咸淳甲戌歲

九月三日錢塘金應桂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

官元大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官曹娥有四分

九官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

得發雲臺一皆割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真書到
內史信來此本爲楊補之家藏勒其全文欲學書

先定間架然投經橫跌宕惟變所適也

信本有小楷九歌余得宋榻世無二本爲朱御覽

以古現易去二十餘年不復可踪跡矣若合此千

文卽是雌雄二劍

停雲館帖載朱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

行書也

朱子集

題三

三

歐陽通碑書比信本字形稍闊闊高自標置此千

文後有通書是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

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爲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

唐彥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

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彥猷耳想落筆時亦

忘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臨作歐陽信本書亦十

之三未嘗習焉此也

歐陽公好論書自謂師古帖中至樂此段則皆
修史碑語用筆亦自奕奕有賴平原遺意

義陽吳光祿丞澈如寄禱登善于文示余披實數
日風雨如晦泓穎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
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安在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跡余昨展卷卽命爲張旭卷
末有豐考功跋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
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無是也且東明二

本全集

卷三
題跋

畫

詩乃度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
闕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
長沙岳麓寺有李太和碑李江夏人其爲楚書碑
惟此而褚登善亦在潭乃無遺碑杜工部云賈傳
才未有褚公書絕倫今固寥寥也歐陽信本有楚
辭諸帖刻於長沙今亦失之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校照四齋余行游天下見
林岳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

時硬黃雙鈎神采煥發結構古雅宋時尚不聞其
名况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觀此遂摹勒上
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楷可也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
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公金石錄每有不
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爲書中仙乎又云保母帖
辭中今帖太令實爲北海之溢觴令人知學北海
而不知追跡大令是以僂而無簡直而不致北海

李堂集

卷三
題跋

畫

曰似吾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吳興猶不免此
况餘于哉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群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
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
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
海也群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州集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版照
四齋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嘆北海在當時特以

文名後乃為書所掩

爭坐帖有陝刻字形已漫余嘗有宋榻精好因摹

入石此顏書之烜赫者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現奇於二王法外別有

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

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

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

士祐家以余借摹遂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

筆法集

卷三
題跋

三

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家士衡家今為辰

王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為分

而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并得之相繼入

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為項德新所藏

鹿脯帖真跡與宋榻本不類字形大小不倫乃其

文亦小異宋榻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處豐

又所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余不極解豐一鄉作

何類及得而摹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產讀之豁然

因知主者但憑做書人石耳猶憶辰玉初得此帖

於魯公其墨報余展玩如得連城辰玉書法為

此一變今日重觀於德偶齋感慨係之矣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見世人以其書傳蔡元

長書法似米甫官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入自

擇耳

孫虞禮書譜絕類劉子玄史通之文庶時未有韓

孫虞禮

卷三
題跋

三

柳受體大都如此所謂畫為分數綴以妍辭月露

風雲相沿六代蓋選學大行雖李杜不能獨創也

至其論書則過筆陣圖遠矣

湖陰曲溫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道媚有態米元章

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於案

兩月余以溫庭筠溫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

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

謂此必曾入梁內府虞禮字遂磨去意或有之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末有灑盡滿衿淚短歌聊
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
見顏卿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唐林繡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
之習五代時楊少師特近之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
與弗解也今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許仙

詩日益習之

卷三
題跋

元

楊凝式書惟潭帖武陵帖有刻本深得顏魯公之
神非歐虞輩所能夢見也

右錄東坡語孫過庭云旣得平正須追險絕書
家以險絕爲功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
寺壁不甚書縑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
學其書故推重如此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
蒼蒼簡淡一洗唐朝委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

余每臨之未得一班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特筆而溢爲奇怪無五
代哀蘭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旣得平正
須近險絕景度之謂也

余意做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畧得其
破方爲圓削繁爲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
其遂之相反亦教外之別傳也

東坡先生居黃自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

卷三
題跋

四十

并其書禁之故宜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黃題跋者
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輩之而止
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居然獨完嗟乎誰謂善類
竟可磨滅耶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其委媚似季海至酒醉意
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詵懸筆圓而韻勝按
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玉局行書皆規摹徐季海此帖獨做顏平原透明

連序縱橫跌宕中合官商非趙吳興所能榮也

東坡居黃岡定惠院之東小山上有一海棠一株每

歲盛開必攜酒召客醉於花下故作此長篇平生

喜爲人書人間刻石者有五六本云某平生得意

詩也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

跋其高自標詩如此

陳仲醇既摹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蘇米

卷三

題跋

聖

聽琴詩各一篇余亦得三馬圖贊皆奇絕會勒石

已竣藏之篋中仲醇曰君貴書家抵諱村耶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

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不則紙成堆

筆成冢終落狐禪耳

獅子捉象必全其力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書家以

尺牘見珍如顏魯公爭坐位二祭文皆是草草不

經之筆正如捉兔其全力乃見耳吳興此東尤是

率爾應酬不知所云竹石數軸猶復流傳何所余
及見一二又無題跋佐證得此則士衡所謂合之
雙美者也

那太僕嘗謂余書直接右軍之派惟趙承旨雖歐

虞褚薛猶非家嫡尺張伯雨跋子昂過秦三論曰

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子昂一日能書一萬

字故也今觀此尺牘從開帖二王牘中得筆且遺

書馮海粟作家相見猶不沒應是最上一乘品格

卷三

題跋

聖

也

右皆趙文敏閑念信筆所書錫山安氏刻於家余

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

文敏所謂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

前人正自未可輕議

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爲善

者機也成名以後隳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廣

書亂之鈍滯底與不少矣論二篇止勒其一過秦

論

文信國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

東亡無幾何時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

詩作注脚

文太史自書所作七言律皆閑窓日課乃爾端謹

如對客揮毫不以耗氣應想見前輩風源

校指山人書吳中多贋本此書律詩二十首如錦

篆鐵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裝將軍先射諸

東家真

題三

三

鹿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語

也宜其名高一世

此卷具瑯琊太原兄弟手蹟如王方慶所進寶章

錄筆法道媚自其餘事造次寒溫不離三益可上

石碑是爲難耳文瀟公初入館時書猶近李易漸

久漸蒼以瘦硬兼姿態可知前輩名公學問日益

不止書道也

題姜江四王手蹟

韓順禪師不惜渡海訪東坡於惠州東坡書淵明

歸去來辭送之今應師結廬東余與眉公草堂不

隔跬步眉公爲書歸去來夷險不同翰墨並妙覺

東坡法世帶累方外之交眉公高且閒較東坡輸

一步

宋佳原正又字伯長廷評兄之冢子少有逸才臨

池特妙此書當在年十八九時二十一天矣書多

臨摹之功與莫廷韓同時風骨高華已度驂駟前

其王子安之流耶聞之一過感慨無限

題三

三

其王子安之流耶聞之一過感慨無限

余佳原正少余一歲有異才同遊泮宮以詩翰相

激揚猶如形影已復同學書不四五載遂以天塲

此其遺迹也覽之如聽山陽笛廣陵散不勝嗟

斷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其於弇州公未嘗措意弇

州公亦謂文肅不脫措大氣然文肅諸與疏筆鮮

迅利一乃見與四稿部中無是也此爲蒲泉先生

墓誌婉暢尖新摘寫如畫宜其平視元美獨苦少

作文耳本如是亦似不能多作至於書法娟秀有
米元章之致加以舊古此文合當得公書公不爲
書而子桑書之亦是公意中事不獨吳氏稱快爲
家乘光已

周卽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二王筆意雖
紙成堆筆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成此宿
慧耶昔陸莊簡太宰嘗向一老學究勸之勤讀書
宛辭以無所復用太宰曰俟他生童子時得力不

卷之三

題跋

三

相賺也余於周卽益信雖然此道一往卽詣久習
逾遙百尺竿頭坐者要更進步雖三十四十年工
力儘可消受周卽勉勵余則焚硯矣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顏能事畢矣然如書家
評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盡工力失於自然
而後神也真諦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
列等級者爲游行自在書畫皆然卽顏書最傳爲
祭侄爭生位葉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真爛漫故楊

少師李西臺蘇黃蔡君謨皆宗之也素友工書請
以此奉之

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跡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
米自責其小楷云不輕爲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
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
晦夫家若王右軍奉橘期小女修載等真跡皆項
氏之傳貴者

諸河南永冊亦王元美物其家孫以質於吳太學

題跋

三

太學卽其齡親索連城之價無應者王亦有趙子
昂書枯樹賦精甚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黃花絹精薄
乍見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
王局學季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鐮
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
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志之者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

藝屈現傳氣奮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顯終無此精
氣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
以爲甲觀

楊凝式少師韭花帖宜和譜載正書今在嘉禾項
氏暑帶行體蕭散有致比楊少師他書款側取態
者有殊然款側取態故是少師佳處

米元章行書雜錄宜興吳民部所藏民部乃吳文
肅公之冢孫其米第時斷固不出示人近始葉演

成冊米書鮮有二千余言瑤嬰夜光燭燭抵謁真
海內奇觀方當今人摹取米氏之書觀正於此

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語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
其深入禪悅故文字光綏萬夫直掩韓歐此贊皇
白太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

唐碑多作懷仁三藏聖教序行楷所謂小王體
以疎徑易筆死碑皆祖之化身何啻千百億金剛

藝錄

經亦甚古也然歸池遺家藏者絕少新都吳周生
太學工書博古忽遇唐初歐陽率情好元和以後宋
申錫柳公權諸公序贊皆具周生下惜十五錢購
之非鑒賞家求一見莫可得也會其祖翁老疾周
生兄弟時湯藥巫醫鮮効周生發願刻石流通今
法寶附聖寶而行優曇廟眼信心堅固以此功德
迴向壽親諸天龍神必有護持者余感嘆而後更
之此經時有文句小小異同不能歸一當以唐本
爲正自晚唐至今晦迹千年始復出現時節因緣
之說焉可誣也

陶九歲輟耕錄淳化帖譜支分甚多皆宋太宗時
王著所摹如大傳於新皆凡火也惟南唐澄清堂
帖乃賀知章所摹又爲開帖之祖本輟耕錄亦載
之世無見者臨也那少卿有三卷誤用開書爲
翻茲得五卷右軍書觀其姿態情出神氣飛動如
如臨池用筆開帖遠無復位次信筆仙手不及此

坊轉力轉之丹火與第不知尚有幾卷意止二王

手且珍此以俟

吳周生藏
清室快藏

小楷宋榻高叔嗣家藏本歸之海虞楊憲副五州
楊之甥吾郡莫廷韓也廷韓得之深所珍惜余嘗
鑒賞題字已亦為甥潘光祿所有荆溪吳光祿微
如購之舊流之序如此此帖則吳康虞別本較真
本尚少蔡中郎石經王右軍筆陣圖柳公權清淨
經而黃庭之闕則同然海內更不多得吾家獨有

題記

元

黃庭經樂毅論東方像贊曹娥碑四種宋榻加以
十三行洛神賦及米元章小字羽盜疏共六帖亦
冠絕海內云周生收澄清堂帖五卷在開帖之上
又得楷帖宋榻如許物業所好信然信然當吾世
而兄薛紹彭王晉卿清鑒風流何幸何幸

楷書以鍾王為極則鍾王書傳世者宣示表黃庭
樂毅論孝女碑止矣書家平能窮其變惟寅臨摹
功力甚深諸體畢肖又自運機軸不至刻畫尤深

檀坊海內書苑中更添一手矣

余每見有惟寅為湖生臨古帖無一不肖似近
少雙也此卷數種尤稱矧知之今

一卷三

五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題跋

書旨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輔教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

題詞

係哉陳后山云晚知詩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郭郭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遠矣讀此誤道子近世亦可

望祝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

見者爲寒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爾然

人寔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景則

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王筌崔順天馬則韓幹

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惟則

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

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友

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

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

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非苑子昂一家

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

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

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誰

遲瞻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散文居京口。謂北園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

畫馬入神者曰。天開十萬匹。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蹻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

二卷

題跋四

三

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起。以和尚墓獨全。携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失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錄錄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着于卷。畫更佳。又大年以寒病室不得遠遊。每得一新境。顧目之曰。寒是上陵回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拉

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親王叔明倪雲林。蘇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衡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與亦浙人。若浙派日就漸減。不當以甜斜俗類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黃源巨然。李成。范寬

卷五

題跋四

四

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也。

以徑之奇。惟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曉。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書也。見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

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達禧携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卽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聞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

宋畫書

題跋四

五

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今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猶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恐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黃子久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拘研之法其傳爲張藻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

宋畫書

題跋四

六

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非宗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爲雲中山頂四阿峻厚自撰山水訣一筆一墨皆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三千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

面事之世論制法山水爲將來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踴躍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塵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蹕網必用李嗣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峽山王叔明專畫蒼雪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食字集

題跋四

七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顯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點云學維而難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妙也

趙令穰伯駒米旨三家合并雖新而不碍董源米

帝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稱也

張伯雨題元鎮書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遠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其

食字集

題跋四

八

高自標蓋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詰而書法浸失蓋倪迂書紀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盡其妙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斲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

不直

題跋

九

曲無復直筆矣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畫木畫五岳亦然如畫閨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閑亭樹木移之山岸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濃墨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鬱似入林而不覺其處境者乃稱至者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宜言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運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

春屬耳

名畫集

題跋

十

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舉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繪柏楊柳梧檉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困隨因而點綴正爲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蓋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廡隸逐橋渡往來

名畫身

題跋

上

山脚入水潄明水潄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拂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肅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葉颺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

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爲構草堂室有十景鴻皆自爲賦鴻又善畫畫與王

右丞埒故實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撫也

輞川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爲長

軸繪畫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川本爲主

余有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

識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

題跋

上二

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館師韓宗伯見而奇之謂此圖如滄海沉珠荆山握玉卞和一出真足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巳春作此小幅如與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沉古今日鄂渚官舍殊風乍至蕭蕭蕭開提筆做之元畫不能將之行葉追憶其意他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做之文待詔

所謂生平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抱珠樓遠眺城陰秀峯如簇川源蒼莽一片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愧出藍

宋元名畫余所藏各家甚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昨年於潘侍御翔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間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報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二圖

卷四
題跋

三

厥明以示客客曰君舉巨然禪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石丞故自變法起其師門禪家所稱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揚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峯六橋境界惟是積雨連旬烟霏不開與李營丘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為傳神也

李成畫偏頗闊在萬金吾邦平家余在長安借臨今做其意為此

關仝畫為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做關筆皆用橫皴如疊糕被乃知倪所自出也

余家有關仝秋林暮靄圖絹素已剥落獨存其風骨尚足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雖荒率墨戲非工細者所能廢也

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青麗東坡為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為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

卷四
題跋

十四

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荆江圖亦自以為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

項氏本不減於大已歸人上晉卿跡遂同廣陵散矣今為想像其意作荆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尉王洽澄墨便已有其意蓋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淡即米畫也余於

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正繼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做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顧不能當也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

在誤詞致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尚彥敬上下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養荷山齋黃石公數襍被用過爲清寒寂之况偶出緇索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林僅似其荒率天重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閑遠每苦筆墨微索者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鄂渚官署雖係鳳山之麓北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

客終日掩關得從風好今年避暑無事遂作數圖此幅則以許中含獎趙伯駒萬松金闕卷見示故做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項晦前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國畫譜載尚書能書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

在本朝余與軀足若宋迪趙孟頫則宰相中烜赫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未避兵丁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詰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諡念余仕路遼邇未及馳恩曾祖

父母展拜之次慙負高誦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歸舟寫此付孫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

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錄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爲此圖以倣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錄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

卷四

七

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宣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手。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二百餘年翻身出世作誰沈啓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爲之并書

六言絕

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

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

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余爲仲醇摹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然忽忽土木

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

醇好懶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

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廻

駁谷木路上養病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癭鑑王

卷四

七

七

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者受相國宋拔華嚴

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

不蓄筆硯。旣雨窓靜。聞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

紀遊。爲寫迂翁筆意。即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

林山石宗關全。雖似非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

能變便是難。諸間物去之轉遠。乃錄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

之上歷代雅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
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東
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雲林古
淡天然米癡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信本
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着兩人有小印雲林字皆
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美神超以粉本見示遂臨
之

題圖

九

餘卜爲余談劉冲倩鑑圖之勝因作此圖却寄余
將爲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否鑑河
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流
季真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游篇也鑑圖主人能
爲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歲遂作素封竹亦

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群賢翰墨風流橫絕海

內之稱名園者余尤意傾則以其爲文安相園之
再傳家無厚業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香
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於此君以祖豆文安於
洛陽司馬問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
美箭矣宋趙伯駒爲君實獨樂園圖李伯時自爲
龍眠山莊圖而子由爲題絕句如右丞朝川園余
未暇過江覽小淇澳之樂因懿卜視圖書此若賦
詩寫景以待異日

題圖

二十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
司直趙子固編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
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
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畧曰聽樂辨列國之興
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
無欲之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初
季子董永常昭與王素而四筵亥二月畫於朱楊
舟次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定甫有摹本蓋宋畫院
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韻非余所習茲
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真率當彼
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閑輿遁上
陂陀迴複峯巒孤秀下有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
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
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湖秋水湖之果然

卷四

五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青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
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爲此山傳寫神照然山川靈
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踐徑外別攝一境未爲耽
足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可居者可居
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
山耳余歸將下筆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隱蘭若之旁屬余頗其類
余題之曰尋雲庄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陟累巘
隨山望舊閣不對芳樽酒還向青山郭者首夏自
許墅歸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僧巨然吳時
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
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
雪若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閣必有羽
客至矣

卷四

五

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畫繪闕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
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勝臆經霜變紅黃
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
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寒亦自堪對
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歲寒堂中
大不啻斗面花竹媚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集

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不在遠者即事而作此
本作羅浮山陽子園錄此太白詩何必右丞詩
中畫也畫中欲收繪事不可得但舉山之畫在定
據時有耳圓通正自覓解人不易

山下孤舉連村天迤邐村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
吾家北苑與高房山不能摹寫近時以來得其
餘者寥寥不聞余所以寫詩中有畫即畫中有詩
意此圖然非右丞

題圖

三

生茂樹以終日靜清泉以自潔趙吳興嘗補圖所
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圖之者余書昌黎全序
因爲山水以弁之亦偉華吳興舊境耳

無事捲起西窓浪接天東坡先生絕句當是若
時作趙伯駒畫吳興趙文敏皆爲圖之余此
亦下筆書法也
尤入東坡詩境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微士種樹不幾林清涼總
似此綠天老詩也余夏日北窓坦腹展玩是圖
爲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余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險發蕩潏連
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垂堂之
誠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
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遊攜李也爲圖崑山讀書
夢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做巨然筆意以志余

題圖

三

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氏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微張兼之同處谷
水至婁江信宿元微先別余雨三人稍遲帆觀米
元章樂圃先生志王晉卿題江岸嶂圖自後泊舟
吳山猶採諸勝意與所至輒爾發墨凡爲仲醇作
畫十餘幅歸已鏡月矣因識歲月
此余下筆也爲唐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
宋太學作畫臨做之筆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

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有此耳自是蓄書頗多臨
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平耳非復讀賦詩
時庶幾遇之之意也

難獨作書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
間亦文章法也

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
正佳舟行閑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書中詩惟右丞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雅意六
法而氣韻生動莫吾猶人獨所心醉大擬山水此

冊皆有其意矣

朱敷文題瀟湘圖云生平有青色袖珍卷爲翟伯
壽所家致盟於天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余觀之

爲朱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惟袖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
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刻閣閣筆法類李中舍

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

庄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

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

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

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

真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

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鄧州將

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間遠清潤迥異

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

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

五家宗派使人間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

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僅錄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

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

金陵有王維江山雪霽二卷爲馮宮族所收亟公

及人是武林家觀之自謂如頭目屬目

余有右丞畫癖他應余請清齋三凡始展閱一通

宛然吳興小帳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書師余未嘗得觀其跡俱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礎礪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蘇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妬完耶昇余於此卷中消

題四

王

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王右丞江山雪霽本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雪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李唐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懶川雪圖數本中惟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丘畫山水無不神然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馬開之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書師余謂右丞

作無李論沈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馬開之

或得摩詰江山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實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郎舍發而懷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人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及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滌墨瀾翻或設色媚麗顧蹊逕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既

題四

王

展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為馮長公游黃山時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蘇無觀頂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書師余謂右丞

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

安得有此畫師也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
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
爲畫此唐勝事後人家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志
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習知漁釣之趣故
也張志和畫漁翁夜傍西巖宿詩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
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

題四

三

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
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
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畫
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展之既定爲蕭
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還詩爲境所謂洞庭
樂地瀟湘帝子詩耳惜余丙申持節長沙行
道中兼訪漁網洲叢木茅菴樵煙晴樹遠堤

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

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也
也董源畫世如星以此卷尤青古亮率僧巨然於
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轡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
耶

余以丙申持節吉藩行瀟湘道中越明年得此

范瀟湘圖乃爲重游湘江矣今年復以較士湖南
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

題四

三

人名不虛稱余爲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
良可興感

余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筆
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遣御者畫甚

奇名則語矣

郭恕先橫閣山水可謂人巧極天工鑄非李嵩
所能夢見此圖似金焦境界或疑不類余曰
曾見五代時金焦即當首肯耳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
成多宋元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
王奔淵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
跋畫最非易事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畫
欲盡去模範蹤迹運而若減若沒萬二米墨戲於筆
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珠貝爲觚耳

李成精密蕭寺文三橋舊之項子京全法王維今

卷四

題跋

三

歸今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曹丘山水危峯突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

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窅儼然深居用墨

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

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

萬壑中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

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

以李成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尚有畦迥不若大
年之超轍絕塵也丙申七月三十日奉 旨持節
封吉府渡錢塘次馮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
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
觀高氏所藏郭恕先朝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其
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
無滯蕩之致朝川多不皴惟有拘染猶是南宋人

卷四

題跋

三

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觀
再過始知管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

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

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迂設色山水易去猶恐新都
多收藏家轉太素封手不韻今又爲遜之璽卿所
收得所歸美第其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截多畫
且奈何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
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
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圖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
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首在庚寅見之都下後
爲新都吳大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憤惟有心覺
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
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題跋四

五

信矣余後休承六十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
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
衣紋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
解書不解泰此用筆訣也長公具服又多蓄唐宋
跡以余爲何如

米南宮襄陽人自言從瀟湘得畫境已隱京口
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墨戲長卷今在余
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瀟
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雪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烟欲
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携以自隨至
洞庭湖舟次斜陽逢底一筆空闊長天雲物惟惟
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摹輒捲簾看畫
卷覺所將卷爲剽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
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瀟瀟乃似米家父子耳
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題跋四

五

米元暉又作海岳卷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
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
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
勝所謂天闊萬鳥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
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
天無遮得窺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
錄深解故論畫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開

靜無他好樂故耶
此梵隆之筆蓋龍眠高足如北苑之有巨然皆不
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平間一題偶實非端
平間畫師所能措也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
西方美人之恩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
耳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爲文敏一生得

卷四
意筆不減伯時遜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

項瞻伯以扁舟訪余勢此卷示余則連社先在案
上互相展視咄咄歎賞瞻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劍
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吳興此圖兼有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士致去
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故曰師法拾短不如青
家以自似古人不能變體爲青奴也萬曆三十三
年臨畫武昌公廨題 趙松雪鶴華秋邑圖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敏如後生事
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
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於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
米有不及無過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書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
能事畢矣獨高彥敏兼有長長出新意於法度之
中肯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
古今一人而已

卷四
題跋四
意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臚子和尚以撰
韓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
與盛子昭此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
衆而仲圭之門間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
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
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此幅余爲庶常時見之長安郎中已歸雲間復見
之顧中舍仲方所仲方諸所藏大癡畫盡歸於余

獨存此耳。觀大處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雨評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處非蘇，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不虛也。

陸整齋林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兄黃子久天池圖皆摹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黃石公、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曰：今日遇吾師耳。天池石壁圖。

吳臺集

題四

三

此吾松顧中舍名正誼之所藏也。中舍持入長安，爲川中郭民部所購。顧舍人每向余篋，惜忽忽二十年，客有遊蜀者，得之歸江南，舍人已千古矣。楚弓楚得，以故復收之。子久陽明洞天圖。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道，橫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澀暖翠。

爲第一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家。

雲林書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開見山，雨水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簾之上。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以爲師，馮觀觀關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書。

題四

三

梁溪華學士收藏法書名畫，爲江南冠。携李項子京後起與之鬪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惟倪迂畫寥寥，尤易致。畫卷絕少，項所藏師子林圖，華則鶴林圖耳。文太史父子嘗欲兩家合併爲一，各不相下。師子林爲京口張修羽所收，余數訪華文伯於東臯亭山，出此見視，如徐洪客一見唐文公，心降神伏，咄咄歎賞。文伯覺余雅好，便以見歸。同蒙奪宣亦學，公黠頭相許，爲同官同味。今其

文孫作未老捐硯山故事耶此迂鶴林圖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

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

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

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安叔能之余所藏勸

書圖學李昇金盤鶴鶴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我

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間有

雲山去

題跋

元

本邑然皆真虎也

相如之賦昔人稱爲勸百風一此冊子畏之書似

勸希哲之詩似風又幾於晉矣若夫王嫡以女兵

柔虜薛濤以才媛款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

經典否則不免重葦之誚 蔣伯虎絕代名姝圖

子昂嘗有創爲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朱

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

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李思訓畫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

看畫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

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

不去

王西蜀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調倡

甚有高韻余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

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

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邑此寫生四種

雲山去

題跋

四十

拙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

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靡恐非野老所堪

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

余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筋子上畫樊川南陵

水面詩意時大中昧知名人莫加重後爲客竊去

乃共歎惋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

趙榮祿做趙伯駒小幅詩法妙絕間一草之殊愧

不似今余不復見徽仲筆去二趙可知矣

管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廬繡佛圖亦工山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敏續書數十行無能遠過也白石翁跋筆法不減浩翁壘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誤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嘗爲楊生畫芙蓉約畧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卷二

題跋

三

花品從衆香園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有群芳競妬其品自絕

海客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人周草窗廖生中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水仙出現也

昔見周貞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絕類米虎兒高尚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減蘇玉局黃浩翁與

其詩得三絕曾游楚中以一瓣香薦於先生遺愛

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如此前輩風

派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趙文敏嘗從之問畫法宋進士不仕元者此卷得李伯時筆或亦臨本蓋伯時畫阿羅漢粉本流傳勝國時尚多也

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裏於李伯時筆

卷二

題跋

三

騎見虜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二圖之間位置古雅設色妍麗爲近代高士第一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未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拘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筆如寫大山則雋味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顗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輦入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傳流幾千百年信手翰墨之雅

其堪與萬乘埒也

唐李德裕擇天下惟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詠后昆
曰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
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
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
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
以狀石

昔人評石之青曰遠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

題跋

此矣趙文敏常寫飛白石又常寫寒雲石又寫馬

牙拘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
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此羅漢雲水王弇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

雲間時筆當爲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駿順風鶴非

復晚歲林木禪也詩以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

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崢嶸文采絢爛漸

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觀此卷

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爲毫生蓋

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矣佛所云

種種意生身我說者心造以比耶南羽在余齋中

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毫生館

丁南羽白描羅漢

余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鉤

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教具一

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

題跋

畫師恬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夷曾爲雲窩二律詩獨未爲

圖耳今見遜之此圖追踪于久烟雲奔放林麓深

客實爲書中之詩三十年前眼境重新坐收慢亭

奇致歎服歎服

王遜之接筆峯圖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春見輒呼之曰

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落南力勝

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遜之爲迂翁疎簡貴如

此圖考假今恐南見之當咄咄歎賞

余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春大樹圖卷以丙寅秋得沈啓南微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聞白石翁有出藍之能乃多本家筆又難以米家墨戲其有似者過半不若遜之此圖氣韻位置遠欲亂真也丁卯夏五日雨窓觀長蘅鑒定因書此以志崇慕

李孝廉長蘅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

林和

墨

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鑒畫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縛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一湖山間每長蘅游屐所至必與之俱衆頗然微醉有意故筆時輒以紙墨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購藏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册者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嘆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

漸離其交遊亦是千古可傳也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事吳紫亦文沈之廢觀耳伯玉此冊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刻俗入雅故富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陳道醇特之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

逸品

墨

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爲論恐後短者窺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管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近開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楊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塲等圖有宋人之骨功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余許以爲出入自然惠崇之間觀止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春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畫禪室中專

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閑居賦孔
彰今年三十爲招隱詩志在林泉聲出金石其詩
則取材於選程格於唐淹有岸詰安仁之長而若
置身於輞川莊河陽別業以終老無朝市慕者雖
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踴躍法世賦白首同所
歸安得舍塵網之句憂分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雖
懸畫師之習猶在其山水長卷不免乞匱於右丞
然又出入剗闕規模董巨細密而不傷骨奔放而
不傷韻似未以輞川爲竟者他時如常蘇州李驥
古之大年詩畫更當何若以此少年之筆爲券可
也

龔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游東西洞
庭兩山嘗見其繪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石圖
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枝刺畫爲木變唐法也氣
之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質蒼莽

秀潤君家顧長康真有種耶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驥精工之極又有士
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
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
丞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作
以賞鑒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關駟之
聲如隔壁敘劍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
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
非如畫巨米三輩可一起直入如來地也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
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筆爲人物故知筆
長之難項孔彰此冊乃聚美事臻於石犀牛龍舟
人物皆與宋人血戰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氣韻雖
其天骨自合要亦功力深至所謂士氣作家俱備
項子京有此文孫不負好古賞鑒百年食報之
事矣

吾鄉朱文豹以詔鈴爲冠軍常待詔閣下仰書蘭
自給畫蘭深得文太史風韻今仕於閩獨不見其
寫九節蘭豈疎鄉結夢習此谷中草本耶且澗蘭
以海棠鮮至猶待將軍濊平海寇復還舊觀耳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已有作繪彰施之論近
代白沙先生尤工畫梅講學家宗玩物表志語幾
所謂殺風景漢玄水獨脫疎洛新安絕句詩寫爲
入景一經點綴便自風流不減輞川龍眠諸名跡

題蘭

元

以爲臥游其間無開浴消悟境有進技者矣余好
古人畫至爲人摹入中山僊不免作此語蓋短玄
水觀之無俗不真即藝成道哉以此有取於也
吾郡書家顧仲方中舍最著其游長安四方士大
夫求者填委幾欲作鐵門限以卻之得者如獲拱
璧今原之長公元慶踵其家風有出藍之能又以
精工佐其古雅如王氏之有義獻奇矣奇矣

書有法帖尚可意求至於畫道必托繚素非木石

雕鏤所能傳者今宋元名筆一幀百金鑒定少訛
輒收贗本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
此學范開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
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間泰中有國醫不
遠千里爲之傭俾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位
片言國醫駭之曰子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
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
易也 林玉書

題畫

元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
室名追坤者所作山水卷并附見示託路大夫求
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書家之有李衛
奇矣奇矣山居荏苒幾三十年乃聞閭秀之能畫
史者一再出又嘗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
繼爲王友雲彼如北宗臥輪偶此如南宗慧能偶
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汝
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兄其止雲友澹宕

得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稍
遠樹三匪非然明二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自磨礱
作饒余又惜于東阿難度外憐才不遺見歡花天
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

林下風清

趙承旨畫漆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漆馬形自此
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端杜工
部丹青引所謂花廳却在御榻上因人大使皆側
惟也李伯時畫馬秀錢向呵之謂恐筆習既久或

題詞

卷

應馬趨則子昂變形悉自可信吾已顧太學家有
鐵聖孺此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代一
絕余喜勸太學令多繡人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
因正如秀鐵面說法耳

畫北地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
朱氏父子宗畫巨無法精則其繁複獨畫雲仍用

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驕筆欲自成一家不得隨

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混厚但用淡墨濃墨破墨墨情墨
焦墨盡得之矣

米元暉自題瀟湘圖有詩云山中華相有仙骨坐
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倒先清僧人扶看
君未庵翁又題云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
霖雨姿何妨婦幽獨余每有當其語畫成即以題
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樓枕西
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
望兩峯如展墨畫每有所會輒爲枯筆成此長卷
凡半閏月雨霽閑窮別構一境不復朱氏父子可
役備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題詞

卷

長興姚中承家有黃子久臨經書屋圖昔年曾訪
之如索靖觀碑今猶未盡其法聊以效顰耳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筆微失利耳同能不

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

吳文仲爲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走信三千

里視余爲定名曰此洞天靈護也蓋文仲以孫
知微畫火法爲此石傳寫神照而其琬髮番番者
當作水觀劍峯嶺嶺者當作金觀孤起林立者當
作木觀坡陀平夷者當作土觀朱邵氏以石與金
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行之秀也仲詔所藏有
之矣昔人閒鏡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面如擇子
大安用是聞硯可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木
安用是此雖發於名賢之口未爲篤論物有尤物
如人有異人若夫蘇子瞻之仇池宋元章之硯山
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桓圭衮裳足
矣何必阜尚將取長矛大戟足矣何必韓白哉豈
直石之不幸而已未幾二公爲石見作卞和泣意
不在石也仲詔豈有異耶元章割天一品石有紺
露降其傍禮部張聞於朝今仲詔在聲靈之下大
乙下觀百靈潛衛何止甘露須彌而已未仲詔
青石圖

畫圖與此卷余見之長安高郵楊州守家正台劍

卷四

五

卷四

五

時也忽忽三十年又爲新都吳周生所得陳太常
所謂見詩者不能見其圖亦屬缺陷雖然以畫法
論恐右丞之蹟北宋猶如星鳳安能傳至近代猶
素如新或後人得詩卷而擬作以配者周生可無
遺憾矣吳周生藏王
布丞英模圖

中弇山人稿五卷

〔明〕王士驥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中弁山人遺稿序



文人之以成一家言命令當
世輝映千古者雖其才實
天縱而所以老其才而收
其名者亦天成之耳蓋
文人往少年盛氣不耐
事筆端即橫溢而多窒
語無涉世實境非遭患
難摧殘寥落之已極然後
發為文章一寫胸中之

其才者也必賈誼禰衡楊脩
曹植以謂窮而無年而未老
其才者斯二者皆天也近代
文章家其才大而名尊范
舉廣而雄霸久者無如王司
寇元美其少達家難踰伏累
歲卒踰六袞位八座而文集
其大成則人不可以無年於文
不益信哉中弁山人者則其
仲子王房仲也房仲白哲軒

不平不能窮工而極致也然
處人於患難中又注々不耐
憤或鬱々不得意遂自傷
其天年不及老其才竟其
志於文則所傳斷簡殘篇
三
六復寡々惟負寸觸禍放廢
之後而神情無倦發為文章
愈老愈熟斯可傳已古之
作者如司馬遷韓愈柳宗
元蘇軾所謂窮而有年以老

舉亭々物表氣甚銳而意
甚遠余所見其制義皆絕
去時文之格套而軼羣超乘
間為詩古文司寇每稱之即
起居家牘六丹銘賞譽々天
四
老其才以就何可量突遭摧
折脫身歸里為終自寬以有
其年從容以著作自娛痛定
說痛江山風物草虫蟲魚何所
不供其抽擄窮古極今聖矣僊

佛之所未發稗官百家之未備
 何者不託其鼓吹其所就又何
 可量乃盛年一跌并其身而俱
 盡故篋所藏僅止此吁斯亦
 足悲君之才矣茲刻乃君之門
 人張子嵯等所裒拾以識不忘
 五
 可謂君家後芭張子出以示余
 余感張子之陳誼而重也君之
 才之年不勝人琴俱亡之慟後
 之覽者其無以茲集而際君焉

萬曆戊申夏五

太子諭德秀水友人陳懿典撰



六

遠去之山石遙斜 白雲深
 家自人字信車生石枕
 晚霜菊紅於二月花

五為

有言不足心

松雪堂

中弁山人稿目錄

卷之一

詩

古體

鼠有室三章

出自北門二章

清露四章

日之方中五章

彼狡童子五章

中弁山人稿目錄

陟彼三章

六月三章

桃之華三章

柳之窈窕八章

吳風壽吳母徐太孺人

有序

涇之水二章

陌有桑三章

彼碩人兮四章

我之嘉賓二章

樂府

秋胡行

野田黃雀行上江明府

善哉行

西門行

枯魚過河泣

傷哉行

艷歌何嘗行

放歌行

中弁山人稿目錄

折楊柳行

君子行

滿歌行

怨詩行

猛虎行

同聲歌

塞下曲贈錢將軍

卷之二

古詩

鳳凰篇上王相公

驥子篇上韓太史

雙鯉篇

六君篇

引歌

韓宗伯世能

顧馬門養謙

馮司成夢禎

沈選部昌期

中舍山人稿

目錄

三

江明府盈科

王先生釋登

亂歌

乞食行

贈婦詩四首

贈遜庵上人

寄屠長卿

初出海遇浦風返棹

留宿僧室晨起觀雲色

別僧人入舟舉帆直指

海船抵岸步入通天門

夜聽張生彈琵琶

古意二首

友人夜過小飲有作

自言

秣陵王孟起墓其友歌以美之

渡海易為益鄉世叔賦

初度放歌

中舍山人稿

目錄

四

崇義堂歌為侍萱張君作有序

杏花春兩歌題圖後贈古閩世醫盧

生

瀟洲歌送徐二入燕

紀遼東四首

河魃誼二首

律詩

送徐文仲計偕北上

顧司馬座中贈羅山人子明

午醉過李本建潘景升舟中同賦六

韻

送王百穀入越謁故相袁公墓

集送張伯夜遊得天字

劇談石司馬事有感

王申伯歸既贈以數言而意猶未已

也伏枕欲絕且謹且歌載得見字

韻之成律情見乎辭矣

偶成四首

東全山人稿目錄

五

喜仲弟卿薦得珂字

春日園居園據城中衆勝處太史

公所假也

以新五兄赴他宴遲西山松花約

此後之

贈張成叔

贈吳峰南

贈程仲雅

楊

詔募艇成賀以一律

贈潘景升

兩夜同本建潘景升小飲張幼子詹

頭贈以一律

絕句

久候海口潘將軍二首

有約不至二首

渡海慰益卿世叔所攜吳四種一先

集一新茶一篆釀一菊詩不勝聊

東全山人稿目錄

六

蕭各侑以絕句

野望

有寄二首

讀公亮稿二首

尋公亮不遇二首

偶遇徐汝蕓二首

簡伯珪小喬

許張子不至

雜詠

春仲同以新五兄酌仲來四文小齋

梅花下湯成四絕

邑從事高生父七十賀以二絕

酌酒送蔡生

送真州王昇甫亡室游吳學成辭余

就試賦壯之

贈曹林上人

偶讀于鱗先生有連指風塵二字打

戲者耶為解嘲首句用先君子推

中余山人稿目錄

李語

簡友人

送杜士良

送定國朱師二首

竹枝詞吳歌也大夫能其官政成而

君子美之醫生楊某述之以獻丁州

導

贈妓

附偈一首

卷之三

文

楊氏敦族碑

明故大宗伯潯陽董公元配顧淑人

墓誌銘代

汪本善行狀代

勅建徐郎婦湯氏祠記

定照庵記

伏牛山飯萬僧緣疏

中余山人稿目錄

代載祈嗣疏

解庵疏

贈兵備曹公晉廣東左轄序代

贈州侯丁公考績序代

贈大中丞蜀趙公赴內

召佐司空序代

贈常鎮道彭公晉長憲山東備兵副

鎮序

送李本建先生晉國子監錄序代

送楚李本建先生國錄序

送侯分教先生晉掌太原河曲序

序代

送王申伯歸閩序

送練川刀生滿考序

贈周生序

贈萬平野先生偕元配某孺人七十

序代

壽宮保大司馬楊公八十序代

中身山人稿目錄

壽沈憶先封翁七十序代

壽張母劉宜人六十序

壽王母章夫人六十序代

壽韓宗伯七十序代

壽比部某君七十序代

卷之四

文

徐母沈太孺人壽序

壽友人陸孟祥四十序

贈伍孝子父壽序

贈蔡太宜人壽序

水說壽膠川張君

張橫渠易說序

初錄宋義叙

自選戊巳稿叙

四子行素編叙

閱藝隨錄二集叙

閱藝隨錄十八房選上集叙

中身山人稿目錄

閱藝隨錄十八房選下集叙

中身會藝叙

先正宦稿叙

續行素編叙

庚辛程墨選引

辛丑十八房選小引

約言叙

題吳長卿九疑堂草

王鼎甫稿叙

譚公亮言叙

祭王夫人文

祭王夫人文代

祭洋翁凌尚書文

祭韓宗伯文

祭凌夫人文代

祭周母謙太安人辭

祭族伯母文

祭亡弟逸季文

中身山人稿目錄

補曹子念傳王釋登後

虎丘上人三載圓闌頌有序

圓覺經十四頌有跋

玄墓寺募緣造鐘文

正統論

趙菴論

達磨贊

白像贊

揭

稟帖

十辨

雜著

卷之五

書

馮開之太史計七首

李本寧太史計四首

顧孟卿司馬計三首

王百穀先生計七首

中身山人稿目錄

與交人計五首

王宇泰計三首

殷無美計三首

周章南比部計三首

潘參軍計三首

江大中丞計二首

于中甫計二首

李本建計二首

吳伯霖計二首

錢釋宣計二首

顧晉伯書計二首

喬伯珪計二首

廖當時計二首

譚公亮計二首

王鼎甫計三首

袁冲儀計二首

王申伯計二首

中牟山人稿目錄

韓太史

上王相公

徐三官

潘景升

江明府

曹林上人

楊都閫

錢大尹

龐參吾

十三

高景逸

潘藩伯

王僉憲

史金吾

潘光祿

屠長卿

徐汝蔗

程仲權

陸楚生

中牟山人稿目錄

張孟孺

朱達夫

王戎賓

汪雲卿

賈夢生

真州諸生

王孟延

沈認卿

胡梓材

十四

陶逸則

潘氏諸舅

顧五官

李謐

丁長典

瞿二官

錢切甫計三首

游宗振

潘舅

中余山人稿
八日錄

潘參軍

上侍郎顧充庵

譚公亮

上魯川先生

上朱大理

荅沈司空

黃貞父計二首

魏舅

翁進士

十五

屠長卿

楊景園

友人書

華氏二甥

李二酉

中余山人稿
八日錄卷之五終

中余山人稿
八日錄

潘參軍

十六

鶴中余山人稿卷之一

詩古體

吳郡王士驕房仲甫著

門人張

嵒九服甫校

室有鼠

刺諷也

室有鼠既食我國復毀我栖驅之濱矣母逝我鄰

室有鼠既飲我竿復穿我舍驅之野矣母宅我

杜

母鄰是近鄰其於爾憎母杜是憑杜其於爾崩

中余山人稿卷之一

室有鼠三章二章章五句一章章四句

出自北門

叙難也

出自北門車馬斯騫弓矢斯繁獵狝孤鳥繫之

於樊伯氏吹壘其殺則咽叶

出自北門車馬斯馳弓矢斯翹獵彼孤鳥繫之

以愚季氏吹麓其殺則噫

出自北門二章章七句

清露

勞者之歌也

清露漙漙言刈其黍調調非鳥來食我穉我

脊矣爾之茹矣

清露漙漙言刈其梁佼佼兔來食我穉我之

美之譽矣

何以象鳥有容其宮于無惜爾照其侯于餘紆

何以象兔有紐其欄于無惜爾探其侯于餘養

清露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日之方中

憂時也

日之方中星宇於萎庶民是咻君子是偷誰濟

為焉

中余山人稿卷之一

日之方中星宇于昂叶庶民是尤君子是游誰

造為謀

瞻彼小星其占曰登采其霍矣以歌以驅孰于

之侮曷其有廖

瞻彼小星其占曰緹采其霍矣亦咨亦諏孰于

之郵庶其有休

謂氏則高惟下之悼謂民則厚惟上之譙天之

悼吁所可吊也民之譙吁不可察也

日之方中二章二章章五句二章章六句

一章章八句

彼狡童兮

悼武也

彼狡童兮我而弁兮爾服情兮爾容變兮惟行

之殿惟歸之光

彼狡童兮我而弁兮爾服綯兮爾容嫵兮惟出

之言惟入之義

彼狡童兮我而弁兮爾服煥兮爾容嫵兮惟歌

之選惟舞之賤

彼狡童兮胡匪緇兮而車軼兮爾公爾侯伊其

中拿山人稿

卷之一

三

帥兮

彼狡童兮胡匪惘兮而岸幘兮爾公爾侯伊其

概兮

彼狡童兮五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五句

陟陂

畏諛也

陟彼陂兮我馬遲遲豈不爾惟其牆有茨寧無

食爾飴

陟彼陂兮我馬抑抑豈不爾憶其室有棘寧無

衣爾緇

陟彼陂兮我馬遲遲豈不爾因其居有榛無然與爾親

陟陂三章章五句

六月自傷也

六月飛霜我心孔傷目之翳矣山澤為行今之

俯矣惟昔之昂

六月飛霜我心孔傷耳之塞矣宮商同鳴叶今

之柔矣惟昔之剛

憂兮非兮莫予是迷置兮弟兮莫予是栖伊其

中拿山人稿

卷之一

四

歸兮誰為之觸兮

六月三章章六句

桃之華有刺也

苑之華勿剪勿抑言媚其室矧伊稷矣或蔚之

棘同其于恤

苑之華勿采勿除言媚其妹矧伊徐矣或蔚之

蕓同其于鋤

有草有艸尚或漑之有鳥有鳥尚或昧之爾之

妃矣莫之愛矣爾之匹矣莫之揖矣

毫之華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柳之宛矣 望友也

柳之宛矣風則偃之予之寒矣交則遠之
予之酒矣君子是醕予之扣矣君子是唱予之
咎矣君子是走

其走伊何匪去其鄙或盈其阜或肆其驟
昔之行矣先之後之昔之坐矣肘之肘之昔予
是圖今予是垢

誰謂山高隻飛躡之誰謂河廣寒寥泲之

中身山人稿卷之一

匪山是崩胡還其轍匪河是決胡藉其楫

鳥之不也亦可誘也友之厚也不可偶也

予之友也予之受也爾之醕也

柳之宛矣八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一章章三句

吳風壽吳母徐太孺人有序

王子曰國之有風也自閭門之化始也太
孺人育于徐吳人也婦于吳吳人也宜室
宜家育于有歸人成列之頌之者吳人也

姻煙之末是訓是行可被諸聲歌焉採之

者吳人也故稱吳風而歌以侑觴焉

涇之水○叙德也太孺人善為女善為婦

而君子美之也

涇之水其流滑長養其祥育德于徐允也淑人

女範乎有譽

涇之水其永濡受茲介福作嬪于吳允也淑人

嬪訓乎有字

涇之水二章章六句

中身山人稿卷之一

陌有采○紀盛也太孺人歸吳克脩厥德

而內外紀之也

陌有采采之盈缶淑儀不愆爰執箕箒曰宜爾

父母是先是後

陌有采采之盈筭令問不違爰備脯膳曰宜爾

子孫是厚是惇

陌有采采之盈簞淑令孔彰爰鼓琴瑟曰宜爾

室家以寧以謐

陌有采三章章六句

伊彼陟兮匪其增矣伊彼陟兮匪其崩矣矧伊人矣若成憑之矧伊人矣若成乘之

伊其憑之日月優游伊其乘之天地遐脩保祐命之誰適為儔吉履綏之永宇于休

彼碩人兮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我有嘉賓○宴會之詩也令子能娛其親

且醇客而樂之也故采之以亂焉

我有嘉賓連馬彭彭越既至止吹笙鼓篳樂只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一

七

君子視之 可考不忘

我有嘉賓土瑯調調越既宴止伐鼓鳴箏

之子德容孔昭壽考不忘

我有嘉賓三章章七句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一

樂府

秋胡行

日月晦冥聖人難為親日月晦冥聖人難為親在昔盛世三恪成賓惟殷有子惟周有臣詠言是危匪云弗仁歆以言之聖人難為親

世道崎嶇君子難為容世道崎嶇君子難為容秦關六國合橫離從賄彼楚庭野草丰茸原既放逐亦復傾宗歌以言之君子難為容

雲霧既收賢者易為功雲霧既收賢者易為功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一

八

田叔奉使溫如秦風過焚獄詞梁王是庸詩亦

有云他石可攻歌以言之賢者易為功

大德可思小怨何易忘大德可思小怨何易忘

晉文輟沐呂卻以喪失纓楚士寔翼莊王我之

厚矣民胡不襄歌以言之小怨何易忘

冥心任運九州皆可居冥心任運九州皆可居

遠廬天地常遊化胥我師蒙叟蒙叟師樽三代

斯民共誰毀譽歌以言之九州皆可居

白日不遠王喬亦易招白日不遠王喬亦易招

我思真人來自烟霄食我瓊蕊娛我雲韶携手
長嘯隨風遠翔歌以言之王喬亦易招

野田黃雀行上江明府

九月禾黍熟野田黃雀肥飲啄聊自適養倉東
西飛一解東郭饒鷹鷂西郭饒網羅經羅猶自
可鷹鷂行擊我旁有私農君依、自捐額二解
何以解經羅為我驅其國何以衛鷹鷂置我
箭間三解荆棘日以疎羽毛日以長豈不願乘
風思深未忍翔徘徊簾幕側雙環先榮光望、
中奔山人稿卷之二 九

善哉行

樂日以短悲日以長今夕何夕胡不舉觴一解
麗畢之月霖雨其滂嗟茲下民悲彼蒼、二解
修惡匪替儲德正慶節人之子嘔畏於匡三解
亦有僉壬珮環趨踰用之誰行舍之誰藏四解
無易爾行惠集於蒙無易爾言耳聞於牆五解

瓊芝可食玉液可漿逝者莫追惜此餘光六解
西門行

出西門車翩、及時不飲酒陵谷易遷一解
飲酒飲酒常嘯然何能為人驅馳手足既解二
解歌韓秦舞趙燕落日不肯待聖賢相回旋三
解明晨復携友連鑣聽啼鵲爾聞鵲聲可當管
弦鵲死啼一何不憐四解野人春來莫問年
則步兮酣則眠野人春來莫問年則步兮酣
則眠五解但恨生前飲酒猶未足寧文作老
中奔山人稿卷之二 十

魚臥屋廡而仰看青天文章身後事徒供達者
涎六解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河魚共悲悵非是泣枯魚什、畏
相及

其二

枯魚過河泣轍魚慶煠霄為語天將寒能得幾
時濕

傷歌行

歲月荏苒庭霜空寒鴈高耿耿不成眠
夜半夢家杵聲絕惟聞孤婦號咷何再悲夫
婦成此況憶昔垂別時為郎製征袍有針手自
紉有繇手自線傳言胡地冷素錦重緜緜徘徊
不忍別相對泣蕭騷同伍入門來叫聲何喧
喧志猶極前驅遠旌旌望望分手去憂心流
水泊昨暮誰家子錦衣恣遊遨出戶遙相訊云
行兵曹陰山已喪師義士臥蓬蒿大帥饒智
謀聚脂吹腥臊議定誇劉牧功成笑親毛歸來

中集山人稿卷之一

十二

報天子燕然弓矢雲聖朝慙恩賞士卒沐餘膏
塞外增銀幣內府賜金刀生者懸魚袋沒者能
增一嘆萬家泣何勞死後褒

監歌何嘗行

閑開黃鳥鳴迤在高樹頭三三兩兩共開螺
誰家年少怒馬調弓弦發矢落晨星揚鞭逐晚
烟飄飄欲欲孤征同景心自憐徘徊還相呼
心不前欲來爭為憂奈何棄捐寄語雙
恩愛空卷卷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放歌行

生不必上玉堂死不必歸故鄉造化時卷舒
師以行藏乾坤匪易位唐虞自紀綱
世遊心駕羲皇飲河止滿腹何事遊滄浪
披羊裘室思佩金璫促步田野間軒車已八荒
耳熱歌擊缶恍如聽笙簧點點流螢來照與月
爭光我自寶燕巖爾自貴琳瑯笑傲入山林落
日正蒼茫遙看北印道牛羊空成行

折楊柳行

中集山人稿卷之一

十二

玄、彰其威予奪一何公取言失宰予聖聽豈
不聰一解四岳咸薦鯨靜言遵治洪象執崇伯
子辭家終厥功二解屈子葬汨羅賢士一何窮
懷王死秦地猶不悟原宥至德稱周文見四在
侯崇三解片雲起西山白日為之朦洛陽悲賈
誼會稽羨漂鴻四解

君子行

莫貪君子歡莫愛小人難君子防患疎不敵小
人殘喪師在羊家得士過壺餐消、不止流歲

月成湯汗傾蓋已如交談笑與戎端文會鳴朝
陰鷗鼻怒眼看蒼鵬平陽貨聖人道自寬

滿歌行

生世胡不辰雖有騏驎不逢臯軻車甫遠越斷
髮文身栖魯衛再窮問津臨河長嘆車聲空
轉一解逃名者苦賤好名者貪訥全吾真哉思
古人恥為周民行歌采薇以攜其身亦有姜氏
鷹揚渭濱二解楚工寶夜光燕入寶琰不易所
珍昂俎非自負誰識有華良醫折肱莫如治手
中余山人稿卷之一

二三

龜時哉時哉惟日飲醉三解傍徨欲何之自惜
其頸東行西輪為嬰兒所弄或起或躡廣設域
郭遍樹荊榛騰彼累賢聖成塵口解且師儀
狄擊壤奏釣左姬趙右姬秦不問春姝寧識字
山沅水盈川落花沾墜駕飛轍逐西丸分餘光
向蒼旻寄身朝菌笑彼大洛造化變遷為樂最

怨詩行

無才衆咸棄有才自難容欲處季孟間無着以

為宗虛舟聊不繫所慕在赤松哉思父與子休
劍稱晉共戒思君與臣白首功未封哉思兄與
弟斗粟寧堪春大信豈忘約朝橫且暮縱至仁
匪無恩相親復相訟所以東陵子辭世甘為農
我歌竟此曲情深歌已慵今日暫相樂別後勿
相逢

猛虎行

鄰富室不必肥住空谷不必饑偕虎巢空谷猶
勝鄰家宿

中余山人稿卷之二

一四

其二

愛不必美如姝怒不必醜如嫫嫫母自相親姝
女向外人

同聲歌

春日倉庚鳴相呼兩關關有女字楚雲自言住
巫山少小性嬌逸蕭蕭任踈頑君家陽臺側絲
蘿下相攀繫君紅羅襦佩君雙玉環十五入君
門始知為婦艱頻笑不敢專時時視君顏知君
賤麗色朱黛久成殷如君賤艷服衣袂多素閑

最安見請早起理煙爇眉忌九如
子寧君恩不可保短在窮暮間君歎每
僧空自憫為君泣前魚中被淚成丘
宰相與期霜管今夕樂始樂願為比翼

上營回行

里中有孤兒哀哀泣無食為道兒兄家為雀饒
黍稷

其二

里中有孤兒哀哀泣無衣為道兒兄家繡素
口余山人稿卷之一

十五

然機

塞下曲贈錢將軍

驄馬出燕京寶刀塞下明刀頭落處名王虎
鞭一舉胡城傾和戎自古非長策奈何彼為王
方我為客前軍血戰瀚海西後軍坐受降胡
胡以報天子威名空掛邊人齒胡以謝將軍漢
室先鋒衛霍勳歸時歡進營小月漸向明庭
功伐天南莫道月苦行處城無主骨
中余山人稿卷之一

鐫中弇山人稿卷之二

吳郡王士驩房仲甫著

古詩部

門人張 崧九服甫校

鳳凰篇上王相公

庭種雙梧桐鳳凰止其翼鷹鸇方肆威含光聊
自匿南山有玄鳥遠來共馮翊朝出穀相和暮
歸栖相得偃仰塵世外迦陵若可即陽和忽云
動驚禽騎已革文德不終藏時為聖治飾羽儀
向天遶山林盡改色天子為紀元公卿為上食

中弇山人稿卷之二

蕭韶舞虞庭功成思化域顧言念玄鳥舊巢涖
荆棘深林梧葉凋惟餘三弱息大者羽毛就飛
飛傍岩側小者尚啾啾野田飽禾稷中者獨依
苦舉翔已傾仆西家張罟罟東家調弓弋唧唧
向我鳴中心慘然惻棲之以餘枝食之以餘糲
母令狂接輿慷慨歌鳳德

驥子篇上韓太史

日暮天氣佳牛羊開平壤驚駟怯高岡驚鷄未
能上導者扣啣勒尾者縱筆扶朝食一束薪夕

飽數莖奔荆棘薦霜蹄芊草繞林歌躑躅
行嘶嘶僅餘響道遇九方氏下車長
何足顧為言出駿馭爾父連金埒而子
相將解其縛易以驂一兩回首故危途
恍恍愛駿買其驚高情動人仰

雙鯉篇

望望東流水悠悠雙鯉魚問君何所寄一紙解
圖書君子惜顰咲世人惜毀譽鷹隼挾霜威脂
脂視鵝鵝骨肉飽腸胃羽毛委泥塗春風布陽

中弇山人稿卷之二

氣鳩目良已渝客從遠方來為我剖其符明命
久不刊微言乃成誣寄聲謝雙鯉浮沈聊自娛

六君篇

足不出城市秉名不礙世人高爭言造化巧
才嗟我不材何為爾自疑得附當門鉅自慙
稱弇州子弇州先生解生計踈遠手植蔬
年少那惜借餘光轍魚盡飽江湖水一朝零
歸山隧岐路鬚眉看自異遺名衆所爭遺孤衆
所棄執法詭云無此心酷吏應須肉為餌漆倒

向人誰解驂宛有六君敦古義六君者誰非其
位共吹清風滅炎熾交情不接杯酒歡亦不
惜身名累原鳥乘風飛翻々平兮隙子代相
皆爲人所棄今爲人所憐素者日以遠憐者日
以妍乞得一枕聊安賤我歌高歌六君篇欲歌
不歌意茫然生平何物寸心是千古長懸碧落
天

韓宗伯世能

韓公廟廊安綽有通人度緬懷老氏銜履道守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二

三

真素典禮偶未安一去期主悟高臥吳山顛二

疏安所慕鴻飛自冥々寄心謝塵務以我托葭

莖皇々勤左顧不恤說夫口危途逝川赴片言

迴春光密語白日吐成秋何足珍母乃爲門祚

叩恩中丞私知者慙共語

顧馬門奏議

遑庭羽書急天地盈風塵桓々廣陵公傾朝推
虎臣驅車方西邁走馬忽東迴驚虜得上策受
鉞軍威新拮据或足門順首思所親千里解圍

章空飛下青旻語深靈合離罪重豈屈伸初見
不厭疎相援不厭頻遇會自有時交情自有真
所以公并論去々復何陳

馮司成夢積

携李文章數高公滿大都羈接待從臣俯仰異
時趨托寄選以遠邑勉師世儒置身患夷間素
節了不渝任真每獨往夫豈畏若濡一官仍還
地雅意良可孚洒淑急故知昌言極窮激俗偷
威廢典交溪任榮枯談笑激清風私心薄東吳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二

四

寄言廷尉客削迹亦爲徒

沈選部昌期

於皇示明聖史權日以削爰求微罪行所志在
龍驤溫顏接重聖勁節親林壑惟餘任寸心宿
昔保然諾余生幸同閑交情極寥落豈意悲悖
姿膺此根株托正論如波沈沒震源風薄三瀨
披枝言九哀如可作似聞朝山望不守東山約
泛々鮮所歸就君乞終泊

江明府盈科

世道咸積薪拙宦安足記一官仍
青綬雅志在憐材折腰最難不為綽名父
矣衆人母嗟余落者已公厚仁折
吏賢心杜諛口督責有飛章情其智施
既不贊論交復非偶自說齊國相能振且能久
斯人風可追千古同不朽

王先生諱釋登

昔余瑯琊公中原白日升先生起太原執矢稱
代興詞翰薄雲霄無翼乃攀騰新知滿天地哀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二

五

來念朋友痛此哲人逝挽彼萬仞崩解我長
饑為我破累冑椅東了不愧捫舌安所懲
徑寸登梯挾驅青蛇噓味垂景光風波若可
自惜交道微豈美義殷弘

六君篇亂歌

君不見戰國以還及西京其人往往思仇朋
耻尺寸旋相酢一飯十心交情嗟余以生方
禍患要報仇何恨兮意何輕報恩祇漫班
故報仇空人以濁芳淫以清濁可

弓滿可縵生不能駕霧車飛鶴取游蓬瀛又不能
乘長風破巨浪制鯨鯨坐令對月泣菱罔時使
眠雲學筆耕筆耕學兮應未熟匡牀抱書仰看
星信手携得烈士傳壯髮扶眼那堪讀素卷長
吁聊一覺生平意氣成悠邈有時化作長私碧
有時飛作精衛啄嗚呼歌來兮天地為之傾
罷兮波濤有無聲我聞日月照不平母令配更
知姓名

乞食行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二

六

愁來不得眠兒童爭苦饑望望出門去悠悠當
語誰遙遙故人居行行敢告疲故人聞客至
迎自委蛇與我共七是為我千載期一聞苦
言頻感前致辭昔歲饒禾梁供億迺不贊今歲
饒風雨蓄畬莫適治生指日千頭願計分請廉
豚豚不得語愴然心中悲隣更遙相指王孫歌
何之公子敬愛客平原有風儀出入燕翼良作
使卿卿姬下坐三千人人人飽所私一言得當
意勝把十年牛兒童填行遙望

未門開舉足還自疑倚徙尚不覺門人已見嗤
公子方宴客珠履正累累車馬宿未通裏行迤
何為自說稱故人謁刺始一齊美奴出馮陵但
去不復居一刺公子怒關人弟受笞公子多積
金庫藏皆珍奇祇供貴人慶不為貧兒施公子
出教伎妙舞自傲傲祇供貴人歡不許貧兒
公子委粟帛四出求其雌祇供貴人微不問
兒隨賣漿豈上客平原故弘規為汰浪及時榮
華恐易衰

中龔山人稿卷之二

七

贈婦詩 計四首

春風落翫花飛墜簾幌予生胡不辰點點沾
塵壤憶母長訣時孤兒未辭襁形影自知憐朝
夕多流涕之子既于歸卧起始成兩明智常履
屯幽情堪晤賞鷗鳥方雙栖山林寄偃仰豈虞
吟嘯聞逐爾羅網去去不復陳哀教訪木
鐸 右報難

其二

空谷生幽蘭其長尺有咫綠之不盈袖含情遠

羅綺散朗王夫人神情都欲似援劍辭故城車
行一何駛玄語深悲歌離愁托清徵惟予嬰禍
惟爾譏簪珥婉婉侍病姑為婦復為子英英立
門戶我在不得爾永夜未成眠披衣誦女史頌
以空谷蘭長嘆難自止 右注賢

其三

別日一何易會日一何難秋風送歸鴈傳予尚
盤桓疾棹寄征衣幽州時已寒兩槩不能飛皇
恩徒自寬咫尺更千里噴屹阻關干空來渡空

中龔山人稿卷之二

八

返流水長森浸慘澹開雲夕徬彿面相看有淚
滴唾壺應已盡成丹右傷別

其四

我媿梁夫子偷然隱會稽携婦理田疇微雨足
春犂感子性玄邇時欵托岩棲放棹入武陵為
已漫迷言歸愁城郭徘徊滄斐妻愛此徑寸法
而忘四郊累躑躅羈縻間塞塞不成嘶矯首想
雲路何時凌丹梯為待金雞耀相與問刀圭

中龔山人

天地有開日獨歸瞿曇氏天地有開人我
虛子妙解契玄宗高情薄金紫禮佛誦梵音
花壽蘭並來客分餘鉢同參縉履道心對
光禪臘隨長晷不問非昔非安知是今是笑彼
趨名者罔罔若趨市乞以藤屨枝為酒清涼水
相將入化城千生悟無始

寄屠長卿

之子念明發昔在吳江濱落落杯酒間悠悠情
所親飄風從東來吹我時沾堦豈不恤春姿野葛
口拿山人稿卷之二

自成苗離披委路隅我生胡匪辰白日下高春
憲前草燐燐咄嗟天地間躑躅多苦辛頰首遙
相望明德崇林晏托根既云齊霜露寧非均何
以慰遠思相將採白蘋採蘋須及時風波愁殺
人

初出海遇浦風返棹

扁舟橫大江孤帆帶雲縹影鏡中懸長流激
清嘯南風微不競倏忽已萍空指數峯青幾
霞下夕照來去自無心吾生寄漁釣

泊舟江澚步入僧室

結廬白雲外蕭然匪人境微風自南來日
燭影夾道種長松小樓蔭銀杏片帆育歛開
久神逾靜遙聞鍾磬聲倚檻叢深省

留宿僧室晨起視雲色

月色臨丹宇清光滿高樓山僧供野蔬杯酒若
為酬一榻當風懸身世邈以道鍾響出翠微
景起村謳凌空耶逞望佳氣鬱滄洲

別僧人入舟舉帆直指

中拿山人稿卷之二

十一

津吏向途迎上客湏明發行行辭上林來往
人窟風勁舟逾迅片帆度趁忽浮雲淡白日烏
嶼時出沒余亦浮沉者那能不驚骨

海船抵岸步入通天門

舟行一何駛倏忽度滄洲安步向城隅俯視大
江流微風生夕波故邑天際浮居者日以行行
者日以休我思凌長空中有白玉樓

夜聽張生彈琵琶

則病人事罕携樽舉三野色夜雲生孤峯聞

寄峭曉吹橫南來遠音遠天際下有知音
蘇乃清妙為寫明君詞晶晶月空照君意
山慚予匪同調曲終情自遷倚床理長嘯想
望東鄰歌笑聊相吊

古意

結交不在客嬌客會尚老結交不在心真
能保江上芙蓉花相看愁草

其二

君心莫若山高山有時崩君心莫若海滄海還

口余山人稿卷之二

十一

成陵意氣結所私誰能辨謠漫

與友人夜過小飲有作

中歲寄心遠嬾併已成痴枕書午高眠起來白
日暮散髮咏涼天廣庭聊客步良友四五人
然懷情素洗盞隨分酌坐久下清露斜月掛牆
頭銀河席間度痛行衆所指榮名道所惡却笑
行吟者毋乃為身誤

自言

素心與立違事事俱成錯俯仰天地間一校

也托生計拙蕭條雅韻在廣莫蓬蒿剪復長
夢周且落嬾病遠車馬饑腸飽蔡霍架書滿床
頭生平醉糟粕有酒故自佳無酒亦宜惡雖靡
中散琴自饒隱居藥對局了不諱忘機下鳥鵲
忽聞鄭叟言少小重然諾

秣陵王孟起壘其友歌以美之

秦淮之月水上浮朱生一筆丹青牧一朝醉死
金陵遊交情眼底空悠悠王孫意氣渡千峰念
彼泉下心懷憂何以衣之鶴鷄裘何以束之白

中余山人稿卷之二

十三

王鈞誰為通路阻且修片帆東來下石頭吳王
官裏狔鼠皆處士墳前松栢猶有家不必歸故
州有身不必問故丘擬向朱門謁五侯不如此
語王孫投吳兒腸薄盈戈矛為君慷慨歌齊謳
嗚呼高誼誰為離春風吹噓迴冥幽生平寸心
寄閭閻明月常照鵲洲

渡海易為顧卿世叔賦

朝渡海暮渡海鏡水長空歌款乃蜀道易
難及覆人情看眼看眉看眉看眉看眉看眉

關少雄色有時鳥雀不敢度有時車馬來相逼
於今京海滿妖氛中有八弓臥白雲日月近波
波上下乾坤遙向浪間分漢主臨軒思聖哲微
書欲就陰山雪鐵騎晨風塞壘空胡笳夜雨邊
聲咽一戰虜塵靜再鼓狼煙滅歸未報

天子功成身已潔不道遼陽未解兵留作江南
萬里城夷中船主知姓名水底魚龍解送迎清
江漁艇浮家宅急棹樓船舞旆旌嘆余此生應
不偶潦倒驚慚弇州後骨痴猶自畏人憐莊船

弇山人稿

卷之二

十三

偏向洪波走西來紫氣尚憑陵潑藏一劍干
斗我歌問君飲君酒成敗雖關天地心
寄明公手鯨鯢吞吐無不有濯足臨浪懷
初度放歌

王生王生三十一生匪晨兮逢夏日家貧
金巨羅揮汗湯纒銀不律憶昔少年遊俠場
明歌吹出吳閭乘醉夜則殘篋中曉來
明光黑頭欲奪鳳凰池烏衣肯坐尚書郎一朝
失意家仍破行伴豺狼日高歸途心小兒手過

公駭傷白眼私相賀自憐其長戈矛囊幾度啣
仇身不死風波欲盡秋水平短髮聊蕭掛人齒
自於把臂還堪入啜其泣者何嘆及意氣那從
酒生功名恥向刀頭立有時自笑且自歌徘徊
舞影婆娑來日苦短去苦多冒不飲兮欲
辭何

崇義堂歌為侍堂張君有序

余坐法見羈學水老人時時過相慰藉
因談次感誇其友張君侍堂之賢幾與
古人相上下余徵其行迺出所藏有大
篆文曰崇義則張君以顏其堂者也其
名則尊

弇山人稿

卷之二

十四

天子所命也其字則周公瑕先生華也有墨冊
一則張君傳也其文則徐太史公檢庵
韓太史公敬堂而章生仲玉勒之石以
不朽者也有名公所任贊數紙則皆為
張君頌德而侈其事者也余少且不解
文何敢繼諸公後惟是好德之念不能

已已近為崇業以贈之

世人好損不好盈富則濁兮貧始清君子不富
亦有美富獨貧者全吾真君不見西伯伯子來
青雲沈冥施德不欲言非緣性解子母法疑是
上善法其源散錢逐水流高誼薄雲屯修行走
公好歌春動

名聞溫溫笑語自天來軒軒車馬喧衙門我歡

名入乎金玉滿都市一朝零落斯已矣博得汚

名掛人齒我歎貧先生釜甕盡成塵為廣辭却

李山人舊卷之二

十五

九百粟鄰里鄉黨思不沃誰知今日暮朱家

活千人暮未足過君崇義里荆榛滿目成荒

登君崇義堂鷹鷂欲翼化鳳凰我欲就君

厝願以千萬百萬卜鄰宅

杏花春雨歌題圖後贈古閣世醫盧

南國南國風光早正月杏花飛滿道馬蹄亂

城東陌金樽玉尊相傾倒千枝萬株參差開

燕萬點春雨雨來落花帶雨色更好漸看綠

中草惜花憶得種花人家住楚越名在秦花

花落成千古雨雨風風幾處來

瀛洲歌送徐二入燕

古言天地常向東南傾我言自有千山萬山相

支撐就中瀛洲更奇絕嵯峨款補天地缺豈風

吹我入青雲上有神仙鳴玉珰為言龍伯一鈞

連六螯冊室忽訖流冰飄我昔乘龍向天訴上

帝聞之亦震怒昔何仰兮今何俯朝失權兮夕

為虜金符玉簡空中飛爭看瓊漿甘露歷亂垂

瑤臺縹緲烟霞裏青天白日常如此龍伯安在

李山人舊卷之二

十六

我生今猶識神仙址聞君馬頭漸向西北道回

首東南風景依然好海濱春色偏不到中有人

兮尚潦倒嗚呼長歌送君子青山老

紀遼東四首

邊城月出角聲高春寒上錦袍一箭新傳試寶

刀走馬過臨洮

其二

二月旌旗出塞飛草色映戎衣天涯落日下重

圍前軍夜未歸

其三

大將三師奇，鼓聲朔氣動。鯨鯢遶陽城，仆其三
骨音踏作泥

其四

太白口一高，遼海傷寒騎。下漁陽，靜掃胡塵一劍
光榮公第六郎

河純語

河純貴貴于石東家，西家爭會客。河純賤賤二
斗主人客，人齊袖手。世人好貴不好賤，不看人

中書山人稿 卷之二

十二

心看人面人面猶自可，河純能殺我吳兒。吳兒
且莫譚江頭蘆荻行將花

其二

買河純買得雄杯盤，恒苦空買河純買得雄
箸恒覺遲，但教還亨莫教還，不苦客人便苦儀
會買西施乳，十千却送黃落，酒可斛酒酣，酒自
說雌雄狼食，那猶分皮肉，君不見買者飽
賣者飢，欲死能死莫惜，能死欲死不入市

律詩

送徐文仲計偕北上

我有一樽酒，送君千里行。輕雲山色暮，片月故
人情。古道時驅馬上苑，款聞鶯獻策，永明後春
風滿洛城

顧司馬座中贈羅山人子明

羨爾文章伯，凄其大海濱。一樽餘意氣，雙屐履
風塵。貧病歸疑客，詩名老借人。長裾還可待，天
子重元臣

午醉過李本建潘景升舟中同賦六韻

中書山人稿 卷之二

十八

暮水連天碧，雙星落上都。雄心驚歲月，客思滿
江湖。吏隱還浮港，詩名定有無。談深得去鶴，坐
久下飢烏。冠蓋遙分楚，文章遠借吳。願言寥落
者，相對盡胡盧

送王百穀入越，謂故相袁公墓

落日平原騎，蕭蕭擬報恩。風塵堪自老，故國幾
人存。事業終歸土，文章半在門。松楸應有淚，桃
李欲無言。古渡心千折，荒村酒一尊。會昌泉石
好，若箇盡銷魂

集送張伯夜遊燕得天宇一律

送爾難為別交情極自憐車塵芳草外杯酒引
門前客思滄江遠雄心落日懸論詩看白眼脫
劍倚青天我夢三閨道君歌六月篇風烟高晚
角意氣看先鞭大將初騎虜書生撫事邊
捧欲盡一鴈渡居延

劇談石司馬事有感

宿昔經綸志蹉跎素節違時危明主重坐起衆
心歸閭塞驅征馬乾坤動殺機嘯談銷壯氣羽

中舟山人稿卷之十

十九

檄嚴重圍憂國心仍誤容才事已非偏牧羈虜
策不問破羌夷少府空金帛天驕飽脆肥一官
君寵固先疎舊恩希道與身俱繆名無在共違
盈庭公議薄絕漢奏章飛草色凌秦鬘幽光上
賜衣孤忠何所道千古絕奇徵

王中伯歸既贈以數言而意猶未已也伏
枕欲絕且謹且歌載得兒字韻之成律情
見乎辭矣

中伯才名世間奇偶從天外尋章華寸心不托

使其子文室堪容室聲兒何以贈之三秋賦慨
其嘆矣六月馳執孟遙望意欲盡殘虹千尺暫
前堤

其二

離歌初唱不勝悲況復傳經異昔時無恙雲山
千里夢似冷霜鴉九秋期君疑何處驕前美我
欲逢人說項斯興醉清言當鼓吹任教閩越吟
吳元

偶成

中舟山人稿卷之二

廿一

幽居六月試秋永傲殺當年燕子機畏看西鄰
荷漸老欣傳北舍稻初肥文從賣處知名賤身
向閒時覺道非我欲長歌山色裏鍾聲遠帶夕
陽微

其二

文章萬古道應微試學隨緣事、非夢到酣時
仍說夢機須忘盡始知機家山作客誰青眼湖
海逢人便緒水憶得春風無限淚桃花原上鶯
鵲肥

其三

十年淪落意蕭騷，詩興愁付所曾。世上風波難白老，眼前詩酒不成豪。貧疎過客羞言謝，賤少浮名擬作逃。剪却長空霜外翼，故教野鳥嘆鳩巢。

其四

一樽病酒為誰開，繞著逢人便自哀。波世初深充隱去，爭名欲近入山來。水泥作聖還成諍，鷗鳥無心祇浪猜。坐上風塵緣對客，何如高臥綠雲苔。

雲首

卷之二

廿一

喜仲弟鄉薦得珂宇

秋風一夜度鳴珂，聞道中郎佩錦羅。當年綠簡予先謝，舊日青氈仲孰多。吳地月明千里淚，燕山霜落萬家歌。楚囚對飲誇門第，數盡村醪已半酣。

春日園居 園墟城中家勝處，太史韓公所假也。

春色先歸野樹邊，當壚樽子正高眠。餘生自笑

青雲志，落日狂歌白雪篇。地僻何宜招隱士，詩高不問買山錢。鄰家車騎空游冶，寥落楊雄欲草玄。

以新五兄赴他宴遲西山梅花約賦此促之

坐看春歸又幾旬，西來爽氣鬪嶙峋。無邊池草都成夢，不盡巖花半作茵。白眼也知留醉客，青山何意失騷人。畫橋小艇渾無恙，莫道婆娑畏問津。

中書山人稿

卷之二

廿二

贈張成叔

屈指於今幾舊游，知君搖落薊門秋。風塵到處誰青眼，湖海逢人換白頭。自許酬恩三獻衆，不妨扶醉一登樓。中原底事堪回首，月滿江南漲綉舟。

贈吳澤甫

雲橫秦嶺舊關河，幾處風烟髮已皤。把筆青山堪自醉，携琴流水若為歌。愁來作客乾坤小，老去逢人意氣多。莫道壯遊消不盡，知君曾度白

狼河

贈程仲權

與君相見即相傾握手詞壇舊有盟
同病色雲高大陸異時情長途莫訴
獨行誇酒債輕無奈故人憐悴盡休
閨城

楊都關表

詔募船功成賀以一律

樓船使者檄初傳幾片征帆盡日照虎踞金陵
中舟山人稿卷之二

十三

雄氣色龍蟠滄海破風烟還疑老將多奇計不
問司農惜俸錢聖主即今勤左顧可容一借薊
門天

贈潘景升

憶昔雙鷺走帝都愁來天地一身孤含珠夜月
還辭焚掛劍春風欲到吳千里故人看聚散十
年宿草自榮枯平泉水石應無恙別有當壚酒
賸沽

兩夜同李本建浩言升小飲張幼于齊頭

贈以一律

先生高卧綠蘿烟屈指風塵幾十年素志
延辭容輕袍冉々弄新泉談心共誌文章
甘還驚日月偏列即杜門空有錢諸生分
無錢齋頭酒熟黃昏雨林外歌殘碧暮天
王孫使勝事可容分賦麗人篇

絕句

久候海口潘將軍二首

淮陽堪臥治况復是邊城細柳營添
中舟山人稿卷之二

吹聲

其二

東海烽烟息高城下夕陽行人聊借問長
郎王

有約不至二首

靜夜未遑聲清歌為誰發遙憶長門裏
前月

其二

美人期何許空花冷玉淚不忍開簾看
霜月落

空庭

渡海慰益御世叔所携只四種一先集一

新茶一家釀一扇詩不勝聊藉各信以經

句

携來億萬字字字凌長空海神應未識不遺石

尤風

右先集

春來茶始芽板折盤纖手脚歪問僮兒還甘路

奴不

中弁山人稿卷之二

右新茶

江南賣酒缸風吹向江

不息

月滿千山征人去

右家釀

裁詩白團扇願即遮妾面非復舊時容羞與郎

相見

右扇詩

野望

遠樹含春色還應到故鄉自憐明鏡裏偏帶青

晴窗

有寄二首

欲向愁中老吳兒解笑我莫驚春色晚早已到

歸多

其二

愁來強作歌愁多不成語為問故園梅含愁開

幾許

讀公亮稿二首

忘情何所思有情應共悲長歌倚寒月疑是發

中弁山人稿卷之二

經時

其二

心事酒盃中家山明月裏潦倒覓知音含恨託

流水

尋公亮不遇二首

細雨前溪急牛羊空下來遙憐新人態不為故

人開

其二

主人非長客客行忘不得明月弄歸舟空餘白

吳在

偶過徐汝蘆二首

對幽壑東談淡開主人寸心千古事落日在

山頭

其二

幽壑夕陽外孤舟應未還相思了不意歸夢

音山

簡伯珪乞小喬

十五正韶華朝來已破衣侯門彈缺者猶似說

中舟山人稿卷之二

廿七

無家

訪張子不至

草色夕陽裏春雲飛遠空逢人聊借問幾許石

光風

雜詠

梅雨初晴後卧石清泉流歸心竹落日共寄遠

山頭

春仲同以新元酌仲來回大小齋梅花

下陽成回絕

偶來花下坐客到不知迎何事須相問

其二

來醉上重樓青山來入牖持盃傲主人青山在

音手

其三

風柳席過花逐酒盃飛爭持花作籌誰復問

音手

其四

中舟山人稿卷之二

廿八

年少解酣呼婆婆自一曳牆外度歌聲吹醒花

前酒

邑從事高生父七十賀以二絕

佳兒堪自老舉觴向翁壽春風早度簾吹醒醉

翁酒

其二

五府中趨禮庭前賀客盡忘歸酒盡

酌酒送蔡生

酌酒與君別，會情向誰說？
夕莫打聽，公何

送真州王鼎甫已室游吳學成律余飲賦

賦之二

手携得卷氣吞吳，月露風雲道未孤。
莫問浮名堪借沒，囊中分得一絲無。

其二

一回素枝一回新，散作輕風滿玉津。
日暮無帆江上泊，歸心應帶洛陽塵。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二

十九

其三

暮草連天欲耐愁，月明長鎖燕梳樓。
馬蹄不踏長干已，贏得君前第一籌。

其四

幽居不惹世間情，無那秋風獨送行。
我自傷心君自遠，上陽春早曉啼鶯。

贈重林上人

洛人齊前四五十年，蒼苔遍砌白雲封。
山僧靜臥斜陽裏，笑看江南萬幾峰。

偶讀于鱗先生集，有連指風塵二字，相磨
者，為解嘲，首句用先君子推李語。
山空半天看，遮莫風塵行路難，日落平原
諸子盡蕭蕭，翠竹數根寒。

其二

我所思兮華不注，錦江西去田烟霧。
風塵虛事天懸埃，使人間白日暮。

蘭友人

街頭戛鼓晚來催，喚喚倚床邊弄酒。
盃周卽自是口，中舍山人稿 卷之二

三十

多才調莫倩，林風鎖二臺。

送杜士良

六月金陵古道平，馬頭到處暮雲生。
小樓多少鳴箏婦，斜倚簾籠弄月明。

其二

朝來風色為誰驕，此夕相思一水遙。
乞得月明春落酒，臨行醉寫秣陵橋。

送定國朱師二首

一簾春色不勝情，柳樹河橋欲送行。
落日西流

君自遠驚啼初度闔閭城

其二

遮莫原成事遠遊春風無賴又歸舟逢人潯酒
吳門淚為說王孫不解愁

竹枝詞吳歌也大夫能其官政成而君子
美之醫生楊某述之以獻丁州尊

風塵天地滿兵戎大海東來百雄雄連莫
十萬戶竹枝處起春風

其二

中龔山人稿

卷之二

三十一

車馬翻、自昔時于今憔悴
津無事取看見童舞竹枝

其三

晴宜花實雨宜禾太守觀看賽社過莫怪田
饒與事醉來看和竹枝歌

其四

謬道河陽樹、花爭如妻子過桑府侯君自課
催科拙日暮城頭未放衙

其五

竹馬騎來解送迎
雲霞度日住江南萬里城

贈妓

樓船月色夜如霜一曲清歌趙五郎貪聽霓裳
第三拍不知行色在吳關

偈附

宗師立法最高玄不出西方淨土間
相拈者即是池中九品蓮

中龔山人稿

卷之二

三十二

中龔山人稿

卷之二終

中舍山人稿卷之三

吳郡王士驕房仲甫著

門人張咏九服甫校

楊氏敦族碑

今夫子紀元二十有七載歲在屠維大淵獻月
庄鶉火子來自晏底於澱湖賓於楊維時宗人
將有事於故塋肆命子曰昔我皇祖播遷茲土
未有寧處爰詢卜筮共獻其繇辭曰鴻鵠翩翩
載飛載翔遺爾都會水土是良歆世之後子孫

中舍山人稿卷之三

其昌亦越湖游用襲於吉其敬承天休以求真
茲土毋異厥居寔維祖訓或有弗若弗車二三
其德以逮於宗枋亦維自誨自督董正其行
勿二於敬勿閔於官肆余子孫漸遠爾則罔微
於祖訓懼或隕越大傷厥靈以備於縣是用糾
我嗣宗用牲於毛伊誰執言其維子之是祝子
曰弗哉會以會疑盟以盟貳周德弗顯信誓乃
彰其徵福於先公以安最爾宗也忘之不棄予
未敢聞命余曰我其志哉用告厥成伊其代言

維子之是尸子曰弗哉爾維以誓時宗人
爰下筮有我心何辭之與有尋盟不嚴其盟不
日維一人之不咸夫我爾命余曰族言罔欺
於卜筮庶其翼子之辭以裕後昆子曰會說以
爾嘉禮其克終相之爰擇日吉宗老率子弟上
於宗室宿戒質明始蒞事詢於衆初命曰尔其
克念云顯亂我萬叙顯悖道德作於宗母
入於垣則贊者趨而左主者趨而右序陟於
再命曰爾其名不異物寔矣於雅肆子汝有二

中舍山人稿卷之三

二

不尊不親毋筮於域則贊者揖而先主者揖而
後序次於封覆牲陳爵三命曰爾其有言不信
有德不終立不翼蹏不携反兵不陪後子曰
位則贊者肅而上立主者肅而下序陟於
既灌祝者致辭曰維厥嗣孫若子敢昭告于皇
祖王父敬求遺訓敢不夙夜恐兢其後
本敬率旅俟命發先靈行尚稽世
適曰離其醜以宗祀
三禱尸者哭於
曰伊迺祖父寔有

爾後人咸正罔缺省爾造基之始厥惟難哉爾
二三兄弟寔維一人親之弗恤罔其於予恤爾
其慈而慈後患一人是視衍先祀於勿替伊則
福汝否則厥行獨否則厥心違伊則不福汝畢
反爵歌闕復於堂受胙享餽予陪位卒事就賓
起言言曰都德微善咸罔不善德微幽際罔不
幽思汝厥先貽謀迺臧以勸於汝數世益光其
用弗革善承先業不大敗於道以興戎心維厥
哲嗣肯堂肯構惴惴小心若臨於谷惟渙之是
虞用集群秉享於先祀事有虔就言有格匪惟
爾宗良寔迺世師維天之祉其集於楊子謬甚
於賓與相典禮局以揚休命維追先之德成爾
之志割牲於神歷血於祇執耳以相周旋求申
誓辭母以貢凌賤母以賤害貴母以富傲貧母
以貧收富母以大泄小母以小加大母以尊難
卑母以卑敵尊母以親辟疎母以疎間親母以
貳故抗母以參故向同德度義胥悉於迺心崇
不觀厥成者罰無赦吳德曾行胥悉於迺心生

觀厥 若罰無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資戶相
藉不在言若若罰無赦曲而內犯者懲之曲而
外犯者私之直而弗遜於內者和之直而弗遜
于外者翼之不禦侮若者罰無赦厥行修以帥
其或不修厥家立以輔其或不立肆予與汝對
揚爾祖之明訓尚其毋失德於以求世罔
曰欽哉維余祖之靈不終遺小子爾承有人
微子嘉言胡以微先德敬藉成于子以終明訓
以淑我子若孫予曰俞欽哉厥庶其誌之眷念之
無斁

明故 銘代
大宗伯得陽董公元配顧淑人墓誌
蓋顧淑人之歿也二十餘載而始獲安其室而
其始塋葛山也以壙石裂弗克葬改卜青芝
笑而以十日竣事嚴弗克誌且銘曰
今大宗伯公歿矣其孫儀部君始葬
草而泣於予之廬以通家子誼見賢子
然抱先太夫人之戚而義不致辭也

之技行實淑人顧氏世為翰林著姓至太王公
餘千歲以贊故踰百年而煙若廢士君始侯之
其執德秉志行義不顧有足多者而淑人寔其
仲女也以故稔其教服其則抗其法於昆弟而
明識好修義與顧氏之賢子姓埒至是而處士
君之鍾念淑人者可知也然淑人方且痛其母
丘之早逝而弗逮事也蔬糲是甘布素是御而
非躬所麗所製者却弗進也博綜女紅靡所不
辭而其治箴繡理絲枲自課尤苦處士君或勞
之輒曰女日夜失母儀之是虞而敢不自力也
則其識婦道馭內政素習固然而以之佐大宗
伯公也軋機杼聲以績伊吾而勵之讀功作
利以饒資斧而助之賢設訓督法以主僕婢
傳之理綽如矣且而趨外以藥餌進者贈公
也且而趨內以飲饌進者二姑也匪獨子其
歡心無間言贈公雖疾篤乎至感動為之
其懇惻婉至可勝道哉而予所最難之者則文
也而二母矣嗚呼而二姑矣善乎淑人之答大

伯公也曰張姑之寬和也而婦有以自容
姑之嚴明也而婦賴以見察且吾以一心事二
姑庶幾其免於戾乎若是而又何難焉夫淑人
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出其習於家者相夫子
擢割以更喪事為孝克勤以益家業為材寧不
啻大食其報而竟以疫不起於燕邸也其生也
皆正德壬申之十月十二日至嘉靖 之
月 日始以大宗伯貴受孺人封迨甲寅之三
月二十有六日遂卒得壽曰 十 不可謂永
得名曰孺人不可謂榮何以死哉迨其後也一
贈恭人再贈淑人子姓皆彬彬然絕然咸稱
淑人之餘澤而其哀慕者感恩者久而更新也
則淑人可以死矣可以誌矣抑予又有感焉天
之篤生也誰其厚積而靳施之誰其僥益而忽
奪之當淑人以行見貴于處士君遂重其所歸
不輕字而果得大宗伯公也亦云奇矣迺弗獲
竟其盛節及享太宗伯公之祉以死矣而爵於
青鳥氏致不朽之業久而缺如此大宗伯公之

所以默然傷氏著為行略而情不能已也此
子之君之所以痛心嘔血哀痛自摧而尤
不致念于後死者以沒世也此孫侯國君
之所以極意泉壤當深墨之日不遠數百里
而為先逝者計身後也是宜為銘

銘曰芝之榮惟爾之官誰其瘞之野有芄芝之
實惟爾之室誰其錫之士歸一授者天食者人
乃不取山弗崩以佑爾子孫以棲爾之神也耶

汪本善行狀代

中倉山人稿

卷之三

七

新都汪次君業賈走淮揚吳越都會其寄下
幸景父賈適成多賢豪長者遊好施不期
人益以此多之予甚推無文然于君之
石交素自名能知君者故其卒也伯子且
之實累千百言于立言者計不朽而首余
其狀君志也按實君諱其字本善別號雙
為歛人族姓繁衍具門三先王先王
浩者君之大王父也浩者君之祖也
有大夫子者三君居其以自禧銘以上世事

頗饒至相而以儒敗之幾朝夕
且老不任政君始奮其兵氏
養然居恒內顧不盡子
報不按其甘旨具而退飲
相夫婦安於君之養者若
猶嬰兒孺子泣曰吾生既
能從也哀毀萬狀體弱不
吾曰吾即從死不足贖失
者其乎且不幸而以貪故
而待者終無土也小福第
也吾且有成言于九原矣
寡於禮士大夫家數馬南
一之策而聞其法恒以予
盈時市義不顧用賈人故
數歲而始會於汨則俱死
君力挽之不之六伯曰兄
於逝者而謂之六伯而置
為數年之計而耶事先荒
年殺也即殺之

中倉山人稿

卷之三

八

而待者終無土也小福第
也吾且有成言于九原矣
寡於禮士大夫家數馬南
一之策而聞其法恒以予
盈時市義不顧用賈人故
數歲而始會於汨則俱死
君力挽之不之六伯曰兄
於逝者而謂之六伯而置
為數年之計而耶事先荒
年殺也即殺之

利便洛陽不若豫章吾嘗游之習其風土矣民
瘠而好畜易家也伯氏母以易其議則相與之
至其居焉君素有會計能持其大壽至是益
其出入之用毋錢日夜流不遑習其息
而子自集受事者畢走之伯氏心弗若也悉以
其之其盈而已君片錢尺帛未嘗自私以其
聞其世喪一無煩于群從理壅墓滋封樹
廣田居新宮室意有所營咄嗟立辦潛川故著
昔破於相者悉歸之溢王父時笑君雖以賈起

中牟山人稿

卷之三

九

家然樂任俠慕古人當貧時就親知乞養至不
能名一錢每以為恨思欲得一當出納快意焉
故稍稍用其餘以佐人之緩急不問報也破籌
而折券者數矣尤重文墨所交多知名士至有
藉其資以起者生不居其德而死尤在其後者
比比也為人排難解紛不虞其後詢策投策不
不飽其欲而退義聲且藉甚而漸與伯氏異
矣會其宗人掌計者卒有所乾沒而尋資于資
者化於繪手稍不利伯氏之子

嘽之嘖有微言君始慨然曰吾以事兄也而
求多乎哉或者以吾為手產故不利於也
謙多受少廉取之以杜其隙伯氏卒用纖悉
以死始悔不如君策而曩所謂小弱弟者君卯
而翼之迄于今居同室產同愛也其州鄭太學
與君子振善時有婚姻之約無何鄭氏溺死遺
孤焚然其族人意盟解耳相與構而思逐之斬
其祀斥其產行靡矣君力為直之於官族人慚
不敢動卒以女女之其字也悉視其弟同邑方

中牟山人稿

卷之三

十

生聞風願交焉一日出數百金携其幼子請於
君曰余疾殆矣敢以相累君曰某某非若故人
耶則泣曰余不能保其歲寒也願以鄭氏之義
借一君領之卒為撫其孤俟稍成立而後歸其
橐引與同事一如其第若婿也嘗客江淮間事
畢甫解維有與而來者呼於崖君亟拏舟就之
則其宗人也時方病疫撈甚危爭難之君不為
止與之偕行親湯藥毋害也其勇于行義不侵
然諾焉族固交其天姓云然余不難君之輕貸

重詛計然之策不用以治生而用以市德屠戮
君之德而不名第而不責甚且受者僕而施者
猶未厭也以余所親記分君之惠得自恤其私
者不可枚舉求其子而子母而母受者受授者
授有國士之報者幾何人哉世或譏其尤以介
於君而顧欣然無忤也曰吾始故不以報故施
而奈何以不報故易施坐是產不日益若其侵
而不為損與人而已愈以有行錢所流刀圭自
聚爭云有天道焉所不解者君止一子能文籍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十一

甚意青藜可擬當假以酬萬一而僅一青其於
不能奏君之名姓于琬璫所交知縉紳長者徒
得其才高不遇之嘆而致疑于行義之謬天道
是耶非耶君固言之笑習賈也富人子而儒乎
習儒也窶人子而賈乎吾知繼吾王父已成之
業而已子知繼予王父未竟之志而已雖然伯
子之齒尚壯才日老孫枝且繩繩焉有以占汪
氏之福未艾而君之行義果不負也君生于嘉
靖之己丑卒于今庚子之歲得年七十有二元

記吳氏生子即伯子名振女二長適方次
鄭者孫男二長保大聘吳開大未聘孫文二一
一未將以年 月 日葬于 地之阡
不修焉之叙次其行若左惟立言者采焉

東建徐節婦湯氏祠記

嗚呼自徐君某及子某世死於讐也幾絕矣及
乎明德以才幹受知人主獲榮其親與甲第埒
而文夫子七人二用文藝顯一用材武顯蓋林
林稱盛焉而寔則節婦以一身而之九其孤女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十二

於湯燿婦於徐載阮於讐宗嬰萬死一生而守
以期月之孤免者天故難節嬾哉則曰以
婦也其生而衣食縣官死而廟食邑里且
子之門而貽厥後天寧姑危徐氏而獲福
曰以報節婦也吳之節婦匪一而或筑筑然
影以沒甘溝瀆而莫悔至令人不能舉其
其上者不過謁里甲得升斗自活耳監司
事給一額耳而節婦獨再塵 上恩廟祀千
守令有事者咸執勳無怠當道捐俸而義及

若不及有百萬諸氏而莫數者節婦之獨食其
報若是意其以難故重耶余請徵其難者當節
婦之十九而孀分死矣而帶義死以有孤明德
方且世大母沈孺人教也顧明德之生仁識之
善字耳而齏之者且猶猶然則何所恃以守嘗
而悲曰吾不以身殉若父也緣若也天
乎方令吾殉若也故明德不謂賢而育不擇師
以成其育天也其成非天也節婦之教也明德
伊吾之聲風冠諸士即區區一第奚謙明德

中余山人稿

卷之三

十三

由從事辟也非即婦望也迺節婦不薄其祿而
恒尸食之是戒速明德勤勞王役告成而進
也受金帛之錫者屢矣人爭為節婦艷也迺節
婦不榮其賜而惴惴於報稱之是危迫其後也
以明德故而九京再光也馳贈皆如其官徐君
有子矣節婦則又曰我可以報若父矣而若何
以報國故明德之望實益進而節婦之所以
明德賢者益不衰拮据治生也計家人可糊口
止矣身且齋事而欲使甘肯思明德也故

明德日自厲而有清白名搃內外之政訢訢
也不欲以私分明德奉公也故明德不必內恤
而有強濟名絕去巾幗素不事簪珥也其緝緝
洗所得盡以供明德客故明德厚與賢豪長者
遊而有好士名以其餘教其孫一若其所以教
子者人人皆明德也推而宗而戚則又以意孫
法者也以其身為的而卒其婦從之咸若於訓
即妯娌間不望見節婦顏色而得私淑諸婦也
猶師也徐氏成義門矣是宜祀諸家矣過其祠

中余山人稿

卷之三

十四

者非獨賢者慕之而益其操不令者亦有所規
而不敢盡其非婦人女子爭步趨而恐後即賢
士大夫進而益修其德退而嘿易其行者其師
師者遠矣是宜祭諸社矣茲祠之成也其亦有
風世意存乎一身而係徐氏之絕續一行而挽
斯世之澆僥豈惟徐氏之子孫當世守之即余
與諸人士實尸而祝焉節婦以明德貴法得稱
宜人而其節故獨稱節婦云

定照庵記

往昔明徵君舍宅遠接霞剎黃龍灰已三經二
公定始居之禪風大振學者雲起人稱爲北山
二聖云歷唐宋元以來衣鉢相傳代豈勿特定
乃而持慈光常照荷與盛矣延至我朝嘉慶間
石鏡禪師出焉生于建寧郡棄家入京過參
名知識得法東遊白下繼流欽師風素志聆法
兩願焚香洗鉢執弟子禮者無慮千百人於是
宗伯邪太史諸縉紳咸欲留師演教爲大化
主而覺義興善住持清相以棲霞請遂駐錫焉

中舍山人稿卷之三

五

屢盤亶說法作大利益遠近奔赴若窮子之歸
父母以身係法門興廢者又數十年至是而師
益高德益重名益尊矣众私念曰師居
所居供養二聖吾師名德實紹其後何不
共建精室少報洪恩相與卜一奧區面鍾山背
岫岷清泉出其下茂樹蔭其側遂爲三首三爲
座者二歷數時而庵成題其頭曰定照而諸記
于予予亦嘗受所教者安敢以不文辭哉傳
定之照也照之令也夫定爲照照爲定用即

定之用則照即照之鉢則定定而無定無定而
定照而無照無照而照定而無定則照用顯見
無定而定則照鉢湛如照而無照則定鉢常空
無照而定則定用齊彰如是則亦定而亦照亦
照而亦不定而照則諸動相常自寂然照而定
則諸暗相求不能昏北山二聖入定來千餘年
而生師闡弘道法其出定者耶入定也入而自
照出定也出而照天下定不離照照不離定縱
橫自在名曰如如放大光明三千大千世界當

中舍山人稿卷之三

六

悉於此庵中維摩大室不是過也師方以耆碩
感諸檀越崇修三寶一衲一鉢之餘急供養十
方緣隨願起功以德成即是庵之作于師何有
哉而諸弟子建立一念當爲明徵君後身無疑
矣予思師以定力直接二聖之燈照度人無量
一燈既燃且分爲百千萬燈以至笑教譬諭所
不能及予深爲首座如敬華願也故爲記之如

左

伏牛山飯萬僧緣疏

聖旨王世貞既操行未虧着回籍聽候別用後該撫按衙門屢薦科道衙門會薦再行起用天許府尹隨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俱以病辭去王及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特薦推補南京兵部右侍郎赴任管事至萬曆十七年六月通計前副都御史俸例應考滿以中間被論恐後炒礮先移咨於吏部詢其應得與否該部查例相合為咨報可始離任上計途中聞報陞南京刑部尚書即將南京吏部咨吉通咨到吏部續准吏部

咨題請

誥命及任子事蒙

聖恩准授

臣國

子監讀書欽此已而御史黃仁榮論劾先臣以為冒濫考滿先臣即上疏力辯復經吏部勘明蒙

聖恩不准嗣是以後先臣感

皇上重恩

日夜思自驅策以補涓涯之報奈衰病百集漸不能支三疏乞休始蒙

俞允歸時犹力疾草

一疏冀成初志而病勢漸篤迄不及上矣臨終之時呼臣至榻前囑曰吾受

恩數世復叨重

任無纖毫報塞漸負至此何復微非分

恩澤

以利私子孫臣流涕受命計先臣卒時九月於茲矣顧臣之所以遲疑而不取即陳情於皇上者則以臣雖任子未入仕藉以草莽衰經之臣不當直陳

駁陞以犯越分之罪第念先

臣遺志不可負也

先臣遺訓不可棄也

臣之宜

否有銓部故事在臣不能知獨計先臣以此遭

言官論劾而臣且

慨然居之於心安乎徵先臣

言臣猶蹴踖遲遲之不暇况辭榮守賤之誠耳

熟于平時復致嚴於易簣而逆憊任子之崇茂

棄先臣之語亦何以自立于天地間耶是知臣

之廢一日不釋則先臣地下之冤一日不安先

臣一日不安則臣一日不可為人此臣所以不

得不冒死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本擬服闋叩

關祈免奈自先臣卒後摧割方深形骸難屬

鳴

血之疾大幾數次近益委頓萬無生理一旦瀉

若朝露使先臣抱未竟之恨臣負背親之名又

何面目以見先臣于地下也臣素愚不知

國

典曾有是例否但伏甚愚之止覺耿耿於中不

中身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一

或先寒而照則諸動相常自寂然照而定則諸
暗相求不能昏北山二聖入定來千餘年而生
師開道法其出定者耶入定也入而自照出
定也出而照天下定不離照不離定縱橫自在
名曰如如放大光明三千大千世界當悉於此
庵中維摩丈室不是過也師方以耆碩感諸檀
越崇修三寶一衲一鉢之餘悉供養十方緣隨
願起功以德成即是庵之作于師何有哉而諸
弟子建立一念當為明微君後身無疑矣予思

師以定力直接二聖之燈照度人無量一燈既
燃且分為百千萬燈以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予深為首座如敬輩願也故為記之如左

贈兵備曹公晉廣東左轄序代

蓋當曹公時而備兵使者之任始分云先是備
兵使者所轄四郡財賦半天下其戶口適一行
省而煩劇不啻逾之自兩臺而外其以疏相臨
相關者不下十數不得備兵不理而諸有事于
所相屬者不得備兵不立于子文公給序上

中身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二

下而司而精覈之力奪於趨謁者踵接也故吾
不得常有也當事者以為不促而設水利
以副之其煩簡百也已而割糧儲事以委之
而煩者如故也則又中分其所轄而兩之雖轄
常然者不足以當我公之什三乎而公得以暇
精心於其職進所屬而誨之楊之則人人自得
也時摘其闕逸而警之則又人人自失也談者
謂公之任不必分而治公材不待簡而後優而
為公屬者獨喜於公之力專而得以時事公也
為吾郡若屬者獨喜公之力八九在吾郡而得
以日事公也當公而鳩兵以自衛者徵兵以自
衛者旁午于道矣而公悉心以處之特其緩急
而應之有諱而為郡邑虞者手俾其長不分
治軍而得一意治民者公之功也民戴告荒公
兵載告飢矣司農責宿逋矣添新餉矣而公竭
策以籌之設成法以稽之視其司者而後置
之有征而郡邑不給者手俾其長上不敵臣

不傳氏而靡以乏軍興坐者公之功也操縱最
之權者氣使其下而矚用其捷靡不于公寄耳
目公悉平心以調劑之期於不蔽法而止母苛
烏郎公之屬鮮以不善事上官而失名譽者公
之功也年少新進之士意矯世風而一切以屬
供事思為名高則且爭于公窺意指焉願得公
之和而氣自消也承公之裁而銳自折也公又
善保任之而毋使為人所持故公之屬莫不秉
於法而鮮得罪于群臣百姓者公之功也蓋一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三

時郡邑之吏母不廉者而公寔有以佐其廉母
不才者而公寔有以見其才是宜公之在事也
若依而公之去也若亡若失未有已也為公之
部邑屬者率鄉大夫而之而不得率博士弟子
而之而不得率父母而之而不得則公成行矣
而守吾州者猶以諸所屬守令之命令之至以
已之思寄之不佞則何能為公重哉即無論
不文且有所效矣何敢更為公屬哉而獨其所
私公者與公之屬俱無已也姑為之解曰先公

而備兵者兼四郡而有之而公之精專用之吾
郡也已厚微矣是固將公之而若安得久私之
且習見秩備兵者自廉訪而下止矣而公且以
右輅理之其秩高矣若與有無榮于是曰晉之
而又安得以私固謝之其借秩以從事也屈指
踰報政矣寧與夫傳舍其任而靡所事勞者又
安得不遠之而故勞之私公而非所以為公也
即私公而不令天下有之非所以為國也則又
疑曰公之勤誠著矣公之秩誠高矣誠欲遠公

中舍山人稿

卷三

四

報公尊顯公而獨無填乎哉而胡仍以轄奪公
也即吾郡不足以久私公夫寧不可以畿輔重
公者使故屬吏得終有公焉而奈何以廣右急
也則又曲為之解曰以備兵有公者是以二郡
私也以填有公者是猶以畿輔私也是詎以佐
轄試公而以廣右奪吳夫亦曰藉以釋吳事焉
而且內召也理部事揔臺綱使天下咸知有公
而後足以報公矣公之屬且終有公矣夫若知
任公者之為私公而不知奪公之為有公也金

以斯語為慶右行公

州侯丁公考績序代

於今之政府於古循吏寔注耳目焉所得自
監司以下建長郡邑者博矣而疑于踈暨予告
歸里不足不入郡交不越境其所見核矣而疑
於私故去者留者若薦若獎若報政例有言而
余什九奪於踈靡敢以或辭進也什一畏於私
是以媚詞進也迺微而稔吾丁侯政也朝下
一令而朝聞之夕布一憲而夕奉之可為踈乎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二十五

且吾丁侯之政也州之士大夫信之父老祝之
子弟歌之其不令者化之可為私乎若是而余
自侯之始下車也而吾且與之相忘也久而
與之相安脩而考績矣蓋三年如一日焉而不
知侯之德於吾者何吾之德於侯者何也惟不
為例言如兄者而後可以為侯言也夫余之知
侯也不可謂不深即頌侯也不可謂不公微而
君言猶思有効焉而况重以請也其始政也值

欲一言以為今日舉焉而况重以政成也且與
于言侯之政其智術非不足以為之惟明察
而重在養和毋自見奇也其書畫月之催科當
不失司晨上考而雅意在於字字以拙自課也
其有問其材可片言決而貴在得情多庶
獄底風馬其敬禮縉紳崇借學校不難詰
以中詘而難詘法以伸威也間有所調劑僅毋
失大體而已不令快也貴者不得蝕富富者不
得蝕貧賤貧賤而悍者不得蝕孱懦間有寬意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二十六

指而思左右之者則立得其陰焉罔弗予也不
無所撻擊矣第令足懲奸焉寧溢而均無過而
戾也賦役均而里胥無所上下訐訟折而舞鏡
解漁獵刑獄輕而隸役無張若威下者安居食
其力而上者且籍是獲係終譽以經術進則伊
咎之功當毋所分而科名可生收也以是而
則歲月可屈指而計而不虞其中撓也好行其
德則前絕牽掣之憂而後罕姦敗之奸家亦可
乞起也其借矣之憂而後罕姦敗之奸家亦可

利哉他如隣臺檄樓船侯為理之客將募統二
侯為佐之無譁於境者兩臺守道分邊防則下
之候計餽餉則下之候無靡於重一又以其疾
之德於吾州寧獨其禱雨而甘乎第其德之
平為政也余耄矣遠無所憶猶記先帝之教最
者蔡公司南銓以神明稱者也先蔡公之教最
者曰韓公司北銓以仁惠稱者也疾似兼之而
實任自然履動率素不近名不表志不責效則
至而問仁深而澹蓋不啻踰之矣聖日者考功

中龔山人稿

卷之三

二十七

令不難格成規而以高第入佐

天子司喉舌其所建白必不為一切世言而務
當於用挾利害而推之務平其氣調剛柔而秉
之又不可難抑資第而究候之用國家出分節
入秉鐸必且以真心行寔事以厚道風薄習有
用吏治責三公者侯其首以吾州之政應哉即
不然而守久任法高度之秩而長有吾州也即
不然而借侯於吳歷州而郡歷郡而道若臺而
長有吳吾也則

大子且私吾州諸君且私吾侯矣

贈大中丞蜀趙公赴內召位司空

往者余兄時時為余言御史臺之雄也其雄
人主而且與人主抗彈劾所至不難訖之臣以
伸之甚則人主不難自詘以伸之是故言者之
體目重迨其衰也至甘為要津鷹犬而不知視
爭工拙焉各比其所私而不相下分朋黨為朝
甲暮乙此竟彼詔而言路之體大壞其上者不
過以默自容養資侯叙時舉其一二非世所急

中龔山人稿

卷之三

二十八

者以為職耳又其上者立節以鬻名夸行以抗
世語不必當惟其強事不必挾惟其深理不必
合惟其勝譴大臣之所諱犯人主之所不堪以
為高獎使是者無所容而激非者有所不信而
繩而言路之體亦壞間持以諫同事者而虛
弗麗也其蜀趙公乎公之所自律者耿矣而未
嘗以隅自戾也其於人雍雍如也而卒不易其
介也有所指譴當其人舉其事而止不求為訐
也也有所寢白發獨其言天灼然可行者不欲僅

名也其効使人主大臣不必故為諛而言
之體卒未嘗不伸公蓋能為臺者也余不佞
臺之自辱奉以周旋靡敢失墜一進兄之教而
公之師以故守法無害通迺奉璽書按吳始得
真事公則見公之言于政矣政之大者兵交于
北而食於南則急在餉寇訖于彼而或窺於此
則急在兵公笑之曰江南民力竭矣貧者困于
耕作富者若於征徭可念也即一切寬之而大
司農又竭矣於是乎上則請蠲請緩觸時之甚

中倉山人稿

卷之三

二十九

忌不諛以一官易數十萬家而下則嚴侵漁之
禁重奸頑之罰使良者樂於輸而墨者無所上
下國與民兩便焉又策之曰留京重地也兵數
郡財賦半天下可無衛乎衛之而取之額軍可
用乎衛之而取之募募必重餉餉仰之大司農
平勒之民乎且也徵兵之符踵下矣即空東南
而能有益于東比乎則為之時其緩急無付焉
於伍更其號令而飭焉於將厚其殿最而督焉
甚且法寓兵之意聯無餉之師而屹然為江南

中倉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

保障者尤偉也大約公之御史也不為空言故
公之數歷中外著之勲績者皆為寃事而其事
又皆以平之國勢泰之人情迫而後應不得已
而後起初不曰若何而可以為名也者若何而
可以為功也者人各獻其謀人各盡其長虛以
受之故下不疑得不必其為同失不必其為異
乎以待之故中不忌可言也不可行弗言也可
行也不可言弗行也沒身以處之故上不忤計
定而無所阻撓於先政成而無所雌黃於後朝
奏上而朝報可夕令下而夕趨事公真出而該
以臺重者哉以余所得刺舉四郡寃當公轄二
之一而劇不啻半之故常得從公後而有以窺
公之所以為御史矣有以徵兄之所以推重公
矣御史法得風聞言事而公且惟持大體責名
實事求可功求成靡敢艷于可喜可愕以傷國
家之紀矧今日者寄京輔之重揔軍民之柄一
身而係一境之安危一舉而勤百世之利害其
肯比於好事者難乎上難乎下而就不可徵是

圖以幸為利哉公翔翔藩臬也以御史法為名藩臣其填撫諸省也以御史法為名撫臣而今且以少司空召矣司空之事素簡少司空之權又分而獨當大工之煩且專有督寄焉廩人告罄矣材人訴賈矣役人他供矣則如之何夫不難於無兵之守無餉之兵而難於有制之工需次之役乎哉余且益緣是以信公之所以為御史矣

贈常鎮道彭公晉長憲山東備兵薊鎮序

中牟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一

日者烏夷踴躍梁危我屬國寔有戎心以內開也濱海郡邑震焉警日夕下若姑蘓之劉河雲間之吳淞胥入躡要道而晉陵地雜湖海奸宄出沒京口控阨江海為金陵門戶一餘皇內闕則陵寢是虞運餉愆期而以一備兵使者拮据其間即勿論上承弗給也下轄弗給也其材誠辨而二三父老直不專之是慮自有二公而民始惠然曰庶其有鳩乎迺二公者習於變而以常應也神于奇而以正應也練於卒而以閑應也

惟是屬郡邑之長大有庇焉以安若治也且有庫焉以藏若政也而竟以一時奪之則乎視之視之不得則爭微言以祖之以余之不敏而戴屏從事者知余之習二公也二公之惠于吾郡者相若屬郡邑之德於二公相若耶二公之去也一長轄一長憲又相若而獨于我彭公尤若不重其思而寄之無已者何說也當公之奉璽書視四郡水利理儲政也則主雲間雖吾郡稱首轄乎而什不得公之三四也且未幾而分之常鎮矣則主常鎮地相錯教相稔而什不得公之一二也孰與夫曹公專吾郡駐吾邑徵發而暮期焉警咳而室聞焉且久也故公之政逮也則愛公其逮而有未竟也則望公既去而念其所逮者則曰何以終不吾竟而與曹公俱奪也則甚思公思公而或者未知公也夫公也而數郡材乎哉無問公之器大不欲自見其用即其靜而暇遘羽檄星流而靡弗治也知公矣治二郡兵而兵飭矣無所事公矣北之薊障於燕南

中牟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二

之常鎮蔽於全吳吳之兵不飭則倭且焚我而天下之咽喉危燕之兵不飭則虜且燬我而天下之腹心危故吳急則走公於南燕急則走公于北而謀者尤謂二郡寧可無公薊不可無公況乎二郡且先有公也奈之何不以薊許之吳日者摠南北之任扼倭之衝習于南不任于北千比不任悍而倭折於我之正無所事於虜折於我之奇無所事突公且為天下籌焉奈之何以二郡辱也故公治南而余知公之脩北也公防倭而余知公之禦虜也蓋以靜得之今之世其以銳自用而附於捷也是以國市也彼且快一時少年之氣期偉功焉而易患于後則不然姑曰吾愚夫鈍名也而不知今日之患非坐不為傷于鈍者事至而徐功成而晚猶可激而張焉傷於鈍者至舉他人之事而代之自誤也舉他日之事而迫之先蹶也其與戎也何口之有以余所知公之政其以利害聞者什九報罷也夫豈不重言畏長聽也其以便宜下者緩而謀

舉也誰不奉行意指乎而寧以待受也乎若而事所謀更者若而條則雖受成而如也易耳目矣佐氣色矣而人不知也蓋公之精深入于幾而以意符之以靜出之不入世之而要之集事得之惠安公素學為多即介冑之事軍旅之容又何足以南北難公也窺公之雅意似不欲以材上人即逼而試之遇而時應之亦必劑於和而消于壯余信其不為司馬公之見軋公行矣余請受勝於屬郡邑之大夫昔之虞虜矣

送李本建先生晉國子監錄序代

余不佞獲守茲土蓋得與本建先生從事云余帥民先生帥士相左右也而士風之澆淳主民風之澆淳應若鼓應焉則先生其尤有裨於余哉以余所聞吳之士脆而人類好文多智俊郎一藝皆隄天下而博士弟子為最智相聞也伎相角也不務寔用而靜虛聲象不若於則清不

良於循循懲則譁攻焉而博士弟子亦為最通
余自下車後延見博士弟子以文贊者彬彬也
已一再試輒一再進其素負者翹然不為下而
後翼者翹然逝也作之者誰先生也凡入余之
室者以文什之八九而以事者百不一也間有
之皆秉於法傳於情不為駁焉即余意所右而
不過督也偶左焉而毋與抗也誰其折之先生
也蓋先生之師博士弟子也長於文短于事而
博士弟子亦皆勇於筆恠於訟以故余所朝夕

中倉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五

質之所聞一售一不售雖以余之不敏不能謬
而投其好伎而快其私術而收其譽而奉令承
教五載於茲可幸無罪者則先生之教固萬也
且以筆硯之役推之先生者靡弗辦也藝林之
諍屬之先生者靡弗辭也為余之僚若屬者藉
先生之訓而可無咎于士也為先生之僚若者
從先生之後而不愆于上也今先生之教成而
晉為太學諸生師矣毋論故博士弟子不忘素
誼即余與二三君子能釋然于是行乎哉雖然

語不云乎曲直異質規矩不易肥瘠分地錙
勿棄此善喻也先生以教茲土者而取為太學
規當自無弗若以先生遺教而博士弟子相守
之亦自不至于弗類則又何有于不長師吾先
生也世多為文人結習抗而不下其馴者必不
令而為之師者主於揚則直驕之而使之莫可
誰何主於訕則直以分臨制裁之而俾之不堪
於是乎揆其材洩其忿傲其氣而不可制迺先
生以威收其始以寬濟其終以若遠若近神其

中倉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六

用而卒使其心和意折以安於守土者三尺之
軌而莫之奸也此余與二三僚屬所藉於先生
也匪獨弟子師且博士師也先生雖行乎而余
資其教庶其曰終幸無罪矣

送李達先生國錄序

今天于紀元甲申之歲圖書之宿驢牛女分
野于時太史奏文人聚於吳甫及期而明卿吳
先生至伯王汪先生至戚大將軍從本寧李先
生至來王孫從我先司寇公奉常公迭主之余

南弱冠下食執獲接坐聆風雅餘論獨心儀所
謂李先生者竊指而言曰是哉且壯而材且老
其代與乎公曰然若遇有弟曰某某者行將鵲
起掩吾曹矣未幾而諸者宿相繼卒天下士爭
走楚余私計公除當以先不朽事寄本寧先生
得盡交諸李忽中流言彼奇禍不遂行已而事
稍緩浮繁郡邸獄微聞有所謂李先生者掌我
州學事則本寧先生介弟也余疑曰彼李先生
者適肯師博士弟子耶詢其治狀則曰是以以

中寧山人稿

卷之三

三

師道自尊好立古教不便弟子不偶諸博士者
則又疑本寧先生弟也間嘗與一二友人論文
輒曰若甚似李先生余怪問之則曰李先生最
難文者計吾黨所於某某者什不一當也某某
者百不一當也且誦其難黃語以為徵則真本
寧先生弟也亟伏脩謁晤而胥恨相見晚也藉
高華之地揆詞藻之林寄風流於澗中發慷慨
於意表固宜吾黨不足以知先生也習莫舉之
條脩難行之典馭桀驁之士而不任術當未信

之日而漸用情固宜從先生游者不足以知先
生也父子兄弟之間自相師友足以發潛千言
凌厲一時而佐盟主以求諸侯侍從者以得
又詩壇敲唱文杜絕橫區宜菰蘆間夜郎三不
足以當先生也計余與先生交最晚而余之
知先生先生之憐余亦最深嘗為余解曰若母
戚於廢而吾且安於閑也天之所以顧吾與吾
者不可知也人間世間曹冷局不若當道署新
旦不若布衣而以語於吾與君未必爾也天其

中寧山人稿

卷之三

三八

或者不終棄吾而姑置之俾從常調得以課士
之暇文史為藉也天其或者大有造於子而故
絕之使幽憤無所寄而大肆力于文章以為先
公後也余默不敢當而未嘗不以私私相厚也
今先生且以學錄行矣夫豈非博士弟子師朝
吏治之是督以奪文史之好而先生若有不豫
色然則如何夫迺薄學錄耶曰不薄於雜事而
領薄於流銓也則鄙粟士耶曰不鄙於一邑士
而領鄙天下士也則難於務煩耶曰毋論先生

材耶天下任有簡于國學者而猶憚煩也則吾
子宦貧耶曰先生守清白吏之遺有餘貨焉此
直以仕隱者而猶患貧也然則先生之不我
余知之曰是恐不終有夫學錄而行以資治

送侯分教先生晉掌太原河曲學事序

國家景休明之運崇右文之治當其時士異宜
民異土俗異習而其蒸蒸然相勸以文遷秉而
化指者不殊也學官之所頒師儒之所誦習者

中拿山人稿

卷之三

三十九

不殊也以故為監司守令或長于南或長于北
或便于邊或便于腹有効有不効而博士為子
節苟非盡推無文冒無法者則靡所試而
上之而督學使者群一省之士而師之
而大司成而大宗伯釋天下之士而師之
輻輳而聽焉寧非同文之化景彰翔決而詩書
六藝之易其心者固厚矣則法禁試之
哉余與二三僚長來
教漸効於一時

以主教則有李君以分教則有侯君余且日夕
為得藉學政之餘而俾位不逮即無如土異
宜何而斲於醇民異性何而斲于敦信異習何
而斲于朴取右文之意以飭我名法焉而斲于
治易易者則柰之何以一時盡奪之而使余獨
士弟子師也侯君之選也以分教而晉掌教仍
士弟子師也侯君之選也以分教而晉掌教仍
知其無難為也夫掌教者責不重于分教者乎
事不煩於分教者乎不難於任文之吳而難於

中拿山人稿

卷之三

甲

任質之晉也不難於尚諱之吳而難于尚正之
晉也廣學以博之立準以示之課殿最以弊之
雖號稱材藝而筆則筆削則削且資裁成焉况
乎其璞也純退以折其氣節勁以恥其廉敦愚
以止其詐俾矯虔之士立貢其志焉而未
鑿者於素者可
就於飾辭其家傳於華質有其文而與吳越之
材爭衡靡所下者望而知其為侯先生之門人
也余是以知河

且行矣余將以晉士為君秀而僚若屬爭進而
言曰君非獨有文篤行君子也是蓋賢而材焉
移茲土之教以惠河曲不喻時且告成矣司銓
者且畀城民之寄與吾曹之長共課其難而共
得獨有其易也余曰善余不敢以河曲之易教
賀君而責君之効也請以異日

送州幕朱君之河池簿叙代

明絮法理纖輔外者兩臺最重其次為藩道其
次為守令又其次為幕僚幕僚之體最瑣而其

中余山人稿

卷之三

四

寄最輕其居最不易於上非有相親之勢而臨
之則母所弗承於下非有相使之權而委之則
母所弗轄承之者以為非所急肆其喜怒而輕
易置之轄之者明知非上所急而僅貌之且啖
之即身之者又有以窺見上下之意指而客之
市之寧獨不計身後名耶歲月且屈指待去焉
考功吏且私認其分若干若干以為是償
贊爾勤已耳而丁白簡待矣即不然亦令之
府老矣以故幕僚者卒不能有所立或有所

立而上且咲之下且誹之而不吾信傳曰君下
位弗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弗信乎交弗獲
乎上矣余不敏待罪雄州惟是二三君子朝夕
左右之以免于罪戾而朱君故領府司寔首遷
辱焉始聞君之風既見君之政矣其裁而快於
事圖而捷於機者可師也昔見君之面今見君
之心矣其材而不忤諤而不詭者可親也余即
謬於知人則二三君子豈其一心而於君若飲
醇焉樂和衷矣友也其弗信矣夫毋寧謂上寔

中余山人稿

卷之三

四

無耳寢處是馮焉察廉靡不褒君者推能靡不
任君者夫當刺覈之治豈難於一幕而獨不上
下其口可謂弗獲乎君之令出而靡所反也君
之政成而靡所訾也不淑之民畏君而逕自戢
者不數其最著者吳之俗家於博徒習甚張君
以法襲其首而懲之徒聞者止訟焉探尤者見
警焉縱時有所未便且懾於君之得上而不敢
奸也治乎弗治乎以故上重君而下不以為軌
也下嚴君而上不以為侵也君惟自信人寧不

為君信而獲上則上重治民則下嚴君不以例自格而考功法能以例格君乎哉然君之行毋不修君之材毋不高其丰彩煥於少年而練達又似老成人將無所試不可者而後府屬得州幕從州幕得邑簿是不將以例格君乎而非也故堅其行故暴其材故愿試之以使信於人而後可不為例格也君行矣夫豈無為若長若僚也者而率君之素以從事知其必信也其臺而下府而上為藩臬得以職臨君者綴繁於畿之中中俞山人稿卷之三 聖三

送王申伯歸閩序
吳王子之客有善降乩筆者試之以卜疾輒為道人語以對於時叩者數人莫不飽其聞而當吾申伯則始期之以抱奇必遇而終約之以自信尤深致意焉王子迺顧申伯而言曰是幻然者

其天耶人耶其名古之人乎而托於時者耶亦既以奇命子而子亦且以奇自命矣將安乎奇哉而非古也詭乎奇哉而非時也子亦知奇之所始乎不足於中而後奇生焉非其過之謂也故宣尼氏之教曰過猶不及猶之為言為子貢言之也非其至也中寧獨不可過乎時之自謂奇君子之所謂過而余以為皆不及之罪也夫中寧有過乎哉窮天人之妙管性命之原推五德之始終行萬物之生化而不踰乎矩也範圍

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帝法於三皇師麗乎周孔而不越乎恒也寧有過乎哉其下者一物之變一師之守若風胡之劍歐冶之金僚之九倫之奕匠慶之鑢宋人之楮紀消以鬪鷄鳴劉季以卷龍顯彼直以為盡其巧索其情要其至云耳即文章小技乎而比偶之工辭令之婉開闔之神端倪之測間以問擬功名拾青紫猶寄焉者施如也彼豈不由其造哉而責其效則長課其寔則短者無他焉中庸不可能也民鮮父矣說者曰

經者古人之糟粕乎夫不糟粕不足以得古
人真藉手以表章六經焉而又安在於奇也
奇哉與子飲醇和味太玄舉古聖賢立言之旨
其身酌取之不盈焉而何事於奇余是以知
之奇皆其不及于中者也惟真不及于中而
猶不其不思企焉不得已而詭於奇以自托
奇可托乎哉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奇能言人
之所不敢言則奇夫不能言與不敢言者皆不
及者之過於不及正可謂之中安可謂之奇也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四十五

然則所謂奇者亦言人之所不當言言人之所
不當言而已必言人之不當言不必言而後謂
之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若之以奇命子者
其累天耶人耶豈古之人乎而猶習于時耶迺
自信之語則深言之矣學已成譽已立而猶
走數千里挾贊以相干焉不幾于不自信乎而
中伯頤曰惟自信也而後能走數千里謁先生
其謂伯頤先生者固不受乎時不安乎奇者不
受時不安奇可謂自信矣王子曰善子果自信

也亦信于中而已矣於其歸也書其語以分之
送練州刀生滿考叙

家之制捐數百千里之地以付之守令而各
如簡僚吏以佐之如君臣之相臨也如師弟子
之相習也吏之勢不敢守令而吏之權能制守
令何也守令之司取之以文而任之以遠多聞
其故寔謬其機宜不暗其風土以故一當事訊
之吏則治自用則敗敗吏者不過其邑之編民
者亦不出鄰境其地與人既相習而熟于簿書
滑于事例其人與事又相習則守令之耳目勢不
得不寄之吏一不當意則錯其事乖其辭以欺
之於是乎守令之賢否出入于吏之手而吏之
始重當道者後設為考績之法以課之為
選之制以錄之上者君屬縣佐劇邑紆青
父母與科名抗而下者亦得以一職自效甚且
有司喉舌牧大郡者而吏之任始貴其權
貪者爭漁獵其間而無忌計獨擅其利多
以墨去故考最者不數數為幸而其任貴則

中身山人稿

卷之三

四七

敏者思所以自見其才長厚者樂侔之以行其仁間有賢君子欲避世公門以吏事自急行亦或偶托之以予所聞練川刀生能以古義善不以其權思者也屢遷事大邑矣掌錢穀矣司出入矣勢可以貪而不侵官不營私數年來不易富貧焉故同利者以庶讓且久而終于事矣能而見賢于上矣人爭以黜進而獨坦乎其懷恪乎其有士人風如始進者焉故同事者以厚讓當文檄之交橫繁殷之棘聚人且歛手而謝或竭

中身山人稿

卷之三

四八

所指為吏隱者然乎令且上計銓曹失行具吏而宦矣其將大展其才而廣其仁乎抑或遂其隱而以山水終乎予聞之古云百君可以一心事一君不可以二心事刀生事數君而君盡信之歷數邑而邑盡安之且所事守令無不得選舉以進者豈其有吏譜一心故也使刀生循資而事樞衡越格而事明主持此一心以應世則其仁豈獨在一邑而其才又豈獨見之一邑也選世金馬隱乎刀生行矣其友人留之不得乞予言以送之予言何以重刀生直陳其行為吏者師而已

贈周生序

王子曰人之與位也貴賤亦何常哉其人不賢而其位重也則人以位貴其人賢而其位輕也則位以人貴故步兵校尉屢動賢士之選列鎮參幕至以不叙為高侍中以聖胃而改鳴之司郎官以先賢而就烏衣之坐昔為孤寒之職開散之員烈士羞之而不為鄙夫薄之而不任

一遇其人則化而為龍門仙吏綠水芙蓉膚膚者望而不即雲翔而莫敢就特虛之留之以待高賢而任之者亦且願終身一尉一監則人固以位重耶位固以人重耶周生之位僅一吏耳商賈子不識一丁者而吏則爭謂吏貴都人士稍解事者而吏則爭謂吏賤而人且從之是位為之貴賤也者而非人能為之貴賤也者何也彼固吏而吏者也若夫周生則能不為吏者平居與賓客游招致四方幾敵貴公子迺下而與諸士伍且無忤出而對賢豪長者以俠氣當之以所推讓眉宇間露英英風迺入而事俗吏更以禮不失尺寸退而自約其伎多試于弓馬之間鞭策追旋風挾矢落晨星弄其藝可以凌轡一世迺進而束手于文薄之間且以勤捷聞仰而縱談當世之故歷歷如掌還劇孟魯朱家雖千載之上猶有生色迺俯而若拙若訥若不出諸口故旅而揖者起者直目之為良吏而聞其家聲識其才藝者亦或以不自貴咻之周生

且微然曰吏自為貴賤也吾不為吏貴賤也非吏不我容也非我莫能吏也談者益不解而頡頏之曰應曰周生非獨不為吏賤也迺以周生之貴也周生即不自達而守其實術其格又不落為駟后而頡頏肯于吏吏始貴矣吳日脫吏係應材官選與諸武勇角逐于中原自堪收營卒冠軍之蹟世盡奇其人為出于儼蹇一小吏奴而族不羞僕馭黔而王不賤徒囚吏而將且爭為吏而吏之貴且益貴矣周生其自汚于吏者耶其思自練其才而試之于吏者耶其悲吏之失職而欲為之一震者耶抑或有為吏而不為吏也者而不可解耶周生于余有姊氏之說而世不識也其友人徐生為余道之故為之辭其意而書之如左

贈萬平野先生偕元配某孺人七十叙代當世廟時天地休明之運動發而為文章而其淳麗之氣猶有存焉而未盡士生其間多以自見無所聞而不盡見其用者多不於其身於

中今山人稿 卷之三

五十一

其子孫見其用于身者其氣洩其器盈或僥得之僥失之而見其用于子孫者其德必隱而愈先其氣必藏而彌揚其年必引而愈長若膏之君留之而惟恐盡其用以余所聞萬平野先生蓋當其時真其人哉先生之材當偕其弗督學君而鳴者也用當偕世世父司公而顯者也而不盡爾也則淳龐之氣所蓄而未盡也迺先生之用一試之家矣而家人誦德再試之鄉矣而鄉誦義跡其行又君有不欲盡見以留之後者

中今山人稿 卷之三

五十二

者其待而舉火者無宿飽也帝命之曰其子孫以嘉于孫俾爾豐後先生寔敬承之字之用仁訓之用義董之用威時其詩書而詁譯焉約其師友而礪琢焉司其勤惰而最鍛焉養其淑令而閑其非辟焉故為先生之子若孫者咸彬彬質有其文而其褒然於鄉薦者有聲于太學者郡邑學者其容粹其行修其譚論卓然者不問而知為先生之子若孫也帝終命之曰其昇爾以永年俾爾戩穀受茲百福先生寔敬承之性

依于和不善諍心傳于厚不好薄身據於端不逆頗世所為短人而自長戚人而自快者指為伐生勿使也再窮于聽目窮于觀舌窮于味者勿御也凡此皆先生之所謂不滑其天以翼子弗替也凡此皆淳龐之氣所蓄而天不欲盡先生之用者也夫先生之行高天下而位不勝其行德高天下而名不滿其德僅以其不盡之用俟之于若孫世幾不知有先生而余僅以先生之第督學君與余同成進士者而知有先生耳

又僅以先生之孫為吾州庠之壻也而知先生七十耳先生之配某孺人亦七十耳其所樹立不幾于夏乎不知天不盡先生之用而先生寔敬承之不令世知有先生歟所以為先生也不盡其用其用茲大天之薦先生者蓋無已哉維是吾州丁侯謬以余為知先而徵之言以觴之大訓名隱德余何自而知先生也脫也不盡其用之旨於先生一二有當焉則請舉其觴而為敬承天之休命以留其用于子若孫行且見中龔山人稿

卷之三

五三

壽官保大司馬楊公八十序

代

嘗考星錄鉤訣曰含譽有光文人應南極得地老人應當我世廟時太史奏壽星躔于牛女分野東三十六道之次占為吳貫三台八座白南極垣入東壁府泰合與占為大臣以故吾吳之淳龐其德俎豆其學歌舞其功出為名公巨師為賢縉紳有天下之一二達尊如今之大司馬楊公者亦時時相望焉而其勳章奏拜運書

動聖天子顧問者指可屈也公其一也意者天寬開之而不能無私疑於令甲也國家登熙奉號休養者幾三百年其布仁發政下逮氓獮者幾三百年法制可謂密矣而獨於養老之成規缺如也輔政者漸廣上之德意隨事益焉而猶未備也杖於鄉者不蒙爵帛之賜也杖於國者不習左右之養也杖於國者不聞三五之拜也蓋亦至世廟時而采幣益出於上方溫語時聞於下邑或走使者或命守臣君今日事世生知以壽為榮云迺讀其裁例者又何森然也文上非二品以上不得二品非八十不得爵矣齒矣而曾一玷吏議不得寧不顧念老成迺過惜典禮哉夫亦示難慎之義寓激勸之旨使知德不修名不舉雖位尊年及猶不堪辱天子之命而志完行立無毀于時即老不任國事乎尚足以拜明賜而自異於一時之貴且壽者黜陟之餘意深遠也故以公之節公之才中外勳歷之寔出處重輕之望官庶僚則上有楊分政

中龔山人稿

卷之三

五四

貳則下有推翔調於諸薦牘而稽核於考功良
者以五十年間強補揆台之闕哀憐問追之選
其藹其辰計且簡在帝心而必俟公之鄉有言
邑有言郡有言監司有言兩臺使者有言而後
下其事於所司徵其語果信協於例亦有言而
後勅有司奉明旨勞問如絮法如此乎惜之
者至而得之者之不易也惟其得之不易故得
之者自以為榮世亦爭泛而榮之詞章盈堂矣
金幣盈門矣筐篚盈間矣曰公即不藉卷左學

中龔山人稿

卷之三

五五

乎而郡邑行且繼粟矣公勇退故不受車輪之
聘而安里中坐致盛典光于徵矣一時文人之
筆集於公之記室者幾與公之福德相映盛矣
哉雖以余之不文靡以休托我公而得藉手以
附於輿誦者三其一則余所自効其私者也為
公故頌公也再則受姻家申君職方請為公女
故頌公也茲則受通家凌子金吾請為公女孫
故頌公也記公之受知於上者三世祚福於鄉
者三世其食報於後者不勝期而其稱千年觴

者且以三世誼矣其頌公之嘉美者亦且以三
世誼矣盛矣哉夫非以國家不易得之典而公
獨得之故與然余不難公之貴不難公之貴而
且壽而且獨難公之才之節齒爵以德重使天
下之人益知國家不易得之典為果榮焉而
小臣庶大臣法乎自濯礪以當於令甲若有味
乎勸懲之微旨者其有裨於茲典蓋深矣動天
應南極之占厥有由哉若夫華章腹詞褒功贊
業張一時之盛則曩所稱世之文人滋含譽之

中龔山人稿

卷之三

五六

光射東壁之府者當言之矣凌子不以此語為
迂而奏之公其為余更觴

壽憶先沈封翁七十叙代

夫造物者之于人甚矣其所當壽者厥滋惟
艱而所敦者百媚無已也然人寔敬承之曰予
其善迓天休益惟稟之是眷即不然而錫之遠
則競抽以同遠錫之樂則紛逮以同樂錫之者
艾則左右揆削以母若於平格故世之稱有子
而貴者貴于身而身恒弗享也即享矣壽矣不

自命其休而以齋當之猶弗享也若造物之千封翁可謂善媚矣封翁可謂善承矣封翁有子而貴成進士出為名臣歸為世望而翁督之不一異為諸生時翁必豪於飲多泛里人遊自翁之貴而友日益進翁益折節為故人交不異布衣時故方進士公掌銓曹翁里居問候盈門矣筐篋盈庭矣里中思得翁上事者踵為接矣而翁且傲然不屑也日呼其酒徒與相唱和巧者異緣有所閑白則醉於醇而止以為翁固無懷葛中拿山人稿

卷之三

五七

全千酒故其類若淫丹唇若塗朱行年七十神明之用不衰浮大白嚼大齏足數年少不師真鑑不羨期術而任性以行符於自然望之者人自謂可親而一切榮辱得喪之致也消此翁之所以及長有其貴者也某不敏從常調謁選為進士公門下士備桃李之末稔知公之所為事翁者幸庇宇下宰婁子城司公棄梓之地又稔知翁之所為承天休者雖壽考康寧豈渠與哉進士公之歸也緡錢尺帛不以歸私藏而以為翁供具惟翁亦安於子之醕而靡有適也歲時伏臘為翁來者翁主之其以進士公來者公弗敢主也悉以推翁故進士公母私錢帛之是役者而事翁可知也夫翁之所為承天休者如彼而進士公之所為事翁者如此世之所稱壽寧足以祝翁乎哉有翁而足以挽浣碕之風垂父子之範遠趨兢之習媿伎數之好為若民者含哺而遊宰若城者弦歌而治某當為婁子邑祝

公翁矣

中拿山人稿

卷之三

五十八

壽張母劉宜人叙

余先少保道德文章滿天下而所履而事者曰憲副起潛公公之子曰蔡張以第著余者也除陽之子曰唻涎余遊者也唻謁余東歸上王母六十六賜余曰唻知若王母之所以壽者乎憲副公字篤行不問資斧若王母持之憲副公為康又不家于官為鄉大夫不漁于鄉若王母佐之憲副公伉直莫容于時意不可一世若王母和之憲副公性脩索母錦衣王食之供母饗

中會山人稿

卷之三

五九

童季女之好若王母贊之凡憲副公之所食報于世者位不得什之五年不得什之六名不得什之八九用不什之一二而悉以伯之若王母吾有以知若王母之年未艾也且唻亦知若之所以壽王母者乎憲副公之高節在國史名德在口碑其家居之好脩細行必謹小物必勤熟于若王母之耳習于若王母之目者語語可師事事可師也余聞之昔以之教若父又以之教若矣若取而步之可以為子可以為臣吾有以

知若王母舉若之觴矣文也唻曰唻知若王母以先生之言上王母之觴余曰余王母三子之法亦得舉觴其以余之教若者舉若三母之行若者何令若師憲副公也

三母夫人六哀序

余嘗聞諸先公而得奉常公敬美者為世名臣因以知奉常公有賢嬪也余又辱諸瑯琊諸公子遊而得鄉進士君士驥者為時士因以知鄉進士君有賢母也計夫人之為

中會山人稿

卷之三

六十

若而年夫人之為母者若而年蓋遠丙中之時也舉六哀觴云其鄉之老遠乎奉常公之自吾以事謁奉常公而夫人未嘗不辭歸脫珥以周也自吾以宴笑侍奉常公而夫人未嘗不烹饌以進也自吾以願徵急於奉常公以薦夫人而夫人不能終事奉常公而令吾獨受其責則婦之教母舉其教少獲交進士君

文友而師銘鑒者非夫人乎時使進士君以道
友而奉周旋者非夫人乎使進士君以退讓
友而靡敢軼越者非夫人乎雖今於進士君以
觴夫人則蹙然曰吾不能令若步先人之武而
尚青衿絲帶以傳友觴耶為之辭毋舉執爵者
咸不自得退而謀之於余余曰若而後知所以
觴夫人矣大凡人之受錫必有所不潔而後有
所獨至以奉常公之德與夫人之所以佐奉常
公者即皓首齊眉寧過食其報而或一奪之以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六十一

進士君之材重以夫人之教亦詎不捷致青雲
者蓋且禮之而尚嗇之凡夫留不盡之福而予
介之壽者蓋無已也故問其貌則丹而童也鬢
黛而不班也問其起居則壯武而捷敏也問其
治家狀則謀僕婢而手纂繅敵諸類也雖其歲
於前者冠而未翼耶服而未練耶其子皆源
琅玕尚楚然而之問夫非引然夫人緣是而筆
而悼而耆願也夫夫兄弟緣是而文繡刺錦
以加祝也其孫也夫夫兄弟緣是而文繡刺錦

非其取之未盡者所留而受之未滿者所餘耶
若以是語觴夫人當為加三爵

壽宗伯韓公七襄序

序

方今天子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下明詔與天下
更始當公七襄之辰云于時舉逸德修廢官百
二相賀於朝輕徭賦赦罪青萬民相賀於野而
公方以其時舉觴曰吾非為七十老翁觴也其
以七十翁故觴者弗受也公之甥某者迺退而
謀觴於余余曰古所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中舍山人稿

卷之三

六十二

下之樂而樂者公真其人耶余昔與公從事見
世之譴小奇賈退即以博名高也者而傲之惟
舉國家之大典禮宗伯之大職掌以自責吾心
而畜焉率其條以從焉得其機矣有聞其機而
不捷者公知不可遂以疾請告而未嘗以一歸
自得也閨門養重若無意於世者而邦邑之大
利害大廢舉靡不陳也所覆而翼者所剔而楊
者所中而遷者靡不竟也談及於內外之多事
典禮之未定者靡不感言而咨也蓋至今日而

樂可知也海波似驚矣而外惧以內生乎
也天變可畏矣而罪已以承怨者仁愛也一二
孤臣次第入仕錄其始棄而終收者才進也二
三職事以漸具員其初懸而後填者政學也窮
鄉下邑兒童父老爭願頌吏母死以俟德化之
成而憂國老臣且有以窺明天子之意指斥斤
然守列聖之法而莫或弛驅者蓋至今日而樂
可知也子行矣第以余言觴公而進曰公之錫
於天者郁矣而不欲竟天之澤雖其語話瞽咳

中拿山人稿

卷之三

五十三

亦不復為有餘以貽後公之取於世者宏矣而
不欲竭世之精凡其飲食起居服御咸有以自
制者且也衆爭銳而獨持鈍衆爭先而獨持後
若執老氏之術以遊於時者公七十之前可觴
也故公之德恢而愈昌公之材練而愈高公之
福愈蓄而愈不盡異日者天之念老成群公讓
名實當天下之重爭想見其丰采而公徐叩其
囊底知以壽斯民於無窮余且婆娑與村老談
新事以自快公七十之後可觴也嗚呼造物之

妬人甚矣而於盛事尤每惜之予以富貴
奪之壽即予以壽矣而或以所不快者奪之
富貴如公者幾何其康壽如公者幾何其更
始之詔為承平之世所不獲見者而公以七十
之辰親觀之公與天下共憂樂者也七十之辰
可觴也某謀曰章甚得以公之言觴公余願識
曰章甚得因子以言觴公

比部某君壽序

中拿山人稿

卷之三

六十四

戚生某倦遊而歸為余譚比部君之賢也其行
古惠人也其政古良吏也其舉經術士也其藝
西京而下大曆而上也其操觚其事慎其氣侯
者也其位不滿德而游於郎署也屢駭屢起而
守故節以是見者也其年厭官政日也造物老
將嗇予之先而奢予之後也其愛士也自學而
任少而壯相終始者也劉賓以弟之弗已也劉
言以佐之弗已也非藉其意頌又非畏其難言
蓋任天也余矍然曰然余兄余州先生之素也
子安得兩君子而之夫余州先生以德庇天

下士以名借天下士以家飽天下士晚而
子一再出而得此部君余是以奇其合也
謂此部君矣請以余壽翁州先生語之
曰母喪尔名名滿則爭母恤尔位位崇則
俛尔之神可以持盈毋挫尔之精可以長生
葆尔之真尔以堅白鳴

余山人稿卷之三

三五

中舍山人稿卷之四

吳郡王士驥序
門人張 味九服育

文部

徐母沈太孺人壽叙

徐女庶者孝子也女庶有母曰沈孺人者賢母也而余與譚公亮則女庶之石友也沈孺人年六十矣通家子誼得以觴進而女庶言之曰貧士無可為壽也貧士之母淑慎其德則可以言

中舍山人稿卷之四

侑也雖然言而必借顯者以為名也不吾榮也顯者名而文人亦名也猶不吾榮也請以觴者之言進而母為辭則與有寵焉余曰吳我女庶之所事其母也夫車馬在閭朱紫在門筐篚在庭世之孝也列障則時貴序爵館辭則翰苑留芬世之孝也而女庶獨取世所不為之人不令之語相與奏之母氏而母屬是也余黨之所貴于女庶者也女庶顧盛此曰吾非不欲以之顯者顯吾母而吾母固顯為光者也

非不欲以世之文人顯吾母而吾母匪資之以信譽也吾常進吾養而吾母未嘗弗甘也吾嘗嘗也而吾母未嘗甘也以布素衣吾母而未嘗也鄰間或市綵帛以獻而卒却弗御也素心之友日相過從而吾母未嘗不脫簪珥以供具也其軒而來者則不能盡謝而未嘗敢取置吾母也吾以是得吾母之真矣吾以是驗吾母之教矣蓋時誨之曰汝為博士弟子當泛書生之有書生交而吾為書生之母則當受書生之養

中舍山人稿卷之四

循奢而事援而交溢而養者不吾子也吾即目循吾素以事吾母循悞或漸于世以墜明訓而感以不誠之辭悅耳目為名美乎哉余謂公亮曰若是而余可以言侑矣公亮可以觴進矣余如孺人女庶可以行孝矣有子如女庶可以得壽矣迺作歌曰母道崇哉子道崇哉道隆哉迺載歌曰維子之章我維子之章我友之揚哉

壽友人陸夏詳四十叙

王予之矣陸孟祥大者甫四十耳而予孟祥
友者爭觴之弗以為越也又從而歌之弗以為
諛也作孟祥亦自舉其能和其歌也者而安之
弗以為謙也則四十果可壽乎曰四十不可為
壽也迨孟祥則靡不可壽也夫造物者之技
甚矣倏而生倏而折寢而授之疇而奪之遽于
其形而躬之不仁殺于其神而尸之是親聞戎
衛春英之採而莫化為實良焉四十字不可為
壽予即祝之而全若期頤荒奎則又不可盡壽

卷之三

也彼且窮愁超其外機知樊其內日聞
焚其和而與性俱盡是之謂天之戮民既不爾
而因以齊出沒以齊入豐之則豐約之則約聚
而散之所托而披技者之無所營亦猶然天之
淫子也而安可為壽也余輩與孟祥交厚者已
二十餘載不可謂不知孟祥而不知有孟祥之
四十也其知有四十也則孟祥自言之知孟祥
之四十而不以一觴一咏為孟祥壽者非文子
孟祥之豪於文子不遊譚不下余輩而膏

以為疾也曰吾可得四十乎甫四十而疾且
然也曰四十可壽乎夫以四十為壽也孟祥其真
達生者耶以孟祥之才孟祥之誰不虞其儉
于歲而已得四十也天之所以為孟祥者蓋者
也而孟祥實善承之其疾也以為觀化而其疾
座也以為終年行將盡削其窮與愁而與之恬
盡去其機察智而忘之以遠墮然任運略然喪
我而灑然若覺有所以膏其用而歸其甚焉其
夫孟祥之善為壽也於時歌咏間作觥羽交酬

卷之四

而王于獨揚解而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世之以制舉蒙課劾者寔安能
孟祥而孟祥儼然諸生也其所取于天者庶而
有以知其受益也使孟祥巧于取名詎不能掩
余輩而竟偃然退而伍也其所當于人者讓而
有以知其受好也匪獨達生也且能尊生則四
十可壽矣乎曰善請以子語先而各錄其歌以
終觴之

贈伍孝子父壽叙

蓋自江賢侯之治吳也褒實行表忠孝以為世
觀而仁氏始重伍氏代有人至王川子而益顯
顯以孝也顯以孝非王川子志也以故聖之者
頌上其於侯矣侯上其行於聖矣而王川子謙
弗當也曰母以父故顯也侯且錫之章服使得
得進公庭而王川子謝弗御也曰母以父故貴
也邑之賢士大夫侈其事相與歌之而王川子
謝弗受也曰母以父故名也耳孝子者爭欲親
聲咳是式而王川子謝弗見也曰母以父故交
也匪惟遂遂退讓素性天然緣其孺思一問孝
轍念其所以孝者痛且淚潛潛而危且汗津津
矣茲歲仲夏之吉王川子儼然具衣冠而謁侯
于室羅酒炙而進客校里出聲伎而娛賓主於
堂其服則侯所命也是故嘗不有其資也者其
客則爭以孝子來者也是故嘗不有其交也者
其歌則孝子詞也其堂非監司則守令所居一
是故嘗不有其顯名也者而一旦有之翁安之
王川子寧獨不諱孝哉王川子以是壽親也

而頌其說于王子王子曰唯然固宜有天之
壽翁也以王川子故壽耶則世亦亦王川子其
子者而竟不翁若翁也天定與天定之與天
壽之而或危之以彰王川子之孝矣矣不幸
之惟翁之壽也世知有王川子惟王川子之
也世知有王川子之翁而因以知翁之壽也
可壽也孝非王川子志也以孝而壽王川子志
也余兄一岐亦容之一也請觴翁而以余說解
之王川子

贈蔡宜人壽叙

傳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作
封洫鑄刑書上下有章都鄙有則不謂能教乎
能食而不能教者我實驕之以速戾何慈母之
與有至讀子太叔言寬難莫如用猛而後信子
產之遺愛成言乎衆人之母也德彼守令是
民之父母而乃殺之耶不然而或與味之母
烏辭不貽佳辭之也者則局喪之為虞豈其
有令聞令望之也哉與君子致頌焉若余

蔡大夫之侯于吾州也是能為衆人母者
國大夫以知有太宜人也是能為大夫母者
既或習之矣而寧恤一言以附于吾鄉
后乎哉蓋吾鄉之濱于海而稔于故長吏之
政也其俗非有最矯抗難使之氣而多傲然自
足其詩若不知有州司之貴者甚者都沙歷水
出沒舟楫即微令無所下焉自大夫始下車而
布憲而耳目一新其強者以次受法朝夕端慄
冀靡所失大夫意人爭歸嚴而大夫故自抑曰
是尚無以展吾母義方之教也其民非有甚黠
猾捷于聞者捷于訟者而好勝喜相角不肯下
大夫一見輒得其情而為平之案直為壯某以為
老尼辭出云各拜首以退母父羈于市母再還
于庭人爭歸大夫神而大夫頷自抑曰吾尚無
以奉吾母明智之教也一二巨室不無剛而能
上者既而漁下者遂折于大夫威靡敢肆其貪
人子私戒母以事聞入公庭間一指對如坐雲
在負焉而大夫實無制之禁軒輊也人爭以大

而襄于事而大夫又自抑曰吾日習于吾母
不茹不吐之教而未有効也大夫取成矣夫
吾鄉所而辟即不肯者小懲而大戒亦庶幾
焉蓋大夫之法以密而效乃疎人之奉法以畏
而效乃違人爭以大夫為化于法而大夫又自
抑曰吾日習于吾母嚴以濟寬之教而未布一
二也故自大夫之去而被德者日親焉畏威者
日思焉歌者信而能者醒焉人始知有母矣人
始有大夫母矣以大夫之去而晉掌銓也不數
百里而遙膏澤旦暮下焉誰不司吾母之起居
以終惠吾鄉者又誰不司吾大夫母之起居以
卜吾母之終惠吾鄉者而況乎受載世之庇耶
翼者母聞在歿焉如吳氏哉是宜其頌大宜人
之壽而思得一言以侑觴也詩不云乎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而即維之曰樂只君子遐不作焉
則為德于民者必得其壽矣又中之曰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則有其壽者必豐其後矣詩不云
夫之為衆人母者益太宜人壽而以太宜人

之子於庇大夫而竟其用則豈惟吳子之私亦吾一鄉之慶

水說壽膠川張君

王于其客遊於吳溪之上飛觴促羽波隨流
吳岸踞石坐而揚輝顧謂陳生曰爾亦知夫水
之況乎是涓涓者耶淙淙者耶可順而味也可
吸而嗽也而獨不見之湯湯之滄滄者耶怒濤
成濤崩湃四出薄蝕星月沈冥天日陵岳振蕩
湧波立壁其或風濤不驚萬里如鏡涯為平川

古今山人稿

卷之四

九

分彼餘潤枯槁輾轉聲互應淝泉時沃媚我
田峻匪伊激之而怒號誰與安之自順彼涓涓
者之所飛伏而淙淙者之所變幻耶吾日與
偃息夫溪之旁渴飲乎石之液饑食乎泉之潤
而目壺乎萬古之變少而壯壯而老老而復少
而茲流如故也變而怒不盈也變而順不減也
不變者其常耶變者其無常耶而變受者則未
始無常耶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樂
仁者壽是山壽也予亦曰水壽也源深故也太

乙之精淺焉陰陽之氣磅礴星漢之流注焉其
大者為江為河以節宣天地而其小者為溪
為澗以潤黍稷功者與天地參而不朽當與山
貳也常也川竭山崩而陵谷易置者非常也不
以茲損壽也是水之說也陳生起而請曰子之
說水壽矣請以壽水者而為人壽溪之陽有膠
川張君者故固得全於水者也其植本也長也
其壽德也滋美行義也若怒施仁也若順而
分其波挹其澤者且世世弗絕也是宜有子若
之

古今山人稿

卷之四

張橫渠易說叙

既自神聖不作易道中微卜筮家言其支衍也
然當春秋盛時太史氏不失其職婦人女子皆
識其義出入圖象之間變化動靜之會即符得
之妙或後傳者神乎其術而旨具在有太古之風

焉京焦之志淫而汰頗矣管郭之術奇而恣
矣卜筮之用日神而卜筮之原日亡匪卜筮之
亡也所以用其卜筮者亡也王嗣輔氏以玄詣
之見破牽合之說獨成一家立千古之宗壯哉
得孔氏一蹴翼而飛矣而或疑象數之源變占
之用得其一未得其二者嗚呼宣尼已矣不夢
周公微斯人吾誰與歸故雖以宋儒之矜自云
追六經已絕之統黜漢唐為閭傳罪魏晉於空
言而終不能釋王氏之註立規陳矩其成焉于
白拿山人稿

卷之四

十二

世者毋慮數十百家較其所得俱影響之間耳
周子之圖邵子之數門人詫其傳出自陳希夷
恐未堪以戎疊疊之致與人思之謀也居安之
序誰能默然成樂玩之辭庶幾擬議叔季之世丘
不與易乎褒而律之則程子之傳朱子之義張
子之說其最醇矣始于無文繼以憂患常編未
絕所不敢言摠之泛濫宣尼氏之贊發明嗣輔
之遺蓋魯衛之政也

明興易道大尊刻於學宮蔚為諸經之冠習之

者取科名拾青紫輔世宰物代不乏人而僅窺
朱義之微甘守世說之謬間出新旨旋已離經
與談程傳且讓未遑佐以張說更自茫然不解
其謂何耳三先生之學素云角主而子厚之易
獨湮沒于世余雖不敏敢忘表章竊倣其故本
叙而行之即不敢參漢上奪耳食亦或可佐伊
川傳同志語曰新語百不當陳言一學者尚勉
旃哉若夫錄張說以闡嗣輔之籙議十翼之用
悟齋畫于言外列象數于辭中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云爾

卷之四

十二

題初錄宋義序

易翼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聖人之意終不
可見乎曰非書胡以盡言也非言胡以盡意也
書愈煩言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可見者著書
立言者之罪也即如聖人之意具載論語後之
學者衍而為義風下矣然試與二三子追弘正
之音味平實之肯格不尚詭語不挾玄震澤昆
陵諸公可為不盡意乎又進而與杜二三千錄

義之始採太學之編脩詞立誠竊理盡性有宋之君臣師儒可為不盡意乎嗚呼必如今之者書立言者斯可言聖人之意終不可見耳奈之何當吾世而俾後之人取快於祖龍也勢極重而不反矣不得已而錄宋義百首以行於世庶其有鳩乎且以為好古者印也且以為我明諸公寶也家藏幾千首而始刻什之一則如何曰為之兆也

題自選戊己萬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十三

余自遭世難後輟筆五載名姓不入鉛筆之業久矣至戊己之歲復有問藝于余者余不克也也間有與之語者客亦弗能應也遂探別文成文以代言計得百首而余且病矣前後為人所乞已十之六目之評余文者不盡合也或曰才情之王筆機之穎今不如昔也或曰格局之正辭理之實昔不如今也夫余亦何能無算論故葉時學余者耳余病日甚茲百首始為絕筆之書自惜為題稍汰其已行世者二十餘

首而前藏稿十五首合之得五十首以附于初錄宋義之後評余文者其謂我何我使余不死于病而拙文不至為絕筆惡戲檢時後未滿也聊書此以識過

四子行素編序

記吾輩之始選行素編也辰玉為政而李晉陽寺以茂苑至李茂實等以練川至陳仲醇等以雲間至計兩郡可十數人其選廣行素編也亡第逸季為政而閩有李宗謙寺所有黃貞父等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十四

雲間有童玄宰寺晉陵有陳錦塘等計三省可三十人而餘亦云盛矣未幾而諸君子各以所就去或仕或逸或事或荒落落如曙星而吾輩兄弟亦自凋謝其地相若學相似交相終始者惟伯相夢周辰玉衡家閩仲士驥耳而余至以紫獨不入士籍然臭味是同結習未盡于此道不無自喜時作太迦葉起舞狀問從問藝者譚當日盛事燕津上為餘月前例選續行素編共人皆吾邑人也曰是且歌哭于斯國族于斯慶母

龍之是處也其先我鳴者與我齒者從我遊者
俱寂寞之弗擇也曰是且廣採之卜要之廣不
之不可知也編成矣伯桐氏來言曰吾髮且
從墮矣恐不堪與年少角也辰王氏來言曰吾
華文不雅不俗聊以自試耳非所為名也冢仲
氏則意所作為未經筆削者恐以璞示也亦未
告我余應之曰使余所選而獨以文也則或有
之余所選而重以人也且有所誌也則未敢聞
余也且讀伯桐之文何其齒之壯而華之少也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一五

若辰王之作雅者是以命世而俗者猶堪應世
名云乎哉即家仲之璞自消得十五城豈容以
十襲藏也惟余出入于執笑詈於談遠近于心
應為人警耳於是乎出其所輯授之剞劂以見
吾邑之盛而檢吾西人之作別為一編以見當
日相與之私威明絕鐫之痛安豐酒壚之
南月旦之評互有之而吾輩之刻行素

三美

先正寶稿

客有問於王子者曰時藝之為義夏矣能傳者
王子曰傳乎哉而直以為科名藉耳而獨不徵
之世乎我習靡則文輕習卑則文抗習厚則文
莊習臨則文和而歌不徵之人乎我教者其辭
惛疑者其辭支直者其辭明溫者其辭平用未
始不一也即以明經鈍于詩賦而當時省試之
章射策之語其傳者又幾何彼且若寄焉若托
焉僥得之而遂麗之惟恐其晚也用於是乎託
而乃以相詆也甘厚客曰若是則胡以傳已王
子曰其公餘乎非謂其練已也小試而小得失
奪之大試而大得失奪之進也狎而就之退也
從而縈之一步一趨懸寸晷以為的欲左欲右
簡偶好以稍投稍思自見則羣吠而譁焉一不
應彼益不吾信而吾亦且不自信能自信其所
是而不信其所非者不數人人亦不數見也至
自是之非而人非之是又母論已君夫名既掛
于雲達文已收於轂率此無利鈍之虞彼夫點
沙之柄橫口所談無非金玉橫心所得摠屬雌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十六

黃始之不吾信者終且姑屈以就吾之是而吾之信為之益堅久而吾之所疑亦且化於人之屈吾之信而不自覺又其甚者先聖賢當日之語或以親之而遠致以離之而合當日之公赤或以局內而迷或有局外而定茲且舉其師傳之耳記傳之目悉洗而更張之而獨以心神相顧盼意象相傳合悟理境先故境幽而理即寄心事表故事逸而心彰寃其所得則舍筏之功多焉是以讀先正之文其格處弗正其氣靡弗口今山人稿卷之四 十七

而聖也不必古不必今唾罵成章而後生已皆響擲地以作聲句之練而神也統雖非獨笑在公餘神情所托光欲射乎牛斗哉神自應於日月湯俱不傳吾弗信也于是亡是公季絕賞斯語亟發所藏力為檢閱得二首付之剞劂以印知臯不謂遽頒國寶未觀一庶茲持書其語于端有述始事云

題閱藝隨錄二集序

中今山人稿卷之四

十八

王子錄其文以為二三子則也又錄同調者以為王子翼也亦既行之矣而客之意未已也私請於二三子侯王子聞報以坊刻進得而甲乙之不足則出所藏稿以進得而甲乙之又不足則索友人稿以進得而甲乙之其與錄者為人若千文若千集成而後請諸王子王子泮然曰嘻昔之錄也以私二三子也夫且二三子而笑詈之是虛示之以璞示也乎二三子而調也其文不純乎璧也其所批摘不流乎

純乎意而時以喜怒傳也宋之何以璣示之
三子曰吾貴其為客之好而不忍事也璣
為先生之所奇而不忍藏也王子曰三子
子之嗜學也即以璣示而以笑置終焉吾

戊戌十八房選稿上集序

今之時文運盡盛亦極衰理無所不研格母所
不化意母所不遠辭母所不奇此其盛也研之
極而或僻於理化之盡而或傷於格遠之極而
或蕩於意奇之盡而或謬於辭此其衰也惟是
中余山人稿卷之四

十九

習聞明肯之所禁論者如彼而秉衡之所收
錄者如此誰其迂而挽之以余觀戊戌所得士
大都典明肯合蓋其上者本之六經傳之傳
註質而不披其華文而不標其似而其下者多
蔚然自成一家骨匪以肉掩正匪以豪蝕隱然
有從先意焉於是擇其篇章之富辭理之純者
勒為上篇云王子言之曰衛士者推足以趨士
而不足以得士愛衛者適足以合持衛者而不
足以奪持論者諸君子已分春明門一席地

天下乎然懸諸國市而猶以為能損共
一子若恐未堪織好事者口也王子東提從事
一之絕望諸君子之塵尚未徵乎步履迺
一之推而衡之強已受衛之遇而載衛之
一之大噫予執為我辭曰諸君子或以局
一之者也王子或以局外而得之者也恭
一之乎彼其之子時執其權矣

戊戌十八房選稿下集序

之私於王子曰子之稱戊戌諸君子美矣其功
口今山人稿卷之四

二十一

於二三子備矣若而人能盡人乎若而文者
以言下也或寡而以人合或偶而以文合
下也若是而後人盡乎文盡乎曰何敢
之選途也集之後先也錄之博約也選之
而私嗜也公而偶選也甚者真贋之莫保也名
氏之莫詳也謬誤之莫正也何敢謂也作者
既難知者亦不易將強而從世好乎余不能也
將強而從我好乎世不能也人果盡矣文果盡

笑而何敢謂盡也况人與文之必不尔盡也而何怪乎選者之不敢謂盡也不盡而姑盡之此所以有茲選也李于鱗之序唐詩選也曰持此以盡唐詩而唐詩盡乎此盡乎哉

中余會藝稿序

此二三子所聚奔中所謂藝也其言不盡馴走時好樂與持世者睽即一再詘傲弗顧問或售亦無所上下唯不遠古人是耻壯哉要皆以余文為媒而以自得為宗者也客慕悅之請得幸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二十二

削之而行世夫世摭摭党人者不減霜臺正足余最不祥何敢復以文字役受誅雖黃口予故阮二三子已採其藝公之而以毀之非與會者弗錄其友人與會者附出焉王曰予錄宋義時意人置一通坐側迺賈人至索之高閣無可售甚謂余好奇無行作劉子之故事爭咲詈之茲一刻成已稿二刻會藝不售而進之者愈不止嗚呼此其為再則是時也

續行素編稿序

夫文也者各言人之所欲言者耳已獨夫流於則萬騎雷奔一夫吠形則群然鼻息矣人之好相師也夫豈不堪自立而甘使己為笑之共授臭味之與同雖黃之見奪利使之互從之以神和之以潛而不覺即不然曰姑之毋令世指也久而化矣牛後之喻壯夫所羞遠心之言達者不道迺至倩吾之耳作吾之口借吾之筆代人之手則直範之耳摹之耳美其文世之譚文者知有吾吳也譚吳文者知有吾黨也吾黨之文寔無以喻他邑而名且冒之吾自視缺然徐而思之獨能不相師而言已之所欲言者耳已嘗談典二三子聞他邑之文而誦之此若邑文也此若邑文也則什得九也而吾黨不爾也又嘗談典二三子聞吾黨之文而誦之此若文也此若文也則什得九也而他邑不盡爾也此吾黨之所長也名之拙不趁修辭之工振藻之華不規今世之實標奇之艱不虞取巧之便弔古之傳不若後時之平雖黃之舌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二十二

抗而弗下也利鈍之勢忍而弗籌也談笑之役旋而相角也臭味之同高而相左也即勿論言之必秉文之必當而各師其心各守其說至老而不悔是亦足以名於世而不為虛其寔矣諸君子之文具在也吾哀而行之官膏岐秦濃分妝能聞識而指為吾黨之文乎哉其不相師而為文也所以為吾黨之文也名曰行素編則仍吾黨之素也然昔之行素也以人而今之行素也以文文之如何各言其所欲言者耳已

中倉山人稿

卷之四

二三

庚辛程墨選引

始余戊戌之歲選兩科程墨也饒於刺短於譽而見者遂半為笑半為置我不容焉則茲選也不可以已乎曰可已也而不可已也昔之文奇正相為用者也今之文奇正相為衡者也幸而正勝矣而余猶惧夫才偶之士以過自裁鵠之流以不及自托也過者猶其賢智而不及者則其愚不肖者也過與中角過始不勝以過不及角過卒未嘗不勝也勢也過者勝余又未

奇正之變終誰執其衡也則茲選也又何可已也余非敢以為世坊也而余且以為余誌也雖然讀是選者知余之有所責矣

辛丑十八房選小引

戊戌與辛丑諸君孰愈曰不知也問辛丑君孰愈曰不知也又問姑應之曰予亦既已選之矣然則優饒者而劣乏者可乎曰不可然則貴簡者而賤繁者可乎曰不可茲選也其從吾所好者什八其隨世所嗜者什二其人與文

中倉山人稿

卷之四

二十四

相取文與選相和者什九其過褒以示風故抑以立則者什一出入寄筆削之外月旦寓微悔之旨則予茲選意耳甚之得心應手者未滿于咏歌門調戶選者也微憾於簡筆讀者毋致訝云

約言叙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予是乎文恒游博約恒守約乃予所哀者藝文也藝文文也命之曰約言

謂以言約也且學者亦知博約之說乎約之為
証博之主也匪博之偶也博之收也匪博之乘
也嘗試與子窮其技而有所歸盡其機而返爾
始出千一入乎百斯得之矣奈之何縱橫家貴
術法家崇約遂令博與約分宗甚則相角而
不相下寧博約二也文禮二乎請循其立教之
不博不可以為訓也要其流變之致以約失之
有鮮矣故予所選定其名曰約言

題吳長卿九疑堂草

白香山人稿

卷之四

卷之四

異哉長卿子之于文也盡其術矣而不足以勝
天盡其變矣而不足以得時若有未釋然者迺
奏其所業而卜居焉吾始自以為拙而遇不遇
半也既自以為工而遇不遇半也茲且不計其
工拙矣而更之不遇焉將處於工與拙之間故
或王子應之曰夫工與拙之間彼直以為非而
已矣且若自以為工於文而不工於時乎果其
工之而又異之焉余未見夫工時者之不露其
工而工文者之終有其拙也諺曰謙左遇右

展者遠袖此善喻也故善言者不以一船易賈
攻陶者不以墮甌易冶若特以寄其牢騷不平
之思而不畢其畫周圖孔之技云耳而獨不知
易之恒乎雷風上下之變也而命之曰恒何也
不變不足以為恒其恒也恒於變者也故象傳
曰君子以立不易方余固願吾子出於凌恒而
不願吾子吝於類異也嗚呼若之文亦既工矣
長卿迺泔然曰命之矣而兩未解者吾之文能
工於先生乎先生之工恒乎不恒乎先生之時
遇乎不乎余時無以應而弟曰當進其業以問
之違者

白香山人稿

卷之四

二五

王弼甫藁叙

讀晁甫憲作典以則貴而不簡與法俱出典軌
俱入意其為庸士人也至讀晁父試卷綴橫歷
落珠璣璨爛能言其所歆言若時時用才不盡
者蓋有富家兒風焉合而後可以得晁甫矣方
晁父持其藝以贊余恂恂乎文弱士耳見者皆
為憐之近而覺其質方也因應而試其氣上也

意有所不可雖其素所下者令之與焉爲受之
居恒多內脩不欲以謀論自勝一當乎會則其
誼必伸其擊又破幾母堪與酬對者嗚呼此其
所以爲鼎父與維其內有所主以各理爲宗而
化之於時約其放浪不羈之才而守之以至故
其文時而收于詞林也時而賞于素士也欲刺
其骨則千谿百谷窮而不窮也欲刺其肉則氣
傳神合間不可析也世之作文者各立一門戶
鼎父莫不聞其藩諱文者各持一紀尺鼎父莫
以爲山人稿

卷之四

二十六

不免其喙思應世竟令也已涉世矣自若也嗚
呼此其所以爲鼎父與夫鼎父之文行矣論鼎
父之文定矣而猶言于余曰是皆歎以某處季
季孟之間者知某者莫如先生之故不辭而道
之矣

譚公亮嘯言序

昔王定國以蘇長公故得罪貶海上幾死長公
意其怨甚至不敢以書相聞已而定國漸內徙
歸豫章以嶺外兩作詩數百首寄長公得而讀

之嘆其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平也幽
怨之什百無一焉始序以傳之而自其
之淺也予與公亮定文字交僅數月而坐交
罪者已歷三季幽繫請室閱歷艱苦什倍
孫臣而予二人者且長泣以當飲欲淡以當酒
以當飯以當鼓吹閑木宗以當紉紉投鵲結以
相悲也相解也相笑也間嘗出其弁髦
者以相誑也則啞然而止以爲是終不復親筆
視耳何自苦且爲楚囚所誚也幸而下多析

中身山人稿

卷之四

二十七

之賢上深徐杜之仁涉春夏秋冬什得予漸有生
理而公亮旦將釋羈囚保故業執牛耳以與士
子相周旋迎戲而檢其所爲嘯言者以示予
談理者似江左名公執麈尾入講席吐名言
如玉屑而落同裨情含玄自有蒼下風
說情者若張顧諸賢傳杖藜蕭瑟三毛
臂脚使肥暗中
或如秦楚之戰
楚起玄箸區然
席憂譚畏識有
小雅巷伯之

自與南容寄以遠怨其涉世之故也弱
猶解嘲一唱三嘆其勞者之歌耶疾方正之不
容也作觥不觥痛言語之中傷也作穿窬其自
艾而重創也作內訟其息交以絕遊也作文上
言抑揚而可思旨幽玄而可味而其辭悉正而
不諱哀而不傷風雅之交虞季孟之間乎使長
公而在必且置之清廟明堂賞之高山流水不
之陽春白雪而桓山吹笛橫樓設酒必不在定
國後也定國能詩長公亦能詩公亮能文予不
能文予何辭以謝公亮哉多公亮有定國之不
怨而自多無長公之疑聊序其相與之素以歸
之云爾公亮姓譚諱應明為吾吳之虞人

祭王夫人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老伯母朱夫人卒其通家
子王某入而哭之有領而泣於側者呼曰若何
以先我也有毀而誦於前者呼曰余胡繇以從
侍也出而淚交於堂噫交於衢乎曰若胡以不
余曠也越月而家始以戚為易人始以家為思

中今山人稿

卷之四

某得援子第之例跪而陳詞曰嗚呼哀哉蓋自
景陽子出而兩宗者稱通家首云某獲侍吾先
君子以侍吾伯父也猶吾父也獲從吾昆季以
友辰玉也猶吾兄也又獲侍吾母以侍吾伯母
也猶吾母也今伯母已矣思某之少也飲食之
櫛育之豈其長也而故逮之一不肖也而遂剪
棄之有以知伯母之所以終耶而翼之授而擊
之者蓋無已也而胡天之不吊不遺余一母也
嗚呼哀哉伯母之行滿一鄉而伯母之名滿天
下盡人世所有之榮與夫不可倫之福且與其
身俱往矣某一人之失祐何足恤而獨不忍干
其輿且毀者也以伯母之秉內政也而事有格
於外者乎奴有不執於法者乎族有不良于行
者乎有俟積箸而盈者乎有一言不奉為訓一
事不爭為師者乎微太原所宗即吾瑯琊姻婭
間是則是做行且易倍矣及觀吾伯父及吾辰
玉也曾問一產乎曾賦一錢乎曾村一隸乎寧
獨天性固然情以有所寄而益玄動以有所資

中今山人稿

卷之四

而益良得之者自深也是宜賴者若

毀

者若奪之乳公者以為邦國之珍而私者以為王氏之哀也嗚呼哀哉記吾兩宗盛時吾伯母以材德著而吾母獨以德著迺不兩載而盡失之吾母之樹立尤戛然可哀焉而或以盛德故不至沉墜若伯母則曇陽子且駕雲車俟之於峨肩綿竹間相見時當握手歡若平生也然談及兩宗子弟則伯之安而吾母之戚矣嗚呼哀哉

口分山人稿

卷之四

三十一

祭王夫人文代

嗚呼世之為婦若母者履坤則晦而遇坎則彰其致也綏福者多安而穀奇者多傷迺夫人之育於朱而女於王也則既已集祉之盛而應宗之昌矣爰相夫子是敬是忌豈其有片語以相加遺曰琴瑟之諧鳴而靡猜於嬖季為生令嗣孝順不違先意是將用敷德徽雖頤角之漸然而嬰孺之慕依越有神女矢志不渝感彼應真翺翔雲衢登鶴馭而上賓駐駕車以齊駟至若

歷金門謁三后楚王階列班育披韋服之煥煥擬佩環之喁喁珠王盈庭芝蘭爭妍含飴賦果笑語便娟一言而勤千指之憂喜一身而係數族之重輕者四十餘年而痛之者若天若夫悅致疑于造物之忌盈而重憾于食報之末則何故哉維是夫人獨秉來政而克寬克柔是訓是行也則既已代若天代若子而執其柄矣率彼雅韻有夷甫之恬以夫人主之靡饘粥是虞而或益之麋卒彼好德有希文之仁以夫人主之

中今山人稿

卷之四

三十一

母行義是儉而或益之淳則家不可無夫人也凡民有喪藹伏救之瑣瑣姻婭寔惟就之左右以其鄰噓味以其親則卿不可無夫人也嗚呼哀哉夫人逝矣泰山墜矣雖令聞虛昭而彰德求素維家之珍維卿之齊凡頌經綸之功者悲機杆之風無聞樓禮讓之像者懷俎豆之教不嗣況如某等素依日月之餘光分江海之殘瀉俯孤賤而下交仰閨闈而非敵嗟母氏之劬勞庶朝夕以時覲死者安卧于九京而生者獲立

大半壁能無望靈凡而魂驚睹毀容而心戚然恨不百其身以追棄榆之輒續松栢之齡而後誦燕詞陳修脯薦之冥冥又何以蔭德之宇下而竊虛內之像刊庶幾夫人之亡者身而不亡者靈

祭洋翁凌尚書文

嗚呼哀哉翁吾翁也而何以死哉翁之類老而益耄其飲啖步武無異少壯時即耆願不艾焉且所謂窮有庇焉而日夕禱者子姓之外字惟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三三

余一人而翁何以死哉說者以為翁勤于喜功名倘用不祥忌乎夫變夷猾夏我實靖之翁蓋曰安民哉而或侈焉則師習然也翁猶稱持律者翁何憾說者又以為翁競於文力抗衆諒卒齋忘以沒乎夫昆弟煩言誰克終訟翁蓋曰無咎哉而或稍訕焉則士風然也翁特當禍始耳翁何憾然則翁之所以死者誠自顧其無不可死耳是故死之日而絕不問家事翁之達也預絕粒以待翁之神也若其心之有怵然而神

必怵然亦安能于死生之際爾若員去若若乘化以盡也翁可以死迺天下何可遂無翁言華何可遂無翁而翁何以死哉翁之用不盡于時翁之材則已一試于廣而民夷帖然寧以至今日即無論天下西北之虜訐而關入我內地倭之叛巨驢我東諸侯一貴而弗順而取之者遂失上策焉誰不思翁也者其任督撫之責而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三三

死也此天下之公悲也若所愛其短而憐其孤者無憂其所取而哺之者亦無甚甚自某以蜚搆罪而翁之援可知也援而弗効耶罪不代之法也援而効耶罪不代之賀也甚且舉所忌而望焉者昌焉舉所却而難慶者削焉將尺寸是人之怨痛也嗚呼哀哉翁吾翁也而何以死哉翁困死矣然自有死而不死者在但翁死而吾之生亦死也吾又何以生哉故不獨入而為公

哀出而為天下來退而自來者更無已

嗚呼哀哉

祭韓宗伯文

嗚呼哀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翁也維我先人
寔有明德用叙厥勳以逮余躬維一人之童剪
棄遺緒不獲萌承而薄委之蒙荒曰余之無良
而翁以為時窮也來上聽之不聰同鑒余忱比
彼狂瞽是或擊之以奏膚功人曰惟時之靖而
翁以為諛言之隆也幽折薦棘余實親焉而不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三十四

為惘青蠅罔盡余實膏焉而不為訖悠悠之舌
至款以余為口實而余且甘于危而遂折其鋒
人曰余之計拙而翁以為工也惟其知之深故
人之鉗口結舌以自諱其私者而公獨抗論以
為天下之公惟其知之深故人之唯唯嗒嗒以
循其末流者而翁獨談言微中直識其所沒惟
其知之深故人之所為偽與謬好以相慰藉者
而翁獨若燭照龜卜遂計其所終身雖危而有
翁故適也虞雖約而有翁故豐也名雖辱而有

又不然升而平之之如於海之潤而類泰華
之峰嗚呼哀哉風夜隱隱如泣天子翁之忠也
抑抑威儀匪禮不動翁之志也維古維新如
行風翁之容也不剛不柔厥德允脩翁之衷也
居朝而以清和自適居鄉而以名德自榮孰有
聞足當翁之嘖笑而謬以姻婭獲翁翁之靈
顯不自恤藥後之苦于口遂于耳而所以臣
人者輔翼人者習習乎蛛飈之當空不自傷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三十五

人之長于譽短于毀而所以左右我者知翼
者煥煥乎春日之載融故余六君之味實于
公感門祚之有祐冀棄榆之可庸乃不能托寄
千古歌盛德以求譽而徒追憶九京涵澤淚于
遺宮寧獨痛斯人之草賤而實且自昂于陰風
嗚呼哀哉

祭凌夫人文

嗚呼哀哉夫人之天合之鄉東方之
荃獨采千芳之芳務葆素而未耀脩

道兮開內則而逾光
蒸嘗乃相夫子兮續伊
桑以弛張夷膏沐之
習綢苧之泮濯兮卻綢
射兮曾莫滋盈乎七著
子即夭矯而騰翥左翼
捧乎天語維熊羆兮入
紫兮戲逐丸珠王兮燎
兮將海上之青鸞可招
忽朝華其易披兮夕遂

口龔山人稿

卷之四

三六

委乎丘蒿霜露既晞乎
總帳自飄胡天之不恤
知其真生不能長享兮
珍嗟冠帔之屢更兮而
羽化兮而問歲于土瘠
海之雄聚煩鶴鳴凡遶
故人兮爭銳豪賢而擁
宿德而備後伍賜美旋
望輅車兮憐滄子也

千宇下兮今慚父母于
庶九京其或吐亂曰神
莫來神之栖兮玄室化
儀有紛聽環珮兮襟聲
魚兮彷彿栖者反始之
現歸者安爾之兆兮而
祭周毋謝太安人辭

萬曆紀元之三十年太
太安人卒先是比部君
疾日夕卧龔中饋問都
部緘也其大旨不以徘徊
需而以太安人七十有七
春有使命矣得奉太安人
甚堅驕方數日以客而命
奉太安人之喪矣嗚呼異
是望耶孰奔之年而悼
傳得而讀之有以信周氏
德有錄得而讀之有以知

中龔山人稿

卷之四

三十七

太安人之順道也

哀感之次欽挹稱宏敬陳其辭百拜以致使者
曰維太安人弓子於謝女於周立德弓不測不
奈修行弓婦女母休食報弓百福是運動儀行
以供舅姑弓無乏甘旨脫替耳以相夫子弓無
謝乎豐耻課耕織以哺孫子弓金富于書史是
曰至富母寧待粟盈囊裘蔽篋而後躋乎人之
君子為紀善公之嗣婦弓追誼門之遺芳作承
德君之配弓頌孝子之佐章安比部君之母弓
問廬吏之義方是曰最貴母寧藉賜几杖贈龍
口拿山人稿 卷之四 三八

祭族伯母文

嗚呼哀哉自吾王氏之盛也每歲舉禋祀合同
姓於家學而享其餼餘焉褒而進者若干人知
其伯若叔也屬而列者若干人知其昆若季也
隨而後者若干人知其姪若孫也族而退旋而
情焉蓋至於先官保之不祿而吾以流言見藉
也奔走樂侮吾始得而有吾兄矣飢寒撫字吾
始得而有吾伯母矣嗚呼哀哉吾兄一小吏耳
且非吾有朝夕素也以吾宗枋寧無有力於
吾兄者寧無親於吾兄者而母誠其子以招尤
四拿山人稿 卷之四 三九

哀而後稱乎世之明光章章內行傳宗里弓而
式穀式師肅肅家政貽後嗣弓而克守克依同
顯令德耀女史弓而勿忘勿違是曰上壽母寧
又番啻艾肩媿媿而後命乎時之大歸州也還
七隣八勇于少小不可謂天孺人安人章服繼
薦不可謂賤分祿食官十有五辰不可謂貧孝
思雖始受福既京士驕也仰止齒牙是芬不永
不歌匪誅匪銘布之几筵神其降歆

因服哭也吾懼吾伯母之不享也嗚呼哀哉
是以哭於吾之次而僅以吾文生之哭也非文
也文非所以哭吾伯母者也吾以吾之心而已
吾以吾伯母之心而已嗚呼哀哉

祭亡弟逸季文

維丁酉歲之正月余丁內艱與弟日以愁相對
者二季而弟告病余得其病起狀深憂之間以
詩醫者不盡合計未有以奪也無何余以昔事
繁郡邸微甫得間而接劇報矣鼠行東歸獲一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四

訣視含殮畢僅一哭亟投死執事者如在夢寐
聞耳至旬月驚魄稍定思彼此浪生於世幾三
十年母一事不堪長慟者迺姑數其一二以祭
曰嗚呼哀哉我先少保公之澤也不替百葉矣
其稱嗣者鼎立而三耳余先中喪禍折其一而
弟復有今日以捐其二也胡弗蓄其後而以尊
足存耶天耶人耶天既不斬於弟而奪予之計
矣而胡俾其所耶於世者不能滿其材之什五
不能償其志之什一竟化為繁英之落也窮神

狂介公望之其銜心經鳴呼人之口片語
之忠若林紙貴難言方執職登壇者莫不讓盟
而後以神鈴緩帶終也而一削麒麟範箕服家
言則奇思千雲快詞斷玉時時有貴介風氣假
之歲月足拾珠璣而竟不令一扶東壁之壘也
之忠其報為德於不可測供索而不厭至應
倦而三其頻依然見三奔道風寧不足以及後
乃必有藉而後不餒也嗚呼哀哉天耶人耶憶
弟之生也後於余一歲耳弟事事見推而余實
事事不如弟迺余不死而弟死也天耶人耶其
齟齬而侍也余撞而弟文余呆而弟黠以故爭
宴笑得先少保公歡者相什伯也此余之不如
弟者一也長而構藝也俱以跌奇不諧世耳余
遂抱奇以卒歲而弟能善用其奇以收之不遇
當其一遇當其九而世知有逸季且附以知有
房仲也此余之不如弟者二也世知有余二人
矣耳而且目之其走余者不數人人亦不數備
而走弟者日執鴈日執鴈未艾也始見而終之

而弟一遠而思之者未已也弟自以爲之
已矣余反不如弟者三也且余二人軍相若也地
相若也志趣相若也而余之性較之弟不
如弟之性之於塵無不五之顧余獨以爲
弟之性之於塵無不五之顧余獨以爲
知弟者四也過不能以余之生而易弟之死何
也天耶人耶余不死不過爲宇內之連民而弟
不死之爲一世之聞人余不死猶漸爲盛德之
人而弟不死不失爲王氏佳兒余死而與之俱

三、

百字強臨前之思第一死而半生未竟之
二而喻者之損耶然余之身日以改
以惡余之心日以苦而余之病日以生
以未必報者之獲全而胡殮者之必損也嗚呼

先生曰：「吾兄王先生之老而佞佛云云，空之。」

也夫亦曰少時之名根在而後之出於世也周而不用而先生之

往昔草莽遊麇一羣腹江復止於宣九年而壁
不為遠却今慧輪上人飛劍共公遙騎虎丘三
五回閉不為速行以故自心所將無並速故只
如我慧生居士修持無力飛燭所收受世惡報

三三

不為洋觀爾慧輪上人聖諦根深明眼直指
廣津樂不為順何以故是境而打無順逆故
蒙古急欲一十中國緣假設茲法將汝心定
既甚誤一有緣法微妙難說會須實參實
修實証自開慧眼汝收心誰釋汝一掃一
心汝非縛非解計佛法而蒲團上計過分
咫尺地便造三公若也不然止圖身死不
活專習禪釋自司本石子生焉初無玩自
論九年玩彼三載又其下者不關汝心止關

身外塵心遠內根未息貪欲安閑自名清靜穆
因既謬答果重違良可危也慧上人感靈勞
之易迷覺心境之當攝汚泥裏穢以青蓮火宅
開闢以甘露長安雖開我國安然荆棘林中太
下即履且三年間知恩有之當致悟心境之
一如後階級內建大功緣無言語中發獅子吼
定力可黨慧光自吐發明簾外正是豁身時功
行既完圓闕此日凡在同流咸增精進聊為一
寄以勗其後云爾

中華人種卷之四

一、

佛說一切法 為攝一切根 加彼衆川隨
大海之所攝 頓漸元非兩 分別於教二
一尚不可得 餘二即非真 所以爲父子
方便合衆法 一大乘圓教 無法不攝受
攝諸衆派 函蓋滿乾坤 十方諸法空
都無所分別 分別或狹陷 圓義便負墜
今戒慧輪師 開闢妙自攝 有因有果
開闢元自一 一法如自圓 為汝說圓法
坐禪乃成佛 聊以竟說心 即境了不住

是則名為圓 習於繫縛地 能以心攝境
一見心不可得 是則名為圓 心境而不著
順逆了非我 渡無順逆者 是則名為圓
是則名為圓 閑內元無我 非我亦非人
我閑而不住 是則名為圓 我外渡無閑
閑非非我 人我了不見 是則名為圓
非我 閑者渡自誰 閑閑不可得
是則名為圓 閑時誰為始 閑時亦非終
始終不可得 是則名為圓 慧輪解惶目
血經造功德 功德了無受 是則名為圓
造偈證聖諦 聖諦亦不為
則名為圓 我說圓法已 慧輪源謨念
塵認汚染地 伏汝清靜洗 一切小乘法
惟汝一圓攝 我昔諸眾生 悉歸大乘法
圓覺經十四頌

大元明藏第一

元年少童露真機家破人亡說向誰歷劫烏棲

金山人稿 卷之四

五

無影相。笑拈花。數不萌枝黃。頭碧眼離開口白。
將。如。易。展。眉。幾。度。白。雲。空。聚。散。銀。河。半。柄。不。

自通

久說真機。亂雨天花。更是誰吹去。春光
十萬。料。吸。來。秋。色。兩。三。枝。隨。綠。境。裏。禽。相。語。不。
二。放。眉。闌。看。白。雲。孤。嶺。宿。任。他。明。月。坐。

開元

文殊菩薩章第二

金提正令。顯家風。大聖垂慈。要啟蒙。有漏空花。
中。舟。山。人。稿。卷之四 四六一

徒把捉。無明幻影。合銷鑷。拈香撥火。憑誰力。運
水擔柴。祇自功。轉得文殊。閑。揆子。四方八面。盡

皆通

烏蹄。荒落。舊家風。霧鎖雲埋。月影濛濛。隨水柳枝。
偏。語。深。度。爐。金。佛。也。銷。鑷。無。明。夢。醒。還。疑。夢。大。
覺。功。圓。不。道。功。用。深。終。淨。閑。事。鎮。日。無。人。水。

自通

普賢菩薩章第三

覺心不動。體安然。誠幻修真。使普賢。頌。法。已。除。

忘。劍。火。驚。驚。未。記。針。穿。風。梳。翠。竹。和。幻。法。
圓。台。松。帶。月。圓。是。慶。峨。峯。頂。現。千。紅。萬。紫。開。

老姑

一點一鉢。意蕭然。幻境原無聖。與賢不動息。年
雲。外。度。常。如。沆。水。徑。中。穿。柳。風。落。絮。飛。飛。白。荷。
露。分。珠。滴。滴。圓。雲。破。月。來。真。體。現。儼。然。裏。間。

妹妍

普眼菩薩章第四

拈花微笑。暗傳來。正眼從茲。觸處開。祇有百骸。
中。舟。山。人。稿。卷之四 四七一

分。散。盡。更。無。一。物。混。塵。埃。寬。才。漫。說。翻。筋。斗。秀。
也。徒。勞。拂。鏡。臺。寶。捲。風。馳。休。擬。議。德。山。臨。濟。唱。

如雷

何舟一葉。渡江來。兩岸芙蓉。次第開。不識空花。
占。堦。土。無。端。清。淨。點。塵。埃。依。稀。湖。上。龍。歸。鼻。弄。
莫。金。陵。鳳。去。臺。和。合。根。塵。渾。是。幻。箇。中。消。息。疾。

如雷

金剛藏菩薩章第五

空。武。剛。藏。起。三。般。眼。目。雲。舟。翳。上。欺。縱。把。無。金。

大冶難將螢火藝須臾半刀直入爐爐能融
一途早是遲今日醉眠秋色裏金與同蕭蕭

人地衆生共此疑分明點破不相欺片雲遙斷
千界一絲高掛五須彌無明焰盡吹初燕不
堪金成大未遲莫道空花常着眼覺來明月在
東窗

彌勒菩薩章第六

五性修行欲未除輪迴根本愛為基花開碧岫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四十八

山粧面月印寒潭水盡眉劍樹刀山隨念靜
塵湯炭豈思惟娃坊酒肆尋彌勒滿目青黃更

兩迴蔓草未曾除三徑荒蕪迷故基不斷愛根
忘鼻孔尚餘拾念失鬚眉戒刀猛下非他力慧
劍動施止自惟金井曉鐘聲已斷休論老漢說
伊誰

清淨慧章第七

須斯背差選佛覓心無處是心安天堂地獄

休分別智慧愚癡認一般迷去真如成個惛
來佛性是顛顛蘆花深處端然坐堪笑時人把
釣竿

不涉程途也大難權施階級任渠安迷時覺悟
遂成兩悟後同迷是一般般若緣深河隔遠善
提種熟也顛顛燈光月色功齊照羅鈞鏡來失
却竿

威德自在菩薩章第八

一鍊三關更不留大城高指是歸休東西南北
中余山人稿 卷之四 四十九

無人到坐卧經行得自由掉鼓既能開幻衆衆
壇頭是弄公候從茲觸處從渠也不是冤家不
聚頭

為說三門方便留鶯蹄弄弄坐來休空花覺處
難成翳幻境亡時始自由莫問東西行異類憑
教黑白說伊候天山一戰成功日碧眼胡僧睜
點頭

辨音菩薩章第九

交羅貫網起無過不動干戈也大難二十五輪

心上有百千心脉掌中親拈頭作尾
影藏形受熟瞞呷盡世間多少醋
酸

虛舟橫渡晚江邊波浪凌風不是難
空內時百千萬行鏡中親忘真戒幻
他酸

停諸業障菩薩章第十

四相潛神病最長涅槃城裏掃風霜
中舍山人稿卷之四

難除跡演若迷頭易得狂激水三千
風九萬起翱翔高踪莫咲醺醺客別
眼光

歌枕高眠漏正長起看風送滿城霜
山驚散亂洒天花蝶舞狂一水倒流
山相逼任翱翔大國無垢如體五色
放光

普賢菩薩章第十一

求師離病求為難莫學諸家五味禪
瞬目揚眉

使君不拉提豈神謾流傳門徒萬劫
終非寔今是惟是惟今日大開猶假
眼一時吐盡野

竹裏泉聲響暗傳四病未除誰受病
三

圓覺菩薩章第十二

急水灘頭快打速等閑眨眼便停流
悟來月清

三期內歸去雲開六不收鞭影日將
調意馬

光時祀按心牛皮膚脫盡無多子明
月圓

九秋

妙覺圓通似好迷草令粘手暫停流
無時

輕風入煩惱迷開細雨收竹徑時還
忘動馬

溪帝放失鞭牛耕那頻度三期却一
地秋

普賢菩薩章第十三

運動末後新新古隨方化有緣名守一

開指註兒孫千古護流傳浮雲片片綠苔生
草漫漫掩逝川從此瞿曇標月指依前沉落玉
西軋

枯花微笑正敷宣漏泄春光似有緣無字真人
空指字不傳妙法暗流傳雲光掩日齊歸嶺水
色連天盡赴川會得瞿曇末後句漫隨東土說
西軋

總領第十四

花叢靈枝劫外春千差一色晦凋林寒岩枯木
中余山人稿卷之四

五十三

秋光斷古殿殘燈夜影沉青字疏明正眼裁
羅帳裏合如音千年松下無人到掛角鈴羊不
可尋

臺中天地一般春忽聽鶯聲出上林不動松風
香未先常懸月影夜將沉三闋直入空中色四
病齊祛劫外音圓覺妙輪應自轉盡花深處莫
相尋

跋

王子曰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何世人之好爭

中余山人稿卷之四

五十三

也三教爭矣而惡庸也則儒弗勝而之二氏
二氏又爭矣而惡有也則道弗勝而之釋
又自相爭矣而苦功也則教弗勝而之宗
之獨勝勢也而有時乎弗勝者為宗若之
也原夫瞿曇氏住世四十九年所說法無量
末後一句親囑摩訶般若要以破除執心宜
顯真諦教中之宗非離教之宗也自拈花一
笑受記別傳漏逗風光收拾不住雖復皮膚
落盡而狼藉必自非少加以正法既運人思
自便厭三期之未滿頓度剎剎畏萬行之難
圓直超覺境足沾堊土口兩天華朝襲逾如
暮馳棒喝欲令菩薩失地聲聞奪位良以莊
矣使繩墨之士沒齒見仇猜忌之流尋聲致
駁指兕孫之不了笑祖父之遺殃聲之蹇蹇
之乘自云千里康莊未越忽復顛阻遂謂
驥虛聞泰豆詎語豈不悲哉驢以幽居之暇
矢志求合讀圓覺經恍然若悟曰此教之要
旨宗之正訣也又讀真歇十四頌瞿然自失

圖通惟觀音大士以耳根圓通為文殊菩薩之
世尊印可際亦吾宣尼耳順之學丘有足大阿
以知其功德然乎上根之士一聞頓悟不墮情
然之機中智之徒耳根見薰自覺虛勞之息甚
者下流種此聲因獲免聲聲之報地適值茲覺
力暫解纏縛之悲憫亦吾宣尼木鐸之教乎去
而寐如得無諍之三昧復而再振誠佛性之常
圓雖饒自力畏專德以誰敷隨順借他冀普沾
乎法潤財施者須冀金而灰玉力施者應朝鍼

中書山人稿卷之四

五十六

而暮鍾他如物重則藉須安望寐微君之宅
聲高則聞加遠瞻巍帝女之臺就佛日而匪
違當吾身其母失同志之士庶有感於茲語云

正統論

王子治史家言上下帝王問易姓受命者母慮
數十百家靡不自詭為正統云推五德之運則
火土更師分百世之符則公孫再卜黨於此者
島晉而夷宋驅於南者唐而冠齊宋水紀事
蜀祗儲王新安揭門魏延其國通元經之旨繼

深之階莫書同才儒之獨淑樂之類
身書之臣尊為中國之主北漢觀蠻之存下同
之君聚論紛紜莫可致詰原其謬疾亦有
曰然卒究一班勿恤知罪云耳

曰統之不明也起於有國者之各私其統而
成於學士大夫之必一其統也夫道與世以污
隆故統隨時而合散有繼統有建統有正統有
曰統有分統有一統不知統之所歸而欲私之
微共其私者能相容乎此干戈之所以日張也

中書山人稿卷之四

五十七

知統之所歸而必欲一之彼各是其一者能相
下乎此論議之所以日諍也彼惡知夫天下之
勢與統之說耶帝王之德澤休入人間
乎同世而謳吟思慕者未奪也於是乎以支庶
紹以懿親起而君焉是曰繼統若光武之於漢
是也君崩而嗣子立焉順武不成為繼統以匹
夫倡業德屈焉是曰居統也力不藉於不
襲而讓而有天下者是曰建統若漢高之於漢
是也蜀之先主當民亡之日冒萬死而創一

之何謂正統乎天比之
之和平也尤之旗將太白之持德
民功完四城能後應天順人以為世主焉
仁義王道以為世庇焉若漢高祖唐太宗及
高皇帝是也其或乘金之餘銳襲火之遺燬
而焚而焚縱橫而不可禁亦能收天下之全
天下之厄命而德薄易傾器小斯溢偏閭之
一旦索然遺足為王者驅除耳若秦之於漢
之於唐元之於明是也他如晉之為晉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五十八

而有金故假而尚強宋之為宋似正而不正
久而金跡其應運蓋正閭之間乎何
生民無主各裂土而有之既不足相使又不
相下或稱足而立或並列而居天意未有所
人心私其國於是乎役其智力以從事焉
之際誰能執其統哉迨乎天既下
命世之英挺時自立左提右挈操天下之
弛張焉百世之通鑑盡指而驅之即秦晉隋
之盛時何嘗不與漢唐比並號一統

定亂之才時更陽九之會或偶合而偶分
成而僥敗計其成功且不足與分統之圖計
度歲爭天之不仁愛人君將由大一統之三
繼與乎不然而誰予之復誰奪之也故思國
之廢興人情之向背其或建或繼或正或閔或
一或分明鑒昭然古今如一故操柄而治者非
可以智力爭執管而議者殆難以口舌諍也
或問曰東水新安皆良史也東水帝魏而冠蜀
新安帝蜀而賊魏則何居曰於分一之統均乎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五十九

其未解也漢之繼秦一統也蜀繼漢魏亦繼漢
分統也必黜魏而進晉以繼蜀也非也正焉猶
之乎是也必魏之統正而蜀之統偽也不可割
也曰吾恐蜀已滅晉未王之時之統無所歸也
夫以蜀繼漢魏繼蜀晉繼魏誰曰不然而通漢
黜蜀以援晉統也此東水之所為尤非也若云
魏主中原故統歸焉則正朔胡尚晉江左也有
北魏焉胡不登之晉也妄之不如任其分統者
之為愈也

或問曰有天下者虞夏之際皆禪也高周之際皆兵也何晚季之世名以兵殆而以禪終乎諡大寶而有其名孰賢乎曰此後世之誤也兵何平湯武非聖人有諸然不以兵故死也漢之

武帝光於湯武矣哉

明之聖胡元軼於漢矣兵何諱乎諱而之禪其言馬之家法乎禪可襲乎且非獨惡其假也迺名亦弗正何也唐虞之禪邈矣後世猶有異焉秦之何莽云者欲高於湯武也隋之亡

中書山人稿

卷之四

六十一

於宇文化及也云於王世充也唐之王何諱焉而以恭帝為也唐不立恭帝不成篡也故明乎建統之誼者母襲禪讓之跡可也

或問曰世之論正統者一焉耳必偏伯焉廼闢式子以秦隋元為閏而以晉宋附之何居曰此法乎閏之義而置焉者也閏全氣之餘也氣有剛柔而無所不貫秦隋元純乎剛者也故一折則不再派晉雜氣也宋純乎柔也故既萎而僅延得其全茲所以皆混一也乘其餘茲所以一

之而弗能守也若夫南北分爭三方鼎峙各乘其度占地之運分野所經彼凶而此吉陰斯陽朝共而暮分天地間之全氣有所不受則蓋王以降之統於此乎分而胡以稱閭焉廼猶謂符命更服色以詭一丑嗚呼此夜即王之所自負也

趙苞論

世之論者以趙苞殺母而破賊為不孝王子曰苞之智則短矣其守焉長也太守守土之臣也

中書山人稿

卷之四

六十二

辭卑之志鈔焉耳是可啖而却也彼且狹其所質以思易郡則安得與之而安得不死之情也不多方以悞之設奇以奪之偽紆以緩之而遂戰爾脫也智審力畢而母之質如故也郡之勢如故也則弗得弗戰不勝則死忠也戰勝則死孝也苞何深識焉或者以徐元直方之夫元直不絕乎玄德臣也苞絕乎漢臣也元直去一主而歸一主也苞叛中國而之夷者也元直一人焉耳苞也即從之何方乎苞之戰也吾思之

其死也吾悲之必如固始焉以父與宗而易感不能為之解矣

建芳贊

建芳西壁一趙直入住世九年無法可說留與光孫千補百衲遺像莊嚴自矜自式

像贊

脩然其貌也揚淵然其神也藏望而知其為龔州公之中郎爾其奉杖屨而後先于白雲之鄉

揭

中金山人稿

卷之四

六十五

伊昔王氏世篤忠貞惟我少保駁歷中外考績受歷有兄有弟猥以及驢閑戶讀書進退皆為得策識事養母尺寸自謂無愆豈期倭寇震鄰家門倡義忠信獲罪有如今日者憶昔家僮士驥之始事而環海之巨室響應也當道者倚之為長城好事者目之為驥尾而二三無賴亦乘機而衣食其中甚者供其花柳之資資而施之然號於人曰此某士大夫之所賜也此某豪士之所贈也知者笑之見者惑之

中金山人稿

卷之四

六十六

者疑而駭之矣趙州平昔貧士也若何以輕肥馬馳於豪富少年王蘊空逃僧也若何以有室有家側于貴介公子胡忠賤僕也若何以出入舟輿侯門上客器小而溢分踰而危于是乎胡忠得罪於公庭而見逐于驕笑王蘊空見忌于奴容而以他罪被擒矣趙州平昔亦憂說畏疑而削迹矣驕華方酌酒私賀以為諸靈悉去可以安枕無虞不意王蘊空欲緩須臾之死而招攀遍于名家丁趙深中匿帖之寃而風波延於善類閭浙無根之謗既啟其端金壇他故之逋復違其遠故驕不免耳被逮之日業以叛黨聞笑然自信曰心事對之天日行事廣之鄉評不軌之謀誰為告倡亂之蹟孰是見知此不辨而自白者也已果然承訊之時業以妖妄問矣又自信曰讀父經傳不蓄禁書株守青黃異術酣饜之詞未嘗掛于齒上狂肆之落於脫問此一問而可辨者也已而果然而索之何竟以窩藏律坐徒笑復以故縱知

成矣夫所云窩藏者藏何人耶以為王蓋空
千斤耶則其流寓太倉也或自有主之者
無與也萬口難掩也以為施中楊彩等即
中楊彩訪之似非盜也其以他罪繫本邑
可証也非窩者已定窩之罪而指盜者尚
之實即欲以蘊空見染而事發於他省案
歲年難乎其甘心矣所云故縱者縱何事
打何官欲劫何庫欲放何獄欲殺何人肯
在失事何所行之者不問而縱之者懸坐
有是

中倉山人稿

卷之四

六一四

理乎所云知情者如何情耶匿帖稱盜顯是仇
家所為城市驚奔且去他訛所致情尚未真知
於何有况其事在數百里外而晏然之邑無名
之人竟附不舉之例能無詞乎又其異者諸人
聚首多者不過二三次何謀之易同諸人暫交
遠者不過一二何黨之易入道途偶值豈能懸
逆便云輕舟往來揭債稱貸自是常事便云下
金特贈妄希封拜信有罪矣彼終大夫班定遠
思乘時以自見者亦可罪乎散財結客固可疑

矣彼劉司空祖車騎傾身而下士者亦可疑乎
他如均事而生死殊同情而安危異獲福者昂
昂而受冤者累又非驕之所敢譴也凡此諸
冤歷易易辨而或苦於事大之難任或諉於成
案之莫更遷延至今漸入鬼趣人孰無子弟之
恤而先少保未寒已不能庇無辜之憤人孰無
恩澤之徵而先少保何罪一旦削其生前之功
數世卿宗存歿都惟仁人長者念之

又

中倉山人稿

卷之四

六十五

某奉身無狀誤干罪戾坐削先人中外之勲也
迺不即死而欲微惠於上人曰庶其憫而洒之
何顏之與有自惟神明在事民莫不翹首跂足
以頌德化而不及今白見其冤一旦失之局其
有瘳焉用敢獻情而或賜之鳩則死且不朽僅
以為戮亦死且不朽越有五載身幽名滅不知
所從維是綱紀之卒曰臺降之罪用懲不令誰
其從首殺無赦傳之重典敬問其辭則曰爾黨
惟包藏禍心且有他志殲殘渠魁脅從調治某

其究何有未有與也即彼一二君子之
上心知之且危其名則其之曰
妖言何有哉夫是民之口也
禁器匿帖稱真龍傳及信
軍有片言以相加遺信諸侯口益明靡他又獨
為之解曰爾其以竊盜不行律處以知盜不舉
例成命其名則吳千斤王蘊空等令其行則則
盜賊房令其事則羽翼腹心率合會勸成
書爾斬爾成爾徒爾校讞之司冠時惟祥刑一

中弇山人稿

卷之四

六六

經參駁遂成疑獄不可痛哉詳乎刑書之義也
即亦言其身百其舌以自理也帶逾矣豈一
人之是恤母亦謂假名虛坐莫可訓也
法耳始無論其他王蘊空一人耳前人謂
故而今生他案謂之實盜而今偽是足憑乎
是丁酉之詔沛然與天下之疑者從之
崇若足釋而之無名之罪遊浩蕩之不
一露也
舉動不可不察
猶然戍士耳未位之上且

屬被歸而蒙駁之徒尚彼章蔡之旨其何當
焉夫亦疑事始之名大而之之實細乎
惟首禍寔始防倭危我屬國之虞海千時巨
室爰有戒心即駕部兄早懸鏡校射商榷梓之
是虞且奉有憲命矣豈無食人藉以衣食豈無
他隙資以快心糜小民一旦其既而援臂自
得淫醜之狀勢固有之逆為之坊詎云無策然
意刑止報旨文惟戒諭不謂造訪已深流言不
解必欲盡其黨與責其交遊故某不免耳諸人

中弇山人稿

卷之四

六六

中或有顏面僭通名氏未識其寡納遂共深
謀同難之儔私相構隙互為搗搗寧可見矣神
明在鑒寧敢噴有煩言如某者入地不惡遂取
有管遺經可讀遺產可守而愚與不可知之人
圖不可為之事雖甚狂愚亦知其悖也伏望
被謗之因憐悔禍之久毋使膏吾身而瘠人於
果盛典之世則豈惟罪人誤為焉其自先子而
拜天地之賜

稟帖

稟其自去歲橫染蜚語柄衡者任耳作目承肯者以白易皂法行之始威嚴殊絕而以孤居無援之軀膺之勢若千鈞之下一卵即有洞簀深寃者亦相顧錯愕不敢發分坐死耳而

恩臺獨待正論守寬覆之說直忤上官之意觸同列之諱而弗忌焉于是當道始知有正法有後議而不得不以事付之公評其一二假虎威以快意者亦有所掣而不盡其啄莫二之恩一也然未幾而蒲伏句曲矣未幾而係累古澗矣

中龔山人稿

卷之四

六十八

隨所舛足無日不與獄吏伍或處劉於悍卒或徵逐於餓犯蓋木索之餘生蹂躪未復而又歸死家郡矣胥徒之猛俘囚之戾什伯他邑而欲以屢囚屢解之軀應更分死耳而

恩臺拔之于死地投之以輕獄慰喻之旨溫溫在人耳也侵擾之禁凜凜刺入骨也凡彼下人爭相勸相戒以無犯蓋如鄰馬經歲忘亡蓋如家烏莫二之恩再也又其甚者狼狽殘軀痠病易陵自恨既不欲生思親又每欲絕魂攝亡而

莫泊氣奄奄而垂盡同共者九僅卧而一扶撈同病者朝呻吟而多藁厝漸成也

又公死耳而

恩臺獨希有之仁施難布之澤狗必不賸之請微未必然之囚非有相信之素而舉未成之獄方奉旨勘問者麾之無疑焉感恩既切知已又莫二之恩三也則夫去歲以前之身先尚書之身也去歲以後之身

恩臺之身也自今以前之日報劉之日也自今以後之日盡節之日也茲先尚書以是月二十

中龔山人稿

卷之四

六十九

六月就寃矣報劉之日短矣既制於法而不放與于哭泣之哀脫也終格於制而不獲與于臨穴之訣則先尚書三子也而二矣某雖生也而死矣生既無眉目以立于人間即死亦何顏面以從遊于地下無適非恩臺三見生之仁念乎是用不自揣量而鳴于威嚴之下乞立教目之期使得自盡其鳴鳴之私有越是者罪死不赦某必不敢稍缺時刻以負恩臺之惠萬

一不勝哀亦必不敢自頌首丘而當與尸赴期以正 恩臺之法惟恩臺憐之示不幸日賓于死非人也而 恩臺與之以為人共不幸生則先尚書之續非子也而恩臺與之以為子終盡所以言無所從之冀微惠于死生使天下知有仁如 恩臺者與天下共報之耳至癢傷心不知所云無任哀祈隕越之至

十辨

蓋聞五刑之屬謀叛為先古戒無將今嚴不軌

中身山人稿

卷之四

上十一

其在法律也同赦而於天地也莫容汚其宮殘

其室未正厥辜斬爾祀覆爾宗始稱其報以二

三野史尚釋耒耜而譚忠良即一介窮儒且指

書史而冒叛逆矧夫世承簪履迨非秋寒當清

寧之日無端興窺伺之心行牟利之途忽尔召

莫大之禍匪病狂喪心何辜迺爾縱睡酣夢語

豈夢如斯請詳情而數管焉念驕陰藉萬華家

傳忠孝遠祖效誠於晉室秉義滅親近宗宣力

於

皇朝危身奉國曾祖故兵部右侍郎公俊祖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公忬父故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公世貞共沐恩光並叨榮寵門戶所寄已得今兵部主事士麟餘業之流復生今負冤罪人士驕驕生十九歲而為諸生又三載而任胥子自頂至踵孰非國家天覆地載之恩由暮及朝常思臣子於骨碎身之報自先人一旦背棄而母氏七載沈痾勞苦交加疾病愈作氣息絕屬湯藥相親惟是

中身山人稿

卷之四

上十一

先志難違擬上辭蔭之疏而太宰見尼遂虛叩

闕之章始極意詞篇專心筆硯過望秋闈奏苑

更為祖宗之光豈期夏雪冬雷翻成門戶之累

缺缺威嚴之下不知所云國圖蘇醒之餘難解

其故青天白日忽聞鬼魅之言國定民安營起

干戈之事當思國家不負於我而豈生此異心

不知我輩何罪於天而迺遭此異災雖寸心無

愧可以對日月於天而負殆寔深何以見先人

於地幾欲刎頸見志刺心自明恐生為未白之

人死為不明之寃鬼用是偷生朝夕苟活
飽康恩對神明冀逢電照

夷狄內侵賊盜四起則編民習戰或奸宄生心
方今邊境無塵皇苗一統游視之四陲底定震
鼎東勞之自歸若欲平地生波譬如見影而捕
四月無瑕起霧猶夫持挺而撼泰山雖三尺之
童且其不可而謂有心之士倭造彼瀾天此
不待辯者一也

叛逆之賊禍亂之生或刑罰莫處或飢寒無措
中拿山人稿 卷之四 七二

或失職而怨望或結客而報仇驕素庇先人之
宇下寧麗嚴刑即守先世之田廬可供衣食外
無公憤內無私寃進可步政而取科名退可循
資而登仕路有何不得已必欲棄萬全之安豈
其無奈何迺至尋萬死之險此不待辯者一也
天生異人必有異相非蛇行而虎步即蜂目而
豺聲驕賊質輕柔稟形清弱手僅堪把筆或能
繼四部之編腕不任彎弓難望續三邊之績有
何奇表可以動人憑甚殊形足堪是恃豈以彼

大矣迺由此微軀此一見而可辯者一也

聖強形質堪耐風寒精捍身軀或便弓馬騎少
嬰疾病長更症羸十六成旁二十加劇吐血未
上藥解難離欲飲之類長不置一子生命之憂
恒不逾傾刻而以易盡之病體為難就之狂齷
此一見而可辯者一也

子弟志氣不倫英公垂無後之戒家奴肆暴干
法灌夫貽赤族之誅驕素習詩書曾登庠序未
嘗恃宅第而為害鄉閭豈至壞門墻而干上憲

中拿山人稿 卷之四 七三

閭閻頭數輩悉是舊奴黃口幾人皆由家產入
無不肖之目出鮮無賴之聲而忽變出異常事
不親一體臣子一心犯上將何以事親忠臣必

出於孝子驕侍母疾而連月不寐盈頭之白髮
如空遭父變而每夜呼天割臂之傷痕尚在焉
子則敦行孝為臣迺肆逆謀豈昨是而今忽非
何前夷而後竟踞此一問而可辯者一也
天資從魯或為事而生奸賦受凶頑多以好

殺而起亂驕愚直之性自存於心之性
具於內鞭朴不施乎童僕承者久處乎惡俗
之俗尚尚不忍置之死地而前幾之屬逆無故
動一教機此一問而可辨者一也

之相知詢於仇口驛曾習騎射習武刀兵曾事
方門曾學異術遺經之外更讀識緯之書執筆
之仁又親戰鬪之業以茲獲罪實所甘心如其
不然安能瞑目此密訪而可辨者一也

中弁山人稿

卷之四

主四

止一身或由影響事閑家國事涉風聞欲
待之名以成招徠參叛逆之跡而定罪器
其何製造糧餉於何蓄武誓師何以為名戰
何以起手招志納叛豈無簿籍可尋劫財寧
詎少賍私執証此密訪而可辨者一也
況當道之知遠過於子產卿達之哲豈謙於子
將如或色藏禍心智一月旦出共成
交抗雖調絳誑誑黨安然公府安
而忽風心至天蔡校連之時尚不知受

証者之為何事承訊之後竟未聞造謗者之
何人平昔相與之虛文遂作交遊之妄影
平人告首多應報怨而濫及無辜
定思廣延而齒緩旦夕真偽顯見
至鑒此微忱辨茲冤獄使三吳名族不令片
語相傾數世鄉宗匪至一朝都盡離死之日猶
生之年若狂狂無過蜉蝣不待事未幾乎昭雪
才先差乎囹圄雖骨化魂銷神存恨在長用鳴
冤伸訴泣血仰

中弁山人稿

卷之四

主五

陳君子之德尚庇及其屋之烏先人之賢更不
保其家之憤興念及此九死何堪激切上稟

雜著

吳季札曰幽其樂而淫乎文中子曰幽烏乎樂
其勤而不怨乎曰勤而不怨矣樂哉
或曰狂嬰之死以報友也侯嬴之死以送公子
也蓋已諸曰生乎餘焉耳
王子曰智哉高祖之安劉也以太尉屬勅愚哉
高祖之愛趙也以禍國焉

或曰淮陰而擅齊也天下其三乎曰是臣不能當漢也矣三乎為漢敵者籍焉耳

王子曰善哉酈生之說也說行而死危哉酈生之說也說不行而生說難哉

王子曰孰謂噲也而椎埋者流乎諫霸上諫排閹明乎有大臣風焉論功恭蕭曹矣

王子曰孰謂酈侯智乎請免焉買田宅者逆其客說者也

或曰酈侯之不修其卻而平陽代也量哉曰是

中牟山人稿

卷之四

七十六

固高祖之所寄也智矣不知其量也

王子曰惠文之問何多奇也陸生主和朱虛主

斷酈寄主議難乎為呂矣

王子曰酈氏之安漢也功大者二焉微商諸將

危矣劫哉可錄焉誰賣也

王子曰辟陽究之尤也淮南誅之奚赦焉比於

昭不法矣昭之罪將焉可也

王子曰孝文之愛民也其尊於將矣

臣其愛於相矣

或曰錯之為漢也危哉微豈不終也曰錯之危錯之患也豈之計豈之殘也

或曰豈不得為厚也不得為直乎曰直焉以行其媚也擇而後犯詭而故危吾無取焉耳

王子曰絳侯之功也而因絳侯之功也而死文景真少恩哉非然固高之家法也

王子曰漢武之神仙以巫蠱終焉征伐也以望思終焉不遠矣

或曰相武者難乎曰非武難相也武無相也孤

中牟山人稿

卷之四

七十七

乎慶乎負焉耳

或問卜式曰小人哉而君子也武能用之矣或

曰汲長孺之愛其君也深哉曰愛矣無補焉耳

或曰數奇哉李將軍之不侯也曰驍焉不衛霍

敵也嗣陵焉故掩之

王子曰孰謂胡無人哉稅使之識恃陸之式也

斬弄兒焉斷於頭矣

王子曰權可居乎霍光以居權族權可去乎曹

爽以去權亡

王子曰陰哉魏相之所以族霍氏者其去國也

也以許

王子曰魏弱翁之相也才而少知之相也德政

王子曰趙才吏也蓋清吏也韓賢吏也犯矣哉

王子曰魏停饒於退者也蕭傳饒於進者也進

者雖乎上執微恭顯乎不終矣

王子曰黃穎川薛馮翊器矣夫王於守拙於伯

事也離經以合事

王子曰武宣之治也吏吏治也元成之治也儒

儒不治也儒吏不吏若乎

王子曰劉向京房以經危者也忠而亂經匡衡

谷永以經貴者也懷而亂國

有亡漢功焉

或曰王氏之篡焉何忽諸曰有相翼焉有儒生

焉君子以為緩

聖公之結客也何壯也紆父也何智也其王也

又何狹也器乎溢焉耳

聖公之誅伯升也伎哉亦其略也謹辱者迺王

矣

恭之讐禍也報更始也鯁之仇恭也報更始也

難言哉祿行義而不終者也恭守節而弗克者

也

伯升劉季也文叔劉仲也伯俠而死季俠而王

仲農而農叔農而王王常哉

乎優矣

高祖之第功也首文終世祖之第功也首高
武不競焉知人乎知人乎曰獨其功當哉迺其
居功當也

高祖之才雄矣共佐皆敵也世祖之才屈於高
矣世祖之臣又屈於世祖矣故高祖不可不誅
而世祖無可誅嗚呼孰謂世祖寬乎
鄧高密之自將不如其將人也雖然馮惜亦將
矣

中牟山人稿

卷之四

八十

馮異定關中之行也耿弇平齊之將也吳漢
蜀之將也功不再矣孰謂世祖不善將將乎
君臣之間離哉釋兵者釋疑也高密儒將也
之智也膠東戰將也得之性哉
明之為明也其宣乎繼光武故明也章之為章
也其文乎繼明故章也

和之誅實也安之誅也寺恭焉猶之乎君也
順之誅聞也寺主之不君矣此其亡漢者也
危哉冲虞之世乎不為新者冀不辨焉尔其大

臣皆哀平之世新佐也

李固始以宗易侯鄧新野以家隱始始終
智矣

或曰恒靈之亡漢也鬻爵徵乎曰非徵也且世
之矣始作俑者其卜式之於武乎是固人主之
威也

之誅梁也吳於成哀哉其倚五侯也五漢矣
漢帝之謚也象執桓之為桓也吾無辭焉耳其
克梁氏乎猶之敵也

中牟山人稿

卷之四

八十一

詩哉靈之殞也獻代之為報矣
斯之取漢也女平魏之取漢也女獻思深哉彼
二女者之忠於漢也夫易乎父矣

東漢之興也以綠林其亡也以黃巾以此始者
必以此終矣

或曰張司空智乎曰智哉惜也不符於裴忠乎
曰忠哉情也不死於賈

或曰晉之東不成為晉乎三國皆饒乎玄
者也敢問導曰和敢言元曰逼敢問安曰弘

乎優矣

王子曰晉無桓劉無晉矣晉有桓劉無晉矣先

乎桓者敦乎晉故危先乎劉者玄乎晉故亡

王子曰導不成乎敦弟也玄成乎溫子也敦以

身溫以宗彙其智

或曰高微之出其君不已甚乎曰甚哉然君亦

自出焉其之秦也寧歎也

王子曰隋文之慕周也捷於養矣有尉遲迴焉

梗外有趙王招焉梗內內不競矣迴足抗焉老

矣王譏乎微哉節焉耳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八十二

玄牝

王子曰鄴侯之於田結武侯之於東吳也武侯

不能得之先主而鄴侯能得之德宗

王子曰房園之敗也富民取相建寧之死也鄴

侯辭爵君臣父子之間微乎微乎

王子曰留侯於漢鄴侯於唐神哉得之於君臣

也易得之於父子也難

或曰奄寺之亡漢唐亦漢唐之自亡也曰亡奄

寺者亡漢唐者也進乎亂乎宜誅尔

或曰蘇緯賢人也治教於道曰無當哉沐猴而

冠焉周其哀矣賢於莽焉耳

八十三

或曰漢唐之季也以宦寺終焉曰漢也扶天子

以威天下唐也扶天子以威天子有英君焉漢

可糾也唐不可糾也

王子曰晉之亡也以將宗之亡也以相將權外

故亡晉相權內故亡宋亦自亡

中舍山人稿

卷之四

或曰唐非太宗也不唐也非玄也唐寧韋執誰

立焉曰立玄立宋猶之乎隱也宋成立焉危乎

或曰唐非太宗也不唐也非玄也唐寧韋執誰

立焉曰立玄立宋猶之乎隱也宋成立焉危乎

或曰唐非太宗也不唐也非玄也唐寧韋執誰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書部

吳郡王士驥房仲甫著

門人張咏九服南校

馮開之太史書

某再拜起居開之先生無恙也前教云一再道
鄙郡交知似集意獨以不見僕為恨考僕匪人
也胡以得此於先生顧僕之欲見先生豈下先
生之欲見僕哉疾寔為之謂之何也僕始計餉
其口於四方而身受羈不可繼欲取快於筆硯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而勢多警予不可繼欲卒事於教授而名甚微
道甚迂不可且膏育成矣是將一旦殫然先生
胡以策之聞之為戚君不磷襲制科義索僕近
稿甚迫病夫囊之已久計未世奉酬謹藉于仁
二三子以對休命此亦就其中巋然者不識於
巨眼時有當否其一為金子濟之曩曾以姓名
入郵筒誓樞衣登先生之室者其一為王子中
伯故聞中奇士也學成歸其鄉思當中原旗
鼓俱不日獻贊矣其一為張子九服則起潛先

生之元孫能世家言者即置之集中或不能
吹諸家均於古道有其意矣持書者為戴子
炳從詩塲入社學亦志士也幸各進而教之天
稍涼病粗起僕已擬為數日賓矣不盡某敬拜

又

昨致書計不至浮沉也書中所道姓名王子之
翰者果成行矣暑月長途屆期三戰而必欲見
馮先生始入關也壯哉馮先生固多他客且期
應客而僕以為為不可不一見王子也請為言王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二

子之所可見者王子年少有雋才愛奇多僻舉
止踈狂可喜門下縱不乏若輩獨其解細君之
珮走江湖之險而從馮先生者可念也謂先生
不得次謁僕僕何足道意必以僕為可一當馮
先生者尤可念也先生談思八閩通人建旗鼓
當中原寧無人焉而此子一新其耳目不歡當
吾世而失馮先生何壯哉而可不令之虛而往
寔而歸也馮先生門下僕言當一見之見之而
不赦其踈狂之者若弗克見也此子歸矣歸

且以馮先生上其鄉人僕與有先焉先生豈方
意乎若閩備兵使者包公督學使者沈公皆知
生之鄉人也此子先名寔堪陶鑄矣不當令作
置書郵耶或者曰博士第子以例格此子不應
以例格也耶不然別為延譽而使閩中人士知
王子之翰果見馮先生者可也此子志甚高欲
見馮先生之志甚苦故不惜齒頰為先生道之
且為先生廣成人之美意也惟番亮焉

又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三

開之先生足下一再過吳門不有王生也似聞
執事者以為訝傳之自戚不磷及輪上人者耳
幾熱矣僕顧自念病骨竄然不堪長者齒牙餘
論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昨始強起半謝床褥得
馮先生之耗耶拉醫者馳片札則行旌遠矣或
云尚留金沙或云已歸杭心寔惓惓營靡所終泊
恐不復侍左右謹問門人戴長卿邵致鄙私庶
番亮焉此子貧甚多風李本寧先生見子畜
之得寄籍仁和補懷子第子朝夕是虞而師長

中說口意其家不貧督過無已幸為言當事者
此子師僕僕為供唆師李先生李先生為餘具
請以茲例裁之異不至河漢耳不過損足下之
一言而足為貧士解圍惟垂青之同行者為金
生際之則素望門下未敢進者僕已折東拜為
贊矣計旦夕叩閣言念高誼僕欲以明歲殺累
足下然非金生意病中不勝縷縷知彼此饒熱
腸耳不盡

又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四

辱門下數載交其不傷門下知人明者幾我遇
毋鄙夷而猶顧念之也門下之誼益高驕之顏
益厚矣疇昔之役即二三兄弟爭胥遠矣而門
下相對如平時梁溪握手耳語刺刺尚稱故人
哉所不以一緘書上記室者執筆時往往神傷
不繼耳聞之門下任成均行事在夷惠間而於
較藝尤精以法服應世當自不錯遂令門下士
奉錦標自是君家故事不足奇然足神旺矣少
宗伯任次富在門下而索之推贖了不可得當

由大學生詛而耶課士之作定復抗疾不識音
令方外人一吐寸舌否其於此道自分不薄口
一爲黑風漂墮羅刹鬼國每一念之若馬伏波
策杖佇足聞金鼓聲狀也茲以洪庇得息肩談
館一二執經之士差堪朝夕非獨以綱余口竟
是長策而宿習既深迦業起舞政自不能不爾
此得之門下明賜者而敢不聞之門下乎此偶
之暇欲稱其家兒思登作者之壇而既少蹊徑
又畏撥拾了無所長時一理故業逃之禪宗差

中俞山人稿

卷之五

五

不落窠臼圓覺一經微有所解僭以已意追和
大德儻謂不謬玄旨希爲印數語其端惟我初
機不向旁門摸索所得多矣先集已畢業應先
薦之門下及不腆侑緘併呈此入別啓云云統
祈鑒亮

又

武丘載集年少親人以一大老翁婆娑其間殊
自不異玄言賞要津津蔭翫間可味也坐是病
夫相對竟疲談亦覺劇舒後始辨作受耳何物

老翁能令人致死耶政由宦態都盡山水終滯
佐以惠風時時襲人故自不能不爾爾未識口
來況珠得如昨乎欲一聞之聞我眉頭若僕枕
簾時親百無堪向左右道者惟二三執經生差
進其佳者至能作我輩言或不寂寂耳然小有
致便思道馮先生僕意欲小吝亦覺無以易之
奈何賈生鍾麟去固去長醉心吾黨談詠甫金
和布衣自喜風氣道上此以文贊者得占筆削
一謀野足了也戴長卿振先風流疎洒文如其

中俞山人稿

卷之五

六

人王孟延崇敬沉毅雍和筆多勁斷此以身贊
者且與門下得稱故矣能用僕眼見乎長卿方
見窘司教計必不惜餘沫分惠當自不難獨孟
延一拜丰儀寔窳入侍齋資求益殊費老翁精
神須過爲周旋得窺此道勿令思里中人也本
盦長憲受計僕湖上無主不復能力疾相從儻
涉吳門不妨一洒見命壽陶萬狀莫竟欲言

又

病夫孟浪遂作武容若不得馮先生此行當

成狼狽臥對湖山雖復風雨妬人爲益輕側佳
勝耳奈何花事漸闌日月可待而濟勝之具三
不虞豪歸計頗長已定他日盟矣擬約先生出
別自以爲一王生數勞長者車駕不應爾貴迺
爾筆舌囁嚅而止悠悠我思憂勞何如脫有吳
門之綠翼以尺紙相呼思學作主人法也一笑
內子誼當晉謁尊夫人恐不堪愁顏亦遂請以
六日囑筆轉謝不盡乎辭別紙云云庶惟在念
又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七

僅此行一思觀馮先生一欲有湖上山色不意
遂道中竟兩得之何先生之善爲主也扁舟見
船匪獨病骨生色即內人且緣以無恐數次
頭始爲一破自此當時時作武陵客矣不
生以何時出視鄙人禍過災生夜來疾作殊憤
憤恐不堪酬對以重僥罪謹令奴子奉問動安
何物王郎欲坐致馮先生真不爲怪耳力疾相
訂不一

李本寧太史書

其不察侍顏嘆也十餘年不夢先生
先生自湖上一帆豈云難得
子得自深千古之感重以不
病至矣憶祖本建先生時言念行旌獨
便伏枕杳無起色似聞叔父已借隣
簾施得欲地苦爲寇奪延至歲杪始真
而談者紛紛成均虛待宗伯貳二三未卜
忽有流言若偶不妄當是文人故事不足致訝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又

曩者先生携賢王亮金陵咳嗽湖上也則以
先君子故維是二三兄弟行酒下食聆長者

主相對不從人間世致語勤太史東行童矣
物妬人出處成間先生不復尋海上盟而我
宗衣鉢求棄計海日無光何物小子足動客星
遂使盛事隻千古無兩豈不恨哉濟南凋謝宗
梁先驅先子云遠汪吳繼逝翹首乾坤曙星落
落操不律之士用其所長有韻之文終身需首
或一堪和首小國之賦至燕許手筆便自邈然
其上者奇俊則傷神豐艷則傷骨工調則無意
入理則無聲婢學夫人舉止不似識者律之悉

中龔山人稿

卷之五

九

驢鳴犬吠耳先生一身遂成碩果主齊盟者非
先生而誰荻蘆間孤生耳目自封不識當吾世
而有敢為夜郎王否昔走吳今走楚克相先生
左提右挈以相周旋若途徐諸子之於何李也
伊其人乎夫文士結習代以名爭故何李之好
鮮克有終而濟南既亡談者亦互有同異迺先
集叙言亟千載之推致畢文場之揚扝又何以
得此於先生也嗚呼人心不古習異成同鄉黨
不識字年少膚攻濟南以樞先子至欲使歸太

中龔山人稿

卷之五

十

僕徐宗伯據上坐而耳食之徒畏其言之難
便宋儒之裁拙黨而和之若不損三
流悠悠之舌未卜所止在先子則為知己
肖則為感恩昔先子功於濟南今先生功於先
子寧功於濟南先子也功於文章也大矣忍不
肖妄為文章之大者莫如史天下不可無史史
必不可無先生而當年設局遂以資官處之擇
制舉義有名者分之世獨有先生而不使之得
當焉夫先生是嘗借鳳凰池一席地者而竟以
材見擠他可知矣史亦可知矣以故天發遂停
史局祝融氏老大解事祖龍炬後堪樗二快雖
然碩有進也先子素有意而以曇陽子奪之後
緣不肖從吏始染指而後以年奪之遂成終古
遺恨先生材既合力又壯不乘時了一段公案
則如何脫不以為迂而卒任焉某請抱遺書以
從來教所云似若痛先子之後而深惜某之無
罪者則非即意也文章九命首徵無後即如近
日李千里二子化為異物娶婦仰給廩人是為

流涕嗣先子者已有伯兄使非季弟死不肯刑便是無命且也某即不遭謗不過一老胄子上之不過一輕薄進士耳孰如今者仕進路迷功名心折動輒藉口先人以文命自解而專意筆硯妄志箕裘或不至落金銀車後天之遇某亦自非薄獨身脆而不久留性懶而不耐策以此恨恨耳闔門請罪求甘廢棄茲者敢從本建先生遊而遂得大叔且先拜大教大奇大奇大悔晚矣先集及奉常集自有主者僅各得一以中身山人稿

卷之五

十一

獻容續布不一

又

驕弄頃首言先君故人落落如晨星其實知僕者惟先生其實憐僕者亦惟先生以先生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內職甚且不安外局當由僕為之崇耶先生上下寄世道寄文運一僕何足道然一徐按臺推愛便承受不起薄命之人又重自疑矣以故甘享沉痾伏枕待盡而手教先頒佐以厚貺病眼頓洗弟愚加不報傷先生之

應云何使者辱臨值新院行部此公似非相知者計母以慰先生意耳僕未就法猶思策餘骨一叩謝謹此復

又

日者文章者宿與世道俱盡惟門下一人尚成碩果猶復見忌若中原諸子年少時異哉閑局居世所不爭竟不見容未識何以處門下門下自處執牛耳成後進紀一代時事標千古空名則恢乎有餘地矣彼亦能相妬耶某劇病中間此舉錯與戴生長卿相對一慟行復自痛耳楚水多波歸棹可晚吳山有靈一分杖履之跡何如先子原草黯然無色罪人復為病魔所繞知文脉不祿矣僕未即死或能尾戴生後執筆硯役先附候興居不次

中身山人稿

卷之五

十二

顧益卿司馬書

昨歲兩渡海挹猶子之愛歸時無可為道者向先子原上一慟今知有故人耳張兄來以事不及相聞問得母見訝乎渠能道叔意

知已之感千古邈然當吾世而得一叔故自是死也王百穀先生再世交誼似不容於叔而其語爲姪受然者似不下於叔覺先子未嘗少與一人獨深深處知人所不知信人所難信者不知叔之真耳即如客歲之事委曲周旋不惟手足彼此互有之而受者微於叔分亦一驗也得百穀所致書知李鳳陽事無僭理而與公處機緣未偶見付三緘不欲竟達宛轉間邊功告成世路參錯與旋聞矣加惠既虛法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當專壁而私欲留此以時不忘且自慰矣遂書中止每一展開若拜明賜也陳中丞似信不識可爲援煩乎能爲者不欲欲爲者不偶久矣廢矣鄙人彭先生有孫能世其業素爲先子所字餬口四方歸而業益進思得一備樂能之字故自調中人來見客且望不辭謝如陳泰進者得以一紙爲贊亦先子素志也彭子擬謝時適學宮祠先子之忌併附聞不一又

曉之受禍而世無見憐者驕則使然材在人後而氣出人上且少爲先君子之所驕不便俛仰通叔父之極挈至矣直指使者方推屋烏之誼而竟奪之何也以故病日益痼事日益去應得之吏征於承天更時時寢食之客歲之秋無餘皮肉耳業已靡受德者誰問報德乎嗟哉生也三十年淺草風日所餽驕死則終已耳強而王庇差集事始自謂可死竟得不死入春更微具生色則叔父之起居三載朝夕敢忘哉素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不善書爾猶不能書執筆具草復爲數置則病狀堪自憐耳佐緘食物數種文几一此不足乎念叔父被酒高歌撫几說水滸傳覺尚神狂聖王家阿驕得侍側一上爲擊節賞勝也驕家局外之知負失侍之罪蕭蕭一使止候左右雖有他閒驕不敢請已庶其微澤逝者爲卒念之

王百穀書

書從諸子過王先生飯也腹猶果然歸時覺諸子神智頓益若辛香積供矣別後再宿吳門事

堪捧腹便謂先生向荆林林下下即六至亦自大神通耳顧益卿司馬至蒲伏而過意有擊乎哉渠不特欲得手筆且以誅辭相慰恐先生未悉此意托為援賴何其布之寡而顧之有與勒石有吳生任之詢之可得也承命補傳後意多不滿即附數言僅得大原日錄稍為銓次當不至寥寥迺爾未識肯令孺子贊辭否鉤索使者未有成議天津又見告矣讀王弁所上哀表更自駭人把入何以旦夕似聞玄都諸後

中余山人稿

卷之五

一五

竝興得無為荒年穀乎後者王察頗以梓人之術餬口意欲嘗一嚮家第於鄧長洲有成言矣更以先生之旨命孟吳縣猶翼飛也渠且能儲餘材樹廣長庵幸終策之月底袒李本建齒晤不一

又

某病久時時勤先生念也傳者云先生亦病當由畏熱故事耶門人王生之翰七閩名士於古文辭有其意矣時更多更欲一遊先生門

下以為重且云非先生不足以重王子吳未可以畏熱時也渠昔大計計欲求名於世竊難其志不得不媒之門下即某亦深不願以人以例謝耳然其顧太奢欲得一詩又欲得字以為俚言先又欲為書顯得數札已復勞手腕某不惜先生甚矣此子名根大器性甚利雖復後生頗堪瑠球願以聲譽借之甚牙餘論知不乏也某白

又

中余山人稿

卷之五

十六

客歲泊舟吳閭候婦旌不得蒲伏而歸耳先慈大事竟不成盡然自是可死矣入春來動定想迪吉意殊念也欲得七次曆計左右所饒幸以以見餉且願為約每歲留校病人樂為識一偶獲巨材堪作廣長庵幸現供養似聞處主須之然自製恐不佳須下以命梓人耳此

又

邇來吳中大饒奇事即向貧兒乞便宜猶自作蒼蒼狀自衙半粒米止筆硯大

中舟山人稿

卷之五

一七

勞深願遲宿草之駕昨晤長公旁同此議平生之誼不妨更卜也筆賈已發未走燕之騎踵為接矣儻籍手於九鼎獲一安寢地所不執凡杖以箕衣鉢者有如日和偈一冊附去能早作梵言相引乎則了公之是微不一

又

日者從戚君平頭奴知先生歸也行李得無恙袁相公墓草當為生色矣屠長卿作何狀渠不辨投客轄定未堪東道主耶靈鷲諸峯不暫

駐行旌亦曾為訂後盟否亦肯為某一問記公力正宏時時夢雲棲老人也長夏科首每一捉筆輒爾神往念狼狽日以次勞受拂拭各為一章用紀其事雖不足於辭費有其意耳誼不當聞之左右而心掣掣焉恐綠羅拙蒙君子高風僭錄一通痛斲磨何許素心不朽雖死猶生脫直謂不良於事而人滅迹也則未敢聞命

又

口余山人稿

卷之五

一八

憶昔歲抄為僕言大兄病狀甚危也已過微傳兩兄變事傷哉茲力扶疾西出欲一哭兩兄燕伺起居不腆敝賻非例也恨不堪躬叩几筵而以尺一思坐致長者惟曲赦之不盡

又

敬啟門人王我賓有嘉者武陵上也半客太原以教授為業茲欲持僕書以謁門下復欲持門下書以謁吳澤州僕意其願太奢頗難之然此手力學幾成羸落可采堪借王先生齒牙且此

行非有他特以寓公毋不問地主法耳儻遂成之則吳子幸甚僕亦幸甚

與友人書

僕與足下蹤跡落落而一種丈夫氣早自相許政不可解亦不必解入獄未見過者俱作世情語惟對足下劇談便成世外境界乃承託以此行見為宗旨吳自足下能辦之何待僕舌端哉且家門之痛不忍出口委藉之辭未堪入耳所坐無名當道已從容律爰書載議直是虛應故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五

一九

事悠悠世路亦復何憑惟日持酒盃遊醉鄉聽造物小兒待僕以傀儡耳足下輕裝謁帝都披一裘從一僕戴風雪凌苦寒壯哉足下頃令棘底生色遙想行旌自吳遠矣

又

日使僕侍病母而強稱子者非公平使僕病而尚稱人者非公平則奈何用儀例卻而徒僕不得一逐行旌也惟是知己之私不敢自

祖道者星馳而西異聲咳朝夕庶其

且也方舟稍渡便足令故四生色故首泥首以請望賜問焉面竟不次

又

從門下母不盛作主客相對但任何人過長者周旋惟貪侍宴咲分珠璣之餘沫故自揣量時獻其醜冀左右不督過耳然歸後且感且愧淚涕靡不沾臆也茲泊船水澗恐短刺復辱司閭特令奴子代叩卜居定承天寺不得不仰庇明命乞簡一閑役為之介紹餘不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五

二

畫

又

昨以卜居事漫乞主事者則已儼然辱假館焉隨謝舊主囊櫝叩扉頓改觀矣身非古人過賜以古人之室雖自恠其敢忘門下德所不自昂以鷄肋故業者寧止羞見門下將母為伯虎生所咲若薪水之資不無借二三同志則徐齒之命當在望矣拙詩一章聊志鄙感幸覽教焉

與友人

幽繫二載知已遠絕然足下踈狂雅態自足人我夢也吳門杖屨之跡何其寥落耶自七月失之而已向徐娘處得之溫柔鄉足下昨來不審適時齒頰間亦及楚囚王生否僕此時不經識目應未辨與故敢以此驕足下足下能無噓乎偶此以事鼠行貴邑泊舟烟雨不敢違謁足下又不敢自匿於足下謹以尺素相問說也念同盟之誼而扁舟見訪破我岑寂焉則自足下佳致也而非故因所望也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三二

與宗人

僕自被逮以來宗從踈越恨不連袂以謝門戶之辱幸天未見絕公論漸明計歸死坟墓有日追思先少保公之餘烈何以從之九京在吾家賢令共持此衰宗耳方羈長洲有吾族舊奴婢金者與一友相識因來依隨力為之扶持出獄聞此以應分授家私緣有事遂為渠兄弟所誘今既得由合照所受者以授之渠父既在左右渠自督責之而托辦事幹為料理自可息渠爭

訟此是小小家事勿致煩官幸甚囹圄中人何能強與人事但憐其理直不得不為之一白耳

王宇泰書

弟疾幾癒矣春仲時庇吾兄之手得不即死而復以未獲朝夕二三於醫然多粗所定法不敢大異其能服補劑不厄於咽者則拜明賜百也嗣後欲奉身以從而痊時輒止危時輒悔小人執傳者云兄亦善病不識果否我輩所仗以畢此生者異無咎耳迺聞左右政坐不善攝養寧和緩別當有法耶謹因遣奴子致下伯母氏之賄附問起居并詢過妾子之期先惡喪事則以卒歲非病骨不任主者所敢傲也口占不次

又

弟病素不便見客得兄至談遂不能已已坐是覺小盡頭岑岑至今作憤狀也惡態迺復不大作而精神覺短畏忌覺多提屬不可解事其去來似非藥石所主峻補善攝差可旦夕耳明眼人計其終竟何如所云九方并三稜望以授來

俟服後再申狀也寒暑中人乾等

又

間者藥餌缺如緣過危兄誠未獲七香之益入秋未病復陡作宛似客歲人耳政擬料理前方不識可收後効否尊光人身後大事儻相公見委第雖居當旦夕効頌即以屬之仲醇兄督吏之責不敢不任之母煩遠念也伏枕口占復不次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二十三

殷無美書

某屏劣無狀敗素業也門下不剪棄之而時賜拂拭誼深九京矣廼時時過鄙邑存念備至不敢以目服望見顏色寧用罪人法寔私恤焉附視為猶夫而終卯翼之古人哉憶邸獄中為張治見賣渠大似中山狼何足道至能得門下姓名徽家駕部數語則伎倆神矣茲具頌末上聞計必用老叟故事囊撰此獠一快俠客腸也不爾且虎而冠奈何門下意氣自許落落照人某

之私望無慮日月素從先君子期之而以一介願涸迺公為也生平狹衷介介獨惡是耳獨進之身百不足為門下道惟垂亮焉

又

酒歸拜手教悅如面談也先君子墓木拱矣誰當此而猶軫念故誼乎且又未旌德也坐令吳子輩悵死矣中山狼匪獨能嚙不肖且劇恠家駕部即奉左右處分奈不嚴法何嘗刻印時吏胥爭欲鬻之不肖強奪其喙而又飼焉而旋背口舍山人稿

卷之五

二十四

又

高軒每過輒當某山成避客深矣日者從南

游萬壽言雪罪也則已霄征如何如何某心拆
危途家靡蜚禍所與朝夕者先人遺冊所恃以
端予口則一二執經生耳儘不鄙棄而共併成
之冀毋恤餘光似聞左有筆端游戲制科業比
來宦途結習未盡者多落此種三昧不識可悉
別以相示乎阿堵倍事計料理謹令奴子伏聽
處分此白

周章南比部

不佞第不祥人也傷先君之緒母顏面以對知
已十載所受窮世誰偶竟不敢走尺素入春明

東山八稿

卷之五

三

門向長安貴人思自白見雖厚我如就亭者亦
復以例格計惟抱窮愁歿世耳嗟乎誰復有當
今日而尚稱故人者哉蘭書之佐副家所怪積
病之軀差爾神王謹扶掖拜嘉握節為期當掃
門以侯使者先此走盟不一

又

載歲先君子遺書後人問殊自不少為之後
者何如人耶抑謂來教慚愧入地稍起耶為金

入集所委稍尋大人逸事敢不如命獨卷浩
一生表微有可疑第不揣微俟面詳寔異母為
一二仁言對使完璧辱在相知故敢伏枕有言
二心蒙結屬狀每置筆舌輒作憑即先集
事亦百不忍道不識得須臾毋死向故人一傾
倒否

又

入春來兩拜手教門下之茶苦至矣余山泉石
忽爾寒盟夢思如何私欲有言者門下之情事
中余山八稿

卷之五

三

聞惡殆不減第恐非所以康在天之靈也人誰
毋死得如尊先太安人乎故弟僭布無詞義長
哀短胥為奏之不識能一參孝思否所委家大
人遺文事幸不辱命錄使者立索僅告成事而
已若養浩先生表定為年少輩且首鄒公事尤
屬不經敢終已之他日當遂事之罪伏枕難忘
不次

潘參軍書

君家妹時時欲挾王郎歸寧也以數千里之

一水隔不得語母迎傷挂於心下是第幾回
能借月帆追去繼徒勤夢思耳邊塵息終仕路
無說足下此行會當有所自建長貴人有貴友
第才幸為謝曰病措大耳儻得著作一席地終
不行染指也董元宰兄頗有意於弟有成言是
間煩一囑之不映數種出自家製可備行李次
洪波中意况每貪聞之幸不疲郵簡且解若家
急也不一

又

口金山人稿卷之五

三

向別足下時序再易憂念之思曷惟其已長安
往土久寄行旌聞之道路已捐敝帚掛仕藉因
念之嗟嗟李贊皇氏久擅此場足下一出便當
原政恐不解事書生作低進士面孔相向不無
頌調撥耳第坐獄中對囚伴在垂夏秋以文酒
自給差不落窻視彼同役者便作夜郎王然辭
言思之母啼于床妻啼于室身在百里外不能
見隔解脫杳然想不勝言談笑耳家駕前同
成同舟手接頗力太奇博訪群議覺為人思

突轉公嶺微有生望忽跳出某公未計海虛之
匪眈而竟錄假招載于衆聽風波僅息殺熾吹
掃已此生未知死所足下於可着力處必自
盡盡毋勤第囑北上嚴寒足下起居珍重儻遇
便風欣望德音

又

中金山人稿卷之五

二

客歲句曲之役薦拜明惠且不入地踵屢接焉
自非親誼誰其任之門祚不祥相尤自嘆凡百
君子和唱實繁能犯所避而謫言伊短者足下
一人也匪寧令之恤名義稍單其轍即欲大快
亦於足下有忌焉而不盡其伎倆僅留碩果以
至於今勉裏先事強稱人於天地間賜何敢甚
哉即旦夕祝焉而起居日間猶未當情奈之何
鄧簡不咸者經年歲也母迺以僕為匪人也長
安信使非放囚所易索素藉以自解矣足下亦
不見罪何迺先辱之蘭以重僕過耶自惟為人
惡態止餘病骨無堪為足下道者當路頗僕
有仁色第一當事又多首尾之是長止一按

則是下之餘愛將有非常微焉而竟奪之機之
之不偶僕自捐定矣其思借齒牙之末而燃既
灰之木者則自足下謬澤僕之分不爾也謹因
中翰王公之驛致此區區不腆將誠伏惟檢入
令妹囑華致聲并附聞

江大中丞書

驢數載以來負罪不敢出抱疾不能出公府追
呼時以需稽見督昨聞尊太夫人之變迺趨走
與執紼之次而問津湖上宿疾頓舉臥對風雨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五 示九
不復能明叩几遑奏子弟之誼時時思自力竟
狼藉而止固知不祥人舉動法政應爾僅令僕
子代薦鄙私隨例與居罪戾曷任庶憐而稍存
之

又

驢之望門下深矣思見門下渴矣即微此役猶
異走節鎮地一吐素秉俾得以屋烏自活茲苦
墨數武竟苦阻脩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且也鄙
僕陳詞匪所以康太夫人也故不成奏潦倒罪

人匪敢稱門下客也故不甚執手病狀雖惡言
事有意耳前聞門下見念之肯雖不獲見自瘞
渴飢弟不識此垂死之身得終拜賜耶不腆
衍統質賈所餘不任左右其叱入之不盡

于中南書

弟之奔老伯母喪也緩不及期執事者不督而
之館母亦以素誼哀其疾志成享耳茲復屬大
行使者之命即朝夕走與執拂之示猶曰庶
其免於疾乎而病大作困甚疆起復臥將繼侍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五 三二
先慈游於九京是禱築築衰骨又莫為攝護以
一奚奴布萬一之私如何如何家伯子期二三
月先殯故壙弟即不獲死尚虞哭泣之謂未
能供是懼而何敢過微左右惟深垂亮焉伏枕
口占不一

又

兄行時以尺一相勗念弟之所為病者且前且
恨非弟不得聞此言非兄不能為此言然可謂
之愛弟末可謂之知弟也身是爾浮中人悲歡

不從便別至於去住故自分明我則惡時亦有
解合結送如兄教弟真自作麻衣矣耶念安
則心死心死則身活弟不願有之所以晉兄耳
矣就就字泰兄索藥走筆偶及之茲欲聞兄
矣可恨

李本建書

月首門下幸過臣羅雀生色矣且也有肝鬲言
之先生之事其使僕無鳩鵲州大人賦
情特甚當由君家屋上烏耶所督壽言不堪都
中兼山人稿卷之五
三十一
昔小國賦而歆令之奸齊楚盟厚誼君子索然
氣盡耳雖饒敬禮定丈之望而愛莫助之則如
何故問公暇何日當卜夜也不盡

又

僕因甚晚適受知門下意稍遠也吳間分袂離
以愉然歸即病矣病狀甚惡不忍見亦不忍言
時止彈連條幾寸起色難以父師之誼
當世一人如賢兄本室老伯者近在一水既不
能走布驅相問訊復不敢走又一陳九京之恨

惟驚聞道路之口始托門人戴生顯致子
下視僕以為何如人哉卧榻相親骨城處處
處遼曠名姓杳然不入達德之門久矣耶家
及親知輩紛紛踏春明未遑遑空函座右冀勿
訐也太學優賢之地曹務多餘計城南名勝林
屨當滿恨秦淮煙月朱門深鎖墨綬不堪解矣
一嘆近聞司成頗饒督過諸生足械何日可脫
長千腹枵何日可飽惟違者陰相之耳結紅粉
之緣亦一便也門人朱生用周為玉峯首士才
中兼山人稿卷之五
三十二
氣貫吳郡遭主司再削足猶不肯輟城外望思
從衆劇戲而此途甚狹計母可以白戰奪者欲
萬之門下不識可為地乎渠已戮而復致書不俟
云天下人望惟李先生昆季力寧不能進一士
僕誼不可辭且貪相聞遂伏枕懇授僅以薄分
廣為致力使此子得藉手拜莫當令之有所効
於門下必不敢居薄也事迫矣惟速教之餘惟
再畫

吳伯霖書

計二首

伯業足下相思深矣王申伯來言近况令人色
飛雖復病枕喀喀猶堪消我憂也此云云
足下應識之第其質任自然語之
容而獨口足下戴足下第以此寄足下且寄
伯申伯首謁足下次謁僕壯哉然大之下而師
僕謬矣至期與足下同看長安花雲之以志
士也茲途窮矣奚奴棄之脫有以相報
途亦善自策耳一咲弟雖阨寧不能為此
行李緣裁於從遊之例故轉為相問秋風側耳
中龔山人稿卷之五
以壯我輩不盡

文

昨暮李君來為言所以相治者差得一快當不
減山水綠足下之賜也遊具蕭然如僕慍見主
計者定為解維而桃花頰人且有兄及馮先生
軍事堪戀遂成進退忽聞云亦作吳門客
尾之而歸不及別矣不勝謝矣山景在望聞然
神銷不識足下亦能一區哀矣共訂洞廬之
耶政恐西湖佳士北海人耳書林多使勁

定可聞母疎尺素以慰病念

錢釋宣書

不佞於世緣靡所不遠而獨未了筆硯債每下
意時未嘗不長慟也貞父名理故當還他第一
足下屈指是矣如不佞者矛盾黨狀何所當於
隻眼而青是垂母迺傷知人哲乎時時讀貴郡
文胡其材之奢而意之儉也獨不敢以此目足
下今始信之知貴郡人士行且化矣不佞擬鼓
棹入三湘而手教達至大奇奇主人須宿釀以
俟不盡
中龔山人稿卷之五
三十四

又

足下執贄相聞也僕不敢辭母亦謂湖上之役
堪賓主於對手風雨成癡羈栖三日竟轉帆向
吳山為半月游高情良會時在夢寐聞耳暑漸
解擬續舊盟而病魔所燒幾幾見彌久苦楚勿
小兒計亦甚便第坐平無兄長惟於經史間
有見解來報頃一二分于此是錄且時
途每憶道場當變期終觀厥成稔以康

自度而手教再至矣足下才情絕倫能一軌於
正便足千古主至道之盟者非足下而誰大哉
風染既深從外入者難從中出者委而況俗
宗惟真具大力量人始得少分相應如僕者
水車薪何益也行矣足下勉之勉之來蘭字字
針砭讀之神王去花已見尚如尊論機山之
方在佇想此道儘可商確俟僕病稍可便卜晤
期也僕於此地創一社每季一會為十日之談
共持文三十首相正原自私約不能他及而足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三十五

下謬於知人以僕為歸敢卒爾上聞如有意者
不妨俯入也書賈射利欲得僕續選頗殷而病
未能應其何以復尊命三十題附去不一

顧晉伯書

曩者互為主客僕儉不相當也然胥成乎矣
山之盟其可寒乎試鴻文奏之水石間應飛響
耳不俟寔孰是役而契賦未集其何以供命茲
操小舟祖李李連似當謂諸君子廼宵征了宿
債恐為罪首也若月自佳望為際之達夫沈子

道之一

又

容康厚我毋緣叩謝怪數月來不得起居
歲脩日益也從吾遊者一再醉余中便能為
輩語晉伯聞之能無熱中乎病久似須何
作九是堪起此種惟出金陵後湖者佳惟在尋君
可攜也晉伯居常念僕病儻命一酒飛度耶旦
夕堪享天醫供矣惟不俟家郵是祝

喬伯珪書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三十六

聞者家累蝟集病魔為難頃首順受猶悞不給
安能為國事計為許司馬公名為不肖地為足
下藉手云云尚未錯意何以塞雅意乎且有周
先生足下云勝我者即有言小巫見大巫索然
氣盡耳然許司馬有人於不肖之側而以片郵
簡致者不敢不應也按君為錫邑諸君子所中
甚督過我曹即鄉里眉目亦自難施寧無意長
安門一席地況奉有當道旨矣從近下後似是
長策而迂僻之性擺脫之煩與世忤雖萬開

府殷殷相顧尚在遠近之間豈辨長短哉
人疑居下哉尤可自驗者長驅用衆困倭於山
人以為奇僕以為拙白衣抗論鮮不快心撤兵
是諱而僕獨與相左以此用世可乎不可乎近
如趙相公一疏頗合鄙意而方敗罷兵是何舉
動我守雖固彼勝生心僕遂謂昔不可戰今不
可撤種種垂謬可乎不可乎幸僕不出出必不
合自取困耳足下峽行須直任事不當如平日
議論不當如平日行徑自古英雄豪傑無失
中矣山人稿卷之五 三七

又

秋兄某白伯圭足下海內之士俱以予輩為口
實供耳食談笑者有日矣寥落如僕政索忌人
亦不可得時從九京卜知已更自矜合惟讀鮑
焦徐衍越石父等傳息悵然耳異哉伯圭

通置身網罟之外高翔遠視大是
諷僕用伯圭故智漫應之曰各自
僕輩能為伯圭者伯圭善屈伸多以
可以木強人周旋乎哉自伯圭分
人百其舌鮮衣怒馬僅同兒戲僕
無河朔少年風亦何至以一劍自
歎令人可識示人易嚼耳然吾輩
畏他則起輕惟伯圭善調劑之昔
全二子於猜忌時其朋讎可師也
中矣山人稿卷之五 三八

繆當時書

僕請以此進伯圭所不可解者僕與伯圭全日
破家而伯圭行義不乏且能以其餘自贖僕閉
戶謝客供帳都薄更分一兩生月俸錢而猶言
不賸當由計然焚侯耶抑為鬼揶揄耶吏胥追
呼之患伯圭不可得語而公亮復不可與語僕
久獨當之然令伯圭得自振不露奴度中僕且
甘矣太原相公家已受弔矣計相見匪遲先
通問孟秋之十有二日秋兄某稽顙白

不孝時人也一二知交俱不敢先雖破筆時便知有足下竟未脩贊他可知矣而損足下之顧者至再肝膈之語字字可思不孝胡以得此於足下哉緣迫先意大事不獲卒拜款言肅伏而歸苦塊受唁而使者又辱矣何足下之善為人者母已也存歿之感筆舌匪盡王鼎甫若欲與執紼之次其行色定復足下爾時或載貢鄙私耳病迷不悉惟亮之

又

中身山人稿

卷之五

三九

聞閨一談匪直見兄面抑且見兄心矣或譽或規摠過愛我也命之哉嗣後時時望德音竟杳然耳鼎甫以來定室於虞居於妻隣於兄大便宜事且第得緣是與兄日夕即尺一可郵致也快哉兄聞之乎渠廷以文事謁弟私謂應屬兄主之走泗相聞幸悉大國之賦以病口占不次鼎甫迫切得顧朗仲兄文頃為轉乞俾弟得藉手以懺悔是惠

譚老書

惟是不肖不獲敬承先人之緒以有今日三拜命之辱矣所不片紙郵致與居者則以奔走公役故母寧謂我寔忘一老棄故誼哉八十一翁百惟是愛使下走欣聞故人問也寔者願是禱矣申金一兩佐晚餐之費匪輕也不悉

譚公亮

敬聞公亮足下挾麗人歷傳舍國人母乃勞乎門庭高峻使俗物不能一窺直是公亮得計但座中無王生亦是缺隔世界何不令一黃頭指示津虞俾婆娑其間也追呼暫息稍得酣枕而病魔相燒厭厭將作九泉下人時欲借公亮談舌一資起色耳奈何公亮方削迹飽蠱茲國樂不願從瘖夫遊伴皺眉也王生方伏枕無何公亮他日當沃十斛酒以罰舊逋未償希復留意

王鼎甫書

憶作從不倖遊舟子匪戒於冠屨喪其模今猶耿耿也迺數日語不能當一襲錦俾如挾纊則奈何閱藝隨錄二集成戲題數言於端今以相

寄可郵致葉氏弟視之文重乎人重乎當一嘆耳

又

鼎甫別後僕病種種作惡至今未有起色惟得鼎甫一弟是破眉峯耳吾門中稱善讀書者故應是鼎甫但願鼎甫進之鄉進士不足道也冬仲劇望僕有語欲悉歸季思習易此復

又

鼎甫或名時名多先鼎甫者不迺賀也茲戰春中身山人稿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一

官不捷則堪賀耳鼎甫年事方茂酣首三載誰復敢先鼎甫者鼎甫應飽斯語必不至河漢也鼎甫此時當歸定省之暇當首尋舊遊從長卧入理素業顧有迫欲聞之鼎甫不待也走泗開鼎甫未室否比邑有思欲得佳婿者門地既高其具亦不薄僕權以鼎甫名晉矣即鼎甫雅士不合問素封第立身之始讀書資斧應早作計云何詩曰學如土何區媒不得媒則僕請任之又曰必告父母計兩尊人得此必欲遂成之

也更賀鼎甫自是得為瑯琊春屬矣一嘆

袁坤儀書

袁先生今日之耆宿也先於僕再三矣匪人哉敢自外乎思欲向白蓮社中聆德音惟是病故緣未熟耳迺復以筆硯名見借其何以荅明旨所有二十餘作未經世人彈射者聊供筆削或謂僕才盡大不敵年少時併以此取定袁先生伏枕口布不竟什一

王申伯

口身山人稿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二

自申伯別去僕便病甚病中甚念申伯亦甚望申伯得一闌微書為之短氣同一社中止真州王子出穎耳此子才不甚長獨以真讀書得之申伯當益自信也尺一妮妮盡寂寞之致以是世態申伯始一嘗之然故不足損壯將志爾吾鄉王分憲令始成行僕假之為致書郵已屬之善視申伯矣然政外之交申伯其謹之道路阻脩音問寥絕勉晉業自愛有真能讀易者不妨指示僕令旗鼓相當也不盡

又

僕適得申伯尺一二也僅一荅蘭便令僕
母致怪耶叙致塵塵隔千里如面談知申伯
情甚矣僕病乏起色且就病時營先慈大事
覺狼狽遂令王僉憲行憐然食約當思所以償
之嗟乎申伯僕意中人也獨後先所致蘭竊有
未滿者以申伯之材謝他好一意開脩耶歲月
閤人爭求申伯知何至申伯嘆知希耶最之場
之僕必不敢惜齒牙顧不足重申伯耳力疾奉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四十三

復語竟不次

上朱公

不肖罪劣無狀不師家則動踰尺度致陷蜚青
甘自剪棄素矣猶幸而有高誼不忘先君子屋
烏之庇如閣下者之死而致生之疇昔之歲非
閣下過聽家駕部兄之緩頰而邪翼焉其不
於當道之手者幾何不肖同非人哉耶不敢
張稱獨奈何不藉墨以布萬一也蓋有
道思練川握手金

下每每作青

向有芹嗜焉不意先君子之骨未寒而一旦
狽卒佳吏議蒙窮天盡地所必無之事以為門
戶僂坐傷閣下知人之明而猶強顏人天
間厚矣故一水之隔日盈盈焉心推所不敢
疏不祥名姓於司閤而惟屏絕之日悵迺憤
則願一自吐也敢微惠於父兄之素誼而以尺
簡為贅密泊小舟河許以俟命別牘所懇不虞
按劍則閣下之故德驕之耳幸賜裁援焉

又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四十四

侄無似屏迹作楚囚態人事都絕唯是老伯父
兄之誼重以次骨恩威寧敢襲常視思自外得
襄大事神怒焉欲飛頤附執紼之次司閤者習
當日鬚眉計不為償价揖退奈直指始下車隸
馭坐當戶足蹀如繫通家子無代將義且亦無
可代者遙憶靈輶唯有櫛心自摧耳謹令奴子
仰白哀咎之私且欲令侍御者少節臨穴之勤
情切意亂不識云何

韓太史書

中余山人稿

卷之五

四十五

不肯姪伏枕期月動起幸度前時以老母病危
單行歸侍昨復以老伯惠厚泥首聞人適左右
他駕不獲望見顏色綠羈因偶遑慮為人所踪
故不敢久伺耳撫臺舊疏許時寂寂按君新駁
殊爾驚心渠大旨從而中二語迺云指內引例
似未妥當此專為姪發者蓋同指諸人俱依律
擬罪獨姪一人引例遣戍若依正律僅得鬼薪
城旦春耳此老伯所以平日相借者而非姪所
敢望也若除此款或至他虞敢問老伯何以斷
之側聞按君推屋烏之愛欲免姪於行伍然須
俟下官易擬故特行坎駁且也新制引例故入
者諒科參究矣兩道未諭此意或至不測敢問
老伯何以達之兩道復如前法委之四府府中
曾未有為姪一白者雖孫公之神明可恃而其
乍用可虞敢問老伯何以探之姪聞甚恃老伯
以生輟敢披誠仰請可生而虞死大愚得隴而望
蜀大貪恃老伯之見憐素不款以戍卒終姪故
敢乘其機而研研然求開示之如左

上王相公書

小姪蒙老伯之庇得不至葬骨禁野且以羈囚
得歸故鄉侍病毋湯藥一再夕秋分毫皆明
照也聞之左右當撫臺疏上時老伯為色憂及
下部輟色喜此非父兄之誼何以得之但部覆
杳然又何故也接院近日已行駁矣渠大從緩
而獨二語於姪似謂未妥者夫新奉明旨引例
故入者有禁私計亦疑不安但一依律姪僅當
得徒姪也何微而敢是望若附別律便多可虞
不識老伯何以策我二三當道俱日夜伺德音
以為善蔡儻老伯視為有生梳而肯惠然致生
之使不易而之重者非獨生姪實生病母也進
之而得隸輪作畢役之後自可開戶料理先世
鉛槧不令糊其口於田方死之日乞一穴於故
隴之側則非獨安姪實安亡父也此是次骨之
懇冀不以望蜀為罪脫當道有齒及茲事幸賜
明教以慰鮒魚

戲孚如吏部書

之詩年時即知有季如先生者其文兩篇以
上七共詩十九首也其策對縱橫奇崛首無
語可見之實用者也至論人品則云
大丈夫眉宇自是灑然而沉毅有守
必切中時弊掌銓之任稍可以展
見自來舉指儘有快人意處知必大力量所
作爲也先父素推重者無如老先生而所以見
足踰於施萬萬無論向日請旨一疏批犯
謫居即先父背棄後而惓惓用情有加無已祭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五

四七

葬贈官得以秋毫無遺憾者皆老先生所賜也
孤輩在衣毀中感結之私若傾若割未審何日
得百叩首以謝顧士驕於諸兄弟中尤具一
足而欲立聞於老先生者蓋士驕之廢先
之尊射而後得者也貴部諸公費議高
者也驕耻不才少習經業即循秀才一途或
可鞭策而駕奈之何今士驕受分祿之辱使先
父有肥子之名而骨節一先不舉自於
天下乎先父休矣

原缺第四八葉

甚厚望僕甚奇而不能有所割以佐足下
下周旋里中阻錢塘一橋帶水如「無色知言
裁僕與足下恒苦貧迺足下能用者多意外行
事此其家不貧如僕者棄先世之產持而自困
旦夕間與子母相徵遂肆喜從事如君不虞文
尚未捐手安能數微軀絕家累向上一步對足
下乎行矣子堅勉之勉之如子堅不可不出僕
耶款出亦不可也非足下不能知僕亂因來教
聊有腹心原扇附上

中弁山人稿

卷之五

四九

潘景升書

僕與足下交十餘年此顧差不落寡古人知我
之感寔始之耳了不自意鄙夷一身隄茲快事
政恐造物小兒妬我復奪之吳山楚水間以故
留連酣語貪與少日周旋嘯昔之夜大足千古
足下欲令僕自剪其雄久已驚弓豈不辭異第
康鹿之性更難親人坐遣知已深念奈何奈何
歸時查得先集二誌割其一以相餉而以一餽
百穀先生弁山人伊吾大錯遂作奇低三之諸部

原缺第五十葉

請開曹自便也雖高卧草玄自足千古而共之
私懼孔多矣凡某數年間身履危機處人世所
無之禍而不自折者匪獨恃臺在事母亦妄謂
直道留人公論定久即如執事拙宦自課而天
曹上考聖心簡在差得自雄耳顧撫字之報幾
何而稽天之謗踵至仁如執事而敢目之為嚴
淡如執事而敢目之為競不令之徒不法之口
公然為政深文所中一二大臣幾不自安而還
柄中移誰適為從可謂有直道乎可謂有公論
乎

中身山人稿

卷之五

五

乎矧吾者素情多口辭援當世而款俟不可知
之天挽必可知之人斯已踈矣聞命以來喘息
莫保觸藩此身進退維谷款就左右劇談以流
胃中壘塊而行旌飛度閑詩莫追屈指行李止
有數日糧恐涉江時不無資斧之累是用慨然
東逝乞假治裝聞維揚道寫處當事者以例見裁
重某罪戾先拜送一河中部私不腆先人之
幣不敢服謹上司簡矣人之書不能讀謹上司
記先人之器不敢用謹上司醴醢臧神馳曷勝

悚息瞻望之至

曹林上人書

第兩度叩閣值錫履他適當由晤緣未熟耶正
法既遙擔荷者少屈指師承當在座下傳聞病
魔相繞意欲巨測豈末鉢所傳造物見妬會須
歸歸命大藥王為教自愛毋使祝予之嘆勤勤
達師也紛紛之舌不足盡滿憶昨有所聞故借
攻王而忽向維摩大士丈室中一收領過默然
自止他日須相與結修柱此輩顰耳大阿羅漢
中身山人稿

卷之五

五

楊都閩書

分袂既遙雅懷在念私從麾下問訊與君健飯
為慰妖氛已靖樓船將軍功告成矣不識幕府
曾上計否即不言功亦十世利也憶昔事曾為

乞憐將軍素廉安所得餘資冀割奉以營工一
者絮絮謹負罪上白不次

錢大尹書

令君先生門下憶昔孟履交錯爾汝相歡如昨
也嗣後出處睽違榮囚道隔夢思雖近遐苦江
河每與尊大人握手道故猶易世耳東余雖多
忝離之痛而鄙人貪於得鄰不謂小山未堪扶
掖竟再卜矣似聞遠江之政更絕一時不識談
辭紅卿西馳官時肯一念故人耶閨中故多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五

才士而王子之翰其雋也能走數千里謁不佞
以文義相賞名實素茂而披襟一語便誓樞衣
有千古之志大奇大奇茲且辭不佞歸就里中
兒逐鹿矣時時口連江君不置敢特進之門下
得備藥籠中物當採樵李之標奪吳楚之幟雖
復一介可以榮得士不宜令我草失此青眼也
脫廣為延譽如洪閭縣劉侯官者忤風霜翼行
一日千里耳空岳間候迫于薦士之私冀勿訝
也政誠待報良躬非遠珍重千萬毋以中饋為

念

龐參吾書

不佞輩菰蘆中人也且姓名隸爰書久知素
間以先君子故從長者游微聞有所謂龐先生
者忠計碩畫朗朗射人第私誦昌言似不便於
當事者心竊危之果有過命矣使先生不安於
朝者世道之不幸而使海隅得暫有先生者不
佞輩之幸也計幽囚堪長世耳迺喬子伯圭先
拜賜矣渠頌先生之誼非復古人所有意者伯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五

圭自以才受憐而更認及不佞何耶拜教之餘
不勝驚絕伯圭既愛忘其醜而先生復過聽伯
圭坐使德音弃之葑菲傷先生知人之明伯圭
罪也不佞當泥首門下為世謝先生之下士而
沒歲沉疴生色未卜深用缺然脫再塵車馬責
益大耳敢不以垂死之身為知已死惟先生亮
焉感荷之私伯圭或能道之不一

顧涇陽書

向進謁門下不辭賜之坐賜得聆至教得

叨厚謚緬思雅懷令人不能已已入京之駕何時當發時事孔艱廟堂束手計今日所急在用人之人耳老夫此行定能為國家建大策決大計不孝謹拭目以俟河魚為災未獲飛一小裨遠逐行旌敬遣家奴代致不腆唯也納焉

高景遠書

老夫之行也第不獲飛棹相追少整郵私後遇貴邑始知之令人悵舊無已未審邇來動定當復何似於學問上更有得力處可以相勗否念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五十五

第策策此身為鄉黨剝射不敢望從諸君子之後試其驚下而娶婦之恤時有什八所冀老夫列諫臺居言職建萬世之計為天下一大快使第得與一二知己呼酒相賀則幸甚矣時事艱危當路者束手無策不經事年少奏牒紛紜毫無所補盡堪付之祖龍吳中久困之地加以重歛人心怨憤似有隱憂不知催科政最未必稱良何苦而欲得此貴也老夫儻得間能以利害聞之當宁乎平生所學今始見一班日慎一日

設為膝聲之誦謹因顧涇陽公之便
不盡所言

潘藩伯書

客歲病劇旦夕侍先慈地下不能當大事以為大人憂靡所歸死惟是弔唁之辱法當百泥首以謝而慙不任行謹令黃頭貢尺一先致鄙語他日得庇躬拜濡罪且為奇石一奏頌詞差自寬耳不腆情緘母庵是禱

王僉憲書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五十六

僕久灰計不復燃矣吾黨中寔見惜者母如門下僕尚有耳亦時時聞之然深動門下之慈而未敢過損門下之齒頰者日有厚望耳法當口改竟以病謝意如僕者不必用面受憐耶不曉數在設上行李之次知不以倒絕也聞中門人王之翰偕欲近貴人肯從格外一見青眼乎敢借記室郵付尺一母以為妄而浮沉之則幸甚

史金吾書

不肖被禍數載園門閉密即親証如門下不得

以一統相問也傳者云門下為國家左輔右弼
軍與業奉有明旨矣迺問勸農使半日南還當
由水利未便耶不肖妄謂此舉是報國第一義
而當事者喜負人且不辨意表行事恐未可奏
功耳宗子夢勞從不肖游者翻翻名士有校童
流之貴地轉入君家落西第矣且以此成規
而崇尊人辭欲得之以不肖為子以子為羅
不肖雖捷安敢作許虞候伎倆惟侍門下謙蒙
太傅手段耳此郎隨侍時不肖曾挾眉目苦非

中身山人稿

卷之五

五

觀能明月應宿處者一嘆亡第身後寂寥
女解尋父否併附問不一

潘光祿書

生者醉足下所相對作喀喀狀不謂分手便成
間闊焉首北上時寧不令菰蘆生一聞問也亟
從吳門邀之則行旌宵度矣日夕惟督是懼
而辱賜之教音以重第不德如何如何海上海
塵漸息世路清夷獨不肖坐蜚語以指墨自老
雖當勤葺葺念乎而病疴猶時時燒人不置也

士之與顧落之身百不堪為足下選接
此柱王否不腆俯臆應未敢取人一
也若家妹善病每口足下不置幸有以慰之不

長鄉書

今天下文士人爭盟矣然誰能奪門下坐者
且得門下於目矣以先君子之戚而門下辱臨

中身山人稿

卷之五

五

其喪辱為之不朽因人何所報稱即太夫人之
而通家子又坐法不獲一叩凡歸也法又不
當代宛轉數月先慈亦見背矣重不肖非人哉
憶吳門握手時坐中止曹兄以新健啖快語忽
復化去此兄視不肖能如第者而竟奪之又奪
我行酒奚僅何甚酷也以一翼僅當君家
可為門下道者脫得一間便飛渡錢塘下
消信謙敬從王先生郵致鄙私情以一筆并誌

未敢言引王也先集以畢工容當續致不一

謝少廉書

金陵握手家亭分袂今猶耿耿也所不能以一簡書走少廉左右者則惟是喪禍自天手腕脫例不將當日眉目向人迺少廉猶然醉軟樓度新曲饒長者交郵簡滿天下竟不令一鴈飛陸吳門弟知棄矣先君墓木拱矣景升始以絮酒來僕用是督過景升更爾見賞白首復成傾蓋耳茲欲以景升新例邀少廉寧甘之乎微先

中并山人稿卷之五

五九

君子幾不得之景升而迺望僕得之少廉也又重自咲矣家季素與少廉交誼故不薄而一旦化為異物計深威明之痛渠所了先集在少廉法當有之在僕法亦當令少廉有之而僅以空緘寄少廉景升能言之矣種種關思俟少廉見問後續致不盡

徐汝廡書

憶昨向公亮邸中飲君酒飽君談咲一大快也形神雖復落落堪入夢矣五担栽陽深為吐氣

此老訓詁自應千古新書生慣能攻王能毋一佐墨守乎虞山著作定當不乏計比隅餘位足供鼓吹不識肯割以見餉否公亮固是可兒而於此段頗多吝色恐足下劍氣空付斗牛敢茂先眉目向豐城埋處拂拭一上僕亦以課士多勞者之歌延津雙龍當令逐合耳僕足下足下未必知僕然僕亦奇自知也若謂足下方內人僕是方外人不應共作計請置一市司平之僕十宰不當足下一慎勿令尺郵空筒往返也

中并山人稿卷之五

六一

僕不日晤公亮須便卜晤足下期驕白

程仲權書

僕緣景升得交仲權然知仲權故不以景升也與仲權交有兩景升矣大快哉僕與仲權俱客而仲權能作主僕且以貴人故至不能作客如何如何欲從仲權改卜而舟子以風便告遂奪我賢主人客知罪矣清風微蕪布衲似可無恙而意中有一仲權恨不作石尤使僕有辭於潘將軍舟子也新詩裁製楚楚神情歌絕何物

女郎得之僕生平幽思當不減仲權而不能盡
仲權詩直儻父耳長夏作客苦望自愛解裝日
與挾女郎訪僕於菰蘆間也

陸楚生書

孤某白宿昔從先君子游者足下遂成碩果碩
不能時時有所割以繼餉一貧老翁毋迺謂嗣
德涼哉偶聞足下善食鼓腹誇噉藿食甘狀也
差自慰耳茲忽來告飢就謙仁祖索食令人短
氣旋減數日饕餮資相饋恨不堪一夕醉如何
東寧山人稿 卷之五 六十一

張孟孺書

僕與足下再世交也足下善為將軍後有素風
而僕以儒家子坐令配伍當受別將指麾大是
怪事間從益卿司馬座中聞足下作本色語時
令人爽爽風舉僕間以家鷄參之亦不落窠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計聞之當為一啟繫耳司
馬公大是真心人會應得渠力足下試評之風
流意氣可不減先司寇否入郡時便過訪足下

相確也不盡

朱遠夫書

子國時種也文筆甚健悍自不居人
後少姿態耳僕雖病意中時時有達夫暮
君方壯善建功名計定省當不急局不歸從王
子游了筆硯債手病夫衣鉢尚堪拾也最奇者
病久知廢矣忽醫王入我夢指以一刀圭出自
別藥者為佳茲錄其狀相聞僕之此生寄達夫
手知必相為悉力也旦夕在望駟使飛度為禱
中寧山人稿 卷之五 六十二

王我賓書

僕病來得死有一二執經者強相料理時時謂
我賓當來比聞有武林人甚快迺僅得我賓只
一且知太原之遊為之索然踈於相親計我賓
謬於相師也僕安能挽我賓之行色或能促我
賓之歸計耳作客時望我賓加意筆硯生活若
下語處肯用第二念何渠不為第一流耶僕謹
意乃爾法當以此進我賓長途珍重

汪雲卿書

日者長卿時時謂僕言雲卿也今始得之真快
士哉千里投贄可念也卧病武林尤可念也
似不欲雲卿歸能強起借一帆過弇中乎長卿
方辦留計便為司教者所迫當由雲卿詛之耳
計長卿此來應相為破眉頭也望不盡

賈夢生書

夢生貧佚具為往來所悉視其行卷似未能取
償者緣是習氣難化耳所賀資具八九易轍易

弇山人稿

卷之五

六十五

工且濟之館穀已定夢生欲來德不孤矣長卿
有成言於陸孟修得夢生消息便棄去奈何與
長卿全行者王孟延僕侍夢生貞正故不禁其
志耳夢生須識得此意長卿相左右也生白

恙

真州諸生書

擬早起了筆硯債不意疾義大憤憤當由昨對
客小壺耶計昂尚當來簡書可時致差自寬耳
諸子此行僕驚信半法再至占之途中幸不寂

寂僕母以為虞惟母忘弇中是真

王孟延書

孟延定以何時行武林書應作否風雨妬人延
行色自不惡所望自課甚力云何孟延固志士
僕過慮耳第言之寧使孟延竊笑為兒女態也
此問

沈認卿書

王于二兄至僕病不任主相對時恨孟修先發
認卿不偕大半落耳宇泰兄云僕可毋死然須
中弇山人稿

卷之五

六十四

鬱金甚迫其真者惟太素公子饒之惟認卿兄
可索之乞為弟作檀度行何如不爾者割認卿
所有堪給也緣病故強營先慈大歸處奈未終
君家師目心猶忤然望於便時一致不盡

胡梓材書

僕病正委頓得來文讀之差自神王何子之善
化延爾守此便足應世以一資之始未見其止
也當恒勞我齒頰固是不堪久作眼目耳稿中
已為行二矣此復

陶逸則書

日來從友人索逸則與居狀知既醉以酒共令
中壽邑大佳坐無主人不妨嘯歌也逸則新文
名噪第耳能毋飽弟目耶病夫似應不急政自
急耳泗乎坐索宜有以應之

潘氏諸舅書

初夏時先導君大人實來覺精神湛王堪投映
年少退與君家妹私相賀也俄以疾告矣俄以
訃聞矣傳者俱為驚痛況弟情屬密感誼底宇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六十九

下而能膺此以故傷絕之餘即計奔命雖家弟
欲同行猶遲之奈何宿恙綿發朝夕若危日復
一日代之不可俟之不痊家弟行亦復不能同
矣慚負天地罪人哉僅屬奴子走薦鄙私千古
之誼未貢萬一異日者得不即死遙先大人於
九京當叩筵陳哀些相與把臂一慟後讞沒世
之罪耳君家妹殊不堪行役亦請為後圖知以
弟疾故見恤也慰藉之語非弟所敢晉庶以承
德業自愛不一

顧五官書

吳門揮手音問踈絕念尊兄大人則念弟下不
肖第政坐病歆死耳片帆一水便成阻修非人
哉得微見訝乎若燕私時肯數及孽罪者是猶
高及弟也死且不朽囚人之疾劇於妹聞於春
故能遣一介候導兄大人則以候足下日來想
居伏庶令弟得聞之如參譚笑聞博一快也伴
緘數種希入不宣

李謹書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六十六

足下來書何善自下也僕於此道未敢自謂有
得而意頗好之思欲以謬拙易世二三執經者
且或合或離又重自笑矣不謂病中過得足下
文品參古人材具雄一時而競競以繩尺相
其於僕猶應响也讀之且鼓且舞倦眼為快
便當與世共之佐以時樣不妨得手惟聞強
處竟如何耳似聞之君家宗雋自相師友不
可令僕目境得廣乎適在道中母以藉手空言
奉酬勉之自愛

丁長與書

朝來讀手教未竟便告對客客退
令擊節誦新稿一上遂不成答私念僕何人
為頌言乎既不鄙夷當于武陵道中次之歸時
期成報也握手匪遥客中善為

瞿二官書

足下久思僕僕亦思見足下茲去來若相避矣
廼所以致思者其在尺一而竟借賈人事時聞
問也則如之何阿堵已拜尊命致之使矣緣足
中余山人稿卷之五

六

下視為奇貨僕寧敢藏之私積久稽成命其令
篋庫者檢納之晤言之期惟在足下不一

錢功甫書

嗟乎功甫乃為胥隸所苦耶僕兩歲來無日不
親此輩盡捐先人遺產猶不堪供飲啖功甫貧
士計費文錢不滿羹羹悉藉之雜佐渠一夕
也其喧呼當如何禾密功甫亦能作一部鼓吹
相對否薄有所餉還復自愧

丁長孺書

不佞某之獲知于長孺也則以虬君子故爾同

詞相憐即不虬君子亦渠不成千古也者今虬

君子遊王公雄喉舌而薄參蒿乎乃長孺豈

之謙交焉竟不敢走一洒若上而自屏退

二哉矣長孺母乃以不佞某為非人哉自

意氣頗為長孺所悉一旦狼狽輟僦可

乞哀資入啖唾率獨故武盡易將無貽笑廣

且也長孺素慷慨能急人不佞某即不言自莫

不為不佞某地也者若復喋喋徒成蛇足

中余山人稿卷之五

之求第云長孺猶作昔日眉目相待憐憫

欲得一席地借此自是長孺雅事

日親木索筆生疎漸落鬼趣殊風殘

矣安生理奈何奈何吾道日非詞場落莫有一

長孺尚強人意中夜捧腹曰吾不負爾吾不負

爾聊以相問月中契闊耳別紙有二幸

又

茲禍之始也自兩省臺而未賓主之一二長令

實異之其謬執以為不然而不持者止其

決計以為一擊而不可再釋者止此耳外而詢諸同事及事外者若大若小茫茫若辨不以為怛為故而深識者亦議其祭之暴處之過兄虞朝送鄉閭間日接公卿士庶其意皆當亦乃謂耶宋之行也上其罪狀姑定而姑委之今事權盡歸之御史矣日持繡斧而來治吳者非兄之鄉人耶兄得無意乎如宋之舊牘第且將戴介登編卒伍不獲首丘以分賜壤之一坏脫也得如邵院明教而推行御史鹿君之致語也則豈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六十九

唯鬼薪城旦春是保即且有意外異焉兄豈意乎或委曲以伸其私或直顯以紓其理或公而昌言或專辨而微語茲時茲人不可失也兄果有意乎非弟之所敢請亦無俟于弟請而不得請者囚人之態也幸毋羞而置之

又

客歲方見因時道路傳者謂虬君子首禍焉當道語亦爾爾弟獨不以為然也已而歲竟中甫比部矣其鄉人之被罪者幾之尤信

小

以為然也夫一再見而歡若平生者唯恐不淵焉即申下猶弗爾况二三君子者氣人哉但虬君子棲遲異境遠跡吳門而中南僣卧金沙信素來絕其一二起居得之友人者反致嫌言以不相認為第大疾則謂交道何第亦不無少快焉四釋然者輟佐之矣虬君子信心為行信口為言不問利害以耳為目第素知之即中甫自是案牘情深膚受語切以故于諸人或稍或除而不虞其中禍于弟也且弟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七十

與諸君子面約也則頭身勉其難者以厚交矣雖死若生何辭怨之與有而獨不顧諸君子之自處于薄也第訪知忍於獄中而第作經歲之囚無一泗之報孟修詎鄉不聞趨援隨而難番小人之腹不能度君子之心聊此介介爾囚人暫解縛便如在天上人間世事盡付之變化而偶于知己及之倘尚有謂第未識然者異焉以解

游宗振書

曩昔侍先君子座得親顏色自我不見于數年不意高誼尚念及此孤因也拱讀未竟獨珠璣錯落淚眼生光叙情宛至有如面談吾邑新父母是足下昔交實竊望飛馬更為破涕笑見羈二載生事剝落僅餘一身歲杪勉襄先事行將糊其口于四方猶恐獄吏持後不獲追隨談笑也足下曳當于何地倘見及芳計必不惜齒牙餘論僕平硯生活強半為追呼所奪且先拜瓊瑤羞澁不出矣外具不腆供舟子中拿山人稿卷之五

主

一日之費幸檢入之

潘舅書

因繫斗室連日苦雨幽寂吾熱此身如在甕中視足下親友相對宴坐虛敞大是遼絕而迺縲絏遠辱使者存問啣切不能已已聞貴邑計必晉謁叔翁門下乞為浼之愛正洒然當道則盛惠始終之矣有便錄相往復語以示餘不盡

與崇將軍書

海塵無警節下方整飭邊防撫綏萬民日得侍左右瞻軍容也向所懸望得渡海事意謂此時堪沾尊惠至春深便于明春發回國之外有洪星士挾奇術欲謁門下以先容見托附陳之如左

上侍郎顧允庵書

惟昔先君子受知門下也蓋相洽若兄弟然而不肖實次執爵之列得一再望見顏色溫氣翫人使庇者忘寒暑談說風雅覺珠璣散落如

中拿山人稿卷之五

七五

霞祕謂教德行惟我老伯定而及綴於天下事則字字權名實切中利病坐策萬里以在掌中窮其變化有押闔眉睫縱橫咫尺可方駁者則老伯之作用在乎手而功業在乎天下也某不敏即佔俸箕裘猶弗克嗣之匪敢微子弟之誼以命世為父師願鄙陋之表撥拾家庭唾咳之餘沫竊有慕於老伯之長而偶聞當日之誦不覺乎津津其也故疇昔之於海多波旦日之間訛傳

中倉山人稿

卷之五

七十三

部兄歡洗肉食之差而一傳家之
動人有何方方來士而遷居之
不過隨長而笑而偶與諸王之
交遂至破家身幽囚百恭還望
一鏡使累世忠義之門暫爾見
何以自贖爾可稍解者余影之
而當享者見罪迺有妄希拜之語
非人即果爾亦不為定遠諸賢地
耶至今日
見牽戌例則更風馬牛而莫可曉
者門無狗盜
之賓室鮮竊僮之僕而竟以他主
之容異境之
道去且有
不識名字者
虛附爰書
俾死盜之
法以縱放
之餘嗚呼
此而可誣
論乎
伯二三公
該故僅得
不死而身
獄吏其
知已豈獲
近地安乎
進呼安能
一嘆諸大
人之
門豈吐其
紆曲而謝
大人者
先君子故
誼思留遺
獲又
古之憤必
不可
之身必不
可活而辭
故

中倉山人稿

卷之五

七十四

里入荒戌長作他域之思已矣死
則死而雖
一世之臭
誰甘之故
願少須臾
苟活借筆
以自書其
罪令世世
通家如老
伯者皆知
王氏
有不才子
而非王氏
之逆子則
雖死之日
十倍
至年至于
始禍之時
諸棍以肆
酒賈禍當
道以
流言起疑
遊僧以獨
慢而種名
賢仇惡奴
以見
逐為壺口
易罪愚兄
弟以畏難
甚而遲其
翼
父母以持
論過而用
其威則老
伯當檢聞
之不
今殺刺於
司閭為普
先君子門
下士戚伯
堅者
當疊疊能
道之矣故
不倖縶陳
脫也得自
賄
絕而終拜
明澤也敢
不涉江以
百泥首

譚公亮書

第兩日病甚氣息纔屬適接手教
令人
家郎君扶
夜郎王便
至狼狽叩
匠王成福
爭如
我公亮游
戲諸姬長
卧溫柔鄉
也此兄既
道首
問弟亦嬾
問人蹤跡
兄則以法
勝自
彼卜夜渠
必不計作
小巫公
周族
杜家盛事
愧
病夫不任
坐二兄座
切耳私

怪坎珂之身久絕花柳因緣何嘗動第相念當
由作昔日眉目見待幸為我激曰烏衣郎何堪
與白氏談笑也見報當道事機切中情實第政
不鮮所以只得隨緣任運暫解牽縛風波中將
靜閑相對較是便宜一着兄何以政之情事種
種筆札不盡

上魯門先生書

魯門先生足下某不肖妄謂世人僭講學以立
名援憂時以攻世其真為道愛國者不過二三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七五

君子如
足下其一也 足下之念日深裏日虛愛日博
或進之廊廡或推之廟堂故凡遊足下之門者
皆有求於足下者也若某非無求於足下者而
有說焉方今坐臯比握麈尾深謝跼蹐之士尚
不足柱天下之口而某款以負詬之身呻吟緩
步其間斷不可也若望人求我于形骸之外而
收之又萬萬無是也舍此而談經濟更牙痛矣
塵世之所能用者不武夫及噉名便跪

耳耳某於此數種全無一長而欲辭之以
斷不能也若率其所見而不為牽制則當事且
不能待之而某延忌得之當事又萬萬無是也
某之自料審矣課嚴則虞憂國稍寬則胤伏
田里一二書生執經問難對人輒誇獄中授書
可不問身外事而猶不能不有求於足下者知
足下深也足下入留都矣某請與足下約儻以
先人為可念不肖為可哀則名收之立効實於
之歸田某死且不朽不然而以藥籠為可備不
中舍山人稿 卷之五 七六

肖為可用則白衣侍末議備下問使潯聲其辭
非亦死且不朽若誤責之以戎行是重其罪也
例之以同罪是某再中禍也寧惟不足下之待
惟尊亮之至留都守禦之策團練之方若何而
不損民餉若何而不畏盜構計左右所素講者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神乎微乎是
在加之意而已二十有四恭載稽顙上

上朱大理書

自練邑論心留京握手後暑矣門下之位

昔歲之變掌故化為烏有甚且去其舊而
渡飽靈魚供耗鼠因歸時曾一睨視流於下
矣說郭一書故為家伯子所藏索之始知散
友人手何以仰謝明命門戶棄微不能保先世
之手澤興念至此筆隨神落矣且也祈請之私
非筆簡所罄續叩不日先此上浚

與黃貞父書

湖上之別幾成隔世言念足下文酒過後依依
微旦弟雖竟因服乎夢到飛來帶幾峰猶覺神

中舟山人稿

卷之五

七十九

旺也使弟得擲管君作博士家言或可為足下
鼓吹而竟以武犯禁奇哉異日看屈兩健馳雙
蹄膝行向弁間下取氣亦是文場一話柄也顧
其事權適在賢耶嗚呼足下能為窮交解帶手
誰茂秦走燕晉出盧次樣不過為倒一遊客恨
弟非青廬不能蒙愛耳脫也滑澤手而返故照
烏亦安能舊居妻子城與諸豪傑俱成歌就
足下乞湖上一席地以漁釣自給未知佳山水
水間可容此不祥人否奈檻猿籠鳥山野之性

未可便得而家人產日削不得不寄託友處二
母權者困甚遂為居人所食計左右力能得之
敢以檢校事相干使無損貲猶恐明賜也他時
買山卜鄰胥之先此上訂父病之軀口占不次

又

讀足下教何智之短也僕與足下文宇定交置
顧世態雖凌未見若朝夕矣足下扁舟泊婁
子城友人坐間似不應有僕但問此中何如耳
世無作者自吾輩兩三人外頓成驅鳴犬吠而

中舟山人稿

卷之五

八十

僕復取厭造物忽斷此緣足下猶以昔日面目
見向強為扼腕叙致凄楚令人神飛他日足下
獨步中原肯借齒牙餘論俟後世知有王生於
我厚矣奴子歸道所以用情者深至惟左右終
援之不勝俯絨希入不盡

上魏舅書

間潤尊嚴僅泛月夕一望見顏色未展甥舅之
敬頓爾別去罪也如何老母症愈故產讓征里
舅者利歸錢氏歆令二弟兄一染指望為委曲

計安猶振二子猶拜明賜也不爾將奉病母之
餘意而前直耳計茲時不無紛紜先此上聞

與諸進士書

昔長下世祇園時以狂飲相對僕與足下皆燕
客也嗣後僕躡湖山盃酒間勞則足下已化為
黃土矣僕猶然啍啍也今則是下更化為鳳凰
而僕遂失其故吾下投網羅矣其不遂乎是生
者當由諸故人嘘沫力也迺其執刀七而死生
之者權在里中貴人足下肯為魯朱家乎是說

中牟山人稿

卷之五

八士

其骨肉賜之羽毛也僕之自分計机肉矣而少
年一種疎態猶劇自憐茲漸為館甥所餌幾盡
矣而貴邑買人復攫而奪之什一之利寄之親
友者子母俱成烏有僕客也不能較敢以告之
執事者儻為料理此亦足下厚僕之始也餘書
非筆札所竟

上屠長卿書

先大夫長卿先生故人也為文以不污我先大
夫甚厚即某一二兄弟皆行

之凡送

令縛輜生色奈羈囚罪人不能涉境泥首而僅
使閭閻門一盃酒相勞苦某非人哉先生固善
病爾時淺扶病強對愁人非揀夢生數酌幾落
實矣每與曹五兄商確風雅輒為先生絕倒聞
竹駕湖山恨不能追杖履之後謹令奴子問訊
與居冀得耳視高踪以洗腸穢倘紙非極幸檢
存之

楊景園書

自足下建議開幕義士景泛雖糧餉未充別利
中牟山人稿

卷之五

八士

相軋而投麾下枵腹執鞭毋敢二者信誼之効
也孤不敏偶以葭莩之末得接清光而親友謬
謂知愛得操薦拔責以吹噓孤縱不惜齒牙餘
論恐傷足下知人之明其不類者謹以謝却矣
若在孤為不可辭在左右為可收錄者有二人
一為表兄高士威此欲日侍戎行思附驥尾
者一為友人陸士章此欲得名色自榮者高則
其誠可托陸則才藝可庸請以備藥籠中一味
計當不負任使惟承納焉春風多厲經畫為勞

預言自愛不次

與友人論文

僕久疎筆硯偶從諸君後遊戲一二故非此中
人以技藝取後爾爾得專稿讀之政如小巫見
大巫便自羞澁不出矣足下文字情理無到皆
由用當僕何敢置喙第其思沉者調或未響格
大者机或流開詞冷語不敵法言遠致高情
時掩世習雖期舍筏未滿師心則僕所進於足
下者耳貴卿作者大都借面吊交費兒聞富大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全三

與華氏二甥書

孤不佞蒙世大慰幾為厲鬼雖賴屋鳥之愛得
保丘隴然意氣蕭索奄奄如泉下人每讀富貴
他人合之語泫然下耳計足下進脩當自以
盛不識可一相聞豁困辟否虎丘深處閑士慧
輪一時名流為建善財亭居之工材之費什有

八九欲以一二藉資左右極知輕舌不堪重
顏第毋令澆雪見銷於我厚矣空絨脩候輒破
書資為罪不一

與李二酉書

久不聞足下問殊相念也眼底故人俱從零落
佳課數生濡首詞場聊以送日興到操觚便自
掉往爾時恨不盡足下見之奈造物小兒欺窄
更欲相妬不使花酒供享飲數酌輒病行謙之
矣足下方對名姬聽新聲和霓裳第三舞肯一

中舍山人稿卷之五

全四

夢王生耶春來饒雨拂水當益青枝屢之跡得
無為山人所訝僕方買棹代足下掩拙耳個中
人絮絮叢叢亦時為點綴而貪狼未了復出一
箇令我草泛天水後大自可笑湏王予止之
且持謁足下矣渠輩武視迴爾如何相見匪
先此附候

卷之五終